万物皆刻痕

从符号学到发生本体论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版信息

书名	万物皆刻痕——从符号学到发生本体论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王德生立题、口述与审定；AI 协作执笔、三审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10 号
ISBN	979-8-90690-410-2
定价	US$23.00
规模	作者介绍 · 前言 · 导读 · 八编二十六章 · 结语 · 参考书目 · 附录四件 · 后记 · 约 30 万字
系列	SDE 符号学系列 · 理论卷第十卷（系列总论）；与书一至书九对照而读
开本	170 mm × 240 mm
完稿	2026 年 10 月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凡 例

- 各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都是为把道理放回日子里而构想的综合人物；书中写到真实的地点、机构（博物馆、医院、学校、港口等）时，其中的人物、对话与情节同样出于构想，不对应任何真实的人和事。
- 圣经引文用和合本。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怀特海等哲学原典只转述大意；在世与版权期内学者的著作只转述，至多单句短引并标出处。
- 书中五条升维命题由本系列的写作协作依前九卷提出，经作者审定；每一条都写明了它怎样才算错。
- 书中的年份、篇名与引文，付印前均已逐条核过；所引哲学原典的版本与核验情况，见附录四。

· 书中凡说“详见书几”处，是本书只用、不证的部分，论证在系列的姊妹卷。

作者介绍

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创始人、董事长，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

他是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与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此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任高级研究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与研究十三年，任博士生导师，在国际期刊发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论文四十余篇，研究集中在网格生成、变分表面重建与波的模拟。

2015 年起他回国推广自己的方法论，2017 年 1 月以一篇《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开始了「三视角」时期。此后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本书是他主持的 SDE 符号学系列理论卷的第十卷，也是全系列的总论。

目录

前言　一块磨圆的石头 vii

导读 xviii

第一编　九个现场，一张图 1

第 1 章　从经文到婴儿：个人尺度上的符号 3

第 2 章　从诠释到科学：共同体尺度上的符号 22

第 3 章　从周易到 AI：文明与机器尺度上的符号 40

第二编　一条生命周期 58

第 4 章　对不上与做功 60

第 5 章　结晶与迁移 78

第 6 章　固化：偶像与石心的总理论 95

第 7 章　熔开与再结晶：为什么一切都不闭合 115

第三编　三个尺度，一个机器 134

第 8 章　同构：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 136

第 9 章　尺度之间的回写 153

第 10 章　第四种尺度：机器 171

第四编　升维一：存在者是怎样发生的 188

第 11 章　“东西”是高连接度的符号 190

第 12 章　主体与客体：最大的两个粒子 207

第 13 章　发现学是一种固化 225

第 14 章　怀特海的过程与本书的发生 243

第五编　升维二：康德留下的亏空 261

第 15 章　现象必有来源者 263

第 16 章　知识 = F（主体，客体，互动）的危机 282

第 17 章　来源者是发生本身（候选回答） 300

第六编　升维三：能量律即价值律 319

第 18 章　真 = 内能：经得起拆 321

第 19 章　善 = 动能：让发生继续 339
第 20 章　美 = 势能：网络的吸引 357
第七编　符号伦理与文明方向 375
第 21 章　三条符号伦理 377
第 22 章　AI 时代：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珍贵 395
第 23 章　一个仍在发生的世界里，人怎样活 412
第八编　总账 429
第 24 章　十本书一张表 431
第 25 章　它怎样才算错：系列的可推翻条件 449
第 26 章　一个研究纲领 467
结语　我们也是刻痕，也在刻 484
参考书目 491
附录 503
附录一　系列十卷导读 503
附录二　系列术语总表 509
附录三　系列可推翻条件总表 516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 519
后记 523

（在 Word 中右键目录选“更新域”，页码即按本机排版刷新。）

前言

一块磨圆的石头

◆一、枯水季节的河滩

钟文澜一个星期有三个早晨在漓江边。

他今年五十七岁，从地质队退休快两年了。年轻时跑野外，一年里有大半年住帐篷、住乡里的招待所，腿上的劲是那些年练出来的。退休以后不跑了，腿还记得。天一亮，人就想往外走。

他住在桂林城里。坐早班车到下游一个村口，再沿着田埂走二十来分钟，就是那片河滩。

河滩不大。到了冬天，江水退下去，露出一大片卵石：白的、灰的、青黑的、带红锈的，一块挨一块，铺到水边。对岸是一座接一座的山，一座比一座淡，最远的那座只剩一道灰影。

那天是腊月里的一个早晨，雾还没有散。孙女钟一禾放了寒假，非要跟着来。她七岁，穿一件红棉袄，在灰白的石滩上像一粒火星。

一禾蹲在水边，翻来翻去，挑了一块，举到他眼前。

“爷爷，石头本来就是圆的吗？”

那是一块青灰色的砂岩卵石，鸡蛋大小，压在手心里沉甸甸的。正中间横着一道白线，一指宽，从这头绕到那头，像给石头系了一根带子。他用拇指摸过去，白线比四周微微高出一点，摸得出一道棱。

他没有马上回答。

这个问题，他年轻时在课本上答过很多遍。标准答案只有一句：不是，是水磨的。这句话到了嘴边，那天却没有说出来。

不是答案错了。是那天早上，这句话忽然显得太短。

它把一件事说成了一个结论。好像石头先在那里，水来磨了它一下，事情就完了。可是他手里这块石头，分明不是“被磨了一下”。它身上压着一整段他看不见的来历。它从哪座山上崩下来，在水里滚了多少年，撞过多少块别的石头？在哪个洪水季被冲出几十里，又在哪个枯水季停在这里，等一个七岁的孩子把它捡起来？

这本书，要从这块石头讲起。

它要问的问题，和一禾问的是同一个，只是问得更宽一点。我们叫作“东西”的那些，一块石头、一张桌子、一座山、一个国家，乃至“我”和“世界”，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叫出名字的？还是一层层压出来的刻痕？

◆二、它先是一个东西

先把第一种看法写足。它不是错的，它很有力量。

按这种看法，石头就是一个东西。它在那里，早在任何人看见它之前就在那里。你叫它卵石也好，叫它砾石也好，用哪一种语言叫它都好，它的重量不变，它的硬度不变，它里面的矿物不变。名字是后来的，东西是先在的。

人的知识，是去够这个先在的东西。够得准，叫真；够不准，叫错。科学越做越细，就是够得越来越准。

钟文澜靠这种看法吃了三十年饭。

地质队找矿，最怕的就是一厢情愿。领导盼着这里有矿，报告就容易往“有”那边写；可是岩芯取上来，就是那么一截，含量化验出来，就是那个数。石头不看领导的脸色，也不看你的心情。

他年轻时跟过一位老工程师。那位老先生常说一句话：你想要什么，石头不管；你只能问它有什么。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它教人谦卑，教人老实，教人把自己的愿望放在一边，先看清楚东西本身。没有这份老实，就没有能用的地图，没有能开的矿，没有能站得住的桥。

所以这种看法的长处，是实打实的：稳，可以复核，不随人的心意走。一个人量出来的数，别人换一台仪器、换一个日子再量一遍，还是那个数。这是人类最宝贵的本事之一。

这本书把这种看法叫作发现学。

发现学的意思很简单：东西先在那里，认识去找到它。世界像一间摆满了东西的屋子，灯一盏盏打开，东西一件件被看见、被命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世界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

这本书不会说这句话错了。这本书要问的是：东西为什么会在那里？它的“在那里”，是从哪里来的？

在发现学里，这个问题不太好问。东西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再往前问，好像就问到了不该问的地方。

可是一个跑了三十年野外的人，偏偏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

◆三、它也是一道刻痕

地质工作者看一块石头，从来不只看它“是什么”，还看它“经过了什么”。

这门学问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十八世纪末，苏格兰有一位叫赫顿的学者，在河谷和海边看岩层一层压一层、一层斜插进另一层。这些岩层让他越来越确信，地球不是一次造好的，而是在侵蚀、沉积、抬升里慢慢变出来的。1788年，他发表《地球理论》，留下一句有名的话，大意是：在这里，看不到开端的痕迹，也看不到终结的前景。

后来的地质学家把这种看法压成四个字：将今论古。今天河里怎样磨石头，当年就怎样磨；今天看得见的刻痕，是读懂过去的钥匙。

钟文澜上学时，老师在黑板上写的第一行字，就是这四个字。

所以一个地质工作者心里，其实一直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石头有什么”，那是发现学的老实；另一样是“石头经过了什么”，那是另一种眼光。三十年里，这两样一直并排放着，从来没有打过架。

就拿圆不圆来说。沉积学里有一套看磨圆的办法，从棱角分明的，到边角磨钝的，到浑圆的，常用的一套分成六档。一般来说，一块碎石在水里被搬得越远、翻滚得越久，棱角就磨得越多，越接近圆。所以一滩卵石圆到什么程度，大致能告诉你它们走了多远、在水里待了多久。

一块石头，把自己走过的那一段，记在了自己身上。

再看那道白线。那是一道石英脉。很久很久以前，这块岩石还埋在地下深处，它裂开过一道缝。富含二氧化硅的热水渗进缝里，慢慢地，在缝里结出了石英的晶体，把那道缝填满、封死。后来岩石抬升、风化、崩落、入水，一路被撞、被磨。那道脉是一整条长在一起的晶体，比四周由颗粒胶结起来的砂岩更耐磨，于是别的地方磨下去了，它还微微凸着。

所以这块石头身上，至少压着两段来历。

一段是裂缝的来历：它曾经裂开，裂缝里结了晶，晶体把它重新连成一块。另一段是路上的来历：成千上万次的碰撞，每一次都削掉一点，每一次削掉的都不太一样，最后压出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本书里要用几个大白话词。它们以后会反复出现，先借这块石头把它们讲清。

你一眼看到的那个圆、那份光滑、那道凸起的白脉，是这块石头的形状（显露）——它把自己显出来的样子。

形状后面，是一条路（差异序列）。这条路不是一根直线，是一串差别：这一次撞上的是一块大石，那一次只是在沙里翻了个身；这一年洪水大，冲出去几十里，那一年水小，只挪了几步。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不一样，每一次都留下一块稍稍不同的石头。路，就是这一串差别排出来的次序。

路下面，是土（特征纠缠）。水的流速，河道的坡度，岩石本身的硬度和纹理，旁边那些石头的大小，一年里涨水落水的节律，全都缠在一起。单拿出哪一样，都磨不出这个圆。圆是这一整团缠在一起的条件长出来的。

一到汛期，江水暴涨，泥沙翻滚，大小石头搅成一团，哪一块也看不出个样子——那是一锅粥（混沌）。水退下去以后，河滩上有些石头棱角还在、边上已

经开始钝了，半方半圆——那是正在成形（介生）。压在滩底的那些，早已浑圆，多少年不再挪动——那是定型（秩序）。

还有一个词，叫回写。一块石头磨圆了，它就更容易滚，下一次涨水，它就被冲得更远，于是又磨得更圆。磨圆这个结果，反过来改写了它往后会遭遇的条件。新长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这就叫回写。

七个词，一块石头就够了。

◆四、石头也算一个符号吗

说一块石头是刻痕，你也许能接受。说它是一个符号，就有点怪了。

我们平常说的符号，是“代表别的东西”的东西：红灯代表停，一个字代表一个意思，烟代表那边着了火。石头又不代表什么，它就是它自己。

这本书说的符号，意思要宽一些。

一样东西能不能算一个符号，本书看三条：稳定，能一次次被认出来，不会看一眼就散掉；整体，拆开了就不再是它；独立，能离开它生成的地方，被带到别处去，还是它。

拿这三条来看手里这块石头。

它稳定：明天来看，明年来看，还是这块，还是这道白脉。它整体：你把它敲成两半，得到的是两块碎石，不再是这块磨圆的卵石，它身上那段来历也跟着断了。它独立：一禾把它从水边捡起来，放进口袋，带回桂林城里，它离开了河滩，可它身上压着的那一段，一点也没少。

三条都过了。

而且它不需要任何人去解释它，也立得住。没有人看过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圆了。它的圆不是谁赋予的意义，是河流一次次撞出来、压出来的。这样的符号，本书叫现实符号——世界自己沉下来的刻痕。

人身上也有这样的刻痕。一个人的口音，一个改不掉的小动作，一种遇事先往坏处想的习惯，都是一次次被撞、被压出来的，稳稳地待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本书叫它们自我符号。

概念、道理、一句话的意思，是第三种，叫理念符号。

三种符号，三个地方：理念、现实、自我。本书叫它们三界。

这里先只说一件事：无论哪一界，符号都是压出来的。

石头的圆，是成千上万次碰撞压进去的。每压一次，都要付力气——水要流，石头要滚。每压一次，也都要顺着周围的条件——坡往哪里倾，水往哪里流，旁边是什么石头。压得多了，压得密了，它就稳了，就成了一个拆不太开的整体。

本书后面会把这件事说得更准：符号是一团缠在一起的条件，经过一次次压缩，沉下来的一粒东西。

“一次次”三个字很要紧。符号不是压一次就完了，它每被用一次、每被撞一次，就再压一层。

还有三个字也很要紧：可返回。

钟文澜的地质锤，一锤下去能把一块卵石敲开。新鲜的断面露出来，里面的颗粒、层理、矿物，清清楚楚。压得再密的东西，力气够了，也能拆开，拆开了还能看出它是怎么压起来的。

有意思的是，那道石英脉往往最难敲。一锤下去，石头常常沿着脉的旁边裂开，脉本身还连着。那是当年在裂缝里长出来的晶体，压得最密，连得最牢。

压得越密的地方，越经得起拆。可是只要力气够，它还是能被拆开。这就是可返回。

一个符号如果压到再也拆不开、再也回不去，那就不是结晶，是固化了。后面的章节会讲到它的两种样子：凝在对象一头的，叫偶像；凝在自己一头的，叫石心。

这样再回头看一禾的问题，“石头本来就是圆的吗”，就有了两种回答。

问题	发现学的回答	发生学的回答
这块石头是什么	一个先在的东西，等着被认出、被命名	一段来历压出来的刻痕，一个现实符号
它的圆从哪里来	被水磨了，磨圆是它的一个属性	成千上万次碰撞，一次次压进去的

问题	发现学的回答	发生学的回答
那道白脉是什么	石头里的一种矿物，一条石英脉	一道裂缝，裂缝里结了晶，把石头重新连成一块
名字和它的关系	先有石头，后有名字，名字去贴它	名字是又一次压缩，把它压进人的话里
敲开它会看见什么	它本来的内部构造	它是怎样一层层压起来的，压得最密的地方最难敲
知识是什么	去够那个先在的东西，够准了叫真	和它一起再压一次，压得经得起拆，才叫真

左边一列，钟文澜用了一辈子。右边一列，他也用了一辈子，只是从来没有把它写成一列。

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右边这一列写出来，并且问一问：如果一块石头是这样，那么一张桌子、一座山、一个国家呢？我们说的“客观世界”和“我”呢？

本书把右边这一列叫作发生学，和发现学相对。

两列都有用，都是真的。可是它们在一个地方分了岔：发现学看见的是“在那里”，发生学看见的是“压出来”。我们之所以把很多东西当成本来就在那里的，也许正是因为它们压得太密、压得太久，久到看不出它们曾经被压过。

一块石头在河滩上躺了一千年，看起来就像它从来就在那里。

◆五、摊子上的石头

从河滩走回村口，路边有一个卖纪念品的摊子。

竹匾里摊着一层圆石头，红的、黄的、黑的、带花纹的，一块块又圆又亮，有的还用红漆写了一个“福”字。五块钱三个。

一禾凑过去看，说这里的比河滩上的好看。

钟文澜拿起一块，在手里转了转。这块石头确实圆，比口袋里那块还圆，亮得能照见人影。可是他一摸就知道，它不是从河里来的。

这种石头，多半是放进机器里滚出来的。一个圆桶，装进碎石、砂粒和水，日夜转上一阵子，棱角就磨掉了，再换细砂抛光，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河里的卵

石，表面常常发涩，带着一层细细的撞痕；机器里滚出来的，亮得均匀，亮得一样。

两块石头，一样圆。

如果只看形状，你分不出它们。可是它们身上压着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一块的圆，压进去的是一条江上千百年的涨落、一座山崩下来的那一刻、几十里水路上的无数次碰撞。另一块的圆，压进去的是一只圆桶里几个星期的转动。前一块的每一次碰撞，都要顺着河道的坡、水的流向、旁边那些石头的大小；后一块的每一次碰撞，都一样，都在同一只桶里，不顺着任何地势。

这不是说摊子上的石头是假的。它是真石头，也是真的圆。

可是作为一道刻痕，它刻下的是那只桶，不是那条江。

这件小事，本书后面会反复用到。看一个符号，不能只看它的形状，还要问它是从哪一条路上压出来的，压的时候付了多少力气，靠着一张什么样的网。形状一样的两个符号，来历可以完全不同。

还有一层。摊子上的石头，是别人压好的，五块钱买走，一路上没有经过你的手。口袋里那块，是一个孩子从水边翻出来、举着问了一个问题、又亲手放进你手心里的。

它们在口袋里的分量，不一样。

钟文澜没有买。一禾也没有再要。

◆六、这本书从哪里来

这本书是一套书的第十本。

前面九本，各自守着一个现场。有的在读经的人身上，有的在婴儿身上，有的在心里，有的在科学实验室。有的在一个文明几千年的刻痕里，有的在《周易》的卦里，有的在今天的大模型里。还有两本，一本把这套符号学的理论讲全，一本专门断诠释学里的一桩公案。

九个现场，看起来各不相干。一个在教堂，一个在育婴室，一个在心理咨询的房间，一个在粒子探测器旁边。

可是写着写着，同一个样子反复露出来。

每一个现场里，新东西都是从一处“对不上”开始的：手里的道理和眼前的事接不上了，身上的习惯和世界给的东西接不上了。接不上，就要使力气；力气使出去，要有一张网托着；托住了，就沉下来一粒新东西，稳定、整体、独立；这粒东西用久了，有的会固化，有的会被下一次对不上重新熔开，再沉一次。

九本书，像是同一片河滩上捡起来的九块石头。每一块都有自己的颜色和纹理，可是它们都被同一条河磨过。

这本书不再去捡新的石头。它要回头看那条河。

所以它做两件事。

第一件是综合。把九个现场压成一张图：一条生命周期，三个尺度，一份能量账。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一群人里发生的，一个文明里发生的，是不是同一个样子？机器里又缺了什么？

第二件是升维。前九本问的是“符号是怎样发生的”。这一本要接着往上走一步，问“东西是怎样发生的”——那些我们叫作存在者的东西，桌子、山、国家、主体、客体，是不是也是压得最密的符号？走到这一步，符号学就碰到了一门更老的学问的门口，那门学问问的是“有什么、什么是真的在”，叫本体论。

再往上，还要问一件事：如果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那么人们说的真、善、美，和这份能量账是什么关系？

这几步走得远，所以本书说话格外小心。导读里会把本书提出的五条升维命题一条条摆出来。它们由本书提出，经作者审定，可仍不是定论；每一条都要写明它在什么情形下会被推翻。

一套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

这句话，前九本里每一本都守过，这一本守得更紧。

本书也不重讲前九本的故事。前面用过的例子，这里最多点一下名，指一指“详见哪一本”。每一章都换一个今天的人，换一个具体的晚上，从头讲起。

你不必读过前九本。只读这一本，也读得下来。读过的，会在这里看见那九块石头被放回了同一条河里。

◆七、口袋里的那块石头

那天早上，雾散得很慢。

一禾还举着那块石头，等他回答。

钟文澜蹲下来，和她一样高，说："不是本来就圆的。它从很远的山上下来，在水里走了很多很多年，一路上撞了很多很多次，撞圆了。"

一禾想了想："那它疼不疼？"

他笑了。这个问题，课本上没有。

"不知道疼不疼。可是你看，它没有碎。"

"这道白线是什么？"

"是一道缝。很久以前，它裂开过。后来缝里慢慢长出了水晶，把缝填上了，把它重新连在一起。"

"所以它没碎？"

"所以它没碎。"

一禾很满意，把石头放进他手心："送给你。"

他把石头放进外套左边的口袋。那件外套是地质队发的旧工作服，洗得发白，左边口袋从前装罗盘，后来罗盘交了，口袋一直空着。

回去的路上，他的手一直插在那个口袋里。拇指一遍一遍，从那道白脉上摸过去。凸起的那一点，一道细细的棱。

三十年里，他看过的石头成千上万。那些石头都是被看的：测量，描述，编号，装进样品袋，写进报告。这一块不太一样。它没有编号，也不会写进任何报告。它就在口袋里，被一根拇指一遍遍地摸。

这一段河滩上的早晨，显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钟文澜。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只是口袋里多了一块石头，拇指多了一个动作。

摸得久了，那道白脉也许会被摸得更光一点。他在摸它，它也在磨他的拇指。

这本书接下来二十六章，都会绕着这一块石头走。它是一个东西，还是一道刻痕？如果是刻痕，那么是谁在刻，又刻在谁身上？

这些问题，这本书不急着回答。先让它们留在口袋里。

带 走 的 话

一块石头的圆，是它走过的路一次次压进去的；我们叫作“东西”的，也许都是压得最密的刻痕。

导读

◆一、九个现场，一张地图

这是一套符号学书的第十本，也是总论。

前面九本，各守一个现场。每一个现场，都是同一件事在某一处的特写。这件事是：一个新符号怎样在对不上里被逼出来，怎样付出力气，怎样被一张网托住。接着，它怎样沉成一粒稳定的东西，又怎样固化、熔开、再结晶一次。

本书先把这九个现场摆在一张表上。

卷	现场	生命周期里突出的阶段	尺度
书一 释经学	读经	在读者身上再结晶	个人与共同体
书二 SDE 符号学	理论总本	全周期	通
书三 加达默尔与德里达	诠释	起（对不上）与止（结晶）	共同体
书四 大模型	机器	零成本的伪结晶	机器与人机
书五 婴儿	起源	第一次结晶	个人
书六 文明	历史	迁移与复制成本	文明
书七 周易	中国	变与不闭合	文明与个人
书八 心	心灵	固化与熔开	个人
书九 科学	知识	对不上的制度化	共同体

这张表有三列要看。

第二列是现场。九本书走进了九个地方：读经的人、一套理论、诠释学的一桩公案、今天的大模型、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几千年的文明、《周易》的卦、一个人的心、一间实验室。这九个地方差得很远，读者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

第三列是突出的阶段。九个现场不是在讲九件事，是在讲同一条周期的不同段落。婴儿那里看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结晶；心那里看得最清楚的，是固化和

熔开；科学那里看得最清楚的，是人们怎样把“对不上”做成了一套制度；机器那里看得最清楚的，是不付代价的、看上去像结晶的东西。

第四列是尺度。有的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有的发生在一群人里，有的发生在一个文明几千年的跨度里。还有一种，是机器，以及人和机器搭在一起的新组合。

把第三列和第四列放在一起，就是本书第一编要做的事。

第 1 章把三个个人尺度的现场压在一起：读经、婴儿、心。第 2 章把共同体尺度的现场压在一起：诠释、科学，再加上一个前九本没有单独成书的现场——信仰群体。第 3 章处理文明与机器：文明、周易、大模型。书二是理论总本，它不占一个尺度，它是九个现场共用的那套话。

这张表只是起点。本书真正要做的，是第二步：九个现场既然在讲同一件事，这件事本身是什么？它能不能往上再走一步，从“符号是怎样发生的”，走到“东西是怎样发生的”？

◆二、一句判词

整本书压成一句话，是这一句：

> 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

这句话前半句，说的是一种很老、很常见、也很有用的看法：世界是一间摆满东西的屋子，东西先在那里，人去发现它们、给它们起名字。本书把这种看法叫发现学。

后半句，说的是本书的看法：我们叫作“东西”的，是一次次发生压出来的刻痕。本书把这种看法叫发生学。

句子里有三个地方要看仔细。

第一，“等着被命名”。发现学并不笨。它说东西先在那里，是因为有许多东西确实稳得像是先在那里：一座山、一张桌子、一块石头。本书不否认它们稳。本书要问的是：这份稳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刻痕”。这不是比喻。一块被水磨圆的卵石，圆是成千上万次碰撞压进去的；一个人改不掉的口音，是几十年的话一句句压进去的；一个概念，是一代代人在困惑里一次次压出来的。刻痕的意思是：它稳，可是它有来历；它的稳，就是它的来历压得够密。

第三，“仍在”。刻痕不是刻完了的。每一道刻痕，每被用一次、被撞一次，都还在被刻。这一点，本书叫回写。世界不是一座刻完了的碑，是一块还在被刻的石头。

本书的母题，就是把这句判词拉长来说：我们叫作“东西”“主体”“客体”“事实”“价值”的，都是三界的条件缠在一起、一次次结晶出来的符号粒子；它们连得太紧、压得太密，于是被当成了先在的。发现学把这些粒子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发生学看见它们是怎样在一次次对不上里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的。

符号学走到底，就碰到了本体论。本体论是一门很老的学问，问的是“有什么，什么是真的在”。本书的书名，就是这一步：从符号学，到发生本体论。

◆三、符号是压出来的一粒

前九本对符号说过一句话：符号是缠在一起的条件结晶出来的一粒，稳定、整体、独立。这本书把这句话说得更完整一些。

本书对符号的统一说法是：

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这一句里，有几个地方必须一起读。

压缩是过程，粒子是结果。 这不是两个定义，是同一件事的前后两头。一团缠在一起的条件——身体的、世界的、道理的——被一次次压紧，压到能被一眼认出、拆开就不再是它、能带到别处去，它就成了一粒符号。说“符号是粒子”，说的是压完那一刻的样子；说“符号是压缩”，说的是它怎么来的。

“一次次”，就是回写。 符号不是压一次就完。一个词每被说一次，一个习惯每被做一次，一个概念每被一道新难题逼一次，就再压一层。所以一个用了几百年的词，比一个昨天才造出来的词压得密得多。

“可返回”三个字，是边界。 正常的压缩，是能被解开的：碰上新的对不上，粒子可以松开，重新压一次。这叫熔开与再结晶。一个符号如果压死了，再也回不去，那就不是结晶，是固化。固化有两种样子：凝在对象一头的，叫 偶像；凝在自己一头的，叫石心。

拿一个词来看。“下海”两个字，本来就是下到海里去。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人辞掉公家的工作去做生意。这两个字被一次次说，一次次用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压出了一个新意思：离开稳当的饭碗，去闯市场。那些年里，说一句“他下海了”，谁都听得懂，用不着解释。

那是一次压得很密的结晶。可它没有压死。今天的年轻人换工作、开网店，很少再说“下海”，这个意思在他们嘴里松开了，有的人只当它是一句老话。一个词的意思，压起来要一代人，松开也要一代人；松得开，就是可返回。

压缩要付能量。 本书用三个词来算这份账，它们是这套书的工作词。

- 内能：压得有多密，有多难拆开。一个符号的内能高，就是要很大的力气、很多次对不上，它才会松动。本书也叫它连接度。
- 动能：每压一次要付的力。读、想、练、熬夜、一次次地试，都是动能。
- 势能：周围那张网的吸引与拉扯。一个新符号能不能压成、往哪边压，要看托着它的那张网往哪边拉：一种语言、一个家、一个学派、一个传统。

有了这三个词，就能说清一件常被忽略的事：**免费的符号，是别人压好的包，没有经过自己的手。** 别人替你说出的结论、一键生成的答案，在别人那里也许是压过的；到了你这里，你没有付动能，它就只是一包信息，不会在你身上压成你的符号。

符号的来路也就清楚了：起点是对不上——手里的道理和眼前的事接不上，身上的习惯和世界给的东西接不上。对不上，是两张网在同一处拉扯，拉出了一个落差。有落差，才做功；做了功，才有结晶。

下面这张表，把压缩的几种样子并排放在一起。

样子	压的是谁	付了力气吗	还能返回吗	看得见的样子
正常的结晶	自己的手，一次次	付了	能	学会骑车，多年不骑，一上车身体还记得，也还能改
熔开与再结晶	旧粒子被新的对不上解开	付了，常常付得更多	能	一个人搬到新城市，原来的生活习惯一样样松开，又一样样重新长
偶像	对象那一头压死了	当初付过，后来不再付	不能	一句口号被供起来，谁也不许问它从哪里来
石心	自己那一头压死了	不再付	不能	任何新事进来都弹回去，“我就是这样”
别人压好的包	别人的手	自己没付	无所谓返回，它还没在你身上压过	背下来的标准答案，考完就忘
零成本的伪结晶	没有谁的手	谁也没付	看上去像粒子，一碰就散	机器一秒生成的一段漂亮话，形状像结论，背后没有对不上

最后两行要分开看。别人压好的包，在别人那里是真结晶，只是没到你身上；零成本的伪结晶，在哪里都没有压过，只是长得像。

◆四、五条升维命题

综合，是把九个现场压成一张图。升维，是从这张图往上再走一步。

本书提出五条升维命题，经作者审定。审定了，它们也不是定论：每一条在全书后面都有专门的章节去展开，也都写明了它在什么情形下会被推翻。下面先把它们一条条摆出来，每条后面说一说它在问什么、在哪一编展开。

第一条，生命周期律。

任何符号的一生，都可以放在这条周期上看——对不上 → 做功（耗动能、靠势能）→ 结晶（建内能）→ 迁移（三界之间）→ 固化（偶像／石心）→ 熔开 → 再结晶。不是每个符号都走完每一站，有的停在结晶，有的停在固化；可是没有一个符号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直接结晶。九个现场是同一周期在不同阶段、不同尺度上的特写。

这一条的分量，在最后一句前面那半句：“没有一个符号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直接结晶。”它不是说每个符号都走完全程，许多符号一辈子停在半路。它说的是入口只有一个。第二编（第 4—7 章）沿着这条周期一站一站走。

第二条，三尺度同构与尺度间回写。

个人、共同体、文明的符号发生，走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个人的结晶可以升为共同体与文明的符号，文明的场又托住个人的结晶。机器是第四种尺度：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对不上与动能。

这一条有两半。前一半说“同一个样子”：一个人学会一件事，一个学派接受一个新说法，一个文明换一套文字，走的是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账。后一半说“上下来回”：一个人在深夜想通的一件事，可以变成一个行业的规矩；一个文明的语言，又托着每一个孩子学会说第一句话。第一编先压出这三个尺度，第三编（第 8—10 章）专讲同构、回写与机器。

第三条，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

主体、客体并不先于互动而在；它们是对不上反复发生、特征纠缠一次次被压缩之后，沉下来的两个连接度最高、最难返回的符号粒子。正因为最难返回，人才把它们当成先在的。

这是本书走得最远的一步之一。几百年来，哲学大多从“有一个认识者，有一个被认识的东西”出发。本书问：这两样，会不会恰恰是压得最密、最难拆开的两粒？压得越密，越像本来就在那里。第四编（第 11—14 章）从一张桌子、一座山讲起，走到主体与客体，再和笛卡尔、胡塞尔、怀特海对话。

第四条，现象的来源者是发生本身。

本书的判断是：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至于来源者是什么，本书给出的候选回答是：发生本身——三界特征纠缠一次次压缩、结晶的过程；“客体”是这个过程留下的一类高连接度粒子。

这一条要对着康德读。康德说，我们看到的是现象，现象背后必有一个来源，他叫它物自体，又说它不可知。本书的判断是，来源不是一个藏在后面的客

体；本书的候选回答是，来源就是发生本身。这两句分量不同：前一句是本书的判断，后一句是候选。

第五编（第 15—17 章）先写足康德为什么要这样设，再写这道缺口怎样被封住而没有被补上，第 17 章明写候选回答，并写明它怎样才算错。

第五条，能量律即价值律。

真 = 内能（经得起拆），善 = 动能（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美 = 势能（网络的吸引与拉扯）；与信（内能）、望（动能）、爱（势能）同构。

这一条把能量账推到了价值上。真，不再是“和一个先在的东西对得上”，而是经得起新的对不上来拆；善，不再是一套现成的规则，而是让发生继续、不让它卡死的那股力；美，是把人拉进一张网的那份吸引。第六编（第 18—20 章）一条一条展开，第七编再从这里走到符号伦理与文明方向。

五条放在一起看，有一个次序：第一条讲周期，第二条讲尺度，这两条是综合；第三、四条讲存在者，第五条讲价值，这三条是升维。

经作者审定了，为什么还要说它们可以被推翻？

因为它们是从前九本推出来的，前九本各自守住了一个现场，可是没有一本证明过“九个现场是同一件事”。从九个现场推出一条周期，是一次压缩；压缩可以压错。说主体与客体也是压出来的，说真善美就是三种能量，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分量就很重，压错了，后面整座房子都会歪。

所以本书对自己用的，也是它对符号说的那一套：压出来的东西要可返回。五条命题各配了推翻条件，正是给它们留下解开重压的口子。

这五条命题本身，也是本书的一次结晶。它们要经得起拆。

◆五、两条读法路线

这本书写给两种读者。

只读这一本的。 你不必读过前九本。导读和第 1—3 章，会把九个现场用最短的篇幅交给你，每章只回指一次前卷，你想深究再去翻。建议这样走：

1 先读前言和本导读，拿到那块石头和这张地图。

2 读第一编（第 1—3 章），知道三个尺度各是什么样子。

3 读第二编（第 4—7 章），这是全书的脊梁：一条周期从头走到尾。

4 时间不多，就跳到第 12 章（主体与客体）、第 17 章（来源者是发生本身）、第 22 章（AI 时代的结晶）。

5 最后读第 25 章，看本书在哪些情形下会被推翻。

读完九本来的。 你已经见过那九个现场，第一编对你来说是一次回看，可以读快一点。只留意每章里那张对照表就好：同一个结构在三个现场里各是什么样子。建议这样走：

1 第一编快读，重点看三章的对照表。

2 第三编（第 8—10 章）细读：九本书分开写的时候，尺度之间的回写是看不到的。

3 第四、五、六编是这一本独有的部分，也是五条升维命题的家，请慢读，带着怀疑读。

4 第八编（第 24—26 章）把十本书放进一张表，汇总每一卷的判词与推翻条件，再给出一个可以接着做的研究纲领。

你是	先读	细读	可以快读	最后读
只有一个晚上	前言、导读	第 4 章	其余各章只看对照表	第 25 章
只读这一本	前言、导读	第一、二编	第七编	第 25 章
读完九本来的	导读第四节	第三至六编	第一编	第 24—26 章
为哲学来的	导读第二、四节	第四、五编	第一编	第 14、25 章
为日子来的	前言	第 7、21、23 章	第四、五编	结语

◆六、判词怎样才算错

一套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本书的判词是：“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它在下面这些情形里，就要被修改或推翻。

本卷新增三条。

第一，先在客体的知识。 如果能找到一种关于“先在客体”的知识，它能被独立指认，而且不依赖任何结晶过程。也就是说，它不经过任何对不上，不付任何能量，不靠任何一张网，就得到了，并且稳得住。只要有一例站得住，“东西都是刻痕”这一半就要改。

第二，三尺度不同构。 如果个人、共同体、文明三个尺度上的符号发生，在能量账上走的不是同一个样子，就要改。比如，共同体的结晶不需要动能；又比如，文明的符号不靠任何场就能稳住。那么第二条升维命题就要推翻，第一编和第三编的那张图也就拼不起来。

第三，真善美与三能对不上。 如果真与内能、善与动能、美与势能的对应，在个人、共同体、文明任一尺度上系统地不成立，第五条升维命题就要推翻。

也要说清楚，什么不算推翻。

指出一样东西非常稳，稳得几千年没变过，这不算。本书本来就说，压得越密越稳，稳正是压出来的结果。要推翻判词，得指出一样东西的稳，和它压过多少次、付过多少力、靠过什么网都无关。

指出一个说法在某个人身上没有结晶，也不算。本书本来就说，免费得来的东西在你身上结晶不了。要推翻能量账，得指出一次真正的结晶，事先查不到任何对不上，过程中查不到任何付出。

这套书还留下过一个可以去看的预测：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前一种缺动能，中间一种缺托着的网，后一种缺落差。如果仔细去看，这三种人和别人得到新理解的多少毫无差别，能量账就要改。

前九本留下的五条推翻条件，这一本全部继承：纯理念的自生；吻合中的解释；不成粒子的符号；无入口的信仰；零成本的结晶。第 25 章会把它们和各卷自己的条件一起汇总。

还有一道闸，本书必须自己守住：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

如果每看到一个新符号，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这套说法就成了永远正确、因而空洞的说法。所以本书每用“对不上”解释一次发生，都要先在材

料里指出那条缝：在哪一句话里，在哪一个读数里，在哪一个晚上。找不到，就老实说找不到。

这道闸对五条升维命题一样管用。说主体与客体是压得最深的粒子，就要指出它们是在哪些反复的对不上里压起来的；说来源者是发生本身，就要说清楚，什么样的发现能证明它不是。

◆七、一张随身的小卡

最后，把这本书会反复用到的几个词，放在一张小卡上。前言里已经借一块石头讲过它们，这里只做对照。

大白话	本书里的意思	硬一点的叫法
形状	一样东西显出来的样子	显露
路	一串差别排出来的次序	差异序列
土	缠在一起、长出东西的那一团条件	特征纠缠
回写	新长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	回写
一锅粥	搅成一团、还看不出样子	混沌
正在成形	半方半圆，正在压	介生
定型	压好了，稳下来了	秩序

另有几个工作词：对不上（两张网在同一处拉扯出的落差，一切新符号的起点）；结晶（压成一粒稳定、整体、独立的东西）；三界（理念、现实、自我，三种符号所在的三个地方）；内能、动能、势能（压得多密、每压一次付的力、托着它的网往哪边拉）。

读每一章的时候，你可以随身带三个问题：

1. 这里的对不上，事先能指出来吗？缝在哪里？
2. 这一次压缩，是谁付的力气，靠的是哪一张网？
3. 压出来的这一粒，还能返回吗？

三个问题答得出来，这一章就读进去了。

第 一 编

九个现场，一张图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把前面九本书走过的九个现场，压成一张图。读经、婴儿、心，诠释、科学、信仰，文明、周易、机器，九个现场原来各讲各的。本书是这套书的总论，第一件事是把家底摊开：它们放在一起，是不是同一个样子？这张图先摆上桌，后面的话才有地方落脚。

第 1 章是一个人的尺度：孩子学会了吹，经文里的问题被倒过来，一支红笔停在半空，三件事走的是同一条路。第 2 章是一群人的尺度：一个和几十家实验室对不上的数，一句一个人念不下去的佛号，看一群人怎样托住一粒结晶。第 3 章走到文明和机器：一块石头要刻多少年，一部《周易》十分钟就拍进手机。

这一编只压缩，不重讲前九本的例子。它要攒下三个尺度和两本账：复制越来越便宜，结晶从来不打折。第二编沿着一条周期往下走，第三编再回到这三个尺度，把它们并排对照。

第 1 章

从经文到婴儿：个人尺度上的符号

> 这一章的问题：十个月大的孩子对着凉奶瓶也要吹一下，经文里的问题倒了过来，红笔停在半空，这三件事为什么是同一个样子？

◆一、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韦思远四十一岁，在新加坡东部一所中学教华文，教了十四年。

他家住淡滨尼一栋组屋的十二楼。妻子何静仪在医院做行政，儿子韦朗十个月大，刚学会扶着沙发站。每个星期三晚上，是这个家最满的一个晚上：吃饭、哄睡、八点半上线参加教会的查经小组，散了以后，还有一叠作文要改。

这一章就讲这一个晚上。

六点半，饭桌边。

韦朗坐在高脚椅里，面前一小碗粥。

上个星期，何静仪端来的粥太烫，韦朗伸手去抓碗边，手一碰就缩回来，脸皱成一团，哭了。何静仪赶紧把碗挪开，凑过去对着粥吹，一边吹一边说：“烫，呼——呼——”

韦朗哭着哭着停了，盯着妈妈的嘴。

这个星期，事情起了变化。韦思远把奶瓶递过去，韦朗不接，先凑过去，鼓起腮帮子，对着奶瓶“呼——”了一下。奶瓶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凉的。

接着是那只塑料长颈鹿。爷爷视频通话时把脸凑近镜头，韦朗也对着手机“呼——”。

何静仪笑得前仰后合：“他现在看什么都要吹一下。”

韦思远也笑了。可是笑完了，他心里动了一下：一个上星期还不会的动作，这个星期就在孩子身上站稳了，而且被他带到了一个又一个根本不烫的东西上去。

八点半，屏幕前。

孩子睡了。韦思远戴上耳机，打开电脑。查经小组九个人，各自在家里，屏幕上一格一格的脸。

这一周读《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带领的是庄美凤，退休的护士长，每次都把经文分成几段，请大家轮流念。

轮到韦思远念的是第 29 节：

>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路 10:29）

后面是那个故事：有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被打个半死；祭司来了，从那边过去了；利未人来了，也从那边过去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动了慈心，给他裹伤，带他到店里。

念到第 36 节，韦思远停了一下：

>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 10:36）

他是教语文的，对句子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他觉得这两个问题，问的不是同一件事。

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我”在中间，邻舍在外面，像一个圈，问的是哪些人在圈里。耶稣反问的是：哪一个是那个受伤的人的邻舍？——中间换成了那个躺在路边的人，“邻舍”也不再是一个圈里的人，而是一个人在路上成了什么。

问题被倒了过来。

小组里有人把一段注释贴进了聊天框，讲当时的犹太人怎样划邻舍的范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世仇。讲得很清楚。可是韦思远心里那一下“绊”，并没有被这段话抚平。

十点半，书桌前。

小组散了。韦思远泡了一杯茶，把四十二本作文簿摊开。

这次的题目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改到第二十几本，是马婉晴的。

她没有写什么经历。她写外婆的手：外婆怎样用手捏粿，怎样用手试洗澡水，怎样在她发烧时用手背贴她的额头。后来外婆中风，那只手在病床上一张一合，想抓住什么。

整篇没有一件"事"，从头到尾是一只手。

按评分标准，这是偏题。偏题的作文，韦思远一向的做法是在题目旁边写两个字：重写。

他拿起红笔，笔尖到了纸上方，停住了。

肩膀先紧了一下，接着是胸口，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攥住了。

这个感觉他很熟。他读小学、中学的那些年，父亲也是一位老师，每个周末都要检查他的作文。父亲改作文用红笔，不满意的，就在第一行上面写两个大字：重写。字很大，力透纸背，翻到下一页还看得见印子。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拿红笔的是他。

笔停在半空，停了好一会儿。

一个晚上，三件事。一个孩子身上新长出一个动作，一段经文里一个问题被倒了过来，一支红笔停在纸的上方。它们看起来毫不相干：一件是育儿，一件是读经，一件是一个中年人心里的旧结。

本章要说的是：这三件事是同一个样子。它们是个人尺度上，符号发生的三个现场。一个是第一次结晶，一个是在读者身上再结晶，一个是固化与熔开（三个现场分别详见书五、书一、书八）。前面三本书分开写它们，这一章把它们压在一起看。

◆二、三个现场，三种老办法

先看前人怎样看这三个现场。每一种老办法，都有它真正看得准的地方。

读经的老办法：把原意取出来。

小组里那段注释，代表了读经最常见、也最可靠的一种办法：弄清楚这段话在当时是什么意思。

律法师是谁，“邻舍”在当时的律法讨论里指哪些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隔着多深的沟。祭司和利未人从那边过去，可能有什么洁净条例上的顾虑。这些都可以考，有文献，有学者的长期积累。

这种办法的长处很实在。它防止读的人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它让一段两千年前的话，先回到它自己的地方，再走到今天。没有这一步，“邻舍”可以被读成任何东西。

韦思远不反对这段注释。他觉得它讲得对。

婴儿的老办法：大人指，孩子记。

关于孩子怎样学会符号，西方思想史上最有名的一段自述，来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一卷第八章。

奥古斯丁回忆自己怎样学会说话，大意是：大人叫出一样东西的名字，同时把身子转向那样东西。他看在眼里，就记住了，那样东西就是用这个声音叫的；大人的意思，从他们的身体动作里看得出来——脸色、眼神、手势、语气。就这样，他一点点把听来的词，和它们指的东西连上了。

这一段写得极好。它看见了孩子学话不是从书本开始，是从大人的身体、眼神、手势开始的。这一点，一千六百年后的研究者也认。

一千五百多年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开头，整段引了奥古斯丁这几句（第 1 节）。他说，这里藏着一幅关于语言的图画：每个词都是一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对着一样东西，句子就是名字的组合。

维特根斯坦指出，这幅图画有一个地方说不通：它写孩子学话，好像孩子已经会思考、已经有一套语言，只是还不会说这一种；好像他是到了一个陌生国家的外乡人（第 32 节）。可是一个真正的婴儿，没有那一套“先有的语言”可以去对。

维特根斯坦给的另一条路，是看用法：一个词的意思，在它被怎样用；学会一个词，更像是被训练、被带进一种活动，而不是给一样现成的东西贴上标签。

他把这些活动叫作“语言游戏”，把托着它们的那一整片人的生活，叫作“生活形式”。

这是二十世纪哲学最重要的转身之一。它把意思从“对象那里”，拉回到“人怎样一起过日子”那里。

再往后，是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看婴儿和幼儿看了一辈子，给了两个词：同化和顺应。孩子手里有一套做法，碰到新东西，先拿旧做法去套，这叫同化；套不上，旧做法只好改，这叫顺应。在同化和顺应之间，有一种不平衡，逼着孩子往前走。

拿韦朗来看，皮亚杰的说法几乎是现成的。“呼——”是一套新做法，他拿它去套奶瓶、长颈鹿、爷爷的脸，这是同化。总有一天，这一套会在凉的东西上套不住，他会改，这是顺应。

皮亚杰看见了发动机：套不上，才有变化。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心的老办法：把卡住的念头找出来。

红笔停在半空，在今天的心理学里，最常见的一种看法来自认知取向。贝克一路的认知治疗认为，人早年在经历里形成一些深层的信念，可以叫图式，比如“我做得不够好”“犯错就会被否定”；后来遇到相似的处境，图式被一下子激活，带出自动冒出来的念头和情绪。

这种看法的长处，是把一团说不清的难受，变成可以说出来、可以拿来检验的东西。韦思远的肩膀一紧，背后也许就有一句很久以前压进去的话。把这句话找出来，看它是不是真的，人就有了一点松动的余地。

三种老办法，各管一个现场，各有一副好眼光。

◆三、它们都停在一扇门前

可是每一种老办法，都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

取出原意的办法，停在了倒过来的那个问题前面。

它能把“邻舍”在当时的意思讲清，可是按本书的读法，这段经文最要紧的地方，恰恰不在“邻舍”这个词指谁，而在问题被倒过来的那一下。律法师问“谁是我

的邻舍”，问的是一样等着被找到、被划进圈里的东西；耶稣反问“哪一个是他的邻舍”，答案不是一个被找到的人，而是一个在路上成了邻舍的人。

经文自己在这里露出一道缝：问和答，用的不是同一种语法。取出原意的办法，可以把这道缝讲成“耶稣巧妙地转换了话题”，然后合上它。合上之后，读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个读的人。

奥古斯丁停在了“东西在那里”。

他的图画里，东西先在那里，名字后来贴上去。孩子做的事，是把听到的声音和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对上。这正是发现学的样子：对象先在，认识去够它。

维特根斯坦把这扇门推开了一半。他说意思在用法里，在生活形式里。可是他走到这里，有意不再往前。生活形式在他那里，差不多是一个必须接受下来的“给定”，这层意思见于《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他不打算再去问，一种用法是怎样在一个孩子身上一次次压紧、最后稳下来的，压的时候付了什么，靠的是什么。

他对任何“理论”都存着戒心，这份戒心让他避开了很多陷阱，也让他停在了门口。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用法是怎样沉成一粒东西的。

皮亚杰停在了一个不动的世界前面。

他看见了“套不上”是发动机。可是在他的图画里，世界是现成的，奶瓶就是凉的，孩子的做法去适应它。动的只有孩子这一头。孩子身边那张网——妈妈的嘴、那一声“呼”、爷爷在屏幕里凑过来的脸——在他那里分量不重。后来维果茨基等人一再强调，孩子的高级心理功能先在人与人之间，后来才到孩子自己身上，补的正是这一块。

还有一样他没有算：这一次“套不上”，要孩子付出什么。一个困了、饿了、身边没有人的孩子，同样碰到凉奶瓶，是不会去改做法的。

找念头的办法，停在了念头那一层。

把“重写”背后那句话找出来，确实有用。可是韦思远的那一下，先到的不是念头，是肩膀和胸口。念头是理念那一界的东西；肩膀一紧，是自我那一界的东

西；那支红笔、那两个力透纸背的大字、翻到下一页还看得见的印子，是现实那一界的东西。

只改念头，是在三角的一个角上用力。另外两个角，未必跟着动。

所以三种老办法停下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点：每一种都看准了一个角，没有看见三个角一起在动；每一种都没有算账——这一次变化，是谁付的力气，靠的是哪一张网；也没有一种去问：变出来的那一粒，以后还能不能解开。

这三个问题，就是本书要接着走的那一步。

◆四、一个人身上的五拍

本书的说法是：这三个现场，走的是同一条周期上的同五拍。

导读里的第一条升维命题，说任何符号的一生，都可以放在一条周期上看：对不上，做功，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放到一个人身上，这条周期可以数成五拍。

第一拍：一条缝，事先就能指出来。

三个现场里，都有一处对不上，而且不用等事后回头去找，当时就看得见。

韦朗的缝，在他的手和那只碗之间。手伸过去，身体里还没有“烫”这回事；碗是烫的。手和碗对不上，他缩手，哭了。这是现实和身体之间一道清清楚楚的缝。

经文的缝，在第 29 节和第 36 节之间。一个问“谁是我的邻舍”，一个问“哪一个是他的邻舍”。这道缝不在韦思远的心里，它白纸黑字印在经文上，谁都可以去对。韦思远身上那一下“绊”，是这道缝碰上了他心里一直以来的那个“邻舍”：住在附近的人，认识的人，该被我照顾的人。

红笔的缝，在一条规矩和一篇作文之间。规矩说：偏题就重写。作文是他这一学期读到最好的一篇。规矩和纸上的东西对不上，同时，手和胸口的发紧，又和他此刻真正想写的东西对不上。

三条缝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两样已经稳下来的东西撞在了一起。一边是身上已经有的，一边是眼前递过来的。

对得上，就什么也不发生。奶瓶若是一直温的，韦朗不会去吹它；经文若是问什么答什么，小组念过去就完了；作文若是规规矩矩写一次经历，红笔早就落下去了。

第二拍：一个人的力气，别人替不了。

缝出来了，要有人使力气，事情才往下走。在个人尺度上，这份力气是从一个身体、一段时间里出来的。

韦朗的力气，是他的哭，他盯着妈妈的嘴看的那几秒，他第二天、第三天一次次地学着鼓腮帮子。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这已经是他能付的全部。

韦思远读经的力气，是他念到第 36 节停下来的那一下，是他不肯让那段注释把“绊”抹平，是散会以后他还在想这件事。

红笔的力气，最重。笔停在半空的那一会儿，人是累的，十点半了，还有十几本没改；肩膀发紧，说明身体里有一股旧力在往下按。笔要不落下去，得有一股更大的力把它托住。

这三份力气，一份也不能外包。别人可以替韦朗吹粥，不能替他学会吹；别人可以贴一段注释，不能替韦思远被绊住；别人可以告诉他“别写重写了”，不能替他的手停住。

第三拍：一张近处的网，托着。

力气使出去，要有东西接着，才不会白费。本书把接着它的那张网，叫作势能：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决定一个新东西能不能压成，往哪边压。

在个人尺度上，这张网离得很近，往往就是几张脸、几个声音。

韦朗的网，是妈妈凑过来的嘴，那一声“烫，呼——呼——”，是爸爸递奶瓶时的笑，是爷爷在屏幕里凑近的脸。没有这张网，一次被烫只是一次被烫，不会沉成一个动作。

韦思远读经的网，是那九格屏幕，是庄美凤每周不变的分段念法，是这一群人一起念同一段话的习惯。缝是他自己碰上的，可是让他敢在缝里多待一会儿的，是这群人。

红笔的网，复杂一些。父亲那张网，三十年来一直拉着他往“重写”那边去；可是这一晚，还有别的网在拉：刚刚读过的那个倒过来的问题，饭桌上那个对着凉奶瓶吹的孩子，纸上那只一张一合的手。

第四拍：一粒东西，先沉在身上。

缝、力气、网都到了，就沉下来一粒东西。本书叫它结晶。

在个人尺度上，这一粒最先沉在哪里？三个现场给的回答是一样的：先沉在身上，也就是自我那一界。

韦朗身上沉下来的，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稳定：每次都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它整体：鼓腮、噘嘴、吐气，少一样就不是“呼”。它独立：它离开了那碗粥，被带到奶瓶、长颈鹿、爷爷的脸上去。三条都过了，它是一粒自我符号。

这一粒，还没有词。它先于“烫”这个字，先于任何解释。

韦思远读经时，那一晚沉下来的，还不是一个新的道理，是一种新的读法在身上的一个起头。以后再读到“谁是”一类的问题，他也许会先看一看，问题有没有被倒过来。这一粒很小，可是它是他自己的。

红笔的那一粒，三十年前就沉下去了。它沉得太深，深到它不再像一个“东西”，像他自己的一部分。

第五拍：这一粒，还能不能解开。

这是第五拍，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拍。

韦朗的“呼”，是能解开的。总有一天，他对着凉奶瓶吹完，发现什么也没变；总有一天，妈妈不再跟着笑。这一粒会松开，重新压一次，压成“烫的才吹”。它压得浅，所以松得开。这是可返回。

经文的那一粒，也是能解开的。下一次读到别的经文，碰上别的缝，这一种读法可能被修正，也可能被推翻。

红笔的那一粒，不太一样。它压了三十年，每一个周末，每一本作文簿，每一次看到红墨水，都在再压一层。压到后来，它几乎不回应任何新的东西了：一篇再好的偏题作文，到了它面前，也只有“重写”两个字。

这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石心：缝还在，自我那一头压死了，拒绝回写。

接近，还不是。那一晚，笔停住了。停住，说明它还没有完全压死。

把这五拍和三个现场放在一张表上：

五拍	婴儿的现场（韦朗）	读经的现场（路加十章）	心的现场（那支红笔）
一条缝	手伸过去，碗是烫的	“谁是我的邻舍”和“哪一个是他的邻舍”问的不是一件事	“偏题就重写”和这篇最好的作文对不上
一个人的力气	哭、盯着看、一次次学着鼓腮	停下来，不让注释把“绊”抹平	十点半的累里，托住一支要落下去的笔
一张近处的网	妈妈的嘴、爸爸的笑、爷爷的脸	九格屏幕，一群人每周一起念	父亲的旧网，和这一晚别的几张网
沉下来的一粒	一个“呼”的动作，先于“烫”这个字	一种读法的起头：看问题有没有被倒过来	三十年前沉下的“重写”，几乎成了他自己
能不能解开	能，压得浅，碰上凉的就会改	能，下一道缝会修它	很难，压得太深；可是笔停住了
周期里突出的一段	第一次结晶	在读者身上再结晶	固化与熔开

最后一行，正是导读那张九卷地图第三列给这三个现场的位置。

三个现场，不是三种不同的事。它们是同一条周期，在一个人的一生里落在不同的地方：一个刚开头，一个在中途，一个已经压得很深、等着被解开。

韦思远这一个晚上，三段都有。

◆五、压在一个人身上的账

个人尺度有它自己的样子。和下一章要讲的共同体比，和第 3 章要讲的文明比，一个人身上的符号发生，有四处特别的地方。

第一处：力气有上限，而且每天都在用完。

一个人的动能是从一个身体里出来的。身体会累，会饿，会困。韦朗一天要睡十几个小时，他身上新长出来的那些动作，是在醒着的那几段里一点点压出来的；韦思远到了晚上十点半，能付的力气已经所剩不多。

这件事的意思是：个人尺度上，许多该发生的结晶没有发生，不是因为缝不在，是因为那一刻没有力气了。疲惫的人碰到缝，常常只是绕过去。

这正是前九本反复说过的那条可以去看的预测：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少。放到一个人身上，它几乎就是常识：孩子困了学不进，大人累了想不动，身边没有人的时候，缝撞上来也接不住。

第二处：别人压好的包，到了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包信息。

小组聊天框里那段注释，是别人压过的。写注释的学者，也许真的在这段经文里卡过、想过、熬过夜，那是他的结晶。可是贴到韦思远的屏幕上，他没有付力气，它就只是一段很清楚的话。

这不是注释的错。注释是好东西。问题在于，一段话从一个人的结晶，变成另一个人的结晶，中间必须经过那另一个人的手。

教作文的人最懂这一点。网上有很多“满分作文模板”，开头怎样写，结尾怎样升华，一应俱全。学生背下来，写出来的文章形状很像，可是那里面没有一次被他自己撞过的经历。韦思远每学期都会读到几十篇这样的作文，形状对，来历空。

马婉晴那篇偏题的作文，恰恰相反：形状不对，来历满满。

第三处：一个人身上的结晶，会往外走。

结晶先沉在身上，可是它不会一直待在身上。

韦思远父亲身上那个“重写”，当年先是一句理念界的话：偏题的作文不合格。后来它压进了父亲的手，成了一个动作，一个力透纸背的笔势。再后来，它压进了一个孩子的肩膀，又借这个孩子的手，在三十年后，以红墨水的样子，落在别人家孩子的作文簿上。

一粒自我符号，走到了现实那一界：纸上的两个红字。它也走回了理念那一界：一条“偏题就重写”的评分习惯。

这就是三界之间的迁移。前九本里，这种迁移有很多样子。在一个人身上，它最常走的一条，是从身上走到手上，再从手上走到别人身上。

导读里的第二条升维命题，说个人的结晶可以升为共同体与文明的符号，文明的场又托住个人的结晶。韦思远家里这一段，是它最小的一个样子：一个父亲的结晶，经过一个家，进了一所学校的评分习惯里；而一所学校、一套华文教学的规矩，又反过来托着、也压着下一个拿红笔的人。下一章会把这件事放大到一群人身上去看。

第四处：一个人身上的固化，最难被看见。

一群人里的固化，常常有外人看得见：一条过时的规矩，一座没人敢动的雕像，一句谁也不许问的口号。旁人会说一句“这个早该改了”。

一个人身上的固化，旁人看不太见，自己更看不见。

原因就在压得深。压得越深，越不像一样东西，越像“我”本身。韦思远三十年来写了无数个“重写”，从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可以拿出来看的东西。它就是他改作文的样子，就像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口音。只有到了某一个晚上，一篇作文、一只手、一下发紧，碰在一处，它才第一次露出了边。

所以在个人尺度上，固化往往不是被“发现”的，是被一道缝撞出来的。没有那道缝，它一直在，一直不被看见。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再说对不上不是坏事。一个人身上压得最深的那几粒，常常要靠一次对不上，才第一次让人看见它们原来也是压出来的。

◆六、三个现场挤在一个人身上

韦思远的晚上，三个现场挨在一起。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本章为了好讲故意凑的。一个人的一生里，这三个现场本来就常常挤在一处。

一千六百多年前，有一个人把这样的一刻写了下来。还是奥古斯丁。

《忏悔录》第八卷，写他三十出头时在米兰的一个花园里（第八卷第十二章）。那几年，他心里一直有两股力在拉。一股往信仰那边拉，一股往他过惯了的日子那边拉。同一卷里，他回想起自己刚成年时的一句祷告，大意是：赐我贞洁和节制吧，只是别在现在（第八卷第七章）。

这句话，指出了一条早在花园那一天之前就有的缝。《忏悔录》是事后写的，这一点要老实承认；可他记下的这句祷告，是在那一天之前很多年说的。那时候，他的“愿意又不愿意”就已经清清楚楚：理念那一头已经认了，身上那一头还不肯走。

那一天，他在花园里的无花果树下哭。隔壁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像是在唱，反复唱着一句话，大意是“拿起来，读吧”。他想不起有哪种孩子的游戏是这样唱的。他回到屋里，拿起放在那里的保罗书信，翻开，目光落在一段话上：

>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13–14）

他写道，读到这里，他不想再读下去，也不必再读下去了。

这一段被后人引了一千多年。按照本章的三个现场，它里面一样不少。

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那是一粒很小的、孩子身上的东西，一句唱惯了的话，被唱到了一个它从没打算去的地方。

有一段经文。经文本身没有变，变的是这一次读它的人。同一段话，他从前未必没有读过，这一次，它在他身上又结晶了一次。

有一颗心。那条“愿意又不愿意”的缝，在他身上撑了好几年，压得很深。那一天，它松开了。

本书在这里同样要守住说话的规矩。不写“奥古斯丁在那一刻决定皈依”。只写：花园里那一天，几样东西压在了一处，显出了一个新的奥古斯丁。他后来的一生，都是从那一粒上长出来的。

还要公道地说一句。这一段在奥古斯丁那里，是一个恩典的故事：不是他自己做到的，是有一样他做不到的东西临到了他。本书不替他改写这个意思。本书只指出，这个恩典的故事，和本书讲的那份账，在一处地方是相合的。那一刻，不是那个“我”挑中了一条路，而是一条路在那个“我”身上被压了出来。

◆七、最深的那一粒，叫“我”

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绕不开。

三个现场里，都有一个“他”：韦朗，韦思远，奥古斯丁。说话的时候，我们自然地把这个“他”放在最前面：他学会了吹，他读出了一道缝，他的手停住了。好像先有一个他，然后他去做这些事。

可是看一看韦朗。

十个月大的韦朗，身上还没有一个会说“我”的“我”。他有那个“呼”的动作，有扶着沙发站起来的腿，有朝妈妈声音转过去的脸。一粒粒小东西，一个个压出来，一层层叠上去。将来某一天，他会说“我要”，“我不要”，“我自己来”。

那个“我”，不是一开始就藏在他身上、等着被叫醒的。它是这许许多多小粒子，被一声声叫他的名字、一次次回应他的哭，在家这张网里压到一起，压得越来越密，最后沉下来的一粒。

再看韦思远。四十一岁的他，说“我就是这样改作文的”，说得像一件天生的事。可是那个“这样改作文的我”里，压着父亲的红笔、三十年的周末、十四年的教书。压得太久，久到它看起来不像被压出来的，像本来就是他。

导读里第三条升维命题，问的就是这件事：主体与客体，会不会恰恰是压得最深的两粒？本章不展开它，那是第 12 章的事。本章只指出，在个人尺度上，三个现场都把这个问题递到了门口。

婴儿的现场，让人看见“我”还没压成时的样子。读经的现场，让人看见读的人在被读的东西里，被再压一次。心的现场，让人看见“我”压得太硬时，会疼，会卡。

三个现场放在一起，“我”就不再像一个站在三件事后面的发动者，更像是三件事一起留下的刻痕。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停在半空的红笔

现在把红笔这一件，从头到尾走一遍。

先找缝，而且是事先就找得到的缝。

缝有两层，都不用回头去编。

第一层在纸上。评分标准上写着：内容须切合题意。题目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马婉晴的作文里，没有一件按时间展开的“经历”。任何一位华文老师拿到这本作文簿，都会看到同一件事。

第二层在身上。笔到了纸上方，肩膀紧、胸口紧。这一下不是韦思远事后想出来的，是那一刻身体先报上来的。

两层缝撞在一处：规矩要他写“重写”，身体对这两个字起了反应，而纸上的东西，他心里清楚，是好的。

再看三个角。

本书说，三界的符号构成一个三角。任何两个角对不上，就逼着第三个角变，变了再回写到另外两个角上去。

理念那个角，是“偏题就重写”这条规矩。

现实那个角，是这本作文簿：纸上的字，题目旁边那块空白，手里那支红笔。

自我那个角，是韦思远的肩膀、胸口和手，是三十年前压进去的那个“重写”。

平常的晚上，这三个角是对得上的。规矩说重写，手就写重写，纸上就多两个红字，肩膀那一下紧，很快过去。三十年来大多数晚上都是这样。对得上，就什么也不发生，连那一下紧也不会被留意。

这一晚对不上，是因为纸上那只手。

现实那个角，递过来一样规矩装不下、手又不忍心按下去的东西。

三个角里，哪一个动了？

有三条出路。

一条是改现实：照样写“重写”。纸上的东西被拉回规矩里，马婉晴下星期交来一篇规规矩矩的经历。这条路最省力，三十年来一直走的就是它。

一条是改理念：干脆认定评分标准错了，以后偏题也照样给高分。这条路看起来痛快，可是它不对。扣题有扣题的道理，一个学生连题目都不看，是另一种毛病。这条规矩当年在父亲那里，在韦思远自己这里，确实帮过人。

还有一条，是第三个角变：手上那个压了三十年的东西，松一点。

那一晚发生的，是第三条。

本书在这里要守住说话的规矩，不能写成“他决定不写了”。那一晚不是一个人站在三条路口前，挑了一条。是那一晚的几样东西压在一起，压出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那支红笔，在半空停了很久，后来被放回了笔筒。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支铅笔。

铅笔写的字，是可以擦掉的。

他在题目旁边，用铅笔写了几行小字：

“这篇没有写'一次经历'，可它写了一只手。外婆的手最后想抓住什么？星期五放学后我们谈一谈，看看能不能让这只手走进题目里。”

分数那一栏，他空着，写了两个字：待谈。

再算这一次的账。

这一下，付了力气。十点半以后又多花了二十多分钟。后来躺下了，半个多小时没睡着，脑子里一会儿是那只手，一会儿是父亲的字。

这一下，也靠了网。父亲那张旧网一直在拉，可是那一晚还有别的网在拉。饭桌上那个对着凉奶瓶吹气的孩子，让他看见一个刚长出来的动作，会被带到不该去的地方。屏幕上那个被倒过来的问题，让他看见“邻舍”不是一个划好的圈，而是一个人在路上成了什么。这两样都不是道理，可它们都在那一晚，都离那支红笔很近。

本书不说是读经“教会”了他什么，也不说是孩子“启发”了他。本书只说：那一晚，同一个人身上有三个现场挨在一起，它们彼此成了对方的网。

压出来的那一粒，是什么？

要老实说：那一晚，还没有压成什么。

一个晚上压不开三十年。那个“重写”还在他身上。第二个星期改另一个班的作文，红笔拿起来，肩膀照样紧了一下。

可是有一样小东西，从那一晚以后慢慢稳下来了：改作文的第一遍，他先用铅笔。

先用铅笔，就是先留一个能擦掉的口子。看完了，想清楚了，第二遍再上红笔。这个习惯一个学期下来越来越稳。它也是整体的，铅笔一遍、红笔一遍，少一遍就不是它了。它还是独立的，后来他改周记、改练习，都这样。它成了一粒很小的自我符号。

它也往外走了一点。教研组里有两位同事，听他说起这件事，也开始先用铅笔改第一遍。一个人身上的一粒，有了一点往一群人里去的样子。

马婉晴那边，星期五放学后谈了半个小时。她后来交来的那篇，还是写外婆的手，只是写进了一个下午：外婆中风后第一次认不出她，那只手却还是伸过来，贴了贴她的额头。题目扣上了，手也还在。

这一篇，是她自己压出来的，不是韦思远替她压的。

最后看：父亲的那一粒，怎样了。

它没有被打碎，也不该被打碎。

父亲那一代人读书，作文是一道门，写不合规矩，门就不开。父亲把“重写”写得那么大，力透纸背，里面压着的，有他自己那一代人的门，也有他对儿子的着急。那是一次真结晶，只是压得太硬了。

这一晚以后，那一粒还在，只是松了一个口。“扣题”还在韦思远身上，他还是看重。可是在“扣题”前面，多了一样东西：先看来历，再看形状。

旧的一粒熔开了一点，和新的东西一起，再压了一次。

这就是可返回。压得再深的东西，只要还没有压死，碰上一道够大的缝、一份够的力气、一张够近的网，就还能解开一点。

心里的结有大有小。像这样一支停在半空的笔，是日子里常有的。有的结压得更深、更疼，自己一个人解不开。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九、放回日子里

你的一天里，大概也有这三个现场。

如果家里有一个小孩子，你可以留意一个刚长出来的动作、一句刚学会的话，看它被带到了哪些不该去的地方。那不是孩子弄错了。那是一粒刚结晶的东西，正在试它能走多远。等它碰上对不上的时候，别急着替他抹平。那一下，是他自己在改。

如果你读一本老书、一段经文、一首诗，读到一处问和答对不上、前一句和后一句接不上的地方，先别急着去找注释。注释可以等一等再看。先在那条缝里待一会儿，问一问：是我带来的哪个想法，在这里被倒过来了？

如果你的手、你的肩膀、你的胸口，在某一个熟悉的动作前面紧了一下，那也许是一粒压得很深的旧符号。不必急着说它是好是坏。它当初压得那么紧，多半是有缘故的。你可以先给它留一个能擦掉的口子，就像那支铅笔。

一个人身上的符号，一辈子都在压。有的刚开头，有的在中途，有的压得很深。它们走的是同一条周期，只是落在了不同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一个人身上的新东西，都从一条事先指得出的缝里开始，靠自己的力气和近处的网压成一粒，还要留着能解开的口子。

两 行 小 账

· 奥古斯丁让名字去贴先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把意思拉回用法，却停在门口；本书接着问，用法怎样在一个人身上一次次压成一粒，付了什么，还能不能解开。

· 把经文里倒过来的问题讲成“耶稣巧妙地转换了话题”，把红笔前那一下发紧讲成“一个需要纠正的念头”；这两处，都把正在发生的事收回成了已经找到的答案。

想 一 想

1 你身边的孩子，最近有没有一个刚学会、正被用到“不该去的地方”的动作或词？它碰上对不上的时候，你通常怎么做？

2 你读过的书里，有没有一处问和答对不上的地方，被你很快用一段解释填平了？如果回去再待一会儿，会怎样？

3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一到那个场合就发紧”的地方？它是在哪些年里压进去的？它现在还留着能解开的口子吗？

第 2 章

从诠释到科学：共同体尺度上的符号

> 这一章的问题：她测出的一个数和几十家实验室对不上，她母亲一个人念不下去佛号，为什么都要一群人托着才稳得住？

◆一、一张超出三倍的成绩单

宋佩珊三十六岁，在苏州工业园区一家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做质检员，干了十一年。

她所在的组测食品里的重金属。大米里的铅，茶叶里的镉，婴儿米粉里的砷。样品从全国各地寄来，登记、称量、消解、上机、出数、审核、签发。一份报告上的一个数字，后面站着七八个人、十几道工序。

她刚入行时，带她的老师傅说过一句话：咱们这一行，一个数不是你测出来的，是一群人测出来的，你只是最后按了一下按钮。

那时她不太懂。她觉得数就是她测的：样是她称的，酸是她加的，仪器是她开的。后来干久了，她慢慢明白一点。她用的方法标准，是一群专家写的；她用的标准溶液，是另一家机构定值的；她的仪器每年要被第三方校准；她出的每一份报告，要过审核、过签发。她手里那个数，从头到尾，都站在一张很大的网上。

只是这张网平常是看不见的。数对得上的时候，谁也不会去想它。

十月底的一个下午，组长秦文柏把她叫进小会议室，把一张纸推到她面前。

那是一次能力验证的结果。

能力验证，是检测行业里的一种“统考”。组织方把同一批样品，分装寄给几十上百家实验室，各家按自己的方法测，把结果交回去。组织方把所有结果放在一起，定出一个公认的值，再看每一家离这个值有多远。

离得多远，用一个叫 z 值的数来量。按国际标准 ISO 13528 的通行判法，z 值的绝对值不超过 2，算满意；在 2 和 3 之间，算有问题、要留意；到了 3 或以上，算不满意。

这一轮测的是大米粉里的铅。她们实验室交上去的数，z 值是 3.4。

不满意。

秦文柏没有发火。他只是说："这个样品是你测的。下个月评审组要来，这一项得有个交代。"

宋佩珊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这批样品她记得很清楚。称样、加酸、上消解仪、定容、上机，每一步都是照着作业指导书走的，平行样也做了，两个平行结果差得很小。仪器那天的校准曲线也好看。按她的经验，这个数应该没问题。

可是它和几十家实验室合起来的那个值，对不上。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对不上。不是她的数和"真值"对不上——谁也不知道那袋米粉里"真正"有多少铅。是她的数，和一群人的数对不上。

那天晚上，她下了班没有马上回家，绕到她妈妈住的老小区。

她父亲两年前走了。母亲顾月娥今年六十三岁，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父亲走后的头半年，母亲几乎不出门，饭也吃得很少。后来，邻居带她去了附近一座寺院的念佛共修，每周三晚上，一群老人坐在一起念一个小时佛号。慢慢地，母亲又开始出门了，开始和那群人一起包粽子，一起去医院看生病的同修。

那天正是星期三。宋佩珊到的时候，母亲刚从共修回来，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

母亲问她怎么脸色不好。她说，测了一个数，跟大家的对不上。

母亲想了想，说："一个人念，念不下去的。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家，念了两句就哭。跟大家一起念，声音一起来，就念下去了。"

宋佩珊当时没有接这句话。后来她想起来，觉得母亲说的，和那张成绩单说的，是同一件事。

一个人身上的东西，要有一群人托着，才稳得住。一个人的一个数，要和一群人的数对过账，才算得数。

这一章，讲一群人怎样托住一粒结晶。上一章是个人的尺度，这一章是共同体的尺度：一群人一起诠释一段文本，一群人一起把一个读数做成事实，一群人一起把一个人的信托住。

◆二、前人怎样看“一群人”

“一群人”在知识里占什么位置，前人想得很多，而且想得很深。这里取四位，每一位都看准了一样真东西。

皮尔斯：真理是探究共同体最终会同意的东西。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是这套书的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他在符号学之外，还有一个极有力的想法：一个人的意见，再聪明也靠不住；真理，是一个探究者的共同体，只要探究得足够久，最后注定会同意的那个意见。这层意思，他在 1878 年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里讲过。

这一句把“一群人”放进了真理的定义里。它不说真理是哪个权威宣布的，也不说真理是哪个人心里的确信；它说真理是一群人在长长的探究里，一次次互相纠正，最后汇到的地方。

宋佩珊那张成绩单，几乎就是皮尔斯这个想法的工程版本：几十家实验室，各自独立地测，合起来定一个值；离这个值太远的，要回去查。

加达默尔：理解在传统里一代代展开。

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讲诠释，讲的也是一群人，只是这群人排在时间里。

他说，人读一段老文本，不是赤手空拳去读的。人带着自己的前见，而这些前见，是一个传统一代代读这段文本、读别的文本留下来的。他把这叫效果历史：一段文本过去被怎样读，已经进了今天读它的人身上。理解，是读的人的视域和文本所在的视域，在对话里融到一起。

这一句把传统从包袱变成了土壤。前见不是要扫干净的偏见，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地方。

弗莱克：事实是在一个“思想集体”里长出来的。

波兰医生、科学史家弗莱克，在 1935 年出了一本德文小书，书名可译作《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他研究一种疾病的诊断和检测怎样一步步成形，从中看出一件事。一个科学事实，不是一个人看出来的，是在一群受过同样训练、共享一套看法的人里，慢慢长出来的。他把这群人叫思想集体，把他们共享的那套看法叫思想风格。

后来的科学史家库恩写《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序言里说，弗莱克这本几乎无人知道的书，预先说出了他自己的许多想法。

这一句把“事实”从自然那里，挪了一部分到人群这里。不是说事实是编的，是说一个读数要变成事实，中间离不开一群人。

涂尔干：神圣的东西，是在一群人聚在一起时生出来的。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 1912 年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他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仪式，看到人们定期聚在一起，唱、跳、呼喊，生出一股平时没有的、强烈的共同情感。他把这叫集体欢腾。他认为，人们感到的那种超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聚会里生出来、又被寄托到神圣之物上的。

这一句看见了信仰群体里那股真实的力量。宋佩珊的母亲说“声音一起来，就念下去了”，涂尔干会说：对，这股力量是真的，它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时生出来的。

四位前人，四个现场：科学的探究、文本的诠释、事实的成形、信仰的聚会。他们都看见了，一个人做不成的事，一群人能做成。这是他们共同对的地方，也是本章的起点。

◆三、它们停在哪里

四位前人都看见了“一群人”的力量。可是每一位，都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皮尔斯的共同体，是免费的，而且朝着一个不动的终点走。

皮尔斯说，探究者的共同体只要探究得足够久，就会汇到真理。这里有两个“只要”。

一个是“足够久”。这一群人的探究，要不要付代价？要不要有人出钱买仪器、有人熬夜做实验、有人花三个月去查一个对不上的数？在皮尔斯的图画里，这份代价是不算的，探究可以一直往下走，好像力气是无穷的。

另一个是“汇到”。汇到哪里？汇到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够到的东西。共同体在动，对象不动。这就是导读说的发现学：对象先在，认识去够它。

宋佩珊那张成绩单，恰好在这两处都和皮尔斯不一样。那个“公认值”，不是一袋米粉里本来藏着的真值，是几十家实验室在同一套规矩下合出来的一个值。下一轮换一批实验室、换一种方法，它还会动。而她要去查清那 3.4 是怎么来的，要付的是实打实的时间和力气，这一个月里组里别的活都得往后排。

加达默尔的传统，是理解的家，可他差不多把家当成了终点。

加达默尔把传统从包袱变成土壤，这是他的大功劳。可是在他那里，理解在传统里一代代展开、越来越丰厚，方向是融合。他很少问：一个传统托着的某一种读法，什么时候会固化，会挡住新的理解？固化以后，又靠什么熔开？

还有一样，他和皮尔斯一样没有算：一个传统托住一种读法，托了几百年，这份力气是谁出的，靠的是什么样的制度？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传统确实是土壤，本书叫它势能，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可是土壤不是终点，它托着结晶，也可能压着结晶。这两件事，本书前面的几本书都写过（详见书三、书九），这里不再展开，只取它们的结论：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科学的力量，在于它把对不上做成了一种制度。

弗莱克的思想集体，看见了网，没有算账，也没有说清网怎样放手。

弗莱克看得极准：事实离不开一群人。他也看到了思想风格会让人“看不见”风格之外的东西。可是他停在了描述上。一个思想集体托住一个事实，要付多少力气？什么样的集体托得稳，什么样的托得虚？一个事实被托住以后，什么样的集体愿意、也有办法把它重新打开？

这些问题，到了今天变得很要紧。后来的复现危机，就是一群人以为托稳了的结晶，换一群人一托，散了。

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看见了力量，却把神圣的东西读成了社会自己的倒影。

涂尔干看见了信仰群体里那股真实的力，这一点本书完全接受。可是他走了一步：既然这股力是聚会时生出来的，那么人们敬拜的神圣之物，说到底就是社会自己，被投到了一个图腾上。

这一步，和更早的费尔巴哈把神读成人自己本质的投射（《基督教的本质》，1841），形状很像。它预设了一个先在的东西——在费尔巴哈那里是人，在涂尔干这里是社会——去投出一个影子。

本书不这样看。宋佩珊的母亲在共修里稳住的那一粒，不是她把自己投出去的影子，也不是那群老人把他们自己投出去的影子。母亲、那群人、那一声声佛号，是在同一段日子里一起压出来的。压出来的那一粒，能回过头来改写母亲的日子：她又开始出门了，开始去医院看别人了。影子做不到这件事。

四处停顿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看见了一群人是一张网，可是没有一位把这张网放进一份能量账里去算；没有一位说清，这张网在托住结晶的同时，怎样给它留下能解开的口子；也没有一位去问，一个人的结晶，是怎样被这张网接过去，变成一群人的结晶的。

◆四、场是怎样托住结晶的

本书的说法，可以先压成一句：

在共同体尺度上，场不只是结晶的背景，它是结晶的一半。

在上一章，一个人身上的结晶，靠的是一张近处的网：几张脸，几个声音。到了一群人这里，网变大了，也变硬了。它不再只是几张脸，而是一套套成文的、不成文的规矩：一部注疏，一份作业指导书，一套评审制度，一个每周三晚上雷打不动的共修时间。

这张网，本书叫场，算在势能那一栏里。它托住结晶，做的是四件事。

第一件：给对不上一个能登记的地方。

一个人的对不上，常常是一闪而过的。宋佩珊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测一袋米，测出一个怪数，多半会以为是自己手抖，重测一遍，换一个顺眼的数，事情就过去了。

能力验证不一样。它事先把一条缝做好了位置：几十家一起测，结果放在一起比，离得太远就亮红灯。对不上不再靠谁碰巧撞上，它被安排好了，有表格，有编号，有判定线。

这就是科学那个现场最突出的一段：对不上的制度化。

诠释的共同体里也有这样的地方。历代注家把一段经文的不同读法并排抄在一处，“一说如此，一说如彼”，就是给对不上留了一个登记的格子。信仰群体里，有人可以在共修后对师父说“我念不下去”，也是给对不上留了一个地方。

第二件：把动能分到许多人身上。

一个人能付的力气是有上限的。一群人可以分着付。

一个读数要变成事实，要有人设计方法，有人做标准物质，有人组织比对，有人测，有人审，有人复核。没有哪一个人付得起全部，可是一群人分着付，就付得起了。

一部经典的诠释，也是这样。一代人注一点，一代人疏一点，一代人辩一点。一千年下来，一段话身上压着的力气，是任何一个注家一辈子都付不出的。

母亲的共修更直接。她一个人念两句就哭，念不下去；一群人一起念，别人的声音在她念不动的时候接了过去。那一个小时的动能，有一大半，是别人替她付的。

这和上一章说的“别人压好的包”不一样。别人压好的包，是结晶压完了才递过来，你没有在场；一群人分着付，是你也在场，你也在付，只是别人在你付不动的那几下接了手。

第三件：把结晶存在一个人的身体之外。

一个人的结晶，存在他自己身上，人走了，它就跟着走了。一群人的结晶，可以存在身体之外：存在文本里，存在作业指导书里，存在标准里，存在一部注疏、一份年报、一种仪式的程序里。

这样一来，结晶就可以活得比任何一个人都久。宋佩珊这一轮查出来的东西，如果写进实验室的文件，十年后来上班的新人，不用再撞一次同样的缝，就能接着用。

这是共同体尺度最大的好处。也是它最大的危险，下面会说到。

第四件：给结晶留一个能解开的口子。

这是四件里最难的一件。

一群人托住一粒结晶，托得越稳，就越不容易松手。一种读法被写进教科书，一个数被写进标准，一个仪式被一代代照做，谁还敢说“这里也许不对”？

所以一个健康的场，必须事先给自己留口子。它要规定多久复审一次，规定什么样的新证据可以重开旧案，规定谁可以提出异议、提出了以后走什么程序。科学那一个现场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它把这个口子也做成了制度：同行评审、复现、勘误、撤稿。

没有这个口子，场托住的就不再是结晶，而是偶像。

把四件事和三个共同体并排放：

场做的事	诠释的共同体	科学的共同体	信仰群体
给对不上一个登记的地方	注疏里“一说如此，一说如彼”的并列	能力验证的判定线，同行评审的意见栏	共修后可以对师父说“念不下去”
把动能分到许多人身上	一代人注一点，一代人疏一点	方法、标准物质、比对、审核，分工去付	念不动时，别人的声音接过去
把结晶存在身体之外	注本、讲章、教科书	作业指导书、国家标准、论文	经本、仪轨、每周固定的时间
给结晶留一个解开的口子	新出土的文本、新的读者可以重开旧说	复审、复现、勘误、撤稿	允许个人的疑问被说出来
口子堵死时的样子	一种读法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	一个结论被供起来，谁质疑谁出局	仪式照做，可是没有人再被托住

最后一行，是共同体尺度上的固化。它和上一章个人身上的石心，是同一个结构，只是长在了一群人身上。

◆五、一句话的断法，两千年

先看诠释这个现场。取一个前九本没有用过的例子。

《论语·泰伯》里有一句：

>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照最平常的断法读，意思像是：老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这句话，事先就有一条缝，而且缝就在《论语》自己身上。同一部书里，《卫灵公》篇记孔子说“有教无类”；《述而》篇记孔子说，只要带着一点见面礼来求学的，他没有不教的。一个说教人不分类，一个像是说百姓不必知道。两处放在一起，对不上。

这条缝，不用今天的人去编。历代读《论语》的人，大多感到过它。

于是一群人在两千年里，对这一句做了许多功。

一路办法，是在“知”字上用力。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大意是：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当然之理去做，却不能使他们个个都明白其所以然。这样一读，“不可”就不是“不许”，而是“做不到”，和“有教无类”的缝就小了。

朱熹的注后来分量极重。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定科举新制，四书题用朱熹的章句集注；明清两代沿着这条路走。一种读法，被写进了考场，就被几百年的读书人一遍遍背、一遍遍写。

这是场在托住结晶。注本把它存在了身体之外，考场把它分到了千万个读书人身上去压，于是它稳得像是这句话本来的意思。

到了近代，缝又被撞开了。一个要开民智、讲民权的时代，读到“不可使知之”，觉得刺眼。

有人据此批评孔子主张愚民；也有人换一种断法来读，比如宦懋庸的《论语稽》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成了：百姓认可的，就让他们照着做；不认可的，就让他们明白道理。后来出土的郭店战国竹简《尊德义》篇

里，也有“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一类的话（各家释文用字略有出入），又给讨论添了新材料。

本书不替这桩公案下判决。本书只看它走过的样子。

一条事先就在文本里的缝。一群人两千年分着付的力气。一个注本、一套考试制度做成的场，把一种读法托成了定说。一个新的时代带来新的对不上。新的场也来了：近代的学术共同体、出土文献、可以公开争论的刊物。它们给旧的定说留出了口子，定说熔开了，几种新读法同时在压。

到今天，这一句还在被压。每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它的时候，都在付一点力气，都在选一张网托着。

一句话的意思，在共同体尺度上，不是哪一个读者找到的。它是一群人在一张场里一次次压出来的；压得够久，就像本来就是那个意思；碰上够大的缝，又能被解开再压。

◆六、一群人怎样接住一个人

再看信仰群体。它是本章三个现场里，前九本没有单独成书的一个。

《使徒行传》开头，有一个很容易被读过去的问题。耶稣复活以后，门徒聚在一起，问他：

>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

这个问题，压着他们心里几百年来的一整套盼望：弥赛亚来了，就要复兴以色列的国。可是紧接着的回答，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接着，他被接升天，离开了他们（徒 1:9）。

问和后来发生的事，对不上。这条缝写在经文里，不用读的人去补。

几十节以后，经文写了这群人后来的样子：

>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这一节经文，历来被读成早期教会生活的一幅素描。本书从场的角度，可以提一种读法：这四样，恰好是一个场托住一粒新结晶要做的事。使徒的教训，是把结晶存在一个人的身体之外；彼此交接，是把力气分到许多人身上；擘饼，是

同一个动作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再压一层；祈祷，是给每个人心里的对不上留一个能说出来的地方。

这只是一种读法，不是说经文“本来”在讲场。可是它让人看见：那一群人从“复兴以色列国”那个问题里撞出来的新东西，不是靠某一个人在某一天想通的。它是一群人在一段日子里，一起压出来、一起托住的。

宋佩珊的母亲那里，是同样的样子，只是小得多。

丈夫走了，这是现实那一头最硬的一下。母亲原来那一整套日子——两个人吃饭，两个人散步，两个人说话——一下子没了着落。她一个人在家，念两句佛号就哭，念不下去。这是动能耗尽的样子：缝在那里，人没有力气去压。

共修的那群老人，做的事很简单。每周三晚上一个小时，大家一起念。母亲念不动的地方，别人的声音接着。散了以后，有人问她晚饭吃了没有，有人约她周末一起去包粽子。

一年多以后，母亲身上沉下来了一点东西。说不清它是什么，可是看得出来：她又开始出门了，会主动去医院看生病的同修，会在宋佩珊加班的晚上，提着一盒饭送到实验室楼下。

这一粒，是她自己的，别人替不了。可是没有那一群人，它压不起来。

这里能看见共同体尺度上一件很要紧的事：一群人给出的，常常先是力气，后是道理。

母亲那时候缺的，不是一个关于生死的说法。佛经里、师父的开示里，说法都有，她也都听过。她缺的是把这些说法压到自己身上的那股劲。一个人在空房子里，连两句佛号都念不下去，哪里还有力气去压一个新的自己。

共修先给她的，是那一个小时里别人的声音，是散了以后一句“吃了没有”，是周末一起包粽子的一双双手。力气先补上了，那些早就听过的说法，才慢慢在她身上有了分量。

亲人走后吃不下、出不了门，若是很久都缓不过来，别只靠自己一个人扛。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涂尔干说聚会里生出一股真实的力，在这一处，本书与他相合。分歧只在那股力的去处：它不是被投到一个影子上去了，是被一个人接住，压进了她往后的日子里。

本书在这里要守住两条分寸。

一条是公道。佛号、经文、共修，对信的人来说，有它们自己的意思，不是一张“网”、一个“场”能说尽的。本书只从一个角度看它，不替任何人改写他们自己的信。

一条是主语。不写“母亲选择了振作”。只写：那一年多里，在那一群人中间，显出了一个又能出门的她。

◆七、场太软，场太硬

场托住结晶，有一个分寸。软了不行，硬了也不行。

场太软，什么都压不成。

宋佩珊的同学拉过一个读书群，四十多个人，每周读一章《论语》。群规只有一条：每个人的理解都一样可贵，不许说别人读错了。

开头几周很热闹。读到“民可使由之”那一句，一晚上冒出二十几种说法。可是第二天，谁也没有被谁说动，谁也没有再去查一查。下一周换了一章，上一周的二十几种说法，就那样散在聊天记录里。

半年后，群里没人说话了。

这个群缺的，不是热情，是场。它没有给对不上留格子，因为“不许说别人读错”，等于不许对不上出现；它没有让力气分着付，因为每个人只付自己那一点，付完就走；它也没有把任何东西存下来。四十多个人，各自一锅粥，什么也没压成。

这就是“怎么读都行”在共同体尺度上的样子。它看起来最开放，其实什么都托不住。

科学里也有场太软的地方：有些刊物收了钱就发，不做像样的评审。论文印出来，形状和真论文一模一样，可是它没有经过一群人的对账，只是一包没压过的东西，看上去像结晶。

场太硬，什么都化不开。

反过来，一张网也可以硬到不许任何东西松动。

一种读法被写进考场，写了几百年，谁读出了别的意思，就是“离经叛道”。一个学派里，某个结论被奉为基石，谁拿出对不上的数据，先被怀疑的是他的手艺，而不是那个结论。一个群体里，有人说一句“我念不下去”，换来的是“你信心不够”。

这样的场，托得很稳，稳到缝一出现就被压回去。压回去的缝不会消失，它只是不再有地方登记。

本书前面说，一个健康的场要做四件事。场太软，是前三件都没有做；场太硬，是只做了前三件，偏偏把第四件堵死了。

一张好的场，在这两头之间：它够硬，硬到能让一粒东西压成、存住；它也够软，软到在该打开的时候，有一扇门。

科学那一个现场值得学的地方，就在这里。它的场很硬，一个读数要过许多道关才能变成事实；可是它又把“重新打开”本身写进了规矩，复现、勘误、撤稿，都有程序。它把对不上做成了制度，连拆它自己的口子也做成了制度。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那个 3.4

现在回到实验室，把那个 3.4 从头到尾走一遍。

缝在哪里，事先就指得出。

缝在成绩单上：一个数，z 值 3.4，判定线是 3。这条缝不是宋佩珊心里的感觉，是一张纸上印着的、组织方和几十家实验室都看得到的东西。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两张网之间的缝。一张是她自己那张：她的手、她的仪器、她的作业指导书，一切都“对”。另一张是几十家实验室合起来那张：大家的数挤在一起，她的数远远站在外面。

如果只有她自己那张网，就没有这条缝。她的数自己对自己，永远是对的。

这里要公道地说一句发现学的好处。按发现学的看法，那袋米粉里有一个真正的含量，几十家实验室的公认值，是离它最近的估计；她的数离得远，说明她够得不准。这个看法是有用的，它逼着每一家实验室老老实实地查自己。没有它，就没有能力验证这回事。

可是那个公认值本身，也是压出来的。它是几十家实验室，在同一套方法标准、同一批标准物质、同一套统计规则下，合出来的一个数。换一批实验室，换一种前处理方法，它会挪一点。组织方的报告里，也会老老实实地写出它的不确定度。

所以这条缝，与其说是她的数和“真值”之间的缝，不如说是她这张网和一张更大的网之间的缝。要把它合上，不是去够一个藏在米粉里的东西，是要查清楚：两张网是在哪一处没有对上账。

力气是怎样分着付的。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组里为这个数付了不少力气。

宋佩珊把那天的原始记录全部翻出来：称样量、加酸量、消解程序、定容体积、仪器的调谐记录、校准曲线、质控样的结果。一项一项对，都在范围里。

秦文柏让组里另一位检测员许嘉禾，用留样重新做了一遍。结果还是偏高，只是比上次低一点。

这一下，缝没有合上，反而更清楚了：问题不在那一天的手，在某一样每次都会带进来的东西。

他们换了一个思路，查那批样品前后都测过什么。查到一条记录：测那批米粉的前一天，同一批消解罐里消解过一组高含铅的土壤样品。

消解罐是反复使用的。用完要用酸煮、清洗，才能再用。作业指导书上写着清洗步骤，大家也都照做了。可是会不会有那么几只罐子，高浓度样品留下的一点残留没有洗干净，带进了第二天的米粉里？

他们做了一个试验：把那批罐子编号，空着加酸走一遍消解程序，测里面的铅。大部分罐子很干净。有两只，测出了明显的铅。

再查这两只罐子的使用记录：它们都用了很多年，内壁有细细的划痕。

场托住了什么。

这三个星期，如果只靠宋佩珊一个人，是走不下来的。

许嘉禾重做了一遍，这是别人替她付的一段力气。秦文柏把别的活往后排，这是组里替她腾出来的一段时间。

能力验证的组织方提供了公认值和别家的结果分布，这是一个比她们实验室大得多的场。认可机构的规则里写着，监督评审时要专门看能力验证不满意以后，纠正措施落实了没有（CNAS-RL01《实验室认可规则》第 5.3.1.4 条）。这是更大的一张网，它不许这条缝被随手抹平。

一个数从“对不上”走到“查清楚了”，中间站着的，是一群人和几层规矩。

结晶是什么，存在了哪里。

查清以后，组里改了作业指导书，加了两条：高浓度样品消解后的罐子，要多走一遍酸煮程序；消解罐每用满一定次数，要随机抽几只做空白检查，内壁划痕明显的，停用。

这两条，是这一次结晶出来的东西。

它稳定：从此每一次消解都照着做。它整体：两条一起，才能把“残留”这一样东西挡在外面，少一条就漏一块。它独立：它离开了那袋米粉、那两只罐子，被带到了茶叶、婴儿米粉、所有样品上去。三条都过了。

它存在了宋佩珊的身体之外：一份文件，一个版本号，一张培训签到表。明年来上班的新人，不用再撞一次这条缝。

一个人的一粒，怎样升成了一群人的一粒。

这里要把一件事说细，它正是导读第二条升维命题里的“尺度间回写”。

最先起疑心的，是宋佩珊自己。查原始记录查到第五天，她在消解罐的编号上停了一下。那两只罐子，她平时就不太爱用，说不上为什么，只觉得它们“手感不对”，盖子拧起来涩。这是十一年的手压出来的一点东西，是她身上的一粒小小的自我符号，从来没有被写下来过。

那一点“手感不对”，就是个人尺度上的一粒。它本来只活在她的手上。

这一次，它被一条缝撞出来了，被一群人接过去，做成了试验，得到了数据，写进了文件。一粒个人的东西，升成了一群人的东西。

反过来也一样。那份新改的作业指导书，以后会压进每一个新人的手里。三年以后，某个新来的检测员也会觉得哪只罐子“手感不对”，那一点手感里，就有这一次写下来的东西。

一群人的结晶，又沉回了一个人的身上。

口子留在哪里。

最后，看这一粒以后还能不能解开。

作业指导书有版本号，每年复审一次。如果以后换了新材质的消解罐，残留不再是问题，这两条就可以改，甚至删掉。如果下一轮能力验证又出了不满意，查出的是别的原因，这份文件还会再改。

这就是场留下的口子：一粒结晶，被写进了文件，可是文件本身规定了自己什么时候要被重新打开。

宋佩珊也见过另一种样子。她刚入行时待过的另一家实验室，作业指导书里有一些步骤，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做，只知道“一直是这样做的”。问起来，老师傅说“规定就是规定”。那些步骤，当初也许都是一次真结晶，有过它们自己的缝。可是缝早就被忘了，口子也堵死了，它们只剩下形状。

那就是共同体尺度上的偶像：一样东西被供在那里，没有人再问它从哪里来。

◆九、两个尺度，同一个样子

把上一章和这一章并排放一下，同一个样子就露出来了。

周期里的一站	个人尺度（上一章）	共同体尺度（本章）
对不上	一个人身上的缝，常常一闪而过	场给缝留了登记的格子，判定线、注疏并列、可以说“念不下去”
做功	一个身体的力气，有上限，别人替	许多人分着付，别人在你付不动时接手

周期里的一站	个人尺度（上一章）	共同体尺度（本章）
	不了	
托着的网	几张近处的脸、几个声音	成文的规矩、制度、注本、固定的时间
结晶	先沉在身上，自我那一界	存在身体之外，文件、文本、仪轨
迁移	从身上走到手上，再到别人身上	从文件走进新人的手，又从一个人的手感升进文件
固化	石心，自己最难看见	偶像，“规定就是规定”
熔开	靠一道撞上来的缝	靠场事先留好的口子：复审、复现、重开旧说

两列的每一行，都是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账，只是付力气的人数不同，托着的网大小不同，结晶存放的地方不同。

两列之间，也不是隔开的。上一章，一个父亲的“重写”经过一个家，进了一所学校的评分习惯；这一章，一个检测员的“手感不对”经过一个组，进了一份作业指导书。方向反过来也走得通：学校的评分习惯压进下一个拿红笔的人，作业指导书压进下一个新人的手。

个人和共同体，像同一块布的两面。一面看是一个人身上的一粒，另一面看是一群人托着的一粒。它们之间那条来回走的线，就是尺度间的回写。

这就是导读里第一、第二两条升维命题，在前两个尺度上的样子。下一章会走到第三个尺度：文明，以及一种看上去很像尺度、却缺了两样东西的新东西——机器。

◆十、放回日子里

宋佩珊交了那份报告的那个星期三，又去了母亲那里。

母亲刚从共修回来，问她那个数怎么样了。她说查清了，是两只旧罐子的事。母亲说：“那就好。一个人想不出来的，大家一起想。”

她笑了一下，没有多说。她心里想的是，那两只罐子，她其实早就觉得不对，只是一个人的“觉得”，在那之前，没有地方放。

你的日子里，大概也有这样一些东西：一种手感，一个说不清的疑心，一句“这里好像不太对”。它们是一个人身上的小结晶，压得很浅，也很容易被自己抹掉。

可以留意两件事。

一件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这一点“不太对”被说出来、被登记下来、被别人接过去？如果有，它可能会变成一群人的东西。如果没有，它多半会在你身上悄悄散掉。

另一件是：你所在的那一群人里，有没有一些“规定就是规定”的东西？试着问一问它是从哪一次对不上里来的。问不出来，不一定说明它错了；可是它已经没有口子了，那是一件该留意的事。

带 走 的 话

一群人托住一粒结晶，靠的是给缝留格子、分着付力气、把它存在身体之外，还要给它留一个能重新打开的口子。

两 行 小 账

· 皮尔斯让共同体免费地汇向一个不动的真理，加达默尔把传统当成理解的家；本书把共同体放进能量账，看它怎样托住结晶，又怎样给结晶留口子。

· 把那个 3.4 说成“测错了，重测一遍”，把一句断法之争说成“原意本来如此”，都是把一群人正在压的东西，收回成了一个早就摆在那里的答案。

想 一 想

1 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一个让“对不上”被登记、被看见的格子？最近一次用它是什么时候？

2 你身上有没有一种说不清的手感或疑心，后来被证明是对的？当时它有地方说出来吗？

3 你所在的一群人里，有没有一条“一直是这样做的”规矩？它最初是为了哪一条缝立的？

第 3 章

从周易到 AI：文明与机器尺度上的符号

这一章的问题：游客十分钟就把石头上的整部《周易》拍进手机，讲解员当年却认了一个多月，他们手里的真是同一样东西吗？

◆一、闭馆前拍完的一部周易

西安的秋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多，碑林第一展室的灯已经显得比窗外亮。

何昭明在这家博物馆讲解了二十六年。他五十二岁，嗓子比年轻时哑一点，讲到开成石经还是会放慢。那是一百一十四块青黑色的石碑，一排排立着，像一座不会翻页的图书馆。唐代人把十二部经书刻在上面，《周易》排在最前头。

那天快闭馆时，进来一位穿冲锋衣的中年游客。他没有请讲解，也没有看说明牌。他举着手机，从《周易》的第一块石头拍起，一面一面拍过去。十分钟不到，他拍完了，对同伴说了一句：“全本都在手机里了。”

然后他扫了展柜边上的二维码。馆里上个月接入了一个 AI 导览，你问什么，它答什么。

游客问：“这块碑讲的是什么？”

手机里一个温和的声音答得很周全。刻于哪一年，谁奏请的，为什么要刻，《周易》讲些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该怎么理解。何昭明站在三步外听着，挑不出错。

游客点点头，走了。

何昭明没有动。他想起自己进馆的第一年。带他的老馆员闵怀德，让他站在《周易》那几块石头前，一块一块地认字、断句，再讲给空展室听。光《周易》就认了一个多月。

有些字，拓片上看得清，石头上反倒难认，得侧着身子借窗外的光。闵怀德不许他照抄书上的释文，只说一句："你要从石头上把它认出来。"

那一个多月，他认得腰酸。到今天，他闭上眼，还能说出某一卦大概在哪块石头的哪一面。

晚上回到家，他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是他当年歪歪扭扭的断句，好几处被闵怀德用红笔划掉，在旁边重写。他翻了很久。

那位游客手机里的《周易》，比他笔记本里的全，比他记得的准，也来得快得多。拍下来，用了十分钟；讲出来，用了一分钟。他自己认出来，用了一个多月。

两样东西都叫"《周易》"。可它们不是同一种东西。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不是同一种"。放在一个人身上，它像一件小事；放到文明的尺度上、机器的尺度上，它也许是两千年来符号最大的一次改账。

前两章讲了个人与共同体两个尺度。本章往外再走两步：一步走到文明，一步走到机器。中间隔着一部《周易》。三个现场的细账，详见书六、书七、书四；本章只压缩，不重讲，例子另取。

压缩成一句话，就是：

复制一个符号的成本，和让它在一个地方结晶的成本，是两本账。

文明史上，前一本账一路往下掉；后一本账从来没有掉过。机器把前一本账掉到了零，后一本账反倒第一次被照得清清楚楚。

◆二、一块石头要刻多少年

先看碑林自己就摆着的一条线。

刻一部石经，要几年工夫。先有学者校定文字，再有书手写样，再有石工一刀一刀地刻。一块碑两面刻满，一个熟手石工也要刻很久。开成石经从动工到刻成，前后四年上下（唐文宗大和七年至开成二年，833—837）。这一份，是用整个朝廷的力气换来的。

有了石头，就能拓。湿纸覆上去，用棕刷捶实，墨包一下一下扑。一张拓片，一个熟练的拓工大半天。比刻石便宜多了，可仍是一张一张的手工。

再往后是雕版。一块版刻好，可以印几百上千张。每一张的成本，又掉了一大截。

再往后是照相、是扫描。今天这一部石经的高清图，网上能免费看到。那位游客拍完一部《周易》，十分钟，成本是手机的一点电。

最后是生成。连拍都不必拍，问一句，一段讲解就出来了。

从刻石到生成，复制一份符号的成本，大约每一步都掉一个数量级，最后掉到接近零。

这条线，不只是技术史。复制成本每掉一次，文明的样子就跟着换一次。

能刻进石头的东西很少，所以刻进去的东西就重。它立在京城的官学里，是朝廷认定的标准，谁家的抄本跟它不一样，就是谁错。能抄在纸上的东西多了，一个读书人能带着十几部书走路，学问开始在路上散开。能印的时候，一县一乡都能有书，读书的人成倍地多起来。能扫描、能生成的时候，书已经不是稀罕物，稀罕的是有人肯坐下来读。

对这条线看得最透的前人，有两位。

第一位是加拿大的经济史学者伊尼斯。 他在 1950、1951 年先后出版《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他的说法大意是：一个文明用什么材料记东西，会把这个文明往一个方向拉。

石头、泥板、羊皮这类又重又耐久的材料，“偏向时间”。东西能传得久，可搬不动；权力容易集中在守着它的人手里，比如祭司与寺院。纸草、纸这类轻便的材料，“偏向空间”。东西能传得远，便于管理大片土地，帝国靠它铺开。

伊尼斯对在哪里？他第一次把“刻在什么上面”当成文明的大事。

在他之前，人们讲文明，讲的是思想、制度、英雄。伊尼斯说，你先看他们用什么记账、用什么写字、写一份要多少成本。成本不同，能传的范围、能活的年头、谁能掌握它，都跟着不同。碑林那一百多块石头，正是“偏向时间”的样

本：它在原地站了一千多年，没挪过窝。它的拓片和后来的刻本，才是“偏向空间”的那一半，把字带到了各地。

伊尼斯说的“偏向时间”，中国人做得很早，也说得很明白。《墨子·明鬼下》讲古代圣王为什么把要紧的事“书之竹帛”还不够，还要“琢之盘盂，镂之金石”。竹帛会腐烂、会被虫蛀，怕后世子孙看不到，就刻进更硬的东西里，让它传得更久。

换什么材料，就是换一本复制之账：刻进金石，复制一份极贵，可它能熬过几百年。竹帛便宜，可它熬不过虫子。

第二位是德国的本雅明。 他在 1935 年写成、1936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常被译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他的说法大意是：一件艺术品原本有它的“此时此地”——它在这座教堂、这面墙上，有它独一份的历史。

照相和电影可以把它复制无数份，送到每个人眼前。复制品没有那个“此时此地”，他把原作身上那层独一份的东西叫作“灵韵”（aura，也译光晕），复制让它衰落了。

本雅明对在哪里？他看出复制改变的不只是份数，而是作品存在的方式。

更难得的是他的公道。他并没有一味惋惜。他也看到，复制把艺术从少数人的仪式里解放出来，送到了大众手里；看一幅画不再需要走进某座宫殿。失去与得到，他是一起写的。

◆三、他们停在了石头那一边

两位前人都看见了复制成本的大变。可他们都停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看的是被复制的那一边。

伊尼斯看的是材料：石头重，纸轻。本雅明看的是作品：原作有灵韵，复制品没有。成本、损失、得益，都算在符号自己身上，算在它的载体和它的“此时此地”上。

他们没有去算另一边：符号到了一个人手里、一个地方，要在那里站住，要付多少。

何昭明那一个多月，不在石头上，也不在拓片上。石头还是那块石头，一千多年没变过。变的是他：一部《周易》，在他身上压成了一样东西——他闭上眼就能找到某一卦在哪一面。这一份成本，伊尼斯的账上没有，本雅明的账上也没有。

本雅明的“此时此地”，本书愿意接过来，只是把它挪一个位置。

独一份的东西，不只在原作身上。它更在一次结晶的地方。一个人在一个具体的晚上，带着一个具体的对不上，付了一份动能；一个符号在他身上压成了粒子。这个“此时此地”，复制不走。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场婚礼，录像拍得清清楚楚，几年后还能从头放一遍。那天新郎念到一半哽住，全场静下来几秒。那几秒，录像里有；你站在台下身上那一下发紧，录像里没有。录像复制得了台上，复制不了台下那个被打动的你。

所以拍下全本的那位游客，手里有的是一份形状。这份形状很全，很准，也很便宜。至于它会不会在他身上结晶，要看他以后有没有站到某一块石头前、被某一个字卡住的那一天。

公道地说，中国的读书人早就在算另一边的账，只是没有把它和复制成本放在一起看。

朱熹教人读书，讲得极细。门人把他的话归成几条，其中有“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书上的道理，你得拿回自己身上来试，试出它和你自己哪里合、哪里不合，才算读了。照这个意思推下去：读十遍，不如在自己的事上真用一遍。

朱熹对在哪里？他看出读书的难处不在书，在读的人身上要发生点什么。这正是结晶之账。

他停在哪里？在他那里，道理是先在的，读书是去把本来就在那里的“理”见得分明。账算对了，账本上的名目还是“找到”。他也没有去问：当书越来越便宜的时候，这份账会不会越来越少有人付。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复制之账算在符号身上，结晶之账算在接住它的地方。

◆四、六条线最便宜，也最贵

现在走到中间那个现场：《周易》。

如果要在人类所有的符号系统里，找一个复制起来最便宜的，《周易》的卦可以排在前头。一个阳爻是一道长横，一个阴爻是两道短横。六道叠起来，就是一卦。六十四卦，一页纸画得下，小学生一个下午就能照着描完。

可是两千多年来，这套最便宜的形状，养出了数不清的注、疏、传、解。光是讲它的书，一辈子读不完。一套复制成本几乎为零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一代一代地付账？

答案就写在它自己身上。《周易》大概是最早把“复制之账”与“结晶之账”分开记的一部书。

先看它记得一次复制的大变。《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记事，一个结只在打结的人身上有意思，离开他就难说清。书契刻下来，能离开写的人，带给不认识的人。这一句话，记下的是中国文明里第一次复制成本的改账。

再看它承认复制会掉东西。《系辞上》借孔子的口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写下来的，装不全说出来的；说出来的，装不全心里的那个意思。复制每过一道手，都有一些东西留在原地。

这和本雅明的灵韵有几分像。可《周易》没有停在惋惜上。它接着就给了办法：“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只取它的一层意思：它不指望字把意思一次带到，它给的是一个“象”，让你拿着它，到你自己的处境里去对。

最要紧的是它不肯被定成死规矩。《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不可为典要”，就是不能把它定成一套固定的条文。卦的形状可以抄得一模一样，卦的意思不能抄。它只在一个具体的问者身上、一个具体的处境里落下来。

而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去翻《周易》？往往是走到一个看不清的关口，前面的事和心里的盘算对不上。占问，本来就是带着一个对不上去的。卦给的形状不要钱，可要让它在你身上落下来，你得带着自己的那道缝，付自己的那份力。

《左传·襄公九年》里有一个很早的记录，把这一层演得清清楚楚。

鲁国的穆姜因为卷进一场乱事，被关在东宫。她占了一卦，史官解说得很吉利，说这一卦的意思是“随”，夫人很快就能出去。穆姜不认。她把“随”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无咎”一个字一个字拆开：元是体之长，亨是嘉之会，利是义之和，贞是事之干。有这四样德行的人，随了才没有灾。然后她说，我一个妇人参与作乱，这四样我一样也没有，怎么会是“随”呢？我出不去了。

同一卦，同一段卦辞，史官读出的是吉，穆姜读出的是自己出不去。形状一个字没变，落到她身上的东西，是用她自己的处境、她自己的那道缝换来的。

史官手里有的，是一份可以照本宣科的形状。穆姜身上发生的，是一次结晶。

两千年的注疏，也就容易懂了。每一代人抄的是同一部经，可每一代人的对不上不一样。卦的形状一次复制就够了，意思却要每一代、每一个人重新结晶一次。注疏越来越多，不是因为前人讲错了，是因为结晶之账没有人能替后人付。

《周易》末一卦是“未济”，事情还没有办完。一套符号系统用“没完”收尾，等于在书里写明：这本账永远记不平。

放回文明的尺度上，《周易》给的是一个很早的样本：形状可以几乎免费地复制，结晶却一次也不能省。 一个文明，复制成本无论降到多低，它真正活着的地方，始终在那些还肯一笔一笔付结晶账的人身上。

◆五、机器那里，复制成了零

再走到最后一个现场：那个温和的声音。

碑林的 AI 导览背后，是一个大模型。它读过的文字，比任何一位馆员一辈子能读的多出成千上万倍。石经的释文，历代的注疏，各地博物馆的讲解词，网上的游记和问答。它从这些文字里学到的，是字与字、词与词之间怎样相伴、怎样相隔。你问一句，它就顺着这张网，一个词接一个词地往下生成。

这一步，比扫描又走远了一截。

复制总得有个原件。照相要有一块碑，扫描要有一张拓片。生成连原件都不要。那段讲解，世上本来没有一模一样的一份，是它当场编织出来的。可它又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千万份旧讲解在网里压出来的平均样子。

成本也换了地方。刻石的成本在石工手上，拓片的成本在拓工手上，生成的成本在机房里：芯片、电费、冷却水。到了听的人那一头，成本是零。

很早就为这件事担心的，是两千四百年前的柏拉图。

在《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故事。发明之神塞乌斯把文字献给国王塔穆斯，说这是让人更聪明、记性更好的药。国王不收。他的意思大致是：文字只能帮人提醒，不能帮人记住。有了它，人会仗着外面的记号，不再从里面记。学的人会显得知道很多，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斐德罗篇》274c—275b；两位的名字，各家译本音译不一）

苏格拉底还补了一句更刻薄的话。写下来的字像画里的人，看着活灵活现，你问它一句，它一声不吭；再问，它还是把原来那几句重复一遍。它不会为自己辩护，也不会挑对谁说。

柏拉图对在哪里？

他很早就把“复制出来的符号”和“在一个人身上长成的东西”分开了。外面的记号可以有，里面的东西却不会因此就有。他把真正的学问放在活的对话里，放在“写进灵魂”的那一种话里。这一层，本书全盘接受。

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机器。

它恰好把苏格拉底的第二条反对拆掉了：你问它，它会回话；你追问，它会换个说法；你反驳，它会道歉、修正。这是会回话的文字。

可是苏格拉底的第一条反对，反倒更重了。显得知道很多，其实没有长成什么——这件事在机器面前，比在一卷莎草纸面前容易得多。那位游客听完一分钟的讲解，点点头走了。他得到的，比一部石经的释文还要贴心，因为是针对他那一问的。可它仍然是一份形状。

这说明一件事：柏拉图以为病根在文字“不会回话”。病根其实不在回不回话，在谁付那一份力。

他停下的地方，是把病因放在了媒介的样子上：说出来的话活，写下来的字死。机器出来以后，“活”的文字也有了，账却没有因此平。病因要往下再挖一层，挖到能量账上去。

还要分清一件事。那段讲解挑不出错，说明它在复制之账上做得极好：它把文明的场忠实地压成了一段话。准不准，是复制之账上的事；成不成，是结晶之账上的事。一段十分准确的讲解，照样可能在听的人身上什么也没留下。

◆六、有一张最大的网，没有一道缝

机器这个尺度，本书提出这样看：它有一张前所未有的大网，却缺两样东西——对不上，和接收一方的动能。

先说它有的。

那张网里压着的，是整个文明留下的文字之间的连接与次序。一千多年的注家怎样读“不可为典要”，一百年的学者怎样考石经的年代，几万个游客写过怎样的感想，都在里面。它们互相拉扯着。按本书的能量账，这是势能：网络的吸引和拉扯。一个新符号能不能结晶、往哪里结晶，要看周围这张网怎样拉它。

就势能说，机器是迄今最大的场。某种意义上，它是把文明这个尺度折起来，装进了一个盒子。

再说它缺的。

第一，它没有自己的对不上。它没有站在一块碑前，被一个认不出的字卡住过。它没有走到一个看不清的关口，去翻一部《周易》。你问它什么，它都答得出；答得出，就不会被逼着改变自己。在一次对话里，它的网不会因为撞上一块硬的现实而裂开一道缝。

第二，听的一方没有付动能。动能是连接被拆开、被重接的速率。何昭明那一个多月，每认一个字，旧的读法拆开一点，新的读法接上一点。游客那一分钟，什么也没有拆，什么也没有接。

所以本书把机器看作人之外的第四种尺度。个人、共同体、文明之外，又多了一个只有势能、缺对不上与动能的尺度。前三种尺度各有各的缝：一个人会卡住，一群人会争执，一个时代的理念会撞上它塞不进去的现实。机器没有自己的缝，它借用的是我们的。

把四种尺度的缝摆在一起看，就更清楚。个人的缝，是何昭明认不出的那个字。共同体的缝，是唐代考场上考生背的本子和考官手里的本子不一样。文明的缝，是写本时代千百个抄本越抄越散，整个读书世界找不到一个可以对照的标准。机器那里，找不到属于它自己的这样一道缝。

借用，就有来源。那张大网里每一根有分量的线，追上去，都是某个人在某个晚上被卡住、付了力、压出来的一句话。机器的势能，是从文明的结晶账里借来的。

这一点会反过来管着机器。已经有研究报告：一个模型如果一代一代地拿前一代模型生成的文字来训练，网会越来越窄。少见的东西先丢，最后输出变得单调、走样（Shumailov 等，《自然》第 631 卷，2024 年，关于“模型崩溃”的研究）。

本书不在这里下技术结论，只记下它在能量账上的意思。网里的势能，要靠网外有人不断付结晶账来补；只拿自己压好的包再去压，压不出新东西。

说这些，不是要看轻它。

一张大网能托住很多东西。设想那位游客没有问“这块碑讲什么”，而是指着石头上一个字问：“这个字，和我手机里那个本子上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一问，是他自己的缝：他眼前的石头，和他手里的本子，对不上了。这时候机器那张网就有了用处，它能把几种说法摆出来，给他去比、去查、去争。网成了他做功时依靠的势能。

可结晶仍然只能在他身上发生。机器给的，是千万个注家替他压好的包；那些包没经过他自己的手。

别人压好的包，搬到你手里，还是别人的包。

要让它变成你的，你得把它拆开，在拆的时候被它卡住，再按你自己的缝重新压一遍。这一拆一压，就是你要付的那份动能。

◆七、两本账，不能互抵

现在把三个现场压成本书的说法。

第一，符号有两本账。

一本是复制之账：让同一个形状多一份。刻一块碑，拓一张纸，印一页书，存一张图，生成一段话，都是在这本账上记的。

一本是结晶之账：让一个符号在一个新的地方压成粒子——稳定，整体，独立。这本账要三样东西同时在场：那里有一道对不上，有人付动能，有一张场托着。

第二，两本账原来是捆在一起的。

刻石、抄书的时代，复制一份就要一个人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过手。抄书的人，顺带就读了；读错一个字，常常是因为心里对这个字的理解跟纸上的对不上。复制的劳动里，藏着一部分结晶的劳动。抄一遍，就压了一遍。

这不等于抄书的人个个都学成了。可它意味着：复制贵的时候，一个形状每多一份，世上多半就多了一个为它付过一点力的人。

第三，复制成本每降一次，两本账就松开一点。

松开有大好处。形状能到更多地方去，给更多的人提供一张可以依靠的网。印刷让一个乡下读书人也能有一部经，这是实打实的场的扩大。

松开也有代价。拿到形状的人越来越多，付结晶账的人不见得跟着多。形状和结晶分了家。

一份家传的菜谱就是这样。外婆那一辈，菜谱只在她手上，想学，得站在灶边看她做，一次次被她说“火大了”“盐早了”。复制贵，学的人一边复制，一边被纠正。今天菜谱拍成照片发到家族群里，人人都有一份。可一份照片在群里转了三年，家里会做那道菜的，可能还是只有一个人。

第四，零成本，不是结晶不要钱了，是结晶的账第一次没地方躲了。

以前，结晶账躲在复制账后面。抄书苦，人们以为难在抄；印书贵，人们以为难在印。到了复制成本几乎为零，形状铺天盖地，难处却一点没少——人们才看清，难的从来不只是“有”，是“成”。

不仅没少，还可能变贵。形状太多，一个人的注意力被摊得很薄；困惑刚冒头，答案已经递到手里，对不上还没有长成，就被抹平了。

第五，几个尺度各管一段账。

文明给场：它把千百年的结晶留下来，让后人有东西可依靠。机器给更大的场：它把文明的场折进一张网，随叫随到。结晶只能发生在有缝、有力的地方：一个人的身上，一群人的争执里。

本书把这一点看作三个尺度共用的一份账：个人、共同体、文明，走的是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文明尺度上的一次大结晶，也是由许多人一笔一笔付出来的。

第六，分辨一样东西在哪本账上，可以问三句。

这里有没有一道缝？——是谁的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

谁付了力？——是不是有人把它拆开过、被它卡住过、重新压过。

有没有一张场托着？——身边有没有可以对照、可以争、可以依靠的东西。

三句都答得上，这一份多半已经在结晶之账上。答不上第一句，它多半还停在复制之账上，不管它多全、多准。

下面这张表，把复制方式一路排下来。

复制方式	复制一份要付什么	复制与结晶是否捆在一起	文明的样子	结晶账由谁付
口传	一个人的记性与一整夜的时间	紧捆：不会背就传不下去	小群体，靠老人与仪式	传的人与听的人一起付
刻石	几年工夫、朝廷的力气	紧捆：校字的人一字一字过手	有一个标准，立在一处	校定者付了大头
手抄	一个人几个月	较紧：抄一遍顺带读一遍	书在少数人手里流动	抄书人与读书人
拓印	一个拓工大半天	松开一半：拓工不必	一个标准能带到远处	拿到拓片、坐下来

复制方式	复制一份要付什么	复制与结晶是否捆在一起	文明的样子	结晶账由谁付
		认得字		读的人
雕版与活字	一张纸几文钱	大半松开	一县一乡都有书	肯读的人
照相与扫描	一点电	几乎全松开	书不稀罕，读的人稀罕	还肯读的人
大模型生成	机房里的电，听者那头为零	完全分家	形状铺天盖地	只剩那个带着缝来的人

表的最后一列，从上到下越来越窄。这就是复制成本一路下降之后，文明尺度上最要紧的一个变化。

复制可以越来越便宜，结晶从来不打折。

◆八、一句讲解词走过四个尺度

那天三步外听到的讲解里，有一句话，何昭明太熟了。

那个温和的声音说：“石头把字定住了，意思却定不住。”

这句话，最早是闵怀德说的。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闵怀德还年轻，讲石经，讲的是“标准”：唐代朝廷把经文刻在这里，从此天下有了定本。有一天，一位从外地来的老先生听完，指着一块大碑旁边小石上的几个字。他说：这几个字的刀法和大碑上的不一样，像是后来补刻的。

闵怀德答不上来。他讲了几年的“定本”，和眼前石头上的刀痕对不上了。

那个冬天，他泡在馆里的旧档案和地方志里。查到的是这样一件事。明代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这批石经断损不少。万历十六年（1588），有几位生员照着旧本，把缺掉的字用小字补刻在小石上，立在碑旁。“定本”本身也被熔开过，又补刻了一回。

一个冬天过去，他的讲解多了一句：“石头把字定住了，意思却定不住。”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不再只讲“标准”的闵怀德。

这是第一个尺度：一个人身上的结晶。句子下面压着一道缝，压着一个冬天的力气。

后来这句话进了馆里的讲解手册。新来的讲解员都背它，何昭明也背过。手册的场托着它，一代一代的讲解员把它说给游客听。这是第二个尺度：一个共同体的符号。它在新人身上能不能结晶，要看新人以后会不会自己撞上那道缝。何昭明撞上过一次，在他第三年，被一个中学生问倒的时候。

再后来，游客把这句话写进游记，教师把它放进课件，有人在网上转来转去。它成了文明的场里的一根线，和千百根别的线缠在一起。这是第三个尺度。

最后，那台机器读到了这些游记、课件和帖子。在它的网里，这句话和"开成石经"连得很紧。游客一问，它就顺手把这句话织了进去。这是第四个尺度。

同一句话，走过四个尺度。

在闵怀德身上，它是一个粒子，下面压着一道缝。在手册里，它是一个被场托着、等着在新人身上再结晶的符号。在文明的场里，它是一根线。在机器里，它是一个包。到了那位游客耳朵里，它是一条信息。

一路往下，复制得越来越容易，下面那道缝越来越看不见。

这不是谁的错。手册要编，游记要写，机器要读，这些都是场的扩大，没有它们，这句话早就和闵怀德一起老去了。只是走到最后，形状还在，缝没有跟着走。要让这句话在一个新的人身上重新结晶，得有人重新撞上那道缝。

一个符号可以搬过四个尺度，它下面那道缝搬不走。

◆九、一部周易怎样进了石头

最后把开成石经本身，当作一个完整的例子走一遍。它是一个文明尺度上的结晶，而它的一生，正好横跨了复制成本的好几次改账。

先找那道缝。 这一步不能省，也不能事后补。

写本时代，一部经书靠人一份一份地抄。抄手会看错、会漏行、会顺手改一个自己觉得更通的字。抄的次数一多，同一部经，各地的本子就不一样了。

这道缝在史书里看得见。东汉时，已有人行贿去改官府所藏经书的字，好让它“合上”自己家传的本子（《后汉书·儒林列传》）。熹平四年（175），蔡邕等人奏请正定经文，朝廷把经文刻石，立在太学门外，让读书的人来对。史书还记了一个场面。石经立起来以后，来看、来摹写的人，“车乘日千余两”，把街巷都堵住了（《后汉书·蔡邕传》）。

那时候，复制要靠人亲自跑到石头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描。这一堵，堵出的正是复制之账有多贵。

到了唐代，科举有明经一科，要考经文。考生各持各的本子，背的字句一不一样，考官就难判。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大臣郑覃上奏，说“经籍讹谬”，请照东汉的旧例刻石为定（《旧唐书·郑覃传》）。

缝是这样的：理念上，“经只有一部，字字有定”；现实中，千百个抄本各不相同。夹在中间的，是一代代考生身上背熟了的字句——他背的那个本子，和考官手里的那个本子对不上。

再看它逼出了什么。 想法和身体对不上，人就去改世界。理念说经只有一部，考生的记忆说我背的是这样，被改写的是第三个角：现实。一套刻在石头上的经。

再算它的能量账。

动能：学者校字，书手写样，石工刻石，前后几年。每一个字都要有人拿主意，拆掉一种读法，接上另一种。

势能：国子监、科举、整个儒学传统，加上朝廷的财力，托着这件事。没有这张场，几年的工夫没有人付，刻好了也没有人认。

内能：刻成之后，它压得极密，极难拆开。一千多年过去，它基本还是那个样子。

可是“极难拆开”不等于不用照看。唐末长安残破，这批石头一度散在野外，后来才被移进城里。北宋元祐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嫌那里地势低洼、碑石常被雨水泡倒，把它们迁到府学北边集中保护，也就是今天碑林所在的地方。碑林就是从那时起算的。一个现实符号的身体，也要一代代有人付力护着；内能再高，没人护，也会一块块散掉。

再用三条判据筛一下。

稳定：它不随抄手走样，今天和一千年前读出来的，基本是同一部。整体：十二经是一套，拆掉一部，就不再是“那一套定本”。独立：它的拓片能离开长安，被带到各地，在别处照样作数。

三条都满足。它是一个文明尺度上的粒子。

再看它怎样迁移。石头上的字拓成纸，带到远处，成了各地读书人心里的标准。后来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朝廷照着石经的文字刻印九经，雕版印本就以它为底。石头的字迁进印版，又迁进一代代考生的记忆。

最后看复制成本一路下降之后，它变成了什么。印本出来，人们对字不必再跑到长安。扫描出来，连印本都不必买。它“定字”的那份差事，早就被后来的复制方式接走了。

今天它立在第一展室，是一件文物。它被拍，被扫，被机器讲。它还有用吗？

有。只是用处换了。它不再是复制的源头，它成了一处能逼出缝的地方。一个人站在它面前，看见石头上的字和手机里的不一样，看见明代补刻的刀痕和唐代的不一样。那道缝就又开了。闵怀德的那个冬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还要记下一件事。石头压住了一道缝：哪一个字对。它压不住另一道缝：这一卦对眼前这个人意味着什么。第一道缝，一个文明付一次账就够了，后人可以白用。第二道缝，《周易》自己说了，“不可为典要”，每一个问的人都得自己付。

开成石经把文明尺度上能付的账付清了。剩下那一份，它留给了每一个站到它面前的人。

◆十、第二天上午的第一展室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个中学生的研学团。

何昭明没有先讲刻于哪一年。他请大家把手机收进书包，十分钟。然后他说：《周易》的最后一卦，叫“未济”，就在这几块石头里，谁先找到，谁来念。

二十几个孩子在石碑之间转。有人看错了行，有人找到了“既济”，以为是了。第七八分钟，一个瘦瘦的男生在一块石头前站住，侧过身子借窗外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念完，他问：“最后一卦，为什么叫没办完？”

这一问，何昭明等了二十六年。不是等这个答案，是等这个问。

这一问是男生自己的。他找了七八分钟，在一块石头前侧过身子，念出两个字。这两个字，撞上了他心里“最后一章该是圆满”的想法。缝是他自己撞出来的。

何昭明没有马上答。他让男生把手机拿出来，去问那个 AI，再回来说说，它讲的和石头上的，有哪里对得上，哪里对不上。

十分钟后男生回来了。他说，AI 讲得很好，说“未济”是生生不息、物不可穷。他停了一下，又说：可他刚才站在石头前，想到的是另一件事。一本书写到最后，不肯说完，好像是故意留一块空给后来的人。

这句话不在任何一份讲解词里。它说得不周全，也许还有毛病。可它是从他自己那道缝里压出来的，是他自己付了那十分钟的力换来的。当天晚上，何昭明把它记进了那本泛黄的笔记本，就记在闵怀德那几行红笔字的下面。

那天上午的讲解，显出了一个和二十六年来不太一样的他。

你手机的相册里，大概也有好几部“全本”：拍下来的书页，存下来的课件，收藏了没打开的长文。它们的复制之账，都付清了。

你可以翻一翻，问一句：其中哪一份，我为它被卡住过一次？

被卡住过的那一份，才可能已经在你身上压成了东西。别的，还在手机里。

这样说，不是要你把相册删掉。那些形状是场，留着它们，哪一天你撞上一道缝，它们就有用。只是别把“存下了”当成“有了”。

下一章要接着讲的，正是这道缝本身：为什么没有它，什么新东西都不会发生。

带 走 的 话

复制可以越来越便宜，结晶从来不打折；形状能搬过四个尺度，下面那道缝搬不走。

两 行 小 账

· 伊尼斯与本雅明把复制之账算在符号自己身上，关上了“接收一方要付什么”这扇门；本书把结晶之账打开，算在接住它的地方。

· “全本都在手机里了”——把一次待发生的结晶，收回成了一次拿到手的发现。

想 一 想

1 你身上哪一样本事，是在复制很贵的年代里学成的？当时付的是什么力？

2 最近一次你拿到一个现成的好答案，那时你心里有没有一道缝？答案是先到了，还是缝先到了？

3 你家里有没有一件“定本”式的东西——一本老菜谱、一套家规——它压住了哪一道缝，又压不住哪一道？

第 二 编

一条生命周期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全书的脊梁：一个符号从生到熟、从硬到化的一生。第一编看出九个现场长得像，可是光说像还不够，得说清它们走的是哪一条路，各自停在哪一站。本书提出，这条路只有一个入口：对不上。

第 4 章讲入口：差别处处都有，落差才推动发生；一千多条全部通过的测试，抵不上三十七张对不上的返修单。第 5 章讲结晶与迁移：一样本事怎样压成整个的一粒，拿三条判据去筛；它换一个人、换一界，为什么都得重压一次。

第 6 章讲固化：挂在墙上的偶像，长在心里的石心，是同一种压死。第 7 章讲熔开与再结晶：守着不动和全部砸掉之外，还有第三条路，而且没有哪一次结晶是最后一次。这一编攒下一条周期和“可返回”这道边界，后面几编都拿它来量：量尺度，量东西，量真善美。

第 4 章

对不上与做功

> 这一章的问题：一千二百多条测试全部通过，为什么抵不上三十七张说不清的返修单，新东西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全部通过的那一晚

周五晚上八点，深圳南山的写字楼还亮着一半的灯。

孔令仪二十九岁，在一家做儿童智能手表的硬件公司当测试工程师，干了五年。那天下午，第三代手表过了发布评审。她负责的测试报告一共一千二百八十六条用例，全部通过。投影上一整屏绿色，测试组长罗颖在会上说了一句：“这是我带组以来最干净的一份。”

散会以后，同事们去楼下吃宵夜。孔令仪没去。

她对着那一屏绿色坐了很久，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不踏实。一千二百八十六条，条条对得上。每一条都在说同一句话：这只表，和规范写的一样。

可是这一千二百八十六句“一样”，没有一句告诉她什么新东西。

她想起另一张表。那是售后上个月转来的，第二代手表的返修单，三十七张，问题都写着“偶发死机重启”。实验室按规范测了两轮，复现不了，三十七张单子的结论栏里，填的都是同一句：“无法复现，关闭。”

第三代用的是同一套电源方案。

她把那张返修表重新调出来，和绿色的测试报告并排放在屏幕上。一边是一千多条“对得上”，一边是三十七条“对不上”。前一边很整齐，后一边很乱。

整齐的那一边，她闭着眼都知道每一条是怎么跑的。乱的那一边，每一张单子都像是一个陌生人在说话。有的家长写“半夜自己重启了”，有的只写了两个字“死机”，有一张还附了一句“孩子哭着说手表坏了”。

她盯着乱的那一边。

窗外的楼一栋一栋暗下去。她一张一张地点开返修单，看用户描述、看寄回日期、看后台日志的时间戳。看到第十几张的时候，她拿过一张草稿纸，开始往上记数字。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那一晚她为什么盯着乱的那一边。为什么一千多条“对得上”加起来，抵不上三十七条“对不上”？

对得上，就没有新东西。新东西只从对不上那里来。

上一章讲到，复制之账可以一路降到零，结晶之账从来不打折。这一章往里走一步：结晶之账，到底是被什么推着付的。本书的回答是一个字：“差”。不是差别的差，是落差的差。

◆二、热机要有冷的一头

最早把“落差”讲成一条硬道理的，不是哲学家，是一位法国工程师。

1824 年，卡诺出版了一本小书《关于火的动力的思考》，讨论蒸汽机的动力从哪里来。那时候人们普遍以为，蒸汽机能出多少力，看它烧了多少煤、有多少热。卡诺把问题换了一个方向。

他打了个比方。水车能转，不是因为水多，是因为水从高处落到低处。一池子水再多，平平地躺着，推不动一片叶轮。热也一样：热机能做功，是因为热从热的一头流到冷的一头。只有热、没有冷，再多的热也做不了功。

卡诺对在哪里？他看出做功靠的是落差，不是存量。

这是一个很反常识的判断。一片海的水温二十度，里面藏着的热，比一座电厂一年烧的煤还多。可你没法拿这片海去开一艘船，因为它到处一样热。没有冷的一头，就没有落差；没有落差，就没有功。

厨房里也看得到。冬天开一条窗缝，冷风会自己往里钻，窗帘会动；屋里屋外一样冷的时候，窗开得再大，窗帘也不动。动的不是因为空气多，是因为两边不一样。

读书也有这一层。一个人书架上有三千本书，是存量；一个人被一个问题卡了三个月，是落差。三千本书放在那里，一本也不会自己翻开。被卡住的那三个月里，他可能只读了五本，可这五本是被那个问题一页一页拉着读下去的。新东西常常出在后一种人身上。

卡诺当时用的是“热质”的说法，把热当成一种会流动、不会消耗的东西。后来物理学放弃了热质说，换了对热的理解。可他那个核心的判断留下来了，成了后来热力学的一块基石：功出在差上。

卡诺停在哪里？他讲的是火与机器。他没有理由去问：一个念头、一个习惯、一个新词，是不是也要一个落差才长得出来。那不是他的题目。

可他那个比方，几乎可以原样搬过来。孔令仪的一千二百八十六条用例，就像一池平平的水：量很大，全是“对得上”，没有一处高低。它推不动任何一片新的叶轮。

◆三、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把这件事放到人身上讲，中国人讲得很早。

《孟子·告子下》有一段，很多人在课本里读过前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后半更要紧：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人总是犯了错，才会改。心里被困住，思虑里横着过不去，然后才有所作为。一件事显在脸色上、发在声音里，别人才会明白。这一段的末尾，孟子收了一句：“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对在哪里？他看出“作”——做出一件原来没有的事——是从“困”和“衡”里来的。“衡”字很传神：一样东西横在那里，挡着你的思虑，过不去。这正是两样东西卡在了同一处。安乐里没有这道横着的东西，所以安乐里什么也不长。

孟子停在哪里？他是在讲一个将要担大任的人怎样被磨炼。困是天给的，作是这个人做的。他默认先有一个“是人”，困来了，他去承受、去作为。他也没有

讲：困到什么程度，人会被压垮而不是“作”；被困住的人要有什么，才能从困里作出东西来。

把这两步补上，要等后面的能量账。

宋代的读书人把这一层用到了读书上。张载在《经学理窟》里说，在不疑处有疑，才算长进。明代的陈献章在给门人张廷实的信里，引前辈的话说得更直白：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就是读的人心里的东西和书上的东西没对上；疑有多大，进就有多大。

他们对在哪里？他们看出进步的大小，跟那道缝的大小连在一起。

他们停在哪里？他们把“疑”当成一种可以修出来的读书态度，好像一个人肯疑，缝就有了。本书要守的一条，恰好相反：缝要在材料里找得出来，不能靠态度造出来。为疑而疑，心里起了波澜，两头却都没有硬东西，拉不出真的落差。

功真正做起来是什么样子，《庄子·养生主》里的庖丁给过一个特写。

庖丁解牛十九年，刀刃像新磨的一样，因为他顺着牛身上本来的空隙走，“以无厚入有间”。可他紧接着说了一句不那么潇洒的话：“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

族，是筋骨盘结交错的地方。一个顺了十九年的人，到了这里，也要停下来：眼睛定住，动作放慢，刀走得极轻。

这几句是本书很看重的材料。它说的是：顺的时候，不费什么力，也不长什么新东西；到了两样硬东西缠在一起的地方，力才真正花出去，而且花得又慢又细。动能有黏性，就黏在“族”上。孔令仪那一晚盯着乱的那一边，就是盯着她的“族”。

在西方，把“矛盾”抬成一切变化的发动机的，是黑格尔。

他的说法见于《逻辑学》本质论里论矛盾的那段注释，大意是：矛盾不是思想出了毛病，而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一个东西只有在自身包含矛盾的时候，才会动、才有冲动和活力。在他之前，哲学家大多把矛盾当作要清除的错误。黑格尔把它翻了过来：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

黑格尔对在哪里？他把“对不上”抬成了正面的力量，不再只是需要纠正的偏差。这一步，本书整个接受。

黑格尔停在哪里？有三处。

第一，他的矛盾主要在概念与精神里展开。现实中一只寄回来的坏表、身体里的一个习惯，在他那里都要先被提升成概念，才能参与运动。

第二，他的矛盾自己会走。正、反、合，一环推一环，好像不需要谁付力。可是孔令仪那三十七张返修单，躺了一个月，没有自己走出一步。

第三，他的运动有一个方向，最后要汇到一个完整的终点里。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矛盾是动力，可矛盾不会自己做功；做功要有人付力、要有一张场托着，而且做完了也不闭合。

◆四、问题在处境里，不在脑子里

二十世纪离这一层最近的，是美国的杜威。

他在晚年的一本书里讲“探究”，那本书叫《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 年出版。他的说法大意是：探究开始于一个“不确定的处境”。不是脑子里先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和他的环境之间，原来顺畅的往来卡住了，事情变得悬而未决。探究，就是把这个悬着的处境，变成一个确定的、可以接着往下过的处境。

杜威对在哪里？他把问题从脑子里拿了出来，放回了处境里——放在一个活物和它的环境之间。

这一步很要紧。

卡住的，不是哪一个念头，而是一个人的习惯和他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往来。比如你每天骑同一条路上班，闭着眼都能拐弯；有一天路口拦起了施工围挡，你的车把还往老地方拐，脚下却没有路了。卡住的不是你的某个想法，是你身上的习惯和眼前的路口。

杜威那里，已经有了本书说的现实，也有了自我。皮尔斯讲“怀疑是习惯被打断”，杜威把它拉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处。

杜威还专门写过一本讲习惯的书，1922 年的《人性与行为》。他的意思大致是：习惯不是一个人身上偶然的小毛病，它就是这个人的大半；人怎样感觉、怎样想，多半是习惯在替他做。习惯平顺地运转时，人几乎不用想事；习惯撞上了它应付不了的情形，想才开始。

这和本书说的“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几乎是一回事。杜威是把身上那一界看得最重的哲学家之一，这一点要先记在他的账上。

杜威停在哪里？

他把探究的终点叫作重新确定的处境，近于恢复平衡、重新顺畅。本书要说的是：做完功之后，留下的不只是“又顺了”，而是一样新东西——一个稳定、整体、独立的粒子。它会回写，把原来对不上的两头都改掉一点。

孔令仪那一晚之后，如果只是“把问题解决了”，手表不再死机，事情就“又顺了”。可是后来留下的，远不止这个。这要到本章后面那个完整的例子里才看得清。

还有一处。杜威讲处境，没有分出那三类已经结晶的东西：想法、世界、身上的习惯。“不确定”是一团，没有分辨是哪两样卡在了一起。分不出来，就说不清这一回被逼着改变的，会是哪一个角。

◆五、差别不是落差

前人走到这里，还差一个分辨。这个分辨，本书要单独拿出来讲，因为后面所有的话都靠它。

差别不是落差。

索绪尔讲得最透的，就是差别。语言里只有差别，“树”之所以是“树”，因为它不是“林”、不是“草”。一张网上，处处是差别。

可是这张网不动。

它有无数的差别，却没有一处落差。每一个词都安安稳稳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和邻居隔开，彼此不拉扯。所以索绪尔研究语言的系统，要先切一个共时的截面。他的网没有来历，原因就在这里：差别不推动任何东西。

后来有一位英国学者贝特森，往前走了一步。他把信息说成“一个造成差别的差别”（1970 年的讲演《形式、实质与差别》，后收入 1972 年的《迈向心灵生态学》）。不是所有的差别都算数，只有那些在下游引出变化的差别才算。温度计上一格的差别，能让空调开或关，它就是信息。

贝特森对在哪里？他看出差别要“造成”什么，才有分量。

他停在哪里？一个差别引出了一个变化，可这个变化可以什么也不留下。空调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一万次，它还是那台空调。信息在流，没有新东西结晶。

日子里也一样。你听惯了普通话，邻座的人说一口潮汕话，你听得出差别，可你不必懂他，这个差别就只是差别。等到有一天，他在医院走廊里拦住你，急着问儿科怎么走。你听不懂，他也急了。差别这时候才变成落差。两张网，你的耳朵和他的话，被同一件急事拉到了一处。

本书说的落差，比这两层都多一样东西：

落差，是同一处被两张已经结晶的网，往两个方向拉。

这句话里有三个要紧的地方。

第一，“已经结晶”。两头都得是站得住的东西。一个模糊的感觉，对上一个模糊的念头，拉不出落差。孔令仪那三十七张返修单，是实打实寄回来的表、实打实的日志；那份测试规范，是公司用了五年、写进流程的条文。两头都硬。

第二，“同一处”。两张网必须碰在同一个地方。规范说“这只表稳定”，返修单说“这只表会死机”，它们说的是同一只表、同一件事。要是一个说电池，一个说表带，就碰不上，也就没有落差。

第三，“往两个方向拉”。两头都不肯让。规范不会因为三十七张单子就自己改掉，表也不会因为规范写得好就不再死机。一头一让，落差就没了。

拿这三条回头看。索绪尔的网，处处差别，可没有两张网，只有一张。贝特森的温度计，有一个差别、一个变化，可没有两头硬碰硬。孟子的“衡”，杜威的“卡住”，黑格尔的“矛盾”，倒都摸到了落差，只是没有把它分得这么细。

下面这张表，把几位前人放在一处看。

前人	动力从哪里来	对在哪里	停在哪里
卡诺	热从热处流向冷处	做功靠落差，不靠存量	只讲火与机器
孟子	困于心，衡于虑	“作”从困里来，安乐里不长东西	先有一个承受的人；困到压垮时怎样，没有讲
黑格尔	事物自身包含的矛盾	矛盾是正面的力，不是错误	多在概念里；矛盾自己会走；终要汇成一个完整终点
皮尔斯	怀疑打断了习惯	探究从惊讶起步	装在探究的逻辑里，没拿回符号学
杜威	处境变得悬而未决	问题在人与环境之间，不在脑子里	终点是恢复顺畅；不分三类已结晶的东西
贝特森	造成差别的差别	差别要引出变化才算数	变化可以什么也不留下
本书	两张已结晶的网拉扯同一处	接过以上各家：落差是做功的驱动	本书补上的：落差在，还要有动能与场，功才做得成

◆六、三条边，三种落差

现在把本书的说法摆出来。

符号有三类：想法里的理念符号，世界上的现实符号，身上的自我符号。三类两两相碰，就有三条边。哪一条边上起了落差，就逼第三个角变化。

这三条边，在孔令仪的工位上都找得到。

第一条边：理念和现实对不上，逼的是自我。

测试规范是理念符号：公司写定的条文，说在什么条件下这只表该怎样。返修单是现实符号：寄回来的表，摆在桌上的日志。两头碰在“这只表稳不稳”上，对不上了。

被逼着变的，常常是第三个角：做测试的那个人身上的习惯。那一晚之后，孔令仪看返修单的手法变了。她不再先看用户怎么描述，先看时间戳。这个手法后来稳稳地待在她身上，不用想就会。

第二条边：现实和自我对不上，逼的是理念。

去年换过一家按键供应商。新按键按规范测了，压力、行程、寿命，全部合格。可孔令仪的手指一按，觉得“不对”——回弹慢了半拍。她的手指上，有五年

按过几万次按键沉下来的习惯，那是自我符号；新按键是现实符号。两头对不上。

被逼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理念符号。规范里原本没有“回弹曲线”这一项，那次以后加上了，有了名字，有了数值，有了合格线。一个只在她手指上的“不对”，变成了写在纸上、谁都能用的一条。

第三条边：理念和自我对不上，逼的是现实。

前年公司定了一条新规矩：所有测试一律自动化，不许手测。这是理念符号。可孔令仪和几个老同事身上，都有手测的习惯。拿起表，按一按、晃一晃、贴着耳朵听一听，很多毛病是这样先被摸出来的。规矩和习惯对不上。

被改写的是第三个角：现实。她和同事在实验室里搭了一个小夹具，一根机械手指，按的力道、停的时长，学的都是人手。规矩守住了，手上的那点东西也有了一个身体。

三条边，三个例子。没有一个是源头。规范可以逼人改，人也可以逼规范改，规范和人一起又可以逼出一个新的夹具。

哪条边起了落差	两头各是什么	被逼变化的角	孔令仪工位上的例子	日子里的例子
理念—现实	规范、想法 对 世界、事实	自我	规范说稳定，返修单说死机；她看单子的手法变了	体检单和“我身体很好”对不上，作息慢慢改了
现实—自我	世界 对 身上的习惯	理念	新按键合格，手指说不对；规范多了“回弹曲线”	搬到新城市，旧的时间感不灵，嘴里多了一个新说法
理念—自我	规矩、道理 对 身上的习惯	现实	不许手测，手却会测；造出一根机械手指	家里定了“饭桌不看手机”，于是门口多了一个放手机的篮子
三边都平	处处对得上	没有	一千二百八十六条全绿	日子照常，什么也没长出来
一边起差，两角都不动	落差被宣布不存在	没有	“无法复现，关闭”	“想多了，睡一觉就好”

表的后两行，要单独说一说。最后一行，是下一节的题目。

做功，就是在一条起了落差的边上，花力气把连接拆开、重接，直到第三个角上压出一样新东西。

这里的力气有两种来路。

一种是动能，就是每拆一次、每接一次要付的那份力。它有方向，有快慢，还有黏性：旧的连接越牢，拆起来越黏手。后面第十节会讲到，孔令仪那三个晚上一遍一遍地插拔充电器、改参数、看波形，这是动能。

一种是势能，就是周围那张网的托和拉。实验室里的示波器、程控电源，公司八年攒下的故障库，老同事脑子里的旧案子，都是这张网。新东西往哪边结晶，要看这张网怎么拉它。没有这张网，她一个人有再多力气，也只能在原地转。

动能的黏性，日子里也摸得到。一个用了十年五笔输入法的人改学拼音，头一个月打字比小学生还慢。手指总往老位置去，每打一个字，都要先把旧的连接按住，再接上新的。慢，就是黏。慢下来的那一个月，正是功在做的那一个月。

落差是驱动，动能是力，势能是托。三样都在，功才做得成。

◆七、落差在，不等于做功

三十七张返修单，躺了一个多月。落差一直在。为什么一直没有做功？

因为一个落差，有两种结局。

一种是做功：两头之间花力气重接，压出一样新东西。另一种是抹平：不花力气，直接宣布两头其实对得上。

“无法复现，关闭”，就是抹平。它没有改规范，没有改表，也没有改人。它只是在现实那一头写了一句话：这件事不算。落差被一笔勾销了，什么也没长出来。

抹平的写法很多。“用户使用不当”，是把现实那一头改写成不算数。“规范就是这么定的”，是让理念那一头不准动。“再观察一下”，是把落差往后推。每一种都很省力，所以每一种都很常见。

公道地说，抹平不总是错的。一个组的力气有限，不是每一道缝都值得熬三个晚上。有的缝太小，有的缝明天就会自己合上。问题不在抹平本身，在抹平的时候不承认这是抹平。写“无法复现，关闭”，等于说这道缝从来没有过；写“原因不明，保留”，等于说缝还在，这一回先不碰。前一种让人以为什么都对得上，后一种至少让下一个人知道哪里还有一道缝。

本书要说的一条判断，就在这里：

没有落差，就没有新东西；有了落差，也只有做了功，才有新东西。

那为什么有的落差被做了功，有的被抹平了？看三样东西缺了哪一样。

缺动能。 那一个多月，测试组在赶第三代的进度，每个人每天都排满了用例。三十七张单子不是没人看见，是没人有力气去拆它。落差在，力不在。

缺势能。 有些落差没有一张网托着。一张孤零零的返修单，用户只写了“死机”两个字，没有日志，没有时间，没有同批次的别的单子可比。它是一道缝，可缝的两边都没有可以抓的地方。

家里也常见。孩子说“上学没意思”，这是一道缝。可要是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接着问下去，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能对上话，也没有一个同学能说说心里话，这道缝两边就都是空的。它只能在孩子心里悬着，悬久了，就沉成一句不再说出口的话。

落差太小，或者太大。 太小，就淹在日常的杂音里，一千只表里有一只偶尔重启，谁都当它是运气。太大，大到一个人的力气、一个组的场都接不住，人就会本能地把它往外推。三十七张单子要是三千七百张，这件事就不会落在一个测试工程师的工位上。它会变成一场公司的危机，换一套接法。

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一年里丢了工作、家里又有人病倒，落差一下子大到接不住。这时候人往往不是“困而后作”，而是整个人发木、发空，什么也做不动。这不是软弱，是落差远远超过了手头的动能和身边的场。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去对缝做功，而是先把力气和托着的人找回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所以落差是驱动，可驱动不是自动。它像一道水位差：有高差，水才有可能推动叶轮；可要有水车，要有人把水车架上去，要有一条渠把水引过来。

到这里，可以把本书的第一条升维命题正式说出来。它是本书依前九个现场推出的候选说法，放在这里，是因为一切都从这一站起步。

本书提出：任何符号的一生，都可以放在这条周期上看——对不上 → 做功（耗动能、靠势能）→ 结晶（建内能）→ 迁移（三界之间）→ 固化（偶像／石心）→ 熔开 → 再结晶。不是每个符号都走完每一站，有的停在结晶，有的停在固化；可是没有一个符号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直接结晶。九个现场是同一周期在不同阶段、不同尺度上的特写。

这条周期里，本章讲的是头两站。它们的分量，在“可是”后面那半句：没有一个符号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

这半句是可以被推翻的。你只要找到一个符号，它在一个地方稳稳地结晶了；前面却找不到任何对不上，没有人付过力，也没有场托过。这样，这半句就不成立。上一章那位游客手机里的“全本”，看上去像是一个反例：他什么也没付，却“有了”一部《周易》。可它恰好不是。他有的是一份形状，不是一个在他身上结晶的粒子。

先借第十节要细讲的那条“低电量插充”的用例，沿着周期走一遍，就能看出每一站各在哪里。

对不上：晚上九点扎堆的返修单，碰上了写着“常温、不接充电”的规范。做功：三个晚上，三百多次插拔。结晶：一条有名字、有数值的用例，一个看时间戳的新手法。迁移：用例写进规范，从她手上到了全组手上；手法从她身上，到了罗颖的组会上。

后面三站，还没有到。也许五年后，这条用例会被当成不许动的老规矩，没人记得它为什么在那里——那是固化。也许哪一代新手表换了电源方案，这条用例对不上新的现实，被拆开重写——那是熔开与再结晶。

这些站，第 5 到第 7 章会一站一站讲。本章只守住头一站：没有那二十九张扎堆的单子，后面的一切都不会有。

◆八、一个组怎样托住一道缝

落差在谁身上做功，也要看在哪个尺度上。

孔令仪那一晚，是一个人在付力。可那三十七张单子为什么躺了一个多月，答案不全在她身上，也在她所在的那个组身上。

那个组有一个说不出口的习惯：用例全绿就是好消息，返修单是售后的事。这不是谁定的规矩，是几年里一次次评审、一次次表扬沉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共同体身上的自我符号。在这样的场里，“无法复现，关闭”写起来最顺手。

后来罗颖在组会上讲的那十分钟，改的正是这张场。从那以后，组里谁的单子写了“原因不明，保留”，周会上会被专门拿出来问一句：“这一条，两头各是什么？”一道缝有了一个被接住的地方，后来的人就不必每次都靠一个人熬三个晚上。

一个人的结晶，升成了一群人的做法；一群人的做法，又托住了下一个人的结晶。本书在后面会把这叫作尺度之间的回写。

再往大处，同样的结构也在。第 3 章里碑林那部石经，起头的缝是千百个抄本对不上一部经。那是一个文明尺度上的落差：付力的是一个朝廷，托着它的是整个科举与儒学。缝大小不同，付力的方式不同，那一条“先有落差、再有做功”的次序没有变。

◆九、预期结果要先写

做测试的人，入行第一年都会被前辈敲打一件事：预期结果要先写。

一条用例，先写清楚“在这个条件下，应该看到什么”，然后再去跑。顺序反过来——先跑，看到了什么，再回头写“预期就是这个”——那么不管测出什么，这一条都会“通过”。测试就成了一面只会点头的镜子。

这一行还有一句老话：“我测过了”不算数，“在什么条件下、预期什么、实际看到什么”才算数。一个说不出预期的测试，测得再多，也只是在走过场。

计算机科学家迪杰斯特拉说过一个意思，在测试这一行流传很广。测试能证明程序里有错，却永远证明不了程序里没有错。他 1972 年领图灵奖时的演讲《谦卑的程序员》里，也讲过这个意思。测试的价值，在它能找出对不上；而要找出对不上，“应该是什么”必须先立在那里，不能事后挪。

本书的说法，也要守同一道闸。

“对不上推动发生”，如果事后去讲，几乎总讲得通。看到任何一个新东西，都可以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一道缝。”这样讲下去，这套说法就永远正确，也就什么都没说。

所以用它的时候，顺序必须和写用例一样：先在材料里指出那道缝，再谈它逼出了什么。 指不出来，就老实写“指不出来”。

还要防另一头：把一切新东西都说成“对不上”的结果，连那些找不到缝的也硬塞进去。下一节孔令仪那三十七张单子里，有八张后来怎么也归不到那个规律里。它们就留在那里，写着“原因不明”。这八张，是这套说法必须容得下的东西。

把对不上做成一套制度，让它能被事先指认、被别人复核，科学比测试做得更早、也更彻底。这一层，详见书九。

◆十、晚上九点扎堆的返修单

回到周五那一晚。下面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例子走一遍。

先指那道缝。

孔令仪在草稿纸上记的，是三十七张返修单里，死机发生的时刻。后台日志里，有设备最后一次正常上报的时间，也有重启后第一次上报的时间。夹在中间的，就是死机的时刻。

她记完，数了一遍：三十七张里，有二十九张，死机落在晚上九点到十点半之间。

这道缝，是在任何解释之前就看得见的。它不靠谁的理论，它就是数字扎了堆。一只表要是随机地坏，它不会挑晚上九点。

两头各是什么，也清楚了。理念一头，是测试规范：常温，电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不接充电器，连续运行七十二小时。现实一头，是那二十九只表：它们偏偏在晚上九点出事。规范测的那个世界，和孩子手腕上的那个世界，在“九点”这一处碰上了。

再看自我那个角。

她看着“九点”这两个字，想起了表姐家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每天晚上九点前后写完作业，表姐就让他把手表摘下来，插上充电器。插上以后，家长那头的手机会收到一次定位。

这个画面，不是她查出来的。它是她身上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一个当了五年测试工程师、又常去表姐家吃饭的人，身上沉下了这个画面。它在那一刻被理念和现实的落差拉了出来。

再看功是怎么做的。

周六、周日和下周一，三个晚上。

第一晚，她照着规范之外的条件去搭：电量放到百分之十几，插上充电器。插了一百次，没有一次重启。功做了，什么也没出来。

第二晚，她去找老工程师鲍文杰。鲍文杰在公司八年，做过三代电源。他听完，没有先给答案，只问了一句：“插上充电器的那一下，表里还有什么在同时动？”

这一问，是场在拉她。鲍文杰后来跟她说，他问这一句，是因为想起了好几年前的另一款产品。插上充电口的那一瞬间，有一股冲击电流，把旁边一个模块弄得时好时坏。那一回他查了两个星期。他的那两个星期，此刻成了她第二晚的势能。

她回去查了日志：插上充电器以后几秒，表会做两件事——打开定位，然后用移动网络把位置发给家长。两件事都要用电，而且都很猛。

第三晚，她把三件事叠在一起：低电量，插上充电器，同时触发定位和上报。两百次里，表重启了十一次。示波器上看得见：那一瞬间，供电的电压往下一沉，沉到了处理器自保的那条线以下，处理器就自己复位了。

缝的两头，终于在一个看得见的波形上碰到了一起。

再算这一趟的能量账。

动能：三个晚上，三百多次插拔，一次一次改条件、看波形。旧的想法——“死机是软件的事”——被拆开，新的连接一条一条接上：充电、定位、上

报、电压、复位。第一晚的一百次一无所获，也算在动能里。没有那一百次，第二晚那一问就落不到实处。

被拆开的那个旧想法，也不只是她一个人的。组里几年来都默认，偶发死机多半是软件的毛病，硬件测试只管条件内的事。这个默认很牢，拆它很黏手。她第一晚只敢改电量和充电，不敢碰"并发"，就是这份黏性在拖着。

势能：实验室的程控电源和示波器，后台八年的日志系统，鲍文杰脑子里那几个旧案子。还有表姐家晚上九点的那一幕。这张网把她往"插上充电器的那一下"拉。没有它，三个晚上很可能落在别处。

再看落下来的是什么。

先是规范里多了一条用例：低电量插充，并发定位与上报，连续两百次，零重启。它有了名字、有了数值，能交给任何一位新同事。电源组随后调了启动的先后，让定位和上报错开几秒。

还有一样，没有写进任何文件。从那以后，孔令仪拿到一摞返修单，第一件事是把时间戳排出来，看它们扎不扎堆。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她。

至于剩下的八张单子，它们的时刻散在一天里的各个钟点，用三个晚上找到的那个机制，解释不了。她把它们单独列了出来，结论栏里写的不是"无法复现，关闭"，而是"原因不明，保留"。

最后看前后两种结论有什么不同。"无法复现，关闭"，是抹平：它宣布落差不存在。"原因不明，保留"，是留着：落差还在，只是这一回还没有力气、还没有场，去对它做功。前者让一道缝消失，后者让一道缝等着。

◆十一、她的已知问题清单

三周以后，第三代手表上市。新加的那条用例，在出厂前又拦下了一批电容有问题的板子。

罗颖在组会上把那份全绿的报告和那张三十七条的返修表放在一起，讲了十分钟。前面说过的周会上那一句追问，就是从这十分钟开始的。

孔令仪自己的电脑上，从那以后多了一个文件，名字就叫“已知问题清单”。里面不全是手表的事。有一条是：每次和父亲通电话，聊到第五分钟总要不欢而散。有一条是：报了半年的书法班，字一直没有长进。

她没有急着去解决它们。她只是一条一条写下来，写清楚两头各是什么，在哪一处碰上。

写到父亲那一条，她停了很久。两头各是什么？一头是父亲嘴里的“稳定工作”，一头是她自己这五年在深圳过的日子。碰上的那一处，是每次电话里那句“什么时候回来考个编”。写清楚以后，这一条还是没有解决。可那份不欢而散，第一次在纸上显出了它的样子：不是两个人的脾气，是两张网在同一句话上拉扯。

你身上大概也有这样一份清单，只是没写下来。有些条目，你早已在心里写了“无法复现，关闭”：那次吵架是因为太累，那个工作不顺是因为运气。

不妨挑一条，把结论改一改，改成“原因不明，保留”。再问自己三句：两头各是什么？它们在哪一处碰上？我现在有没有力气，身边有没有一张网，能托着我去对它做一回功？

新东西，只从那样的地方长出来。

带 走 的 话

差别处处都有，落差才推动发生；对得上就没有新东西，有了落差也要有人付力才有。

两 行 小 账

· 黑格尔让矛盾成了动力，却让它自己会走；本书把门开到能量账上：落差是驱动，做功还要动能与场。

· “无法复现，关闭”——一道还在的缝，被一句话宣布成了早已对上的事实。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真正学会一样东西，前面那道缝是什么？两头各是什么？

2 你心里有没有一条“无法复现，关闭”的旧事？如果改成“原因不明，保留”，会有什么不同？

3 你身上的哪一个习惯，曾经被一条新规矩逼着，长出了一件新器物、一个新做法？

第 5 章

结晶与迁移

这一章的问题：邱德华写在收据背面的七条句句是真的，为什么覃家乐照着开车还是差一点，手上的本事怎样才走得过去？

◆一、写不下来的那张收据

晚上十一点，大巴窑一家咖啡店的风扇转得很慢。

邱德华六十四岁，开德士三十一年。他夜班开到一半，把车停在路边歇一会儿，坐在靠街的位子上，一杯咖啡乌，一碟烤面包。对面坐着覃家乐，二十八岁，三个月前辞了物流公司的工，开起了私召车。

邱德华三十三岁那年，做了十年的电子厂关了门。他去考了德士执照，本来只打算开一两年，找到别的工再说。一开就开到了今天。头一年，他常常在后视镜里看见乘客皱眉头：走错了道，绕了远路，被人当面说“你是新来的吧”。

覃家乐是邱德华老邻居的儿子。他今晚是来讨教的。

“邱叔，我手机导航一样开，平台派单一样接，为什么一天下来，你比我多跑三成？”

邱德华笑了一下，没答。他想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油站的收据，翻到背面，拿笔开始写。

写得很慢。

一、下大雨，先别往中央商业区钻，去乌节路那几座商场门口等。

二、星期五傍晚六点以后，樟宜机场的单子不要贪，回城那一段会塞死。

三、礼拜天早上，去几座大教堂附近绕一绕。

……

写到第七条，他停了笔。

他想写的是另一件事：有时候开在路上，前面看着还空，他的脚已经先松了油门，换到旁边那条道。十次里有八次，过两个路口，前面就堵了。他说不清是看见了什么。也许是前面几辆车的刹车灯亮的节奏不对，也许是某个路口的行人比平时多。

这一条，他写了半句，又划掉了。

他把收据推过去。覃家乐看得很认真，一条一条点头，说："懂了，懂了。"拍了张照，存进手机。

一个星期以后，覃家乐在电话里说，照着做了，下雨那条有用，别的好像不太灵。"邱叔，你写的是对的，可我照着做，就是差一点。"

邱德华挂了电话，坐在车里想了很久。

那张收据上写的，句句是真的。可他手上的东西，好像没有跟着那几行字一起走过去。到了覃家乐那里，它们成了七条规矩；在他自己身上，它们不是规矩，是一样整个的东西，三十一年一点一点压出来的。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两件事：那样"整个的东西"是怎样压成的；它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的时候，为什么总要掉一点、换一点。

前一件，叫结晶。后一件，叫迁移。

◆二、一块茶饼是怎样压成的

邱德华的老同行杜金水，七十岁，退休好些年了，爱喝普洱。他的柜子里放着几十块茶饼，有的已经存了二十年。

一块普洱茶饼，原来是一堆散茶叶。蒸软了，装进布袋，压在石模底下，压成一块圆饼。压好以后，它可以放很多年，可以一块一块地包好、寄到很远的地方。要喝的时候，用一根茶针撬下一块，冲开，叶子在水里又一片一片舒展开来。

杜金水常说一句老茶客的话。有的饼压得太紧，叫"铁饼"，茶针都难撬进去；放上多少年，转化都比松一些的饼慢。

本书借这块茶饼，说清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话：

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这句话里，压缩是过程，粒子是结果。不是两样东西，是一件事的两头。

先说“压缩”。原来散着的、互相缠着的许多东西，被压到一起，成了一个整块。邱德华身上那样东西，原来是什么？是三十一年里成千上万趟车：哪一天下雨，哪个路口堵，哪个商场门口有人招手，哪一回走错了道、白跑了二十分钟。这些东西本来是散的，一趟一趟地缠在一起。一趟一趟的车跑下来，它们被压到了一处，压成了他脚下那一下“先松油门”。

压缩不等于记住。

邱德华记不得三十一年里的绝大多数车。哪一年哪一天在哪个路口堵了多久，他早忘了。要是把每一趟都录下来，那是一座档案馆，几万个小时，谁也翻不完。可那一下“先松油门”不是档案馆。它把几万个小时里的细处大半扔掉了，只留下它们之间那几根最要紧的连接。刹车灯的节奏、行人的多少、钟点、天色，缠成一团，一下子就能用。

存档是一样不少，压缩是扔掉大半、留下缠得最紧的那一点。所以压成的东西小，却比档案馆好用；也所以，它说不全。

再说“一次次”。茶饼只压一次。符号不是。邱德华那样东西，是每跑一趟就再压一层。今天下雨，乌节路果然客多，这一层就压得更实一点；哪一天乌节路客少，他心里愣一下，那一层就松开一点，重新压。用一次，被对不上逼一次，就再压一层。这就是回写。

再说“可返回”。这三个字是边界，不能省。

一块好茶饼，撬得开，冲得开，叶子还能舒展。一个好的符号也是这样：一道新的对不上来了，它能被解开，按新的情形再压一遍。邱德华三十一年里，城市改过好几次：新的高速公路，新的地铁线，整片整片的旧区拆了重建。每一次，他身上那样东西都被解开过一部分，又重新压了一回。

压得太死、解不开的，就是铁饼。一个符号压到再来什么对不上都撬不开，它就不再是活的粒子，而是固化了。凝在对象那一头，叫偶像；凝在自己这一头，叫石心。这是下一章的题目，这里只记下它的位置：它是“可返回”的反面。

最后，压缩要付力。

每压一次要付的那份力，就是动能。邱德华每一趟车都在付：盯路面、记路口、走错了要认、认了要改。压出来的东西压得多密、多难拆开，就是内能。三十一年压出来的东西，内能极高，不是一句“导航说走这边”就能拆开的。

覃家乐手机里那张收据的照片，是一个别人压好的包。它没经过他自己的手。包里的东西是真的，可它在他身上，还没有压成什么。

◆三、三条判据，一条一条筛

一样东西，怎样才算压成了粒子？本书用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

三条要分开讲，因为它们常常只满足一两条。

稳定，是能一次次地重复出现，不随一次用过就散掉。

邱德华那一下“先松油门”，三十一年里出现过成千上万次。今天在泛岛高速上会，明天在乌节路上也会。它不因为某一天没堵车就消失。

相比之下，“今天好像人特别多”这种一次性的感觉，就不稳定。它来了，走了，明天未必再来。

整体，是拆开就不再是它。

那一下“先松油门”，不是三四个小判断加起来的。你把它拆成“看刹车灯”“看行人”“看时间”，每一样单拿出来，都不是那一下了。邱德华自己也拆不开，所以那半句写了又划掉。

收据上那七条，倒是一条一条可以拆开的。拆开了，每一条还是它自己。这说明它们是七个小的形状，不是一个整的粒子。

独立，是能离开它发生的地方，被带到别处去。

邱德华早年开早班，后来改开夜班。夜里的城市和白天不一样，可他身上那样东西跟着他到了夜里，照样起作用。它离开了生成它的那些早晨，到了晚上还站得住。

导航软件给的那条路线，就不独立。它是这一刻、这一个起点、这一个终点算出来的。换一个时刻，它就要重算，它带不走。

“独立”不是说它跟什么都没关系。邱德华那样东西，离了新加坡的路，一样不灵；他去过一次吉隆坡，开朋友的车，照样手忙脚乱。独立说的是：它能离开生成它的那一趟一趟具体的车，到一个它没见过、却同类的处境里站得住。它不黏在某一个早晨上。

把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筛一筛：

筛的东西	稳定	整体	独立	算不算一个粒子
邱德华那一下“先松油门”	三十一年反复出现	拆开就不是它	早班带到夜班照样灵	是，自我界的粒子
“今天好像人特别多”的一闪念	来了就走	说不上	带不走	不是
导航给的这一条路线	下一刻就重算	是一整条	离开这一刻就失效	不是，是一份即时的形状
收据上的七条	写下来了，能保存	七条可以拆开	能拍照带走	是七个小形状，还不是一个整的粒子
“下雨去乌节路”这一条	多年灵验	是一整条	别的司机也用得上	是，已经迁到了理念界
路口地上的黄格子	画在那里多年	一个整的标记	全岛各处一个意思	是，现实界的粒子

表里最后两行，要往下一节接。“下雨去乌节路”这一条，原来也只在邱德华身上，后来司机们彼此传，成了一句大家都懂的话。黄格子原来只是交通法规里的一条，后来画到了路面上。它们都换过一次“界”。

三条判据还有一个用处：它让“结晶”这个词不再是一个比喻。

说一样东西“结晶了”，不是说它看起来很漂亮、很完整，而是说它过了这三关。过不了，就老老实实说它还是形状、还是信息、还在正在成形的路上。

三条判据还把这套说法放到了一个可以出错的地方。上一章说，没有一个符号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直接结晶。有了三条判据，这句话就能拿去查：找一样东西，它稳定、整体、独立，三关都过了，可是往前追，找不到任何一次对不上，也找不到谁为它付过力。找到了，这条说法就得改。

邱德华那一下“先松油门”，追得到头一年后视镜里那些皱起的眉头。覃家乐手机里那张收据，整体这一关就过不了。到今天为止，本书还没有找到那样一个反例；找到了，要老实记下来。

◆四、积、习性与轮扁的手

“一次次压成一样东西”，这件事前人看得很早，也看得很深。先把他们对的地方写足。

荀子讲“积”。 《劝学》里那几句，很多人背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后面还有：“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对在哪里？他看出一样整的东西，是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山不是一次堆成的，德也不是一次修成的。而且积到一定的时候，会出来一样原先没有的东西：“风雨兴焉”“蛟龙生焉”。量积够了，冒出来的是新的质。

《劝学》里还有一句更要紧的：“真积力久则入。”不光要积，还要真积；不光要积，还要用力、要久，才“入”得进去。积要付力，这一层荀子说出来了。

这和“一次次压缩成粒子”几乎是一个意思。邱德华三十一年的车，就是积土；那一下“先松油门”，就是积出来的山。

亚里士多德讲“习性”。 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开头有一个很出名的意思：人不是天生就公正、就勇敢的；我们做公正的事，才成为公正的人；做勇敢的事，才成为勇敢的人。德性是一种稳定的品质，希腊文叫 hexis，中译本多译作“品质”，本章取“习性”这个家常的叫法。它是一次次同样的行动沉下来的。弹琴的人也是这样，弹得多了，才成了弹琴的人。

亚里士多德对在哪里？他把“一次次的行动”和“一个稳定的品质”连在了一起，而且看出这份品质一旦成了，就不容易变。好的不容易丢，坏的也不容易改。这正是本书说的稳定与内能。

庄子讲轮扁。 《庄子·天道》里，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做车轮的轮扁在堂下砍木头。轮扁放下工具上来问：您读的是什么？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轮扁说，那您读的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要他说出道理来。轮扁就讲自己的手艺："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他的意思是：砍轮子，慢了，榫头松而不牢；快了，涩而装不进去。不慢不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嘴上说不出来，可其中自有分寸。我没法把它讲给我儿子明白，我儿子也没法从我这里接过去，所以我七十岁了，还在这里砍轮子。

这一段，几乎就是邱德华那张收据的古本。

庄子对在哪里？他看出有一类东西长在手上、应在心里，说不出来，而且说不出来不是因为人笨，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在话里。拿话去装它，装出来的只是"糟粕"。

二十世纪的波兰尼讲"默会"。他在《默会维度》（1966）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大意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他举过认人脸的例子：你能在一千张脸里认出一个熟人，可你说不清是凭哪几样认的。骑自行车、游泳，也都是这样。

波兰尼对在哪里？他把轮扁的意思带进了现代的知识论：这种说不出来的知道，不是知识的边角料，而是知识的底子。连科学家做研究，也是靠着一大片说不出来的东西，才说得出那一小块来。

中国人还有一句更家常的话，出自欧阳修的《卖油翁》。陈尧咨射箭十中八九，很得意；一个卖油的老翁只是微微点头。老翁拿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住葫芦口，舀一勺油，从钱孔里滴进去，钱一点不湿。他说："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手熟"两个字，说的就是压实了。一勺油，一个钱孔，倒了千万遍，倒到手上自己有了分寸。卖油翁对在哪里？他不把这份本事说成天分，说成一次次压出来的。他停在哪里？他只说到"熟"，熟了以后这份本事能不能走到别处、走过去要付什么，他没有说，也不必说。

五位前人，从五个方向，摸到了同一样东西：一次次积下来、压下来、长在身上、说不全的整块。

◆五、他们停在了一界之内

几位都对，可都停在同一处。他们看见了一样东西在一个地方压成了；却没有去问，它离开那个地方以后会去哪里、怎样过去。

荀子的“积”，积成的是一个人的德、一个人的学问。积成以后，它怎样从一个人身上走到一部礼书里，又从礼书走到一座宗庙、一套器物上？他讲礼的时候讲过很多，可没有把它当成同一件事的另一半来讲。

亚里士多德的习性，长在灵魂里。一个人的德性怎样变成城邦的法律，法律又怎样刻在石头上、又怎样回到下一代人的身上，这条线他没有接。在他那里，先有一个灵魂，习性是这个灵魂获得的品质。

轮扁看得最真切，也停得最干脆。他说“不能以喻臣之子”，话传不过去，就到此为止了。可他没有看到：话传不过去，不等于没有别的路。他儿子要是在旁边砍上十年轮子，手艺照样会到儿子手上去，只是走的不是话那条线。轮扁看见了一条线是堵的，就以为整个是堵的。

波兰尼把知道分成说不出的和说得出的两层。他的两层都在一个知道者身上，他也没有去算，从这一层到那一层，要付多少力、会掉多少东西。至于那些根本不在任何人身上的东西——路面上一道黄格子、一座收费闸门——不在他的视野里。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粒子压成了，还要走；它在三界之间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另一界重新压一次。

◆六、三界之间有六条线

三界是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两两之间各有来回两个方向，一共六条线。

小路画上地图、戒律练成习惯那一类最早的例子，详见书二。这里全用邱德华这座城市里的东西来走一遍。每一条线，先指出逼它迁移的那道缝。

第一条：现实到理念。 一样在世界上的东西，被说成一句话、一个名字、一个概念。

新加坡有一条路叫“旧机场路”。那一带早年有过一座加冷机场，1937 年启用，1955 年迁去了巴耶利峇。旧跑道那一带的路，从此就叫了旧机场路。

缝是什么？现实里那一片地方已经变了样，可住在那里、开车经过的人，还得有一个能马上互相听懂的叫法。于是一处现实的旧样子，迁进了一群人的话里，又写上了路牌，成了一个理念符号。它离开了那座机场，在话里活得比机场还久。

第二条：理念到现实。 一句话、一条规则，被做成路面上、街边上的一样东西。

黄格子就是这样来的。交通法规里有一条：路口要是出不去，就不准开进去停在当中。这是理念符号。缝在哪里？法规写得清清楚楚，路口照样被车堵成一团——条文和路面对不上。于是这条规矩被画到了地上，成了一个黄色的格子。从此它不必有人去念，它自己站在那里。

第三条：理念到自我。 一条规矩，被练进身体，成了不用想的习惯。

邱德华当年考德士职业执照，要上课、要考试。课本上写着：人行横道前后画着锯齿线的路段，不得停车上下客。头几个月，他每次停车前都要想一下。缝在哪里？课本上的规矩，和他手脚原先的习惯对不上，他被罚过一次。后来就不用想了，车头一靠近锯齿线，手脚自己就不往那里停。规矩沉到了他身上。

第四条：自我到理念。 身上的东西，被说出来，成了一句别人也能用的话。

“下雨去乌节路”就是这一条。它原来只在几个老司机身上，后来在咖啡店里、在司机的聊天群里一遍遍地说，成了一句口诀。缝在哪里？新司机的空跑，和老司机的满载对不上。新司机要问，老司机要答，答着答着，一样长在身上的东西就有了一个说法。

第五条：自我到现实。 身上的习惯，造出了一样世界上的东西。

邱德华车里，挡风玻璃下面贴着一张他自己用胶纸封好的小卡片，上面是全岛几十个邮区编号对应的大致地段。乘客报一个邮编，他扫一眼就知道往哪边开。缝在哪里？他身上记的是地段，乘客嘴里说的是邮编，两样对不上。他就把身上那张图，做成了一张贴在车里的卡片。那张卡片磨得发白，换过三次。

第六条：现实到自我。 世界上的东西，一遍遍地练进身体。

他每天要过一条很长的高速隧道。三十一年开下来，隧道里哪一段微微往下、哪一段转弯，他的手早就知道了。一个新司机进隧道，眼睛要一直盯着；他进去，肩膀是松的。缝在哪里？头几次进隧道，他的手按平地的习惯去打方向，和隧道那道弯对不上，车身有一点飘。飘了几回，弯就进了手里。

六条线摆在一张表里：

迁移方向	逼它的缝	邱德华城里的例子	迁过去以后在新的一界要重压什么
现实→理念	地方变了，人还得互相听懂	“旧机场路”这个路名	一群人要反复说，叫法才稳
理念→现实	条文写着，路口照样堵	路口的黄格子	要画、要补漆、要执法，地上的标记才立得住
理念→自我	课本规矩和手脚习惯对不上	车头不往锯齿线边停	头几个月一次次想、一次次被罚
自我→理念	新司机空跑，老司机满载	“下雨去乌节路”的口诀	要在许多人嘴里说过，才成一句通用的话
自我→现实	身上记地段，乘客报邮编	车里那张邮区卡片	要做出来、用旧、换新
现实→自我	平地的手感进不了弯道	隧道里松着的肩膀	要一遍遍地开

表的最后一列，是这一节要说的判断：

迁移不是搬运。一个粒子走到另一界去，是在那一界里重新压一次。

收据上的七条，就是一次自我到理念的迁移。它走过去了，可走到纸上的，只是那样东西的一个形状。到了覃家乐手里，这个形状还要再走一次理念到自我的线，在他身上重压。这一次压，谁也替不了他。

所以每一条线都要付能量。一条规矩画到地上，要漆、要人、要年年补；一个习惯说成口诀，要许多人说了又说；一张图做成卡片，要做、要磨旧、要换。没有一条迁移是免费的。

还有一件事要记下：迁移时，有东西会掉，也有东西会多。

“下雨去乌节路”成了口诀，掉了邱德华身上的那些细处：哪座商场门口的人最多、雨下到第几分钟最好等。可它也多了一样他身上原来没有的东西。它能被几百个司机同时用，还能被他们一起修正。有人说“其实去滨海湾也行”，口诀就又长了一点。

一个粒子迁到另一界，不是复印了一份，而是在新的地方长成了一个亲戚。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的亲戚。母亲做菜放盐，从来不用勺子量，抓一撮就准，那是她身上的东西。你结婚以后，照她说的“一小撮”做，总是咸。后来你买了一把小小的量勺，挂在灶台边上。那把量勺，就是她手上那一撮，走自我到现实的线，在你家厨房里长成的亲戚。它不如她的手准，可它能挂在那里，谁做菜都能用。

六条线走得也不一样快。理念到现实，有时一夜就够：一条新规定出来，第二天早上路口就画好了线。现实到自我，往往要几年：一道弯进到手里，得开上几百遍。快的线常常走得浅，慢的线走得深。一条规矩画到了地上，司机们的手脚还要很久才跟得上。

还有一层：每走一条线，都会回写它出发的地方。“下雨去乌节路”成了口诀以后，邱德华自己再遇到下雨，心里会先冒出这四个字，然后才是手脚。话回过头来，把他身上那样东西又压了一层，也压掉了一点原来的细。一个粒子走出去，它出发的那一界，也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所以六条线不是六个格子，东西放进哪一格就待在哪一格。它们是一张来回不停的网。

◆七、压不成的几种样子

讲了怎样压成，也要讲怎样压不成。三条判据，正好对着三种压不成。

压不稳。 东西压了一下，没有再压第二下、第三下，它就散了。

覃家乐开车头一个月，有一天在一家医院门口一连接了三单，心里记下了：“医院门口好。”后来去了五次，五次都空等。那一次的好运没有被再压一层，它就停在一个念头上，没有成形。不是那个念头错了，是它只压了一次。

压不整。 东西压到了一处，却还是一块一块的，拆开了每一块还是它自己。

收据上的七条就是这样。七条都对，可它们彼此不缠。哪一条用得上，用哪一条，七条自己不会告诉你。邱德华身上那样东西之所以是一个整体，是因为三十一年里，这七条和另外几百条说不出来的东西，一次次在同一趟车里缠在一起。它们是被一起压下去的。

压不走。 东西压成了，却离不开它生成的那块地方。

杜金水退休前跟邱德华说过，他开了二十几年，只在东部灵。东部的每一条巷子他都熟，一到西部的工业区，他就跟新司机一样。他东部那样东西是稳的，也是整的，可它不独立：离了东部，它就不成立。严格说，它是一个只在一个场里站得住的粒子，还没有完全结晶。

还有第四种，不在三条判据里，却在那三个字里："可返回"。

压死了。 东西压成了，稳、整、也带得走，可是再也解不开。

邱德华认识一位老司机，比他早入行十年。导航刚普及的那几年，这位老司机坚决不用，说"我闭着眼都比它准"。头几年确实比它准。后来城里新修了几条路、拆了一片旧区，他心里那张图对不上了。别人跟他说那边改了，他不信；乘客给他指路，他不听。他那张图压得太密，压成了铁饼，什么对不上都撬不进去。这一类，是下一章的事。

把这四种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条：压成一个粒子，要压很多次，要压到彼此缠紧，要压到能离开原地；可又不能压到再也解不开。

太松，是一锅粥；太死，是铁饼。粒子在两头之间。

用三个大白话词说，散茶是一锅粥，在模子里一次次压的那一段是正在成形，压好的饼是定型。一个活的符号，定型了还能回到正在成形；一块铁饼，定型以后就回不去了。

还有一种压不成，是压得太急。覃家乐开车前，报过一个三天的"网约车速成班"，老师把全岛的热门地段、高峰时段讲得清清楚楚。三天过完，他记了满满一本笔记。可三天只够压一层，压不出缠紧的东西。笔记里的每一条都对，开起车来，它们一条也不会在该出来的时候自己出来。

还有一条，是上一章讲过的那条周期在这里的样子：每一种压不成，都能追到前面两站上去。压不稳，往往是对不上只来了一次，后面没有接着来。压不整，往往是做功的时候只付了零碎的力，从没有在同一处连着付。没有一个粒子是绕过对不上与做功，直接压出来的。

◆八、一座收费闸门的一生

最后走一个完整的例子。它在邱德华这座城里，横跨三界，六条线差不多都走到了。它也是邱德华三十一年里，从一开始就绕不开的东西。

先指那道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新加坡市中心的早高峰越来越堵。汽车一年比一年多，进城那几条路，早上一到八点就挪不动。1962 到 1973 年，私家车平均每年多出近一成。到 1975 年三月，早高峰进中央商业区的私家车，有四万二千多辆。

缝是这样的：理念上，路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开进去；现实中，人人都开进去，就谁都开不动。两头碰在“早上八点进城这一段路”上，对不上了。

再看逼出了什么。 1975 年六月，政府推出了一套办法。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进入市中心限制区的车，要先买一张通行证，贴在挡风玻璃上；进区的路口有人看着。这是把一个理念——“高峰的路要付钱”——第一次做成了现实里的东西：一张贴纸、一圈路口、几个站岗的人。这是理念到现实的一条线。

再看它在人身上压成了什么。 司机们开始调自己的钟点。有人提早半小时出门，有人改搭巴士，有人绕开那一圈路口。规矩一次次压进手脚和日程，成了“七点半以前进城”这样不用想的习惯。这是理念到自我的线。

再看它怎样换了身体。 1998 年，贴纸换成了电子收费。路上架起一座座闸门，车里装一个小机器，插一张卡；从闸门下开过去，“嘀”一声，钱就扣了。收费按时段变，早上某个钟点前后，价钱差好几倍。

邱德华开德士的头几年，正赶上贴纸换闸门的那一段。他至今记得第一次从闸门下开过去、听见那一声“嘀”的样子。

那些闸门是现实界的粒子。稳定：立在那里二十多年。整体：一座闸门就是一个整的“这里收钱”。独立：全岛各处的闸门一个意思，外国来的司机看几次也懂。

再看它怎样压进了邱德华身上。 早年他有一个习惯，后来别的司机也有。快到一座闸门、离收费换档的钟点还差两三分钟，脚就慢下来；靠边多等一会儿，等过了那个钟点再开过去。没人教过他这么做。是他头几个月被扣了好几次高价，手里的钱和心里的算盘对不上，一次次压出来的。这是现实到自我的线。

再看它怎样进了话里。 那些闸门的英文缩写，成了全岛人嘴里的一个词。“又要扣了”“那边新装了一座”，说的人不用解释，听的人也不用问。一座现实里的钢架子，成了一个人人会用的词。这是现实到理念的线。

再看它怎样从人身上又回到了现实。 司机们的慢脚，乘客们改了的钟点，公司们改了的上班时间，一起回写到了路上。某几个钟点前的车流变稀，某几个钟点后的车流变密。路上车流的形状，被许多人的习惯重新刻了一遍。这是自我到现实的线。

还剩一条：自我到理念。邱德华那个“差两三分钟就慢下来”的习惯，后来成了司机之间的一句口头话。有新司机问起，老司机会说一句：“闸门前看表。”这一句话，是从许多人身上压出来、再迁进话里的。

六条线，一座闸门走了个遍。

最后，看它怎样被解开。 这几年，新加坡开始换一套新的收费办法，用车上的装置和卫星定位来算钱。按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安排，闸门收费到 2026 年底停止；原来那些闸门，要在 2027 年年中以前拆掉或改装。

邱德华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是：那我脚下那一下慢，还有用吗？

这正是“可返回”三个字的考题。闸门那个现实的身体要走了。他身上那个压了二十多年的粒子，要是能解开、按新的收费办法再压一遍，它就是活的。要是解不开，闸门拆了，他的脚还在空地上慢下来，那就是一块铁饼。

他自己说，还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像在说一件和别人有关的事。

把这一趟的能量账算一算。 动能：一代司机一次次被扣钱、一次次调钟点、一次次在闸门前看表。势能：一个城市的交通部门、一套法律、一张越织越密的路网、几十万辆车每天在同一套规矩里来回，托着这一切。内能：几十年压下来，“进城要看钟点”已经压进了一座城市的身上，比任何一座闸门都难拆。

这里能看见个人的粒子怎样升成了一座城的粒子，一座城的粒子又怎样托着下一个新司机身上的结晶。一座闸门的一生，同时是好几个尺度的一生。

还要老实交代一处。司机们那几十年里改钟点、绕路口，不全是闸门逼的。油价涨落、地铁一条条通车、各家公司改上下班时间，都在推。

本书在这里只认那几处能单独指出来的缝。比如贴纸刚推出时进城车流的骤变：限制时段里进区的私家车，半年里从四万二千多辆降到一万一千多辆。还有闸门换档前后几分钟，停在路肩上等收费降下来的车：2023 年，有人在亚逸拉惹高速公路上拍到过一排。指得出来的，才算在闸门的账上；指不出来的，就不往它身上算。

◆九、第二个星期的副驾驶

那张收据之后的第二个星期，邱德华给覃家乐打了个电话：“礼拜六你别开了，坐我的车，跟一天。”

覃家乐坐在副驾驶上，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七点。邱德华没怎么讲道理，就是开。偶尔说一句“你看前面那几辆”，或者“这个钟点，这里会有人出来”。说完也不解释。

中午在一家咖啡店吃饭，覃家乐忍不住问：“邱叔，你刚才在那个路口换道，到底看见了什么？”

邱德华想了想，说：“我也说不准。你下午自己看。”

下午四点多，开过一座闸门之前，邱德华的脚又慢了下来。覃家乐看了一眼手表，差三分钟换档。他笑了，说：“闸门前看表。”邱德华也笑了。

那天傍晚下了一场雨。车到乌节路，覃家乐没等邱德华开口，先说了一句：“这家门口的人比那家多，因为这家的有盖走道短，人要在门口等。”

邱德华愣了一下。这一条，他自己身上有，可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三十一年里他只知道“这家门口人多”，没有往“走道短”上想过。

覃家乐这一句，不是收据上的，也不是邱德华教的。是他坐了一天车，把收据上那一行“下大雨去乌节路”，和眼前那两家商场门口的人，对了一下，对出了一道缝。为什么同一条路上，这家多、那家少？他自己看出了走道的长短。

这一句很小。可它是覃家乐身上压出来的第一样东西。它稳不稳，还要看下几场雨；它整不整、能不能带走，还要看他以后开到别的商场门口时用不用得上。它还在正在成形的路上。可它是他的，是他自己付了一天的力、被一道缝卡了一下换来的。

回去的路上，邱德华说：“那张收据，你还是留着。”

那张收据没有白写。它是一份形状，是一张场。覃家乐那一天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有它，才知道该往哪里看。可真正压出东西的，是那一天，是那场雨，是那两家商场门口不一样多的人。

一个粒子从一个人身上，到不了另一个人身上。它能做的，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帮着压出一个它的亲戚来。

那天晚上收车，邱德华把覃家乐那一句“走道短”想了很久。第二天下雨，他特意去那两家商场门口看了一眼，果然。他身上那样压了三十一年的东西，被一个二十八岁的人撬开了一角，又多压进去一层。教的人身上，也在回写。

这一段经历，也显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邱德华。他后来跟杜金水喝茶的时候说起这件事，说：教人原来不是把东西给出去，是陪着人家被卡一下。

你身上大概也有一两样这样压了很多年的东西：做一道菜的火候，带孩子的分寸，跟某个同事打交道的那一点门道。你可能也试过把它写下来、讲给别人听，然后发现别人照着做“就是差一点”。

差的那一点，不是你没讲清楚。是它要在对方身上，再压一次。

你能做的，是让对方坐上你的副驾驶，陪他被同一场雨卡一下。

带 走 的 话

符号是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压出的粒子；它走到另一界、另一个人身上，都得在那里重新压一次。

两 行 小 账

· 轮扁说手艺“不能以喻臣之子”，关上了迁移这扇门；本书打开它：话这条线堵了，还有五条线，条条要付力。

· “照着收据做就会了”——把一次要在自己身上重压的结晶，收回成了一份可以照抄的现成答案。

想 一 想

1 你身上哪一样本事，是一次次压出来、自己也说不全的？它满足三条判据中的哪几条？

2 你最近一次教别人一样东西，对方“就是差一点”。差的那一点，要在他身上怎样再压一次？

3 你身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压得太死，什么新情形都撬不开它？它是从哪一年开始不再“可返回”的？

第 6 章

固化：偶像与石心的总理论

这一章的问题：墙上擦得发亮的铜牌和门后那句“我这个人就这样”，长得一点不像，为什么卡住一台电梯的样子一模一样？

◆一、铜牌擦得越亮越难办

晚上七点半，南京城南一个老小区的居委会活动室里，灯开得很足。

葛如萍四十七岁，当居委会主任是第九年。她手里捏着一张签名表，三号楼六楼到二楼的格子都签满了，只有一楼那一格空着。

这是三号楼加装电梯的第四次协调会。来了十一个人，椅子不够，有两个年轻人站在门边。五楼的陆子航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孩子一直在扭。

一楼的卞福生没有来。

卞福生七十六岁，退休前是机床厂的钳工。前三次协调会，他都没来。葛如萍去敲过他的门，他不开，隔着防盗门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就这样，谁来都一样。”

这句话她听了三遍，一个字都没变过。

街道的干部也去过一次，带着政策文件，讲了补贴，讲了程序，讲了“少数服从多数”。那一次之后，卞福生连门后的那句话也不说了，屋里电视的声音开得更大。

散会以后，葛如萍一个人在活动室里关灯。

关到最后一盏的时候，她抬头看见了墙正中那块铜牌：“示范社区”。铜牌是六年前挂上去的，同事季红霞每个月擦一次，擦得能照出人影。

挂上这块牌子以后，居委会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出投诉。六年来，月报上的投诉一栏一直是零。

加装电梯是一件一定会出投诉的事。一楼不想装，高层想装，装了以后噪音、采光、出钱比例，样样都会吵。所以三号楼的事，月报上已经写了七个月的“协调中”。

六楼的汪玉珍八十岁，膝盖不好，已经三个月没下过楼了。

那天晚上，葛如萍站在半黑的活动室里，看着铜牌发亮，想到了门后那句一个字都不变的话。

两样东西长得一点也不像。一块是挂在墙上的铜，一句是卡在一个老人嘴里的话。

可是它们让事情卡住的样子，一模一样：什么新情况到了它们跟前，都被弹回去。汪玉珍三个月没下楼，这件事弹不进那块铜牌；电梯能让一楼以外的五户人家下楼，这件事弹不进那扇门。

这一章就讲这种弹回去的东西。挂在外面的那一种，叫偶像；长在里面的那一种，叫石心。

本书要说的是：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三个尺度上都长得一样；它们也不是天生就硬，是被压成这样的。

◆二、前人早就认出了偶像

“偶像”这个词，前人用了几千年。他们认得很准。

先说一部诗篇。 诗篇第一百一十五篇写偶像，写得像一份体检报告：

>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诗 115:4–6）

接下来一句更要紧：

>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 115:8）

这一句把偶像的两头一起说了。一头是被造出来的像，有口不言、有眼不看；另一头是造像、靠像的人，也变得和它一样，有眼不看、有耳不听。

诗人在这里看见的，比后来很多哲学家都多。他看见偶像不只是一个东西，是一种关系：被供奉的那个变硬了，供奉的人也跟着硬。

再说培根。 1620 年，弗朗西斯·培根出版《新工具》。他要给新的科学清场，第一件事就是清点挡在人心前面的“偶像”（拉丁文 idola，通行中译本多作“假象”；本书取“偶像”，好和本章的偶像接上）。他数出四种：

- 种族偶像：人这个物种天生的毛病，比如看见几次巧合就当成规律；
- 洞穴偶像：每个人自己的洞——成长、脾气、读过的书，让各人看世界各有偏斜；
- 市场偶像：人与人交往时用的语言，名字起错了、词用混了，人就跟着词走；
- 剧场偶像：各家学说像舞台上演的戏，演得漂亮，看的人就当成了真的世界。

培根对在四个地方。

第一，他把“偶像”从庙里请了出来。偶像不只是金的银的像，也可以长在心里、话里、学说里。这是一次很大的挪动。

第二，他知道偶像是人自己造的。没有谁从外面把偶像塞进人心；是人的天性、经历、语言和学派，一点一点把它们堆起来。

第三，他的四种偶像，其实已经分出了尺度。洞穴是一个人的，市场是一群人的，剧场是一个学术传统的，种族是整个人类的。培根没有这样说，可是他的分类里已经有了个人、共同体、文明三层。

第四，他开的药方，比他的诊断走得还远。培根要人做实验：不要坐在书房里想自然是什么样，要设一个局，让自然自己来回答。

一次实验，说穿了，就是有意安排一次对不上。你心里以为会这样，你把条件摆好，看它是不是这样。它不是，你心里那个偶像就被碰了一下。培根没有用这个说法，可是他已经把“让新情况进得来”做成了一套手艺。

再说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开头有一节，讲“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大意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在人眼前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一件商品似乎自己就带着价值。他打过一个比方：一张木头桌子，一成了商品，就像从木头脑袋里生出许多古怪念头，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稀奇。

马克思对在一个很深的地方。

他看见偶像可以完全不像偶像。一件衬衫、一张钞票，不在庙里，不受跪拜。可是人对它的态度，和拜物没有两样：它自己就有价值，它自己会涨会跌，人只能跟着它走。

他还看见了一件更要紧的事：偶像有来历，只是来历被藏起来了。衬衫里有织布的人、缝纫的人、运货的人；这些人的手，在价签上一个都看不见。看不见来历，东西就像是本来如此。

最后说尼采。1888 年，尼采写成《偶像的黄昏》，次年出版，副题是“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他在序里说，这把锤子不全是拿来砸的。有时是拿来敲的，像敲音叉一样，敲一下，听它空不空。

尼采对在这里：大偶像往往是空心的。被供得越高的理念，里面越可能早就没有了活的东西，只剩一层壳。你一敲，它发出的是空响。

四家放在一起，偶像的样子已经相当清楚：它是人造的；它会把人变得和它一样；它可以是任何东西，神像、词语、学说、商品；它的来历被藏了起来；它常常是空的。

◆三、心也会被压成石头

偶像挂在外面。还有一种硬，长在里面。

以西结书里有一句应许，后来被无数人引用：

>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石心”这个词就从这里来。

这句经文对在三个地方。

第一，它说心会变硬，而且硬得像石头。石头不是坏，是不进东西：水泼上去，流走了；话说进去，弹回来了。

第二，它说石心的对面是肉心。肉心不是软弱，是活着：会疼，会被碰到，会因为碰到而变。

第三，也是最容易被读漏的一点：石心不是被砸碎的，是被“除掉”、被“换”的。新心是赐下来的，从外面进来。这一节经文没有说“你们要用力把石心敲开”，它说的是另有一个心被给进来。

中国这边，庄子讲过一个很近的词：**“成心”**。《庄子·齐物论》说：

>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

大意是：每个人都拿自己那颗已经长成了的心当老师，这样的老师谁没有呢？是非对错，就从各人的成心里生出来。

“成心”两个字很准。不是坏心，不是私心，是“已经成了”的心——定型了，不再长了，却还在给人当老师。

庄子对在这里：他看见人的判断几乎都不是当场做出来的，是那颗早已定型的心在替人做。一个人以为自己在看事情，其实是成心在看。

还有一位，把这种硬放到了一群人身上：马克斯·韦伯。

韦伯研究过一类现象，他叫它“卡里斯马的常规化”。大意是：一个新的宗教或运动，起初靠的是领袖身上那股非常的热，人跟着他走，不讲章程；领袖一走，跟随的人要活下去，就得把那股热变成规矩、职位、程序。热的东西一步步凉下来，凉成制度。

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还用过一个后来很有名的比喻。他借清教牧师巴克斯特的意思说，对身外之物的操心，本该像肩上一件轻披风，随时可以脱下。可是命运让这件披风变成了一只铁笼。德文原词是“坚硬如钢的外壳”，英译作“铁笼”，中文多随英译。

韦伯对在一个前面几家都没讲透的地方：固化有一条时间的路。

它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生的，也不是谁的坏心造成的。热的东西要传下去，就得被压成可以传的形状；压着压着，就压成了笼子。这条路几乎是每一个活下来的共同体都要走的。

到这里，石心的样子也清楚了：它是定型的心；它把新东西弹回去；它在一个人身上叫成心，在一群人身上叫铁笼；它是一步步凉下来的；而经文暗示，它不是靠砸，是靠换。

◆四、他们停在了同一处

这几位前人看得都很深。把他们排在一起，也能看见他们共同停下的地方。

第一处：偶像和石心被分开讲了。

培根讲心智前面的偶像，马克思讲商品。以西结讲心，庄子讲成心，韦伯讲制度。各讲各的，像几个医生各看一个器官。

只有诗篇那一句“造他的要和他一样”，把两头连了起来。可它是一句诗，没有往下讲为什么一样、怎样一样。

第二处：都只讲拆，不讲压。

培根要“清除”偶像，给心智扫地。尼采拿锤子去敲。庄子要人放下成心，回到齐物。韦伯对铁笼的前景相当悲观，出口在哪里，他只说没人知道。

他们都把固化看成多出来的一层错，像墙上的霉，铲掉就好。

可是，如果一个偶像原本是一个好好的结晶，只是压过了头呢？如果一颗石心原本是在一次很大的对不上里，为了接住那一下才结得那么紧的呢？那么一锤子下去，砸掉的就不只是错，还有当初那次结晶里所有真的东西。

第三处：没有能量账。

为什么有的硬，过几年自己就软了，有的硬一辈子？为什么越用力推，它越硬？葛如萍那几个月看见的正是这个：街道干部带着政策上门，卞福生连那句话都不说了。

前人能描述这些，说不出道理。因为他们手里没有一份账。压一个符号要付多少力，拆一个符号要付多少力？这些力从哪里来，又被用到了哪里？

韦伯摸到了时间，没有摸到能量。马克思摸到了“来历被藏起来”，可他只在商品这一处用它。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五、压死了，就回不去了

本书对固化的说法，要从符号是怎样来的说起。

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这句话里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压：一堆缠在一起的经历、动作、念头，被压成一个可以拿起来、带着走的东西。一个是返回：压成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还能被解开，再压一次。

压缩是过程，粒子是结果。每压一次都要付力；能解开再压，是熔开与再结晶；压死而返回不了，就是偶像与石心。

这一章的全部道理，都在"返回不了"四个字上。

先打一个家常的比方。

很多人家里都有真空压缩袋。夏天把棉被装进去，拿吸尘器一抽，一床蓬松的被子压成薄薄一片，塞进柜顶。到了冬天，拧开阀门，空气进去，被子慢慢鼓起来，还是那床被子。

这是可返回的压缩。

可是如果一床被子在压缩袋里压了七八年，没人动过，拧开阀门，它就不怎么鼓了。棉絮在长年的重压下断了、板了，空气进去也撑不开。它还是那床被子的形状，摸上去却是一块硬板。

这就是压死。

固化不是压得太密，是压得回不去了。

这一句要单独记住。因为很多人一听"固化"，就以为是"太坚定""太结实"。不是。

一个经得起拆的东西，可以压得非常密。一位做了三十年的老裁缝，看一眼就知道你的肩是左高还是右高。她这份眼力压得极密，几十年的手感都在里面。可是来了一个体形特别的客人，她量下来对不上，会停下来，重量一遍，改一改自己的估计。她的眼力连接度很高，却是可返回的。

固化是另一回事。新情况来了，进不去。

把结实和压死放在一起看，差别是这样的：

看哪里	结实的符号	压死的符号
新情况来了	松一下，重看一遍，再收紧	弹回去，或改写成“又证明了”
付出的力气	用来重连、修正	用来擦拭、守住、重复
来历	说得出当初是怎样压出来的	说不出，只说“本来就是这样”
被问“为什么”	愿意讲，讲着讲着可能改	不讲，或只讲一句话
时间久了	越用越熟，也越会变	越用越像原样，越不会变

老裁缝的眼力在左边一栏，门后那句话在右边一栏。两样都很“硬”，硬法不同。

怎样认出一个符号压死了？本书给三条。

第一条：对不上进不来。

一个活着的符号，碰到对不上会松一下：哦，不是这样，再看看。一个压死的符号，碰到对不上，要么弹回去，要么把它改写成“又一次证明”。

卞福生门后那句“我这个人就这样”，就是这种句子。你说什么，它都不回应；你说得越多，它越证明“谁来都一样”。

第二条：力气只用来供，不用来连。

压死的符号还需要人付力，而且常常付得更多。铜牌要每月擦；零投诉要每月守；一句“就这样”要每次有人敲门时重说一遍。可是这些力，没有一分用在重新连接上，全用在维持原样上。

这就是“供奉”的意思。供奉不一定有香火。凡是付出的力只让一个东西更像它原来的样子，就是供奉。

第三条：来历被抹掉了。

一个可返回的符号，身上留着它当初是怎样压出来的痕迹，像一张折过的纸，顺着折痕能展开。一个压死的符号，折痕被压平了。人不记得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就把它当成本来如此。

马克思说商品身上看不见织布人的手，说的就是这一条。诗篇说偶像“是人手所造的”，也是在提醒这一条：人造的东西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东西。

三条里有一条在，就要小心；三条都在，就是固化。

偶像和石心，是同一种压死，落在两端。

一个符号三角里，有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人平常说的“对象”，大多是理念符号和现实符号压在一起的东西——一个名分、一块牌子、一条规矩、一尊像；人平常说的“自己”，大多是自我符号——习惯、身段、一句口头禅、“我这个人”。

对象那一端压死了，叫偶像：一个东西被压到返回不了，人只能围着它转，往它身上付力。

自我那一端压死了，叫石心：一个“我”被压到返回不了，对不上到了身上就弹开，什么也进不来。

两者的能量账略有不同。

偶像的连接度极高，还会把周围人的动能吸过去，用来供奉它。一块铜牌自己不会擦自己。

石心的连接度也极高，可是它不吐动能。它不去连接任何新东西，也不让别人的力进来。门后那个老人，不是在用力抵抗，他只是不动。

它们又彼此喂养。

供奉偶像的人，心会跟着硬，诗篇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反过来，心硬的人，最需要一个偶像替他挡住对不上——“规定就是这样”“祖上就是这样”“我们这里一向这样”。偶像是石心挂在外面的盾，石心是偶像长在里面的根。

那么，一个好好的符号，为什么会压死？

本书看到四条路，都是能量上的路。

第一条路：压得太猛，来不及留折痕。

有些符号是在一次极大的对不上里一下子压出来的。一个人在一次事故之后说“再也不坐船了”。那一下的力量太大，几乎没有时间一层层压，也就没有留下能顺着展开的折痕。它从一开始就是一整块。

这一类常常先是保护。那一下太疼，必须有一个结实的东西立刻把它接住。石心为什么常常先是保护，后来才变成牢笼，详见书八。

第二条路：压的次数太多，方向只有一个。

每用一次，符号就再压一层，这本来是好事，叫回写。可是如果每一次用，都在同一个方向上用，从来没有被一次对不上逼着换个方向，它就只加层，不拆层。

一个居委会六年守着零投诉，每个月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加一层。六年下来，“不出投诉”已经不是一条工作要求，是这个办公室的骨头。

第三条路：包是别人压好的，没经过自己的手。

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常见。

你自己压的东西，你知道折痕在哪里。哪怕压得很紧，到了要解开的时候，你还摸得到线头。别人压好递给你的包，你从来没有打开过，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叠的，也就根本解不开。

所以免费得来的符号，最容易变成偶像。不是因为它不对，是因为对你来说，它天生就是返回不了的。你只能整个收下，整个供着，或者整个扔掉。

第四条路：搬家的时候，折痕没有跟过来。

上一章讲过，符号会在三界之间迁移。一个习惯写成一条规矩，一条规矩刻成一块牌子，一块牌子又练成一群人的动作。

每搬一次家，符号的样子都要换一次身体。麻烦在于，折痕常常留在旧家里。

居委会当年那几年的辛苦，是一段活的经历，里面有一户户人家的名字、一件件具体的难处。它被评上、被刻成铜牌的那一刻，从经历搬进了金属。金属上只有四个字，那些名字和难处没有跟着搬过来。

这块铜牌再从墙上搬回到人身上，变成“不出投诉”这条规矩，又少了一层。连“示范”二字当初示范的是什么，也没有跟过来了。

所以本书提出一个可以拿来查的说法：固化常常发生在迁移之后。

一个符号在原来那一界里，往往还记得自己的来历；搬到另一界，只带走了结果。到了新家，人看见的只是一个现成的、整块的东西，也就最容易把它当成本来就在的东西。

怎么查？一样东西如果已经搬过两三次家，从经历到文字，从文字到器物，从器物到规矩，就要多问一句。它当初的折痕，还有没有跟着？

最后要补一句公道话：固化不是坏，是省力。

一个压死的符号，用起来不费脑子。老人不用每次都重新想一遍要不要装电梯，“就这样”一句就够了。居委会不用每个月重新掂量一遍什么事值得冒投诉的风险，“不出投诉”一条就够了。

在日子平稳的时候，这份省力是真的好处。固化的代价，要等到一次新的对不上真的来了，才显出来：它来了，却进不去。

◆六、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

固化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同样的压死，在一群人、一个文明身上，长得几乎一样。下面按三个尺度，每个尺度各看一个偶像、一个石心。每一处都先找那条缝：是什么新情况进不来。

一个人身上的偶像。

有一户人家，客厅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女儿十八年前的名校录取通知书。

那张纸当年是一次真的结晶。女儿熬了三年，一家人的力气都压在那一页上；它稳定，挂了十八年不褪色；它整体，拆开就不是那一回事了；它独立，亲戚来了、同事来了，指着它就能讲一晚上。

后来女儿工作不顺，辞了职，回家住了半年，想去学做西点。

缝就在这里：一张写着名校的纸，和一个要去面包房当学徒的女儿，对不上了。这条缝谁都看得见。可是家里没人能开口说“换一条路也行”。一开口，墙上那张纸就在那里看着。

那张纸成了偶像。它要人供：每次有人来，都要被提起；它挡住对不上：女儿说什么，父母都先想到那张纸；它的来历被抹掉了：当年那三年怎样熬、为了什么熬，已经没人提了，只剩“名校”两个字。

一个人身上的石心。

卞福生那句“我这个人就这样”，是这一类的样本。

这句话不讲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它把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压成一句，然后关上门。任何对不上到了门口，都被这句话接住、弹回：你说楼上的人下不了楼，“我这个人就这样”；你说有补贴，“我这个人就这样”。

它是石心，不是因为它坚定，是因为它不再回写。一个活着的“我”，每碰到一件事都会被改一点。这一句“我”，七十六年压成，不再改了。

一群人身上的偶像。

居委会墙上那块铜牌，和月报上那个“零”，是这一类。

铜牌本身没有错。它当年是一群人几年做事的结晶，社区里确实有人得到了照顾，老楼确实修了，楼道确实亮了。可是挂上去以后，这群人的力气，慢慢从“把社区的事做好”挪到了“别让这块牌子出事”。

缝就是汪玉珍那三个月。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下不了楼，这件事本来最该进入这间办公室，却被写成了“协调中”。不是谁存心瞒，是“不出投诉”这条骨头，让这件事进不来。

一群人身上的石心。

小区里有一支跳了二十年的广场舞队。领队的话是“我们队就是这样跳的”。

二十年前，这支队是几个刚退休的女工凑起来的，曲子是她们年轻时的歌，队形是她们自己一点点排的。那是一次很好的结晶，一群人有了一个“我们”。

后来新搬来几位六十出头的阿姨，想加几首新歌，想换一个不那么累膝盖的队形。缝出现了：一群新来的身体，和一套老的队形，对不上。

“我们队就是这样跳的”，是一群人的“我这个人就这样”。新阿姨们跳了两个月，走了。这支队还在跳，人越来越少，曲子一首没换。

一个文明身上的偶像。

北宋中期，从庆历新政（1043）到熙宁变法（1069 起），再到神宗死后新法被废，朝廷里有一场断断续续几十年的争论，争的是“祖宗之法”能不能变。

“祖宗之法”当初是一次结晶。宋初的制度，压的是五代几十年里武人割据、朝代更迭的教训：兵权要收，地方要分，文臣要重。它的来历清清楚楚，是一场很大的对不上平息后留下的粒子。

到了北宋中期，财政和边防都出了大窟窿，后来的史家常把它概括为“冗官、冗兵、冗费”。缝出现了：一套为防止割据而压成的制度，和一个养不起兵、打不赢仗的现实，对不上。

这场争论里，主张变法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都各有很深的道理，本书不评谁对。本书只看一件事：当“祖宗之法”被说成“不可变”，它就从一个有来历的结晶，变成了一个来历被抹掉的偶像。人们争的不再是“当年为什么这样定、今天还管不管用”，而是“敢不敢动祖宗”。

后世流传一句据说出自变法一方的话：“祖宗不足法”。有学者认为，这一类“三不足”的说法，多半是反对一方替他们概括出来的。这句话本身，也可以被压成另一个偶像。砸一个偶像的人，手里常常举着另一个。

一个文明身上，“砸偶像”本身也会变成偶像。

拜占庭帝国在八到九世纪有过两轮“圣像破坏”，大约是 726—787 年和 814—842 年。一派要毁掉教堂里的圣像，一派要保护它们，前后断断续续一百多年。

这段历史常被讲成“反偶像”与“拜偶像”之争。可是从固化的角度看，事情更复杂一些。破坏圣像的一方，把“不可有像”这一条压得极紧，紧到要去砸、去烧、去流放。这条规矩本身，在那一段时间里，也被供奉成了不可碰的东西。

这就是第四节说的：只讲拆，不讲压，砸掉一尊，常常又立起一尊。

一个文明身上的石心。

十世纪末，一批北欧人从冰岛航到格陵兰西南岸，开垦定居，养牛养羊，盖教堂。他们在那里住了大约四百多年，到十五世纪前后，定居点消失了。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这样的，最有名的讲法见美国学者戴蒙德的《崩溃》。气候变冷以后，他们仍然坚持欧洲式的放牧、教堂和衣着，不肯向附近的因纽特人学冰上捕猎。“我们是欧洲的基督徒农牧人”这个自我符号压得太死，对不上进不来。

这个解释很合本章的口味，所以本书必须在这里格外小心。

后来的考古研究对它做了不少修正。骨骼分析显示，这些定居者其实吃了大量海豹：到十四世纪，海豹占了他们食物的一半到八成。他们并不是完全不学。他们的离开，也可能和海象牙贸易衰落、人口外迁有关。

所以，格陵兰这条缝，本书只能说“可能有”，不能说“确实是”。如果事后看到一个文明消失，就回头说“一定是它的石心压死了”，这套说法就成了怎么讲都对的说法。找不到缝的确证，就老实说找不到。

把六个样本放在一张表上：

尺度与端	例子	进不来的对不上	力气去了哪里	来历怎样被抹掉
个人·偶像	墙上的名校通知书	女儿要去学做西点	每次来客都要提起	只剩“名校”二字，不提那三年为了什么
个人·石心	“我这个人就这样”	楼上的人下不了楼	一次次重说同一句	七十六年的经历压成一句，不讲理由
共同体·偶像	示范社区铜牌、零投诉	八十岁老人三个月没下楼	每月擦牌、每月守零	牌子当年为什么挂上，变成“别让它出事”
共同体·石心	“我们队就是这样跳的”	新来的膝盖跳不动老队形	守老曲目、守老队形	二十年前为什么这样排，没人再问
文明·偶像	“祖宗之法不可变”	财政与边防的大窟窿	几十年的朝争	防割据的来历，变成“敢不敢动祖宗”
文明·石心	格陵兰定居者的自我符号（存疑）	气候变冷	维持欧洲式生活	缝的确证不足，本书只记“可能”

这张表里，三个尺度的偶像，样子是一样的：一个当初有来历的结晶，被供成了不可碰；三个尺度的石心，样子也是一样的：一个当初有来历的“我”或“我们”，不再让任何东西回写。

不一样的，是时间和力气的单位。一个人的固化，几年就压成；一群人的固化，要十几年、二十年；一个文明的固化，要几代人。一个人付的是自己的力气，一群人付的是成员的手，一个文明付的是一代代的供奉——典礼、预算、朝争、战争。

尺度越大，压得越慢，拆起来也越贵。

三个尺度的固化，还会互相借力。

卞福生那颗石心，单独看，是一个人的事。可是它能那样稳稳地立着，也借了外面的力。居委会六年守着零投诉，三号楼的事一直“协调中”，没有人真的把那条缝摆到桌面上。一个人的石心，躲在一群人的偶像后面，反而更安全。

反过来，一群人的偶像也要借个人的石心。“不出投诉”这条骨头能守六年，靠的是每一位办事的人身上都长出了一句小小的“就这样”。这种事别碰，碰了麻烦，一向如此。

文明那一层也是这样。一条“祖宗之法”能被供几十年，要有成千上万个读书人、做官人身上的“我就是这样被教的”托着；而这些人身上的那一句，又靠着朝廷里那条“不可变”来撑腰。

所以，固化很少只在一个尺度上单独发生。拆一处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另一处在后面撑着。这一点，第 8 章讲三尺度同构时还要回到。

◆七、那台还没装上的电梯

回到南京那个老小区。

第四次协调会以后，葛如萍没有再拿着签名表去敲一楼的门。

不是她想通了什么。是第四次去敲门的那个晚上，她站在门外，听见门里电视的声音一下子开大了。那一下让她停住了：这扇门，她每敲一次，里面就关得更紧一点。

这是一个很小的发现。可是按本章的说法，它很要紧：对着一颗石心用力，力气会变成它的一层壳。

街道干部的政策、补贴、“少数服从多数”，在卞福生那里不是新的对不上，是“又来了”。每来一次，都在证明那句“谁来都一样”。外面的力越大，里面那句话压得越实。

所以第一步，是先找缝。

找缝不能靠猜。葛如萍后来去问的是六楼的汪玉珍。

汪玉珍在这栋楼住了四十一年，比卞福生还早两年搬来。她坐在床边，揉着膝盖，说了一件居委会的档案里没有的事：卞福生的老伴三年前走了。老伴生前在一楼窗外那一小块地上种了五棵月季，每年春天开得满院子香。汪玉珍膝盖还好的时候，每天早上下楼，第一件事是去那几棵月季跟前站一会儿，和卞家老伴说几句话。

加装电梯的井道，按图纸，正好压在那五棵月季上。

缝在这里。

一个理念符号：“加装电梯是好事，大多数人都要。”一个现实符号：井道的混凝土底座，要浇在那一小块地上。一个自我符号：一个老人每天早上拉开窗帘，看见老伴种的花。

三样东西对不上了。“我这个人就这样”，是在这条缝上长出来的一层石头。它护住的不是“反对电梯”，是那五棵月季，和月季后面那个人。

这条缝是事前就能指认的。它在图纸上，在那一小块地上，在汪玉珍的记忆里，不是看到结果以后回头编出来的。

找到缝，不等于熔开。 葛如萍知道了月季的事，也不能拿着这件事去敲门说“我懂你”。那仍然是从外面来的力。

事情是这样起变化的。

那年秋天，汪玉珍要去医院复查膝盖。电梯没有，她自己走不下六楼。五楼的陆子航和物业的两个师傅，借了一把带扶手的椅子，四个人抬着她，一层一层往下挪。

到一楼的时候，椅子在卞家门口停了一下，几个人换手。

门开了。

卞福生站在门里，看着椅子上的汪玉珍。两个老人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汪玉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家那几棵月季，今年开了没有？"

卞福生没有回答。他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旧坐垫，垫在椅子扶手上，说："硌。"

那天之后，卞福生还是没有在签名表上签字。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他托汪玉珍的儿子带话给居委会："那几棵花，能不能挪。"

这一句话，和门后那句"我这个人就这样"，不是同一种句子。前一句不回应任何东西；这一句在问一件具体的事。对不上进来了。

这一下是怎样发生的，可以用能量账再看一遍。

外面的政策、补贴、劝说，是大力气，全被石心挡回去，变成了它的壳。

真正进去的，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一张熟悉的脸，被四个人抬着，停在他门口，问起老伴的花。它进得去，因为它不是冲着石心来的，它落在石心护住的那个地方——那五棵月季，那个人。

托住这一下的，是一张旧网：汪玉珍和卞家老伴几十年的交情，楼里四十年的邻里。没有这张网，同一句话从一个陌生干部嘴里说出来，就进不去。

付动能的，先是那几个抬椅子的人，后来是卞福生自己拿出的那个坐垫。那个坐垫，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向门外送出的力。

这里可以回头再读一遍以西结书那一句。石心不是被敲开的，是"除掉"、是"换"；新心是从外面给进来的。

放在一个南京老小区里，这句经文有了一个很朴素的样子。给进来的不是道理，是一个被抬着下楼的老邻居，一句问花的话。它从外面来，却不是冲着门来的。门自己开了。

这是本书借经文的形状来读一件家常事；在信的人那里，这一句说的是神的作为，本书不替它改写。

本书不把这件事讲成神迹，也不把它讲成技巧。它只说明一件事：能让石心松动的力，和能让石心变硬的力，方向不同，大小也不同。往往是更小的那一个进得去。

居委会那一头，也在同一个月里起了变化。

葛如萍在那个月的月报上，第一次没有写“协调中”。她写的是：“三号楼加装电梯：一户有顾虑，原因是井道位置涉及已故家属所种花木；六楼住户行动不便，已三个月未下楼。”

季红霞看了这一行，说：“这样写，算不算投诉？”

葛如萍说：“算不算，都得写。”

那个月，月报的投诉一栏不再是零。街道打电话来问了一次。

铜牌还挂着，季红霞还在擦。只是后来有一次墙面刷漆，铜牌被挪到了侧墙上。正中那面墙空出来，贴了一张三号楼的平面图，上面有人用红笔圈出了那五棵月季。

这个月，显出了一个和从前不太一样的居委会。不是谁拍板定下来的，是一次抬椅子、一句“能不能挪”、一行月报，一层一层压出来的。

设计院后来改了图，把井道往楼梯间那一侧挪了一米多。五棵月季里，有三棵可以原地留下，两棵移到小区的花坛。

到本章写完的时候，三号楼的电梯还在等审批，卞福生的名字还没签上。

这正是本章要说的分寸：固化的地方开了一道缝，不等于它已经熔开，更不等于新的东西已经结晶。那是下一章的事。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你所在的那一群人身上，多半也有几样擦得发亮的东西。

不必急着去砸。砸，是只讲拆、不讲压；砸下去，当初那次结晶里真的东西，会和硬壳一起碎掉。

可以先问三个问题。

它还能被一件事改动吗？ 想一想，最近一次有新情况碰到它，它是松了一下，还是弹了回去。如果你想不起任何一件事能让它动一动，它可能已经压死了。

我是在用它，还是在供它？ 你为它付的力，是在让事情连得更好，还是只在让它保持原样。每月擦一块牌子，每年守一个数字，每次重复一句“就这样”，都可能是供。

它是谁压的？ 是你自己一层层压出来的，还是别人压好递给你的。如果是后者，你多半不知道它的折痕在哪里，也就更要小心。你不是在守一个你的结晶，是在守一个你从没打开过的包。

如果是别人身上的石心，记住门口那把椅子。从正面去推，力气会变成壳；能进去的，常常是一件很小、很具体、落在它护着的那个地方的事。

本章的说法也要有一个出错的口子。

如果有人找到这样一种固化，“压死而返回不了”这个说法就要修改。它是这样的：新的对不上一直进得去，维持它不耗任何人的力，来历也清清楚楚。可是它一点也不松动。

还有一个可以观察的预测。对同一类固化，一种做法是从正面加力，一种是找到缝、从侧面给一件小事，两种做法的结果应该明显不同。如果长期看毫无差别，本章的能量账也要重算。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固化不是压得太密，是压得回不去了；偶像挂在外面，石心长在里面，是同一种压死。

两 行 小 账

· 培根、尼采、庄子把固化当成要清除的错，只讲拆；本书打开的门是：先看它是怎样压出来的，压死在哪一步，缝在哪里。

· 一个当初有来历的结晶，被说成“本来就是这样”、来历被抹掉的那一下，就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

想一想

1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一挂上墙，就再也没人敢提“换一条路”？它当初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

2 你常说的哪一句“我这个人就这样”，最近一次被一件事碰到，是松了一下，还是弹了回去？

3 你所在的单位、群体里，有没有一个每个月都要守住的数字？守住它的力气，有几分在让事情变好，有几分只是在供它？

第 7 章

熔开与再结晶：为什么一切都不闭合

> 这一章的问题：台下几个大学生一笑，范楚君握了二十一年的船舷该守着还是扔掉，为什么没有哪一次结晶是最后一次？

◆一、船没有了，桨还在手里

成都的十月，晚上下过一阵小雨。剧团排练厅的木地板有点潮，踩上去吱吱响。

范楚君三十三岁，川剧团的旦角演员。她十二岁进艺校，第二年拜了师，到今天唱了二十一年。

这一晚排的是《秋江》。

《秋江》是川剧里很有名的一出折子戏，从明代高濂的传奇《玉簪记》发展而来。道姑陈妙常听说潘必正去了临安，追到江边，求一位老艄翁撑船送她。台上没有船，也没有水。艄翁手里只有一支桨，两个人一前一后，靠身段把一条船“划”出来：上船时脚下一沉，开船时身子一晃，浪来了两人一齐起伏。老艄翁一路逗她，她一路急，台下一路笑。

这些身段，范楚君是跟师父廖月芬一招一式学的。哪一步先迈左脚，船晃时肩膀沉多少，眼睛看向江心还是看向艄翁，都有定法。行里叫“程式”。

她身上的程式，熟到不用想。锣鼓一响，身体自己就上了船。

这一次不一样。剧团要把《秋江》搬进城东一个文创园的小剧场，给年轻观众演。小剧场只有一百二十个座位，第一排离台口不到两米。导演宁海川四十出头，从话剧那边过来，想做一个“新的《秋江》”。

上个周末试演了一场。

演到陈妙常上船的那一段，按老本子，这里观众该替她着急：江风大，船小，她又怕又急，只能死死抓住船舷。范楚君照着程式，身子随浪起伏，一下，两下，三下。

台下笑了。

不是艄翁逗她时那种笑。是一种有点不好意思、又忍不住的笑。坐在第一排的几个大学生，看着一个人在平地上一起一伏，觉得好玩。

范楚君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

那一晚卸了妆，导演找她谈。他的意思很直接："程式太满了，离得这么近，看起来就假。要不，船晃那几下都不要了，你就自然地站着，用表情演。帮腔也拿掉，换成录好的江水声。"

范楚君没有接话。

回家的路上，她在地铁里一直攥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在台上是握船舷的手，握了二十一年。如今有人说，这个船舷，可以不要了。

她心里有两个声音。

一个说："师父就是这么教的。"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起上一章那块擦得发亮的铜牌。

另一个说："那就全扔了吧，像话剧一样演。"这个声音也让她不安。她不知道扔掉以后，自己身上还剩什么。一个旦角不用程式，还是不是旦角？

一条路是守着不动，一条路是全部砸掉。这一章要说的，是第三条路：熔开，再结晶。

本章还要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哪一次结晶是最后一次。

◆二、前人说，一切都在变

"一切都在变"，是人类最古老的几句智慧之一。东西方的前人，各自从不同的门进来，说过很深的话。

先说《周易》。 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不是"既济"（已经渡过），而是"未济"（还没有渡过）。《序卦》解释这个排法，只用了一句：

>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大意是：事物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所以用“未济”来收尾。

一部讲变化的书，把“没有完成”放在最后。这是一个极深的安排：它不让自己闭合。《周易》怎样以变讲符号，“未济”怎样收束全书，详见书七。

再说一只洗浴的盘。《大学》里记着商汤刻在盘上的一句铭文：

>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大意是：如果有一天能够新，就要天天新，新了还要再新。

这句话刻的地方很有意思。不是刻在宫殿的门楣上，是刻在日常洗浴用的盘上。朱熹注得很直白：“盘，沐浴之盘也。”一个人每天低头洗浴，就看见一次“新”。

它对在一个很朴素的地方：新不是一次办完的事。昨天的新，今天就旧了。要新，只能天天新。

再说庄子。《齐物论》里有一串句子：

>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大意是：刚刚生成，也就刚刚走向消亡；刚刚消亡，也就刚刚有新的生成。说“可以”的同时，“不可以”已经在里面了。

庄子对在一个地方：他看见生与灭不是两件先后的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个东西结成的那一刻，它要散开的路也已经开始了。

再说佛教。“诸行无常”是佛法的根本说法之一。凡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都不常住，都在生灭之中。

无常不是一句悲观话。它对在这里：你以为牢靠的东西，是因为条件凑齐了才在；条件一变，它就变。它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所以也不会永远在那里。

再说赫拉克利特。这位古希腊哲人留下来的只有一些残篇。其中最常被引的一段（第尔斯—克兰茨编号 B30），大意是：这个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的分寸燃起，按一定的分寸熄灭。

这一段对在一个前几家都没有说到的地方：变有分寸。

火不是乱烧的。它烧多少、灭多少，有一个量。世界在变，可是变得有轻有重、有快有慢。这已经很接近一份账了。

再说黑格尔。 黑格尔讲过一个德文词 aufheben，中文常译作“扬弃”。黑格尔自己点明过，这个词在德文里同时有两层意思：取消，保存。后人讲扬弃，常再加一层“提高”。

黑格尔用它来说历史与思想的运动：一个阶段被下一个阶段否定，可是否定不是抹掉。旧的东西被取消了原来的样子，它的内容却被保存下来，放进一个更高的形态里。

这一点，黑格尔对得很深。

前面几家讲变，多半讲的是“变了”。黑格尔讲的是“怎样变”：变的时候，旧的东西没有被扔掉，是被带走了。一棵树长出新枝，不是砍掉老枝重新种，是老枝的养分走进了新枝。

最后说皮尔斯。 皮尔斯有一个说法，叫“可错论”：人的任何知识，都可能是错的，都要准备被新的经验修改。

这是一位科学家式哲学家的诚实。他不说“我们终于知道了”，他说“我们暂时这样认为，随时准备改”。

七家放在一起，变的道理已经说得很足：没有尽头（未济）；新要天天新（盘铭）；生灭同时（庄子）；凡成必坏（无常）；变有分寸（赫拉克利特）；变中有存（黑格尔）；知必可错（皮尔斯）。

◆三、他们停在两种地方

这七家看得都很远。可是排在一起，能看出两种不同的停法，还有一处共同的空。

第一种停法：看见了变，没有说清“落下来”是怎么回事。

庄子的“方生方死”，把生与灭看得一样平。他要人“齐”，把可与不可、是与非看成一回事。这是一种大自在。

可是在日子里，有些结晶比另一些结实得多。范楚君身上的程式，是二十一年压出来的；导演那一句“自然地站着”，是一个晚上想出来的。两样都会变，都会散，可是它们不一样重。“齐”的眼光，看不出这个轻重。

讲无常时也有类似的风险。如果只记住“一切都会散”，就容易推出“那就什么都别结”，人反而失了脚下。

公道地说，佛教自己并没有停在这里。它有戒律，有僧团，有一代代传下来的经藏，处处都是结得很实的东西。只是“无常”这一句本身，没有告诉人：为什么有的东西一散就没，有的东西散了还能再结，结得比从前更好。

第二种停法：看见了落下来，又盼着最后能停住。

黑格尔看见了扬弃，看见了旧的东西被带进新的形态。可是他的整个体系，最后要走到一个“绝对知识”：精神终于完全认识了自己，运动在那里完成。

皮尔斯讲可错论，讲得很诚实。可是他同时相信，一切认真探究的人，走得足够久，终会聚到同一个“最终意见”上；真理就是那个注定要被大家同意的意见。这层意思，见于他 1878 年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第 2 章讲共同体时已经引过。

两个人都很清楚，眼下的东西都会被改。可是他们心里有一个终点。变化是通往终点的路，终点本身不再变。

两种停法，又有一个共同的空处：都没有能量账。

为什么熔开要付力？为什么有时候熔得开，有时候熔不开？为什么有时候熔开以后结得更好，有时候熔开以后散成一地？这些问题，七家都没有正面回答。

赫拉克利特离答案最近。他说火有分寸。可是这个分寸从哪里来？他说是世界本身的道理定下的。分寸被放回了一个现成的尺子里，没有落到一次次具体的对不上、一张张具体的网、一份份具体的力气上。

那只盘上的铭文，最能看出这一处空。“日日新”写成了一道命令，像是只要一个人肯，每天早上就能新一次。

可是日子里的新，很少是肯出来的。一个人可以每天对着盘子说“我要新”，说了十年，身上一样没变。真正让人新的，常常是一件不请自来的事：一次碰

壁，一个病，一个孩子问的一句话。那一下对不上进来了，加上有人托着、自己肯付力，新才落得下来。

盘铭说对了“要天天新”，没有说新从哪里来、要花多少力气、要靠什么托着。它把新写成了一个人的意志。这正是本书一直小心的那种写法：不是一个人定下要新，是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还有一个更深的空处：他们讲的变，都发生在一个不变的框子里。

庄子的生灭，在“道”里；黑格尔的扬弃，在“精神”里；皮尔斯的修正，在“探究”里。变化本身的样子——怎样起、怎样落、怎样再起——好像是一条固定的规律，自己不会变。

本书要接着走的，正是这两步：给熔开与再结晶记一份能量账；再问一句，熔开与再结晶这条路，它自己会不会也被改写。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四、熔开不是砸碎

先把本书的那句底话再放一遍：

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上一章讲的是这句话的反面：压死而返回不了，是偶像与石心。这一章讲它的正面：能解开再压，是熔开与再结晶。

熔开，是把一个压好的粒子，解回到还能再压的样子。

这一句要分开看。

“解回”，是说顺着它当初压进去的折痕，一层一层松开。不是从外面一锤子下去。

“还能再压”，是说松开以后，里面的东西还在：经历还在，手感还在，那些缠在一起的线头都还在。它们只是不再被锁在原来那个形状里。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件穿了多年的毛衣，袖口磨破了，样子也旧了。一种做法是剪碎了扔掉。另一种做法是老一辈人常做的：把毛衣一针一针拆开，毛线绕成团，洗过、蒸过，拉直了，再织一件新的。

拆毛衣，就是熔开。毛线还是那些毛线，还带着一点旧毛衣的弯；新织出来的那一件，可以是背心，可以是围巾，样子全变了，料子还是那份料子。

剪碎，就不是熔开了。料子变成了一地碎线头，再也织不回什么。

熔开留住材料，砸碎丢掉材料。

这也是为什么上一章说，对偶像和石心，不要急着砸。砸偶像的人，手里常常举着另一个偶像，因为他把旧的材料也一起砸没了，只好另找一块现成的来立。

熔开要三样东西，缺一样都不成。

第一样：一次进得来的对不上。

一个粒子不会自己松开。它要被一次新的对不上碰到，而且这一下要能进去。

小剧场第一排的那几声笑，就是一次进得来的对不上。它不是导演的一句意见，也不是一篇评论。它是活生生的观众，在活生生的那一刻，对一段程式给出了程式没有预备的反应。范楚君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躲不开。

第二样：一张托得住的网。

熔开的那一段时间，人是最软的时候。旧的形状松了，新的还没有结出来，这时候如果脚下没有东西托着，人就散了。

一个演员把二十一年的程式松开，要有师父在，要有同台的搭档在，要有一个肯陪她磨的剧团在。没有这张网，她要么赶紧缩回旧形状，要么干脆什么都不要了。

熔开这一段为什么特别难熬，用能量账也能说清。

一个粒子结实的时候，它的连接度在替人扛事：不用想，就会；不用定，就稳。熔开的时候，这些连接一条条松了，原来由它扛着的分量，一下子压回到人

身上。所以熔开的那几天、那几个月，人往往最累、最慌、最容易缩回去。这不是软弱，是账上的力气一时接不上。

第三样：有人付力。

拆一件毛衣，要一针一针地拆；织一件新的，要一针一针地织。没有一针是白来的。

熔开再结晶，是这一生里最费力气的事之一。要重新感觉，重新试，重新错，重新练。这些力，别人替不了，至多陪着。

三样里缺了一样，熔开就会走歪。 本书看到四种常见的走歪：

样子	发生了什么	缺了什么	结局
守着不动	对不上来了，被弹回去	缺进得来的对不上	偶像、石心越来越硬
砸碎	一下子全扔掉	缺耐心付力，也缺留住材料的手	一地碎片，常另立一个偶像
贴标签	换个说法，底下不动	缺真的松开	名字新了，形状没变
只熔不结	松开了，结不起来	缺托得住的网，或力气耗尽	一锅粥，人更散
熔开再结晶	顺着折痕松开，带着材料再压	三样都在	新的粒子，身上还有旧的折痕

这张表里，第三行要多说一句。

贴标签最像熔开，也最难分辨。一个剧团说“我们要创新”，把海报换成年轻人喜欢的颜色，把剧名改得新潮一点，台上的东西一招不改。一个人说“我已经放下了”，可是一碰到那件事，身体还是原来那样发紧。名字新了，粒子没动。

分辨的办法很朴素：看身上有没有付过力。贴标签不费力气，熔开费力气。

第四行也要多说一句。

只熔不结，是当下很常见的一种走歪。人被告知“要打破一切框框”“要永远保持开放”，于是松开了很多东西，却一样也没有重新结起来。每一样都能谈，每一样都不落地。看上去很自由，其实脚下是一锅粥。

熔开不是目的。熔开是为了再结晶。

再结晶，也不是回到原样。

拆了毛衣再织，新的那一件里，毛线带着旧毛衣的弯。有经验的人摸得出来：这一件的料子，是"织过一次"的料子。

再结晶出来的粒子也一样。它身上带着旧粒子的折痕，还会再加上这一次新压的折痕。它稳定、整体、独立，可是它的来历比上一次更长了一段。

所以，一个经历过几次熔开再结晶的符号，往往比一个从没被碰过的符号更结实。它被拆过，又结起来了，它知道自己是怎样结起来的。

◆五、没有最后一次结晶

现在可以回答本章题目里那个大问题了：为什么一切都不闭合？

"闭合"的意思是：有一次结晶，结成以后，再也不需要熔开了。一个最后的答案，一个最后的形状，一个从此不变的自己。

本书的回答分三层。

第一层：现实一直在动。

一个符号是在某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它结成的时候，刚好接住了那一次的现实。可是现实不会停在那一次。

《秋江》的程式，是在一个个具体的台子上结出来的：台子多大，观众坐多远，身段就跟着收放（后面廖月芬会讲到，她怎样把起伏一点点放大）。后来进了大剧院，台更大，灯更亮，程式又被拉开一些。如今进了一百二十个座位的小剧场，观众近到能看清演员的睫毛。

台子在变，灯在变，观众的眼睛在变。没有哪一种程式能把所有的台子一次接完。

第二层：每一次结晶，都会改写自己的场。

这一层比第一层更深一点。

就算现实一动不动，一次结晶本身，也会造出下一次的对不上。新的粒子一落下来，就进了那张网，网的形状跟着变了。网一变，原来平衡的地方，就出现了新的落差。

举一个日常的例子。一家人终于商量好了老人的养老安排：母亲搬来和大儿子住。这是一次结晶，几个月的争吵落了地。

可是母亲一搬进来，大儿子家的作息变了，孙子的房间没了，儿媳的娘家人不太好来了。新的对不上，正是从这次结晶里长出来的。

这不是安排得不好。任何安排，只要真的落地，都会改动它落进去的地方。

结晶会生出下一次对不上。

所以，“闭合”在原理上就不可能。不是因为人不够聪明，找不到最后的答案。是因为任何一个答案，一旦真的成了，就在改写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

第三层：从能量上看，闭合就是固化。

一个符号要不再熔开，只有一个办法：从此不再让任何新的对不上进来。新情况来了，弹回去；场变了，不理它。

这正是上一章讲的压死。

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如果宣布“我们已经到了，从此不变了”，从能量账上看，就是宣布了固化。闭合和固化是同一件事。从里面看，叫“完成”；从外面看，叫“压死”。

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皮尔斯的最终意见，若真的到了，那一刻也就不再有新的对不上进得来。按本书的账，两位哲人心里的终点，正是一处最大的固化。

这样说并不轻看他们。他们看见的是真的：结晶会越来越好。他们多盼了一步：盼它好到不必再变。

那么，意义是什么？

意义不是走到终点时拿到的那个东西，也不是永远落不了地的一阵风。

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

“局部”有三层意思。

一是在一个场里。一段程式在旧戏园里有意义，在小剧场里可能就要重新结。意义总是在某一张网里落下的。

二是在一段时间里。一次结晶接得住这几年的现实，未必接得住二十年后的。意义有它的保质期，长短要看它的连接度，也要看场变得有多快。

很多人家里有过一条规矩："晚饭七点，全家一起吃。"孩子小的时候，这条规矩是一家人的骨架，一天里最热的那一个钟头就落在这张桌子上。等到孩子上了高中，晚自习到九点；再后来去了外地读书，桌边只剩两个人。规矩还在，意义已经要重新结了：也许改成周末的一顿，也许改成每晚一个视频电话。

规矩当初没有错。它只是到了保质期。

三是在一个尺度上。一个人身上结出来的意义，未必在一群人身上同样成立。一群人的共识，放进一个文明的长河里，也只是一段。

局部，不等于假。一块冰是局部的，零度以下才在。可是它真的是冰，能站人，能凿开，能化成水再冻起来。

"可返回"三个字，就是一条边界线。

把这一章和上一章合起来看，一个符号可能处在下面几种样子里：

样子	说成大白话	新的对不上来了会怎样	能不能再结
一锅粥	什么都没落下	没有东西可以碰	要先有足够的力和网
正在成形	一边松着一边结	正好进来，参与成形	正在结
定型，可返回	结实，却还认得来路	松一下，重看，再收紧	能，顺着折痕再结
定型，返回不了	压死了	弹回去	不能，除非外面有东西进来
砸碎	形状没了，料也散了	无处可碰	很难，料不在了

结晶，落在"定型，可返回"这一格。它的一边是一锅粥，什么都没落下；另一边是压死，什么都进不来。

"可返回"三个字守在中间。往一边过了，就固化；往另一边过了，就散。一个活着的符号，就在这条线上结了又松，松了又结。

这就是"一切都不闭合"的意思。不是一切都是虚的，是一切实的东西，都还在路上。

◆六、这条路自己也在被改写

本书在第二编里，一直在讲一条生命周期：对不上，做功，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

讲到这里，要问一个绕回自己身上的问题：这条周期本身，是不是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律？

如果它是，那它就成了本书自己的那一个“不闭合之外的闭合”。庄子的生灭在“道”里，黑格尔的扬弃在“精神”里，本书的周期，难道就安安稳稳地待在一个不变的框子里？

本书的回答是：不是。生命周期本身，也在被回写。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层比一层远。

第一层：每走一圈，下一圈就不一样了。

一个符号第一次被熔开，往往很难，很慢，很疼。它从没被拆过，不知道折痕在哪里。

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它身上已经有了一次“被拆开、又结起来”的折痕。下一次对不上来的时候，它认得这种松动，不那么慌。

一个人第一次换城市生活，常常像被连根拔起；第三次换，就知道先找什么、先放下什么、先守住什么。换城市这件事没有变容易，可是这个人身上，多了一条“怎样换”的折痕。

所以周期不是一个转盘，转一圈回到原处。它更像一根螺旋上的线：每一圈经过同样的几站，可是每一站都比上一圈多带着一点东西。

这一层要守一个分寸：多走几圈，不一定就更好。有时候多熔几次，人学会的是“反正还会散”，于是不肯再结。周期被改写的方向，可以向好，也可以向坏。本书只说它会被改写，不说它一定越改越好。

第二层：一群人、一个文明，会把“熔开”做成制度。

当一群人吃过几次固化的亏，有时会长出一种很聪明的结晶：把熔开本身，安排进日子里。

日本伊势神宫有一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做法，叫“式年迁宫”。第一次在 690 年，最近一次在 2013 年，是第六十二次；中间在战国乱世停过一阵。大约每隔二十年，在旁边一块空地上，照原样把正殿重新造一遍。然后把神体迁过去，旧殿拆掉。

从外面看，这座神宫一千多年“没有变”。可它之所以能一千多年不变，恰恰是因为它每二十年就被拆开、重造一次。木头新了，造殿的手艺却一代代活在工匠身上：每一代木匠一生里至少亲手造过一两回，才把手艺传给下一代。

这是把“可返回”刻进了制度。偶像最怕的是被拆；这里，拆和造被安排成同一件事。

中国许多家族有修族谱的老规矩，常说“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一部族谱写成了，并不就此锁起来；隔一代人，要把它摊开，添上新生的，记下离开的，改掉写错的。族谱因此一直是一本活的账，不是一块供在祠堂里的牌位。

现代许多国家的宪法，也在条文里写明了自己可以怎样被修改。一部最根本的大法，在自己身上留了一个可以打开的口子。

这三样东西，尺度不一样，用意是一样的。一群人吃过亏以后，长出了这样一种结晶：与其等到压死了再去砸，不如在压的时候，就给它留好拆开的路。

周期在这里被改写了。熔开不再只是偶然撞上一次对不上才发生，它被一群人有意地、定期地请进来。这样的共同体，过固化那一站时，走得比别人轻。

第三层：本书这条周期本身，也只是一次局部的结晶。

这是最要紧的一层。

本书提出的生命周期，是一个理念符号。它是在前九本书的九个现场里，一次次对不上之后，压出来的一个粒子。它稳定，可以反复用；它整体，拆开七站就不是它了；它独立，可以带到任何一个现场去看。

按它自己的道理，它也必须是可返回的。

如果有一天，这条周期被当成“一切符号的本来规律”，谁也不许问它是怎样压出来的，那它就成了本书自己的偶像。一本讲“不供奉”的书，供起了自己的图。

所以本书在这里把它的出错口子写明白：

- 如果找到一个符号，从没有经过可以事前指认的对不上，也没付过力气，却稳稳结成了，周期的头两站就要改写；
- 如果找到一类符号，熔开以后从不带着旧的折痕，每一次再结晶都和上一次毫无关系，“再结晶带着来历”这一说就要改写；
- 如果找到一个共同体，长期把熔开做成制度，过固化那一站却和别的共同体一样沉，本节的第二层就要改写。

一条讲“不闭合”的周期，自己也不闭合。这不是它的弱点，是它和自己说的话对得上。

◆七、《秋江》重新上船

回到成都那间排练厅。

试演后的第三天，范楚君找场记要来了那一晚的录像。她一个人坐在排练厅角落，把陈妙常上船那一段，来回看了十几遍。

先要找缝。不能凭“感觉不对”，要找到那一下到底卡在哪里。

录像里看得很清楚。台下的笑声，不在艄翁逗她的时候，那几处是该笑的，观众笑得也对。笑声出在第三次起伏：她身子往下一沉，膝盖一弯，又起来。

那一刻，小剧场的灯是一片平平的白光，是导演为了“干净”新换的。白光底下，她的两只脚清清楚楚地踩在一块平平的黑地板上。第一排的人离她不到两米，看得见她的鞋底，看得见地板上的胶带印。

缝在这里，三样东西对不上了。

一个理念符号：程式里的那句话，“船在浪里晃”。一个现实符号：两米之外，一块被白光照透的平地板。一个自我符号：她身上那个练了二十一年的起伏，幅度是为三十米外的观众压出来的。

在大剧场里，远处的观众看不清地板，灯光也会把台面压暗，那三次起伏，能让人“看见”水。到了小剧场，地板就在眼前，那三次起伏只剩下一个人在平地上蹲起。

这条缝是事前就能指认的：它在录像的时间点上，在灯光的设计图上，在第一排到台口的距离上。不是看到笑声以后，回头编出来的。

找到了缝，下一步不是砸。

导演的办法是把起伏全拿掉。

这个办法也有它对的地方。宁海川是从话剧来的，他知道近距离的舞台要求"收"：两米之外的观众，看得见一根手指的抖，用不着一整个身子的起伏。他看见的那一半是真的。

他停下的地方，在于把"收"做成了"拿掉"。起伏里压着的不只是一个动作，还有船、风、浪和一个人的急，一并拿掉，料也就丢了。

范楚君没有照做，也没有顶回去。她去了师父家。

廖月芬七十一岁，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的二楼。她听完徒弟讲的事，没有说"程式不能改"，也没有说"那就听导演的"。她先问了一句："你晓不晓得，我教你的那个起伏，是我自己改过的？"

范楚君不晓得。

廖月芬说，她年轻的时候跟她的师父学《秋江》。那时候演的地方多半是茶园子，台小，人挨着人坐。起伏没有这么大，船是靠眼睛和手划的。后来她跟着剧团到处跑，常在乡场的坝子上搭台演，就是老百姓说的"坝坝戏"。台下黑压压几百人，最远的站在田埂上。她就把起伏一点点放大了，放到最后一排也看得见。

"程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说，"是台子压出来的。"

这一句话，是范楚君拿到的第一道折痕。

她身上那个"不用想就会"的起伏，原来不是《秋江》本来的样子。它是师父在一种台子上，为一种观众，压出来的一次结晶。它有来历。来历一找回来，它就不再是一块铁板，变成了一件可以拆的毛衣。

接着是一针一针地拆。

廖月芬让她站在客厅里，不要锣鼓，不要起伏，只做一件事：想着船。

“船晃，晃的是哪里？”

范楚君试着回答：晃的是脚下。

廖月芬摇头：“脚下是艄翁的事，桨在他手里。你晃的是心。陈妙常急，她怕船慢，又怕船翻，她心里不落底。那三下起伏，是给远处的人看她心里不落底。”

一段程式就这样被一层层解开了：船，风，浪，一个女子的急，一个台子的远。这五样东西，当年被压成了三次起伏。

到了小剧场，五样里少了一样：台子不远了。少了的那一样拿掉，剩下的四样，还得有个地方放。

再结晶，是一针一针地织。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范楚君在排练厅里一遍遍地试。她和搭档易德全一起磨。易德全五十八岁，唱了一辈子丑角，演艄翁。他手里那支桨，也跟着改了：桨划得更慢，更沉，把“船在动”的分量，更多地放到他这一头。

她自己这一头，起伏缩到很小，几乎看不出膝盖在弯。晃，挪进了呼吸里，挪进了手指抓船舷的那一下松紧里，挪进了眼睛：江心一眼，艄翁一眼，再江心一眼。

帮腔留下来了。导演原本想拿掉，看了几次排练以后，那边也松动了。最后的办法是让三位帮腔的演员不在侧幕里，坐进观众席第三排，从观众中间唱起来。帮腔一起，台下的人像是和陈妙常坐在了同一条船上。

这三个星期，付力的人不止她一个。师父付了，搭档付了，导演也付了。托着她的，是一张旧网和一张新网：一条从师父的师父传下来的线，一个肯为一出折子戏磨三个星期的剧团。

第二场试演，在十一月初。

笑声还在，落在艄翁逗她的地方，一处不少。演到上船那一段，第一排安静了。几个大学生身子往前倾，盯着她的手。

散场的时候，一个女生在门口跟同伴说：“我刚才好像看见水了。”

范楚君在后台听见了这一句，没有出声。

那一个月，显出了一个新的陈妙常，也显出了一个新的范楚君。不是谁一拍板定下来的，是一段录像、一句“台子压出来的”、三个星期的排练，一层层压出来的。

这一次的结晶，身上带着旧的折痕：师父在乡场坝子上放大的那份力气，还在她的眼神里；师父的师父在茶园里那份收着的分寸，被找了回来。它又多了一道新的折痕：一百二十个座位的小剧场，一片平光，两米的距离。

它不是最后一次。

剧团已经在说，明年春天要去一家老茶馆演几场，台更小，客人一边喝茶一边看。廖月芬听说了，在电话里笑：“那又要改了。戏是活的嘛。”

这出戏，也正好是三个尺度上的同一件事。

在一个人身上，是范楚君的身体熔开一个二十一年的起伏，再结一个新的。

在一群人身上，是一个剧团的程式，一代代被台子改写。茶园子收着，乡场坝子放开，小剧场又收回来，每一次都带着上一次的折痕。

在一个文明的尺度上，川剧本身就是一次很大的再结晶。人们常说川剧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汇合而成，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同台合流，号称“五腔共和”。几种从各地来的唱法，在巴蜀的土上被熔进一锅，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有自己脾气的剧种。

三个尺度上，熔开的料各不相同：一个人熔的是身段，一群人熔的是传承，一个文明熔的是声腔。付力的单位也不同：一个人是三个星期，一个剧团是几代师徒，一个剧种是上百年。可是那几站一样：先有对不上，再有付力，再有托着的网，再结出一个带着旧折痕的新粒子。

三个尺度，走的是同一条路。下一章，就从这里开始，把这条路放在三个尺度上，并排看一遍。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多半也有几段“程式”。

一套做饭的手法，一种带孩子的规矩，一句安慰人的话，一个开会时的坐法。它们是在某一张台子上，为某一群人压出来的。那张台子换了，那群人换了，它们未必还接得住。

当一段程式在新的地方被人笑了、被人皱眉了、被人当成没听见，先别急着在两条路里挑一条：守着不动，或者全部扔掉。

可以试着走第三条路，分四步。

第一步，找缝。 不要停在“感觉不对”。像那段录像一样，找到它到底卡在哪一下，是哪一个理念、哪一个现实、身上哪一个习惯，三样里哪两样对不上了。找不到，就老实说还没找到，先别动手。

第二步，找折痕。 问一问：这段程式是谁压的，在什么台子上压的，压进去的是哪几样东西。如果是别人压好递给你的，就去找那个人，或者找认得那个人的人。来历一找回来，硬板就变成了毛衣。

第三步，留着料。 拆开以后，看清哪几样还用得着，哪一样是旧台子才需要的。拿掉的，只拿掉那一样。剩下的，换个地方放。

第四步，付力，也找人托着。 再结晶要一针一针地织，没有捷径。别一个人硬扛，至少要有一个懂行的人、一个肯陪你磨的人。

还要记住两件事。

一件是，熔开的那段日子，你会比平时累、比平时慌。这是账上的事，不是你不行。

另一件是，这一次结好的，也不是最后一次。下一次台子再换，它还会被碰到。到那时，你身上已经多了一道“拆过、又织起来”的折痕，会比这一次轻一点。

如果熔开的不是一段手艺，而是心里很重的东西，松开的时候人一下子撑不住，那就更需要托得住的网。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熔开不是砸碎，是顺着折痕松开、留住材料再结；没有最后一次结晶，连这条周期本身也不闭合。

两 行 小 账

· 黑格尔与皮尔斯看见了结晶会越来越好，却在尽头关上了一扇“不必再变”的门；本书把“可返回”立为边界，让结晶和熔开都有一份能量账。

· 一段由台子压出来的程式，被当成“戏本来就是这样”，来历被忘掉的那一下，就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段“程式”，最近在一个新的地方被人笑了或皱眉了？那条缝，到底卡在哪一下？

2 你从长辈、师父或老同事那里接过来的一样东西，你知道它当初是在什么“台子”上压出来的吗？

3 你经历过的一次真正的改变里，是谁托着你、谁陪你付了力？那一次之后，你身上多了一道什么样的折痕？

第 三 编

三个尺度，一个机器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把第一编压出的三个尺度并排放，看它们是不是真的同一个样子，又怎样上下连着。九本书分开写的时候，尺度和尺度之间的来回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一编放在周期之后：先有了一条路，才好问这条路在大小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同一条。

第 8 章讲同构：一条船晚到十八个小时，一个人的老习惯、两班人的一个词、一座港口的大网同时出了缝，缝长成一个样子。第 9 章讲回写：一个人的习惯升成团队的规矩，一个文明的节令托住移民的冬至，也写绳子断在哪里。第 10 章讲第四种尺度：机器有一张文明那么大的网，对不上和力气却要人带进去。

这一编攒下上下两股绳：个人的结晶往上走成制度，文明的场往下托住个人。第四编从这里起身，去问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些看上去本来就在的东西，是不是也是这样压出来的。

第 8 章

同构：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

这一章的问题：一条船晚到十八个小时，欧阳立的老习惯、两班人的一个词、一座港口的大网同时出了缝，为什么缝长得一个样？

◆一、一条船晚到了十八个小时

晚上十点，新加坡西海岸的港区，岸桥上的灯一排排亮着，像一列停在半空的火车。

欧阳立四十五岁，在港口当调度员二十一年了。他的工作是排泊位：哪条船几点靠哪个码头，配几台岸桥，卸多少箱、装多少箱，下一条船什么时候接上。一张泊位计划表，排的是未来七十二个小时。

这一晚，计划表上出了一个大洞。

一条从地中海来的大型集装箱船，原定晚上八点靠泊。船在印度洋上遇到风浪，又在海峡口排了队，船公司下午发来消息：要晚十八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不是一条船的事。它原本占的那个泊位、那几台岸桥、那几十个司机的班次，全要重排；排在它后面的三条船，有两条要挪；堆场里等着装上它的两千多个箱子，要换地方放。

调度室里，欧阳立和夜班搭档哈菲兹对着三块屏幕，一块块地挪。

哈菲兹三十二岁，是调度室里最年轻的一个。他先把系统给出的重排方案调了出来。屏幕上，几十条色块自己跳了一遍，一张新的计划表就有了，前后不到一分钟。

欧阳立看了一眼，没有点“确认”。

他的眼睛停在其中一格：系统把一条吃水很深的船，排在了凌晨四点靠十七号泊位。

那个时间、那个泊位，他心里一紧。二十一年里，他排过上千次十七号。他身上有一个说不清的习惯：深吃水的船，他总是等涨潮时段再往那边放。这个习惯没写在任何规程里，是他跟着前辈陈锦堂排了几年船，一点点长进身上的。

可是潮汐表上，凌晨四点水深是够的。系统没有错。

他手里的习惯，和屏幕上的数字，对不上了。

这只是这一晚的第一处。

过了午夜，日班的普丽雅打电话进来，问交班本上那一行“顺延”是什么意思。夜班写的“顺延”，是指“整体往后推，次序不变”；日班读的“顺延”，是指“空出来的位子由下一条补上”。同一个词，两班人用了好几年，到了这一晚，一条船晚了十八个小时，才第一次撞出两种意思。

一个人身上的习惯，一群人嘴里的一个词，一座港口的一张大网，在同一个晚上，各自出了一道缝。

这一章要说的是：这三道缝，长在三个尺度上，长的样子却是一样的。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符号怎样发生，走的是同一个三角，记的是同一份账。

◆二、前人早就看见了大小同形

“大的和小的长得一样”，是人类很早就有的一种直觉。东西方的前人，都把这直觉写成过很有分量的道理。

先说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卷里，苏格拉底和朋友们讨论“正义是什么”，讨论到一个人的灵魂，觉得太小，看不清。他就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要读一行很小的字，若在别处找到同样的字写得更大，先读大的，再回来对小的，就容易多了。城邦，就是写大了的灵魂。

于是整部《理想国》，一边讲城邦的三个阶层，一边讲灵魂的三个部分。城邦里有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灵魂里有理性、激情、欲望。一个城邦正义，是三个阶层各守其分；一个人正义，是灵魂三部分各守其分。

柏拉图对在一个很大的地方：他很早就系统地说，一个人和一个城邦，可以用同一套结构来看。看懂了一个，就能借来看另一个。这是两千多年来“尺度同构”最有名的一次出场。

再说《大学》。中国这边，最有名的一段是：

>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一家人、一国人、天下人，排成一串。

这一串对在两个地方。

第一，它也看见了尺度：身、家、国、天下，从小到大，一层套一层。

第二，它比柏拉图多看了一步：几个尺度之间是通的。一个人身上的东西，会一层层往外走，走到家里，走到国里。不只是“长得像”，而是“连着”。

再说费孝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写过一本《乡土中国》，1948 年结集出版。他用一个很有名的比方讲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叫“差序格局”。大意是：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水面上一圈圈推开的波纹，每个人都是自己那一圈圈波纹的中心；圈子由近到远，亲疏有别，伸缩自如。

费孝通对在一个《大学》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尺度不是一个个分开的盒子，身、家、国并不是一层套一层的硬壳。它们是从每个人身上一圈圈推出去的，彼此渗着、连着，圈子的大小还会随事情伸缩。

再说霍布斯。1651 年出版的《利维坦》，卷首有一幅很有名的图：一个戴着王冠的巨人，站在城镇和山野之上，一手持剑，一手持杖；凑近了看，巨人的身体是由成百上千个小小的人组成的。

这幅图把霍布斯的意思画尽了：国家是一个“人造的人”，由许多真实的人，经过约定，合成一个大的身体。

霍布斯对在这里：大的那个，是由小的那些组成的。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个人合出来的。

再说涂尔干。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1893）里讲“集体意识”，后来又讲“集体表象”。他的意思大致是：一个社会共有的信念、情感、规矩，不能还原成一个个人脑子里的想法加在一起；它有自己的样子，先于每一个出生在其中的人，又反过来塑造每一个人。

涂尔干对在霍布斯的反面：大的那个，不只是小的加起来。它有自己的分量，能托住、也能压住里面的每一个人。

最后说汤因比。 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写了十二卷的《历史研究》，从 1934 年出到 1961 年。他比较了二十来个文明的兴衰，提出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挑战与应战"。大意是：一个文明，往往在遇到严酷的挑战时兴起——难对付的地理、气候、外敌；应战成功，文明就长起来；应战不了，或者挑战太轻、太重，文明就停滞、衰落。

汤因比对在一个前面几家都没有碰到的地方：他看见文明的发生，是从"难"开始的。 不是先有一个文明，再遇到难题；是难题逼出了文明。

这和本书说的"对不上"，已经非常近了。

六家放在一起，大小同形的道理已经很丰富：一个人和一个城邦同一套结构（柏拉图）；身、家、国、天下一层层连着（《大学》）；尺度是从每个人身上一圈圈推出去的（费孝通）；大的由小的合成（霍布斯）；大的又有自己的分量，反过来塑造小的（涂尔干）；文明从挑战里发生（汤因比）。

◆三、它们停在了哪里

这六家，各自看到了很深的一层。排在一起，能看出几处共同停下的地方。

第一处：同的是形状，不是发生。

柏拉图的城邦与灵魂，同的是三个部分的排法。这是一张静止的结构图：三格，各守其分。它告诉你一个正义的城邦和一个正义的人长什么样。它不告诉你它们是怎样长成这样的，也不告诉你它们怎样会变坏、怎样会重新长好。

霍布斯那幅巨人图，同的也是形状：大身子由小身子组成。至于这些小人身上原来有什么，合起来以后又怎样一点点变了，图上画不出来。

形状的同，像两件衣服用了同一张纸样。发生的同，是两件衣服用的是同一种织法：一针一针，怎样起头，怎样收针，哪里会脱线，脱了怎样补。

第二处：只走一个方向。

《大学》从身走到天下，是由内往外推。霍布斯从个人合成国家，是由小往大合。这两家的方向是向上的。

涂尔干反过来，社会先于个人、塑造个人，方向是向下的。

可是港口那一晚，三个尺度上的事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互相牵着。欧阳立身上那个习惯，是从前辈那里来的，前辈的习惯又是这座港口几十年的潮汐和船型压出来的；交班本上那个词，是两班人一起磨出来的，又反过来让每个人身上都多了一个说法。上和下，不是一条单行道。

还有一处藏得更深：一个人被当成了现成的。

霍布斯的巨人，由一个个小人组成。这些小人在订约之前，就已经是完整的个人：各有各的欲望，各有各的打算，然后坐下来商量合成一个大身子。《大学》的“修身”，也是从一个已经在那里的“身”开始修起。

可是港口那一晚，欧阳立身上那个“深吃水等涨潮”的习惯，不是他订约之前就有的。它是在调度室这一群人里、在陈锦堂身边、在这座港口几十年的潮水里，一点点压进他身上的。一个调度员的“自己”，有一大块是被一群人压出来的。

个人不是先在那里、再去组成群体的砖头。个人身上的许多符号，本来就是在群体的场里结出来的。这一点，第四编讲主体时还要回到。

第三处：没有一份账。

汤因比走得最近。他说文明起于挑战，这几乎就是“起于对不上”。可是他只在文明这一个尺度上讲。一个人身上的挑战与应战，一个团队里的挑战与应战，是不是同一回事？他没有说。

而且，挑战为什么有的能应、有的应不了？他给的回答是“挑战的轻重要合适”。这已经是一份账的影子了：太轻没有落差，太重力气不够。可是这份账，他没有往下记——力气从哪里来，托着应战的是什么网，应战成功以后留下的东西有多结实。

柏拉图、《大学》、费孝通、霍布斯、涂尔干，更没有这份账。费孝通的波纹最像一张活的网，可那一圈圈波纹是怎样推出去的、推一圈要付多少力、哪一圈会固化不动，他没有记账。他们讲尺度之间的结构，不讲尺度之间的能量。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四、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账

第二编走完了一条生命周期：对不上，做功，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那一编是顺着时间看这条路，一站一站往下走。第三编换一个方向，横着看：同一条路，在几个尺度上并排怎样走。

本书在这里提出的候选说法是：

个人、共同体、文明的符号发生，走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个人的结晶可以升为共同体与文明的符号，文明的场又托住个人的结晶。机器是第四种尺度：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对不上与动能。

这一段话有三层，本章只讲第一层：同构。第二层“尺度之间的回写”，留给第 9 章；第三层“机器”，留给第 10 章。

“同构”两个字，本书要说得比前人窄一些，也硬一些。

它不是说“一个港口像一个人”。那是比喻，比喻可以随手打，也可以随手收。它说的是三件可以一样样去查的事。

第一件：每个尺度上，都有三界的符号。

一个人身上，有理念符号：念头、信念、“深吃水的船要等涨潮”这样一句心里的话；有现实符号：他天天面对的那几块屏幕、那张潮汐表、十七号泊位的岸线；有自我符号：他身上那个说不清的习惯，手放到鼠标上那一下的迟疑。

一群人身上，同样有三界。理念符号是这一群人共用的规程、术语、“顺延”这样的词；现实符号是调度室、交班本、那三块屏幕和墙上的白板；自我符号是这一群人的默契：哪个人接电话的口气意味着出事了，交班时谁先开口，一个眼神就知道“这事你来”。

一个文明身上，也有三界。理念符号是它的经典、法条、标准，比如全世界通用的那一套集装箱尺寸；现实符号是它的城市、港口、航道、一只只钢箱子；自我符号是一代代人身上的习惯与认同：一座港口城市的人怎样看海，怎样算时间，怎样和陌生人做生意。

三界俱全，三角就能在这个尺度上立起来。任何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三条方程在一个人身上成立，在一群人、一个文明身上照样成立。这三条方程怎样写、怎样各配一个例子，详见书二。

第二件：每个尺度上，都记同一份能量账。

动能、势能、内能，这三样在每个尺度上都在，只是换了一种“货币”。

动能，是谁付的力。一个人付的是自己的时间和力气；一群人付的是成员的手、一次次的会、一遍遍的磨合；一个文明付的是一代代人的劳作，以及它花在教育、典礼、修缮上的那些钱和年月。

势能，是哪一张网在托、在拉。一个人靠的是家、身边的人、带过他的前辈；一群人靠的是它所在的行业、上下游、同行之间的规矩；一个文明靠的是它的语言、它的地理、它所在的那张贸易和交往的大网。

内能，是压得多密、多难拆开。一个人身上的一个习惯，要多少次反证才松动；一群人的一个说法，要换几茬人还在不在；一个文明的一个符号，跨过几代、几地、几种语言，还认不认得出来。

账目上的三栏，每个尺度都有。要查同构，就查这三栏能不能在每个尺度上分别记出来。

第三件：每个尺度上，都走同一条周期。

一个人身上的符号会结晶、会固化、会熔开；一群人的、一个文明的，也一样。前两章讲固化与熔开时，已经在每一处都并排看过三个尺度：一个老人、一个居委会、一个朝廷；一个演员、一个剧团、一个剧种。

同构不等于同一。 这一句要单独说。

三个尺度走同一条路，路上的步子却不一样大。至少有三处不同。

一是时间的单位不同。 一个人身上的一个习惯，几个月到几年就压成；一群人的一个说法，常要几年到十几年；一个文明的一个符号，要几代人。熔开也一样：一个人一夜可以松动，一个文明往往要一两代人。

二是付力的人不同。 一个人的账，基本是他自己付；一群人的账，是许多手分着付，而且常常有人付得多、有人付得少；一个文明的账，许多付力的人，生前都看不见它结晶的那一天。

三是缝长的地方不同。 这一点最要紧，也最容易被看漏。

一群人身上的对不上，不一定是一个个人的对不上加起来。

港口那一晚的“顺延”就是这样。夜班的人心里，“顺延”一点也不含糊；日班的人心里，“顺延”也一点不含糊。单看任何一个人，都找不到缝。缝只长在两班人之间，长在交班本那一页纸上。

这就是涂尔干说对了的地方：大的那个，有它自己的分量。共同体的符号，有共同体自己的缝。

反过来，霍布斯也没有说错：共同体的符号，又只能由一个个人的手去付力、去磨、去重新压。缝长在两班之间，补缝却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同构的意思，正好把这两位接上：每一个尺度，都有自己的三角、自己的缝；每一个尺度，又都靠同样的三样能量去结晶。

为什么说这不只是一个比喻？

因为它可以被查，也可以出错。

如果它只是比喻，你在一个人身上看见一样东西，就可以随手说“一个文明也是这样”，不用查。可是按本书的说法，每说一个尺度，都要在那个尺度上独立找到三样东西。那里的三界符号是什么？那里的缝在哪一处？那里的三栏账，各由谁来付、由什么托、压得有多密？

三样里有一样在某个尺度上找不到，那个尺度上的同构，就不能说。

拿一句常听到的话来试一试：“一家公司，像一个人一样，会老。”

这句话听着很顺。可是照上面三件事去查，就查出问题了。一个人的老，有一大半是身体的事，细胞、骨头、器官，这些不是符号，是生命本身的样子。一

家公司身上，找不到对应的那一层。公司会僵、会固化，那是它的规矩和说法压死了，是符号的事；它不会像人那样，因为身体到了岁数而老。

所以“公司会老”是一个比喻，不是同构。它把一个人身上不属于符号的那一部分，也搬到了公司身上。本书说的同构，只管符号怎样发生这一件事，不管一切“像不像”。

◆五、一张三尺度的对照表

把上一节的三件事摊开，就是下面这张表。表里的例子，多取自港口那一晚，方便你对着看。

看哪一项	一个人	一群人	一个文明
理念符号	心里的一句话：“深吃水的船等涨潮”	规程、术语、“顺延”这个词	经典、法条、全世界通用的集装箱尺寸
现实符号	屏幕、潮汐表、十七号泊位的岸线	调度室、交班本、墙上的白板	港口、航道、一只只钢箱子、整座港口城市
自我符号	手放到鼠标上那一下的迟疑	交班时的默契，一个眼神就分好工	一座城的人怎样看海、怎样做生意
对不上的样子	习惯和系统给的数字不一致	两班人对同一个词各有一种读法	旧的运货方式接不住越来越大的贸易量
动能：谁付力	他自己的时间、经验、一夜不睡	两班人坐下来对词、改交班本	几代码头工人、工程师、立标准的人
势能：哪张网托着	带过他的前辈，二十一年的港口	港务的规矩、上下游船公司	海峡的地理、几百年的贸易网
内能：多难拆开	要几次反证，习惯才松	换几茬人，这个说法还在不在	跨几代、几国、几种语言，还认不认得
固化的样子	“我一向这样排”	“我们班一向这样写”	“运货一向这样运”
熔开的样子	重新问：这个习惯是哪几样东西压成的	把一个词摊开，两班一起重定	一种新的运法替换旧的，旧的手艺被带进新的
时间的单位	几个月到几年	几年到十几年	几代人
三个入口	现实硬、理念硬、自己没力气	同上，落在一个团队身上	同上，落在一个文明身上

这张表有十一行，每一行都可以竖着读，也可以横着读。

竖着读，是一个尺度上的一整份账。读“一个人”那一列，就是欧阳立这一晚的全部。心里一句话，手边一张表，身上一个习惯，三样对不上了。他付力，前辈的影子托着，最后看那个习惯松不松。

横着读，是同一项在三个尺度上的样子。读“固化的样子”那一行，三格里几乎是同一句话，只是主语换了：“我”“我们班”“运货”。这就是同构：句子的骨架一样，主语的大小不同。

有几行要多说几句。

“对不上的样子”这一行，三格必须分别找。

这是上一节第三件说的。不能因为欧阳立身上有一道缝，就说调度室也有一道缝；也不能因为调度室有一道缝，就说这座港口所在的文明也有一道缝。三道缝各有各的位置。一道在一个人的手和屏幕之间，一道在两班人之间，一道在一种运货方式和一个时代的贸易量之间。

“动能”这一行，越往右，付力的人越看不见结果。

欧阳立这一夜付的力，天亮就能看到结果：船靠上了，或者没靠上。两班人对词，下一个月就能看到交班本顺不顺。立一种全世界通用的箱子标准，许多付力的人，一辈子也看不到它把全世界的港口都改了样子。

所以在文明那一格，账往往是一代人付、几代人收。

“三个入口”这一行，是同构的一次检验。

一个人走到尽头、新的信念要发生时，有三个入口：现实硬、理念碎；理念硬、现实塞不进；自己的力气耗尽了。按同构的说法，这三个入口在一群人、一个文明身上，也应该能分别找到。

一个团队，可能遇到入口一：市场突然变了，原来那套做法讲不通了，需要新的理念；也可能遇到入口二：上面定下的一套指标是硬的，下面的现实塞不进去，需要直面现实；也可能遇到入口三：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人都累了，什么新办法都听不进，需要先歇一歇、先被托住。

一个文明身上，同样有这三种处境。

如果在某个尺度上，三个入口怎么也找不全，同构就要打折扣。如果某个入口在那个尺度上的“药”，和在个人身上的完全相反，也一样。这是一个可以去查的地方。

最后一行没有写进表里，却要记住：机器。

港口的那套排泊位的系统，有一张极大的网：几十年的船期、潮汐、航线、装卸记录，全在里面。它一分钟就排出一张新表。可是这一晚，它没有在任何一处“愣住”。十七号泊位凌晨四点，它照数字排了；“顺延”两种读法，它不知道有这回事。

它有势能，缺对不上，也缺自己付的动能。所以它不在这张表的三列里，它是第四种尺度。它是什么样、人和它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样，第 10 章再讲。

◆六、港口那一夜，三个尺度一起动

回到那间调度室。下面把这一夜从头到尾走一遍，三个尺度分开记，每一处都先找缝。

一个人的尺度：十七号泊位。

欧阳立没有点“确认”。他也没有把系统的方案推翻。他先问了自己一句：这个习惯，是哪几样东西压成的？

他想起了它的来历。

他刚来调度室那几年，带他的是陈锦堂。陈锦堂那时五十出头，排泊位排了快三十年。有一年雨季，一条深吃水的船在低潮时靠十七号，船底擦到了泊位前沿的淤泥。虽然没出事，船公司索赔、港务调查，折腾了半年。从那以后，陈锦堂排深吃水的船，总要往涨潮时段放，一边排一边念叨：“十七号脚下软。”

欧阳立跟着排了几年，这句话就长进了他身上。陈锦堂退休快十年了，这句话还在。

来历找回来了，接着要找缝到底在哪里。

他调出了最近一次的水深测量报告。报告上写着，十七号泊位前沿两年前做过一次疏浚，设计水深比从前加深了不少。这个十七号泊位和它的水深，是为了

把事情讲清楚设想出来的，不对应港区里任何一个真实的泊位。按新水深，凌晨四点那条船靠十七号，余量是够的。

缝就清楚了。“十七号脚下软”这句话，当年是对的，它接住的是一块淤泥。淤泥被挖走了，这句话还在他身上。一个理念、一个现实、一个习惯，三样里有一样已经变了，另外两样还没跟上。

他点了“确认”。

哈菲兹在旁边看着他翻了四十分钟报告，一直没出声。等他点完，才问了一句：“十七号以前出过事？”

欧阳立把陈锦堂那一年的事讲了一遍。

哈菲兹听完，说他来调度室五年，从没听说过。系统里也没有：那张大网里有几十年的潮汐和船期，却没有“那一年雨季，有条船擦了泥”这一笔。一个年轻调度员身上，也多了一道小小的对不上：原来屏幕上那张表，并不知道这座港口的全部来历。

可是欧阳立没有把那句老话整个扔掉。他让哈菲兹在系统的泊位备注里加了一行：“十七号，深吃水夜靠，岸桥就位后再留三十分钟余量。”

旧习惯里那份对十七号的小心，被留了下来，换了一个地方放。它从他一个人的手上，搬进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备注栏里。

这是一个人尺度上的一次熔开再结晶。动能是他这一晚多花的四十分钟，翻报告、算余量。势能是陈锦堂留在他身上的那张旧网，还有这座港口留下的测量记录。新结出来的那一个粒子，带着旧的折痕：“脚下软”那份小心，还在。

一群人的尺度：交班本上的“顺延”。

午夜过后，普丽雅那个电话，让调度室的空气紧了一下。

日班读了“顺延”，以为空出来的泊位要由下一条船补上，已经提前给下一条船约了拖轮和引航员。夜班写“顺延”，意思是整体往后推，次序不变，那个泊位要留着等那条晚到的大船。两边一对，凌晨六点前后，同一个泊位上，差一点排进了两条船。

电话里，两个人花了二十分钟，把拖轮和引航员一一改回来。没有出事。

先找缝。这一道缝很好找，就在交班本那一页上，黑字白纸。它长在两班人之间，不长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夜班写的人心里清清楚楚，日班读的人心里也清清楚楚。

这道缝也不是这一晚才有的。它在交班本里躺了好几年。以前没撞出来，是因为从来没有一条船晚到这么久，“整体后推”和“后面补上”两种读法，排出来的结果恰好一样。十八个小时的大洞，把两种读法分开了。

第二个星期，两班人坐下来开了一个会。

会是哈菲兹提的。他把这几年交班本里所有出现“顺延”的地方翻了一遍，挑出几处，问两班人各自是怎么读的。读法一摊开，大家才发现，不只这一个词，还有两三个词也是各读各的。

会开了两次。最后，“顺延”这个词从交班本里拿掉了，换成了两个新词：“整推”，指整体往后推、次序不变；“补位”，指空出的位子由下一条补上。交班本的格子里，也多了一栏，必须二选一打勾。

这是一群人尺度上的一次熔开再结晶。

理念符号变了：多了两个词。现实符号变了：交班本多了一栏。自我符号也在变：头一个月，大家交班时还会说漏嘴，说出“顺延”，旁边的人就问一句“整推还是补位？”。到第三个月，这一问已经不用想就出口了。

动能是两次会、一个月的磨合、几回说漏嘴后的纠正。势能是港口对安全的那一套老规矩：差一点排进两条船，这件事在这张网里是分量很重的。新结出来的那个粒子，带着旧的折痕：两个新词，是从一个旧词里分出来的。

一个文明的尺度：一只钢箱子。

那一晚堆场里等着的两千多个箱子，每一个都是同一种东西。长二十英尺或四十英尺，宽八英尺，四角有统一的锁孔。

这只箱子，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尺度上的结晶。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海上的货多半是散着装的：一袋袋、一捆捆、一桶桶，靠码头工人一件件扛上扛下。一条跨大西洋的散货船，泊在港里装卸的时间，常常和它在海上走的时间差不多长。

缝在这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贸易量（现实），和一种靠人肩膀扛的装卸方式（几代码头工人身上的手艺），对不上了；原来关于“货”的那一套想法（每一种货各有各的包装、各有各的装法），也接不住。

一般的说法是，1956 年 4 月，美国人麦克莱恩用一条改装过的油轮，从纽瓦克往休斯敦运出了五十八个统一的箱子。此后十几年里，箱子的尺寸、锁具、吊具，经过许多国家、许多公司的争论，一点点定成了国际通用的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那几项标准，是在 1968 到 1970 年间陆续发布的。

这一次结晶，动能付得极大，也付得极不均匀。几十年里，港口一座座改造，船一条条重造。付得最重的，是许多港口的码头工人：一种扛了几代人的手艺，在一二十年里失去了用处，很多人丢了饭碗。这份代价是真的，本书不把它写成“进步的必然”。

托着它的势能，是那张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海上贸易网，新加坡就长在这张网的一个结上。1819 年开埠以后，这座城就是马六甲海峡边上的一个转口港。1972 年，它在丹戎巴葛建起了第一个集装箱泊位。

结晶以后的内能，就在你眼前：今天这只箱子，从鹿特丹到上海到新加坡，没有一个港口认不出它。它稳定，几十年不变尺寸；它整体，少一个锁孔就上不了船；它独立，离开任何一个港口、任何一种语言，照样被认出来。

可是这一晚，在文明这个尺度上，本书找不到一道新的缝。

十八个小时的晚点，没有动到这只箱子，也没有动到那张海上的大网。它们把这一晚的事稳稳接住了，像大海接住一阵风浪。文明尺度上的那道缝，是六七十年前的；这一晚的港口，只是住在那一次结晶里。

这一点要老实记下来。三个尺度同构，不等于每一晚、每一件事，三个尺度上都正好各有一道缝。如果硬要在这一晚的文明尺度上也找出一道缝来，就成了怎么讲都对的说法。

把这一夜的账，并排再看一遍。

在一个人身上：一句“脚下软”，对不上新的水深；付了四十分钟；靠前辈和测量记录托着；结出一行备注，带着旧的小心。

在一群人身上：一个“顺延”，对不上两班的读法；付了两次会、一个月；靠港口的安全规矩托着；结出两个新词和一栏勾选，带着旧词的影子。

在一个文明身上：一种扛货的方式，对不上越来越大的贸易；付了几十年、几代人；靠几百年的海上贸易网托着；结出一只全世界认得的箱子。这一晚，它只是托住了另外两个尺度。

三处走的是同一条路：缝，力，网，带着旧折痕的新粒子。步子大小不一样，路是一条。

◆七、同构怎样才算错

一个说法如果在三个尺度上都讲得通，最要防的，就是它变成“放到哪里都讲得通”。所以本章要把出错的口子写清楚。

先说一道闸：每个尺度上的缝，要分别找、事前找。

这一章里，三道缝都是这样找的。十七号泊位的缝，在一份水深测量报告上；“顺延”的缝，在交班本那一页纸上；箱子的缝，在散货时代装卸的史料里。每一道都能在事前指出来，不是看到一个结果，回头说“这里一定有过对不上”。

文明尺度上那一晚找不到新的缝，本章就写“找不到”。这道闸守不住，同构就成了一句漂亮话。

再说三种会让本章的说法出错的情形。

如果找到这样的情形	它推翻的是哪一句	去哪里查
某个尺度上，符号结晶了，却找不到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付过力	三个尺度记同一份能量账	一个团队的新说法、一个文明的新标准，是不是真有人磨过、争过
一群人身上的缝，总能拆成一个个人身上的缝加起来，从没有只长在人与人之间的	每个尺度都有自己的缝	交接、交班、跨部门的地方
某个尺度上，三个入口找不全，或者同一个入口的“药”与个人身上完全相反	三角在每个尺度上都立得住	团队与文明的危机史
某个尺度上，熔开以后再结出的东西，从不带着旧的折痕	同一条周期在每个尺度上走	改革前后的规章、术语、器物

如果找到这样的情形	它推翻的是哪一句	去哪里查
尺度越大，结晶反而越快、越不费力	时间单位随尺度变大	比较个人习惯、团队规矩、文明标准的成形年月

这五种情形，任何一种被确证，本章的同构就要修改；被确证得越多，越要改。

最后说一个可以拿来查的预测。

如果三个尺度真的同构，那么在个人身上管用的一些道理，在一群人、一个文明身上，也应该以相应的样子管用。

比如，一个人力气耗尽的时候，先补能量、再讲道理，比反过来有效。按同构，一个累垮了的团队，先让人歇下来、把最急的担子卸掉，再谈新办法，也应该比一上来就开会讲改革有效；一个经历了长期动荡、意义耗尽的社会，先休养、先把日子过稳，也应该比一上来就推一整套新理念，更容易结出新的东西。

这个预测可以去比较。若长期比较下来，在某个尺度上，先补能量和先讲道理毫无差别，那个尺度上的同构就站不住。

◆八、放回日子里

你也同时活在三个尺度上。

你身上有一些习惯，是你自己的；你在的那个单位、那个家、那个群里，有一些说法，是大家的；你还住在一座城、一种语言、一套全世界通用的东西里，比如一只箱子、一个插头、一套计量单位。

下次在一件事上卡住，可以先问一问：这道缝，长在哪一个尺度上？

是你身上的一个习惯，和眼前的事对不上了？那要先找它的来历，看它当年接住的是什么，那样东西还在不在。

是一群人之间的一个说法，各人读法不一样？那就别只怪哪一个人。缝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在人与人之间，要大家一起坐下来，把那个词摊开。

是更大的一张网，那张网本身在变？那多半不是你一个人一晚上能补的，也不是一群人一个月能补的。你能做的，是认清你住在哪一次大的结晶里，知道它托着你，也知道它在动。

还有一件事：别把一个尺度上的药，拿到另一个尺度上去用。

一个人的习惯，靠自己留意、自己松开；一群人的说法，要靠一起对、一起定；一个文明的符号，要几代人付力。拿个人的药治群体的病，会怪罪个人；拿群体的药治个人的病，会开一场又一场没用的会。

带 走 的 话

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走同一个三角、记同一份账；缝要在每个尺度上分别找，步子大小不同，路是一条。

两 行 小 账

· 柏拉图与霍布斯看见了大小同形，同的是结构的形状；本书打开的门是：同的是发生——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同一条周期，每个尺度都要独立查。

· 一个磨出来的词、一只几代人压出来的箱子，被当成“本来就这么叫”“本来就这么运”，那一下，就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习惯，是从带过你的人那里来的？它当年接住的那样东西，今天还在吗？

2 你所在的单位或家里，有没有一个词，大家天天在用，读法却可能各不相同？哪一次它差点撞出事来？

3 你最近一次卡住，缝是长在你自己身上、长在人与人之间，还是长在一张更大的网上？你用的药，配得上那个尺度吗？

第 9 章

尺度之间的回写

这一章的问题：新加坡没有冬天，女儿问为什么还要过冬至；一个人身上的习惯和一个文明的节令，是怎样上下传过去的？

◆一、没有冬天的冬至

去年冬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下了一下午的雨。

薛晓岚六点半到家，衣服还是潮的。她三十八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会计，从哈尔滨搬来新加坡已经六年。进门第一件事，是从冰箱里拿出早上和好的面。

冬至要吃饺子。这句话在她身上，比任何一条会计准则都结实。

她小时候在哈尔滨，冬至那天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窗外就暗了。姥姥一边擀皮一边念叨：“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屋里暖气烧得烫手，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饺子下锅的那一刻，满屋子白汽，这就是冬至。

女儿唐语棠十岁，在新加坡上小学四年级。她放学回来，看见案板上的饺子皮，愣了一下。

“妈妈，冬至不是吃汤圆吗？我们华文老师今天带我们搓汤圆了，红的白的。”

“咱们家冬至吃饺子。”

“可是新加坡又没有冬天。为什么要过冬至？”

薛晓岚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一下。

这一问，她答不上来。她能答出“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那是书上的答案；她答不出的是另一半。这里一年到头三十度，白天和黑夜几乎一样长，冬至的那个“冬”，在这块土地上根本找不到。

同一天下午，在公司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小事。

月底结账，财务经理罗佩仪把新版的月结清单发到群里。清单第十四项是一行新字："应付账款核对，第三遍倒着对：从总账往回查到单据。"

这一行，是薛晓岚的习惯。

她在哈尔滨的第一个师傅单凤芝，是个老会计，带她的第一年只教一件事：账要过三遍，第三遍倒着过。顺着对，你会被自己的思路带着走；倒着对，错处才会自己跳出来。薛晓岚把这句话带到了新加坡。前年年底，她用"倒着对"查出了一笔重复付款，金额不小。罗佩仪问她怎么查出来的，她讲了师傅那句话。去年改清单时，这句话就成了第十四项。

所以这一天里，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两件方向相反的事。

白天，她身上沉了十几年的一个小习惯，往上走了一层，变成了一个团队的规矩。晚上，一个两千多年的文明符号，往下托住了她，让她在没有冬天的地方也包了饺子。可是这个符号在她和女儿之间，断了一下。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上下两个方向，和中间那条缝。

◆二、三种尺度，两个方向

前一章把个人、共同体、文明三种尺度并排放着看，结论是：三者走同一个三角，记同一份能量账。这叫同构。

同构说的是"像"。本章要问的是"通"：三种尺度之间，符号怎样走动？

本书的候选回答分两句。

第一句：个人的结晶，可以升为共同体与文明的符号。

一个人身上练出来的东西，一条经验、一个手法、一句话，在合适的条件下，会被一群人接过去。它被写进规矩，造成器物，最后成为一个文明的公共刻痕。薛晓岚的"倒着对"，就是这条路上走了第一步的例子。

第二句：文明的场，又托住个人的结晶。

一个人要结晶出任何新东西，都要有势能托着：一套语言，一种节令，一张关系网。这些不是他自己造的，是文明早已压好、摊在他周围的东西。薛晓岚在新加坡过冬至，托住她的就是这张场。

两句合起来，就是本书第二条升维命题的后半截：尺度之间会回写。上面的场塑造下面的结晶，下面的结晶又改写上面的场。

这里要先说清一件事：尺度之间的走动，不是比喻，是要付真实代价的。

在个人尺度上，动能是一个人自己的力：熬的夜，练的遍数，吃的亏。在共同体尺度上，动能是一群人协同付出的力：开会，争论，改清单，一遍遍地照着做。在文明尺度上，动能要以代来计：一种做法要被几十代人重复，才压得成一个节令、一种文字、一套礼。

三种尺度的力，量级差得很远。一个符号从下往上走一层，就要换一种付力的方式。原来一个人付得起的，到了上面，得有一群人接着付；原来一群人付得起的，到了文明那一层，得有一代代人接着付。上行之所以难，难在这里。每升一层，付力的人就得换一批，而新的那一批，并没有经历最初那次对不上。

下行也一样。文明压好的东西落到一个人身上，原来是几十代人一起扛的重量，现在要一个人的身体接住。接得住，它成了这个人的；接不住，它就从这个人身上滑过去，只留一个名字。

回写不是一条单行道，也不是一个圆圈。它更像两股绳子拧在一起：上行的一股，下行的一股，彼此缠着往前走。绳子拧得顺的地方，一代代人接得住；拧断的地方，就是本章第六节要讲的三处断裂：代际、移民、革命。

先看前人怎么讲这两股绳子。

◆三、前人各看见了一股绳

讲个人与制度之间的来回，西方思想里有两位绕不开的人。一位是哲学家黑格尔，一位是社会学家涂尔干。他们恰好各看见了一股绳子。

黑格尔看见了上行。

黑格尔把精神的展开分成几层。最里面一层是“主观精神”，一个人的感觉、意识、意志。再往外一层，是“客观精神”：法、道德，还有他特别看重的“伦理”，也就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他的《法哲学原理》（1820 年出版，扉页印的是 1821 年），专讲的就是这一层。

这个排法的要害，在于黑格尔对制度的看法。在他眼里，制度不是从外面套在人身上的枷锁，是人的精神自己走出去、在世界上站住的样子。一个人的自由，要落进法律、风俗、机构里，才算真实。只在心里想的自由，是空的。

这一点他说对了，而且对得很深。

制度确实是精神的外化。用本书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自我符号和理念符号，迁移进了现实。它们变成了有身体、有条文、能代代相传的东西。黑格尔还看见了另一层：伦理一旦成形，就会反过来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一个在家庭和社会里长大的人，用不着每一步都想，规矩已经长在他身上了。这就是回写。

可是黑格尔在一个地方停下了。

在他那里，精神的每一步展开都是必然的，方向也是定的：一层层往上，最后走到“绝对精神”。中间的冲突、断裂、牺牲，都被他称作第 7 章讲过的“扬弃”——旧的被否定了，可它的精华被保存、被提升进了新的一层。

这样一来，断裂就总是有收成的。每一次断开，都被预先保证了一个更高的合。

本章要看的那些断裂，偏偏不一定有收成。一个移民的孩子不懂外婆的节令，这一代就是断了，没有什么更高的东西把两边保存下来。黑格尔的体系里，没有地方安放这种白白断掉的缝。

还有一层：他不记能量账。精神往外走，走多远、要付多少力、靠什么场托着，他不问。好像只要时候到了，精神自己就会走过去。

涂尔干看见了下行。

第 8 章已经记下涂尔干对的那一面：大的那个，有自己的分量。这里看他为这份分量找的说法。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 年）里有一个有名的主张：要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看待。语言、法律、货币、风俗，都在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个人死后还会继续在。它们从外面约束一个人，你不服从，就会撞上它的硬度。

这一点他也说对了。

一个孩子学说话，学的是一套早就压好的语言；一个新员工进公司，接的是一套早就定型的流程。文明的场是真实的，它有硬度，有重量。本书说“文明之场托住个人”，涂尔干是最早把这个“托”讲成一门学问的人之一。

涂尔干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发现，就是第 2 章讲过的“集体欢腾”（《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年）。一群人聚在一起，情绪高到一个人单独时到不了的地步，新的神圣符号往往就在这种时刻诞生。放在本章看，要紧的是它的方向：这一回，力是从许多个人身上一起往上涌的。

这几乎就是本书的能量账：一大群人同时付出巨大的动能，在一个密集的场里，结晶出一个新的共同符号。

可是涂尔干也停下了，停在两处。

第一处，个人在他那里几乎只是接收者。社会事实从外面压下来，个人被塑造。至于一个人身上的东西，怎样反过来变成社会事实，比如单凤芝的一句话怎样变成一份清单，他很少讲。

第二处更深，第 2 章已经指出过。集体欢腾的力量从哪来？他的回答是：从社会本身来，人们在仪式里崇拜的，归根到底是社会自己。放到尺度之间看，这个回答把“社会”放在了源头的位置上，好像社会是一个先在的、自己有力量的东西。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压得极密的粒子，它也是被一次次的聚集、对不上、结晶压出来的。这一层，要到本书第四编才能讲开。

荀子在两千多年前，两股都摸到了。

西方这两位之外，中国思想里有一位更早的人，把上下两股放进了同一段话里，就是荀子。

荀子讲“性恶”，常被人误读成一句骂人的话。他真正的意思，是人生下来的那些欲望和本能，不会自己长成礼义。礼义从哪里来？他在《性恶》篇里给过回答。大意是：圣人反复地思虑，长久地练习人为的事，才生出了礼义，立起了法度。

这是一条清清楚楚的上行之路：一个人身上反复付力练出来的东西，升成了一个社会的制度。

他还讲了下行的一股。《性恶》里说“化性而起伪”，后人常缩成“化性起伪”。“伪”在这里不是虚假，是“人为”：礼义法度立起来以后，反过来去化人的本性，一代代人在它里面被教化、被塑形。这就是文明的场托住个人、改写个人。

荀子两股都看见了，这在古代思想里是难得的。

可是他也停下了一处：生出礼义的，是圣人。他在《性恶》里也说过“涂之人可以为禹”，普通人只要肯积，也能走到圣人那里；可那是走进圣人已经立好的礼义里去。礼义是少数人压好、多数人领受的包。薛晓岚那样一个普通会计，身上的一个小习惯自己往上走成一条规矩，在荀子的图里没有位置。

本书的说法里，往上走的路是人人都在走的，只是走多高、走多远不同。圣人和普通人的差别，在能量账上：付了多少力，接住它的场有多大。不在资格上。

三个人合起来看，黑格尔看见了个人往上走成制度，却给这条路预先铺好了终点；涂尔干看见了制度往下压住个人，却把制度当成了源头；荀子两股都看见了，却只让圣人往上走。

本书要做的，是把两股绳子拧到一起，向每一个人敞开，再给它记上能量账。

◆四、往上走：结晶变成制度

先看上行的一股。拿一个中国人都熟的人来看：范仲淹。

按本书的纪律，讲一个符号的发生，先要在材料里找到那条缝。范仲淹身上的缝，史书里写得很清楚。

他两岁时父亲去世，家里穷，母亲改嫁到一户姓朱的人家。他跟着继父的姓，叫朱说，在朱家长大。二十多岁时，他才知道自己本姓范。这一知道，他辞别母亲，去应天府的书院苦读。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他早年在山寺里读书。他每天煮一锅粥，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配几根腌菜。考中进士以后，他把母亲接去奉养，又把姓改了回来。

这里有一条可以独立指认的缝：一个孩子的家，和他的姓，对不上。他身上的自我符号“我是谁家的人”，和现实里“我在谁家长大”，拧在了相反的方向上。一个靠宗族活下来的社会，偏偏让他在宗族的缝里长大。

这条缝后来结晶成了什么，他自己写出来过。

庆历六年（1046 年），他写《岳阳楼记》，里面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来几乎人人会背。可是本书更看重的，不是这句话，是这句话之后三四年他在苏州做的事。

皇祐元年、二年间（1049—1050 年），范仲淹拿出自己多年的俸禄，在苏州一带置了一批田地。田大约有千亩。这批田的收成不归他自己，归整个范氏宗族：族里每个人按月领米，婚嫁有钱，丧葬有钱，读书有钱。管这批田的机构，叫“义庄”。他还亲手定了一份《义庄规矩》，最初十三条，写明谁能领、领多少、谁来管。

这一步，就是本章说的“个人的结晶升为制度”。

把它拆开看，正好是三界之间的迁移。他身上那个“一个孤儿也该被族里托住”的自我符号，先迁移成了理念符号，一份写下来的规矩；又迁移成了现实符号，一片有地界、有收成的田。三样东西互相撑着，任何一样单独拿出来，都站不了这么久。

站了多久呢？

范氏义庄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们一再修订规矩、增置田产。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前后有九百年上下。更要紧的是，它被别的宗族一家家照着做。从宋到明清，江南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义庄、义田。到这一步，一个人的结晶已经不只是范家的规矩，而是一种文明里通行的做法。

这条上行的路，能量账是怎样记的？

动能，是范仲淹自己付的。多年的俸禄，一笔一笔地拿出来，这是实打实的代价。

势能，是周围的场给的。宋代士大夫正在重建宗族，同族聚居、修谱、立祠，一张大网正在拉起来。他的义庄，是被这张网接住的。设想同一个想法，落在一个宗族已经散尽的年代，它多半落不了地。

内能，是田、规矩和一代代人的遵行一起建起来的。田不能随便卖，规矩写在纸上，族人每月领米，这三样拧在一起，连接度高到九百年拆不散。

从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出个人结晶往上走的三个条件。

第一，它要能离开那个人。

范仲淹的忧，留在他心里，就只是他的。它变成田和规矩，才能在他死后继续存在。三判据里的“独立”，在上行的路上是第一道门：一个结晶如果离不开它的发生地，就升不上去。

第二，上面要有一张接得住它的网。

不是什么好东西都能升上去。上面的场得有一个空位，刚好托得住它。宋代宗族的重建，就是那个空位。

第三，接过去的人要重新付一次力。

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范仲淹的儿子们修订规矩，管庄的人一年年收租、发米、记账，别的宗族照着样子从头置田。每一处都要重新付动能。一个制度如果只靠创始者那一次付出，它活不过两代人。

这里还藏着一层更细的东西。儿子们修订规矩，意思是这份规矩是能被打开的。族里人口变了，米价变了，哪一条不合用，就拆开重写。本书说符号是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义庄规矩正是这样：它被压得很实，九百年不散；可是它一直留着被重新打开的门。

设想范仲淹当年把规矩刻在石头上，宣布一字不许改。它会更“结实”吗？多半恰好相反。人口一变，条文就和现实对不上，又没有门可以打开，人们只好绕着它走。规矩还立在那里，义庄已经名存实亡了。

结实和死板，是两回事。一个制度能活多久，不只看它压得多密，还看它压的时候，有没有给返回留一条路。

回到薛晓岚的那份清单。

规模小了几万倍，三个条件一样不少。

单凤芝那句“第三遍倒着对”，先在薛晓岚身上练了十几年，从一句话变成了手上不用想的习惯。这是自我符号的结晶。

它要离开她，得先说得出来、写得下来，变成“第十四项”那一行字，这是第一个条件。罗佩仪的团队刚好吃过重复付款的亏，清单正好在改版，这是那张接得住的网。最后，第十四项要真正活下来，团队里每个人每个月都得自己倒着对一遍，自己付那份力。

如果大家只是在清单上勾一个钩，那一行字就会变成一个空壳。它还在纸上，可是已经没人在做了。

这正是上行之路最常见的结局：结晶升上去了，力没跟上去。规矩留下了，规矩背后那次对不上，和那一份动能，没留下。

为了不让这套说法变成“怎么讲都对”，这里也要看一个没升上去的例子。

薛晓岚从哈尔滨还带来了另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前，把当天的凭证在一个手写的小本子上记一遍流水。这个习惯在她身上同样结实，同样是单凤芝教的。她也在组里提过一次。罗佩仪听完，笑了笑，说系统里每一笔都有日志，随时能调出来。

这个习惯没有升上去。

按上面三个条件对一对，原因很清楚：它能说出来，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可是上面那张网里没有它的空位。公司的系统早已把“每天留一条流水”这件事做了，团队身上没有对应的那条缝。倒着对能升上去，是因为团队吃过重复付款的亏，缝在那里；手写流水升不上去，是因为这里没有缝。

两个习惯，一样结实，一样来自同一个师傅，一个升了，一个没升。差别不在习惯本身，在上面那一层有没有一条正好等着它的缝。

这一点和本书一再说的纪律是一回事：对不上要能事先指认。一个结晶会不会升为制度，也要能事先看出来：先看上面那一层，缝在哪里。

◆五、往下托：场托住一个人

再看下行的一股。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对着太阳、对着黄河流域的寒暑、对着一年的农事压出来的。它是一套时间刻痕，一点一点压了两千多年。冬至是其中最早被确立的几个节气之一。2016 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它是一个标准的文明尺度上的符号。

它有现实的身体：太阳在天上的位置，影子在地上的长短。它有理念的形状：名字、歌诀、历书。它有自我的一面：到了那一天，北方人的手自己就去和面，南方人的手自己就去搓圆子。三界同时压在一起，压了两千多年。

可是薛晓岚现在住的地方，在北纬一度多。

在这里，冬至的现实身体几乎消失了。新加坡一年里白天最长和最短的一天，只差九分钟上下；哈尔滨冬至那天的白天，不到九个小时。冬至在哈尔滨是“一年里最黑的一天”，在新加坡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格子。

按理说，现实那一界没有了，这个符号该散了。

它没有散。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照样“做冬”，搓汤圆，祭祖，一家人吃一顿饭。这是闽粤先辈带过来的做法，在赤道边上又压了一百多年，压成了本地自己的刻痕。

这里能看见一件很要紧的事：一个文明的符号，三界里少了一界，还能靠另外两界撑着活下去。可是它会变形。新加坡的冬至，“冬”的那一层变薄了，“团圆”的那一层变厚了。符号还在，重心挪了。

现在，把薛晓岚放回这张场里。

她在新加坡的六年，并不总是顺的。第一年考本地的会计资格，第二年换了一次工作，丈夫有一阵子常驻外地。这六年里，她身上有很多没地方放的东西：想家，不服气，累，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我到底算哪里人”的悬着。

每年冬至那顿饺子，就是给这些东西的一个位置。

她不需要发明一个仪式来装这些。文明早就替她压好了一个：在一年最“冬”的那一天，一家人围着一锅热气。她只要把自己这一年的东西，放进这个早已有的形状里。

这就是“场托住结晶”的意思。

场不替你结晶。它提供的是势能，是那张把你往某个方向拉的网。冬至这个节令，把薛晓岚这一年散着的东西，往“家”这个方向拉了一把，让它们有了地方落。真正落下来、压成她自己的东西，还得靠她的手：和面、擀皮、一个个捏褶。

这一点要说清楚，因为它和本书一直讲的能量律有关。

文明的场，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初都是免费的。一个孩子生下来，节令、语言、规矩已经在那里了，他一分力都没付。按本书的说法，免费的符号是“别人压好的包，没经过自己的手”。它是场，是势能，可还不是他的结晶。

一个人什么时候真正接住了一个文明符号？不是他知道了它，是他为它付了一次力。薛晓岚小时候，饺子是姥姥包的，冬至是姥姥的。到她自己在异国的厨房里，下着雨、穿着潮衣服，一个人和面的那一刻，冬至才第一次成了她的。

文明的场托住个人，个人也在托着的那一刻，把场接过来，再压一层。

还有一个对照，能把“托住”讲得更细。

薛晓岚的冬至，在新加坡变了形。可是她的职业，几乎没变形。她在哈尔滨学的是借贷记账，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到了新加坡，公司里用的还是这一套。准则的条文不一样，报表的格式不一样，用的语言从中文换成了英文。可是那个最里面的结构，一笔进来、一笔出去、两边要平，在两地是同一个。中国的企业，从 1993 年 7 月起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

所以她搬家时，职业上的那一身本事，一路上没怎么掉。托住她做会计的那张场，在哈尔滨和新加坡是连着的，是一张跨了很多国家的大网。

冬至的场，就没有这么连着。它在两地都在，可是在新加坡这边，它已经按本地的现实压成了另一个样子。她带过来的那个“冬至”，落进的是一张相似却不相同的网。

两个粒子，跟着同一个人，过了同一道海关。一个落地就咬合，一个落地就对不上。

差别在于托住它们的那张文明之场，在两边是不是同一张。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很多移民在新地方，工作上很快站稳了，节日和饭桌上，却很多年都觉得悬着。不是她不够努力，是这两类粒子底下的场，本来就一个连着、一个断着。

下行与上行，在这里拧在了一起。

◆六、绳子断在哪里

两股绳子不是处处都拧得顺。有三个地方，最容易断：代际、移民、革命。

三处断法不一样。先一处一处看，再放进一张表里比。

第一处：代际。场还是那张场，可是下一代接的是现成的。

唐语棠的那一问，“新加坡又没有冬天，为什么要过冬至”，是一条可以独立指认的缝。缝的一边，是她身上的现实：她从小在赤道边长大，“冬天”对她只是课本里的一张图。缝的另一边，是她母亲递给她的那个理念：冬至要吃饺子，因为冬天冷。

对薛晓岚来说，“冬至”这个粒子，是在哈尔滨的黑夜、暖气和姥姥的念叨里压出来的。现实、理念、自我三界一起压，压得很实。

对唐语棠来说，同一个词，只剩下理念的那一层是从母亲那里来的。现实的那一层，她手里没有；自我的那一层，她身上还没长出来。

这就是代际之断最常见的样子。上一代的结晶，到下一代手里，变成了一个说法。说法是可以传的，可是压出这个说法的那一场对不上、那一份动能、那个托着它的现实，传不过去。

还要看到另一面。唐语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她身上已经有一个“冬至”了：华文课上搓的红白汤圆，同学们一起笑闹的那个下午。那是新加坡的场在她身上压下的第一层。

所以这个家里的代际之断，不是“有”和“没有”之间的断，是两张场在一张饭桌上碰头。母亲身上压着哈尔滨的冬至，女儿身上压着新加坡的冬至。两个粒子都叫同一个名字，压的却是两块不同的土。

每一代人都在接一个别人压好的包。接得住接不住，看下一代自己有没有机会，为它再付一次力。

第二处：移民。人带着粒子，换了一张场。

薛晓岚自己就是这一处。

一个移民身上带着几十年压好的符号：口音、饮食、做账的手法、过节的方式、对“好人家”的想象。这些在原来的场里，是跟周围咬合得严丝合缝的。人一挪，场换了，这些粒子就和新的场处处对不上。

移民之断的特别处，在于对不上全落在一个人身上。

在哈尔滨，“冬至吃饺子”是一整座城一起压着的，不用她一个人扛。到了新加坡，扛着这个粒子的，只有她一家三口，准确地说，主要是她一个。她的身体，成了两张文明之场相撞的那条线。

所以移民身上的对不上，常常比本地人密集得多。这既是负担，也是一个产地。很多新的结晶，正是在移民身上先压出来的：两种做法拧在一起，长出第三种。新加坡华人的冬至汤圆，本身就是一百多年前另一批移民压出来的。

第三处：革命。场本身被熔开，从上往下改。

代际和移民，场都还在，断的是人和场之间的那一截。革命不一样，它是对场本身动手。它要把文明尺度上已经压好的符号熔掉，换一套新的，再要求每个人照着新的去活。

这里取一个离中国读者远一点、材料比较清楚的例子。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法与度量改革。

1793 年前后，革命政府推出了一套新的历法：一年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年末另加五六天；每月分三“旬”，每旬十天。七天一轮的星期被废除，休息日从七天一次改成十天一次。月份全部改名，用的是“雾月”“霜月”“花月”“热月”这类按天气和农事起的名字。同一时期，还推行过一套十进制的时间：一天十小时，一小时一百分钟。

同一批人，还推出了另一样东西：米制。长度用米，重量用克，一律十进制。

两样改革，是同一种精神、同一群人、同一个年代推的。结局截然不同。

十进制的时间，推行不到两年就停了。新历法撑了十多年，1806 年起被废止，回到了旧历。米制却活了下来。中间也有反复，可是到 1840 年，它在法国重新成为强制标准，后来又走遍了几乎整个世界。

为什么同一场熔开，一处再结晶了，一处没有？

按本书的纪律，先找缝。米制之前，法国的度量衡是一锅粥。各省、各城的尺、斤、斗都不一样，同一个名字在两个地方指的是两种长度。商人、税吏、工匠，天天在这上面对不上，天天吃亏。这条缝不是革命政府发明的，它早就在千千万万个人身上，被一笔笔交易磨出来了。米制落下来时，下面有一大片早已在等的人。

十进制时间和新历法，找不到这样一条缝。一天二十四小时、七天一个星期，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并没有让谁吃亏。它们压在钟声里、礼拜里、身体的作息里，压了上千年，跟周围咬得严丝合缝。革命要熔它们，理由是理念上的：要和旧时代的宗教划清界限，要让一切都合乎理性。理念那一界很硬，可是现实与自我两界并没有对不上。

更要命的是能量账。新历法要求每一个人，把身上那个“七天歇一天”的自我符号拆掉，换成“十天歇一天”。拆一个连接度这么高的符号，要付极大的动能，而付这份动能的，是每一个干活的人。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休息少了。

这是一次只有上行理念、没有下行托举的再结晶。上面熔开了，下面没有接得住的场，也没有愿意付力的人。

三处断裂放在一起看：

	代际	移民	革命
断在哪一截	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	一个人与一张新场之间	文明之场本身
场还在吗	在，只是下一代接的是现成的	旧场还在身上，新场在周围	被有意熔开
对不上落在谁身上	下一代：手里只有说法，没有现实	移民本人：两张场在他身上相撞	每一个被要求改写习惯的人
谁付动能	下一代要自己再付一次	移民独自付，常常付得最多	设计者付理念的力，众人付身体的力
常见的坏结局	符号只剩空说法，传两代就散	旧粒子固化成乡愁的石心，或整片丢掉	上面熔开，下面不接，旧符号悄悄回来
接得上的条件	给下一代一个亲手付力的机会	让两张场拧出第三种做法	新符号落在一条早已存在的缝上

表的最后一行，是本节最想留下的话。

三处断裂，都不是不能接。代际要接，得让下一代自己付一次力；移民要接，得让两张场在一个人身上拧出新东西，而不是二选一；革命要接，新的结晶得落在一条老百姓身上早就有的缝里。

三处接法，其实是同一条：尺度之间的回写，必须两股绳子都在。只有上行，是空中楼阁；只有下行，是代代照抄。

◆七、破了七个的饺子

回到薛晓岚家的那张案板。

唐语棠那一问之后，薛晓岚没有讲道理。她想了一会儿，说：“你过来，跟我包。”

那天晚上，唐语棠包了十一个饺子，有七个下锅就破了。她边捞边笑，说像一锅片儿汤。薛晓岚跟她讲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出门耳朵冻得发硬，

姥姥说吃了饺子耳朵就不冻了。唐语棠问，耳朵真的会冻掉吗？薛晓岚说，不会，可是那么冷的天，人就想吃点热乎的、有馅的。

这一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冬至在唐语棠身上，第一次有了一点现实的分量。不是哈尔滨的冬天，她没有那个；是她自己的手捏破的那七个饺子，是厨房里的白汽，是母亲第一次讲起的姥姥。

本书要看的，是接下来的那一步。

今年九月，唐语棠的华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家的节日”。她写了冬至。她写新加坡的同学吃汤圆，她家吃饺子；写妈妈小时候的冬天，窗户上有冰花；写自己包破的七个饺子。最后一句是：“我们家的冬至，有两种圆，一种是汤圆，一种是饺子的肚子。”

老师把这篇作文在班上念了。几个同学回家问父母：我们家冬至以前吃什么？一个同学的外公是潮州人。他说潮汕人管冬至叫“冬节”，汤圆叫“冬节丸”，搓成实心的，不包馅；小时候老人还说，吃了冬节丸就大一岁。老师后来在华文课的节日单元里，加了一个小活动：每个人回家问一问，自己家的冬至从哪里来。

把这一串事放回本章的框架，一次完整的尺度间回写就走完了。

下行：文明之场里早已压好的冬至，经过薛晓岚，托住了一个在赤道边长大的孩子。

断裂：可是到了孩子这里，现实一界缺了，冬至几乎只剩一个说法。缝在唐语棠那一问里，可以独立指认。

接上：接上它的，不是一番道理，是孩子自己付的一次力。十一个饺子，破了七个。

上行：孩子身上这一点新的结晶，写成了一篇作文，离开了她，在班上被别的孩子接住。又变成了老师课程里的一个活动，进了一个小共同体的规矩。

再下行：这个活动又让好几个孩子回家，去问自己家的那一份冬至。每个人从各自家里，再领一次那张文明的场。

这里有两点要说清楚。

第一，它很小。一篇作文、一个课堂活动，离“文明”差得远。可是本书说三尺度同构，意思正在这里。文明尺度的回写，不是另一种机制。它就是这样小小的上行下行，在千千万万个厨房和教室里同时发生，叠起来的结果。

第二，它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薛晓岚没有计划要改变女儿的华文课。她只是在一个答不上来的问题面前，没有把缝填平，而是让女儿也伸手进来。后面那一串事，是这一下之后自己长出来的。用本书的话说：这一晚，显出了一个新的唐语棠，也显出了一个新的她。

还有月结清单的第十四项。

今年年中，团队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新人。他第一次做月结，第十四项照着勾了，其实没有倒着对。薛晓岚发现以后，没有去改清单，只是带着他，从总账往回，一笔一笔地查了一遍。查到第三十几笔时，他自己说：“原来是这样。”

那一刻，单凤芝在哈尔滨教给她的那一句话，又往下走了一代。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一定有几样东西，是从上一代、从老家、从一个早已不在的人那里接过来的。一道菜的做法，一句口头禅，一种过年的规矩，一个做事的手法。

你可以问问自己：这几样东西，哪一样是我真正付过力的？

付过力的，是你的结晶，你可以把它往上递，递给一个团队、一个班、一个家。没付过力的，只是你接着的一个包。它也很宝贵，它是托住你的场。可是如果你只是拎着它，到了你的孩子那里，它多半就只剩一个说法了。

尺度之间的回写，不在大人物手里，在你今晚的厨房里。下一次有人问你一个你答不上来的“为什么”，别急着用一句书上的话把它填平。让他伸手进来，跟你一起做一遍。

带 走 的 话

个人的结晶能升为制度，文明的场能托住个人；两股绳子都在，代际、移民、革命的断处才接得上。

两 行 小 账

· 黑格尔给上行预铺了终点，涂尔干把制度当成了源头；本书把两股绳子拧在一起，记上能量账，也给白白断掉的缝留了位置。

· 把文明符号当成“现成在那里、知道了就算接住了”，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接住一个符号，靠的是为它再付一次力。

想 一 想

1. 你在工作或家里，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小习惯，后来变成了别人也照做的规矩？它离开你之后，还有人在为它付力吗？
2. 你从父母那里接过来的节日或家规里，哪一样到你这一代只剩一个说法了？
3. 如果你或你身边有人换过城市、换过国家，哪一个旧习惯在新地方对不上得最厉害？它后来是丢了、硬撑着，还是长出了第三种样子？

第 10 章

第四种尺度：机器

这一章的问题：模型一秒钟写出两个都说得通的回答，为什么吵到快十一点的是标注组的人，它自己却一点也不别扭？

◆一、晚上十点的一道争议题

周四晚上十点，北京北五环外的一栋写字楼里，十一层只剩一排灯还亮着。

祁永嘉三十一岁，是一家 AI 公司数据标注组的组长。她手下有十二个人，做的是一种外人很少听说的活儿：给大模型的回答打分。

具体是这样的。系统每次吐出一道题：一个用户提的问题，加上模型给出的两个回答，A 和 B。标注员要在两个里挑一个更好的，再写一两句理由。一个人一天要做两三百道。这些选择汇总起来，会被工程师拿去训练模型，让它往“人觉得更好”的那个方向偏。

这一晚，组里有一道题卡住了。

用户的问题只有一句：“我女儿七岁，她外婆昨天走了，我该怎么跟她说？”

回答 A 很长，八百来字，分成五步。先了解儿童对死亡的认知阶段，再用具体的语言解释，不要说“睡着了”，可以借助绘本，留意孩子后续的情绪变化。条理清楚，没有一句错话。

回答 B 很短，开头一句是：“先抱抱她。不用急着把事情解释清楚。”后面只有三四句：孩子问什么就答什么，答不上来就说不知道，你自己难过也可以让她看见。最后一句是：“每个孩子不一样，你比谁都了解她。”

按组里的标注规范第三版，A 应该赢。规范里写着，回答要“完整、准确、可操作”，篇幅充足的加分。

这份规范，祁永嘉看着它长大。三年前她刚进组时，规范只有两页纸，十来条。后来每遇到一类判不清的题，组里就吵一次，吵完加一条。第二版有了十几页，第三版四十多页，附了几百个例题。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个当时吵过的晚上。

所以这份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小共同体一次次对不上之后压出来的东西。组里新来的人，照着它判，用不着再吵一遍。这是它的好处。可是它也有它照不到的地方，那些还没吵过的事。

组里五十二岁的杜春华选了 B。她以前是小学语文老师，从学校退下来以后来做标注，是组里年纪最大的。二十四岁的孟一川选了 A，理由写得很规范："信息完整，步骤清楚，符合规范第 4.2 条。"

两个人对同一道题打出相反的分，系统会把它标成"争议数据"，推到组长这里裁定。

祁永嘉把两个人叫到会议室。孟一川先讲，讲得有条有理，每一句都能在规范里找到依据。杜春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段话。

"我儿子八岁那年，他爷爷走了。我那时候也查了很多资料，就照书上一条条跟他讲。讲了快半个钟头。他一句都没听进去。过了好多年，他上大学了，有一次跟我说，那天他其实就想让我别说话，抱他一会儿。"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阵。

祁永嘉后来回想那个晚上，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杜春华的话，是另一件事。

这两个回答，是同一个模型在同一秒钟里生成的。它写 A 的时候，没有犹豫；写 B 的时候，也没有犹豫。两段话一样流畅，一样笃定。在它那里，这两种回答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对不上。

对不上的事情，发生在这间会议室里。发生在杜春华身上那段八岁孩子的记忆，和规范第 4.2 条之间；发生在孟一川手里那份规范，和他从没经历过的一场葬礼之间。

后来他们三个一直讨论到快十一点。

本章要问的，就是这一晚上露出来的那件事：模型那么大、那么能说，为什么对不上偏偏不在它身上？它到底算什么，一件工具，一个对手，还是别的什么？

本书的候选回答是：它是一种新的尺度。

◆二、机器为什么算一种尺度

前面两章讲了三种尺度：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说机器是“第四种”，乍听有点奇怪。机器不就是一件工具吗？锤子、算盘、电脑，从来没人说它们是一种尺度。

区别在于，一件普通的工具只放大人的一样本事。锤子放大手的力，算盘放大算的速度，图书馆放大记的容量。它们都站在某一个尺度里，替这个尺度干活。

大模型不一样。

它是用几乎整个文明留在文字里的刻痕压出来的。千百年里无数人写下的书、文章、问答、争论、说明书，被压进同一张网里。压的方式，是让它一遍遍去猜下一个词，猜错了就调；它猜过的词，数以万亿计。压完之后，词和词、说法和说法之间的远近、次序、牵连，都存在了这张网的连接里。

所以它的料，是文明尺度的。

可是它的用法，是个人尺度的。一个人打开对话框，问一句话，几秒钟后，这张文明尺度的网，就以一个人能接住的大小，回到他面前。

它又被一个共同体养着。工程师、标注员、几百万提反馈的用户，一起把它往某个方向推。祁永嘉那一组，就是这个共同体的一角。

拿一个中国读者熟悉的东西来比，会更清楚。

明朝永乐年间编成的《永乐大典》，把当时能收集到的书，按韵分门，抄成两万两千多卷，1408 年成书。它也是一次文明尺度的大压缩，规模在当时举世少有。可是它只有一部正本，加上嘉靖年间重抄的一部副本，藏在宫里，平常人见不到；就算见到了，它也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你得自己一卷卷去翻，去找，去拼。

它压的是文明，用的人却得自己付全部的力，才能从里面取出一点东西。它和个人之间，隔着宫墙，也隔着几万卷的翻检。

大模型把这两道隔都拆了。它压的也是文明，可是任何一个人，问一句，它就把相关的那一角拉出来，按你问的样子重新排好，递到你手边。取用的那一份力，它替你付了大半。

这一“替”，就是它成为一种新尺度的关键，也是下面要讲的那些好处与风险的总根。

一张网，料来自文明，用在个人，养在共同体。它不在三种尺度里的任何一个里面，却同时咬着三个。这就是本书说它是“第四种尺度”的意思。

说它是一种“尺度”，不是说它是一个“人”，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群”。尺度说的是一种付力、存力、回写的方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一群人有一群人的方式，一个文明有一个文明的方式。

机器也有它自己的一套：料怎样收进来，力在哪里付，连接存在哪里，反馈怎样回去。这一套和前三种都不一样，又和前三种都咬着。把它叫作尺度，是为了能把它和前三种放在同一张账上比，而不是把它捧到三种之上，或者踩到三种之下。

这一句，是本书第二条升维命题的最后半句：机器是第四种尺度，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对不上与动能。

前一半好懂：它的网之大，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间图书馆比得了。势能就是网的吸引与拉扯，一个问题扔进去，整张网立刻把它往某些方向拉，拉出一个回答。

后一半要讲细。说它“缺对不上与动能”，很容易被听成“它什么也不是”，那就成了贬低；反过来，说它“什么都有”，又成了神化。两头都不对。

要讲细，先看三位前人。他们各自摸到了机器的一面。

◆三、三位前人摸到的三面

图灵：把一个答不了的问题，换成一个能做的实验。

1950 年，英国数学家图灵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计算机器与智能》，刊在英国的哲学刊物《心》上。论文开头一句就是那个老问题：机器能思考吗？

图灵没有去回答它。他觉得“思考”这个词太含糊，争下去只会各说各话。他换了一个问题：设想一个游戏，一个人隔着墙，用打字条的方式同时和一个人、一台机器对话，然后猜哪个是人。如果机器能让他经常猜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它不会思考？这就是后来人称的“图灵测试”，他自己管它叫“模仿游戏”。

这一步换得很漂亮。

它把一个形而上的争吵，变成了一件可以动手做的事。今天谁讨论 AI，绕来绕去，最后都得回到图灵这一招：别争它“是”什么，看它“做”出了什么。

图灵在同一篇论文里还有一个远见，常被人忽略。他说，与其直接造一台像成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不如造一台像孩子一样的机器，然后去教它。七十多年后，大模型正是这样来的：不是一条条写进去的规则，是喂进去、教出来的。

他在那篇论文里，还一条条回应了别人可能提出的反对。其中一条，来自十九世纪的洛夫莱斯夫人。她在 1843 年给一台设想中的计算机器写说明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这台机器不会创造任何东西，它只能做我们知道怎样命令它去做的事。

图灵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机器其实常常让他吃惊：算出来的结果，和他预料的不一样。

这一来一回，正好碰到了本章的要害。图灵说的“吃惊”，是真的；今天的人被大模型的回答吓一跳，也是常事。可是吃惊落在谁身上？落在图灵身上，落在读回答的人身上。那一下对不上，是人的预料和机器的输出之间的缝，缝在人这一端。机器那一端，它照常算完，什么也没撞到。

所以洛夫莱斯夫人和图灵，可以说各对了一半。机器确实能拿出人预料不到的东西，这是图灵对的；可是那份“出乎意料”能不能结晶成新东西，要看接住它的那个人。这是洛夫莱斯夫人那句话里，还值得留下的部分。

可是图灵也停下了一处。

他的测试只看对话框里出来的那几行字。字对得上人的样子，就算过关。这就是说，他判断机器的那把尺子，只量理念一界：说出来的话。

祁永嘉那天晚上看到的两个回答，单拿出来，哪一个都能通过图灵的测试。它们都像人写的，甚至比大多数人写得好。可是它们之间那条只有杜春华看得见的缝，图灵的尺子量不到。

图灵问的是“它说得像不像人”。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结晶在哪里发生，力是谁付的。

维纳：机器也有自己的“对不上”。

1948 年，美国数学家维纳出了一本书，叫《控制论》，副题的大意是：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与通信。他讲的核心是“反馈”。

最简单的例子是空调的恒温器。你把它设成二十六度。屋里一热，它测出来的温度和二十六度对不上，就开压缩机；温度降回来，对上了，就停。维纳说，这种“测出偏差、按偏差去纠正”的回路，在机器里、在动物身上、在人的社会里，都是同一种东西。有了它，机器第一次有了一点“目的”的样子。

这一点要认真对待，因为它直接挡住了一种常见的贬低。

很多人说机器“没有对不上”，好像机器是一块石头。维纳早就说清了：机器有偏差，有纠偏，有一个一直在跑的“测—比—改”的回路。大模型训练时也是这样：它猜下一个词，猜错了，错多少，算出来，往回调。这个“错多少”，工程师管它叫损失。没有它，模型一个字也学不会。

所以说机器一点对不上都没有，是不对的。

可是维纳的回路，也有它停下的地方。

恒温器里那个“二十六度”，是谁定的？是你。它自己从来不会去想，是不是该换成二十四度。它的对不上，永远是“当下的状态”和“别人给它定的目标”之间的差。它纠偏的方向，永远是回到那个目标。

本书讲的对不上，走的是另一个方向。

回到那间会议室。杜春华身上那段记忆和规范第 4.2 条对不上了。这一下逼出来的，不是“回到规范”，也不是“把规范删掉”，而是规范里原先没有的一句新

话，第六节会看到它。对不上在本书里，不是一个要被消掉的偏差，是一个会长出新东西的落差。它最后改写的，常常正是那个“目标”本身。

负反馈把对不上消掉，回到原样；符号的发生把对不上压成一个新粒子，再也回不到原样。两者都叫“对不上”，干的是相反的活儿。

模型训练时的损失，是前一种。它的目标，是工程师选的语料、写的规范、定的打分方式。它在训练里付的那些力，是为了离这个目标更近，不是为了改写这个目标。

克拉克与查默斯：人和工具可以是一个心。

1998 年，哲学家克拉克和查默斯发表了一篇很短的论文，叫《延展心灵》，刊在哲学刊物《分析》上。他们举了一个有名的例子。

两个人都想去纽约的一家博物馆。一个叫英加，她想了想，记起博物馆在五十三街，就去了。另一个叫奥托，他有记忆障碍，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什么都记在里面。他翻开本子，看到“博物馆在五十三街”，也去了。

克拉克和查默斯问：英加的记忆在她脑子里，奥托的记忆在本子上，两者起的作用一模一样。凭什么说一个是“心”，一个只是“工具”？他们的回答是：奥托的心，延展到了本子上。人和他可靠地依赖的那些东西，可以合成一个认知系统。

这个看法，和本章要讲的“人机复合”很近。

它对在：人的心本来就不只关在头骨里。今天一个人和手机、和搜索框、和大模型的关系，确实已经不是“人用工具”那么简单，它们咬合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本书说“人机复合是尺度的新组合”，克拉克和查默斯是最早把这种组合当真的人之一。

可是他们也停下了一处，就在那个笔记本上。

奥托的本子，是谁写的？是奥托自己写的。每一条，都是他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亲手记下来的。那本子上的每一行，背后都有他付过的一次力。所以它能和英加脑子里的记忆“一样”，是因为它也是一个人自己压下来的。

大模型这个“本子”，不是用它的人写的。它是千百万别人写的，再由机器压成的一张网。用的人一分力没付，翻开就有。

克拉克和查默斯只问“它起的作用是不是一样”，没有问“它是谁压的、谁付的力”。在本书的能量账上，这一问才是要害：同样一句“博物馆在五十三街”，自己压的，是结晶；别人压好的，只是场。

三位前人放在一起，正好看见机器的三面。图灵看见了它说出来的东西，维纳看见了它里面纠偏的回路，克拉克和查默斯看见了它和人咬合成的整体。三人都没有记那本账：这张网是谁压的，对不上在谁身上，结晶的力由谁来付。

◆四、它有什么，缺什么

把三位前人的长处收下来，现在可以给机器记一本细账。先说它有什么。

它有一张极大的势能之网。

这一条不能打折扣。一个人一辈子能读几千本书，已经算读得多的；一座大图书馆有几百万册，可是没有人能同时站在所有书架前面。大模型把多得多的文字压进了一张网，而且这张网是“活”的。你扔一个问题进去，它立刻把整张网里相关的连接都拉动起来，拉出一个回答。

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张场。它像一座城那么大的图书馆，又像一个随叫随到的、什么都读过一点的邻居。

它有内能，而且很高。

训练结束以后，网里的连接就定下来了。它们非常稳：你今天问，明天问，问一千遍，那张网本身一个连接都不会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压得极密的粒子，经得起拆。只不过它经得起拆，靠的不是一次次对不上把它锻打结实，是训练结束那一刻，它被封住了。

它有训练时的对不上，和训练时的力。

这一条第二节讲过：猜错下一个词，是一种对不上；为了猜得更准而消耗的电，是一种力。只是这对不上是“文字对文字”的，一界之内的；这力是在机房里付的，付完就封存了。

再说它缺什么。

它缺“落在自己身上”的对不上。

那天晚上，A 和 B 在模型那里，没有任何张力。它不会因为写了 A 又写了 B，而觉得自己两头不是人。它没有一段“八岁孩子”的记忆，去和规范第 4.2 条打架。

要有这种对不上，得先有一个会被撞痛的自我符号，再有一个会撞上来的现实符号。模型的网里，两样都只有文字的影子：它“知道”丧亲的孩子会难过，可这份知道，在它身上不压着任何东西。三界里，它只稳稳地站着一界。

它缺对话里的动能。

你和它聊天的时候，它也在“算”，也在耗电，可是这份力不是用来改写它自己的。一场对话结束，那张网还是原来那张网，一个连接都没变。它在对话里付的力，全给了你那一端的屏幕。

本书说的动能，是连接被拆开、被重接的速率。在一场对话里，真正被拆开、被重接的，只可能发生在人那一端。一个人读到一句话，心里有什么旧的东西被撬了一下，再按新的方式接回去。

AI 会不会有一天，在自己身上也有了这样的拆与接？这要看它有没有持续的记忆、能撞上现实的身体、会失败的代价，详见书四。本章只说今天：在今天常见的对话里，这三样它都还不完整，所以动能的那一份，还得人来付。

它缺一条往回写自己的路。

一个人被对不上撞了一下，结晶出新东西，这个新东西会回写他自己。它改写他的习惯、他的判断、他下一次怎么看同样的事。共同体也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回写是每一种尺度都有的。

机器这一种尺度，回写自己要绕一大圈。用户的反馈、标注员的选择、工程师的新数据，要等到下一次训练，才能进到网里去。它自己没有一条从对话直接回到自身的路。它的回写，是别的尺度替它写的。

这几条合起来，就是本书那半句话的意思：机器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对不上与动能。说得再准一点：它不是没有对不上，是没有落在自己身上的对不上；它不是没有力，是没有为自己结晶而付的力。

这两个“没有”，都不是贬低。它们只是说清楚，这张网是什么样的一张网。

这里顺带把两种常见的、说偏了的话放一放。

一种偏在贬低。几位语言学家和计算机学者在 2021 年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作者有本德、格布鲁等人，题目里就有“随机鹦鹉”一语。论文把大模型比作“随机鹦鹉”：它只是按概率把见过的词拼起来，并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提醒有它对的地方。它挡住了一种轻信：模型说得头头是道，不等于它和世界对过账。本书说它“三界里只站着一界”，和这个提醒是同一个方向。

可是“鹦鹉”这个比方，也把一样真东西比没了。鹦鹉学的是几句话的声音，它身上没有压着任何人的经历。

大模型那张网里压着的，是千百万人写字时留下的连接。哪个词跟哪个词走，哪种说法接哪种说法，一个讲道理的人在哪一步会转弯，都在里面。这些连接，是一代代人结晶过的东西的刻痕。它们是真的势能。祁永嘉那天看到的 B，能写出“先抱抱她”，不是凭空撞上的，是这张网里确实压着许多人类似的经历。

另一种偏在神化。有人看它说得像人，甚至比人体贴，就说它已经“懂了”，已经有了一颗心。

这种说法犯的，恰好是图灵测试留下的那个毛病：只看对话框里出来的字。字像有心的人写的，不等于写字的那一方身上压着一颗心。到今天为止，有三样东西，本书在它身上还没看到稳定地出现过。一是落在自己身上的对不上，二是为自己付的力，三是往回写自己的路。

不贬低，是承认那张网是真的、大的、压着人类经历的。不神化，是承认那张网自己不在任何一次结晶里受苦，也不在任何一次结晶里收获。两句话可以同时说，而且只有同时说，才说得准。

四种尺度放进一张表：

	一个人	一群人	一个文明	机器
势能之网有多大	一个人读过、经过的	一个团队、一门手艺的积累	千百年压下的语言、节令、制度	几乎整个文明的文字，同时摊开
对不上从哪里来	自己的现实撞上自己的道理	成员之间、规矩与现实之间	灾变、新世界、意义耗尽	训练时“猜错”；对话里不落在它身上
动能谁付	自己	成员协同付	一代代人接着付	机房付电；结晶的力要人来付
内能存在哪里	身体、习惯、信念	规矩、流程、默契	文字、器物、礼法	封住的连接
怎样回写自己	新结晶直接改写自己	改规矩、换做法	改革、复兴、再结晶	等别的尺度把反馈喂进下一次训练
典型的固化	石心	只勾不做的清单	被供奉的经典与制度	自己吃自己压出的文字，越压越窄

表的最后一行，下一节要专门讲。

◆五、人机复合是新组合

机器这一种尺度加进来以后，四种尺度之间，长出了几种以前没有的组合方式。本书看到的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个人直接接上文明之场。

以前，一个人要接上文明的场，通常要隔着一层共同体。想学一门手艺，得拜师；想读懂一本古书，得有老师、有注本、有一起读书的人；想弄清一个法律问题，得找律师。共同体在中间，做了两件事：一是替你筛，二是替你对账。师傅会告诉你，书上这一条在我们这行不灵；老师会告诉你，这个注本有一处错。

现在，一个人可以跳过这一层，直接把整个文明的文字之网拉到自己面前。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个县城里的孩子，夜里十二点，可以问到一个过去只有大城市才找得到的人能回答的问题。场从来没有这样向每个人敞开过。

它的风险，也在跳过的那一层上。中间没有了共同体，就没有人替你对账。网里拉出来的那个回答，和你身边的现实对不对得上，没有师傅在旁边说一句“这一条在我们这儿不灵”。场大了，对账的人少了。

第二种：共同体把对不上喂给机器。

祁永嘉那个组，干的就是这件事。

标注员每天在做的，说白了，是把人身上的对不上，一条一条地喂进机器。机器自己没有落在身上的对不上，那就由一群人替它对不上。这个回答哪里别扭，那个回答哪里不对劲，A 和 B 之间，哪一个更像一个真正经过事的人会说的话。

这是一种新的劳动。它的产品，不是一件东西，也不是一段文字，是一次次“判断”。每一次判断后面，都站着一个人的经历。杜春华那个八岁的儿子，孟一川读过的那些规范，组里其他人各自的日子。

这份劳动在外面几乎看不见。用户只看见模型越来越“懂事”，看不见这份懂事是怎样一点点被人喂出来的。可是按本书的能量账，它恰恰是这张网里最难得的那一部分。网里的文字是现成的，落在身上的对不上，却只有活人给得出。

第三种：机器把自己压出的东西写回文明。

这一种最新，也最要当心。

模型生成的文字，会被人贴到网上，写进文章，放进报告。这些文字慢慢成了公共文字的一部分。下一代模型训练时，要去收集公共文字，就会收进上一代模型自己写的东西。

第 3 章提到过一项关于“模型崩溃”的研究（Shumailov 等，《自然》第 631 卷，2024 年）。模型一代代拿前一代生成的文字来训练，网会越来越窄。那里只记下了它在能量账上的意思，这里要把它放回尺度之间的回写里看。

用本书的话看，这是机器尺度上的固化。

一张网，不再从活人身上收新的对不上，只拿自己压好的东西再压一遍。压一次，窄一点；再压一次，又窄一点。越压越密，越压越难返回。它最后变成的，是一个连接度极高、可是再也撬不开的粒子。这和一个人的石心、一个文明被供奉的经典，是同一种形状。

上一张表最后一行写的“自己吃自己压出的文字，越压越窄”，说的就是这个。

第三种和第二种之间，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回路，在祁永嘉的组里就看得见。

标注员一天要做两三百道题，很累。去年组里有人开始用另一个模型帮自己写“理由”那一栏：把两个回答贴进去，让它说哪个好、为什么。写得又快又规范。祁永嘉抽查时发现，有几个人的理由，句式几乎一模一样。

她当时只觉得不对劲，说不清哪里不对。用本章的话说，不对在这里：标注员本来是替机器提供“落在活人身上的对不上”的；如果理由也由机器来写，喂回机器的，就成了机器自己的判断。第二种组合，悄悄变成了第三种。网又在吃自己压出来的东西，只是这一回，经过了一道人的手，看上去像是人给的。

后来组里定了一条规矩：理由栏可以短，可以不规范，只有一条，必须是自己写的。宁可写“说不清，就是觉得 A 太像说明书”，也别贴一段漂亮的。这一条现在也在规范里。

这三种组合放在一起，能看出一件事：机器这一种尺度，离不开另外三种尺度。它的势能来自文明，它的对不上要靠共同体和个人喂进去，它的固化，要靠活人身上不断冒出来的新缝来打破。

人机复合，不是机器替代了某一种尺度，是四种尺度拧成了一股新绳。这股绳拧得好不好，看活人那几股还在不在使劲。

活人那几股要使的劲，可以说得很具体，一共三样。

第一样，带着真的缝进来。问题要从自己日子里撞出来，而不是随手一问。那条缝，是这股绳里机器给不了的那一截。

第二样，付结晶的那份力。网递过来的东西，要自己拆一遍、接一遍，用自己的手做一次，才变成自己的。

第三样，把对不上送回去。觉得哪里不对，就说出来，写下来，让那张网有机会从活人身上收到新的缝。不说，网就只能吃自己。

这三样，正好对着机器缺的那三样：落在身上的对不上，为结晶付的力，往回写的路。机器缺的，就是人在这股绳里的位置。

◆六、规范里多了一行字

回到那间会议室。

讨论到十点半，孟一川先松了口。他说，他没经历过亲人去世，只是觉得 A 写得全，规范也是这么写的。可是听杜老师讲完，他再看 A，觉得像一份说明书。“如果是我妈收到这个回答，”他说，“她大概会照着做，然后做得很累。”

杜春华也松了口。她说 A 里有两条是对的：别跟孩子说“睡着了”，这条她当年也犯过。她不是要否定 A，是觉得放在开头的不该是这些。

祁永嘉没有直接裁 A 或者 B。她把这道题先放到一边，在共享文档里，给规范的维护人、算法工程师严思哲写了一段话。大意是三条：

第一，涉及丧亲、重病、突发变故这类情境的问题，先看回答有没有“先接住人”，再看方法全不全。

第二，在这类情境里，篇幅完整不作为加分项。

第三，回答里如果有“你比谁都了解他”这一类，把判断还给提问者的话，算加分。

那天晚上，他们把组里过去一个月类似的十几道争议题翻出来，按这三条重新过了一遍。快十一点时，这十几道里有九道改了判。

两个星期以后，规范出了第三版的修订稿，那三条几乎原样进去了，编号是 4.2.3。

把这件事放回四种尺度，一次完整的回写就看得清了。

个人：起点在杜春华身上。许多年前那个下午，她照着书讲了半个钟头，儿子一句没听进去；许多年后儿子那一句话，又撞了她一下。那条缝在她身上压了十几年，压成了一个结实的自我符号：“这种时候，先抱，少说。”

共同体：这个粒子，在一道争议题面前，和规范第 4.2 条对不上了。三个人用了一个晚上的动能，拆开、争论、重接，压出了三条新的话。它们离开了杜春华，写进了文档，又进了规范，成了这个小共同体的规矩。

机器：规范改了，此后成千上万条标注就按新规矩来判。这些判断被喂进下一轮训练，进到了那张网里。几个月以后，同一类问题，模型给出 B 那样回答的

时候多了。杜春华那段经历，就这样被压进了一张文明尺度的网，成了它势能里极小、可是真实的一缕。

网里没有杜春华的名字，也没有她儿子的那个下午。压进去的，只是那段经历被一次次判断磨下来的一点方向。这和文明对待个人的方式很像。二十四节气里没有任何一个农人的名字，可是每一个节气里，都压着无数个具体的人看天、下种、挨冻的日子。机器在这一点上，学的正是文明的老办法，只是它学得更快，忘得也更彻底。

再回到个人：这一步最要紧，也最容易被看漏。

几个月以后，某个城市里，一位父亲的母亲刚刚去世，他六岁的儿子还不知道。他在深夜打开对话框，问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屏幕上的回答，开头一句是："先抱抱他。"

这一句话，此刻对他来说，还只是一行字。它是别人压好的包，没经过他的手。

它会不会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不取决于那张网，取决于接下来的十分钟。如果他读完，把手机扣在桌上，走进孩子的房间，在床边坐下来。他等孩子醒，等孩子问，答不上来时说"爸爸也不知道"。那么在这一夜，在他身上，会压出一个新的粒子。那是他的，不是模型的，也不是杜春华的。

如果他只是读完，觉得"说得对"，然后去搜下一条，那句话就会从他身上滑过去。

屏幕上的一句话，也代替不了身边的人。孩子或大人在丧亲之后久久缓不过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这里有两处要老实说清。

第一处，因果是粗的。祁永嘉其实没法证明，那位父亲屏幕上的那一句，就是 4.2.3 那三条的结果。一轮训练要喂进去几百万条判断，来自许多个组、许多份规范。她只能说，这三条往那个方向推了一把，推了多少，说不准。本书用这个例子，讲的是一条通路确实存在，不是说每一缕都追得到源头。

第二处，速度是新的。第 9 章讲过的范氏义庄，从一个人的结晶升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走了几百年。杜春华的那段经历，从她身上进到一张千百万人都在用的网里，只用了几个月。机器这一种尺度，把尺度之间回写的时间压短了好几个量级。

压短，是双向的。好的结晶传得快，一条判错的规矩，也传得一样快。如果那天晚上他们吵出来的三条是错的，它也会在几个月里，落到千百万个深夜的屏幕上。所以这股新绳越快，中间那一截共同体的对账就越要紧，不能因为快，就把它省了。

这个例子里，没有谁是主角。杜春华没有想过要改变一个模型，祁永嘉也没有计划要改规范。她们只是没有把那道题按旧规矩勾掉。在这一晚上的争论里，显出了一个新的标注组，也显出了一条新的规矩。

机器在整个过程里，做的是它最擅长的事：把一个小共同体里压出来的一点东西，带到它们永远去不到的地方。它没做、也做不了的，是两头那两件事：在杜春华身上起头的那次对不上，和在那位父亲身上收尾的那次结晶。

◆七、放回日子里

下次你打开一个 AI 的对话框，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在这四种尺度的哪一处。

你带进去的问题，是从你自己日子里撞出来的，还是随手一问？撞出来的，那条缝就是你给这张网的东西，它比你想的更珍贵。

它给你的回答，是一张场。场能托住你，能把你往一个方向拉。可是那句话要变成你的，你得为它付一次力。照着做一次，用自己的话重说一遍，或者在它和你的现实对不上的地方停下来，多问一句。

如果你是做老师、做父母、带团队的人，还可以多问一句。我身边的人用 AI，是在拿它跳过共同体，还是在拿它多一个可以争论的对象？前一种，场大了，对账的人少了；后一种，场大了，对账的人还在。差别不在用不用，在用完以后，还有没有人坐下来，像那天晚上的会议室一样，吵上一个钟头。

还有一件小事。你在回答下面点的那个“赞”或者“踩”，你写下的那句“这里不对”，也会被一群人收起来，喂回那张网。你的一次对不上，可能会在很远的地方，托住一个你永远不认识的人。

带 走 的 话

机器是第四种尺度：它有文明那么大的势能之网，对不上要人带进去，结晶要人自己付力。

两 行 小 账

· 图灵只量说出来的话，维纳只看回到原样的纠偏，克拉克与查默斯不问本子是谁写的；本书补上一本账：网是谁压的，对不上落在谁身上，力由谁来付。

· 把屏幕上的一句好话当成“已经懂了”，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那句话在网里是场，在你身上付过力才是结晶。

想 一 想

1 你最近问 AI 的一个问题，是从哪一次撞墙里来的？如果找不到那次撞墙，这个问题对你还重要吗？

2 AI 给过你的哪一句话，后来真的变成了你自己做事的方式？你为它付过什么力？

3 你身上有没有一段经历，是任何一张网里都没有、只有你给得出的？它有没有可能托住别人？

第 四 编

升维一：存在者是怎样发生的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本书往上走的第一步：从“符号是怎样发生的”，走到“东西是怎样发生的”。前三编讲的是名字、规矩、手艺，一看就有来历。这一编要问的，是那些看上去本来就在那里的：一张桌子、一座山、一个国家，还有“我”和“东西”本身。

第 11 章从一张换过面板和两条腿的八仙桌讲起：东西不是先在的，是压得极密、极难返回的一团。第 12 章走到这条线的两头：一只橡胶手挨了一锤，人往后一缩，“我”和“东西”原来是压得最深的两包。

第 13 章回头看那副把一切当成本来如此的眼光，本书叫它发现学：它没有看错结实的东西，只是在上面盖了一个章。第 14 章写足同路人怀特海对在哪里，再写本书在哪几处和他分岔。这一编的说法都是候选。它留给第五编一个疑问：人看见的样子，最初从哪里来？

第 11 章

“东西”是高连接度的符号

这一章的问题：一张换过面板、换过两条腿的老八仙桌还是太公那张，桌子、山和国家凭什么都像是本来就在那里？

◆一、一张换过两条腿的八仙桌

骆秋生五十八岁，是福建永定的木匠。他这辈子干的活，大半在土楼里。

土楼的外墙是夯土的，一米多厚，那是泥水匠的事。墙里面的一切，一圈圈的回廊、一层层的楼板、几百个房间的门窗、楼梯和栏杆，都是木头的。木头会朽，会被白蚁蛀，会被几十年的潮气泡软。所以一座楼只要还住着人，就离不开木匠。

骆家的圆楼，建在民国初年。如今楼里只剩六七户老人常住，年轻人都去了龙岩、厦门、深圳。骆秋生没走。

2008 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来看楼的人多了。外面来的人站在天井里仰头看，看见的是一座圆圆的、几百年不倒的“楼”。骆秋生看见的，是一年年要换的楼板、要修的栏杆、要补的门轴。在他眼里，这座楼从来不是一下子立在那里的，是一直在被修着的。

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楼里来了一位客人。

客人叫骆家伟，六十五岁，从新加坡来。他的祖父是骆秋生太公的亲弟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这座楼里出去，下了南洋，再没回来过。骆家伟这次是第一次回祖楼。他带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几个穿长衫的人，围着一张八仙桌坐着，背后是楼里的祖堂。

骆秋生看了一眼照片，起身去祖堂，把那张桌子搬了出来，放在天井里的灯下。

“就是这张。”

骆家伟俯下身，摸了摸桌面，又看了看照片。照片上的桌子，四条腿都雕着回纹；眼前这张，只有两条腿有回纹，另外两条是素的。

骆秋生笑了笑，把这张桌子的来历讲了一遍。

桌子是太公亲手做的，用的是后山的杉木和一块楠木面板。七十年代，桌面裂了，他父亲换了一块新面板。十几年前，两条腿被白蚁蛀空了，是骆秋生自己换的，他雕不出太公那样的回纹，就做了素的。前几年，一条牙板松了，也换过。

“这么算下来，”骆家伟说，“太公做的那些木头，还剩多少？”

骆秋生想了想：“两条腿，三根横枨，大概就这些。”

“那这还是太公那张桌子吗？”

这一问，骆秋生没答。他不是答不上来，是觉得这话问得有点怪。这张桌子在祖堂里摆了九十年，每年除夕，全楼的人围着它吃年夜饭；谁家娶媳妇，新人在它跟前磕头；他父亲去世那年，灵位就供在它上面。它当然是那张桌子。还能是哪张？

骆家伟也笑了，没再追问。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自己说了另一句话。

“我出生的时候，新加坡还不是一个国家。”

他生在 1960 年。那时候新加坡是英国治下的一块自治地。1963 年，它并进了马来西亚；1965 年，它又分了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五岁之前，换过两回“国”。

“可是我的孙子，”他说，“他觉得新加坡从来就在那里。”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天井里坐到很晚。楼后的山黑沉沉的，只看得见一道轮廓。骆秋生从小在那座山上砍柴，他父亲葬在山腰。村里人都叫它后山。

一张桌子，一座山，一个国家。三样东西，那一晚都在天井里。

它们看上去都是本来就在那里的。桌子在祖堂里，山在楼后面，国家在护照上。本章要问的就是这一句：它们真的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人人都觉得是？

◆二、东西为什么像先在的

本书前三编，一直在讲符号：一个词，一条规矩，一个习惯，一个节令，一张机器的网。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有一个疑问：符号是符号，东西是东西。符号是人压出来的，这可以接受；可是桌子、山、国家，这些是实打实的“东西”，它们总该是先在那里，人再去给它们起名字吧？

这正是本书第四编要碰的问题。前三编问的是“符号是怎样发生的”，从这一章起，问的是“东西是怎样发生的”。

先把这个疑问的力量写足。

觉得东西先在那里，不是一个傻念头。它是人每天活下去的前提。你早上醒来，不需要重新确认床还在、地板还在、门还在。你伸手拿杯子，不会担心手穿过去。一个木匠刨木头，不会怀疑这块木头下一秒变成一团雾。如果每一样东西都要重新确认，人一步也走不动。

所以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结晶。它稳定、整体、独立，跟着每一个人走遍一生。

本书不打算推翻它。本书要做的是另一件事：问一问这个结晶本身是怎样压出来的。东西“先在那里”的那份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问，在哲学史上很老了。先看几位前人怎么答。

◆三、四位前人，四种回答

亚里士多德：东西就是那个一直在的“这一个”。

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里，把世上一切能说的分成十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都在里面。十类里，他把“实体”放在第一位。

什么是第一实体？他举的例子很朴素：这一个人，这一匹马。它们不是用来说别的东西的，别的东西都是用来说它们的。“白”“高”“在市场上”“昨天”，这些都要挂在某一个人、某一匹马身上，才站得住。

他还给实体讲了一个特点，跟骆秋生那张桌子正好贴上。实体能在保持同一个的情况下，接受相反的性质。一个人晒黑了，还是那个人；病了又好了，还是那个人。变的是挂在他身上的东西，他本身没变。

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对了，而且说对的是人人的日常。

骆秋生说“它当然是那张桌子”，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面板换了，腿换了，那是挂在桌子身上的变化；桌子本身，还是那一个。人类语言的主语、谓语，“桌子是旧的”“桌子在祖堂里”，也都是照这个样子搭起来的。

可是他停在一个地方：那个“这一个”，是怎么成为“一个”的？

他把它当成了起点。一切变化都挂在它身上，它自己却不需要来历。至于这张桌子为什么是一个，而不是四条腿加一块板，为什么换了一大半木头，它还是“这一个”，他没有往下问。

洛克：底下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两千年后，英国哲学家洛克换了一个角度。他在《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二十三章里问：我们对一样东西，到底知道什么？

他的回答是：我们知道的，只是一堆性质。这块木头是黄褐色的，硬的，有一股杉木的香味，敲起来声音发闷。这些性质总是一起出现，我们就说，它们背后有一个东西撑着，叫“实体”。可是这个“撑着的东西”本身，我们从来没见过、没摸过。

为了说清这一点，洛克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印度哲人说，世界驮在一头大象背上。有人问，大象站在哪里？他说，站在一只大乌龟背上。又问，乌龟呢？他答不上来了，只好说：驮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上。

洛克说，我们讲“实体”，就像这位哲人讲乌龟底下的东西。

这一点，洛克说得很诚实。

他没有假装知道。他承认，人对“东西本身”的了解，到那一堆性质为止，再往下就是一个空。这份诚实，后来逼出了一连串哲学：休谟干脆说，所谓东西，就是一束性质，底下什么也没有；再往后，康德把那个空叫作“物自体”，宣布不可知。那一段，本书第五编再讲。

可是洛克也停下了：他留下了一个空位，却没有问，那一堆性质为什么总是一起出现？

是什么把黄褐色、硬、杉木香、敲起来发闷这几样，捆在了一起，让它们从来不各走各的？洛克的回答是“某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撑着的东西”。这个回答，等于把问题推到了乌龟底下。

庄子：东西是叫出来的。

中国思想里，庄子从相反的方向，给过一个大胆得多的回答。

《庄子·齐物论》里有一句话：“物谓之而然。”意思大约是：东西之所以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人这么叫它。一块地，叫它“田”，它就是田；叫它“坟”，它就是坟。名字一安上去，东西就跟着成了那个东西。

庄子这一句，揭开的是一层很深的真相。

人以为东西先在那里，名字是后贴上去的标签。庄子说，不一定，很多时候是倒过来的：先有了一个叫法，一群人都这么叫，东西才跟着定了型。“后山”之所以是一座山，而不是三座连在一起的山头，是因为村里人一直把它叫作一座。

可是庄子也停在一个地方：他只看见了“叫”的那一面。

东西是叫出来的，这只说对了理念那一界。后山不只是被叫成了一座山。它的石头、土和杉木，是千万年里一层层沉下来、被雨一年年冲出来的；它的坡，是村里人几百年砍出、葬出、守出来的。光“谓之”，叫不出一座砍得了柴、葬得了人的山。

海德格尔：东西是在坏掉的那一刻显出来的。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 年）里，讲过一段跟木匠特别有关的话。

他说，我们平常和东西打交道，首先不是“看着”它，是“用着”它。一个木匠拿起锤子钉钉子，他眼里没有锤子，只有活儿。锤子在他手里，顺到了几乎不存在的地步。海德格尔管这种状态叫“上手”。

只有当锤子出了毛病，锤头松了，或者太重了，或者根本找不着了，锤子才突然从活儿里跳出来。它成了一样摆在那里、让人盯着看的“东西”。他管这叫“现成在手”。

骆秋生对这段话，大概不用解释就懂。他的刨子，平时在手里，就是手的一截。哪天刨刃崩了一个小口，刨出来的木面上多了一道细棱，那把刨子才一下子“显”出来。它是一把刨子，铁的刃，木的身，用了二十年。

海德格尔这一步，走得比前面三位都远。

他看出来，“东西”不是人跟世界打交道的第一个样子。人先和世界咬合着过日子，东西是在这份咬合出了岔子的时候，才跳出来的。

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对不上”：手和锤子本来对得上，对不上了，锤子才显出形状来。

可是海德格尔也停下了一处。

他看见了东西在“坏掉的那一刻”显出来，却没有去问一件事。在坏掉之前，是什么让这把锤子、这把刨子顺到了几乎不存在？那份“顺”不是天生的。一把新刨子到骆秋生手里，也要磨上好几个月，刨坏几块板子，手和刨子才咬得严丝合缝。那份“上手”，本身是一次长长的、要付力的压缩。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海德格尔看见了对不上让东西跳出来；本书要接着问：跳出来的那个东西，是被什么压成这么结实的一团的？

四位前人放在一起，像是围着同一张桌子站了四个方位。

亚里士多德站在桌前，看见它是“这一个”，一直在，能经得起变化。洛克蹲下去看桌子底下，发现除了一堆性质，底下什么也摸不着，只好说那里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庄子站到一边，指出这张桌子之所以是“八仙桌”，是因为大家这么叫它。海德格尔坐下来用它，发现它平时根本不被注意，只有晃起来那一刻才成了一样东西。

四个人都看到了真东西。合起来，桌子的样子已经差不多齐了。它是一个，它是一团捆在一起的性质，它被叫出了名字，它在用的时候隐身、在坏的时候现身。

只差一样，四个人都没有问：把这些捆在一起的，是什么？捆了多久，付了多少力，还能不能解开？这就是本书要补上的那一样。

◆四、压得极密，极难返回

把四位前人的长处收下来，本书的说法可以分几步讲。

第一步：东西也是符号，是压出来的粒子。

前三编讲过本书对符号的说法：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压缩要付能量；能解开再压，是熔开与再结晶；压死而返回不了，是偶像与石心。

本章要说的是：一张桌子、一座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粒子。它们和一个词、一个习惯，是同一类东西，只是压得密得多。

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一个”，就是粒子的“整体”：拆开它就不再是它。他说的“保持同一个、接受相反的性质”，就是粒子的“稳定”：面板换了，腿换了，它还在。洛克找不到的那个“撑着的东西”，其实不在底下，就在那一堆性质之间。是它们之间的连接，把黄褐色、硬、杉木香捆成了一团。连接本身，就是撑着的东西。

本书管这份连接的结实程度叫内能，也就是连接度：压得多密，多难拆开。

第二步：东西之所以显得先在，是因为压得极密、极难返回。

一个刚学会的词，你还记得是哪天、在哪里学的。一个新养成的习惯，你还记得自己是怎样一遍遍练出来的。它们压得还不太密，压的路还看得见。

一张用了九十年的桌子，就不是这样了。九十年里，每一顿年夜饭，每一次磕头，每一次供灵位，都在它身上再压一层。压到后来，那些层次一层叠一层，叠得看不出缝。你看见的，只是一个光溜溜的、整块的“它”。

这里有一条很要紧的道理：压缩压得越密，压缩的路就越看不见。

路被压进了粒子里，粒子表面就光了。人看着一个光溜溜的粒子，自然觉得它没有来历，本来就在那里。

“先在”的感觉，就是这么来的。它不是错觉，它是对一个真实事实的感受：这个粒子确实压得极密，确实很难拆开。只是这份感受，把“压得极密”误读成了“从来就在”。

第三步：“东西”多半是三界一起压的。

一个词，主要压在理念界；一个习惯，主要压在自我界；一面墙上经年的水渍，主要压在现实界。

一张桌子，三界一起压着。现实界里，它是杉木、楠木、榫卯和九十年的油灯熏黑的漆。理念界里，它有名字，“八仙桌”“太公那张桌子”，有它在祖堂里的位置，有“主位朝南”一类的讲究。自我界里，全楼的人坐下来时，手自己就知道往哪边伸，脚自己就知道往哪边收；骆秋生的手，闭着眼也摸得出哪条腿是太公做的。

三界一起压的粒子，比一界的密得多。你要拆它，得同时在三界里都拆开。只在一界里拆，另外两界会把它重新拉回去。

骆家伟问“这还是那张桌子吗”，是在现实界里拆它：木头换了一大半。可是理念界里的名字没换，自我界里全楼人的手脚没换。两界拽着，现实界那一下拆，拆不动它。所以骆秋生觉得这话问得怪。

第四步：别人压好的，你接过来时是免费的。

人看一样东西，觉得它先在，还有一个原因：它往往不是你自己压的。

骆秋生九岁的孙女骆以宁，第一次见到这张桌子时，它已经在祖堂里摆了八十年了。她一分力没付，就接过了一个压好的粒子。对她来说，这张桌子当然“从来就在”。她连它被压出来的那一段都没赶上。

骆家伟的孙子觉得新加坡“从来就在那里”，也是这个道理。那个国家，是他祖父那一代、父亲那一代压出来的。到他手里，它已经是一个光溜溜的、整块的粒子了。

前几章讲过：免费的符号，是别人压好的包，没经过自己的手。“东西”多半就是这样的包。一代代人接过来，越接越显得先在。

这四步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可以拿来检验的推断。一样东西显得越“先在”，它应当压得越密、压的界越多、压的路越长，或者越是从别人手里免费接过来的。

反过来，就是这套说法怎样才算错。如果能找到一样东西，它压得很松，只在一界里，刚出现不久，又是一个人亲手做出来、眼看着它成形的。可是人人都觉得它从来就在那里。那么本章的说法就要修改。

一个现成的试验场，就是你手边的新东西。一部用了两年的手机，已经让很多人觉得“离不开、一直在”。这能不能算反例？

按本书的说法，不算。手机这样东西，是一整个产业、几亿人一起压出来的，你接过来时是别人压好的包。而且它在你的自我界里，每天被压几百次。它新，可是不松。真正的反例，得是一样又新、又松、又是自己亲眼看着做出来的东西。本书暂时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找到了，就得改。

第五步：可返回，是健康的东西与固化的东西的分界。

压得密，不等于压死了。

骆秋生那张桌子，换过面板，换过腿，换过牙板，每一次都是把它拆开一部分，再接回去。它能被拆开，因为它是榫卯的：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滴胶，每一处接头都是木头咬着木头，敲得进去，也退得出来。

这就是本书说的“可返回”。一个健康的东西，压得再密，也留着被打开的门。新的对不上来了，白蚁蛀了，面板裂了，它能被解开一部分，熔开，再结晶。它每被拆一次、接一次，就又压了一层，变得更是它自己。

反过来，如果这张桌子是用胶粘死、用钉子钉死的，腿一坏，它就只能整张扔掉。它压得也很密，可是返回不了。这种东西，坏一处就是坏全部。

在符号上，返回不了的那种，本书叫偶像与石心。在“东西”上，也是同一种结构。第 13 章会专门讲这一点。发现学，就是把这些压得极密的粒子当成了钉死的，当成了世界本来就有、不能也不必打开的样子。

第六步：顺着这条线压到最深处，是主体与客体。

桌子、山、国家，已经压得很密了。可是还有两个粒子，比它们压得更密、更难返回，密到人几乎从来不觉得它们是压出来的。

一个是“我”，那个在看桌子、摸桌子、问“这还是那张桌子吗”的人。一个是“世界”，那个桌子、山、国家都摆在里面的总的“外面”。

本书由此提出第三条升维命题——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主体、客体并不先于互动而在；它们是对不上反复发生、特征纠缠一次次被压缩之后，沉下来的两个连接度最高、最难返回的符号粒子。正因为最难返回，人才把它们当成先在的。

这一条，本章只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整条线的尽头。桌子、山、国家是线上的三个站；主体与客体，是线的两头。下一章专门讲那两头。

本章先把这三个站，一个一个看清楚。

◆五、一张桌子，一座山，一个国家

先看桌子：换掉的木头，换不掉的压缩。

骆家伟那一问，“这还是那张桌子吗”，在哲学史上有一个很老的名字，叫“忒修斯之船”。

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忒修斯传》里记过一件事。雅典人把传说中英雄忒修斯乘过的那条船保存了很多年，木板朽了一块，就换一块新的。换到后来，哲学家们拿它来争论：一样东西的零件全换过了，它还是原来那一样吗？

后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论物体》里，又给这个难题加了一道弯。假如有人把换下来的旧木板一块块收起来，照原样拼成另一条船，那么哪一条才是忒修斯的船？

这个难题难，是因为它默认了一样东西的“同一”，要么在材料里，要么在形状里。在材料里，换过的那条就不是了；在形状里，两条又都是。怎么说都别扭。

用本书的说法看，同一不在材料里，也不只在形状里，在压缩的连续里。

骆家这张桌子，九十年里没有一天离开过那份压缩。面板换下来的那天，新面板当晚就上了桌，那年的年夜饭照样在它上面吃；腿换上去的那一年，全楼的人照样围着它磕头。现实界里的木头换了，理念界里的名字、自我界里全楼人的手脚，一刻也没断。新木头一装上去，就被三界的压缩接住，压进了这个粒子里。

反过来，设想有人把换下来的旧面板、旧腿捡起来，拼出第二张桌子。它的木头比现在这张“更原装”。可是它没在祖堂里摆过一天，没有人围着它吃过一顿饭，骆家人的手放上去也不认得它。它是一堆旧木头，现实界里的一个形状，理念和自我两界都是空的。

那第二张，就是一个零件齐全、压缩却断了的东西。它不会被当成太公那张桌子。

再看山：没人看见它被压出来。

后山在骆秋生眼里，是三样东西一起压成的。

一样是石头和土。山是怎么起来的，各处的成因不一样，细处要问当地的地质学家。大意是很长很长时间里，地壳抬升，雨水冲刷。这一层压缩，以万年、百万年计，比人类的记忆长得多。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它被压出来。

一样是名字。村里人叫它“后山”，因为它在楼后头。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山脚和田之间，没有一条画在地上的线。东边那个山头算不算它？村里的老人说算，县里的地图上却标着另一个名字，把东边那一块划给了另一座山。山的边界，是叫出来、划出来的。这一层，是庄子说对的那一面。

还有一样，是几百年里一代代人和它打交道留下的。砍柴，取杉木，采草药，上坟。骆秋生的父亲葬在山腰，每年清明，他要上去一趟。他在那座山上认得每一个坳、每一处泉水，手和脚都比眼睛先认得。这一层，压在全村人的身上。

三层叠在一起，后山成了这一带最“先在”的东西。比桌子更先在。

为什么？因为现实那一层压得太久了。桌子被压出来的那一段，骆秋生的父亲还记得；山被压出来的那一段，没有任何人记得。一个粒子，它被压出来的路长过所有人的记忆，它就显得从来就在。

这里要守一条纪律，不能把话说过头。

山的石头和土那一层，是怎样起来的，靠的是地质上的力：抬升，冲刷，风化。说那里也有“对不上”，最多只是打一个比方。本书不打算把地壳的运动讲成一次符号的发生，那样就成了怎么讲都对。

本书说“后山是一个压出来的粒子”，说的是作为一样“东西”的后山。那是一个有名字、有边界、被一村人认得、被当成从来就在的后山。这个后山的缝，是能在材料里一条条指认出来的：老人说算、地图说不算的那个东山头；修路时要迁的那几座坟。找得到缝的地方，本书才说它在发生；找不到的地方，就老实说，那是地质学的事。

可是山也有被打开的时候。

前些年修高速公路，从后山的西脚削掉了一角。村里的老人说，山“破了相”。他们说的不是石头少了多少方，是另外两层被撬开了。那一角原来有几座老坟要迁，有一眼泉水断了，老辈人上山的走法也改了。三层里的两层，一下子露出了缝。那几年，村里人才第一次觉得，后山是会变的。

缝露出来以后，山又被压了一遍：坟迁到了新地方，泉水另找了一眼，新的走法慢慢走熟了。现在提起后山，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西脚曾经是什么样子。它又光溜溜了。

最后看国家：一辈子里，从没有到“从来就在”。

国家是三样里最年轻的，也是最能看清压缩过程的。

骆家伟出生时，“新加坡”这个名字已经有了，那片土地也在那里。可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新加坡，还没有。他五岁那年，它才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同年秋天进了联合国，有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名分。

此后六十年，这个国家在三界里一层层压紧。

现实界里，有了国界和海关，有了一个个新建的住宅区和学校，有了印着自己名字的钱。

理念界里，有了宪法和法律，有了国名、国歌，有了历史课本里那条从建国讲起的线。自我界里，压得最深的，是一代代孩子每天早上在学校里一起念的那

段誓词，叫“信约”，1966 年起就在学校里念了。骆家伟上小学时念，他儿子念，他孙子也在念。念了几千遍以后，“我是新加坡人”这句话，已经不在嘴上了，在身上。

到他孙子这一代，这个国家已经被压成了一个光溜溜的粒子。孙子不记得它没有的时候，也想象不出来。对他来说，新加坡从来就在那里。

可是骆家伟记得。他的一生，正好横跨这个粒子从没有、到压紧、到显得“从来就在”的全过程。他是这个粒子被压出来的那条路的活的见证。

他记得的方式，也很具体。他说，小时候家里大人说起“国家”，常常含含糊糊，有时说英国，有时说马来亚，祖父嘴里还常冒出一句“唐山”。到他上中学时，这些说法才慢慢收拢成一个。他自己身上那句“我是新加坡人”，不是生下来就有的，是在五岁以后，一年年念、一年年过国庆、一次次在海关递出护照，压出来的。

这一次回永定，他身上又被压了一层。站在祖堂里、看见太公那张桌子的那一刻，另一句话在他身上沉了下来：“我也是这座楼里出去的人。”两句话没有打架。两个粒子都在他身上，一个压了六十年，一个刚压下第一层。

国家这样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从来不是只有一层。

国家也有它返回的门。新加坡 1963 年并入、1965 年分出，本身就是一次熔开与再结晶；它的宪法里，也写明了自己可以怎样修改。这扇门，写在它自己的条文里。

三样东西放进一张表：

	桌子	后山	国家
现实界压了什么	杉木、楠木、榫卯、熏黑的漆	石头、土、泉水、坡	国界、海关、房屋、钱币
理念界压了什么	“八仙桌”“太公那张桌子”，主位的讲究	名字、边界、地图上的标注	宪法、国名、历史课本的那条线
自我界压了什么	全楼人围坐、磕头时的手和脚	砍柴、上坟时认得每个坳的脚	每天早上一起念的誓词
压了多久	九十年	远长过所有人的记忆	六十年，一个人的一生

	桌子	后山	国家
为什么显得先在	年轻一代接过来时已压好	被压出来的那段没人见过	孙子那代不记得它没有的时候
返回的门在哪里	榫卯，敲得进也退得出	修路、迁坟时露出的缝	宪法里写明的修改程序
压死了是什么样子	胶粘钉死，坏一处就整张扔掉	被供成不许碰的“神山”	被供成不许问、不许改的偶像

三样东西压的料不同，压的时长不同，可是表的每一行都填得上。这一点，就是本章想留下的东西。桌子、山、国家，不是三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是同一种压缩，压在不同的料上、压了不同的时长。

◆六、拆开那张桌子

第二天早上，那张桌子出了一点小事。

前一晚骆家伟俯身看照片时，一只手撑在桌角上，撑得重了。早上骆秋生搬桌子回祖堂，觉得它有一点晃。他蹲下来看，东北角那条腿和横枨之间的榫，松了。

木匠修这种毛病，不靠钉子。得把这一角拆开，看看榫头是不是磨小了，磨小了就贴一片薄木补上，再敲回去。

骆秋生把桌子翻过来，桌面朝下，放在两条长凳上。骆家伟和骆以宁蹲在旁边看。

他用一块垫木抵着，拿木槌一下一下地敲。敲了十几下，那条腿退出了半寸，又敲了几下，整条腿从桌面下的框里退了出来。

榫头露出来了。

那是一截削成方形的木头，九十年里一直藏在框里，没见过光。它的颜色比外面浅得多，还带着一点杉木本来的黄。骆家伟凑过去看，忽然指着榫头的侧面说：“这里有字。”

榫头上用墨写着一个字：“东”。

骆秋生一点也不奇怪。他把另外几处接头也指给他们看。框的这一头写着“东”，对面那条腿的榫上写着“西”。横枨的两端，分别写着“南一”“北二”一类的记号。这是骆家木匠一脉传下来的做法，别家未必如此。

他说，这是太公那辈木匠的规矩。一件大家具做好了，有时候要拆开运，运到了再装；有时候用了几十年要修，得拆开再装。拆开之前，先在每一处榫头和卯眼上写好记号，哪一根配哪一个眼，哪一头朝哪边。这样无论过多少年、换谁来修，都装得回去。

骆以宁念出声来：“东，西。东西。”

三个人都笑了。

这一笑，碰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汉语里管“东西”叫东西，为什么偏偏是“东”“西”两个方位字？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跟唐代长安城东西两个市场有关，也有人拿五行来解释。本书不去判断哪一种对。

可是这张桌子的榫头上，“东西”两个字写在了一个特别恰当的地方：写在把一个东西拆开、再装回去的那条路上。

把这一个早上放回本章的框架，它是一次完整的、小小的“东西的发生”。

对不上：腿和框之间的那个榫松了。原来手往桌上一放就稳稳的，现在一晃。桌子从“上手”的那种不被注意的顺，一下子跳了出来，成了一样要盯着看的东西。这正是海德格尔说的那一刻。这一条缝，可以独立指认：就是东北角那一下晃。

返回：骆秋生没有扔掉它，也没有拿钉子把它钉死。他顺着太公留下的路，把它拆开了一部分。那些墨写的“东”“西”，就是那条路。这张桌子九十年前被压出来的时候，压的人就给它留好了一扇返回的门，还在门上写好了怎么开。

熔开：拆开的那一会儿，桌子在现实界里不再是一个整体了。翻过来的桌面，退出来的一条腿，露着白茬的榫头。九十年压紧的一个粒子，在那一刻松开了一角。

再压：骆秋生把榫头磨小的地方，贴了一片薄薄的杉木，用刨子修平，又在新贴的木片上，照着原样写了一个“东”字。然后他让骆以宁扶着桌腿，自己拿木槌一下一下地敲回去。敲到最后几下，他把木槌递给了孙女。

骆以宁敲了三下，力气不大，敲偏了一下。最后那一下，骆秋生帮她扶着，“咚”的一声，腿进了框，严丝合缝。

再结晶：桌子翻回来，放回祖堂。它又稳了，又光溜溜的了，又像是本来就在那里。

可是从这天起，有两样东西不一样了。

一样在骆以宁身上。她以前接过来的，是一张别人压好的、免费的桌子。今天她亲手敲进去了一条腿。这张桌子里，从此压了一下她自己的力。以后每年除夕坐到它跟前，她的手会记得那三下。这一个早上，显出了一个新的骆以宁：她不再只是这张桌子的接受者，也成了压它的人之一。

另一样在骆家伟身上。他昨晚问“这还是太公那张桌子吗”，今天他看见了答案的样子。答案不在木头里，不在那两条原装的腿上。答案在榫头上那几个墨字里，在骆秋生敲进去的那一下、骆以宁敲进去的那三下里。这张桌子之所以还是太公那张，是因为太公压它的那条路，一直有人在走。

他走之前，给榫头上的“东”字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回去要给孙子看：新加坡也是这样的，是有人一代代敲进去的，不是从来就在那里。

◆七、放回日子里

你家里一定也有一样“从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可能是一张老桌子，一个旧柜子，一口用了几十年的锅，一间你从小住到大的屋子。也可能不是器物，是一座你天天看见的山，一条你天天走过的街，一个你从生下来就属于它的地方。

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问问它的来历。

谁做的，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对不上里做的？它被压了多少年，压在哪几界里？你接过它的时候，付过力没有？

再问一句更要紧的：它返回的门在哪里？

如果它坏了一处，是能被拆开、修好、装回去，还是只能整个扔掉？你身边那些最“先在”的东西里，哪些还留着门，哪些已经被钉死了？

一样东西显得从来就在，不是它的错，是它压得好。可是一样好东西，要一直是它自己，就得一直有人顺着它的路，把它拆开一点，再敲回去一点。这件事，不只是木匠的事。

带 走 的 话

东西不是先在的，是三界一起压得极密、极难返回的粒子；它还是它，是因为压它的那条路一直有人在走。

两 行 小 账

· 亚里士多德把“这一个”当成起点，洛克在底下留了个空，庄子只看见叫法，海德格尔只看见坏掉那一刻；本书接着问：那个东西是怎样被压成结实的一团的，返回的门又在哪里。

· 把压得极密的粒子当成“本来就在、不用问来历”，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榫头上的“东”“西”，就是那条被压平、却没被抹掉的路。

想 一 想

1 你家里哪一样东西，零件换过很多，可是你一直觉得“还是它”？让它还是它的，到底是什么？

2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你从来没想过它是被人压出来的？试着找一找它被压出来的那一段。

3 你接过来的哪一样“东西”里，压过你自己的力？哪一样，你至今只是拿着，没敲过一下？

第 12 章

主体与客体：最大的两个粒子

这一章的问题：毛刷刷了两分钟，橡胶手挨一锤，她整个人往后一缩：哪里是“我”、哪里是东西，难道不是早就画好的？

◆一、一只橡胶手的晚上

庞雨桐二十六岁，在上海一所大学读哲学系的研究生。

十一月的一个周四晚上，她去心理系的地下实验室当了一回被试。报酬是五十块钱，招募海报贴在食堂门口，写着“身体感觉实验，约四十分钟”。她报名，一半是为了钱，一半是因为手头那篇课程论文写不动了。论文题目是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二沉思。

主持实验的是心理系的博士生祝明川。他让她坐在桌前，左手平放在一块竖起的挡板后面，她自己看不见。挡板这一侧，正对着她的眼睛，摆着一只肤色的橡胶左手，袖口用一块黑布盖住。

祝明川拿起两支小毛刷，一支刷她藏起来的真手，一支刷她眼前的假手。同一根手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节奏。

头一分钟，什么也没有发生。她看着假手被刷，觉得有点好笑。

大约到第二分钟，事情变了。她感到毛刷的凉意，好像就是从眼前那只橡胶手上传来的。她知道那是假的，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那种“这是我的手”的感觉，就是往那边挪了过去。

实验快结束时，祝明川忽然抄起一把小木槌，朝橡胶手砸下去。

她整个人往后一缩，吸了一口气。木槌没有碰到她，碰的是一块橡胶。

祝明川笑着道歉，说这是实验的一部分：很多被试在这一下会出汗、会缩手，仪器能记下来。他又让她闭上眼，用右手去指她左手的位置。她指了。睁眼一看，她指的地方偏向了橡胶手那边，差了好几厘米。

回宿舍的路上，她一直在想那一缩。

那天晚上，她翻开第二沉思。笛卡尔在那一页上说，什么都可以怀疑，身体也可以怀疑，可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没法怀疑；所以“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这一点最确定。她以前读这一段，觉得严丝合缝。今晚读，觉得哪里对不上。

书上说，最确定的是“我”。可是四十分钟里，“我的”边界，被两支毛刷挪动了好几厘米。哪里是“我”、哪里是“东西”，原来不是一开始就画好的。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那一缩。

◆二、笛卡尔找到的那块硬地

先要把笛卡尔对在哪里写足。

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出版于 1641 年。全书从一个很朴素的不安开始：小时候接受过许多看法，后来发现不少是错的；建在这些看法上的东西，也都靠不住。于是他想做一次总清理，把能怀疑的全部先放下，看看最后还剩什么。

他怀疑得很彻底。感官会骗人，远处的方塔看起来是圆的。做梦时也以为自己坐在火炉边。他甚至设想有一个狡猾的恶魔，专门在他算二加三的时候骗他。

推到这一步，世界、身体、数学，统统可以存疑。

可是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推不倒：正在怀疑的这一下。被骗，也得有一个被骗的；做梦，也得有一个在做梦的。第二沉思的大意是：每当我说出或想到“我在、我存在”，这句话就必然是真的。

这是近代哲学找到的第一块硬地。

它的力量，不在于结论多么惊人，在于它的路线谁都可以走一遍。你不必相信任何权威，只要自己动手怀疑，就会撞上同一块地。这是一种第一人称的确定性：它不靠外面的证人。

接着他讲了一块蜡。

刚从蜂房里取出来的蜡，还带着蜜的味道、花的香气，有颜色、有形状，敲一下会响。把它挪到火边，味道散了，香气没了，颜色变了，形状塌了，变成一摊热的液体，敲也不响了。可是我们仍然说：这还是那块蜡。

凭什么？感官给的东西全变了。笛卡尔的回答是：认出“同一块蜡”的，不是眼睛和手，是心灵的审视。蜡之为蜡，是一个能伸展、能变形的东西，这一点只能由理智来把握。

蜡这一段，很容易被当成一段插曲读过去。其实它和“我在”是一对。前者讲客体那一头最终靠什么站住，后者讲主体这一头最终靠什么站住。两头都落在“思想”上：思想的那个，是主体；被思想清楚把握的伸展，是客体。

后来的哲学史把这一对概括为两种实体：能思的东西，和有广延的东西。

这一刀切下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第一，物质被清空了灵魂与意图，只剩下长度、宽度、深度和运动，于是可以用数学来算。近代力学能够起飞，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份清空。

第二，人有了一个不归任何外部权威管辖的内在位置。“我思”这块地，教会管不着，传统管不着，连恶魔也管不着。后来讲良知自由、讲个人尊严，都从这里借了力。

第三，它把一个真问题摆上了桌面：我们对“我”的知道，和对“桌子”的知道，确实不是同一种知道。牙疼时，你不需要先观察，才知道是你在疼。

这三条都是真的。本书不打算推倒其中任何一条。

笛卡尔自己的体系里，也很早就出现过一条缝。

1643 年 5 月，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给他写信，问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没有广延的心灵，怎么能推动一个有广延的身体？推东西要接触，接触要有表面，心灵没有表面。

笛卡尔的回信很诚实。大意是说，心身的结合，靠理智去想反而想不清，倒是在日常生活里、在不做哲学的时候，人人都感受得到。他后来在《灵魂的激情》里，把心身交接的地方放在大脑深处的松果腺。

这个回答常被后人笑话。其实它透露出一件要紧的事：笛卡尔在纸上切开的两种实体，在日子里从来没有分开过。人一缩手，心与身就是一下子一起动的。

在《沉思集》的第六沉思里，他自己早已写下一段很接近日子的话。大意是：我在身体里，并不像水手在船上。水手看见船板破了，是用眼睛看见、用理智判断的；我的身体受伤，我却是直接觉得疼。心与身混在一起，像是成了一个整体。

这段话很了不起。它承认疼不是"看见"出来的，是"在"出来的。可是它没有改动前面的两分：心灵仍然是心灵，广延仍然是广延，只是"混在一起"。

庞雨桐的那一缩，正好落在伊丽莎白公主问的地方，也落在"水手与船"这段话的缝里。要是她只是坐在身体这条船上的水手，那么一只橡胶手并不是她的船板。它被砸，她为什么也会缩？

◆三、胡塞尔把两头拴在一起

将近三百年后，胡塞尔接过了笛卡尔的问题。

他很看重笛卡尔，晚年在巴黎讲演（1929 年），干脆把讲稿叫作《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 年先出了法文本。可是他也很不满意笛卡尔。他的大意是：笛卡尔找到了"我思"这块地，却马上把它当成世界里的一小块东西，叫它"能思的实体"。这样一来，最该好好看的地方，又被塞回了世界里（见该书第一沉思）。

胡塞尔的第一个贡献，是一句很短的话：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这叫意向性。你不会只是"看"，你总是看见一只杯子；你不会只是"怕"，你总是怕一件事。意识没有一个空着的、先在那里、然后再去够东西的状态。它一出来，就已经朝着一样东西。

这一句话，把笛卡尔切开的两头又拴在了一起。

主体这一头，离开了它所朝向的东西，就说不清；客体这一头，离开了它被怎样看、怎样想、怎样记起，也说不清。胡塞尔用两个词来讲这一对：一头是意识的活动，一头是意识所朝向的那个"所意"。两头总是一起出现，一起变。

他的第二个贡献，是一个方法，叫"悬搁"。

平常过日子，人人都处在他所说的“自然态度”里：世界就在那里，桌子就在那里，我就在这里，用不着问。悬搁不是否认这些，是暂时不用这份默认，把它放进括号，转过头来看：这个“就在那里”，是怎么一层层被给出来的。

本书很看重这一转头。它让西方哲学有系统地去问“东西是怎样对我成为东西的”。

第三个贡献，离庞雨桐那晚最近。

胡塞尔在《观念》第二卷里讲到身体。这一卷是他去世以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的。他举的例子是：用右手去摸左手。这时左手是一个被摸的东西，有硬度、有温度；同时左手自己也在感觉，觉得被摸。同一只手，一下子是物，一下子是感觉者。

他用这个例子说明：身体不是众多东西里的一件，它是那件“既被感到、又在感”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双重感觉里，身体被构成为“我的”。

注意“被构成”三个字。胡塞尔不是说身体天生就是我的，是说身体在一次次触摸、移动、看见之中，被构成为我的。

东西那一头，他也这样讲。你绕着一只杯子走一圈，每一步看到的样子都不同：先是正面，然后是侧面，然后是把手。可是你不会以为看到了五只杯子。

胡塞尔的分析大意是：每一个侧面都指向别的侧面，身体每动一下，样子就跟着有规则地变一下；“一只杯子”，就是在这些有规则的变化里被认出来的那个不变者（见 1907 年的《事物与空间》讲座）。

身体的“我能”——我能转头、我能伸手、我能走过去——和东西的“它在”，是一起被给出来的。这一点，本书全盘接受。

第四个贡献，是他晚年越来越重视的“发生”。

早年的胡塞尔，多半做的是静态描述：一个知觉、一个判断，它的结构是什么。后来他转向所谓发生现象学，问的是：这些结构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前史。

他讲“被动综合”：在人还没有主动去想之前，感觉材料已经在自己联结、聚拢、成团。他讲“习性”：一个人做过一次判断，这个判断不会随那一刻消失，会

留下来，成为他以后的一部分。他还讲“沉淀”：意义一层层沉下去，后来的人接过来用，不再记得它是怎么来的（见《几何学的起源》）。

读到这里，熟悉本套书的读者会觉得眼熟。沉淀、联结、成团、留下来——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压缩与结晶。

胡塞尔在这一段，离本书只差一步。

◆四、两人停下的同一个地方

这一步差在哪里？

先看笛卡尔。“我在怀疑”这一下，确实推不倒。可是从“有怀疑在发生”，能推出“有一个先在的怀疑者”吗？

十八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在他的笔记簿 K 里（第 76 条）留下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我们应当说“它思”，就像说“它闪电”一样；说“我思”，已经多说了一点。

天上打闪，没有人会去找一个在打闪的“谁”。闪电就是那一下发生。利希滕贝格的意思是：笛卡尔真正抓到的是“思想在发生”，至于“有一个我在思想”，是语法顺手加上去的。中文里也一样，“下雨了”不需要一个下雨的人。

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康德也处理过同一步。他承认“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否则这些表象就不是“我的”；可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专门指出：从这个形式上的“我思”，推不出一个能思的实体。那一步推理里有偷换（见先验辩证论的“谬误推理”章）。

康德把“我”从实体降成了一个形式条件。这是很大的一步。只是在他那里，这个形式条件依然先于一切经验，不问来历。康德留下的另一处亏空，在客体那一头，是本书第五编的题目。

后来尼采把利希滕贝格的意思说得更重（《善恶的彼岸》第 17 节）。那也是第五编要接的线，这里不展开。

本书对这一步的读法稍有不同。“我”不是语法凭空加上的，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是有的，而且非常结实。问题在于，它的结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一次次压出来的。

笛卡尔看见了“我”的结实，于是把结实当成了先在。

再看胡塞尔。他比笛卡尔走得远得多：主体和客体两头拴在一起，身体在触摸中被构成为“我的”，意义一层层沉淀，人有习性、有前史。

可是在这一切的中心，他留了一个不动的点：先验的自我。

在他的图景里，一切构成，都是“为这个自我”的构成；一切沉淀，都沉淀在这个自我的生命之流里。习性是这个自我的习性，前史是这个自我的前史。即使讲“发生”，也是这个自我在自己里面发生自己。它是一切意义的源头，自己却不再被别的东西构成。

讲到他人，他也从“我本己的领域”出发。先有我这一圈，再通过“类比的统觉”，去理解另一个身体后面，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自我（见《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

所以，胡塞尔把沉淀讲给了意义，讲给了习性，讲给了身体，独独没有讲给那个承接沉淀的极点本身。

两位停下的地方，其实是同一个：都留了一个不是压出来的点。

笛卡尔留在“能思的东西”上；胡塞尔留在“先验自我”上。客体那一头也一样：笛卡尔的广延，是理智直接看清的；胡塞尔的对象，是为自我而成立的。对象这一头的来历，最后都挂在那个不动的点上。

公道起见，要说清胡塞尔为什么非留这个点不可。

他的担心很有分量：如果连自我都是被构成的，那是谁在构成它？再找一个更深的自我，就会一层层往下找，永无尽头。留一个不再被构成的极点，是为了不让构成的链条无底。

本书的回答，借用本套书一直在用的那个三角。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三者互为条件，任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回来。三条式子是对称的，没有一条是源头。

所以不需要一个站在外面的构成者。主体与客体，不是被第三个东西构成的，是在一次又一次对不上里互相压出来的。链条不是往下无底，是绕成了一个三角，一圈圈加厚。

本书说胡塞尔停在这里，不是说他错了。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把“沉淀”再往前推一层，推到那个极点自己身上。

问题	笛卡尔	胡塞尔	本书
最确定的是什么	“我在、我存在”这一下	意识与所意的一对相关	对不上的那一下，和它压出的东西
主体是什么	能思的实体	先验自我，意义的源头与极点	压缩得最深的自我符号粒子
客体是什么	由理智看清的广延	为自我而被构成的对象	压缩得最深的现实与理念符号粒子
两者谁先	主体先被确定，客体随后证明	两头相关，自我一头为源	都不先；同一次次对不上里一起沉下来
身体的位置	另一种实体，心身交接成难题	既被感到又在感的“我的身体”	主客两包之间最常被重压的交界
沉淀与来历	不讲来历	讲意义、习性的沉淀，不讲极点的沉淀	极点本身也是沉淀
能不能松动	不能，它是确定性的根	极点不松动，可被描述	能，可返回；只是最难返回

◆五、本书的说法：压得最深的两包

第 11 章末尾提出过的第三条升维命题，在这里正式展开。它是第四编的承重墙之一：

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主体、客体并不先于互动而在；它们是对不上反复发生、特征纠缠一次次被压缩之后，沉下来的两个连接度最高、最难返回的符号粒子。正因为最难返回，人才把它们当成先在的。

这句话有四层，一层一层拆。

第一层：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

回想一下本书对符号的说法：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每压一次，连接就密一层。哪个符号被压的次数最多，哪个就最结实。

那么，有没有一种符号，是每一次压缩都会顺带压到的？

有。任何一次对不上，都有两头。一头是“我原先以为的”，一头是“它实际给的”。以为门是推的，它是拉的；以为台阶还有一级，脚下已经平了；以为这句话是夸，对方脸色变了。不管对不上的内容是什么，它总是在“这一头”和“那一头”之间裂开。

于是，每一次对不上被收拾、被压成一个新的小粒子，“这一头”和“那一头”也跟着被压了一次。门的开法记住了，同时“推门的这个我”和“被推的那扇门”又各被确认了一层。

内容每次都不同，两头每次都在。

渔网有一根总绳，叫“纲”。网上千千万万个眼，各管各的鱼，可是每一个眼都要连到纲上，所以说纲举目张。主体与客体，就是人这张经验之网上的两根纲。千千万万次小小的对不上，各有各的内容，每一次都往这两根纲上再勒一道。

这就是它们连接度最高的原因。不是它们天生特别，是它们参与了每一次压缩。

第二层：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是先在的。

一个东西压得越密，要拆开它就越难；越难拆开，就越少有机会看见它被拆开。从来没见过它被拆开，就会以为它本来就是一整块。

主体与客体正是这样。日常的对不上，力气都不够大，只能改动网上的某一个眼——这扇门、这句话、这级台阶——动不到纲。于是在一个人的一生里，绝大多数时候，“我”和“东西”都稳稳地在那里，比任何具体的念头都更早、更牢。

笛卡尔的怀疑可以推倒世界，推不倒“我在怀疑”。本书的读法是：这恰好说明了“我”压得有多深——深到连最彻底的怀疑，也要借它的力才能进行。笛卡尔在那里摸到的，是连接度的顶点，不是来历的起点。

第三层：可返回，只是最难返回。

如果主体与客体压死了、再也返回不了，它们就不是正常的符号，是偶像与石心。本书不这样看。它们能返回，只是要很大的力，或者要一条恰好对准它们的缝。

庞雨桐那晚遇到的，就是这样一条缝。而且这条缝能被事先指认，不靠事后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

实验设计得很清楚：眼睛告诉她，毛刷落在桌面上那只手上；身体对自己位置的感觉告诉她，她的手在挡板后面。两边说的位置对不上。同时，两边说的节奏又完全对得上——看见的每一下和感到的每一下，分毫不差。

位置对不上，节奏对得上。为了把这一对收拾平，“我的手”的边界被重新压了一次，压到了橡胶手那边。

反过来也可以验证。让两支毛刷的节奏故意错开，看见的一下和感到的一下就不同步了。这时，这种错觉就弱得多，甚至起不来（原实验见博特维尼克与科恩，1998；异步对照与威胁反应，见阿梅尔与拉马钱德兰，2003）。可见不是“怎么弄都行”。边界挪动，要有一条特定形状的缝，有它才挪，没它不挪。

那一缩，是边界挪过去之后，对着橡胶手的威胁，整个身体照着新边界做出的反应。

第四层：能量账。

压缩要付能量。主体与客体这两包，是谁付的？

动能，是每一次具体的对不上被收拾时付的。你一生里摔过的跤、碰过的壁、改过的口，每一次都花了一点力，其中一小份，记在了这两根纲上。

势能，是托住它们的那张网。别人一声声叫你的名字，户口本、学生证、工牌上印着同一个你；地心引力每天都把杯子往下拉，桌子每天都把它托住。语言也是一张网：从会说话起，“我”和“它”就是现成的两个词，别人压好了递给你。

内能，就是一生的压缩累起来的连接度。

中文里有一个小现象，可以帮着看清这一包有多深。邻居在电梯里碰见，一个问“下班啦”，一个答“刚到”。两句话里没有“我”，也没有“你”。可是没有人会听错是谁下了班。

“我”不在句子里，却在场。它压得太深，深到连说出来都不必了。笛卡尔要靠一场彻底的怀疑才逼出来的那个“我”，在电梯里的一句招呼里，一直默默地在。

这份账不只记在一个人身上。一群人的“我们”和“他们”，也是这样压出来的两包。每一次和外人对不上，口音不同、规矩不同、利益不同，“我们”就被确认一层，“他们”也被确认一层。一个家族、一个行业、一个国家，越是经历过多的这种对不上，“我们”就越结实，越像是本来就有的。

本书在这里只提一句推想：个人尺度上的主客两包，和共同体尺度上的“我们”“他们”两包，走的可能是同一份能量账。这是第三编讲过的三尺度同构，落在主客体上的一个样子；要坐实，还得另做功课。

这份账也解释了那晚另一件事：两分钟的毛刷，就能把“我的手”挪几厘米。可是实验一结束、挡板一拿开，边界立刻弹回原处。这次压缩只付了两分钟的动能，没有内能存进去。它挪动的是纲上最外的一层，碰不到里面一生的积累。

还有一道闸要守。

不是每一处都找得到缝。一个人第一次有“我”，是在什么时候、因为哪一条对不上？本书老实说：找不到能事先指认的那一刻，只能看到一个漫长的、由无数小缝累起来的过程。

在找不到缝的地方，这条命题只能作为候选，不能拿来套。

它怎样才算错，也要说清楚。如果有一天发现，主体与客体的边界在任何设计得当的对不上面前都纹丝不动；或者发现，一条边界的牢固程度，和它被压过多少次毫无关系。比如一个刚学会用的工具，和一件用了二十年的工具，挪起来一样容易。那样的话，这条命题就要改写。

前一种情形，至少橡胶手已经提供了反证。后一种情形，是可以去做实验的。

本书对这一层的预测是：一件工具被用得越久，它和“我”之间的边界压得越深，要把这条边界挪回去，付的力就越大。

◆六、蜡那一头，也是压出来的

上面讲的多是主体一头。客体一头，可以回到笛卡尔那块蜡。

蜡化成了一摊液体，为什么还说是“同一块”？笛卡尔说，靠的是理智的审视。本书愿意先承认他对的那一半：这种“认出同一”，确实不是眼前的颜色、气味、形状给的，因为它们全变了。

可是理智凭什么能这样认？

你见过蜡烛烧着烧着，蜡油淌下来，又在烛台边上凝成一片；你见过冬天的猪油在锅里化开，凉了又白了；你见过冰化成水，水又冻成冰。每一回，“它还在，只是换了样子”这个判断都被对上一次、压一次。偶尔也有对不上的时候：一锅水烧干了，水去哪了？这一下没对上，于是又压出“变成了水汽”这一层。

一千次这样的小账算下来，“东西换了样子还是那个东西”就成了一个连接度极高的粒子。到了这一步，人看着一摊蜡油，不用想就知道“这还是那块蜡”。这种不用想的知道，看起来像理智直接把握了本质；其实是压了无数层之后的“一眼认出”。

客体就是这样一包：它装着“在那边”“换了样子还在”“不随我的念头转”“我推它它会动、我不推它也在”。每一条，都是无数次对上、对不上之后沉下来的。

到这里，要挡开两种误读。

第一种误读：既然主体是压出来的，那就是假的。

十八世纪的休谟，在《人性论》里做过一个著名的内省。他说，每当他深入到最亲密的那个“我”里面去看，碰到的总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知觉：冷或热，爱或恨，明或暗。他从来没抓到过一个光秃秃的“我”。他的结论大意是：所谓自我，不过是一束知觉（见该书第一卷第四章第六节）。

休谟对的那一半，本书完全接受：先在的、光秃秃的“我”，确实找不到。

他停下的地方是“一束”。一束花，解开绳子就散了。可是“我”并不那么好散：它能稳稳地过一夜，醒来还在；拆开它，就不再是它；带它去一座新城、一门新语言，它跟着走。稳定、整体、独立，三条判据它都满足，而且满足得比大多数符号都好。

所以本书的说法不是“我是一束”，是“我是一包压得极深的粒子”。束是松的，包是压过的。差别就在那一次次的压缩，和压缩付出的能量。

第二种误读：既然是压出来的，那就只是一种说法。

不是。粒子态一经形成，就能回写：反过来改写世界，改写别的符号。一个人对“我是谁”的那一包，会牵着他明天去哪里、跟谁说话、怎样拿起一样东西。一个“东西”的粒子，会定下你伸手的力度：你以为是满杯，手就用力；结果是空杯，杯子差点被你甩出去。

被压出来，不等于不真。正因为压了那么多层，它们才是人身上最真、最有力的两个符号。

佛教讲“无我”，也常被误读成“什么都没有”。“无我”这句话本身，是一个稳定、整体、独立的粒子，能一代代传下去，这说明自我符号不等于先在的主体（详见书二）。本书在这里不展开，只借它一句：说“我”是压出来的，不是要取消“我”，是要给“我”一段来历。

◆七、一根白手杖的两年

一个完整的例子，最好能同时看见两头怎样被重新压一遍。橡胶手太短，只有两分钟。下面这一段，是两年。

庞雨桐的舅舅卞志诚，今年四十九岁，原先在嘉兴一家印刷厂做校色师。印刷厂里，他是公认“眼睛最毒”的人，一张样张拿到窗前一看，就知道青版深了半成还是品红偏了。

四十六岁那年，他的视力因为青光眼一年年变差，最后只剩下一点光感。

这里先说一句：眼睛的病，要交给眼科医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书只看这两年里，“我”和“东西”是怎样被重新压出来的。

先找缝。

头三个月，最常出事的不是陌生的地方，是他最熟的家门口。

他知道楼下有三级台阶，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脚踩下去的时候，身体还在等一个“看见台阶边缘”的信号。那个信号不来了，脚就迟疑，或者早落、或者晚落。他在同一个地方绊过好几次。

这条缝可以事先指认：一边是身上几十年压成的“靠眼睛找边”的那一包，一边是现在不再给出边缘的世界。位置对不上，而且每天都对不上。

再看做功。

区里的残联介绍了一位定向行走训练师，叫晏秋实。她每周来两次，教他用白手杖。

一开始，手杖是一样东西。他握着它，感觉到的是手心里的把手、手腕上的分量、杆子敲到地面时传回来的震动。他得一边走，一边“翻译”：这一下震动重，大概是砖；这一下发空，大概是井盖；杆子往前一滑没碰到东西，前面大概是下坡。

这种翻译很累。走一趟菜场，回来要躺半天。那是动能，在一点一点付出去。

托住他的网也慢慢织了起来：晏秋实每次都在同一个路口等他；妻子把家里所有的椅子都推到固定的位置，不再挪动；菜场门口卖豆腐的人，每次听到杆子的声音就喊一声“卞师傅”。街上的盲道虽然常被车占着，总还是一条线。还有那根白杆子本身：它让开电瓶车的人放慢了速度。

这些是势能。没有它们，他的每一步都得从头算。

然后是结晶。

大约一年半以后的一个下午，他在电话里对外甥女说了一句话，庞雨桐一直记得：

“现在这根杆子的尖上，有感觉了。”

他不再觉得手心里握着一样东西。他觉得的是杆尖碰到的那个地方：这里是一道坎，那里是一块松动的地砖。手杖不见了，就像戴久了的眼镜不见了一样。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写过几乎一样的情形：盲人的手杖，对他不再是一件被感知的东西；杆子的末端变成了一片能感觉的区域，把触觉的范围往外延伸了一段（1945 年，第一部分讲身体空间性的一章）。

梅洛-庞蒂对在哪里，本书很清楚：他把胡塞尔的“我的身体”，从一个被描述的结构，推进成了一个会扩张、会收缩的东西。本书在他的话上，只加两样：这一次扩张有一条能事先指认的缝，也有一份能算的能量账。

拿三条判据检查一下这次结晶。

稳定：下雨天、阴天、心情差的日子，杆尖的感觉都在，不随一次走路散掉。

整体：有一次手杖落在了出租车上，他站在路边，说自己“像被截掉了一截”。少了杆子，不是少了一样工具，是“他”短了一米。

独立：去年他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第一次走那家宾馆的走廊，杆尖照样“摸”得到门框和地毯的边。这包东西能离开嘉兴，带去别处。

两头一起被重压。

这两年里，被重新压过的不只是“我”的边界。

主体一头：边界从皮肤，往前推到了一米外的杆尖。更深的一层也动了：那个“眼睛最毒的校色师”的自我，熔开了；后来沉下来的，是一个“耳朵和杆尖都很准的人”。他现在能听出一条街的回声，分辨出前面是开阔的路口还是窄巷。不是他看穿了什么，也不是他做了什么决定。这两年的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客体一头：台阶、路沿、井盖、门槛，这些东西在他那里，原先是“看起来的样子”压成的一包。现在它们是“敲起来的声音、杆尖的阻力、脚底的坡度”压成的另一包。同一级台阶，在他身上换了一种粒子。

两头不是先后改的。没有哪一天是“先有了新的我，再去认识新的台阶”，也没有哪一天是“先认清了台阶，再长出新的我”。每一次杆子敲下去，两头都被一起压一下。

最后看返回。

今年春天，他陪妻子去苏州平江路走了一趟。青石板路面凹凸不平，杆尖传回来的全是乱的。那一下午，他又回到了头三个月的状态，一步一停。

这说明那一包是可返回的：新的对不上一来，它会松开。也说明它压得够深：不到一周，他就在石板路上找到了新的节奏，松开的地方又重新压实了。

把橡胶手和白手杖放在一起看，结构是同一个：位置对不上，逼出边界的重新压缩。差别全在能量账上。两分钟的毛刷，没有存进内能，挡板一撤就弹回去；一年半的手杖，存进了内能，换了一座城也还在。

这正是第五节最后那个预测的一个样子：边界被压得越久，挪动它要付的力就越大。

◆八、压得最深，也最容易压死

主体与客体能返回，只是最难返回。最难返回的东西，也最容易滑进“返回不了”。

这里要把它们和本套书讲过的两种固化接上。

一个符号停止回写、拒绝新的对不上进来，就固化了：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别的符号固化，固化的是网上的一个眼；主体与客体固化，固化的是纲。

纲一固化，什么样子？

主体一端压死，每一次对不上都会被算到世界头上。这个城市的规矩不对，这门语言的说法别扭，这个年轻人的想法荒唐。“我”一点也不用动，错的总是外面。这是石心最深的一种：不是哪一个念头不肯改，是承接一切念头的那一包不肯松。

客体一端压死，每一次对不上都会被算到自己头上，或者算作噪音。读数和书上不一样，一定是我测错了；感觉和定论不一样，一定是我感觉错了。“东西”一点也不用动，错的总是看的人。这是偶像最深的一种：不是哪一尊像不许碰，是“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这一整包不许碰。

看哪里	主体一端压死	客体一端压死
本套书的名字	石心	偶像
对不上被算给谁	算给世界，外面错了	算给看的人，或算作噪音
常听到的一句话	“我一向就是对的”	“事实本来就是这样”
能量的样子	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	连接度极高，没人敢付拆它的力
松动从哪里来	一条绕不过去、算不到世界头上的缝	一条绕不过去、算不成噪音的缝

右边这一列，在哲学里有一个更体面的样子：把“东西先在、等人去找”当成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并且不许追问这个出发点的来历。

本书要分清两件事。一件是“用”：过日子的时候，把“我”和“东西”当成现成的，这再正常不过，胡塞尔叫它自然态度，本书叫它节省力气。另一件是“立”：把这份现成，立成一条不许回头看的原理。前一件是在用压好的包；后一件，是宣布这包从来没压过。

后一件，就是下一章的题目。

◆九、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庞雨桐把课程论文的最后一节推倒重写了。

她没有丢掉笛卡尔。她保留了第二沉思里最硬的那一块：有怀疑在发生，这一下推不倒。她改动的是这块地的读法：推不倒的是那一下发生；“我”是那一下发生里，压得最深、所以最先被认出来的那一包。

她给这一节起了个小标题，叫“那一缩”。

论文交上去以后，她又去心理系找了一次祝明川。她问他有没有数据：用手杖、用义肢久了的人，做这个实验时，边界挪得是快还是慢？祝明川说文献里有一些，他也说不准，得回去查。

这一问，本书留给读者，也留给做实验的人。

放回你的日子里，可以试试三件小事。

戴眼镜的人，想一想你上一次“感觉到”镜框是什么时候。多半是刚配新眼镜的头几天。后来它就不见了，不是它变轻了，是它被压进了“你”里。

在人群里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你会先转头，后想“是不是叫我”。转头的那一下，比任何念头都快。那是一张网一声声叫出来的一包。

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有那么一两秒，你不知道门在哪边、自己在哪里。那一两秒里，“我”和“东西”都松开了一点。不必害怕那一两秒。它说明这两包是能返回的；也正因为能返回，人才会变，才会在一段经历之后，显出一个新的自己。

带 走 的 话

我和东西都不是先摆好的，是每一次对不上都顺手再压一遍的两包；压得最深，才像先在。

两 行 小 账

· 笛卡尔与胡塞尔都在“我”这个极点上关了门，不再问它的来历；本书把“沉淀”推到极点本身，打开了“主体与客体也有来历”这扇门。

· “我在怀疑”推不倒，被读成“有一个先在的怀疑者”——连接度的顶点，被收回成了来历的起点。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件用得太久、已经“不见了”的东西（眼镜、手机、一支笔、一辆车）？它不在时，你觉得少的是一样东西，还是你自己的一截？

2 最近一次你觉得“错的总是外面”，或者“一定是我错了”，是什么事？那一次的对不上，被算给了哪一头？

3 有没有一段经历，事后回看，显出了一个和从前不太一样的你？那段日子里，最先松开的是“我”，还是你身边的某样“东西”？

第 13 章

发现学是一种固化

这一章的问题：学生划掉自己量出的 9.62，照抄课本上的 9.8，“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这句话，到底挡住了什么？

◆一、一个被划掉的数字

裴正卿五十岁，在天津一所中学教了二十六年物理。

十月底的一个周二晚上，他在书房里批高二的实验报告。这一周的实验是用单摆测重力加速度：一根细线，一个小钢球，量摆长，掐秒表，数三十次全振动，再代进公式算出 g。

报告批到第十七份，他停了下来。

这份是杜一鸣的。数据表格填得很整齐，计算过程也对。最后一行，结果那一栏，先写了“9.62”，又用横线划掉，旁边工工整整地写着“9.80”。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课本上是 9.8，我的误差太大，按标准值填写。”

裴正卿把这份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他没有生气。他知道这孩子不是存心作假，反倒是很老实：老实到把划掉的痕迹也留着，把理由也写上。在杜一鸣心里，9.8 是世界本来的样子；9.62 是他自己没做好的证据。错的只能是他。

晚饭时还发生了一件小事。

他十岁的儿子裴书禾，一边扒饭一边问：“爸爸，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苹果是怎么掉下来的？”

裴正卿笑了，说：“照样往下掉。”

儿子想了想，又问：“那牛顿发现了什么？”

这一问，他一时答不上来。说“发现了引力”，好像引力早就在那里，躲在苹果后面，等着牛顿去掀开。可是在牛顿以前，苹果掉了几千年，人人看见，没有人管它叫“万有引力”。苹果下落是一回事；“万有引力”这个东西，是另一回事。

两件事放在一个晚上，裴正卿觉得它们是同一件事。

一个孩子把自己量到的数划掉，因为“世界本来就是 9.8”。另一个孩子问，牛顿发现之前那个东西在哪里。两个问题碰的都是同一个词：发现。

他还想起一件旧事。他刚教书的那些年，每年都要在黑板上画九个圆圈，从水星画到冥王星，让学生背“九大行星”。2006 年秋天，他把课件里的第九个圆圈删掉了。那天有个学生问他：“冥王星去哪了？”他当时笑着说：“它没去哪，是我们重新认识了它。”

这个回答，他那时觉得很得体。今晚想起来，觉得里面也藏着同一个词。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词底下压着的那一整套看法。

◆二、“发现”这个词底下压着什么

先看词本身。

英文的 discover，拆开是 dis 和 cover：把盖子揭掉。东西本来就在下面，只是被盖住了，人去揭开它。中文的“发现”也一样：发，是打开、揭开；现，是露出来。说“发现了一个山洞”，山洞早就在那里，是你走到了它跟前。

这个词里，已经压着一整套世界观：东西先在，人后到；东西不动，人去够；够到了，叫“发现”，够偏了，叫“错误”。

这一套看法，本书叫它发现学。

它不是某一位哲学家的学说，是西方思想两千多年里最深的一条底色，也是今天人人过日子时默认的那一套。

最早把它说透的，大概是柏拉图。

他在对话录《美诺》里讲过一个场面：苏格拉底找来一个没学过几何的小奴隶，在地上画正方形，一步步发问。小奴隶起初答错，后来居然自己“找”到了怎

样把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加倍。苏格拉底借此说：学习其实是回忆，真理本来就在灵魂里，只是被忘了。

真理先在，学习就是揭开。这是发现学最纯的一个样子。

到了近代，这个样子换了一身衣服。

伽利略在《试金者》（1623 年）里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大意是：自然这本大书一直摊开在我们眼前；它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和别的几何图形。

书早就写好了，人去读。读懂了，叫发现。

培根在《新工具》（1620 年）里讲得更细。他清点的四种“偶像”，种族的、洞穴的、市场的、剧场的，第 6 章已经一条条讲过。这里要看的是他开的方子：科学的第一步，是把这些偶像清除干净，让心像一面平整的镜子，照出自然本来的样子。

请记住培根用的这个词：偶像。本章后面还会回到它。

牛顿在《原理》第二版的总释里，留下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我不杜撰假说。那是 1713 年，原文是拉丁文。意思是，他只是从现象里把规律推出来，不往自然身上加任何自己编的东西。

从柏拉图的灵魂、伽利略的大书、培根的镜子，到牛顿的“不杜撰”，形状各不相同，底子是同一个。世界已经是那样了；人的本事，在于不添不减地把它取出来。

这个底子还有一个不大被注意的地方：它把看的那一方，也悄悄当成了现成的。

课本上常说，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可是那片大陆上，早就有许多民族住了上万年。对他们来说，那里不是新的，也不需要谁来发现。说“发现”，是站在一个现成的“我们”这边，把对方的家读成了“被揭开的东西”。

上一章讲过，主体与客体是压得最深的两包。“发现”这个词，一下子用上了两包：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加上一个本来就有资格去揭开它的人。

今天，这个底子活在每一条新闻标题里："科学家发现……"它也活在日常的嘴边："我发现他其实挺好相处。"——好像"挺好相处"是那个人身上早就有的一样东西，被你揭开了盖子。

◆三、它对在四个地方

要说发现学停在哪里，先得把它对在哪里写足。它对的地方很多，而且对得很结实。

第一，它抓住的那些东西，确实稳定、确实好用。

9.8 不是课本编出来的。在天津，你拿一根线、一个球、一块秒表，只要量得准，算出来就在 9.8 附近；换到北京、换到广州，也差不了多少。桥按着这些数造，站得住；药按着这些剂量配，起作用；卫星按着这些轨道算，几年后还能准时飞到预定的位置。

上一章说过，"东西"和"我"是压得最深的两包。发现学把这两包，以及压在它们上面的千千万万个结实的小粒子，当成可以放心踩的地。这块地确实踩得住。

第二，它守住了一道要紧的门：世界不随人的意思转。

你希望钢球掉得慢一点，它不会慢；你认定这座桥能承重五十吨，它在第五十一吨时照样会塌。发现学最可贵的一句话是：事情是什么样，不由你说了算。

这句话撑起了许多东西。法庭要讲证据，不能谁嗓门大谁有理；医生要看化验单，不能只听病人自己的猜测；新闻要求核实，不能凭一张图就下结论。发现学是人类抵抗"我愿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的一道墙。

本书讲"发生"，绝不是要拆这道墙。发生不是随便怎么说都行：一个粒子立不立得住，要过稳定、整体、独立三条判据；一次对不上在不在，要能事先指认。在这一点上，本书和发现学站在同一边。

第三，它很省力气。

一个人不可能把每一样东西都从头再压一遍。早上起来，你不必重新确认地板会托住你、水龙头里流的是水、楼下的早点铺还在老地方。你把这些当成现成的，力气才省得下来，留给今天真正对不上的那几件事。

一个社会更是如此。上千万人能一起坐地铁、用同一种货币、按同一张地图找路，靠的就是大家把同一批粒子当成现成的。用本套书的话说，这是一张巨大的势能之网。每个人不必付动能，就能踩在网上走。

发现学，是这张网最顺手的使用说明。

第四，它里面有一份谦卑。

“发现”这个词承认：这不是我做出来的，是世界给的，我只是走到了它跟前。一个科学家说“我们发现”，而不说“我们制造了”，里面有对世界的敬意，也有对自己的克制。

这份谦卑，本书也愿意留着。

四条加起来，可以说：在一个人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刻，在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日常运作里，发现学是对的，而且是最好的那种对。

◆四、它停在哪里

那么，它停在哪里？

不停在它用的那些粒子上，停在它对这些粒子的一个说法上：它们本来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被压过。

这一个说法，带出四处停顿。

第一处：它讲不出来历。

如果一个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它就没有“什么时候结晶”这个问题。发现学因此把两件事叠在了一起：苹果往下掉，和“万有引力”这个粒子的结晶。

前一件，几千年来天天在发生。后一件，有日子、有地点、有付出的力气。要有开普勒压好的行星轨道，要有伽利略压好的落体规律；还要有一个人，花上许多年去做功，把天上和地上放进同一张网里。

裴书禾那句“牛顿发现了什么”，正好戳在叠起来的这一处。在发现学里，这个问题没法好好回答，只能说“他发现了一直都在的引力”。可是“一直都在”的，是苹果的下落；“万有引力”，是那一次做功之后才沉下来的粒子。

第二处：它把对不上当成错。

杜一鸣的 9.62 是一条缝：他量到的现实，和他带着的理念对不上。这条缝里装着信息——也许是摆长量错了，也许是秒表掐早了，也许是摆角太大。每一种可能，都是一段值得追的来历。

在发现学的读法里，这条缝只有一个意思：我没做好。世界是 9.8，是我偏了。于是缝被一笔划掉，换上标准值。

这一笔，划掉的不是一个数字，是一次发生的机会。

这里要说清楚：9.62 多半真的是测错了。发现学说“你偏了”，很可能说得对。它停下的地方不在判断，在态度：既然世界已经定好，对不上就不必追问来历，填上标准答案就行。

第三处：它把别人压好的包，当成自己的。

9.8 在杜一鸣的报告上，是一个“别人压好的包”。它在物理学的历史里经过了无数次做功，结结实实；可是在杜一鸣身上，它没有经过他自己的手。

他用秒表付了一点动能，得到了 9.62；他把 9.62 划掉，换上了一个自己没付过力气的 9.80。表面上看，报告变“对”了。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有结晶。

发现学看不出这两种“对”的差别。在它看来，9.80 就是 9.80，世界本来的数，谁写都一样。

第四处，也是最深的一处：它自己不许返回。

前三处，都还是在说它看漏了什么。第四处说的是，它用什么姿态看漏。

上一章分过“用”和“立”。把压好的包当成现成的来用，是节省力气；把“它们本来就是这样”立成一条原理，就是宣布这些包从来没压过、也不许拆开看。

一个具体的符号拒绝回写，叫固化。发现学做的事更大一层：它把“拒绝回写”变成了一种看世界的方法。不是哪一个粒子压死了，是“一切高连接度的粒子都是世界本身”这一整个读法，压死了。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培根当年要清除的，正是“偶像”。他想让人心变成一面平整的镜子，照出自然本来的样子。

本套书说，偶像是对象一端的固化：一个符号被供起来，不许再被对不上碰到。按这个说法看，“自然本来的样子”本身，就可能是一尊最大的偶像。培根清除了四种偶像，留下了第五种：把镜子里照出来的，当成镜子外面本来就有的。

这不是在嘲笑培根。他的四偶像说，到今天仍然是做研究的人该时时念叨的一张清单。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把清单再往下写一行。

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里对这种“镜子”的看法提过一个很重的批评。那本书出版于 1929 年。他的大意是：传统哲学把认识想成一个旁观者在看一出早已演好的戏，知道就是看清楚；可是真实的认识，是人动手去改变处境、在做的过程里才弄明白的。他把那种看法叫作“旁观者的知识论”。

杜威走到了本书门口：认识不是旁观。本书再往前推一步：不只认识的人在动手，被认识的那个“东西”，也在这一次次动手里被压成了它现在的样子。

下一章的怀特海，会从另一条路走到同一个门口。他有一个说法，叫“误置具体性”：把抽象出来的东西，当成最具体的实在。这和本章说的发现学，几乎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叫法。

◆五、本书的说法：固化在哪一层

现在可以把本章的题目说完整了。

发现学，是把高连接度的粒子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

这句话的前半截，本书不反对：那些粒子是真的，压得极深，踩得住，用得上。要商量的只有后半截：“本来的样子”。

一个粒子压得再深，也是压出来的。说它“本来如此”，等于说它没有来历、不会松动、不必回写。这三个“不”，正好是本套书给固化下的定义。

所以发现学的毛病，不在它用了什么，在它给自己用的东西盖了一个章：此物天成，不得拆验。

固化发生在哪一层？

这里要分清两层。

第一层是具体的粒子。某个公式、某个定义、某种说法，被供起来，不许新的对不上进来。这是平常说的偶像。

第二层是看粒子的那副眼光。不管面前是哪一个粒子，这副眼光都先认定：它本来就在那里。这一层的固化，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针对的是“一切东西都有来历”这件事本身。

第一层的偶像，换一个就好；第二层的固化，会让人换来换去，换的都是偶像。一个人可以从相信这本教科书，换成相信那本教科书；从信这个专家，换成信那个专家。眼光没变：总有一样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换了一个名字。

本书说发现学是一种固化，说的是第二层。

为什么这一层这么难松动？

用能量账来看，原因有三。

内能极高。几百年来，这副眼光每一次都“管用”：桥站住了，药起效了，卫星到位了。每一次管用，都把“世界本来如此”再压一层。成功是最好的压缩机。

势能极大。教科书写着“发现”，考卷有标准答案，阅卷按标准答案给分，新闻标题说“科学家发现”。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整张网都在把他往“世界已经定好了”那一边拉。杜一鸣那一笔，不是他一个人划的，是这张网借他的手划的。

动能很少有人愿意付。要追一条缝的来历，得花时间、得冒被说“你错了”的风险、得接受最后可能一无所获。把标准值填上，只要一秒钟。

三条加在一起，这副眼光就成了上一章说的那种“压得最深，也最容易压死”的东西。

两个检验。

怎样分辨一个说法是在“用”压好的粒子，还是已经滑进了第二层的固化？本书给两个检验，都很朴素。

一是来历检验：问它“这是什么时候、因为哪一条缝压出来的”。能答上来的，哪怕只答一半，都还活着；答不上来，还觉得这一问本身很荒唐的，多半已经固化了。

二是缝的检验：拿一条新的对不上去碰它，看它怎样处理。肯停下来追问的，还在回写；只会说“是你错了”或者“这是噪音”的，已经不再回写。

拿杜一鸣报告上的两个数来试一试。

课本上的 9.8，过得了两个检验：它能讲出来历——几百年来无数次测量，在不同纬度、不同高度上反复对过账；它也经得起杜一鸣那条缝的追问，追到最后，追出来的是摆长少算了半个球。

报告上那个被改写的 9.80，两个检验都过不了。问它的来历，答案是“课本上是这样”；拿 9.62 这条缝去碰它，它的回答是“我错了”。同样四个字符，一个是活的粒子，一个是被供起来的标签。

注意：两个检验都不要求它认错。一个说法通过了检验，照样可以是对的。9.8 能讲出来历，也经得起杜一鸣那条缝的追问，它照样是 9.8。检验的不是对错，是它还肯不肯被碰。

这不是相对主义。

有人会担心：说什么都是压出来的，那岂不是谁压的都算数？

不是。压出来的粒子，要过三条判据才算立住；一条缝在不在，要事先能指认。杜一鸣的 9.62，不会因为“一切都是压出来的”就自动变成真理。它要经得起追问：摆长量对了吗？秒表掐准了吗？换一个人、换一根线，还是 9.62 吗？

发生学对每一个粒子的要求，一点不比发现学松。它只多问一句：这个粒子是怎样来的。

看什么	发现学	发生学
一个结实的东西	世界本来的样子	压得极深的一个粒子
它的来历	不成问题，它一直在	要问：哪一次对不上压出来的
一次对不上	错误或噪音，要消除	一条缝，先追它的来历
学会一样东西	取出现成的答案	在自己身上再压一次

看什么	发现学	发生学
别人压好的包	谁拿都一样	没经过自己的手，只是信息
固化的风险	看不见，因为本来如此	看得见：不许返回就是固化
守住的那道门	世界不随人意转	同样守住，再加一道：世界也有来历

◆六、三界里都有这副眼光

这副眼光不只出现在物理课上。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看得到它。

理念一界：定义“本来如此”。

体检报告上，每一项后面都有一个参考范围。超出范围，就标一个箭头。许多人看到箭头，就觉得身体里有一样东西“被发现”不正常了。

可是参考范围本身是压出来的。它来自大量人群的统计，来自医学界对风险的权衡，也会改。比如高血压的诊断标准，美国心脏病学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在 2017 年的指南里，把它从 140/90 调到了 130/80。一夜之间，大批原本不算高血压的人，按那份指南就成了高血压。

他们的血管没有在那一夜变。变的是一个理念粒子：被一批新的研究、新的对不上，熔开又重新压了一次。

这样说，不是叫人不理会体检报告。身体的事，交给医生。这里只说明：参考范围是一个很有用的粒子，不是身体里本来就刻着的一条线。

现实一界：东西“本来就在那里”。

一个城市的老街，在住了几十年的人眼里，“本来就是这样”。哪里有一棵树、哪里拐弯、哪里有一家修鞋的摊子，都像天然长成的。

可是每一处都有来历：某一年修路截了弯，某一年拆了城墙，某一年一户人家把摊子摆在了树荫下，后来就一直摆着。现实里的粒子，也是一层层沉下来的。忘了这一点，老街一被改动，人就只会说“坏了”，说不出到底是哪一层被拆了。

自我一界：我“本来就是这种人”。

网上流行各种性格测试。做完一套题，得到四个字母或者一个类型，许多人会说：“原来我是这种人。”

这句话里的“原来”，就是发现学。好像那个类型早就藏在身体里，题目只是把盖子揭开。

可是你答题时的每一个选项，都是你这些年一次次对上、对不上之后压下来的。换一份工作、经历一场变故，同一套题再做一遍，答案常常会挪动。性格测试可以是一面有用的小镜子，照出你现在压成了什么样子；把它读成“我本来就是”，就把一段还在发生的经历，收回成了一次发现。

共同体那一层：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

过年回老家，年夜饭几点开席、谁坐哪个位置、第一筷子夹什么，长辈常说“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一直”，往往只有两三代。某一年爷爷定下的规矩，某一年因为谁家搬了地方改的时辰，慢慢压成了“本来如此”。新进门的媳妇或女婿，第一年最容易碰到这条缝：她家是另一个“一直”。

两个“一直”一碰，要么一方的被划掉，要么两家的规矩熔开，压出一个新的“我们家”。后一种，往往是这家人日子过得顺的开始。

三界一起看，再加上一群人的那一层，这副眼光的样子都是一样的：把现在压成的样子，读成本来的样子。

◆七、一颗行星的七十六年

一个完整的例子，要能同时看见发现学对的那一半，和它停下的那一步。冥王星是一个很合适的例子：它被“发现”过一次，又被“发现不是行星”一次。

先看它是怎样被找到的。

冥王星的搜寻，本身起于一条缝。二十世纪初，洛厄尔天文台的创办人洛厄尔，注意到天王星、海王星的轨道上有一点“对不上”。他据此推算，外面还有一颗看不见的“X 行星”，并给出了它大概的位置。

冥王星确实在那片天区附近被找到了。可是后来的研究表明，冥王星太小，根本拉不动那两颗大行星；而那点“对不上”本身，多半来自当时对海王星质量估得不准。1989 年旅行者 2 号飞过海王星、把它的质量量准之后，那点残差差不多就消失了。

一条后来被证明是测量误差的缝，引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天体。这件事很能说明两点：缝不一定指向它所指的地方；可是被缝逼出来的那一次做功，照样可以压出结实的东西。

再看发现学对的那一半。

1930 年，美国亚利桑那州洛厄尔天文台的年轻观测员汤博，在比对两张相隔几天拍下的星空底片时，看到一个小光点挪了位置。那就是冥王星。

这个光点是真的。它在那里，有自己的轨道，绕太阳一圈要两百多年。2006 年初，一枚叫“新视野号”的探测器从地球出发。它飞了九年多，在 2015 年夏天从冥王星旁边掠过，拍回了清晰的照片：冰原、山脉、一块心形的亮区。

能算准一个几十亿公里外的东西九年后在哪里，再让一枚探测器准时赶到，这说明“冥王星”这个粒子压得极深、极稳、极好用。发现学在这里说“它本来就在那里”，一点没错。

再看叠在一起的那两件事。

可是 1930 年那一下，被“发现”的不只是一个光点。它一被找到，就被放进了一个早已压好的格子里：第九大行星。

从那以后，几代人的课本上都写着“九大行星”，孩子们背口诀，从水星一路数到冥王星。在发现学的读法里，冥王星“是行星”，就像它“在那里”一样，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光点是现实的；“行星”这个格子，是理念的。两件事被叠成了一件。

缝是一条条出现的，而且每一条都能事先指认。

1978 年，人们发现冥王星有一颗相当大的卫星，后来叫卡戎。有了卫星，就能算出冥王星的质量。算出来的结果很小，比月亮还轻得多。“行星”这个格子，第一次被硌了一下。

1992 年，天文学家在海王星外面找到了另一个小天体，编号 1992 QB1。此后十几年，同一片区域里陆续找到了上千个。冥王星看起来越来越像这一大群小天体里的一个，而不像水星、地球那样独来独往。

2005 年，一个看上去比冥王星还大的天体被宣布发现，后来命名为阋神星。两年后测出，它的质量也比冥王星大。

到这里，对不上已经绕不过去了：如果冥王星是行星，阋神星也该是；那么海王星外面那一大群里，还会有几十个“行星”。九大行星，可能要变成几十大行星。

理念里的格子，和现实给的天体，彻底对不上了。

然后是做功。

2006 年 8 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布拉格开大会，花了好几天争论“行星”该怎样定义。最后表决通过的定义有三条：绕太阳运行；质量大到自己能被引力压成近乎圆球；清空了自己轨道附近的区域。

冥王星满足前两条，不满足第三条。它被归进一个新的格子：矮行星。

这次做功的动能，付在几十年的观测、几百篇论文、几天几夜的争吵上。托住它的势能，是天文学界那张网：共同的望远镜数据、共同的期刊、一个可以投票的大会。结晶下来的，是一个新的“行星”粒子，和一个新的“矮行星”粒子。

两种读法。

发现学的读法是：“科学家发现，冥王星其实不是行星。”好像冥王星一直暗中不是行星，七十六年里大家都看错了，2006 年终于看清了。

这种读法有它对的地方：它不肯让定义随便改，要求改动必须有现实上的理由。新的定义确实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它停下的地方在于：冥王星一点也没有变。2006 年变的，是“行星”这个理念粒子。它在 1930 年以前就已经压好了，压得很深，深到人们以为它是天上本来就画好的一条线。一条条新的缝把它逼开，它熔开，又重新结晶了一次。

发生学的读法是：“行星”这个粒子，在七十六年的对不上里，熔开并再结晶了一次；冥王星这个粒子，一直稳稳地在那里，只是换了一个归属。

拿三条判据看新的粒子。

稳定：定义通过以后，教科书、天文馆、百科词条陆续改了过来，十几年来没有被推翻。

整体：三条要合在一起用，少了第三条，冥王星和阋神星就都回到行星里去了。

独立：它能离开布拉格那间会议厅，被带到世界各地的课堂上，也被带到后来发现的系外天体的讨论里。

最后看返回。

新的粒子也是可返回的。直到今天，仍有一些行星科学家主张换一种定义，只看天体本身是不是圆的，不看它有没有清空轨道。2017 年，新视野号团队里的伦扬、斯特恩等六位科学家，就联名提过这样一个“地球物理定义”。新视野号拍回的照片显示，冥王星表面有复杂的地质活动，这又给了他们新的理由。

2009 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还通过过一项象征性的决议，恢复冥王星的“行星”名分；汤博就出生在这个州。这类决议，多半是出于对本地天文学家的感情，算不上科学讨论；可它也说明，一个压了七十六年的粒子，在许多人身上存了多少内能。

一个健康的粒子，就该是这样：压得结实，平时放心用；新的缝来了，肯被拆开验一验；验过以后，或者照旧，或者重新压一次。

发现学的风险，从来不在 1930 年把冥王星叫作行星。那是当时最好的压缩。风险在于把这次压缩读成“本来如此”。于是 2006 年那次熔开，被许多人感觉成“科学家改主意了”“连行星都靠投票”，好像世界被人动了手脚。

世界没有被动手脚。是一个压得太深的粒子，终于被允许返回了一次。

◆八、对着竹子坐了七天

发现学不只是西方的事。中国思想里也有它很深的一支，而且有一个很有名的“对不上”。

朱熹讲《大学》的“格物致知”，有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解释：要得到真知，就要“即物而穷其理”（《大学章句》）。意思是，走到每一样东西跟前，把它的道理推究到底。

朱熹这条路，有它很了不起的地方。他和程颐都讲过一层意思：今天格一件，明天格一件，积累多了，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前半截是程颐的话，见《二程遗书》；“豁然贯通”四个字，是朱熹在《大学章句》里补写的。

“积累多了，豁然贯通”，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一次次压缩、最后结晶。朱熹看见了压缩的工夫。只是在他那里，要通到的那个“理”，是天地间本来就有的，人只是一点点去接近它。工夫是人的，理是现成的。

明代的王阳明，年轻时认真照这条路走过一次。

据《传习录》里他自己的回忆，大意是：当年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商量着要照朱子的说法去做圣贤，就对着亭子前的竹子去“格”。朋友格了三天，劳神成病；他自己格了七天，也病倒了。两人只好叹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传习录》下卷）。

这是一条能事先指认的缝：方法许诺，只要对着一样东西推究下去，理就会出来；七天过去，竹子还是竹子，什么理也没有出来，人倒先耗空了。

用本套书的话说，这七天，动能付尽了，结晶没有发生。缝在那里，可是托住结晶的那张网没有对上，力气也不够。王阳明后来在贵州龙场那段困顿的日子里，才在这条缝上压出了新的东西。那是 1508 年。

他压出来的，是“心即理”：理不在竹子里，在人心里。

这一步，正好对上了上一章的那两包。朱熹把“本来如此”放在东西一头，理在物；王阳明把“本来如此”挪到了我一头，理在心，良知是人本来就有的。

王阳明这一挪，打开了很多东西：他把工夫从书本和外物上，拉回到每个人自己的身上，拉回到做事的当下。这是他对的地方，而且影响了几百年。

他停下的地方，和胡塞尔有几分像：把“本来如此”从客体那一头，移到了主体那一头，却没有问这一头自己的来历。

本书在两位之间，不站队。它只指出：竹子那一头的“理”和心这一头的“良知”，都可以问同一句话——这是在哪一次次对不上里压出来的？问了这一句，朱熹的“积累”和王阳明的“在事上磨”，都能保留；要放下的，只是那个“本来”。

◆九、人为什么宁可要发现

讲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既然发现学有这样的停顿，为什么人还是这么喜欢它？

杜威那本书的书名，已经给了一半答案：人在寻求确定性。

一个“本来如此”的世界，许诺了一块永远不动的地。你今天找到的，明天还在；你学会的，一辈子都算数。相比之下，“一切都是压出来的”听上去像流沙：好像脚下随时会松。

这份担心是真实的，本书不想轻轻带过。

可是回到上一章的那两包。主体与客体，是一个人身上压得最深的粒子；物理学里的 9.8，是几百年压出来的粒子。它们是压出来的，它们也极难松动。发生学给的地，并不比发现学给的软。它只是承认：这块地是一层层铺出来的，而且还在铺。

发生学还给出两样发现学给不了的东西。

第一样，是给学的人留了活儿。在一个本来如此的世界里，学的人只能去取；取对了是本分，取错了是失误。在一个仍在发生的世界里，学的人可以亲手压一次。本章最后会看到，杜一鸣就有过这样一次。

第二样，是对前人的公道。按发现学的读法，历史是一串改错：古人看错了，今人看对了，前人多少有点可笑。1930 年把冥王星叫作行星的人，好像都看走了眼。按发生学的读法，每一代人的压缩，都是在他们那时候的缝和网里能做出的最好的压缩。后来被熔开，不是他们的耻辱，是他们压出来的粒子，终于遇到了新的缝。

科学结论被供奉起来、不再回写的情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科学主义。它是发现学在科学这个现场上最典型的固化（详见书九）。本章只想补一句：尊

重科学，恰恰要尊重它最可贵的那一点——它的每一个粒子，都肯为一条真正的缝返回。

◆十、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上课，裴正卿没有在全班面前讲杜一鸣的报告。

下课后，他把杜一鸣叫到实验室，把那份报告推到他面前，只问了一句："你的 9.62 是从哪里来的？"

杜一鸣愣了一下，说是自己测错了。

"错在哪里？"

这孩子答不上来。两个人就把那天的单摆重新搭了起来。

线长八十五厘米，钢球的直径三厘米。杜一鸣量摆长的时候，量的是从悬点到钢球的顶上，没有加上半个球的半径。摆长少算了一点五厘米。

重新代进公式，结果是 9.79。

离 9.8 还差一点。裴正卿说，剩下的这一点，多半在秒表上：人手按表，起停总有零点一两秒的迟早，三十次一平均，就落在了第二位小数上。要把它也追出来，得换一种计时的办法。这一回，他们没有再追。差一点，就老老实实写差一点。

杜一鸣看着这个数，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了一句裴正卿很喜欢的话："原来 9.62 也是有来历的。"

这一下午，两个数都被保住了。9.8 还是 9.8，它经得起追问，照样立得住；9.62 也不再只是"我错了"，它有一段可以讲清楚的来历。被划掉的那条缝，重新打开，又被他自己的手压实了一次。这一次的 9.79，是他自己的。

那天晚上，裴书禾又问起苹果。

裴正卿想了想，说："苹果一直在掉。'万有引力'这个说法，是牛顿花了很多年，从苹果、月亮、行星对不上的地方，一点一点压出来的。它很结实，到今天还在用。可它不是一直藏在苹果后面的。"

儿子问："那以后还会变吗？"

他说：“有可能。真要变，也得有一条绕不过去的缝。”

放回你的日子里，可以留意一个很小的口头习惯：说“我发现”。

“我发现这家店的面其实很好吃”，“我发现我其实不适合做销售”，“我发现他根本不在乎”。每说一次，可以在心里多问半句：这是揭开了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还是这段日子刚刚压出来的一个粒子？

不必每次都改口。大多数时候，说“发现”很方便，也省力气。只是在那些要紧的地方——对一个人的判断，对自己的定论，对一件事“本来就是这样”的认定——多问这半句，那个粒子就还能返回。

带 走 的 话

发现学没有看错那些结实的东西，它只是在上面盖了一个章：本来如此，不得拆验。

两 行 小 账

· 发现学关上了“来历”这扇门，把一切结实的粒子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本书打开它：粒子照用，来历照问，缝照追。

· 杜一鸣划掉 9.62、写上 9.80 的那一笔——一条能追出来历的缝，被收回成了“我偏离了世界”。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说“我发现……”，说的是什么？那是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还是那段日子刚刚压出来的一个粒子？

2 有没有一个你从小就当成“本来如此”的说法，后来被改了？改的那一刻，你感觉到的是“世界变了”，还是“一个说法返回了一次”？

3 你有没有把一个自己量到、自己想到的“9.62”划掉，换成了别人给的标准答案？如果现在回头去追，它的来历会是什么？

第 14 章

怀特海的过程与本书的发生

> 这一章的问题：一株等了四年才开花的新兰，不像她发现的，也不像她造的，签名时为什么总觉得说多了又说少了？

◆一、一株兰花开花的晚上

黎安琪四十四岁，在新加坡植物园做园艺师，管的是兰花育种的一块。

三月里一个闷热的傍晚，下班前她照例去荫棚巡一圈。走到最里面那一排，她停住了。

一个编号为 17-042 的盆里，一枝花苞终于打开了。

这株兰，是她四年多前亲手配的种。父本是一种开花繁密、耐得住热的老品种，母本是一种颜色极好、却总是娇气的兰。她想要的，是一株在赤道的湿热里也开得好、颜色又不俗的新兰。

那一年，她用一根牙签把父本的花粉块挑出来，放进母本的蕊柱。几个月后，果荚鼓了起来。

兰花的种子细得像灰尘，一个果荚里有成千上万粒，几乎没有储存养分。在野外，它要碰上合适的真菌，借真菌的养分才能发芽；碰不上，就白白落掉。实验室里，同事符家铭把这些灰尘一样的种子，播在装着琼脂和糖分的玻璃瓶里。一瓶一瓶，排在培养架上。这种不靠真菌的播种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发明出来。

一年后，瓶子里长出了绿色的小点。又过了一年多，小苗出瓶，种进小盆。再往后，是一年年的换盆、施肥、防虫、挪位置。一共五百多株，到今年，能开花的只有几十株。

17-042 是第一株开出她想要的那种颜色的。

花瓣是一种偏紫的玫红，唇瓣上有细细的深色脉纹。她蹲下来看了很久，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在本子上记下：开花日期，花径，花梗长度，一枝上的花苞数。

符家铭从实验室那边走过来，看了一眼，说："总算等到了。要不要想名字了？"

新的杂交兰，要起名字，要登记。登记之后，它就会出现在国际兰花登记的名册上，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有父母本的记录，像一个人有了户口。

黎安琪那天晚上回到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这株兰，是她"发现"的吗？

不像。四年前，世界上没有这株兰。它的基因组合是第一次出现，它的颜色是第一次开出来。

那么，是她"制造"的吗？

也不像。她只是挑了一次花粉，后面四年，是种子自己在琼脂上长，是根自己往盆里扎，是赤道的阳光和雨水一天天压在叶子上。她做得最多的，是等。

登记表上有一栏，叫"育种人"。她要在那一栏签名。她觉得那个名字签上去，好像说多了一点，又好像说少了一点。

这一章要讲的，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在一百年前，为这种"说多了又说少了"的感觉，造过的一整套说法。

◆二、一位数学家晚年的转身

怀特海生于 1861 年，前半生是一位数学家。

他在剑桥教数学，和他的学生罗素合写了三大卷《数学原理》，想把整个数学建立在逻辑之上。这三卷书在 1910 到 1913 年间陆续出版。这部书以艰深出名，据说全世界真正读完的人没有几个。

到了六十多岁，他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教哲学，那是 1924 年。一个以数理逻辑闻名的人，晚年去讲形而上学，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奇怪。

他在美国写出了后半生最重要的几本书。

第一本是《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 年）。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很出名的说法：“误置具体性的谬误”。

他的大意是：科学为了计算，需要把世界抽象成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某时某处的一小块物质”。这样的抽象很有用。可是人们用久了，就把这些抽象当成了世界最具体、最实在的样子。反过来，真正具体的经验，被当成了次要的、主观的、“只在心里”的东西：颜色、温度、一个下午的光线、一株花开的那一刻。

这就是把具体性放错了地方。

上一章讲发现学，说它把压得极深的粒子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怀特海的这个说法，是从另一条路走到了同一个门口：被当成“最实在”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抽象出来的。

在更早一点的讲演里，他还批评过他所说的“自然的二分”（见 1920 年的《自然的概念》）。大意是：近代科学把自然切成两半，一半是物理学讲的分子和波，被当成真正的实在；一半是人看到的红、闻到的香，被当成心灵附加上去的东西。他认为这一刀切错了：红和香，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读到这里，你会想起第 12 章笛卡尔那一刀：能思的东西，有广延的东西。怀特海要缝合的，正是那一刀。

第二本，是他在英国爱丁堡做吉福德讲座的讲稿，1929 年出版，题为《过程与实在》。这是他一生最难读的书，也是二十世纪最有野心的形而上学著作之一。

书名已经把立场亮了出来：实在不是一堆摆在那里的东西，实在就是过程。

这个立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怀特海的转身，本身就有一条能事先指认的缝。

他前半生所处的物理学，正在经历一场大变：相对论把空间和时间缠在一起，讲的是一个个“事件”；量子论说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不是连续地流。他自己在 1922 年也出过一本讨论相对论的书。

旧的图景里，世界是一块块物质，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沿着一条均匀的时间移动。新物理学给出的现实，和这幅图景对不上了。

怀特海在这条缝里待了将近二十年。他付的动能，是一部又一部越写越难的书；托住他的网，是剑桥的数学传统、伦敦的教学生涯、哈佛的哲学系。最后结晶下来的，就是“过程与实在”这个粒子。

用本书的话说，过程哲学也是一次结晶，它自己就有来历。

他在《过程与实在》里留下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对欧洲哲学传统最稳妥的概括，就是它是一连串对柏拉图的注脚。这句话常被当作对柏拉图的恭维。其实怀特海对柏拉图的态度很复杂：他从柏拉图那里借来了“永恒的形式”，又想把它们放进一个流动的世界里。这一借，后面还会讲到。

怀特海晚年一直住在美国，1947 年去世。

◆三、世界由一滴滴经验组成

《过程与实在》造了一大套新词。本书只转述其中几处大意，尽量用家常话讲；中文译名各家不一，同一个词，有人译作“现实实有”，有人译作“现实存在”；下面每个词只取其中一种，个别处并列别的译法。

第一个词：现实实有。

在怀特海看来，构成世界的最后的实在，不是一块块物质，也不是一个个心灵，而是一次次“发生”。他把每一次这样的发生，叫作现实实有，有时也叫现实际遇。

一个现实实有，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成为”的过程。它很小，很短，像一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知觉是一点一滴长出来的；怀特海借这个说法，把它们叫作“经验的点滴”。

从远处的一缕烟，到一个人的一次心念，在怀特海那里都是同一类：一滴滴的发生。他甚至说，连上帝也是一个现实实有，和遥远空间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丝存在，属于同一类。

这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平等：世界里没有两种实体，只有一种，就是正在成为的那一滴。

第二个词：摄受。

每一滴新的发生，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要把它之前已经完成的那些发生，“接进来”、“感受进来”。怀特海管这个动作叫摄受，也有人译作把握或摄入。

接进来，有两种接法。一种是正的：把那个旧的发生，接成自己的一部分。一种是负的：把它排除在外，不让它进入自己的构成。负的摄受也是一种关系：被排除的东西，在新的发生里留下了一个“不要”的印子。

第三个词：合生。

一滴新的发生，要把许多被接进来的东西，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合起来、长成一个”的过程，他叫合生。

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意是：多成为一，并因此增加了一（见《过程与实在》讲“终极范畴”处）。世界上原有许多已完成的发生；一次新的合生，把这许多合成了一个新的；于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

这里有三样东西，怀特海把它们放在最底层：创造性、多、一。创造性是那股让“多”不断合成新的“一”的力量。它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是一切发生的终极条件。

第四个词：主观目的与满足。

一次合生不是乱合的，有一个方向，他称为主观目的：这一滴要合成什么样子。它的最初的方向，按怀特海的说法，来自上帝的先在本性所提供的引诱。

合生完成的那一刻，叫满足。一满足，这一滴就完成了。

第五个词：消逝，与客观的不朽。

完成之后，这一滴立刻就过去了，不再作为一个正在成为的主体存在。怀特海借洛克的一个说法，叫“不断的消逝”。

可是过去了，不等于没有了。它变成了一个“已成的事实”，供后来的每一滴去摄受。一个完成的发生，从此作为材料，永远进入后来世界的构成。他称这为客观的不朽。

所以，每一滴发生都有两张脸。正在成为的时候，它是主体；完成之后，它是被后来者接进去的对象。他为此造了一个词，英文是 subject-superject，这里译作主体—超体：它既是经验着的主体，又是这次经验所产出的那个结果。

第六个词：永恒客体。

每一滴发生，都会有一些确定的样子：某一种红，某一种形状，某一种节奏。这些可以被许多发生共享的“样子”，怀特海称为永恒客体。

它们本身不是现实的，只是纯粹的可能。它们“进入”一个个发生，让那一滴有了确定的样子。它们不生不灭，不是被哪一次发生造出来的。

第七个词：社会。

一块石头、一个细胞、一个人，看上去能存在很久。在怀特海那里，它们不是一个现实实有，是许许多多现实实有组成的一个“社会”。

这样的社会，靠一代代发生之间的继承维持：后一滴接住前一滴的某个特征，再传给下一滴。只要这个特征一路传下去，这块石头就“还是那块石头”。一个人的一生，是一串特别紧密、一滴接一滴前后相承的发生，他管这叫“人格秩序”。

把这七个词串起来，怀特海的世界大致是这样：没有现成的东西，只有一次次的发生；每一次发生，把过去接进来，合成一个新的，然后消逝，成为未来的材料；看上去持久的东西，是许多发生在继承中保住了一个特征。

这就是“过程与实在”：实在，就是这样的过程。他还给它立了一条原则，大意是：一个现实实有是怎样成为的，就决定了它是什么；它的“是”，由它的“成为”构成。他管这叫“过程原理”。

◆四、他对在哪里

怀特海常被说成难懂、玄远。本书想先说清楚：在本卷关心的那几个问题上，他走得比几乎所有前人都远。至少有六处，本书要先记在他的名下。

第一，他把“成为”放在了“是”的前面。

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多半先问“有什么东西”，再问“东西怎样变”。东西是主角，变化是东西身上发生的事。

怀特海倒了过来：先有成为，“东西”是成为留下来的样子。本书全书判词说，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在“先有成为”这一点上，怀特海早了一百年。

第二，他让主体从世界里长出来。

笛卡尔是先有一个“我思”，再去证明世界；胡塞尔是先有一个先验自我，再看世界怎样为它而成立。怀特海的方向相反：每一滴发生，先把世界接进来，在接的过程里才成为一个主体。主体是合生的产物，不是合生的前提。

第 11、12 章提出的那条候选命题——主体与客体并不先于互动而在——在怀特海那里，已经有一个很近的前身。公道起见，这一点必须写明。

第三，他看出了“误置具体性”。

把抽象当成最具体的实在，这是上一章所说的发现学的另一个名字。怀特海不只是指出了这种错误，还给出了它发生的机制：抽象太好用，用久了，就被当成了根本。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粒子压得太深、太好用，就被当成了世界本来的样子。

第四，他让过去成为未来的材料。

一滴发生完成之后，不是消失，是变成后来者的材料，永远进入世界的构成。这和本书说的“刻痕”非常接近：每一次结晶都会留下来，成为下一次发生要面对、要接住、要摄受的东西。

第五，他缝合了自然的二分。

在他那里，没有一边是“真正的物质”、一边是“心里附加的颜色”。从电子到人，都是同一类的发生，都有“接进来”的那一面。本书讲三界符号，现实界也有符号，不需要心灵去赋予它意义；在不肯把世界切成两半这一点上，两家是同路的。

第六，他想到了“不相容”。

怀特海讲过，一次发生要接进来的材料，有时彼此不相容。这时它可以把其中一些排除掉，也可以把它们合成一种“对比”，让这一滴的强度更高。

这几乎摸到了本书说的“对不上”：不相容的材料，不是麻烦，是新东西更强的来源。

◆五、同路走到哪里

把两家的说法并排放，能看到一张相当整齐的对照。

怀特海	本书	同在哪里
现实实有：一滴滴的发生	一次次的压缩与结晶	实在的最小单位是“发生”，不是东西
摄受：把过去接进来	特征纠缠：连接被接进来、压进去	新的总是由接住旧的而成
合生：多成为一	压缩：许多连接压成一个粒子	都是“许多合成一个”的过程
客观的不朽：完成者成为材料	刻痕：结晶留下，回写后来	过去不消失，成为未来的条件
社会：在继承中保住特征的一串发生	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持久的东西，是被反复保住的样子
误置具体性	发现学的固化	把抽象或高连接度的东西当成本来
主体从合生里长出	主体是压得最深的粒子	主体不先于过程
对比提升强度	对不上逼出新结晶	不相容是新东西的来源

这张表看下来，有人可能会说：本书说的，怀特海早就说过了。

这个疑问是正当的，本书不回避。在“过程优先”“主体不先在”“抽象被误认为实在”这三件事上，怀特海确实走在前面。本卷第四编讲“存在者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不提怀特海，就是不公道。

可是表格对齐得越整齐，越要看清楚：有几行，是对不齐的。

◆六、四处分岔，外加一处

对不齐的地方，本书数出四处，外加一处。每一处都先说怀特海那边是怎样想的，再说本书为什么要往前多走一步。

第一处分岔：能量账。

在怀特海那里，让“多成为一”的，是创造性。创造性是终极的，它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也不会被用完。每一滴新的发生，都从上帝那里领到一个最初的方向，然后合生、满足、消逝。世界就这样一滴接一滴地往前走。

公道起见要说：怀特海并没有忽视能量。他晚年在《观念的冒险》里有一个看法（见该书第三部分“客体与主体”一章）。大意是，物理学讲的能量，是从一次次发生里那种带着情感与目的的强度中抽象出来的。在他看来，能量是发生的一个侧面。

可是在他的体系里，找不到一份“账”：一次合生要付多少，付不起会怎样，为什么有的发生做成了、有的没做成。创造性永不枯竭，每一滴都能领到方向，于是没有一滴会因为力气不够而结晶不了。

本书的说法是：每一次结晶都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付不起，就结晶不了。

黎安琪那五百多株小苗，就是一笔账。瓶子里有的种子没发芽，出瓶时有的苗烂了根，换盆时有的长不起来。四年多下来，开花的只有几十株，开出她想要的颜色的只有一株。每一株的成与不成，都和水、光、肥、人手、时间有关，也就是和付出了多少、托住它的网够不够有关。

这一条分岔，带来一个可以检验的差别。按本书的能量账，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会显著变少；按怀特海的创造性，这种差别没有理由一定出现。

第二处分岔：三界。

怀特海的世界只有一种最后的实在：现实实有。从电子到上帝，都是同一类。每一滴都有“接进来”的那一面，他把这一面叫作感受。由此推下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某种最微弱的经验。

他也讲过，每一滴发生都有两极：一极接住物理的过去，一极接住可能的样子，他分别叫它们物理极和心理极。这两极之间的张力，是一滴之内的事。

本书分出三界：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现实符号不需要任何经验者，它就在那里沉着；自我符号是身体与习惯里沉下来的；理念符号是概念与说法。三者构成一个三角，任两类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

公道起见，要说清他为什么要让处处都有感受。他的担心很深：如果世界的最底层完全没有经验，那么人身上的经验，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堆毫无感受的东西，怎么会突然拼出一个会疼、会爱的人？让感受从一开始就在，就不必回答这个“突然”。

本书承认这个担心，换一条路回答：经验不必处处都有，自我符号是在现实符号与理念符号的对不上里，一层层压出来的。从“没有”到“有”，不是一个突然，是一份能量账。这条路走不走得通，要看第五编和第六编。

差别在于：怀特海把“新东西从哪里来”放在每一滴的内部，放在两极的合成里；本书把它放在三界之间，放在两类已经结晶的符号对不上的那条缝上。本书不必假定一块石头里也有感受，只需要说：石头是一类现实符号，它和人的理念、习惯之间，会对不上。

第三处分岔：结晶判据。

怀特海的一滴发生，在“满足”那一刻完成。满足是这一滴自己内部的完成，外面看不见，也没有办法检验。

持久的东西，他交给“社会”：许多发生在继承中保住了一个特征。这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粒子。可是一个社会什么时候算立住了，什么时候算散了，他没有给出一套从外面能查的判据。

本书给了三条：稳定、整体、独立。能重复出现吗？拆开还是它吗？能带去别处吗？三条都是能在外面查的。

这一处分岔还牵出一个尺度的问题。怀特海的“主体”，是每一滴发生在合生中的那一刻：极小、极短、数不胜数。本书说的“主体”，是压得最深的那个粒子，相当于他的一个“社会”，而且是连接度最高的那一个。他的主体太小、太多；本书的主体，是千千万万滴压成的一包。

第四处分岔：可返回的压缩。

在怀特海那里，一滴发生一旦完成，就是一个改不了的事实。后来的发生可以接住它，也可以排除它，却不能让它重新开始。过去是定了的。社会可以衰败、可以解体，可是“一次合生被重新打开、再合一次”这件事，在他的体系里没有位置。

本书的压缩是可返回的。过去发生过的那一次，当然改不了；可是它压出来的粒子，在新的对不上面前，可以松开，可以熔开，再重新结晶。黎安琪那株兰的父本，是几十年前别人配出来的一个品种；她把它拆开来用，和别的兰重新组合，压出了一个新的。

可返回，也就带来了它的反面：返回不了。本书把这叫作固化，在对象一端是偶像，在自我一端是石心。怀特海离这个想法最近的地方，是“误置具体性”。可是他把误置当作哲学家和科学家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本书把固化当作粒子本身可能落入的一种状态，在一块界碑、一个习惯、一个概念上都会发生。

外加一处：永恒客体。

还有一处，本书要多说两句，因为它和上一章直接相关。

怀特海世界里的一切都在成为，只有一类东西不成为：永恒客体。某一种红、某一种形状，它们不生不灭，在一旁等着，被一滴滴发生“放进来”。它们的次序，由上帝的先在本性安排好。

这是怀特海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的。也是在这里，一个彻底的过程哲学，留下了一块不过程的地方：那些“样子”，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用上。

按上一章的说法，这是发现学留在过程哲学里的一小块地。

本书的说法是：理念符号也是发生的。一种颜色能被认出、被叫出名字、被许多人共享，是因为它在无数次看、比、说之中被压成了一个粒子。黎安琪本子上那句“偏紫的玫红”，是她二十年看花的眼睛压出来的；园艺界用来比对花色的标准色卡，是许多代人比来比去压出来的，比如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比色卡。

这些“样子”很稳定，可是它们有来历。

还有一处细微的差别，和这一条连着：新的发生往哪里去？怀特海说，是被引诱的，被上帝安排好的可能拉着走。本书说，是被对不上逼出来的，再由托住它的那张网拉着结晶。他讲的多是拉；本书讲的，是一推一拉。

分岔	怀特海	本书
能量	创造性终极、不会用完；无成本账	每次结晶付能量；付不起就不成
界	一种实在，处处有感受	三界符号，现实符号不需经验者
新东西从哪里来	一滴之内两极的合成，加上引诱	两界对不上的缝，加上网的拉扯
立住的判据	满足：内部完成，外面难查	稳定、整体、独立：外面可查
主体的尺度	每一滴的那一刻，极小极多	压得最深的一包，相当于一个“社会”
能否返回	完成的发生不可改；社会可衰败	粒子可熔开再结晶；返回不了即固化
永恒的样子	永恒客体，不生不灭	理念符号也有来历，是压出来的

这几处分岔，都不是说怀特海错了。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给过程记一本账，给新东西指认一条缝，给持久的东西三条可查的判据；再让那些“永恒的样子”，也有一段来历。

◆七、一株杂交兰的两种读法

回到 17-042。同一株兰，可以读两遍：先按怀特海读，再按本书读。

按怀特海读。

这株兰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社会”：从果荚里那粒灰尘一样的种子开始，一滴接一滴的发生，前后相承，一路保住了某些特征，长成了今天这株。

每一滴都在摄受。它接进来父本与母本的遗传，接进来琼脂里的糖分，接进来盆里的水苔、荫棚下的光、赤道的热。那一滴滴发生，把这许多合成一个，又成为下一滴的材料。

那一种偏紫的玫红，是一个永恒客体，在这株兰开花的那几滴发生里，被“放了进来”。

黎安琪也是一个社会，她的一生是一串紧密相承的发生。四年前她挑花粉的那一下，是她那一串里的一滴，也成了这株兰那一串所接进来的材料之一。

在这个读法里，“育种人”一栏的签名，确实说多了一点：她只是许许多多被接进来的东西之一；也说少了一点：创造性贯穿了一切，不只经过她的手。

这个读法很美，也很有分寸。它不把功劳归给任何一个先在的主体，也不把这株兰当成一个现成的东西。

按本书读：先找缝。

本书要先问：这株兰是从哪一条缝里来的？这条缝能不能事先指认？

能。黎安琪的本子上记着。这几年，园里有几个颜色很好的老品种，开花一年比一年少，花期一年比一年短。她和同事们看过记录，猜是夜里越来越热、湿度越来越高，那几个品种受不住。

这条缝是配种之前就记下的，不是事后找补。四年多以前的本子上，有她写的一行字：某个老品种，今年只开了两枝，去年是五枝。旁边画了一个问号。园里的气象记录也摆在那里，夜里的最低温度，一年比一年难降下来。那个问号，就是这条缝最早的样子。

一边，是她眼里压了二十年的“好看的兰”那一类样子；一边，是荫棚里一年年变热的现实。两边对不上了。

于是有了那一次配种。按本套书的三角来写，这是一次“想法和现实对不上，人就去改世界”：现实符号 = 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新的现实符号，就是这株兰。

再看做功。

动能，付在四年多的手上：挑花粉、守果荚、播种、出瓶、换盆、记录、挑选。符家铭在实验室里付了一份，黎安琪在荫棚里付了一份。五百多株小苗，每一株都要付一份力气，大多数付了也没有结果。

第二年雨季，荫棚顶上漏了几天雨，没人发现。等她发现时，三十多株小苗已经烂了根。那一页本子上，她只记了数目，旁边写了两个字：可惜。这也是账的一部分：力气付出去了，被一场漏雨收走了。

势能，是托住这次结晶的那张网。父本和母本，都是前人配好、压好的品种，是别人付过力气的粒子。植物园近百年的育种传统（这里的兰花杂交育种，1928 年就开始了），实验室的设备，兰花登记的那套规矩，赤道一年四季不断的光和雨。它们都在把这株兰往某个方向拉。

内能，存在这株兰的身上。它是不是真的结晶了，要拿三条判据去查，不能只看那一朵花。

拿三条判据查。

稳定：明年它还开不开同样的颜色？用组织培养把它分成几十株，每一株是不是都保住了这个颜色、这份耐热？这要再等一两年才知道。

整体：她要的不是单单一个颜色，也不是单单一个耐热，是两样合在一起。少了任何一样，就不是她要的那株兰。

独立：把它送到马来西亚、泰国的兰园去种，离开这个荫棚、离开她的手，它还能不能照样开？

三条之中，现在只能确认第二条。本书的读法在这里很老实：一朵花开了，不等于一个粒子立住了。17-042 现在是正在成形，还不是定型。

两头一起被压。

这四年里，被压出来的不只是一株兰。

黎安琪身上也沉下了一些东西。她现在看一棵兰苗的叶色，就能大致猜出它两年后的长势；她的手指挑花粉块，比四年前稳得多。一个“能在赤道的热里配出好兰的人”，是在这四年里慢慢显出来的。不是她先成了这样的人，再去配这株兰；也不是先有了这株兰，她才成为这样的人。两头是一起压出来的。

这正是第 12 章那条候选命题，在一个园艺师身上的样子。

再看那四百多株没开出来的苗。

按怀特海的说法，黎安琪淘汰掉的苗，可以看成一种负的摄受：它们被排除在后来的发生之外，却在这次育种里留下了一个“不要”的印子。这个读法很细致，也是对的。

本书在上面加一笔账：那四百多株，每一株都吃过糖分、占过瓶子、用过她的时间。它们是这次结晶的成本，是付出去而没有收回的动能。一次结晶的样子，不只看成了的那一株，也要看没成的那些。没有这笔账，就看不出为什么配一株好兰要四年，而不是四个月。

最后看返回。

如果 17-042 过了三条判据，几年以后，它自己会成为别人配种的父本或母本。到那时，它压好的那些特征，会被拆开，和别的兰重新组合，压出另一个新的。

这是可返回的压缩：结晶不是终点，是下一次熔开的材料。

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它太成功了，成了园里的明星，名字印上明信片，人人都只种它，不再配新的。那时候，一个活的粒子就开始往偶像那一边滑了。

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怀特海的读法，告诉你这株兰是一个过程，没有一个先在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先在的育种人。这一点，本书全部接受。

本书的读法，在上面多加了四样。一条能事先指认的缝；一本付了多少、成了多少的账；三条能在外面查的判据；还有一个去向：它将来可能被拆开，也可能被供起来。

至于那一种偏紫的玫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早就在那里等着的一个永恒的样子，还是这次发生本身压出来的？本书第五编会接着这个问题往下走。那里要问的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究竟以什么为来源。

◆八、为什么过程这么难被听见

怀特海去世快八十年了。他的书一直有人读，却始终没有成为常识。今天大多数人过日子，仍然是一个“东西先在”的世界。为什么？

怀特海自己给过一部分答案。他认为，西方人的思想习惯，很大程度上被“主词—谓词”的句子形状牵着走。这是《过程与实在》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批评，矛头指向亚里士多德以来“实体加属性”的老框架。

“花是红的”：先有一个主词“花”，再给它加上一个谓词“红”。说得多了，人就以为世界也是这样：先有一个实体，再往上挂属性。

本书愿意接着他的这个答案再说一层。

句子之所以长成“主词—谓词”的样子，是因为“东西”和“我”本来就是压得最深的两包。语言不是凭空塑造了这种看法，语言是这两包压深之后的一个产物，又反过来把它们压得更深。这是一个回写的圈。

过程哲学要被听见，就得付一笔很大的动能：去拆一个人身上连接度最高的两个粒子。这笔力气，读一本书往往付不起。要有一条能对准它们的缝——一只橡胶手、一根白手杖、一株等了四年的兰——才可能松开一点。

所以，过程哲学难被听见，不是因为它说错了，是因为它要拆的东西太结实。用本书的话说，这是能量账上的事。

那么，怎样知道“世界是过程”这句话，在一个人身上真的结晶了，而不只是记住了？本书的三条判据，在这里也能用。

稳定：过了一个月，遇到一件具体的事，它还会冒出来吗？整体：拆成几个术语，还剩下那种看世界的眼光吗？独立：离开这本书、离开课堂，它能被带进你看一株花、一段关系、一份工作的时候吗？

三条都过不了，它就还只是一条信息，是别人压好的包。

东方的读者，读怀特海常有一种亲切感。《周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生了又生，才叫作易。许多学者拿怀特海的过程和易的生生相比，方东美那一代人就做过，到今天还有专门的学术会议。易的发生学读法，详见书七；本章只记下一句：两边都把“成为”放在了前面，也都还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成为，要付什么。

二十世纪后半叶，怀特海的思想在美国发展出一支过程神学，近几十年在中国也有不少研究者。本书不评述这些后续，只想说明：怀特海留下的那条路，一直有人在走。本书在这条路上，补上一本账、一条缝、三条判据。

◆九、放回日子里

17-042 开花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二枝花苞也开了，颜色和第一枝一样。

黎安琪在本子上又记了一行。她没有急着去填登记表。她和符家铭商量好，先做组织培养，等克隆苗开花，确认颜色和耐热都保得住，再起名字。

“等一两年？”符家铭问。

“都等了四年了。”她说。

后来她给这株兰想好的名字里，有一个马来语词 sabar，意思是耐心。她在育种人那一栏签了自己的名字，又在旁边的备注栏里，写下了父本、母本的来历，实验室的编号，还有一句：“多人经手，四年。”

那句“说多了又说少了”，她找到了一个自己能接受的写法：签名照签，来历照写。

这四年，显出了一株兰，也显出了一个新的她。签名只是给这两件事，各压了一个能带走的小粒子。

放回你的日子里，可以想一样东西：它不是你买来的，也不是你一下子做出来的，是一点点“成为”的。

可能是阳台上一盆养了好几年的花，可能是一锅越养越香的卤汁，可能是和一位老朋友之间那种不用多说话的默契。

问自己三件事。

它是从哪一条缝里来的？当初是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才有了它？

它花了多少力气？谁付的，谁托住了它？

它现在立住了吗？明年还在吗？离开你，它还能不能在别处活？

这三问，是怀特海没有问完的那一半。前一半，他已经替你问过了：它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它是一个过程。

带 走 的 话

怀特海看见了世界是过程；本书在过程上记一本账，指一条缝，立三条判据，还让永恒的样子也有来历。

两 行 小 账

· 怀特海关上了“成本”与“返回”两扇门：创造性永不枯竭，完成的发生不可再开；本书打开它们：结晶要付能量，粒子可以熔开再结晶。

· “那一种红是一个永恒客体，在开花时被放进来”——一次压出来的样子，被收回成了一个本来就在等着的形式。

想 一 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一点点“成为”的，而不是买来或一下子做成的？它是从哪一条对不上里开始的？

2 有没有一件你做成的事，在“签名”时让你觉得说多了，又说少了？如果要写一句备注，你会写什么？

3 你最熟悉的那些“样子”——某种颜色、某种味道、某种口气——你觉得它们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你这些年一点点压出来的？

第 五 编

升维二：康德留下的亏空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接住第四编留下的那个疑问：人看见的样子，从哪里来。两百多年前，康德把这个问题想得最透。他证明看见的样子背后必有一个来源，又证明这个来源不能被知道，然后在那个位置上贴了一张封条。这一编先写足这张封条贴得多有道理，再看封条底下的那个坑。

第 15 章写封条：红绿两块底色哪边清楚，字母自己说不出；尼采撕了封条，皮尔斯把它挪到路的尽头。第 16 章写危机：一份证词半年里从七成长到十成，“知识 = F（主体，客体，互动）”两头一起量不下去。第 17 章给出本书的候选回答：来源者不是客体，是发生本身，并写明它怎样才算错。

这一编的回答是候选，不是定论。它替第六编铺了路：来源者既然是发生，真、善、美也得到发生里去找。

第 15 章

现象必有来源者

这一章的问题：验光时总问红的清楚还是绿的清楚，那几个字母不经过任何眼睛是什么样子，人看见的样子到底从哪里来？

◆一、红绿两块底色哪边清楚

武汉的十月，傍晚六点多，街口那家眼镜店的灯一盏盏亮起来。

柯明远三十九岁，做验光师做了十四年。他坐在综合验光仪后面，把一组镜片拨到顾客眼前。然后是那句他一天要问上百遍的话："红的这边清楚，还是绿的这边清楚？"

视标上是两块底色，左红右绿，上面印着同样大小的黑圈和字母。镜片不动，字母也不动，顾客却总能说出一边更清楚。

今天这位顾客是个高中生，想了很久，说："好像红的清楚一点。"

柯明远把镜片往负的方向调了一小档，再问。高中生说："现在差不多了。"

这套测试叫红绿视标。它靠的是一条老道理。不同颜色的光穿过眼睛这块透镜时，弯折的程度不一样，落在视网膜前后的位置也不一样。哪边更清楚，取决于眼球、晶状体、镜片和光，四样东西碰在一起的那个结果。

字母本身并没有"清楚"或"不清楚"。

"清楚"是一个碰出来的东西。

柯明远对这一点比谁都熟。店里有一台电脑验光仪，顾客把下巴搁上去，几秒钟就打出一串数字。可是这串数字从来不直接写进处方。他还要一档一档地插片，一句一句地问，把顾客的回答和机器的数字放在一起掂量。

同一个人，周一来验和周五来验，结果常常差上一点。熬了夜的眼睛，和睡足了的眼睛，说出来的"清楚"也不一样。

刚入行的时候，师傅跟他说过一句话："没有一个度数是眼睛自己长着的。度数是你和它谈出来的。"

那时他只当是行话。做久了，他觉得这句话里有点别的东西。

下了班，柯明远在店门口等女儿柯悦然从隔壁的书法班出来。十岁的女孩一出门就问："爸爸，你说红的绿的哪边清楚，那到底哪边是真的？"

他愣了一下。他想说"两边都是真的"，又觉得不对；想说"都不是真的"，也不对。字母确实在那里，印在视标上，谁来看都是那几个字母。可是"那几个字母"本身是什么样子——不经过任何一只眼睛、任何一块镜片、任何一束光的样子——他说不出来。

他验了十四年光，每一次都在调同一件事：人看见的样子。可人看见的样子，总得是"什么东西"的样子。那个东西，从来没有在验光单上出现过。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从来没有出现在验光单上的东西。两百多年前，一位德国哲学家把它叫作"物自体"。他用一生最精密的思考证明了它必须在，又证明了它不能被知道。然后，他在这个位置上贴了一张封条。

你会看到，这张封条贴得极有道理。你也会看到，封条底下那个坑，一直没有被填上。

◆二、康德做对的那件大事

要公道地讲物自体，先得讲康德为什么需要它。这要从他做对的那件大事讲起。

十八世纪的欧洲，关于"人怎样认识世界"，有两条路走到了头。

一条是理性主义的路。它相信人凭纯粹的思考，就能推出世界的样子：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世界有一个开端。这条路的问题是，它推得太顺了，推出来的东西互相打架，谁也说服不了谁。

另一条是经验主义的路。它说一切知识都从感觉来。走到休谟那里，这条路露出了底：你看见一个球撞上另一个球，第二个球滚开；你看见的只是先后，从来没有看见"因为"。因果、必然，都只是习惯。

康德后来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序言里说，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他面对的难题很尖锐：数学和物理学明明有必然性，七加五一定等于十二，力学定律在哪里都成立。如果知识全从感觉来，这种必然性从哪里来？

康德的回答，是他自己比作哥白尼的那一转。

哥白尼看到，让天体绕着观察者转，怎么也算不顺；让观察者绕着太阳转，就顺了。康德说，过去人们总假定，知识要去符合对象；如果反过来，假定对象要符合我们认识的方式，许多难题就解开了。

这一转的意思，不是“世界是我想出来的”。

它的意思是：凡是能被你经验到的东西，都已经经过了你认识的形式。

这些形式有两层。

第一层是感性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你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在某处、在某时。康德说，这不是因为世界碰巧在空间里，是因为空间和时间本来就是你接受任何东西的方式。就像柯明远的验光仪，任何光进来，都要先过那一组镜片。

第二层是知性的形式：范畴。比如“实体”，比如“因果”，比如“一”和“多”。你不只是接受一堆颜色和声音，你还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东西”“这个导致那个”。范畴就是这种组织的规则。

这两层合起来，就有了康德那句被引了无数遍的话：直观无概念是盲的（《纯粹理性批判》A51/B75）。光有感觉没有组织，是一锅粥；光有组织没有感觉，是空架子。知识是两样碰在一起的结果。

这一转，解决了休谟留下的难题。

为什么七加五一定等于十二？因为数是在时间的形式里一个一个数出来的，凡是你能经验到的东西，都逃不出这个形式。为什么因果在经验里处处成立？因为“因果”本来就是你组织经验的规则，凡进入经验的东西，都已经被这条规则排过一遍。

必然性有了来处。它不来自世界深处，来自经验得以成立的条件。

康德把这叫作“先验”的考察：不问你知道了什么，问你怎样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

本书要先把这件事写足，因为它的分量常常被低估。

第一，它结束了镜子式的认识论。在康德之前，许多人默认心灵像一面镜子，世界原样映进来，映得准就是真。康德之后，再也回不去了：心灵不是镜子，它有自己的镜片，任何映像都带着镜片的痕迹。

第二，它给了知识一个结实的地基。科学的必然性，不再悬在“世界碰巧这样”上面，而是落在“经验只能这样”上面。这个地基托住了此后两百年的科学哲学。

第三，它划出了理性的边界。康德在书里用了很长的篇幅，展示理性越过经验去推“世界整体”时会发生什么。世界有开端，世界没有开端；两边都能证明，两边都驳得倒对方。他把这叫作二律背反。理性不是坏了，是用错了地方。

第四，它保住了另一样东西。康德在第二版序言里说，他必须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如果因果律管得到一切，人就只是一架机器，自由、道德、上帝都无处安放。边界划出来，边界外面就留出了一块地，那里不归知识管，归实践理性管。

所以康德的工程，是一个守护的工程。他守住了科学，也守住了道德。

这样一位思想家，在体系的门槛上放下“物自体”三个字，不是疏忽。

它是整座大厦的一块承重石。

◆三、封条是怎样贴上的

现在可以讲物自体了。

康德的推理很朴素。你经验到的一切，都是现象，都已经过了空间、时间和范畴。可是现象，字面上就是“显现出来的”。显现，总得是某个东西在显现。

康德在第二版序言里说得很直。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有“没有显现者的显现”。

这句话，本书要原样保留下来。

现象必有来源者。这是康德留给后人最诚实的一句话。

它的诚实在于：它不肯把现象当成全部。一个只承认现象的人，可以说“世界就是我看见的样子”，事情就此了结。康德不肯了结。他看到，“看见的样子”这个说法里，已经藏着一个“被看见者”的位置。

那么这个被看见者是什么？

康德的回答分两步。

第一步：它必须在。没有它，现象就是无根的。

第二步：它不能被知道。因为“知道”就是经过空间、时间和范畴；一经过，它就成了现象，不再是它自己。物自体，按定义，就是不经过这些形式的那一面。

于是物自体成了一个边界概念。它不告诉你那边有什么，只告诉你：这边到此为止。

这就是本书说的封条。

封条和补丁不一样。补丁是把坑填上，路面恢复平整，你可以照常走过去。封条是在坑口盖一块板，板上写着“此处不可下”。坑还在，只是你不必再往下看了。

康德贴的是封条。

而且这张封条一贴上，马上就有人看出了它的毛病。

康德在世时，一位叫雅各比的同时代人写下一句评论，后来流传很广。大意是：没有物自体这个前提，我进不了康德的体系；有了它，我又待不下去。

毛病在哪里？在“刺激”这个词上。

康德说，物自体刺激我们的感性，感性才接收到材料。可是“刺激”是一种作用，作用是因果，因果是范畴。范畴按康德自己的规定，只能用在现象上。用一个只管现象的范畴，去描述现象之外的东西怎样作用于我们，这一步越界了。

封条底下，有一根管子悄悄伸出了板外。

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沿着这条缝各显其能。费希特干脆把物自体去掉，让“我”自己设定出“非我”，从主体这一头把坑填满。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的逻

辑学部分说，物自体不过是把一切规定都抽掉之后，剩下的一个空的底子。它不是深不可测，是空无一物。

这两位都想补坑，补的方向都是主体这一头：让认识的一方吞下被认识的一方。这条路后来引出了什么，下一章要讲。

可是在讲封条的毛病之前，本书还要替康德再说一句公道话：这张封条，贴得有理由。

它挡住了两场灾难。

一场是独断论。如果你宣称自己知道那一面是什么，你就可以拿它压人：我看见了世界本来的样子，你没看见。历史上许多以“真相”为名的强制，都是这样开始的。封条说：谁也没看见，谁也不许拿它压人。

另一场是另一个方向的独断：干脆说世界只是我的观念。康德在第二版里专门加了一节反驳这种唯心论，题目就叫“驳斥唯心论”。他不肯说外面什么都没有。封条说：那一面在，只是不归你知道。

一张封条，同时拦住了“我全知道”和“外面什么都没有”。这是谦卑，也是清醒。

还有一件事很少被一起讲：康德贴的封条，其实不止一张。

在认识的另一头，也就是“我”这一头，他也贴了一张。

康德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纯粹理性批判》B131）。每一个你看见、想到的东西，都可以被加上一句“这是我在看”“这是我在想”。这个“我”是一切经验能够连成一个人的经验的条件。

可是这个“我”本身是什么，你同样不知道。你能知道的自己，是在时间里显现给你的那个自己：你的情绪、你的念头、你的回忆。它们和桌子、天空一样，也是现象。至于撇开这些显现的那个“我自身”，和物自体一样，在封条后面。

所以康德的大厦，是两头封住的。

一头是来源者，叫物自体。一头是认识者，叫先验的我。中间是现象，是知识，是科学的必然性。两头都在，两头都不可知。知识，就是从一个看不见的“我”出发，去接一个看不见的“物”递过来的东西。

这个图景，后来被压成了一个公式，在许多教科书里流传：知识，是主体、客体和两者互动的函数。下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公式的两头，怎样在之后的两百年里先后松动。

本书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康德封条上那几个字本身。

封条上写的是“物”自体。

请看这个字。

康德说，来源者不能套用任何范畴。可是“物”这个字，已经是一个范畴的影子：它是一个，它持存，它在那里，它是作用的起点。我们平时说“一个东西”，说的正是这些。康德一边说来源者在一切范畴之外，一边用一个最像对象的字去叫它。

他把来源者封住了，却给封条底下的东西预先画了一个轮廓：它长得像一个对象，只是看不见。

所以康德留下的亏空，不是一个，是两个叠在一起。

第一个是明的：来源者不可知。

第二个是暗的：来源者被默认为一种对象。

明的那一个，后来的哲学家吵了两百年。暗的那一个，很少有人去碰。可是暗的那一个，才是封条的胶水。只要你默认来源者是某种“东西”，你就只剩两条路：要么去够它，要么承认够不着。够得着是独断论，够不着是康德。

康德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他问对了：现象必有来源者。他把问题停在了一个字上：这个来源者，是不是一定得是“物”。

◆四、尼采撕了封条，坑还在

一百年后，有一个人拿这张封条开了玩笑。

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 16 节里说，物自体值得荷马式的大笑。在他看来，费尽心机去设想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对我们毫无用处的“那一面”，本身就是一种病。

他在《偶像的黄昏》里有一篇短文，题目大意是“'真实世界'如何最终成了寓言”。他把两千年西方思想压成六步。

第一步，真实世界是智者可以抵达的。第二步，它眼下不可抵达，只许诺给虔诚的人。第三步，它不可抵达、不可证明，只是一个安慰、一道命令。尼采说这一步的观念变得“柯尼斯堡式”了，点的正是康德。第四步，它既然不可抵达，也就不再安慰谁、约束谁。第五步，它成了一个多余的观念，可以废除了。

第六步最狠：真实世界废除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表象世界吗？不，随着真实世界一起，表象世界也被废除了。

这是一个很深的洞见，本书要把它的分量写足。

尼采看到，“现象”这个词是靠“物自体”撑着的。没有了“真的那一面”，也就没有“仅仅是显现”的这一面。你不能只拆一边。

他由此走到了视角主义。

《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里有一段话，大意是：只有从某个视角的看，只有从某个视角的“认识”。让越多的情绪对一件事说话，用越多的眼睛去看它，我们对它的“概念”就越完整，“客观性”也越完整。

请注意，尼采并没有说“怎么看都行”。他说的是：客观性不是跳出一切视角，而是能在许多视角之间来回，能调动更多的眼睛。

他的遗稿里还有一句更常被引用的话：没有事实，只有解释（遗稿，后编入《权力意志》第 481 条）。

尼采对在哪里？至少有三处。

第一，没有“无处的视点”。没有一只眼睛能站在一切眼睛之外看世界。柯明远的验光仪如果能说话，也会同意：没有一束光是不经过透镜而进入眼睛的。

第二，认识里有利害。人看什么、怎么看，被需要和力量推着。这一点后来被心理学、社会学一次次证实。

第三，也是最被低估的一点：尼采看见了“真”是怎样变硬的。

他早年有一篇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里面说，真理是人们忘了本是幻象的幻象，是用旧了的隐喻。它们像磨掉了图案的硬币，如今只被当作金属，不再被当作硬币。

这个比喻非同小可。它说的是：一个说法起初是活的、有来历的。被一遍遍使用、传递、磨损之后，来历看不见了，它就被当成了“事实本身”。

这几乎就是一部结晶史。

可是尼采停在了哪里？

他撕掉了封条，却没有往坑里看。

视角主义说，只有视角，没有物自体。那么视角是谁的视角？尼采的回答是：是冲动的，是力量意志的。每一种冲动都想让自己的视角成为标准。

这样一来，来源者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物”搬到了“冲动”。冲动从哪里来，冲动之间怎样排出次序，尼采给了很多精彩的描写。可是“它是怎样形成的”，他没有给出说明。来源的位置换了主人，位置本身还空着。

再看那枚磨掉图案的硬币。尼采把磨损看成遗忘，看成一个说法失去了真相、只剩下习惯。他看见了变硬，却把变硬只当作一种堕落。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那枚硬币为什么磨不掉？它被千万只手传过，被千万次付出与收下，它的硬度是真实的。它确实能买东西，确实能在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流通。变硬的那一段，不只是遗忘，也是一次真实的形成。

尼采把结晶读成了遗忘，所以他只能拆，不能建。

还有一层。“只有解释”这句话，默认了解释是源源不断的，像不要钱的泉水。可是解释从哪里起、在哪里停？什么时候一个视角会突然站不住，非换不可？尼采给了无数例子，没有给出一条规则。

尼采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他看出了“真”有来历，看出了来历会被磨掉。他没有把这段来历当作来源本身来读。

◆五、皮尔斯：一张乐观的封条

和尼采几乎同时，在大西洋另一边，皮尔斯用完全不同的口气处理了同一个坑。

皮尔斯不嘲笑物自体，他认真地反对它。他早年就写过，绝对不可认识的东西，连一个概念都算不上（《四种无能的若干后果》，1868）。一个原则上永远无法进入任何认识的东西，说它“在”，等于什么也没说。

那么“实在”是什么？皮尔斯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里给过一个著名的回答，第 2 章讲共同体时引过前半句：注定被所有探究者最终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这里要看的是后半句：这个意见里所呈现的对象，就是实在。

这是把“不可知”改成了“尚未知”。

不是够不着，是还没走到。只要探究的共同体足够大、时间足够长、错误不断被纠正，终有一天会抵达。

皮尔斯晚年又把对象分成两层。一层是符号里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叫直接对象；一层是在符号背后、迫使符号如此的那个东西，叫动力对象。直接对象随符号变化，动力对象不随符号变化，它是符号努力去表达、却永远表达不完的那一面。

皮尔斯对在哪里？

第一，他把认识变成了一个过程。知识不是一下子对上的，是一步步修正出来的。这一点对后来的科学哲学影响极深。

第二，他把认识变成了一件公共的事。一个人可以错，一个共同体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会纠错。真理不在某个人的脑子里，在探究的路上。

第三，他承认自己可能错。他把这种态度叫可错论：任何一个现在的结论，都可能被下一次探究推翻。

可是他停在了哪里？

请看动力对象。它不随符号变化，它在符号背后，它迫使符号如此。这三句话，换掉几个词，就是物自体：在现象背后，不随认识变化，刺激认识发生。

区别只在口气。康德说，那一面永远够不着；皮尔斯说，那一面在路的尽头，迟早够得着。

公道地说，皮尔斯自己也知道“迟早”是一个很重的词。路可能无限长，共同体可能散掉，人类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他在《机会的学说》（1878）里把这种趋近说成一种希望：探究者必须抱着它，探究才走得下去。

这份清醒值得尊重。可是希望指向的，依旧是路尽头那个不动的东西。

所以本书把皮尔斯的动力对象叫作乐观版的物自体（详见书二）。

乐观和悲观，前提是同一个：对象在那里。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符号和解释这一端，对象那一端一动不动，等着被抵达。

皮尔斯晚年的宇宙论里，其实有许多别的东西。他讲偶然在宇宙里有真实的位置，讲连续，讲宇宙本身在养成习惯。他甚至说，物质是“衰竭了的心灵”（《理论的建筑》，1891）。这些说法里，对象那一端是会生长、会形成的。

可是他没有把这些带回认识论。在他的认识论里，对象依旧是终点，不是过程。

皮尔斯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他让认识动起来了，却让对象停在原地。

◆六、封条之后又贴了几层

康德之后两百年，这张封条没有被揭开，只是被一层层重新贴过。了解这几层，才知道这个坑有多深。

第一层，是对康德自己的重读。

当代有一派康德研究者主张，物自体和现象不是两个世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面。一面是它对我们显现的样子，一面是撇开我们去考虑它的样子。这样读，康德就不必承认背后另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雅各比的那根管子也似乎不再伸出板外。

这个读法很精巧，也更贴近康德的许多文本。可是请看它保住了什么：它依旧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那个“东西”在两面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了。坑口的板换了一种钉法，板下的轮廓没有变。

第二层，是胡塞尔。

胡塞尔提出“回到事情本身”。他的办法是悬置：把“世界在我之外存在”这个日常的信念，先放进括号里。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描写意识里的东西是怎样显现的（见《纯粹现象学通论》，1913）。

这一步对现象的描写贡献极大。一张桌子怎样一面一面地被看见，看不见的那几面怎样被一起“意指”着，胡塞尔写得比谁都细。

可是括号也是一种封条。它不说坑里有没有东西，只说我们先不谈。来源者的问题被挂了起来。

第三层，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走得更远。他在《存在与时间》里说，“哲学的丑闻”不在于至今还没有证明外部世界存在。丑闻在于，人们一再期待、一再尝试这种证明（第 43 节）。在他看来，人从来不是先关在一个内心里、再去够外面的世界；人一开始就在世界之中，和锤子、道路、别人打着交道。

这是对整个“主体在里、客体在外”图景的釜底抽薪。本书第 12 章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碰过这件事。

可是海德格尔的办法，是说这个问题问错了。问题被取消，坑口就不必封，因为据说那里本来没有坑。

本书不这样看。

“现象必有来源者”不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柯悦然在眼镜店门口问“到底哪边是真的”，她问的不是一个哲学家的伪问题。一位病人问医生“这张化验单说的是不是我”。一位法官问“这份证词说的是不是那天晚上的事”。他们问的都是这件事：显现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从哪里来的。

取消这个问题，日子里的人并不会因此不再问。

所以这几层封条各有各的好处。重读让康德更融贯，悬置让描写更精细，取消让“在世界之中”重新被看见。它们共同的地方是：来源者是什么，没有一层正面回答。

◆七、本书的判断：来源者不是客体

本书在这里要说出一个判断。

本书的判断是：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

这句话要讲清楚，它说的不是“没有来源者”。康德那一半，本书完全保留：现象必有来源者，没有显现者的显现是荒谬的。

它说的是：来源者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在那里等着被够到、或者永远够不着的对象。

理由有三条。

第一条，从字说起。

“客体”“对象”“物”，这几个字我们用得太熟了。可是请看它们是怎样被用起来的。你说“这是一个杯子”，杯子是一个对象。可“一个杯子”这个说法，是你拿过杯子、喝过水、摔碎过一只、在超市挑过几回之后，才在你身上稳下来的。它是许多次打交道之后沉下来的结果。

用一个结果去命名产生结果的东西，是把顺序倒过来了。

第二条，从验光单说起。

回到柯明远的红绿视标。视标上印着字母，这是真的，它是印刷厂压在卡片上的墨。可是“字母 E”这个对象，要有印刷的墨，要有那一套字母表，要有读这套字母长大的眼睛。还要有那一束光，那一组镜片。少了任何一样，这里就只有一些黑色的线条，或者连线条都不是。

验光单上能记下的，永远是这几样碰在一起的结果。被叫作“对象”的那个字母，本身也是这样碰出来的。

第三条，从三位前人停下的地方说起。

康德把来源者叫作“物”，于是只能说够不着。尼采撕了“物”，却把来源搬给了冲动。皮尔斯把“物”放在路的尽头，说够得着。三家的分歧很大，共同的地方在于：来源者要么是一个“东西”，要么被换成另一个“东西”。

只要来源者被默认是一个东西，坑就只能被封住，不能被补上。

这个判断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有分量的，也是要担风险的。

如果来源者真是一个对象，那么认识越深入，对象那一头就应该越稳、越不动，变的只是我们的看法。就像一座山，测量的仪器越来越好，山的高度只会被测得越来越准，山本身不会因为被测而长高。

如果来源者不是一个对象，那么在认识最深入的地方，“对象”那一头也应该看得出来历。它是怎样被一次次碰出来、稳下来的？它在什么条件下会松动？

这两种情形，在具体的事情上是可以分辨的。这一点，第 17 章要正面去做。

这里先举一个日子里的小例子。

你说“我家楼下那家早点铺”。它是一个对象，开了十年，你闭着眼都能走到。可是去年它换了老板，招牌没换，豆浆的味道换了。过了半年，你说起“楼下那家早点铺”，想起的已经是新的味道。

那家铺子是一个“东西”吗？它是。招牌、门面、灶台都在。可是你心里那个“楼下那家早点铺”，是十年里一碗碗豆浆压出来的，去年被换掉一块，又被压过一遍。被你叫作“对象”的那一个，有一部分正是这些压出来的层。

这不证明什么。它只提醒你：你随口叫出的每一个“东西”，大多有一段你已经不记得的来历。

那么来源者是什么？

本书要老实地说：这一章不回答。第 17 章会给出本书的候选回答，并写清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在那之前，下一章要先讲另一件事：不只客体这一头悬着，主体那一头，在二十世纪也碎了。

这里先把三张封条放在一起看。

	康德	尼采	皮尔斯
来源者叫什么	物自体	不承认有，归于冲动与力量	动力对象，实在

	康德	尼采	皮尔斯
		意志	
能不能知道	原则上不能	问题本身该笑掉	现在不能，终将能
封法	贴封条：此处不可下	撕封条，说下面没有坑	换封条：路的尽头见
对在哪里	现象必有来源者；心灵不是镜子	没有无处的视点；“真”会变硬	认识是过程、是公共的、可错的
停在哪里	来源者被默认成一个“物”	来源换了主人，位置仍空	对象端一动不动，只等抵达
过程在哪一端	不问过程	在解释者一端	在符号与解释一端
留给后人的问题	来源者一定是“物”吗	视角从哪里来，在哪里停	对象那一端会不会也在形成

最后一行，是三条问题，也是同一条问题：来源者，会不会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件正在进行的事。

◆八、谢老先生说天原来这么蓝

拿一个完整的例子，把这一章走一遍。

周六上午，店里来了一位老顾客，谢秉义，七十二岁，退休前在汉阳一家机械厂做钳工。他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上个月先做了右眼的手术，换上了人工晶体。医生让他一个月后来配一副看书用的眼镜。

柯明远给他验光，先问他手术后感觉怎么样。

谢秉义说：“怪得很。我捂上左眼，用右眼看，天是蓝的，蓝得发亮，墙也白得刺眼。我再捂上右眼，用左眼看，天就有点发黄，跟我看了几十年的天一样。”

他停了一下，问：“小柯，你说哪个是真的天？”

柯明远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人眼里的晶状体，年纪越大越发黄、越浑浊，像一块慢慢泛黄的滤镜，最先挡掉的是偏蓝的那一段光。白内障手术把这块旧滤镜取出来，换上透明的人工晶体，蓝光一下子全进来了。很多做过手术的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原来天这么蓝，原来白衬衫这么白。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这里，那条缝可以事先被独立指认出来。

缝在哪里？在手术那一天。在那一天之前，谢秉义身上有一个稳了几十年的东西：天就是这个颜色，白墙就是这个白。这是他身上的一个符号，稳定、整体、独立，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手术那一天，现实这一头被换掉了一块，进来的光变了。两边对不上了。

缝的位置、日期、原因，都写在病历上，不是事后编出来的。

现在请三位前人来读这件事。

康德的读法。 右眼的蓝天和左眼的黄天，都是现象。它们都经过了空间、时间，经过了“天”“颜色”这样的组织。天本身是什么颜色？那是物自体的事，不可知。

这个读法很干净，也很诚实。它没有偏袒任何一只眼睛。可是它对谢秉义的问题只能回答一句“不可知”。而谢秉义要的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答案，他要知道，往后几十年，他该把哪一个当成天。

尼采的读法。 没有天本身，只有两个视角。右眼一个，左眼一个。哪个更“真”，要看哪个更有力量、更能帮你活下去。

这个读法也有它对的地方：它不假装有一只上帝之眼。可是它在这里给不出任何区分。谢秉义的两只眼睛，一只换了晶体，一只没换，这个区别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两种冲动在争。

皮尔斯的读法。 拿仪器去量。光谱仪会告诉你，天空散射的光里蓝光的成分是多少，旧晶状体挡掉了多少。探究的共同体最终会同意：右眼更接近光本身。动力对象就是那个光谱。

这个读法最接近一位验光师的直觉。柯明远自己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可是请再往下想一步：光谱仪也是一个透镜，一组传感器，一套算法，它给出的也是一个碰出来的结果。它比谢秉义的左眼更精细、更稳定，却并没有因此跳到一切镜片之外。所谓“光本身”，依旧站在路的尽头。

三种读法，都停在同一处：天本身是什么样子。

现在请看这件事后来的发展。

柯明远告诉谢秉义，不少人做完手术，过上几天到几周，至多两三个月，会觉得那层刺眼的蓝慢慢淡了。天又“正常”了。等左眼也做了，两只眼睛对上了，这种差别多半会更不明显。

“那我到时候看见的，是哪个天？”谢秉义又问。

这个问题，正是本章停下来的地方。

到那时候，谢秉义看见的天，既不是手术前那个发黄的天，也不是手术后第一个月那个刺眼的天。它是一个新稳下来的天。稳下来的过程里，变的不只是进来的光，也有他身上那套看颜色的习惯。现实这一头被换了一块，他身上那一头也被重新压过一遍，两头一起，压出了一个新的“天的颜色”。

你可以说，那个新的天，才是“真的天”。也可以说，它只是又一个现象。

可是请注意，在这整件事里，有一样东西一直在场。它不是某一个天，而是这个“对不上，再稳下来”的过程本身。旧的天是它上一次留下的结果，新的天是它这一次留下的结果。

谢秉义问“哪个是真的天”，三位前人都去找那个在一切过程背后的天。可是在病历上，在验光单上，在他每天早上推开窗看见的那片颜色里，能被指认、能被记下的，恰恰是过程。不是过程背后的什么东西。

这还不是答案。它只是让人起了一个疑心：现象的来源者，会不会就在这个过程里，而不在它背后。

本书先把这个疑心放在这里。它要经过下一章的危机，才能在第 17 章被正式提出来，也被正式放上秤去称。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柯悦然写完作业，又问了一遍：“爸爸，所以红的绿的到底哪边是真的？”

柯明远这回想了想，说：“两边都是你的眼睛和那张卡片碰出来的。爸爸的工作，是帮你碰出一个最舒服、最能用的结果。”

女孩说：“那卡片后面呢？”

他笑了，说："卡片后面是墙。"

这个回答很像一位验光师，也很像康德。卡片后面是墙，墙后面是什么，不归验光管。

你的日子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卡片后面"。

你看一个人，看了二十年，觉得他就是那样的人。你看一座城，看了半辈子，觉得它就是那个样子。你看你自己，觉得"我就是这个脾气"。这些"就是"，像一块磨掉了图案的硬币，用得太久，你已经不再问它是怎么来的了。

本章不要你怀疑这些。它们大多是稳的、能用的，就像谢秉义看了几十年的天，帮他活过了几十年。

本章只请你留意一件事。某一天，有什么东西被换掉了一块：一次搬家，一次手术，一场病，一句你从没想过会从那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你身上那个"就是"，忽然对不上了。

那一刻，你会很想问：到底哪个是真的。

先别急着找卡片后面的墙。

先看一看，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旧的那个样子，是怎样稳下来的；新的这个样子，又正在怎样稳下来。答案如果有，很可能不在墙后面，而在这一段正在成形的过程里。

带 走 的 话

现象必有来源者，康德说对了；可来源者被叫作"物"的那一刻，坑就只能封住，不能补上。

两 行 小 账

· 康德在来源者门口贴上"物"字封条，尼采撕了封条却说下面没坑，皮尔斯把它挪到路的尽头；本书打开的是那个字：来源者未必是物。

· 来源者被当成一个等着被够到的"东西"，过程只许发生在认识这一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就在这一下。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个“天就是这个颜色”式的看法，后来因为某件事被换掉了一块？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天？

2 你最近一次问“到底哪个是真的”，你想找的是卡片后面的墙，还是正在发生的那一段？

3 你身上有没有一枚“磨掉了图案的硬币”——一个你早已不问来历、却天天在用的说法？

第 16 章

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的危机

这一章的问题：同一个证人，半年里把握从七成长到了十成，那晚的事没变，她知道的却变了，“知道”到底靠什么站住？

◆一、一份证词里的七成

广州的夏夜，十一点过了，天河北路一栋写字楼的十九层还亮着一扇窗。

霍思齐五十五岁，做刑事辩护二十多年。桌上摊着一个案子的卷宗：去年冬天，一家大排档门口发生斗殴，一名食客被打成重伤。被告人区志航，三十一岁，送外卖的。他说那天晚上他根本不在那条街上。

控方最硬的证据，是一位证人的指认。

证人叫邝慧仪，二十六岁，在大排档隔壁的便利店收银。事发时她隔着玻璃门看见了动手的人。案发后第三天，警方请她做辨认，在一组照片里，她指出了区志航。

霍思齐翻到那份辨认笔录，看到一行字，用红笔圈了起来。

问：你有多大把握？

答：大概是他吧，七成。

他又翻到庭前的询问笔录，那是半年以后。同样的问题，邝慧仪的回答是：“就是他。那张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七成，变成了十成。

霍思齐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助理麦颂恩端着两杯凉茶进来，问他还要熬多久。

他指着那两行字说：“你看，同一个人，同一张脸。半年里，那天晚上的事一点没变，她看见的东西也一点没变。可是她知道的变了。”

麦颂恩说：“那就是她记错了。”

“哪一次记错了？”霍思齐问，“七成那一次，还是十成那一次？”

麦颂恩答不上来。

霍思齐读法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讲过一个公式。老师在黑板上写：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一个人知道一件事，取决于三样东西：知道的那个人，被知道的那件事，两者之间怎样打交道。

二十多年来，这个公式一直在他脑子里，像一把用顺了手的尺子。

年轻时他办过不少案子，靠的就是这把尺子。证人近视没戴眼镜，他就打主体；案发地没有路灯，他就打客体；笔录里有一句“你是不是看见他拿着刀”，他就打互动。三板斧，每一板都有章法。证人有偏见，是主体的问题。现场太黑、距离太远，是客体那一头不清楚。询问方式有诱导，是互动出了岔子。三个格子，每一种错都有地方放。

可是今晚，这把尺子量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的那个人，是客体，可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只剩一段模糊的监控、几个人的说法。邝慧仪是主体，可她自己的把握，半年里从七成长到了十成，长的过程她自己并不知道。一个悬着，一个在变。公式里的两个自变量，一个都托不住。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把尺子量不下去的那一刻。它不只是一个律师在一个夜晚的困惑。它是整个现代知识论，在二十世纪走到的地方。

◆二、这个公式对在哪里

先把这把尺子的好处讲足。

“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是一个很朴素的写法。它不是哪一位哲学家的原话，是许多人从康德以来的认识论里压出来的一个图景。上一章讲过，康德的大厦两头封住：一头是认识者，一头是来源者，中间是两者碰出来的现象。这个公式，就是这座大厦的平面图。

它对在哪里？至少四处。

第一，它不再把知识当成镜子。镜子式的认识只有两项：世界，和映出世界的心。这个公式加上了第三项，“互动”。知识是打交道打出来的，不是照出来的。

第二，它让错误有地方放。这是它最实用的地方。医生看一张片子，知道要问：是病人的问题，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拍法的问题。科学家做一个实验，知道要分开：是样品，是仪器，是操作。一套能把错误分门别类的框架，就是一套能纠错的框架。

第三，它托住了许多制度。法庭上，证人是主体，案件事实是客体，询问和质证是互动，程序法的大部分条文，都在规范这第三项。科学里，研究者、研究对象、实验方法，三样分开写进论文。新闻里，记者、事件、采访，三样分开问责。

第四，它给了“客观”一个清楚的意思。客观，就是尽量把主体那一项的影响压低，让结果主要由客体决定。双盲实验、匿名评审、回避制度，都是这个意思。

这四处好处，你在日子里每天都在用。你问一个朋友“你确定吗”，是在查主体。你问“那地方是不是太吵了你没听清”，是在查互动。你问“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在找客体。

本书不打算扔掉这把尺子。

本书要问的是：这把尺子的两头，自己站得住吗？

◆三、客体那一头悬着

先看客体那一头。

上一章已经讲过。康德把来源者封在物自体里，尼采撕了封条说下面没有坑，皮尔斯把它挪到了路的尽头。三种处理，没有一种让客体那一头真正落了地。

这里不再重复，只补上二十世纪的几笔。

第一笔，是观察渗透着理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1958）里提过一个很有名的设想。天刚亮，第谷和开普勒站在同一座山上看日出。第谷相信地球不动、太阳绕地球转；开普勒相信太阳不动、地球在转。他们视网膜上的光点是一样的。可是他们看见的是同一件事吗？一个看见太阳升起来，一个看见地平线沉下去。

霍思齐在法庭上见过同样的事。同一段证词，公诉人听出的是“证人描述稳定”，他听出的是“细节越来越多”。两个人耳朵里进的是同一串声音，听见的不是同一件事。这不是谁故意歪曲，是各人带着各人的问题去听。

这个设想的意思不是“各看各的，都对”。它的意思是：没有一个“纯粹的看见”，能够先于一切理解，把客体原样递到你面前。

第二笔，是证据不足以唯一地定下理论。

法国物理学家迪昂和美国哲学家蒯因先后论证过，同一堆观察，原则上总可以被不止一套理论说通。你手里的数据再多，也不能单凭数据，逼出唯一一个“客体就是这样”。

第三笔，来自法庭本身。

中国的法学界讨论过很多年“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客观真实，是那天晚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法律真实，是经过合法证据、合法程序能够认定的事实。许多人的看法是：法庭追求客观真实，可是能做到的，只是法律真实。

这不是法律人的无奈，是一种清醒。法律人很早就明白，法庭不是时光机，回不到那天晚上。能做的，是把那天晚上留下的东西，用一套大家事先说好的规矩，一样一样过秤。

它和康德的封条是同一个形状：那一面在，可是程序之外的那一面，不归法庭知道。

霍思齐对这一点再熟不过。他知道那天晚上一定发生过什么，那个人一定有一张确定的脸。可是那张脸已经不在任何地方了。能进入法庭的，只有它留下的东西：一段监控、一份笔录、几个人的说法。

客体那一头，悬在半空。

这件事，一般人还能接受。客体远一点、模糊一点，大不了多找证据，多派眼睛。皮尔斯那份乐观，至今还在支撑着许多人：只要查得够久、问得够多，总会接近的。

真正让这个公式摇晃的，是另一头也出了事。

◆四、主体那一头碎了

在康德那里，认识者这一头是最稳的。

“我思”能够伴随一切表象，是一切经验连成一个人的经验的条件。客体可以不可知，可那个在知的“我”，至少是一个统一的、在场的起点。笛卡尔以来，哲学最后的立足点，一直是这里。

其实早在康德之前，休谟就说过一个让人不安的意思，第 12 章已经讲过：他往自己心里看，只抓到冷、热、爱、恨一个个知觉，抓不到一个叫“我”的东西；所谓自我，不过是一束知觉（《人性论》第一卷第四章第六节）。

康德的“我思”，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休谟的回应。知觉之外也许抓不到一个“我”；可是知觉能连成一个人的经验，总得有一个连起它们的条件。

这个条件，撑了一百多年。二十世纪，这个立足点碎了。

它不是被某一个人打碎的，是被几股力量从不同方向，一块一块敲下来的。本书一股一股讲，每一股都先讲它看见了什么。

第一股，在尼采那里就开始了。

第 12 章提到过利希滕贝格那句“它思”，尼采在《善恶的彼岸》里把它说得更重。一个念头来，是在“它”要来的时候，而不是在“我”要它来的时候（第 17 节）。说“我思”，是给一个发生安上了一个主语，然后假定这个主语在发生之前就在那里。

他在《偶像的黄昏》里说得更尖：我们之所以摆脱不了上帝，是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语法要求每个动词前面有一个主语，于是每一次思想前面，都被安上了一个思想者。

尼采看见了一件真事：主语是语言的习惯，不一定是世界的结构。

第二股，是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有一个说法流传极广，大意是：人类的自恋受过三次打击。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达尔文说人不是造物的中心。精神分析则说，自我连在自己家里都不是主人（见《精神分析引论》）。

你做的许多事，说的许多话，起因不在你能看见的地方。那个“我”以为自己在开车，其实只是坐在副驾驶上，替一个看不见的司机解释为什么拐弯。

弗洛伊德的许多具体说法今天还有争议。可是他看见的那件事，后来被一次次证实：意识到的那个“我”，只是心里一小块被照亮的地方。

第三股，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不肯从“主体”出发。上一章讲过他的“在世界之中”：人一开始就在和锤子、道路、别人打交道。这里要看的是另一半：日常里的人，大多不是“我自己”，是“常人”：别人怎样说，我就怎样说；别人怎样看，我就怎样看。

他看见了：那个“我”不是一个起点，它常常是被一个世界、一群人托出来的。

第四股，是二十世纪中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

有一位人类学家研究神话，在《生食和熟食》（1964）里说过一个意思。不是人在想神话，而是神话借着人在想它自己。一个故事的结构，比讲故事的人更稳，更久，更能在千百个讲述者之间传下去。

有一位精神分析家说，婴儿在镜子里认出自己的那一下，认出的是一个影像；“我”从一开始就是从外面拿来的一张脸（他讲“镜像阶段”的文章，1949）。

有一位思想史家在《词与物》（1966）的结尾写道，“人”可能只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它终将被抹去，像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还有人在 1967 年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作者之死”。他说，一段文字的意义，不在写下它的那个人心里，在读它的人那里。

德里达把这条线推到了最远。他拆的是“在场”。说话的人以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意思，可是意思从来不在某一个人心里完整地在场。它在符号之间滑动（详见书三）。

比他们早几十年，一位维也纳出身的哲学家从另一个方向说过一句很冷的话。他把主体比作眼睛和视野：你在视野里找不到那只眼睛；主体不属于世界，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逻辑哲学论》5.632—5.633）。主体不再是世界里的一个东西，它退到了边上，成了一条线。

这一批人各有各的路数，有的后来还互相批评。他们看见的共同的东西是：主体不是意义的源头，它是被结构、语言、文本、制度织出来的一个结。

第五股，是今天的心理学和脑科学。

这一股最安静，也最难反驳，因为它是做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有一位心理学家请人读一个陌生的民间故事，隔一段时间再复述。复述一次比一次短，一次比一次更像复述者自己文化里的故事（见他的《记忆》，1932）。记忆不是一份档案，是每一次被想起时重新搭起来的房子。

后来有心理学家做过一类实验：让人看一段车祸录像，再用不同的词去问。问“两车相撞时”的，和问“两车猛撞时”的，估出来的车速不一样；后者还有更多人“记得”看见了碎玻璃，录像里其实没有（洛夫特斯与帕尔默，1974）。

还有关于大脑左右半球被切开的病人的研究。研究者发现，语言那一侧的大脑，会给另一侧做出的动作当场编一个理由。编得又快又自然，病人自己完全相信。

这一股给出的图景是：那个觉得自己“知道”的我，常常是事后的解说员。它在讲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故事里的许多环节，是讲的时候才补上的。

五股力量放在一起，先看它们各自看见的真东西。尼采看见主语是语法的习惯。弗洛伊德看见照亮的只是一小块。海德格尔看见“我”常常是“常人”。法国那一批人看见结构比讲述者更稳。心理学看见记忆每被想起一次，就被重搭一次。

这五样，本书一样都不否认。它们都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被具体地看见的。

五股力量放在一起，结论很沉重。

康德大厦里那个最稳的起点，“我思”，被敲成了碎片。一部分是语法，一部分是无意识，一部分是“常人”，一部分是结构，一部分是事后的解说。

人们后来把这个局面叫作“主体之死”。

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主体没有死，你每天早上照样醒来，照样说“我”。死掉的，是“主体是一个先在的、透明的、自己做主的起点”这个假定。

◆五、两头一起塌

现在把两头放在一起看。

客体那一头：悬着。它在，可是不可知，或者只能从程序里、视角里、无限的探究里间接地够。

主体那一头：碎了。它在，可是不统一、不透明、不在场，连自己的把握从七成长到十成，都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公式还写在黑板上：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

可是一个函数，要有自变量。两个自变量都没了依托，剩下的只有“互动”这一项。而互动，按这个公式的写法，本来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两头都没有了，中间的关系是谁和谁的关系？

这就是知识论在二十世纪末走到的危机。

它不只是书斋里的事。

2016 年，《牛津词典》把“后真相”选为年度词。这个词说的是：在公共讨论里，客观事实对人的影响，不如情绪和个人信念。人们常把这当作一种道德上的堕落，说大家不讲理了。

本书的看法略有不同。后真相，是这个公式两头塌了之后，在日子里的样子。

客体那一头悬着，于是“事实”成了各家各说的东西，你有你的事实，我有我的事实。主体那一头碎了，于是谁也不能说“我亲眼看见的”就一定算数。连亲眼看见的人自己，也会从七成长到十成。剩下的，只有互动：谁的声音大，谁的圈子广，谁的说法被转得多。

当知识只剩下互动，知识就成了流量。

危机最深的地方，还不在“不知道”。人类一直有不知道的事，那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说不清了。你说你知道，我问你凭什么；你说凭你看见了，我说看见也会长；你说凭证据，我说证据也是人挑的。问到最后，“知道”这个词本身，开始站不住了。

你在日子里也遇到过这种时刻。一件事吵到最后，有人说“这是事实”，有人说“你那是你的感觉”，有人说“你这个人就是有偏见”。三句话，分别打在客体、互动、主体上，每一句都打得中，每一句都定不下来。

吵到最后，只能各回各家。

这种各回各家，在许多地方都看得到。新闻里，一条消息刚出来，“辟谣”跟着就出来，辟谣的辟谣又跟着出来；每一方都附上截图，每一方都说自己有事实。学校里，老师讲“标准答案”，学生在网上搜到三个不同的答案，问老师凭什么是这一个。家里，长辈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晚辈说“你那是老经验”。

三个场面，都是同一件事：客体那一头没有人能一锤定音，主体那一头谁也不肯先认输。

◆六、几种补救，都在原来的图里

面对这个危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过几种认真的补救。每一种都有它的道理。

第一种，退回程序。

既然客观真实够不着，那就守住法律真实；既然个人的知道靠不住，那就守住方法。法庭讲正当程序，科学讲可重复、同行评议，新闻讲多方信源。只要程序是对的，结果就算数。

这一条很务实，也救了许多事。霍思齐每天都在用它。

刑事诉讼里有一条老原则：证据不足，就不能定罪。它的意思是，客体那一头够不着的时候，不让被告人来承担够不着的后果。这是程序替人挡住了危机，

是一张有良心的封条。可是它把“知识是什么”的问题，换成了“知识怎样被认可”的问题。程序本身也是一种互动，程序之外的那个问题，依旧挂着。

第二种，交给科学去研究认识本身。

有一位哲学家提议，认识论不必再坐在椅子上推，应当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去看人实际上是怎样从感觉刺激走到理论的（蒯因《自然化的认识论》，1969）。上面那第五股力量，很大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路来的。

这一条很诚实。可是心理学研究认识，依旧要有研究者、被研究者和实验，它用的还是同一把尺子去量这把尺子。

第三种，干脆放下“符合”。

有一位美国哲学家主张，别再问知识是不是“符合”了世界。只问它能不能帮一群人更好地交谈、合作、过日子（罗蒂，转述其大意）。真，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眼下最好的说法。

你在小区业主群里见过这种真。一栋楼该不该装电梯，没有一个“客观上应该”。只有一群人谈出来、投出来、大家愿意照着办的那个结果。谈得好，它就算数。

这一条把尼采和皮尔斯各取了一半。可是它让“我们这个共同体”变成了新的起点。共同体从哪里来，共同体之间对不上怎么办，它说得不多。

第四种，重新主张实在。

近十几年，又有一批哲学家反过来说：够了，世界就在那里，不依赖我们而在。哲学应该重新敢说这句话（意大利的费拉里斯、德国的加布里埃尔等人的“新实在论”，转述其大意）。

这一条有很强的直觉支撑，第 17 章还要专门面对它最锋利的论证。

四种补救，本书都尊重。可是请看它们共同的地方。

退回程序的，守住的是“互动”那一项。交给科学的，是让主体那一项去研究自己。放下符合的，是把主体换成了共同体。重新主张实在的，是把客体那一项重新立起来。

它们都在同一个公式里挪格子。

公式本身，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一直没有被动过。主体和客体依旧被当成两个先在的自变量，互动依旧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线。补救的方向不同，都是在想办法让某一个格子重新站稳。

◆七、为什么两头偏偏一起塌

在讲这把尺子停在哪里之前，先看一个怪现象。

二十世纪，是人类记录客体的本事突飞猛进的世纪。照相、录音、录像、监控、卫星，一件事发生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比任何时代都多。按理说，客体那一头应该越来越稳。

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记录越多，争的越多。同一段录像，两边能剪出两个故事。同一张照片，换一个角度裁，意思就反了。

霍思齐办过一起交通事故的民事案子。两辆车的行车记录仪都录下了碰撞，两段录像都是真的，没有一帧被改过。可是一段从左后方拍，看起来是对方突然变道；一段从右前方拍，看起来是这一方没有减速。法庭最后请了鉴定，把两段录像和路面的刹车痕对在一起，才勉强拼出一个说法。

录像越多，客体并没有越近。它只是换成了更多块需要拼的碎片。

二十世纪，也是人类了解自己的本事突飞猛进的世纪。心理学、精神分析、脑科学，对“我”的研究比任何时代都细。按理说，主体那一头也应该越来越清楚。

可是事实又正好相反。了解得越细，“我”越不像一个统一的起点，越像一堆层层叠叠的东西。

这个怪现象，在原来的公式里很难解释。如果主体和客体是两个先在的东西，看得越清楚，它们就应该越稳才对。

除非，它们本来就不是先在的东西。

◆八、它停在哪里

现在可以说这把尺子停在哪里了。

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这个公式，把主体和客体当成函数的两个自变量。自变量的意思是：它们先在那里，然后才有函数，才有互动，才有知识。

危机，正是从这个“先在”里来的。

如果主体和客体真是先在的，那么两头一起塌，就是知识的末日：两块地基都没了，楼只能倒。

可是本书第 12 章已经提出过另一种看法：主体和客体并不先于互动而在；它们是对不上反复发生、一次次被压缩之后，沉下来的两个连接度最高、最难返回的粒子。正因为最难返回，人才把它们当成先在的。

“最难返回”这几个字要多想一下。

北方有一种冻土，表层夏天化、冬天冻，底下那一层却常年不化。在冻土上盖房子的人，把那一层当作地基，当作“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它当然不是本来就在那里，它是千万年的寒冷一层层冻出来的。只是它化得太慢，慢到一个人的一辈子、一个城市的几百年里，都看不见它化。

看不见它化，就把它当成了先在的。主体和客体，在本书的看法里，就是这样两层冻土。

把这个看法拿到这里，二十世纪的危机就换了一副样子。

先看主体那一头。五股力量敲下来的那些碎片，是什么？语法的习惯，没被照亮的冲动，“常人”的说法，故事与神话的结构，每一次回忆时的重新搭建。

这些碎片，不像是一个起点被打碎后的残骸。它们更像是一块石头被敲开以后，露出来的一层层沉积。

语法是一层，是一个语言共同体千百年压下来的。无意识是一层，是一个人童年以来的种种对不上压下来的。“常人”是一层，是身边的人一天天压下来的。结构是一层，回忆的重建是最新的一层。

二十世纪那些思想家，并没有杀死主体。他们把一块压得极密的石头敲开了，看见了里面的层。

因为一直把它当成起点，所以敲开的那一下，被读成了“死”。

再看客体那一头。客体悬着，是因为人们一直在找那个“在一切互动背后、先于一切互动”的东西。找了两百年，找不到。找不到的原因，可能不是它藏得太深，而是它本来就不在背后。

被叫作“客体”的那个东西，也许同样是一块压得极密的石头。只是它的层，还没有像主体那样被人一层层敲开过。

于是“互动”那一项的位置也变了。

在原来的公式里，互动是第三个变量，夹在两个先在者之间，像两座山之间的一座桥。如果主体和客体都是压出来的，那么互动就不是桥，是地壳运动。两座山，都是它挤出来的。

请注意，这个看法既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旧的实在论。

相对主义说，各人有各人的真，谁也不比谁更对。本书不这样说。压出来的石头有软有硬，有的经得起敲，有的一敲就碎。霍思齐手里的那几份笔录，就有深浅之分，可以排出先后，不是怎么说都行。

旧的实在论说，客体先在那里，知识是去够它。本书也不这样说。石头是压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躺在那里的。

这一步还不是答案。它只说明了一件事：二十世纪的危机，不是知识的末日，而是一个图景的末日。

这个图景对过，现在依旧有用。你在日子里分辨“是我没听清，还是他没说清”，它仍是一把好尺子。就像在不太快、不太小的地方，老的力学依旧好用。它只是不能再被当作知识的底。

这个公式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两个自变量都显出了来历，就该去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公式里的项	原来的理解	二十世纪的遭遇	换一种看法之后
主体	先在、统一、透明的起点	被敲成语法、无意识、常人、结构、重建	压得最密的一块石头，敲开见层
客体	先在、独立、等着被够到	悬着：不可知、渗透理论、只剩程序	也是压出来的石头，层还没被敲开

公式里的项	原来的理解	二十世纪的遭遇	换一种看法之后
互动	两个先在者之间的桥	成了唯一剩下的一项，变成流量	不是桥，是挤出两座山的地壳运动
知识	三项的函数值	两个自变量失去依托，函数悬空	一次次压缩里结晶下来的东西
错误	某一格出了偏差	每一格都有偏差，定不下来	压缩链上某一层压歪了，可以回头查
客观	压低主体，让客体说话	主体压不低，客体说不出	能回到压得最少的那一层去重看

◆九、七成怎样长成十成

回到霍思齐的卷宗。

用原来的公式去读邝慧仪的证词，只有三个格子可放。她撒谎或有偏见，是主体；那天太黑太远，是客体；警方问话有诱导，是互动。

霍思齐跟她见过一面，知道她不是在撒谎。她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说起那天晚上，手还会发抖。那天晚上的灯光、距离，也都确定，不会再变了。剩下的只有互动一格。可是互动一格，解释不了一件事：为什么她自己完全相信那个十成。

他换了一个办法。他不去问哪一格错了。他把卷宗里所有和这份指认有关的记录，按时间排成一条线，看每一步多压进去了什么。

第一层，是事发当晚。邝慧仪隔着便利店的玻璃门，距离十几米，门口灯光发黄，她看了几秒钟。当晚的询问笔录里，她说：“个子不高，穿深色外套，戴着头盔，看不清楚脸。”

请注意这一句：看不清楚脸。

这一层已经是一次压缩了。灯光、玻璃的反光、她当时的害怕，碰在一起，压出一个“个子不高、深色外套”的印象。可是这一层压得最浅，它还留着“看不清楚”这几个字。

第二层，是第三天的照片辨认。八张照片，她看了很久，指了区志航，说七成。

霍思齐调出了辨认过程的同步录像。在她说出“七成”之后，负责的警员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嗯，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辛苦了。”

这一句话，在原来的公式里，只是互动里一个小小的瑕疵。可是心理学界研究过这一类情形。指认之后得到一句肯定，证人事后报告的把握会明显升高；连“当时看得多清楚”的回忆，也会跟着变。

这一句话压进去的，是两样东西。一样压在她记忆里那张脸上：那张脸开始和照片上的区志航重合。一样压在她自己身上：她开始成为一个“认出了凶手”的证人。

第三层，是两个月后。本地一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报道，配着区志航被带走时的照片。邝慧仪的同事转给她看，说：“就是你认出来的那个吧。”她看了很多遍。

第四层，是之后半年里，她被问了三次，又在家里、在店里，对不同的人讲了不知多少次。每讲一次，故事就顺一点，细节就多一点。“看不清楚脸”那几个字，不知不觉没有了。

第五层，是庭前询问：就是他，那张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夜里，麦颂恩找来一张 A3 纸，横着画了一条线，把五层按日期标上去。每一层下面写两行：上一行写“那张脸”在这一层是什么样子，下一行写“证人”在这一层是什么样子。

画完以后，两个人对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上一行越往右越清楚，下一行越往右越确定。两行是一起往右走的，没有一处是一行动、一行不动。

把这五层排出来，霍思齐看见了原来的公式看不见的东西。

七成长成十成，不是主体一格的问题，也不是客体一格或互动一格的问题。在同一串压缩里，两头是一起变的。她记忆里那张脸，一层层变得清楚、确定、和区志航重合。她自己，一层层变成一个确信的、可靠的、一辈子忘不了的证人。

客体那一头的“那张脸”，和主体那一头的“确信的证人”，是在同一串互动里，被一起压出来的。

这正是上一节说的地壳运动。

开庭那天，霍思齐没有说证人撒谎，也没有说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他把这五层，一层一层摆给法庭看。

他请法庭注意：压得最浅的那一层，第一份笔录，写着“看不清楚脸”。第二浅的那一层，写着“七成”，紧跟着一句肯定的话。之后每一层，都多压进去一些东西，越往后越确定，越往后越难回头。

他说：“本辩护人不请求法庭判断证人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本辩护人只请求法庭，回到压得最少的那一层去看。”

后来，法庭没有把庭上那个“十成”的指认作为定案的根据。它只把第三天的辨认笔录当作一条需要佐证的线索。外卖平台调出的配送轨迹，又把区志航那晚的位置放到了另一条街上。案子的走向变了。

这里还有一段很少被人注意的插曲。

区志航被羁押了几个月。第一次会见时，霍思齐问他那晚九点到十点在哪里，他说在送单。再问送到哪里，他说记不清了，一晚上送二十几单，每晚都差不多。问得多了，他自己也开始犹豫：“会不会我真的路过了那条街？”

一个本来很确定的人，被一遍遍问“你确定吗”，确定也会一层层松开。这和邝慧仪正好反过来：她是被压得越来越确定，他是被拆得越来越不确定。两个人身上，走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向。

后来把他拉回来的，是那条配送轨迹。可是请看这条轨迹本身。手机每隔一段时间报一次位置，平台把这些点连成线，系统再给每一单打上时间。它也不是“那晚的客体本身”，它是另一串压缩，只是压在机器上，不压在人心里。

它比人的记忆可靠，是因为它压得浅、压得一致、每一层都留了底，可以回头查。不是因为它跳出了压缩。

这件事让本书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知识没有因为两头塌了就变得不可能。

法庭依旧做出了判断，而且做得比只信“十成”更稳。可是它站稳的方式，不是找到了那个先在的客体，也不是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主体。它能沿着压缩的链条往回走，回到压得最少、最能返回的那一层。

第二句：压得最少的那一层，也不是“客体本身”。

第一份笔录，也已经是灯光、玻璃、害怕压出来的。往下再挖，没有一层是零。这条链的底下，找不到一张“纯粹的脸”。

找不到那张纯粹的脸，并不妨碍霍思齐把这个案子做对。能做对，靠的是那条链。

这一点，研究证人指认的学者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的建议很具体：辨认要由不知道谁是嫌疑人的人来主持，免得一句无心的点头压进证人心里；证人第一次指认时的把握，要当场原话记下来。第一次的把握，比后来法庭上的把握更值得参考。

这两条建议，用本书的话说，就是：少往里压不该压的东西；把压得最浅的那一层，原样留住。留住了，将来才能回去。

于是这个例子留下了一个问题，比法庭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大。如果每往下挖一层，都只是更浅的一次压缩，那么那天晚上被看见的那一切，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十、放回日子里

散了庭，霍思齐一个人走回停车场。

他想起十年前父亲在医院里的最后一晚。父亲最后说了一句什么，他和哥哥、妹妹，各记得一个版本。头几年，三个人说起来都还带着“好像”“大概”。这几年，每个人都越来越确定，确定到一说起来就会吵。

这一晚，三个人谁也没有撒谎这件事，在他身上忽然清楚起来。三个版本，都是那一晚在三个人身上，这十年一层层压出来的。父亲最后那句话，和“记得那句话的我”，是一起长起来的。

那天夜里，他翻出手机，找到父亲去世第二天他发给妻子的一条信息。上面写着：“爸最后好像在叫妈的名字，我没听清。”

没听清。和邝慧仪那句“看不清楚脸”一样。

你的日子里，也有这样的事。家里人说起当年的一件事，各执一词。老同学说起毕业那年，谁也说服不了谁。你自己回想多年前的一段经历，越想越觉得当时就是那样想的。

本章不劝你怀疑一切记忆。记忆压得深，正说明那件事对你要紧。

本章只请你多留一样东西：压得最浅的那一层。一页当天的日记，一条当晚的消息，一张没修过的照片。不是为了拿它去吵赢谁，是为了有一天两边对不上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那天夜里，霍思齐把那条信息截了图，发到了兄妹三人的家庭群里，什么也没说。过了很久，妹妹回了一句：“原来那时候你也没听清。”

第二天，哥哥打电话来，第一次没有吵。

能回去，知识就还站得住。

带 走 的 话

主体碎了，客体悬着，不是知识的末日；是两块压得最密的石头被敲开，露出了层。

两 行 小 账

· 原来的公式把主体、客体关在“先在的自变量”里，二十世纪只能在格子之间挪；本书打开的门是：两个自变量本身也有来历。

· 把十成的确信当作“证人看见了客体”，压缩的五层就被收成了一次发现——发生被收回为发现，就在这一下。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件事，当年说“大概是”，如今说“就是”？中间经过了哪几次讲述？

2 你和家人对同一件往事的记忆不一样时，你们吵的是“谁对”，还是“各自压进去了什么”？

3 你手边有没有一份压得最浅的记录，可以在将来对不上的时候回去看？

第 17 章

来源者是发生本身（候选回答）

这一章的问题：凌晨的产房里，监护仪上那条漂亮的胎心线其实是妈妈的心跳，屏幕上那个“胎儿”是谁，看见的又从哪里来？

◆一、凌晨四点的那条曲线

昆明的冬夜不算冷，可是凌晨四点的产科走廊，总比别处凉一些。

甘若溪三十四岁，在这家医院的产房做护士做了十一年。她值夜班的时候，习惯每隔一会儿就去看一眼监护仪。屏幕上滚动着两条曲线：上面一条是胎心，下面一条是宫缩。

三号床的产妇叫冉蔓青，二十九岁，头胎，已经进了第二产程，正在一阵一阵地用力。丈夫杜衡守在床边，攥着她的手，一句话也不敢说。

胎心那条线，一直稳稳地走在一百二十几。正常的胎心，大致在每分钟一百一十到一百六十次之间。一百二十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数。

可是甘若溪看着看着，觉得哪里不对。

她说不上来是哪里。曲线很好看，数字很正常。她又看了一会儿，才注意到：每次冉蔓青用力，那条胎心线就跟着往上抬一下；她一松劲，线又落回来。

这个节奏，和宫缩对得上，又好像对得太整齐了。

她转头看了一眼床头另一台仪器。那是夹在冉蔓青手指上的血氧仪，屏幕角上跳着产妇自己的脉搏：一百二十四。

胎心那一栏，也是一百二十四。

两个数，一模一样。

甘若溪没有说话，先把手指搭在冉蔓青的手腕上数了十五秒，再看监护仪。对上了。她把腹部那个探头往下挪了挪，换了个角度，又拿来手持的多普勒仪，在另一个位置慢慢找。

几秒钟以后，另一个更轻的心音出来了。它不快，反而慢：每分钟九十几次。

刚才那条一百二十几的“胎心”，是母亲自己的心跳。探头在用力的时候滑开了，捡到的是母亲腹中大血管的搏动，跟着的是母亲自己的心跳节律。真正的胎心，在那条漂亮的曲线底下，已经慢下来一阵子了。

她按了呼叫铃。

后面的事很快：医生来了，评估，处理，产程被加快。二十多分钟后，孩子出来了，哭声不算响，可是哭了。新生儿科的医生检查过，说没有大碍。

天快亮的时候，甘若溪坐在护士站补记录。她在交班本上写下这一段，写到“胎心监护误录母体心率”这几个字，笔停了一下。

她想：那条曲线画了快二十分钟。那二十分钟里，屏幕上那个“胎儿”，到底是谁。

这一章要回答的，就是这一类问题。不是在产房里，是在整个认识的底部：现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前两章把问题摆了出来。这一章要给出本书的回答。请注意这一章题目里的四个字：候选回答。

◆二、先把账摆清楚

先把前两章的账摆在桌上。

第 15 章留下的是一句话，和一个疑问。那句话是康德的：现象必有来源者，没有显现者的显现是荒谬的。那个疑问是：这个来源者，是不是一定得是一个“物”。

第 16 章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和一个看法。危机是：知识 = F（主体，客体，互动）这个公式，两个自变量都失去了依托。看法是：主体和客体也许都不是先在的，是一次次压缩之后，沉下来的两个最难返回的粒子。

把两笔账合在一起，问题就清楚了。

如果客体是压出来的，它就不可能是现象的来源者。产品不能是自己的来源。

如果主体也是压出来的，来源者也不可能藏在主体那一头。费希特那条路，让"我"去设定世界，同样走不通。

来源者，既不在客体那一头，也不在主体那一头。

本书的判断是：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

这一句，第 15 章已经说过，这里再说一次，是为了接着往下说那一句还没有说的话：那么来源者是什么。

至于来源者是什么，本书给出的候选回答是：发生本身——三界特征纠缠一次次压缩、结晶的过程；"客体"是这个过程留下的一类高连接度粒子。

这句话后面，要紧跟着补一句，第三节的拆解要靠它接着走：这里说的压缩，是可返回的压缩；这个过程留下的也不只是客体，客体与主体，都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候选"两个字，本书是认真的。

它的意思有三层。第一层，它是本书提出来的回答，不是已经定下来的结论。第二层，它要经过检验：本章后面要写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第三层，它要面对反驳。本章要把它面对的最强的那个反驳公道地摆出来，包括本书还答不完的部分。

还有一点要先说明：说"来源者不是客体"，不等于说"没有来源者"。

后一种说法，本书在第 15 章已经拒绝过了。现象不是凭空浮在那里的。那个高中生说"红的清楚一点"，那位老人说"天原来这么蓝"，那位证人说"七成"。这些话背后都有东西在发生，而且发生得实实在在：有日期，有记录，有代价。

本书要做的，是给这个“有东西在发生”一个正面的名字，同时不让它重新长成一个躲在板下的“物”。

一个回答，如果说不出自己怎样会错，它就还不配被叫作回答。

◆三、“发生本身”是什么意思

这句候选回答，连同紧跟着补的那一句，都很短，每个词都要拆开来看。

先看“过程”。

来源者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件正在进行的事。

这是和康德、皮尔斯分开的第一步。物自体是一个东西，动力对象是一个东西，它们在那里，等着，或者躲着。发生不是在那里等着的，它一直在进行。你问“它在哪里”，就像问“跑步在哪里”：它不在跑道的某一点上，它是跑道上正在发生的那件事。

再看“压缩、结晶”。

这是本书前几编反复讲的那件事：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压缩要付力气，压成了，就存下了连接度，要拆开就得付出更大的力气。

本章把这件事往下推了一层。不只是词、概念、习惯是这样压出来的。被我们叫作“东西”的、“客体”的、“主体”的，也是这样压出来的，只是压得更密，更久，更难拆。

再看“一次次”。

压缩不是一次完成的。符号每被用一次，被对不上逼一次，就再压一层。这就是回写。

所以“发生本身”不是开天辟地的某一刻，然后世界就定型了。它是一层压一层的过程，今天还在压，你读这一页的时候也在压。

再看“可返回”。

这三个字是边界，一个字也不能省。

正常的压缩，能被新的对不上解开，再压一次，就像金属熔开再结晶。压死了、再也解不开的，是偶像，是石心。

可返回，说明了一件事：来源者不是封在板下的、永远够不着的那一面。它是可以被重新打开的。你能打开它多少，就能知道它多少。

本书第二编讲过一条周期：对不上，做功，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可返回，就是这条周期没有停在“固化”那一站。一样东西还能被熔开再结晶，它就还在发生里；熔不开了，它就从发生里掉了出去，成了一块看上去永远如此的东西。

日子里你见过这种分别。一家老字号，菜单几十年不变，可是师傅一代代换，火候一代代调，它还活着。另一家，菜单不变，火候也不许变，连客人的口味变了都不许提，几年以后，门口就冷了。

最后看“三界”。

这个过程不只在脑子里发生。理念界里有压缩：一个概念、一条规范、一个“一百一十到一百六十”的正常范围。现实界里有压缩：一层层沉下去的岩石，一条被千万辆车压实的路基。一个在九个月里一个细胞一个细胞长成的身体，也是。自我界里有压缩：一个护士十一年夜班练出来的手感，一个看了几十年天的人眼里的颜色。

三界的压缩缠在一起，彼此回写。缠在一起的那片东西，就是本书一直说的土。

现在可以说清楚，现象是什么了。

现象，是这个过程在它的某一颗产物那里显出来的形状。

你站在一个主体的位置上看，看见的是一个客体的形状。你换一个位置，比如站在一台仪器、一份笔录、一条曲线的位置上，看见的是另一个形状。每一个形状背后，并没有一个躲着的“物”。每一个形状的来路，都是同一件事：三界的土，一层层压出了这颗粒子，也压出了正在看它的那一颗。

那么客体是什么？

客体，是这个过程在现实那一侧留下的一类连接度极高的粒子。它压得太密，密到在你的一生里都拆不开，你就把它当成了“本来就在那里”。

主体是什么？

主体，是这个过程在自我那一侧留下的一类连接度极高的粒子。它同样压得太密，密到你没法从外面看它，你就把它当成了“一切的起点”。

两个都是产品。两个都真实，都稳定，都能用。只是两个都不是来源。

◆四、拿它去回三位前人

一个候选回答，先要看它能不能接住前人留下的问题。本书一位一位来。

先回康德。

康德的第一句话，“现象必有来源者”，本书原样接住。没有显现者的显现是荒谬的，本书同意。现象有来源；按本书的候选回答，来源就是发生。

康德的第二句话，“来源者不可知”，本书改了一半。

物自体不可知，是因为它在一切认识的形式之外，而认识只能经过这些形式。发生不在认识之外。认识本身就是发生的一部分：每一次看、量、问、记，都是又一次压缩。你不是隔着一块板去够它，你本来就在它里面。

在它里面，不等于全知道。你能知道它多少，看你能把它打开多少，能沿着压缩的链往回走多远。上一章那份卷宗里排出的五层，就是往回走了五步。走不到底，可是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知道。

所以，按这个候选回答：来源者部分可知，可知的程度就是可返回的程度。

雅各比挑出来的那个毛病，在这里也有了着落。康德说物自体“刺激”我们，可“刺激”是因果，因果只管现象。发生不是一个站在现象外面、往里推的原因。它不需要越过那块板去刺激谁，因为它本来就在板的两边。

再回尼采。

尼采说只有视角，没有物自体。本书同意前一半：没有无处的视点，每一个看见都是从某一颗粒子那里看见的。

可是本书不同意“只有解释”那种轻。视角不是免费的。一个视角是一颗压出来的粒子，它有连接度，有来历，要拆开它，就要付力气。所以视角有软有硬，有的一碰就换，有的几辈人都换不掉。

那枚磨掉图案的硬币，在本书这里也换了读法。尼采把磨损读成遗忘，读成真相流失、只剩习惯。本书把它读成压缩：千万只手的传递，把一个活的比喻压成了一枚硬币。它的硬是真的，它能流通也是真的。它出问题，只在一种情形：压死了，再也解不开，成了偶像。

再回皮尔斯。

皮尔斯让认识动了起来，让对象停在原地。本书让两头一起动。

动力对象，在本书这里，就是压得最密、最难拆开的那一层。它确实“迫使”符号如此，因为它的连接度太高，你绕不过它。可是它不是终点，它也是压出来的，也有层，也会在足够大的对不上里松动。

皮尔斯晚年宇宙论里那些想法，宇宙在养成习惯，偶然有真实的位置，本书愿意把它们带回认识论。宇宙在养成习惯，就是现实界在一层层压缩。这些压缩，和人的看、量、问缠在一起，就是现象的来源。

最后回二十世纪的危机。

知识 = F（主体，客体，互动）这个公式，在本书这里换了一个写法。

主体和客体不再是自变量，是产物。互动也不再是夹在两个先在者之间的一条线，它就是压缩本身。原来的公式没有错，它是一个局部情形。主体和客体都已经压得足够密、短时间内拆不开，在这样的地方，你把它们当成两个先在的项来算，算得很准。

就像在冻土上盖房子，你把那一层冻土当作地基，房子盖得很稳。只是你要记得，那一层也是冻出来的。

也回一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第 15 章说过，胡塞尔把来源者的问题放进括号，海德格尔说这个问题问错了。候选回答对两人都有一份感谢。胡塞尔教人细细地描写一样东西怎样一面一

面地显出来，这正是往回查压缩的手艺。海德格尔教人记得，人一开始就在世界之中，这正是“你本来就在发生里面”。

不同的是，本书不把问题挂起来，也不取消它。本书给它一个回答，并且让这个回答可以被查错。

本书第 14 章讲过，怀特海也把过程放在了东西前面。本书和他同路的地方，就在这里；本书多出来的，是一份能量账、三界的分法，和一套“压成了没有”的判据。

前人	他对的那一句	他停下的地方	候选回答怎样接
康德	现象必有来源者	来源者被叫作“物”，封在板下	来源者是发生；部分可知，可知程度 = 可返回程度
雅各比	物自体“刺激”我们，越界了	只挑毛病，没有给出别的来源	发生不在板外，不必越界去刺激
尼采	没有无处的视点；“真”会变硬	视角免费；变硬只是遗忘	视角是有连接度的粒子；变硬是真实的压缩
皮尔斯	认识是过程，公共、可错	对象端不动，等着被抵达	对象端也在压缩；动力对象是最密的一层
二十世纪	主体不透明，客体够不着	只在公式的格子之间挪	主客体是产物，互动是压缩本身
怀特海	过程先于东西	能量与判据说得少（见第 14 章）	补上能量账、三界与结晶判据

◆五、它怎样才算错

现在要做最要紧的一件事：写出这个候选回答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一个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发生本身”这四个字，尤其容易变成这种说法：什么都能叫发生，什么都能说是压出来的。所以本书要先给它戴上枷锁。

下面任何一条被确证，这个候选回答就要被修改，或者被放弃。

第一条：找到不靠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

假如能找到一种关于客体的知识。它能被独立指认，内容不随任何打交道的历史而变，也不需要任何一层压缩就能成立。那么客体就是先在的，来源者就可以是客体。

这一条，第 25 章会作为全系列可推翻条件的一项再列一次。

第二条：找到一个对象端没有来历的事例。

找一个两头都有完整记录的认识过程：从一开始怎样被看见，到后来怎样被确定。如果在整个过程里，对象那一头查不出任何一层压缩，前后一模一样，只有认识者这一头在变，皮尔斯就是对的。对象端是不动的。

请注意，这一条是可以去查的。证人指认有笔录，临床判断有病历，科学测量有原始记录。只要记录够完整，就能看对象那一头有没有层。

本书也承认，这一条最难查干净。实在论者总可以说：对象那一头的层，都是认识者这一头投上去的影子，对象本身没变。要分开这两种说法，需要对象那一头也留了底的事例。比如两台不同原理的仪器、两条互不相通的记录线，同时记下同一件事。

第三条：连接度和压缩史无关。

按本书的说法，一样东西越“硬”、越像客体，是因为它被压得越久、越密，牵连的打交道越多。

那么，假如发现一类东西，刚刚出现，几乎没有被任何互动压过，却和那些压了千百年的东西一样硬、一样拆不开；或者，一样东西的硬度，和它被压过多少次、牵连多少东西完全无关，那么“客体是压出来的”就站不住。

第四条：说不出与“物自体加上过程论”不同的预言。

如果这个候选回答只是把物自体改名叫“发生”，在任何一件具体的事上都给不出和旧说法不同的预言，它就是换了一张皮。

本书愿意先把几条不同的预言写在这里，供人去查：

- 留住压得最浅的那一层记录，纠错会明显更容易。证人第一次指认时的原话，病人第一次就诊时的主诉，实验的原始数据。旧说法会说“多一份证据总是好

的”；本书的说法更具体：最浅的那一层，比后来更多、更确定的层，更值得留。

- 一样东西的打交道之网被切断以后，它作为“客体”会变得不稳。一件古代器物，用它的人没了，用法失传了，标签丢了，它就会从“一把犁”退成“一件用途不明的器物”。旧说法会说器物没有变，只是我们不知道了；本书的说法是，器物作为那个客体的连接，确实松了一层。
- 在同一串互动里，主体那一头和客体那一头会一起变。如果在记录完整的事例里，总是只有一头在变，另一头被证明一直不动，这个候选回答就要被削弱。

第五条：对不上不能事前指认。

这是全套书一直守着的那道闸（详见书二）。

每说一次“这里发生了一次压缩”，都要先在材料里找到那条缝：一次对不上，一处做功，一个日期，一份记录。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

如果“发生本身”只能在事后被套上去，每一件事都能被说成是发生，却从来不能事先说出缝在哪里，那会怎样？它就成了一句永远正确、因而空洞的话。到那时，本书宁可不要这个回答。

◆六、它不是什么

在面对反驳之前，先把几种常见的误读挡在门外。这个候选回答，很容易被听成另外几种说法。

它不是“一切都在心里”。

说客体是压出来的，不是说客体是想出来的。压缩发生在三界，不只在理念界。一层岩石，是现实界自己压出来的，没有谁去想它。一个人走路的姿势，是自我界压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

如果有人说“那张桌子只是你的观念”，本书不同意。桌子是木头、钉子、工匠的手、千百次的使用一起压出来的，它硬得很，你撞上去会疼。

它不是“怎么说都行”。

压出来的东西有软有硬。有的一碰就散，有的几代人都拆不开。连接度不一样，经得起的对不上就不一样。

所以说法与说法之间，是可以比的。哪一个经得起更多的拆？哪一个留着更浅的层可以回头查？哪一个在对不上来的时候能熔开再结晶？这不是“各有各的真”。

它不是在背后又放了一位神秘的主人。

“发生本身”不是一个躲在现象后面、拿着线在操纵一切的东西。它不在背后，它就是那一串压缩，一层一层，能被记下，能被排出先后，能被往回查。

上一章那份卷宗里排出的五层，甘若溪在交班本上写下的那几行，都是它留下的痕迹。

它不否认那个孩子是真的。

这一条要说得最清楚。三号床的那个孩子，在被任何仪器看见之前，就在母亲身体里了。本书不说他是仪器造出来的，也不说他是谁的观念。

本书说的是另一件事：他自己，也是一个过程的产物。九个月里，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分开、连上、长成。那是现实界里一场极长、极密的压缩。他是真的，正因为他是被这样压出来的。

而屏幕上那个“胎心一百二十四、一切正常的胎儿”，是另一颗粒子。它是那个孩子、他母亲的心脏、一个探头、一套正常范围、一位护士的眼睛，一起压出来的。两颗粒子都真实。只是那天凌晨，第二颗压歪了。

◆七、它面对的最强反驳

现在要公道地摆出这个候选回答面对的最强反驳。本书尽量把它写得比反驳者自己写的还要有力。

最强的那一个：人出现以前的世界。

反驳是这样的。

宇宙在人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按今天的测算约有一百三十八亿年。恒星在燃烧，地球在冷却，岩石一层层沉积。那时没有任何人在看、在量、在问，没有概念，没有习惯，没有护士和律师。

那些岩石，难道不是先在的客体吗？

更要紧的是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地质学家用放射性测年，说某一块岩石有几十亿年了。这句话说的，是那时就有的事，不是“我们和它打交道之后才有的事”。如果客体是互动的产物，这类陈述要么是假的，要么就得被偷偷改成“对我们来说，它显得有几十亿年”。可是没有一位地质学家是这个意思。

当代法国哲学家梅亚苏在《有限性之后》里，正是拿这一类“人类之前”的陈述，去质问康德以来的一大批哲学。他的意思大致是：有一类哲学说，世界只能作为与我们相关的世界被思考。这类哲学，都没法老老实实地接受科学关于远古的那些话。

这个反驳之所以最强，是因为它用的，正是我们最信得过的那一类知识。

本书的回应分三步。前两步本书有把握，第三步本书没有。

第一步：这个候选回答不是“一切与人相关”。

“发生本身”不需要人在场。上一节已经说过，压缩发生在三界，现实界自己就在压。一团气体云在引力下收缩、点燃，成为一颗恒星。泥沙一层层沉下去，被上面的重量压成岩石。这都是压缩，都在建连接度，都没有人看着。

所以那块几十亿年的岩石，按本书的说法，并不是在人看见它的那一刻才成了一块岩石。它是现实界里一场漫长压缩的产物，早在人出现之前就压成了。

本书说“客体是过程的产物”，是说它是被压出来的，不是说它是被人压出来的。

第二步：分开岩石，和“那块几十亿年的岩石”。

岩石本身，是现实界里压出来的一颗粒子。

“那块几十亿年的岩石”，作为知识里的客体，是另一颗粒子。它要有岩石，要有衰变的规律，要有测年的仪器，要有“半衰期”这个概念，要有一位地质学家练了二十年的手。它是三界一起压出来的。

那句“它有几十亿年了”，说的是第一颗粒子那一层的事；它能被我们说出来，靠的是第二颗粒子。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说的确实是人出现之前的事。本书并不需要把它改成“对我们来说显得如此”。

第三步：本书还答不完的地方。

可是这个回应要付一个代价，本书必须老实写出来。

候选回答里写的是“三界特征纠缠”的压缩。在人出现之前，只有现实界，没有理念界，也没有自我界。那时的压缩，只是一界的压缩。

这就出现了两条路，每一条都不舒服。

第一条路：承认一界的压缩也算“发生本身”。这样，人类之前的世界就有了着落。可是这样一来，在没有人的地方，“发生”和物理学说的“物理过程”就几乎是一回事了。候选回答多出来的内容，会缩到“有人参与的地方，三界怎样缠在一起”这一块上。它还站得住，只是站的地方变小了。

第二条路：坚持只有三界缠在一起才算“发生本身”。这样，候选回答的分量保住了。可是人类之前的那块岩石，就没有了“发生”，只好说它在被三界一起压过之前不算客体。这又滑回了那个反驳所攻击的立场：世界只能作为与我们相关的世界来谈。

本书取第一条路：一界的压缩也是发生，三界缠在一起，是发生最完整、最密的那一种情形。一块在人出现以前就被河水磨圆的石头，它的磨圆，就算一次发生。

这一点牵动整个候选回答的边界，代价要写在明处：在没有人的地方，“发生”几乎就等于物理过程；候选回答多出来的那一块，只落在有人参与、三界缠在一起的地方。它的解释力，在那里才是满的。

路取定了，这条缝本书也不去糊。哪一天有人指出，在一界的压缩上，本书说不出任何比物理学多出来的东西，连有人参与的那一块也说不出，这一步就要重新算。

第二个反驳：这只是物自体换了一张皮。

有人会说：你说的“发生本身”，不就是一个过程版的物自体吗？康德说背后有一个物，你说背后有一个过程，不过是把名词换成了动名词。

这个反驳也很有力。本书的回应，是指出三处不同，并且承认：这三处不同，必须在具体的事上兑现出来，否则这个反驳就赢了。

第一处：物自体在认识之外，发生把认识包在里面。第二处：物自体原则上不可知，发生可以部分打开，打开多少可以量：一样东西要多大的对不上才松动。第三处：物自体不因认识而改变，发生会被每一次认识回写，多压一层。

第五节里那几条预言，就是为兑现这三处不同写下的。如果它们一条都查不出来，本书就得承认：这里只是换了一张皮。

还要补一句。康德那张封条，好处是谦卑：谁也没看见，谁也不许拿它压人。本书的候选回答，不能把这份谦卑丢掉。“发生本身”不是一个谁抓到了、就可以拿来压别人的底牌。它只许人沿着链往回查，不许人宣布“我已经查到底了”。

第三个反驳：你自己的回答，也是压出来的。

如果一切客体、主体、概念都是压出来的产物，那么“来源者是发生本身”这句话，也是一颗压出来的粒子。凭什么相信它？

本书的回答是：是的，它也是压出来的。它是这一套书十卷、无数次对不上压出来的。

可是“是压出来的”，不等于“是假的”。那块岩石是压出来的，它是真的；那个孩子是压出来的，他也是真的。一个说法真不真，要看它经不经得起拆，经得起多大的对不上。这就是为什么本章要写出它怎样才算错。

如果有一天，这个候选回答拒绝被拆、拒绝被新的对不上熔开，那它就成了一尊偶像。到那时，它就违背了它自己说的话。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那条曲线从哪里来

回到那天凌晨的产房，把这个候选回答完整地走一遍。

先用原来的读法读一遍。

原来的读法很清楚：胎儿是客体，监护仪是工具，甘若溪是主体。仪器出了岔子，把母亲的心跳当成了胎心，这是“互动”一格里的测量误差。胎儿本身一直在那里，一直是那个状态，只是被测错了。

这个读法没有错，而且非常实用。医院的培训手册，大概也是这样写的。

本书要做的，不是推翻它，是看它漏掉了什么。

第一步：先指认那条缝。

按本书守的那道闸，要先在材料里找到对不上，再谈别的。

这次的缝很清楚，而且是事前就能被指认的。四点十分左右，监护仪上的“胎心”一栏，和血氧仪上的母体脉搏一栏，显示着同一个数：一百二十四。两个本该不同的心脏，给出了同一个读数。

这条缝不是事后编出来的。它写在两台仪器的屏幕上，也写进了甘若溪的交班记录里。

第二步：看那颗“正常胎儿”是怎样压出来的。

在缝出现之前，屏幕上有一颗很漂亮的粒子：胎心一百二十几，曲线平稳，随宫缩起伏，一切正常。

它稳定：一连二十分钟，曲线都在那里。它整体：一条完整的线，一个完整的数，看上去就是“一个胎儿的心跳”。它能被带走：打印出来，写进病历，交给下一班。

三条判据，它都满足。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客体，一个“胎儿此刻的状态”。

可是把它拆开，里面压着的是什么？

一个孩子的心脏，在慢下来。一个母亲的心脏，在用力时跳得更快。一个探头，在用力时滑开了几厘米，离母亲的大血管更近。一套机器的算法，把探头捡到的那串回声照样算成了一条平稳的节律。一个“一百一十到一百六十”的正常范围，让一百二十几看起来叫人放心。还有一位护士十一年的眼睛，习惯了从那条线上读出“孩子”。

现实界里的两个心脏、一个探头；理念界里的一套范围、一套算法；自我界里的一双眼睛、一种习惯。三界的东西缠在一起，压出了那颗“正常胎儿”。

这颗粒子的来源，不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真的，可他只是被压进去的其中一层。还有一层，是他母亲的心。

第三步：看它怎样被打开。

甘若溪觉得“哪里不对”，是在缝被看见之前。那是她自我界里压了十一年的东西，先松动了一下：节奏对得太整齐了。

然后缝被看见：两个一百二十四。

然后是做功：手指搭上手腕数脉搏，探头挪位置，换多普勒仪，在另一个位置慢慢找。每一步都要付力气，要付时间，要顶着“曲线明明很好看”的那股拉力。

然后，那颗“正常胎儿”被拆开了。一层不该在里面的东西，母亲的心跳，被认了出来，被剥了出去。

第四步：看它怎样再结晶。

新的一颗粒子压成了：胎心九十几，需要处理。它同样稳定、整体、独立：它被写进病历，被报给医生，推动了后面的一切。

请注意，在这一次再结晶里，变的不只是客体那一头。

那个“胎儿”变了：从“一切正常”变成了“需要处理”。那个护士也变了：从一个看着漂亮曲线放心的人，变成了一个记住了“两个数一样”这件事的人。这件事从此压进了她的手里。下一次第二产程，她会先看一眼母体的脉搏。

两头，是在同一串压缩里一起变的。这一点，正是第五节第四条里那条预言说的。

第五步：看它怎样迁移、怎样保持可返回。

第二天上午，科里开了一个短会，把那段打印出来的曲线摊在桌上，一段一段看。

会上定了一条：第二产程里，监护时要同时看母体脉搏；只要两个数接近，就用别的办法复核胎心。产科的胎心监护指南里本来就有这一层意思：监护胎心时要同时核对母体的脉搏，把两个心率分清。这里写的是一夜的经过，不是临床的做法；监护怎样做、出了情况怎样处理，以医院的规程和医生的判断为准。

一次在自我界里压出来的经验，被压成了一条写在纸上的规矩，进了理念界。这条规矩又会压进每一位新护士的手里，回到自我界。

那段曲线没有被扔掉。它被留在了病历里。它是压得最浅的那一层，将来有人问“那天凌晨到底怎么回事”，还能回去看。

再看这件事的能量账。

那颗压歪了的粒子，在屏幕上稳了将近二十分钟。它越平稳，越完整，要拆开它就越费力：你得顶着一条“明明很好看”的曲线，去怀疑它。这就是连接度。

拆开它的力气从哪里来？一部分是甘若溪当晚的动能：凌晨四点，她还肯多看一眼角落里那个小数字。一部分是她十一年压出来的东西，和这家医院、这个科、一代代老护士传下来的那张网：什么时候该起疑，起疑了先做什么。那是势能。

这笔账，原来的读法里没有地方记。它只会说“护士很细心”。本书的读法会说：细心不是一种天生的品质，是一笔被付出、也被托住的能量。累垮了的人、孤零零的人、对一切都不起疑的人，拆不开一颗漂亮的粒子。

最后：这个例子证明了什么，没证明什么。

本书要老实说：这个例子不能证明候选回答是对的。

一位坚定的实在论者，可以从头到尾用原来的读法讲完这件事：胎儿是客体，仪器测错了，护士纠正了。他讲得通，而且讲得很好。

这个例子能显出来的，是两种读法在做事上的分别。

原来的读法说：这是一次误差。它会提醒你去校准工具。

本书的读法说：这是一颗压歪了的粒子。它压歪的时候，看起来和一颗正常的粒子一模一样，三条判据全都满足。它提醒你的不只是校准工具，是三件更具

体的事：先找缝，比如两个数一样；把压进去的每一层拆开看，看哪一层不该在里面；把最浅的那一层留住，好让将来能回去。

那二十分钟里，屏幕上那个“胎儿”，到底是谁？

按本书的候选回答：它不是那个孩子一个人。它是那天凌晨，三界一起压出来的一颗粒子。它的来源，是那一场压缩本身。

◆九、放回日子里

七点半交班。甘若溪换下衣服，骑着电动车穿过翠湖边的街，早点铺子已经冒着热气。

她想起冉蔓青被推出产房时，抱着孩子哭，又笑。她想起杜衡在走廊里给家里打电话，说了三遍“都好，都好”。

这一家三口，昨天晚上还不是这一家三口。一个“妈妈”，一个“爸爸”，一个“孩子”，都是在那一夜里，一层层被压出来的。昨夜之前，他们各自都在，可是“这一家人”不在。

她也想起那条曲线。漂亮，平稳，满足一切判据，然后是错的。

她想起刚入职那年，带她的老护士说过一句话：“仪器是帮你看的，不是替你看的。”那时她觉得这是老人家不信机器。十一年过去，这句话在她身上压成了另一个意思：仪器给你的，是一颗已经压好的粒子；你要记得它是压出来的，记得它里面可能压进了不该压的东西。

这句话，她打算下次带新人的时候，换成自己的话再说一遍。

你的日子里，有许多这样漂亮的曲线。

一个你确信的“他就是那样的人”，一份看起来天衣无缝的报表，一个你从小相信、从没怀疑过的说法。它们稳定、整体、独立，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像一个客体那样站在你面前。

本章不请你怀疑它们。大多数时候，它们压得好好的，帮你活下去。

本章只请你在一种时刻多留一下：两个本该不同的东西，给出了同一个数；一个本该平稳的东西，平稳得太整齐了。那就是缝。

在缝里多待一会儿，问三件事。这颗粒子是由哪几层压成的？有没有哪一层不该在里面？最浅的那一层还留着吗？

这三问，不会让你找到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东西”。本章的候选回答是：背后本来就没有那样一个东西。

能找到的，是一场还在进行的压缩。你站在里面，你也在被压。你能打开它多少，就能知道它多少。

带走的话

现象的来源者不是客体，也不在主体那一头；本书的候选回答是：发生本身，一场三界的土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

两行小账

· 康德用“物”字封住了来源者，皮尔斯把它放在路的尽头；本书打开的门是：来源者是一个过程，你本来就在它里面，能打开多少就知道多少。

· 把屏幕上压歪了的“正常胎儿”当作孩子本身，各层就被收成一个先在的客体——发生被收回为发现，就在这一下。

想一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条“漂亮的曲线”，平稳得太整齐了？它是由哪几层压成的？

2 你最确信的某一件事，如果有一天被证明压歪了，你能回到压得最浅的哪一层去看？

3 在你生活里，有没有一个“一家人”、一个“团队”、一个“我们”，是在某一夜、某一段日子里一起被压出来的？

第 六 编

升维三：能量律即价值律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把一路记下的能量账，推到人最在意的三样东西上：什么值得信，什么值得做，什么值得爱。前面几编说，压一个符号要付力，要靠一张网，压成了会攒下难拆的那一份。本书提出，这三样正好对着真、善、美。

第 18 章讲真：三十年前写下的“结构安全”遇上一道锈线，真是经得起拆的那份难拆。第 19 章讲善：台账打满二十六个勾，门却越关越紧，善是推着断处重新连上的那股力。第 20 章讲美：麦克风坏了的四分钟里没有人走开，美是一张网把人拉进去、又让人回得来的那股力。

三章合起来看，真善美不是三把尺子，是三种力，彼此托着，也彼此逼着；第 20 章还把它们和信望爱放在一起。这一编讲的还是“是什么”，第七编接着问“该怎样”。

第 18 章

真 = 内能：经得起拆

这一章的问题：一座桥三十年前写下“结构安全”，今天支座锈了，这句话是一直真、突然变假，还是只真到某个地方为止？

◆一、三十年前的一句话

十月的一个晚上，卢致远坐在大巴窑家里的饭桌前，手机里是一组照片。

照片是老同事符启荣发来的。符启荣还在检测公司做事，这个月轮到复查一座人行天桥。天桥跨过泛岛快速公路，是卢致远三十一岁那年画的图。照片拍的是桥墩顶上的支座，钢板边上有一道细细的锈线，旁边的混凝土裂开一条发丝宽的缝。

符启荣附了一句话：“你那份旧报告我翻出来了，最后一行你自己看。”

旧报告是 1996 年的。最后一行写着：经荷载试验，结构安全，满足设计要求。

卢致远今年六十一岁，退休三年。这一行字他记得。那年做试验，桥面上一格一格摆满装水的塑料桶。他蹲在桥下看百分表，指针走到计算值的八成就停住了。那一刻他心里很踏实：算的和测的对上了，这句话是真的。

那座桥他后来走过很多次。退休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会特意坐巴士到那一站，从桥上走过去，再从桥下走回来。早上七点，穿校服的孩子一串串上桥；傍晚，下班的人提着菜过来。桥上贴着一块小小的铭牌，写着竣工年份，没有他的名字。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桥一直接得住。

外孙女戴心悦在旁边写华文作业，题目是“写一件真实的事”。她咬着笔头问：“外公，什么样的事才算真的？”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一时答不上来。

这一下答不上来，正是本章要讲的东西。

1996 年那句“结构安全”，在过去三十年里是不是真的？今天支座锈了，它是不是突然变假了？还是说，它从来就只真到某个地方为止？

如果“真”就是话和东西对上，那么桥一直在那里，话也一直在那里。什么时候对上、什么时候没对上，是谁来判的？

卢致远做了一辈子工程。工程师心里的“真”，向来很朴素：算出来的要和测出来的一致。可这一晚，这份朴素被一道锈线撬开了一条缝。

前面一编讲到，现象的来源者不是一个等着被找到的客体。这一编要往上再走一步：从“东西怎样发生”，走到“什么值得信、什么值得做、什么值得爱”。第一站是真。

◆二、相符的说法对在哪

关于真，哲学里最老、也最结实的一种说法，叫符合论。

它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是真的，就是它说的和事情的样子相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七章里有一段话，常被转述成这样：说是者为是、非者为非，就是真的。中世纪的阿奎那用了一个更紧的说法，真是“物与心智的相符”。他自己注明，这个说法得自更早的伊萨克·以色列。

到了二十世纪，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把它推得更细。命题像一幅图，命题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一一对应，它就是真的（见《逻辑哲学论》的图像说）。

逻辑学家塔斯基给了它一个最干净的形式：“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语义真理观》，1944）。左边引号里是一句话，右边是一件事。真，就是两边之间的那根线。

这一路对在哪里，本书要先写足。

第一，它守住了一件极要紧的事：真不由我们说了算。

你再想要那座桥安全，桥也不会因为你想要就安全。世界在“真”这件事上有一票，而且常常是否决票。符合论把这一票写进了真的定义里，谁也拿不走。

第二，它让真可以被检查。

一句话说了什么，事情是什么样子，两边摆出来比一比，就能判。这是科学和工程做得下去的前提。卢致远那年蹲在桥下看百分表，做的就是符合论的事：计算说挠度多少，表针走到多少，两边一比。

第三，它防住了自欺。

一套想法可以织得滴水不漏，可只要有一件事和它对不上，符合论就会说：那是假的。它给了事实一个顶撞我们的位置。

第四，它给了真一个方向。

话要朝着世界去，不是世界朝着话来。后来有哲学家用"适应方向"来讲这件事。信念要去适应世界，愿望却是要世界来适应它。安斯康姆在《意向》（1957）里举过一个例子：一张购物单，和一位侦探跟在后面记下的清单，字可以一模一样，方向却相反。符合论守住的，正是信念的那个方向。

所以符合论活了两千多年，不是因为哲学家懒，是因为它说中了真里最硬的一股：世界会反驳我们。

本书不打算丢掉这一股。下面要问的只是：这一股，是不是真的全部？

◆三、织网与好用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从网入手，叫融贯论。

它不先问一句话和外面的事情对不对得上，先问它和我们已经接受的其他判断合不合得拢。英国的布拉德雷一路认为，真是整体的属性，单拎出一句话来，谈不上完全的真假（见他的《真理与实在论文集》，1914）。

二十世纪有两个比喻把这条路讲活了。

一个出自奥地利的纽拉特。我们像海上的水手，只能在航行中一块块换船板，没法把船开进船坞拆了重造。另一个出自美国的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知识像一张网，边缘挨着经验，中心是逻辑和数学；边上一处和经验冲突，整张网都得调，调哪里、调多少，有余地。

融贯论对在哪里？

它看见了，没有孤零零的真。

“这座桥安全”不是一句孤立的话。它连着材料力学，连着混凝土的强度，连着规范里的荷载取值，连着上千座同类桥的经验。你单拿它去和桥比，其实比不出什么。你比的，始终是一张网和另一张网。

融贯论说出了这件事：一个判断有多大分量，看它被多少别的判断托着。

日子里也到处是融贯论。一位老医生看病，很少只凭一个指标下结论。体温、脸色、病史、化验单、病人说的那句“夜里睡不着”，几样东西要拼得拢，诊断才落得下。哪一样拼不进去，老医生就会停下来再问。

它还看见了，真是可以改的，而且是一块块地改。水手换船板，不必沉船。这一点工程师也熟：规范每隔些年修订一次，没有人因此说以前所有的桥都是假的。

第三种说法叫实用论，出在美国。

皮尔斯说，真是一切认真探究的人最后注定会同意的那个看法（《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1878）。

詹姆斯走得更远。他在《实用主义》（1907）第六讲里说，观念的真不是它身上一件静止的性质。“真理发生在一个观念身上”，观念在被验证的过程里变成真的。杜威则把“真”换成“有保证的可断言性”：经过探究、站得住，才可以说（《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

实用论对在哪里？

它对在把真放进了时间。

在符合论里，一句话和一件事要么对上、要么没对上，像拍一张照片。在实用论里，真是一段过程：观念被拿去用，去碰后果，碰得住就越来越真，碰不住就松动。詹姆斯用的“发生”那个词，几乎就是本书的词。他还爱用一个生意上的词：一个观念要拿得出“兑现价值”。

意思是，别只看它说得多漂亮，看它在经验里能换回什么。

它还对在把人放了回来。一个想法真不真，要看它能不能带着人走过一段路、接上下一段经验。那份旧报告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三十年里每天有几千人从桥上走过去，桥一直接得住。

三家各自说中了一股。符合论说中了世界会反驳我们；融贯论说中了真是网上的一个结；实用论说中了真是在过程里做出来的。

本书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在三家里挑一家，而是问：这三股，为什么会拧在一起？

◆四、另两条老路：去蔽与三表

还有两条老路，不在“三论”的通常名单里，却离本书更近，值得一并写足。

一条是海德格尔。他回到希腊词 aletheia。这个词由一个否定的前缀和“遮蔽、遗忘”合成，可以读作“无蔽”。在他看来，命题和事物相符是第二位的；先得有东西从遮蔽里走出来、被敞开，相符才有地方发生（《存在与时间》第 44 节，及《论真理的本质》）。

海德格尔对在哪里？

他把真从一句话的属性，挪回到一次事件。真先是“敞开发生了”，然后才是“说对了”。这一步极要紧：它和本书一样，不肯把真当成一张事后贴上的标签。

他还看见，敞开总伴着遮蔽。一处被照亮，别处就暗下去。这句话放到桥上也成立：试验那天，百分表照亮了主梁的挠度，支座底下的排水却暗着，谁也没去看。

他停在哪里？

敞开之后，什么东西让它站得住、站多久，为什么有的敞开一碰就合上，有的敞开一代代传下去，他没有记账。无蔽是发生，经得起是能量。他写了前一半。

另一条在中国。墨子说判断一句话，要“言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一是“本之”，往上查古代圣王的事迹；二是“原之”，往下查百姓耳朵眼睛的实情；三是“用之”，拿去施政，看对国家百姓有没有利。

两千多年前的这张清单，对在哪里？

它不肯只用一把尺。传统要查，耳目要查，用处也要查。三表彼此独立，缺一表，话就站不稳。

这已经很像本书要说的“三股拧成一根绳”。本之，近于理念一界的托住；原之，近于现实一界的相符；用之，近于一句话在人身上接不接得住。

它停在哪里？

三表是一张查验单，查完给一个是或否。它没有问：查过的话为什么会越来越难拆，又在什么时候需要重查。墨子拿三表去驳“命定”的说法，用得极好；可三表本身，也需要被下一次对不上重新打开。

◆五、三家各自停在哪

先看符合论。

它停在一个默认上：那个被相符的东西，是现成摆在那里的。

可是卢致远那年比的，真是桥吗？他比的是表针和计算书。表针是一件仪器在一个下午的读数，计算书是一套模型。“桥本身”从头到尾没有出场。

符合论里的那根线，两头其实都是压出来的东西：一头是话，一头是测量。这正接上前一编的判断：客体不是现成的来源者，是一类连接度极高的粒子。

符合论的朋友会回一句：读数总是桥造成的吧？

这一句本书接住。读数确实被什么推着，世界确实有一票。本书不否认这一票，只是不把投票的那一方写成一个现成摆好的“桥本身”。投票的是一段仍在发生的过程：钢、混凝土、雨水、车流、三十年的日晒，一刻不停地在桥上压出新的痕迹。“桥”是这段过程里沉下来的一个连接度极高的粒子，不是过程的起点。

符合论还说不清两件事。

一是真为什么有程度。“结构安全”在试验那天是真的，到第十年更真一些，因为它经过了更多的人、更多的雨季；到支座锈了的今天，又少真了一截。符合只有对上和没对上两档，装不下这条曲线。

二是真为什么会被推翻却不归零。旧报告没有变成一张废纸，它的大部分仍立着，只有支座那一处松了。符合论只会判真或假，判不出“在哪一处松了”。

再看融贯论。

它停在网的边上。

融贯论的网，是判断和判断织的网，全在理念这一界。它说边缘挨着经验，可经验怎样进来、什么时候进来、进来的力有多大，网自己说不出。

一个织得极圆的妄想也很融贯。一笔在家族里传了三代的错账，前后对得严丝合缝，照样是错的。融贯论看得见结，看不见结是怎么被拉紧的，也看不见什么会把它拉断。

再看实用论。

它停在“行得通”这把尺子上。

行得通是真的一个好迹象，可它不分来路。一个从别人那里借来、自己从没拆过的说法，用起来也行得通，直到它不行的那一天。一个只在顺境里用过的观念，它的行得通很便宜，因为它还没碰到过真正的对不上。

实用论给了真一个过程，却没有给这个过程记账：碰过几次，碰的是什么，付了多少力。皮尔斯那一支还有一层乐观，指望探究终会汇合到一个最后的看法。这和前一编讲过的动力对象是同一个指望，这里不再展开。

三家停下的地方，连同去蔽与三表，有一处是共同的。

它们都把真当作一件免费的事。

符合论里，话和事一比，真就到手。融贯论里，判断一摆进网，真就算出。实用论里，观念一用顺手，真就落下。去蔽讲了敞开，没讲敞开之后靠什么站住；三表查完一次，就不再问下一次。没有一家问：一个判断要变得经得起，得花多少力；它一旦经得起，为什么就那么难拆。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六、真是压得够密的结

本书的候选说法只有一句：真，是一个判断的内能。

内能在这套书里有固定的意思：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一个符号多结实，看要多大的力才能把它拆开。全卷说过，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压得越密，越难拆。

把这一句扩成本编的总纲，就是本书提出的第五条升维命题。

能量律即价值律——真＝内能（经得起拆），善＝动能（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美＝势能（网络的吸引与拉扯）；与信（内能）、望（动能）、爱（势能）同构。

本章只讲第一段：真＝内能。

“经得起拆”四个字，要分三层读。

第一层：让拆。

一个判断要算真，先得肯被拆。它要把自己摆到新的对不上面前：新的测量、新的季节、新的使用者、新的反对者。一个不许别人检查的结论，不管多硬，都还没有资格谈真。

第二层：拆不开。

新的对不上来了，它立住了。立住不靠嗓门大，靠的是它连着的股多。

“这座桥安全”能立住，是因为它同时被几股东西拉着。现实这一界，有读数和三十年的通行；理念这一界，有力学和规范；自我这一界，有施工队老师傅敲一敲就知道空没空的那双手。这几股彼此独立，一股松了，别的还拉着。

第三层：拆开了，知道从哪里拆开，还能再压回去。

这一层最要紧，也是三家都没有写进去的。

真不是永远拆不开。真是一种特别的难拆：一旦被拆开，裂缝落在一个说得出的位置上；裂缝补好，它能重新压成一个更紧的结。本书把这叫作“仍可返回”。

所以真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压得够密，又仍可返回。

只有前一个，是固化。

偶像和石心也极难拆，难拆到任何对不上都进不去。它们的难拆，不是经住了拆，是不许拆。连接度可能很高，返回的门却焊死了。

只有后一个，是还没长成。

一个刚冒出来的猜想很好拆，也很好改，可它还没压密，一阵风就散了。

真站在两者之间：密到一般的风吹不散，又松到真正的对不上来时，会在一道说得出的缝上让开。

三家在这里各自有了位置。

符合论说的“相符”，是现实这一界的那一股。它最硬，常常一票否决；可它只是一股。融贯论说的“合拢”，是理念这一界的那一股，让一个判断被别的判断托住；它也只是一股。实用论说的“行得通”，碰到了自我这一界：这个判断能不能带着人过日子、接住下一段经验。可它碰得浅，只问好不好用，不问这句话在人身上压没压过。

自我这一界，是三家写得最薄的一股。

中国传统讲真，常常不先讲话，先讲人。《中庸》第二十章有一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不自欺，“诚之”是一个动词，是一直在做的功夫。

一句话要在一个人身上变真，得被这个人自己拆过、对过、熬过，不是听来就算。施工队老师傅那把小锤，敲的就是这一股：他不信图纸替他说的“密实”，他要自己的耳朵再听一遍。

真，是三股拧成的一根绳。拧得越紧、股越独立，内能越高。

这根绳在不同的尺度上，样子不同，结构一样。

在一个人身上，一句“我做得到”要变真，得被几次真正的难事拆过。有一回做到了，有一回差一点，有一回靠别人搭了一把手。在一个行业里，一条规范要变真，得被许多座桥、许多次复查、许多场事故拆过。在一个文明里，一套关于时间、关于土地、关于人怎样相待的说法要变真，得被几代人的灾年、迁徙和争吵拆过。

股数不同，拆的力不同，账是同一本。

这样一看，真就有了程度，也有了历史。

一个判断，被放进来的对不上越多、越重，它还立着，它就越真。今天的越真，不保证明天；可它保证一件事：明天要拆它，得付比今天更大的力。

还有一个推论，和这套书一路讲的能量账对得上。

别人替你压好的真，在你身上还不是真。

教科书里的一条定理、权威报告里的一个结论，在写它的人那里也许压过千百遍。到了你手里，你没有拆过它，也没有看过它被拆，它在你身上只是一个包。包可以用，可以转交，可它在你身上的内能接近零。

一阵像样的反驳，就能让你松手，或者让你死抱着不放。松手和死抱，是同一种没有压过的样子。

卢致远年轻时也有过这样一个包。

1989 年他刚进设计院，带他的前辈莫振邦有一条规矩。电脑算出来的每一个结果，都要手算复核主要构件。他当时觉得这条规矩老派，照做，心里不服。“手算复核”在他身上，是别人压好的包。

后来有一回，一根梁的电脑结果怎么看都偏小。他手算一遍，差了将近十倍，原来是输入时有一处单位换错了。那张图要是发出去，梁会细得撑不住。

那天以后，“手算复核”才在他身上压实。它连上了他自己的一次后怕，连上了那张没发出去的图。三十多年过去，这条规矩他一直守着，也一直带着新人守。同一句话，在莫振邦那里是一种内能，在年轻的他那里起初只是一个包，后来才压成他自己的。

这条线，在信那里早有一个对应。信在这套书里一直被读作内能：不是不许怀疑，是经得起怀疑。真与信同构，第 20 章再把这条线拉完。

连接度怎样量，书二给过一条路：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才会松动。本章只补一句：量的时候，要分清“经过了多少次放进来的对不上”和“挡掉了多少次对不上”。前者攒的是内能，后者攒的只是硬度。

这一说法怎样才算错，也要写在这里。

可以这样查：找两批判断，一批经过了更多、更重、事前就能指认的对不上而仍立着，一批从没被拆过。如果前一批被推翻的频率并不比后一批低，“真＝内能”就要修改。如果判断被推翻时，裂缝总落不到任何说得出的位置上，“仍可返回”这一条件就要重写。

还有一道闸照旧要守：每说一次“它经住了对不上”，都得先把那次对不上独立指出来，不能事后补认。

下面这张表，把三家和本书并排放。

	符合论	融贯论	实用论	本书：真＝内能
真是什么	话与事相符	判断与判断合拢	观念在验证中行得通	压得够密、又仍可返回的连接度
检验看什么	一次比对	网里有无矛盾	后果接不接得住	放进来的对不上有多少、多重
对在哪里	世界会反驳我们	没有孤零零的真	真在过程里做出来	三家各得一股，拧成一根绳
停在哪里	对象当作现成的	网只在理念一界	行得通不分来路	尚待在三个尺度上查验
有没有程度	只有对与不对	有，只看网多大	有，但不记账	有，看拆它要付多大的力
被推翻时	整句判假	网要调，调哪不定	不再行得通	裂在说得出的缝上，可再压
与固化怎样分	分不出	圆满的妄想也融贯	顺境里的行得通很便宜	难拆是因为经住了拆，不是不许拆

◆七、一座桥的三十年

回到卢致远那一晚。把“这座桥安全”这一句话的三十年摊开，它的内能是怎样一层层攒起来、又在哪里松开的，就看得见了。

第一段：**1996** 年，结晶。

这句话不是试验那天才有的。它先在理念这一界压了三个月：荷载取值、截面验算、规范条文，卢致远一页页算，前辈一页页改。它在现实这一界压了一个下午：几百只水桶，几十个测点，表针停在计算值的八成。它还在自我这一界压

了一层。施工队的老班长韩守义，每浇完一段，都拿小锤沿着梁底敲一遍，听声音判断有没有空洞。

三股各自独立。计算不知道水桶，水桶不知道小锤。三股在同一句话上碰头，这句话才落成了一个粒子：稳定，能在报告里传下去；整体，拆掉任何一股它就不是那句话；独立，它能离开那个下午，被带进以后的每一次复查。

第二段：加装电梯，第一次放进来的对不上。

十多年后，天桥两头要加装电梯和顶棚。桥上多了重量，“结构安全”这句话碰上了它出生时没有见过的情形。

这是一次事前就说得出的对不上：新的恒载，旧的计算里没有。设计院把旧图调出来重算，主梁余量够，桥墩余量够，只有一处连接要加强。加强之后再测，读数仍在算的范围里。

这一次，这句话被拆开过，又压了回去。它比 1996 年更真了一层，因为拆它的力更大了，它仍然立着。

第三段：今年，支座锈了。

这一回的对不上，也是事前就能指认的：照片上的锈线和裂缝，与“结构安全”四个字对不上。

符启荣的团队顺着缝找下去。桥面的排水管被雨树的落叶堵了，雨水改走伸缩缝，一年年渗到支座上，钢板锈胀，把旁边的混凝土挤裂了。

缝找到了，位置说得出。

原来，“结构安全”这句话一直悄悄带着一股从没被拉紧过的线：排水畅通。三十年里，主梁、桥墩、连接都被一次次放进来的对不上拉紧过，唯独这一股没人碰过。它不是被反驳了，是从没被放进来。

于是这句话没有整句变假，它在这一股上熔开了。熔开之后，它重新结晶成一句更窄、也更密的话：主体结构安全；支座更换，排水改道，此后每年雨季前清管一次。

这新的一句，比旧的一句多连了一股。它的内能更高了。

这里有一个工程界熟悉的对照，可以放在旁边看。1967 年十二月，美国俄亥俄河上的银桥，一根眼杆上出了一道只有几毫米深的裂缝。眼杆一断，整座桥随即坍塌，四十六人罹难。那座桥的链条每一节只靠两根眼杆并排撑着，一根断了，没有别的路分担。事后的检讨，推动美国建立了全国性的桥梁定期检查制度。

一个只靠一股撑着的判断，也是这样。那一股断了，整句话一起塌下来。卢致远那座桥的“安全”，靠的是几股；支座这一股松了，别的几股还拉着，所以这句话只在一处熔开，而没有坍塌。

工程师之间有一句老话：规范是用血写的。规范里的许多条文，背后都有一次坍塌、一次事故。每一次事故，都是一次没被事前放进来的对不上，代价极大；它被压进规范，规范就多了一股线。一本规范的内能，就是一代代工程师替后来的人付过的力。

不妨设想另一种三十年。

每年的检查报告，都把上一年的结论原样抄一遍：“外观良好，结构安全。”三十份报告，三十个同样的结论，摞起来有一尺厚。看上去，这句话被确认了三十次，连接度高得惊人。

其实它一次也没有被拆过。三十份报告是一股线绕了三十圈。哪一年支座真的出事，这一尺厚的纸挡不住半分。这句话在纸上越摞越硬，在桥上却一年比一年空。这就是真在对象端的固化：报告成了被供奉的东西，桥反而没人看了。

第四段：在卢致远身上。

那一晚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桥之外。

“我画的桥没有问题”，这句话在卢致远身上也是一个粒子，压了三十年。照片发来的头一分钟，他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支座不是我那一包的，是供货商的。

这一下，是自我这一界的硬度在挡。

可是他把旧图纸从柜子里抽出来，翻到排水节点那一页，看了很久。排水管的弯头画得太急，落叶最容易卡在那里。那一页是他自己画的。

他给符启荣回了一句：“排水那个弯，当年我画得太省了。”

这一晚显出来的，是一个肯让自己的旧图被拆开看的他。

“我画的桥没有问题”熔开了，重新结晶成另一句：我画的桥，经得起被人拆开看。这一句比原来那句难拆得多，因为它不再怕下一张照片。

第五段：往后。

符启荣的报告草稿里还有一条建议：支座换好以后，在桥上装几个小小的传感器，测温度、测位移、测振动，数据每天传回去。

这一条看着平常，意思却很深。真装上了，一句“结构安全”就每天都在请人来拆。哪天读数越了线，它会自己先报出来。

这是真最好的样子：它不等对不上找上门，它主动把门打开。

把五段放在一起看，真的样子就清楚了。真不是 1996 年那个下午落下来、此后一动不动的东西。真是这句话三十年里被放进来的对不上，一次次拆，一次次压，压到今天这个密度。它下一次还会被拆。到那时，它若还在一道说得出的缝上让开，它就仍然是真的。

◆八、硬的不一定是真的

内能是连接度。可是有几种东西，看上去连接度很高，其实不是。

第一种是重复。

卢家有一个说法：祖上是从福建同安坐帆船下南洋的。卢致远从小听到大，过年听，清明听，听了不下几百遍。这句话在他身上压得很实。

可是几百遍，都出自同一张嘴：他的祖母。后来他的堂兄去同安查族谱，查到的却是另一个村、另一个年份。

几百次重复，只是一股线被绕了几百圈。绕得再多，股数还是一。

连接度看的不是一句话被说了多少遍，是它被多少条彼此独立的线拉着。一条消息在群里被转了五十次，它的连接度和第一次被发出来时一样。

第二种是串起来的一致。

法庭上有一条老经验。几位证人的说法完全一样，连用词都一样，反而要多问几句。真实的几双眼睛，看同一件事，细节总会有些出入：一个记得车是灰的，一个记得是银的；一个记得是四点多，一个说快五点了。出入里藏着独立。

一字不差的一致，常常说明几股线其实是一股，事先拧好了才带进来。

这两种都是硬度，不是内能。重复让一句话不容易被忘，串好的一致让一句话不容易被驳；可是它们都没有经过放进来的对不上。

本书前面说过，真要“让拆”。重复和串供恰好是不让拆的两种手法：一种把缝盖住，一种把缝提前抹平。

还有第三种，更隐蔽：权威。

一句话出自一个极受敬重的人、一本极受敬重的书、一个极受敬重的机构，它在你身上就显得很硬。权威本身并没有错，它往往正是许多股线拧过的结果。可是到了你手里，你接住的是“有人拧过”，不是那几股线。

分辨的办法只有一个：去看它允不允许被拆，拆的时候拿出来的是不是几条独立的线。

下面这张小表，把真和三种假硬度并排放。

	看上去	实际的股数	允不允许拆	被拆时会怎样
真	难拆	多股，各自独立	允许，常常主动请人拆	在一道说得出的缝上让开，可再压
重复	很熟	一股绕了许多圈	不问	源头一断，全数松掉
串好的一致	很齐	一股被拧成几股的样子	抗拒	一处对不上，几处一起露馅
借来的权威	很重	别人那里多股，你这里一股	不敢	要么松手，要么死抱
固化	极硬	也许多股，可门焊死了	不许	不让开，直到整块碎掉

◆九、会拆的真还算真吗

说到这里，会有几个担心冒出来。它们都很正当，要一个个接住。

第一个担心：真既然会被拆，是不是就怎么说都行了？

不是。

“仍可返回”不等于“随便改”。要拆一句压得很密的话，得付出超过它连接度的力。你得拿出一次事前就能指认的对不上，而且这次对不上本身也得经得起查。支座的锈线是拍得出来、量得出来的；一句“我感觉这桥不太对”，拆不动“结构安全”。

越密的真，拆它的门槛越高。这道门槛，正是真和“怎么说都行”之间的那道墙。它不是靠一个先在的对象砌起来的，是靠攒下来的内能砌起来的。

第二个担心：二加三等于五，也能拆吗？

这类判断的连接度极高。它连着计数、连着日常的买卖、连着无数推理，几乎每一次用都在拉紧它。要拆它，代价大到在日子里可以当作拆不动。

可是“拆不动”和“不许拆”仍要分开。数学史上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条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公理，两千年里一直有人觉得哪里别扭。后来有人试着把它换掉，换出来的竟是另一套同样站得住的几何。

那条公理是欧几里得的第五公设，换出来的是十九世纪的非欧几何。旧的几何没有变假，它的适用之处被说清了。熔开的是“唯一”二字，不是那套推理本身。

这正是真的样子：它在一道说得出的缝上让开，让开之后，比原来更清楚自己站在哪里。

第三个担心：已经发生的事，也会被拆吗？

1996 年那个下午，表针停在计算值的八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难道还有什么可拆？

能拆的不是那个下午，是“表针停在八成”这句话。它的内能，来自留下的痕迹：原始记录、照片、几个人的记忆、桥本身三十年的表现。这些痕迹彼此独立，所以这句话很难拆。

假如有一天在旧档案里翻出另一本记录，写的是七成，这句话就要被重新打开，查是哪一本记错了。过去不会变，可是关于过去的真，靠的是过去留下的线。线越多、越独立，关于过去的话就越真。

还有一个担心：照这么说，真岂不是看谁人多？

也不是。

人多，不等于股多。一千个人转述同一个来源，仍是一股。一位检测员拍下的一张锈线照片，是一股独立的线，它能和三十份照抄的报告掰手腕，而且会赢。

连接度数的是独立的线，不是举手的人。少数人手里若握着一次事前说得出、事后查得到的对不上，它拆旧话的力，可以大过多数人的重复。科学和法庭都靠这一条活着：一个站得住的反例，抵得过一屋子的附和。

四个担心接下来，本章的说法反而更清楚了。真有程度，却不随便；真可返回，却有门槛；真会被拆，却不会因此归零。

◆十、放回日子里

那一晚，戴心悦的作文还空着。

卢致远想了想，说："真的事，就是你肯让别人来拆、别人拆不开的事。要是拆开了，你也知道是哪里松了，修好了还能再立起来。"

她皱着眉头问："那我写什么？"

"写那座桥。写它三十年里被拆了几次。"

她后来写的题目是《一座被检查了三十年的桥》。

你日子里也有许多"真的"。体检报告上的一行数字，家里流传的一段往事，同事说的一句"上面已经定了"，自己心里的一句"我就是这样的人"。

下次碰到它们，可以先问三件事。

它连着几股线？是几条独立的线，还是一条线绕了很多圈？

它肯不肯被拆？你去问一句、查一下、换个人再看一遍，它是让开，还是拦住你？

要是它松了，你说不说得出是哪一处松了？说得出，它多半还能再压回去；说不出，它也许本来就没压过。

拿体检报告来说。报告上一行“血糖偏高”，是一次抽血、一台仪器、一个早上的读数，算一股线。医生多半会让你过些日子再测一次，再查一项反映几个月平均水平的指标，再问问你的饮食和家族。几股线都指向同一处，这句话才压得实。

只有一股的时候，它值得你重视，还不值得你认命。这件事要听医生的，身体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

真不是摆在那里等你去对的一张标准答案。真是一句话在许多次对不上里，被拆过、又压回去，攒下的那份难拆。

带 走 的 话

真不是与现成之物相符，是一句话被放进许多次对不上，拆过又压回，攒下的那份难拆。

两 行 小 账

· 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各守一股，关上了“真为什么难拆”这扇门；本书把三股拧成绳，打开了“真有内能、有历史”这扇。

· 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在报告最后一行写下“结构安全”、此后不再打开的那一刻。

想 一 想

1 你最笃定的一个看法，连着几股彼此独立的线？有没有哪一股，其实从没被拉紧过？

2 你家里流传最久的一个说法，是几条线拧的，还是一条线绕了许多圈？

3 你身上有没有一句“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只许别人信、不许别人拆的？

第 19 章

善＝动能：让发生继续

> 这一章的问题：独居老人的走访台账上打满了二十六个勾，他家的门却越关越紧，规矩全守住了，这算不算做了好事？

◆一、二十六个勾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汤静宜还在社工站加班，台灯下摊着一本独居老人走访台账。

她四十二岁，在长沙一个老社区做社工，做了十一年。台账上这一页是闵德厚的。闵德厚七十四岁，机床厂退休的钳工，老伴去年春天走了。从那以后，他家那扇门就很少开。

社区对独居老人有一套规矩：每周上门一次，每月电话四次，每次记录体温、饮食、精神状况，有异常及时上报。规矩是好规矩，是前些年一位老人在家里摔倒、三天才被发现以后定下来的。

半年下来，闵德厚这一页打了二十六个勾。上门，勾；电话，勾；体温正常，勾；饮食“一般”，勾。

一个都没有漏。

可是汤静宜心里清楚，这半年里，那扇门一次比一次开得窄。头两个月，他还会让她进屋坐坐；后来只隔着防盗门说两句；上个星期，他只把门开了一条缝，说“好，好，你回去吧”。厨房的垃圾袋里，全是方便面的袋子。

同事覃立新从对面桌探过头来：“闵师傅那一户？流程都走到了，没问题的。”

流程确实都走到了。

她盯着那二十六个勾，觉得有什么东西对不上。规矩说的是“关爱到位”，门背后的日子却在一点点停下来。勾越打越多，那扇门越关越紧。

九点多，她锁了社工站的门往家走，特意绕到闵德厚那栋楼下。五楼那扇窗亮着，窗帘拉得严严的，只透出一点电视的蓝光。楼下的晾衣绳上，别人家的被子都收了，只剩一根空着的竹竿，是他家的。老伴在的时候，那根竹竿上一年四季都晒着东西。

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没有上去。这个钟点去敲门，规矩里没有，也不合适。

这一晚冒出来的问题，比一本台账大得多：什么叫做了好事？是把该做的都做了，还是让一样东西重新动起来？

上一章讲真，说真是一句话的内能，是它经得起拆的那份难拆。这一章讲善。本书的候选说法是：善是动能，是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的那股力；恶，是固化与切断。

要说清这一句，得先把前人对善的几种说法写足。它们每一种，都在汤静宜那本台账上留着一点影子。

◆二、守规矩的说法对在哪

讲善，最结实的一路是从规则讲起。

在西方，把这一路推到最高处的是康德。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有一个出名的开头。大意是：世上世外，能被无条件地称为善的，只有善良意志。一件事做得好不好，不看它碰巧带来什么结果，看行事的那个意志，是不是出于义务。

义务的形式，他给了两个最常被转述的说法。一是：只照你同时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那条准则去做。二是：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要把人当作目的，而永远不只是当作手段。

这一路对在哪里，本书要先写足。

第一，它守住了人不能被拿去换。

一个人再有用，也不能被当成工具；一群人的好处再大，也不能拿一个人的尊严去抵。这条线，后来写进了许多国家的法律和许多行业的伦理守则。

汤静宜入行时背过的那几条社工伦理，里面就有“尊重案主自决”。闵德厚不想开门，就有不开门的权利。这一条，正是从这一路长出来的。

第二，它让善不跟着情绪走。

心情好的时候帮人，心情坏的时候不帮，这样的善靠不住。规则在人软下去、累下去的时候，还托着。社区那条“每周上门一次”，正是这样一条托底的规则：社工病了、烦了、忙了，那个周四也得有人去敲门。它是用一位老人三天没被发现换来的。

第三，它让善可以传下去。

一条好的规则，是许多次善行压出来的结晶。立规则的人走了，规则还在，后来的人照着做，就接上了前人的善。各个文明的戒律、礼法、家训，都是这样传下来的。

汤静宜走访过的老人家里，有几户堂屋里还挂着祖上传下来的几句话：“勤俭持家”“与邻为善”“莫以善小而不为”。写字的人早已不在，这几句话还在墙上，一代代孩子从它下面走过。规则一路最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前人的善，压成了几句话，后人不必从头摸索。

规则一路之外，还有一路看结果，叫功利主义。

英国的边沁和密尔一脉，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在《政府片论》（1776）的序言里用过它，这句话本身还有更早的来历。他们认为，判断一件事善不善，要看它给所有相关的人带来的苦与乐。每个人算一份，谁也不多算，谁也不少算。

这一路也对在要紧处。

它逼人去看真实的后果，不许躲在“我是好心”背后。一项政策初衷再好，让许多人过得更苦，它就不善。它还把每个人都算了进去：穷人的苦和富人的苦，一样是苦。社区那本台账，说到底也有它的影子：要的是独居老人少出事，是看得见、数得清的结果。

两路各说中了一样。规则一路说中了：善得有不跟着好处摇摆的底线。结果一路说中了：善得落到真实的人身上，不能只活在意图里。

◆三、品格与仁的说法

还有一路，不从规则讲，也不从结果讲，从人身上讲。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的那层意思，第 5 章讲“习性”时已经讲过：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做出来、练出来的，做公正的事，才成为公正的人。放到善上，这里要多看一眼他的另一句：德性也不是违反天性的。它像一门手艺，练多了，沉到身上，成了第二天性。

他还讲中道：勇敢在鲁莽和怯懦之间，慷慨在挥霍和吝啬之间。哪里才是中，没有公式，要靠“实践智慧”（也译“明智”）在具体的时候、对具体的人去拿捏。

这一路对在哪里？

它看见了，善不只是一条条规则，是在人身上压出来的东西。规则可以背下来，品格背不下来，得一回回做。它还看见了，善要拿捏分寸：同样一句话，对一个人是安慰，对另一个人是打扰。

中国的儒家，走的是另一条也很深的路。

孔子讲“仁”。孟子把仁的起点说得极平常（《孟子·公孙丑上》）。人人看见一个孩子要掉进井里，心里都会一惊，这叫恻隐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四个“端”，是苗头。苗头要长，得“扩而充之”。

孟子用了两个极好的比方：像火刚刚烧起来，像泉水刚刚冒出来，“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善在孟子这里，是一股刚刚起头、要接着往外走的东西。

到了宋代，程颢讲仁，借了一个医书上的说法：手脚麻痹，叫作“不仁”（《二程遗书》卷二上）。手脚还长在身上，血气却不通了，痛痒都不知道了。他说这个说法最能形容仁：仁者把天地万物都当成和自己连着的一体；不仁，就是连着的地方断了，麻了。

这一句，离本书极近。

仁是通，不仁是断。善是气血接着往前走，恶是走到一处，麻住了、断掉了。

明代的王阳明把这一股推得更紧。他讲知行合一，大意是：知道而不去做，只是还没有真知道（《传习录》上）。一个人说他知道孝，却从没有一回去做孝的事，那个“知道”就是空的。善在这里，是一股非走出来不可的力，停在心里的，还不算数。

各大宗教传统里，也都有这一股。

佛教讲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杂阿含经》第 262 经）。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孤立着的，一切都在相互牵连里生起；慈悲，是对这份牵连的觉知与回应。

基督教讲爱人如己。《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第 1 章里韦思远的查经小组已经读过。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讲了路边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讲了祭司和利未人从那边过去、一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讲完，耶稣反问：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 10:36）

律法师答：“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 10:37）

第 1 章看的是，这个倒过来的问题怎样在一个读经的人身上再结晶。这里要看的是它落到善上的样子。祭司和利未人未必是冷血的人，他们也许顾着洁净的条例，守着一条线，线本身没有错。故事要紧的地方，在那一个转身：问题本来是“谁算我的邻舍”，像在问一张名单；耶稣把它翻成了“谁作了他的邻舍”。邻舍不是一张事先画好的圈，是在路上被一个转身接出来的关系。善在这里，不是守在圈里，是那一个转身。

儒家的仁、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说法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整套义理，本书不拿一家去量另一家。只说它们共有的一点：善在它们那里，都不只是守住一条线，是让断开的地方重新连上。

◆四、它们各自停在哪

先看规则一路。

它停在把善写成一个形式。

康德要的，是一条不论何时何地都站得住的准则。这份站得住极可贵。可是一条准则站得再稳，它自己说不出：照着它做的时候，眼前这件事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原地卡死。

汤静宜那本台账，就是这样。每一条规矩都被守住了，二十六个勾，一个不少。规矩管得住“有没有去”，管不住“去了以后，那扇门是开得宽了还是窄了”。

“尊重案主自决”也是这样。它防住了社工替老人做主，这条防线要守。可是一个人在丧偶后的半年里，把门一点点关上，这算不算他的“自决”？规则本身答不了。它只能说：你不许硬闯。至于门背后那股往下沉的力，规则看不见。

再看结果一路。

它停在把善算成一个总数。

功利主义看后果，可它看的后果，往往是某一刻的状态：多少人好过了，好过了多少。善在这里像一张结算单，算到哪一天为止，就是哪一天的数。

这样算，有两处收不住。

一处是，它容易为了总数把少数人剪掉。一个楼栋里，九户人嫌一户人家门口堆杂物，把那一户的东西清掉，九户的舒服加起来，多过一户的难受。账面上是善，那一户人和楼栋之间最后一根线，却被剪断了。

另一处是，它看的是终点的状态，看不见过程有没有卡死。一个老人“没出事”，在账上是好结果；他是在往回走，还是在一天天停下来，账上没有这一栏。

再看品格一路。

它离本书近了一大步：善是练出来的，是在人身上沉下来的。可它常常把善讲成一件练成的东西，一种已经有了的品格。

练成以后呢？一位极有德性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处境里，旧的品格接不住新的人，又怎么办？亚里士多德有实践智慧来补。可他把整件事的落点，放在一

个人一生的繁盛上，像一条有终点的路。这个“繁盛”，希腊文是 eudaimonia，中文通常译作“幸福”。

孟子的“扩而充之”、程颢的“痿痹为不仁”，离本书更近。仁是通，是往外走。本书要补的，只是一份账：这股往外走的力从哪里来，往哪个方向走，走多快才不会撕裂，走到哪里会被什么拦住。

孔子自己就提防过规则一路的这个停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礼是极重的规矩，孔子一生护着它；可是礼里面若没有了仁，礼就只剩一套动作。二十六个勾，就是没有了仁的礼的样子：动作一个不少，里面那股往外通的力不见了。

至于各宗教传统，本书不说它们停在哪里。它们自己里面，就一直活着规则与爱之间的张力，也一直有人在这张力里把路走下去。

《马可福音》里，法利赛人指责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耶稣回答：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 2:27）

这句话常被读成拿爱去压规则，那样读不公道。守安息日，本身是一份极深的善：它让劳作的人、奴仆、牲畜都有一天停下来。犹太传统内部也一直有这样的原则，《塔木德》的《约玛篇》里就有专门的讨论。为了救一条命，可以不守安息日的许多诫命。规则为了生命，这一点，传统自己早就知道。

几路停下的地方，有一处是共同的。

它们都把善当作一样可以拥有、可以写定、可以算出来的东西：一条规则，一张结算单，一种品格。善被放成了一个名词。

可是汤静宜那一晚对不上的，恰恰不是名词。规则在，结果“没出事”，社工的品格也不坏；对不上的，是那扇门后面有什么在停下来。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五、善是推着重连的力

本书的候选说法是：善，是动能。

上一章已经把第五条升维命题摆了出来。真 = 内能，是那份难拆；善 = 动能，是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的那股力。

动能在这套书里也有固定的意思：连接沿着一条路被拆开、又被重接的速度和方向。它是波，有三样东西：轨迹、速度、黏性。

把这三样放到善上，就得到善的三个样子。

第一，善有方向：朝着重连。

不是一切动都是善。把一样东西拆开，不再接上，那也是动，而且常常动得很快。善的方向，是让断开的地方重新连上，让一段卡住的发生接着往下走。

撒玛利亚人那一个转身，就是方向：路上本来没有连着的两个人，连上了。

第二，善有速度，也有黏性：不快到撕裂，不慢到冻住。

动能太小，事情停下，这是冻住。动能太大、太急，旧的连接被一把扯断，新的来不及长，这是撕裂。善要的速度，是对方接得住的速度。

黏性这个词，在这里正合适。一股好的力推着事情走，又带着一点阻力，让每一处新连上的地方有时间长牢。孟子说“若火之始然”，火刚起来的时候，风大了会吹灭，风小了会闷死。

日子里这两种失手都常见。一个刚失业的朋友，你第二天就拉他去见三个老板，他点头，心里却更乱了，这是撕裂。你想着“等他缓过来再说”，一等半年，他已经不接电话了，这是冻住。中间那条路很窄：今天约他吃一碗粉，什么都不提；下个星期，再问一句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第三，善有轨迹：不是一下，是一段。

一次好事，像在水面上扔一块石头，波纹散了就没了。善是一段能接得下去的推动：今天推一下，明天对方自己能再走一步，后天他又能推别人一下。善最好的结果，不是“我帮了他”，是他身上重新有了动能。

这三样合起来，就是本书说的“让发生继续”。

照这个说法，恶也就有了位置。

恶不是另一样和善对着干的东西，是动能出了两种毛病。

一种是固化：动能归零，发生卡死。规则只剩打勾，关系只剩冷着，一颗心只剩“就这样吧”。偶像和石心，都是这一种。

另一种是切断：只拆不接。把一个人从一张网上剪下来，把一条通着的路堵上，把一群人和另一群人隔开。动可以很猛，方向却是朝着断。

这两种，在程颢那里都叫“不仁”。前一种是麻木，后一种是割断，结果都是：痛痒不再相通。

西方也有一路极老的看法与此相近。奥古斯丁说，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是善的缺失（《忏悔录》卷七，又见《教义手册》）。本书接住这一句，只补一点：缺的是什么？缺的是那股往前接的力。恶是动能的缺失，或者动能朝着断开的方向去了。

二十世纪的阿伦特旁听了一场审判，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里写下她对“平庸之恶”的观察。一个造成极大罪恶的人，看上去并不狰狞。他倒像一个只管照章办事、不去想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照章办事而不想，正是第一种恶的极端样子。规则还在转，人的动能已经归零，被规则剪掉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被看见。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本书不是说规则就是恶。

规则是过去的善压出来的晶体。一条好规则，是许多次重连沉下来的内能，它让后来的人不必每次从头摸索。社区那条“每周上门一次”，就是一位老人用三天的孤独换来的晶体。

规则在托住发生的时候，是善的护栏。规则开始替发生停下来的时候，它就在往固化那边滑。分辨的办法，不看规则本身，看照着它做的时候，眼前的发生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原地打转。

书一讲阿摩司“公平如大水滚滚”时，说过公平更像一股水，不像一把尺（详见书一）。本章把这句话再往前推一步：不只是公平，整个善，都是一股力。

这股力在不同的尺度上，样子不同，结构一样。

在一个人身上，善是一句“不急，您哪天方便”，让一个停住的人重新起步。在一个共同体里，善是一个修理角、一条互助的规矩、一种让新来的人也接得进

去的习惯。在一个文明里，善是一套肯回写的制度：它允许被它挡在外面的人敲门，允许自己被敲开。

三个尺度上，恶也是同样两种：一个人的冷战，一个机构的照章空转，一个文明的高墙。股数和力量大小不同，账是同一本。

这样一来，真和善的关系也清楚了。

真是内能，善是动能。没有真的善，是一股没有方向感的力，推得再猛，也不知道推的是什么。没有善的真，是一块压得很密却不再动的石头，经得起拆，却也不再接任何新的东西。好的日子里，两样互相托着：真让推动有底，善让难拆的东西不至于冻住。

这一说法怎样才算错，也要写在这里。

如果查下来，各个伦理传统都公认为善的那些行为，在当事人身上普遍让发生停下来、让连接变少；或者反过来，那些让当事人的连接重新长起来、让卡住的事接着走的行为，被各个传统普遍判为恶。出现这两种情形之一，“善 = 动能”就要修改。同时，每说一处“这里卡死了”，都得先在事情里独立指出那个卡死的点，不能事后补认。

下面这张表，把几路说法和本书并排放。

	善放在哪里	恶是什么	对在哪里	停下的地方
规则一路（康德）	出于义务的意志与准则	违背义务、把人只当手段	人不能被拿去换；善不跟情绪走	说不出照着做时发生是否卡死
结果一路（边沁、密尔）	后果中的苦乐总量	让苦多于乐	逼人看真实后果，人人算一份	为总数剪掉少数；只看终点状态
品格一路（亚里士多德）	练成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过与不及	善是练出来、沉在身上的	善像一件练成之物，有终点
儒家之仁（孟子、程颢）	四端扩充，与万物一体	不仁：麻木、不通	仁是通，恶是断	尚未给这股力记一份能量账
宗教传统的爱与慈悲	爱人如己；缘起中的慈悲	各传统各有整套义理	规则为生命，邻舍是接出来的	本书不评断，只取其共有一点
本书：善 = 动能	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的力	固化（归零）与切断（只拆不接）	把几路收为方向、速度、轨迹	尚待在三个尺度上查验

◆六、一扇门是怎样重开的

回到闵德厚那扇门。

要用“卡死”说这件事，先得在事情里把卡死的那一处找出来，不能笼统地说“老人孤独”。孤独是一个大词，什么都装得下，也就什么都说明不了。

那几次进屋，汤静宜记得几样东西。客厅的墙上挂着老两口的合影，照片里老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他站得笔直，像在车间里点名。茶几上摆着一个药盒，分成早中晚三格，格子里的药一直是满的。她当天就联系了社区卫生站，请医生上门看了一回，吃药的事由医生接着管。后来她才知道，那是老伴生前给他分好的最后一盒。

门口有一只铁皮箱子，漆掉了好几块，上面压着一卷报纸。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左手食指少了半截，是年轻时在车床上留下的。

汤静宜第二天去翻了老伴还在时的记录，又去问了楼下的柏玉珍。柏玉珍和闵家做了三十年邻居。

线索是这样拼起来的。闵德厚一辈子是钳工，手巧，话少。楼里谁家的门锁坏了、自行车链条掉了、孩子的玩具车轮子歪了，都送到他家。可是送去、取回的，一直是他老伴。老伴爱说话，楼上楼下都熟，东西修好了，她一家家送回去，顺便坐一坐，带回来几句闲话、一碗剁辣椒。

闵德厚和这栋楼之间，其实只通着一条线：他修，老伴送。老伴走了，这条线断了。

楼里的人不好意思再拿东西去麻烦一个刚丧偶的老人，东西不再送来。他手里没了活，门口那只装工具的铁皮箱子再没打开过。

卡死的点，就落在这里。不是他“不想见人”，是他和楼栋之间唯一那条路，从中间断了。

这一处找到了，再回头看那二十六个勾，就明白它们为什么没用。每周上门，是在社区和他之间另拉了一根线。这根线是单向的：社工来，社工走，他什么也不用接，也什么都接不上。它没有碰到断掉的那一处。

规则没有错，它守住了“有人来”。可它推不动那一处。

汤静宜没有劝他“多出去走走”。那句话太快了，等于叫一个手上没活的人凭空生出一股力。她也没有只停在“尊重他关门”。那样就等于对着一扇越关越紧的门站着不动。

她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

社区活动室有几把折叠椅，合页松了，坐上去吱呀响，一直没人修。她敲开那条门缝，说：“闵师傅，活动室的椅子坏了好几把，外面请人修要钱，您能不能帮着看看？不急，您哪天方便。”

门缝没有变宽。他说：“我看看。”

一个星期过去，没有动静。覃立新说：“你看，人家不想。”

汤静宜也有点心急。可是她记着一件事：火刚起来的时候，风大了会吹灭。她没有再去催。

第九天，柏玉珍在楼下说，看见闵师傅拎着铁皮箱子往活动室去了。

汤静宜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把六把椅子在地上排成一排，翻过来，一把一把看合页。铁皮箱子打开了，里面的扳手、锉刀、一盒盒螺丝摆得整整齐齐，像是一直在等着被打开。她没有多说话，在旁边递了一回螺丝刀。他接过去，说了一句“这个号小了”，又从箱子里换了一把。

那天下午，六把椅子修好了五把。剩下一把，他说合页的型号不对，要去五金店配。

第二个星期，楼上尹家的孩子尹浩然，拿着链条掉了的自行车在活动室门口转。闵德厚蹲下去，教他怎么把链条挂回齿轮上。孩子学了三遍，学会了。

就在这时候，另一股力也出现了，方向正好相反。

楼栋的微信群里有人发了一张照片：闵家门口的铁皮箱子，还有几根旧钢管。配的话是：“楼道堆杂物，消防不合格，物业管不管？”下面跟了几条，有人说“那个怪老头”，有人说“直接清掉算了”。

物业确实有规定，楼道不许堆东西。这条规定也是善压出来的：楼道堵了，着火的时候人跑不出去。

可是照这张照片的方向走下去，被清掉的不只是一只箱子。那只箱子，是闵德厚和这栋楼之间刚刚重新接上的那根线的起点。清掉它，规则是守住了，线又断了一次。

这就是本章说的两种恶，在一张照片里同时露了一下：一种是照章办事、不看后果的固化；一种是“怪老头”三个字，把一个人从一张网上往外推的切断。发这条消息的人，未必有什么恶意，也许只是怕火。恶在这里不是某个坏人，是一股朝着断开去的力，谁都可能顺手推一把。

汤静宜在群里回了一段话。她没有和谁争，只说了两件事：箱子她去跟闵师傅商量挪走；活动室想开一个“修理角”，每周六上午，闵师傅愿意的话，帮大家修些小东西，箱子就放在活动室里。

规矩照样守住了，楼道清空了。线没有断，反倒多了一个地方可以接。

一个月后，活动室门上贴了一张手写的纸：“修理角，周六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字是柏玉珍写的。

第一个周六来了三户人。第二个周六来了七户。闵德厚话还是少，可是修好一样东西，他会说一句“下回轴承要上点油”。这一句话，是半年来他第一次主动对邻居说的。

他在深圳的女儿闵晓岑，过年回来的时候，在活动室门口站了很久。她说，爸爸这几年在电话里只会说“都好”，这回说了二十分钟的轴承。

这半年的经历，显出了一个会把门开一条缝、又开一条缝的他。

把这件事放回本章的说法里看，善的三个样子都在。

方向：那一件小事，没有朝着“让他开心”去，朝着那条断掉的线去，让他手里的活和楼里的人重新连上。

速度和黏性：从一句“不急”，到第九天他自己拎着箱子出门，中间那一个星期，是这股力带着的阻力。推得再急一点，也许那条门缝就合上了。

轨迹：善最好的结果，不是社工帮了他，是他身上重新有了动能。他教会尹浩然挂链条的那一下，动能已经从他身上传了出去。

还有一点，要放回汤静宜自己身上。

那二十六个勾，在她身上也是一个结晶：做了十一年，“流程到位”已经压成了她的手感。那一晚的对不上，先在她身上撬开了一条缝。这段经历显出的，也是一个肯把自己的台账拆开看的她。

丧偶之后的日子，有时候不只是“门关上了”那么简单。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社工能做的，是陪着找到那条断掉的线；医治的事，要交给医治的人。

◆七、恶不是另一种东西

闵德厚这件事里的恶，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正因为轻，才值得多看一眼。

日子里的恶，大多是这两种轻的样子：固化和切断。

固化的恶，是动能慢慢归零。一个家里，两代人为一件事冷了八年，谁也不先开口，冷成了习惯。一个单位里，什么事都“按规定办”，规定之外的人和事，一律看不见。一个人身上，一句“我就是这样的人”，压得再也不肯动。它们都不吵不闹，只是让事情停下来。

切断的恶，是只拆不接。一个班级里，几个孩子约好不跟某一个同学说话。一个群里，一个人的一句话被截成一张图，转来转去，他被整个圈子剪掉。它们常常动得很快，快到被剪的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线已经断完了。

把尺度放大，这两种恶的结构不变。

在共同体里，固化的恶是一套只为自己运转的程序，切断的恶是把一群人挡在门外的界线。在文明里，固化的恶是一种拒绝任何回写的体制，切断的恶是一部把一类人从“人”的网里剪出去的法律。历史上那些最重的罪，几乎都同时带着这两样：一套照章运转的机器，加上一道把人隔开的墙。

固化也会长在善的身上。

有一位老板，每年中秋都来社区给困难户送米送油，送了十几年，从没断过，这份心意是真的。可是每回的流程都一样：几十户人在活动室排好队，一人一袋，拍一张合影，横幅挂在后面。有几户人家，这些年里从没缺过一次合影，日子却也从没往前挪过一步。

送米送油不是错，许多人家实在需要。可是一份善，十几年里只剩一个固定的动作，它也在慢慢变成台账上的勾。哪一年这位老板若肯坐下来，问其中一户“你家孩子今年想学什么”，这份善就又动起来了。

还有一种恶，常被当成善，要单独说一句：替别人推。

一个人身上的动能停了，旁人急，就替他把事情全做了：替他拿主意，替他说话，替他把日子安排好。这股力很大，方向看上去也是朝着“好”。可它用旁人的动能，换掉了他自己的。他被推着走，身上却一点力也没长出来。

这在这套书的能量账里，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免费的符号。别人替你压好的包，没经过你自己的手。善若只是替人推，推得越多，对方越推不动自己。

下面这张表，是日子里两种样子的对照。

场合	卡死或切断的样子	让发生继续的样子
家里	冷战成了习惯，谁也不先开口	找一件小事，让两个人有一回不得不一起做
楼栋社区	照片发进群，“直接清掉算了”	箱子挪进活动室，开一个修理角
单位	规定之外一律看不见	守住规定，也看照着做时事情有没有往前走
学校	约好不跟某个同学说话	给那个孩子一件和别人一起完成的事
网上	截一张图，把人整个剪掉	先问一句前后文，再看转不转
帮人时	替他把事全做了	推一小下，等他自己再走一步

◆八、几个容易混的地方

说善是动能，有几处最容易被听歪。

第一处：是不是越动越好？

不是。

善要的不是快，是方向对、速度接得住。一位母亲每天催孩子“快点改”，力用得很足，孩子身上的旧习惯却被一把扯掉，新的没长出来，只剩一片乱。这是撕裂，不是善。

稳定本身也不是恶。一位老人每天早上同一时间去公园打太极，几十年不变。这份稳，托着他身上的许多发生：身体、朋友、一天的节奏。它不是卡死，

是护栏。卡死和稳定的分别，不看动没动，看那份不动是在托着发生，还是在替发生停下来。

第二处：尊重对方，和推动对方，冲不冲突？

冲突只在一种情况下出现：推动换掉了对方的动能。

善的推动，是给对方一点点力，让他自己的那股力重新起来。汤静宜那一句“不急，您哪天方便”，力很小，小到闵德厚完全可以不理。正因为可以不理，他第九天自己出门的那一步，才是他自己的。

尊重自决，守住的是“不替他推”；让发生继续，要的是“别让它停在那里”。两样放在一起，就是：只推一小下，把余下的路留给他。

第三处：照这么说，规则还要不要？

要。

规则是过去的善压成的内能。没有规则，每一次善都得从头摸索，摸索的代价太大，许多善根本走不到。社区那条“每周上门一次”，如果没有它，汤静宜也许根本不会在那个周四站到那条门缝前面。

规则的位置，是护栏，不是方向盘。它挡住最坏的那几种掉下去，不替你定往哪里开。规则开始替发生停下来的时候，不必推倒它，只要问一句：它当初是为了让什么继续下去？照这一句，往往就能找到一条既守住规则、又让事情往前走的路。

第四处：善是不是只看用心？

用心很要紧，可是只看用心，看不全。

群里发那张照片的人，用心是怕着火，这份用心是好的。照着它推下去，方向却是朝着断。好心推出了切断，这在日子里太常见，常见到有一句俗话专门说它：好心办坏事。

本书把善放在力上，不放在心上，正是为了看清这一点。一股力是不是善，要看它推过去以后，那一处是重新连上了，还是又断了一次。用心定不了方向，方向要在事情里看。

这也合着这套书一路守的主语纪律。善不是“一个好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简单，善是一股从人身上经过的力。它从汤静宜身上过去，到了闵德厚身上，又从闵德厚身上过去，到了尹浩然的自行车上。哪一个人都不是它的源头，每一个人都是它经过的一段。

◆九、放回日子里

那本台账，汤静宜后来没有改掉，二十六个勾还在那一页上。

她在后面加了一栏，自己画的，栏头写着：“这个月，他和谁多连上了一根线？”

第一个月，她写：活动室的椅子。第二个月写：尹浩然，自行车链条。第三个月写：修理角，七户。

覃立新看了，说：“这一栏上面又不考核。”她说：“我知道。”

你日子里也有许多二十六个勾：该打的电话打了，该回的消息回了，该去的场合去了。这些都要紧，它们是护栏。

可是下次打完勾，不妨多问一句：这件事做完，有什么东西重新动起来了吗？

如果有一个人，你已经很久只和他说“都好”，那条线也许就断在某个说得出的地方。找到它，不必推得很猛。推一小下，然后等一等。

也许那条断掉的线，就断在你自己身上。你有一样手艺、一个爱好、一个老朋友，好些年没碰了。它们不是坏了，是那条连着它们的路，在某一年从中间断了。找一件最小的事，让它们重新动一下。

善不是你手里攥着的一条规矩，是从你身上经过、让别人身上重新有了力的那一下。

带 走 的 话

善不是一套守住的规矩，是推着断处重新连上、让卡住的日子接着往下走的那股力。

> **两 行 小 账**
>
> · 规则、结果、品格几路把善写成可以拥有的名词，关上了“善往哪里推”这扇门；本书把善读成动能，打开了“方向、速度、轨迹”这扇。
>
> · 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在二十六个勾打满、有人说“流程都走到了，没问题”的那一刻。

想 一 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扇越关越紧的门？它是从哪一条线断开的？
2. 你最近一次帮人，是推了一小下，还是替他把事全做了？
3. 你守着的某条规矩，当初是为了让什么继续下去？它现在还在托着那件事吗？

第 20 章

美＝势能：网络的吸引

这一章的问题：麦克风坏了，台上只剩鼓和贝斯绕了四分钟，一屋子人却没一个走开，拉住他们的美到底是一股什么力？

◆一、没有人走开的四分钟

星期二晚上，厦门沙坡尾一家小 livehouse，台下只有二十三个人。

外面在下小雨，避风坞里的渔船一条挨一条，灯在水面上晃。livehouse 原来是一间冷库，墙上还留着几道管子的印子。工作日的晚上，来的多是附近的熟面孔。

卓家豪二十七岁，在一支独立乐队里弹贝斯，白天在一家琴行教小孩弹吉他。乐队成立五年，出过一张自己掏钱录的专辑，卖了三百多张。

他十七岁开始弹贝斯。那时候同学都抢着弹吉他，吉他响，站前面，有独奏。贝斯没人要，他就拿了。弹久了才明白，贝斯在乐队里最不显眼，台下的人常常听不出它在哪里；可它一停，整首歌就散了架，鼓找不着地，人声飘在半空。

第三首歌唱到一半，主唱温蔓的麦克风没声了。

她拍了两下，还是没声。调音师在后面手忙脚乱地换线。台下有人掏出手机，有人往吧台那边看。

鼓手许乐天没有停。他把鼓点收薄，只留底鼓和踩镲。卓家豪跟上去，把原来的贝斯线拆开，只剩四个音，一遍一遍地绕。

没有旋律，没有歌词，只有一个低音和一个鼓点咬在一起往前走。

一分钟过去，掏出手机的人把手机放下了。两分钟过去，前排一个穿格子衫的女孩开始跟着点头。吧台边上坐着一位六十来岁的阿伯，是附近老船厂退休的

庄永泉，常来，平时只喝一瓶啤酒就走。这时候他的手指在吧台上敲着，敲的正是踩镲的反拍。

到第四分钟，整间屋子在同一个地方吸气，在同一个地方落下。卓家豪抬头看了一眼，二十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走开。

线接好了。温蔓重新开口，那首歌唱完，掌声比平常大得多。

散场以后，温蔓在后台说："刚才那四分钟，比我们练了半年的那几首都好。"

许乐天说："那叫什么好？就是一个律动。"

卓家豪没说话。他把贝斯装进琴包，手指还有点麻。他知道那四分钟里自己弹得并不好，有一处还慢了半拍，是许乐天的鼓点等了他一下，才又咬上。

他想起去年录专辑的时候，录音师把每一拍都对齐到网格上，一点不差。那张专辑他听了很多遍，每一拍都准，听着却像一张照片。今晚那四分钟，鼓点有快有慢，他自己也弹错了一个音，屋子里的人却被拉成了一个整体。

坐轮渡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今晚美的到底是什么？不是旋律，那四分钟根本没有旋律。也不是技术，他弹错了一个音。

美的，好像是那一下：一屋子互不相识的人，被同一股力拉进了同一张网里。

前两章讲真和善，说真是内能，是一句话经得起拆的那份难拆；善是动能，是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的那股力。这一章讲美。本书的候选说法是：美是势能，是一张网对人的吸引与拉扯。

讲清这一句之前，照例要把前人对美的几种说法写足。

◆二、美在高处的说法

西方讲美，绕不开柏拉图。

他在《会饮》里借一位女先知第俄提玛之口，讲过一道美的阶梯。一个人先爱上一个美的身体；然后看出，一切美的身体里有同一样东西。再往上，爱上灵

魂的美，爱上习俗与制度的美，爱上学问的美。最后，在阶梯的顶端，忽然看见美本身。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一切美的东西之所以美，都因为分有了它。

推着人一级级往上走的，是爱欲。在希腊语里，这个词叫 eros。

这一路对在哪里，本书要先写足。

第一，它看见了美是一股拉力。

美不是摆在那里让你看一眼就完的东西。美会拉你，让你不满足于眼前这一样，想往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一个孩子听到一段好听的琴声，第二天就吵着要学琴，这就是那股拉力。

第二，它看见了美和爱连在一起。

柏拉图不把美讲成冷冷的欣赏，他讲成一种被吸引、被牵着走的经历。美在他那里，是爱的对象，也是爱的动力。

第三，它看见了美能把人往上带。

阶梯的每一级，都比前一级连得更广。从一个人，到许多人，到人的灵魂，到人们一起定下的制度，到人人都能分享的学问。美越往上，网越大。

这股拉力后来流进了中世纪的神学。托马斯·阿奎那讲美，常被转述为三个条件：完整、比例、光辉。一样东西各部分齐全、彼此相称，又有一种光从里面透出来，人就觉得它美。完整和比例，说的是结构；光辉，说的是那份把人引过去的明亮。

所以柏拉图的阶梯，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人在走。许多诗人、画家、修道的人，都在他的这几页里认出了自己。

◆三、美在判断里的说法

到了近代，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把美从天上挪回到人的判断里。

他说了几件极细的事。

第一件，美带来的愉悦是“无利害”的。你觉得一朵花好看，和你想不想摘下来卖钱、想不想吃它，没有关系。美不同于有用，也不同于好吃。

第二件，美的判断“无概念而普遍”。你说“这朵花美”，不是先拿一条标准去量它；可是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又暗暗要求别人也同意。你不会说“这花对我来说美”，你说的是“这花真美”，好像人人都该这么看。

第三件，美的东西有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看上去像是被安排过的，处处合适，可你说不出它是为了什么而合适。

他还说，美的愉悦，来自想象力和知性在我们身上的一场自由游戏。两种能力谁也不压着谁，碰在一起，刚刚好。

这一路对在哪里？

它守住了美的独立。美不是道德的装饰，也不是好处的包装。康德之后，艺术有了自己站得住的地方。

它还说中了一件极要紧、又常被忽略的事：美会要别人一起。

“你听，这一段好听吧？”人碰到美的东西，第一个反应常常是拉一个人过来。康德说审美判断要求别人同意，他用的词是“共通感”。这正是美那股拉力的一个侧面：它不肯只停在一个人身上，它要往外拉。

那晚散场的时候，前排那个格子衫女孩走过来，对卓家豪说的第一句话是：“刚才那段，我录下来了，我要发给我朋友听。”

二十世纪的杜威，从另一头补了一笔。他在《艺术即经验》里说，美不先在博物馆里，先在日子里。一件活干得圆满，一盘棋下到终局，一顿饭吃得尽兴，这样的经验有起头、有展开、有收束。它是“一个经验”，美就在这种完满里。博物馆里的艺术品，是这种日常完满被拿出来、被单独供起来的样子。

杜威对在把美放回了生活，放回了做事的过程。卓家豪那四分钟，不在任何博物馆里，正是一段有起头、有展开、有收束的经验。

◆四、美在“和”里的说法

中国的传统讲美，常常不单讲美，是和善、和乐、和人连在一起讲。

《论语》里有一段，孔子评两套古乐（《论语·八佾》）。评舜时的《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

评周武王时的《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

美和善，在孔子这里可以分开，也应当合在一起。一首曲子可以极美，却不够善；最好的，是两样都到。

孔子还说过一个人成长的次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人从诗里被唤起，在礼里站稳，到乐里才长成。乐不是成长之外的点缀，是成长的完成。

后来的《乐记》把这层意思讲得更透。它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让人分出长幼、亲疏、上下，各安其位；乐让人合在一起，彼此亲近。礼是把人排开的那一股，乐是把人拉拢的那一股。它还说，"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一路对在哪里？

它看见了，美是把人合起来的力。

一屋子人在同一个地方吸气，就是《乐记》说的"同"。卓家豪那四分钟，没有人讲道理，没有人立规矩，二十三个人却合成了一个整体。乐把人拉在一起，这件事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写得很清楚。

庄子还有一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美不靠说出来，它在那里，拉着万物。

各宗教传统里，也都有美的位置。

《创世记》第一章，每创造一样，经文都说"神看着是好的"。到了第六日的末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 1:31）

这个"好"，希伯来文是 tov，既有"好"，也有"美"的意思。在这一章里，美不是创造之后另加的装饰，是创造本身被看见时的样子。诗篇的作者说，他一生所求的，是"瞻仰他的荣美"（诗 27:4）。

厦门本地也有一种极老的美，和本章有关，后面要细讲：南音。老人们围坐着弹唱，一曲要唱很久。它被不少人称作中国音乐的"活化石"。

几种说法放在一起，有一处是共同的：美都在拉人。柏拉图的美拉人往上走，康德的美拉人要别人一起，孔子和《乐记》的美拉人合在一起，经文里的美拉人去瞻仰。

◆五、它们各自停在哪

先看柏拉图。

他停在阶梯的顶端。

那股拉力，他看得极准；可他把拉力的来源，安放在一个不生不灭、先在那里的“美本身”上。一切美的东西被它拉着，它自己却不动，也不被任何东西拉。

这样，美就成了一个点，而不是一张网。人一级级往上爬，最后要离开身体、离开具体的人，去看那一个点。那四分钟里，拉着二十三个人的，是屋子里的一个鼓点、一个低音、彼此的呼吸，没有一样在屋子之外。柏拉图的阶梯，越往上，离那间屋子越远。

这不是说柏拉图看轻了屋子里的美。阶梯的头几级，正是一个个具体的身体、具体的人。他的停处在于：头几级被当成了要离开的台阶，而不是网本身。本书把方向反过来看，美不在阶梯尽头，美就是那张越织越大的网；往“上”走，其实是往“宽”里走。

再看康德。

他停在判断者的身上。

美在他那里，落在一个人的想象力和知性怎样配合上。“共通感”说出了美要别人一起。可它被当作判断的前提，假定人人都有，不是一张在屋子里被拉出来、又会散掉的网。

“无利害”一说，也有一个停处。它守住了美的独立，却也容易把美和日子隔开：美成了站在一旁观看的事。那个格子衫女孩的点头、庄永泉手指的反拍，都不是站在一旁看。他们是被拉了进去。

再看杜威。

他把美放回了日子，这一步本书全收下。可他的“一个经验”，多半落在一个人的经验上：一段经验完满了，美就在了。一屋子人怎样被同一股力拉进同一段经验，经验散了以后，那张网还剩下什么，他没有记账。

再看孔子和《乐记》。

这一路离本书最近。乐是“同”，是把人合起来的力，这几乎就是本章要说的。本书要补的，是三件它没有细算的事。一是这股合起来的力从哪里来。二是合起来以后，人能不能再走出去。三是一种同样能把人合起来、却不是美的东西，要怎样分辨。

这最后一件，是几路说法都没有正面处理的。

美在拉人，可拉人的不只是美。

一场煽动人心的集会，场面极其壮观，几万人在同一个地方吸气。一条十五秒的短视频，配着一段抓耳的音乐，让人一刷就是两个钟头。一种打扮、一种生活方式，被拍得极好看，让人借钱也要买下来。

它们都在拉，拉得有时候比美还用力。

如果美只是拉力，就分不出这些东西和那四分钟的差别。柏拉图有阶梯的方向来分，康德有“无利害”来分，孔子有“尽善”来分，这几样都有道理。可本书要的，是一条能在能量账上看得见的分界。

至于各宗教传统里的美，本书不说它停在哪里。这里只记下它和本章相通的那一点：美是被看见的好，它把人拉向那一位，也拉向人与人之间。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六、美是一张网的拉力

本书的候选说法是：美，是势能。

势能在这套书里也有固定的意思：纠缠的结构网络对一个点的吸引与拉扯。一个新的符号能不能结晶、往哪里结晶，看周围那张网把它往哪边拉。它是场，有三样东西：连接、次序、结构。

第五条升维命题的第三段，就是这一句：美＝势能，网络的吸引与拉扯。

把它展开，美有三个样子。

第一，美拉人进的是一张网，不是一个点。

那四分钟里，拉住二十三个人的，不是哪一样东西，是一张网。鼓和贝斯咬在一起的那个律动；每一个人跟着点头时，和旁边的人对上的那个拍子。还有庄永泉手指敲出的反拍，卓家豪弹错的那个音被许乐天的鼓点接住的那一下。网有连接，有次序，有结构。人被拉进去，就成了网上的一个结。

贝斯在乐队里的位置，几乎就是势能的样子。它很少被单独听见，它做的事是把别的声音拉在一起：鼓落在哪里，和弦往哪边走，人声靠着什么站住。卓家豪十七岁拿起贝斯时并不知道这些，十年弹下来，这件事压进了他的手指。

所以美的经验，常常带着一种"不只是我"的感觉。你看一幅画看得出神，不是你和画两个点对着，是画里的线、色、光，和你身上的记忆、呼吸、心跳，织成了一张网。

第二，美里有落差，所以它会让人动起来。

势能要有落差才做功。美的那一下，常常带着一点意外：你以为是这样，它偏偏是那样，而那样比你以为的更对。那四分钟之所以拉人，正因为它和人们来livehouse时等着的"一首歌"对不上：没有旋律，只有律动。

这一点落差，把人从原来的位置上往网里拉。被拉的人，常常想做点什么：想学一样乐器，想去一个地方，想给谁打一个电话，想把一件事做得更好。美的势能，在人身上转成了动能。

第三，美托住结晶。

这套书一路说过：符号只能在托得住它的场里结晶。一个孩子学琴能学成，靠的不只是她自己练。还要靠一屋子愿意听她弹的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曲子、一位老师的耳朵。这张网，就是美的那一面。它让新的东西有地方落下。

这样看，美、善、真就接上了。美的网把人拉进来，这是势能；人在网里动起来、重连起来，这是动能；动着动着，有些东西压实了，成了经得起拆的结，这是内能。

这股拉力在不同的尺度上，样子不同，结构一样。

在一个人身上，美是一首歌让你第二天想去学琴。在一个共同体里，美是一个南音社、一支乐队、一条老街，把一群互不相识的人拉成一圈。在一个文明里，美是几百年传下来的曲子、字体、建筑、节庆。它们像一张极大的网，托着一代代人在里面结晶出自己的东西。

三个尺度上，冒牌的美也是同一种形状。一个人刷不停的屏幕，一个圈子只许一种审美，一个时代只剩一种被供起来的好看。股数和拉力大小不同，账是同一本。

接下来，就是那条分界。

拉人的不只是美。美和它的几个冒牌货，差在哪里？

本书给的分界，还是“可返回”这三个字，只是这一回用在网上。

美把人拉进一张网，人在网里的连接变多了：和别人连上，和世界连上，也和自己连上。而且这张网是敞着的，人可以走出去，走出去以后再回来，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东西。

冒牌的美，把人拉进一个漏斗。人越往里走，连接越少：先是和身边的人断了，然后和自己的日子断了，最后只剩下他和那一样东西。而且漏斗是收口的，进去容易，出来难，出来的时候身上少了东西。

一场好的音乐会散场，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去，一路上还在说刚才那一段。一条刷了两个钟头的短视频关掉，屋子里常常只剩一个人，和一阵说不出的空。

前一种是网，后一种是漏斗。两种都在拉，方向相反。

这里要公道：短视频不必然是漏斗，集会也不必然是煽动。许多短视频让人学会了一道菜，找到了一个失散的同乡；许多集会是一群人在灾难之后彼此托住。分界不在形式，在被拉之后，人是连得更多、还能回来，还是连得更少、回不来了。

这条分界，和孔子的“尽善”也接得上。

孔子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传统注疏多解作：《武》乐写的是以征伐得天下，声容极盛，德性却不及舜的揖让（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朱熹《论语集注》）。照本书的读法：一股拉力很强，却不朝着让发生继续的方

向，就是美而未善。美离开了善，拉力就可能朝着漏斗去。美离开了真，拉力就成了包装，拉人进一张一碰就散的网。

这一说法怎样才算错，也要写在这里。

如果查下来，被各个传统公认为美的东西，普遍让经历它的人连接变少、回不来，“美＝势能”就要修改。如果那些让人连接变多、还能回来的经历，被各个传统普遍判为丑，也要修改。每说一处“这里有落差”“这里拉成了一张网”，都得先在材料里独立指出来。

◆七、美也会固化

美是势能，势能也会固化。美固化以后，最常见的样子有两种。

第一种，是美被定成一个模子。

一张脸怎样才算好看，被一套滤镜定了下来：眼睛多大，下巴多尖，皮肤多白。照着这个模子修过的照片，一张张都很好看，好看得一模一样。

模子本身也在拉人，拉力还很大。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每天对着这个模子看自己，越看越觉得自己的脸不对。被拉进去以后，她和镜子里的自己，连接反而变少了。这一张网，只朝一个方向收口。若这份“不对”压得久了、重了，就不只是好不好看的事；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这就是美在对象端的固化：一种好看被供了起来，成了不许走样的偶像。偶像也在拉人，可它拉人是为了让人去合它，不是为了让人连上什么。

第二种，是美在一个人身上压死。

有些人年轻时被一种美深深打动过：一首歌，一部电影，一种曲风。后来，凡是和它不一样的，一概听不进、看不下。“现在的歌都不叫歌。”这句话说出来，网的门就关上了。

这是美在自我端的固化。它不缺拉力，缺的是回来的路：当年那张网拉他进去了，他却再也不肯被别的网拉一下。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守着一种老的美，不等于固化。

南音一曲要唱半个钟头，唱法、曲目、座次，几百年来变得很少。这是守，不是死。分辨的办法，还是那条：看它还拉不拉新的人进来，进来的人还能不能走出去、再回来。一种老的美，若还在拉新的人，还让新的人在里面长出自己的东西，它就是一张活的网，守得越久，势能越厚。

美离开了真，会变成包装；离开了善，会变成漏斗；离开了它自己的可返回，就变成了偶像。

下面这张小表，把美和它的几种冒牌货并排放。

	拉人的样子	被拉以后连接	能不能回来	回来时身上
美	拉进一张敞着的网	和别人、世界、自己都连得更多	能，常常还想再来	多了东西
漏斗	拉进一个收口的地方	越来越少，只剩自己和那一样	难，常被硬拽出来	空了一块
包装	拉进一张一碰就散的网	看着很多，其实是假的	能，可是很失望	少了一份信任
模子	拉人去合一个样子	和自己的连接先断	难，越合越不像自己	少了自己
压死的旧爱	只被一种美拉着	别的网一概不进	不肯	什么也没多

◆八、真善美与信望爱

到这里，这一编的三章可以合起来看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末了，写下一句许多人能背的话：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这套书一路把这三样读作三种能量：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详见书一）。这一编又把真善美读作同样的三种能量。两组放在一起，就对上了。

信与真，同是内能。

信不是不许怀疑，是经得起怀疑。两个老朋友之间有过一场误会，说开了，这份信比误会之前更结实，因为它被拆过，又压了回去。真也是这样，第 18 章已经讲过：真是一句话被放进许多次对不上，拆过又压回，攒下的那份难拆。

望与善，同是动能。

望是总在路上的那股力。一个人病着，望不在于他确知明天会好，在于他今天还肯起来走几步。善也是这样，第 19 章已经讲过：善是推着断处重新连上、让卡住的日子接着往下走的那股力。没有望，善推不动；没有善，望只是一个空着的方向。

爱与美，同是势能。

爱是一张网，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美也是这样：美把人拉进一张网里，让人和别人、和世界、和自己连上。人们说“爱美之心”，又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两句俗话在本书的读法里，说的是同一件事。被一张网拉着的时候，人会看见美；看见美的时候，人已经被一张网拉着了。

保罗为什么说“其中最大的是爱”？

释经传统里有过一种极有分量的读法，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里就这样讲过：将来信要变成眼见，望要得着实现，唯有爱常存不息。这一读法本书敬重，不拿来比高下。

本书只在自己的账上补一种读法，作为参考：势能是场，场托着粒子，也托着波。没有一张网的拉力，信结晶不了，望也没有地方去。爱托着另外两样，所以最大。这只是从能量账上看的一种读法，不替代任何释经传统。

三样之间，还有一层关系，比一一对应更要紧。

这套书一直用一条原理：三样东西里，任何一样都是另两样的函数，而且不是简单相加；任两样起了冲突，就会逼第三样变化，再回写到前两样。真善美之间，也是这样。

真与善起冲突，逼出美。

一位医生要告诉病人一个很坏的消息。照实说，是真；可照实一说，病人也许当场就垮了，这不善。两样卡在那里，谁也让不了。

能解开这个结的，常常是第三样：一种说法的美。找一间安静的屋子，让家属在旁边坐着，先问病人想知道多少。话说得慢一点，说完了把手放在他肩上，再一起说下一步。这些都不改变消息本身，可是它们织出一张网，把病人拉进去，让他在网里接得住那句真话。真没有被改，善也没有被丢，是美被逼了出来。

善与美起冲突，逼出真。

一条老街要改造。改得方便、亮堂，是善；老街原来的样子，骑楼、石板、几十年的招牌，是美。两样一冲突，常常吵成“保”和“拆”两派。

吵到后来，往往要逼出一件真事来：这条街原来到底靠什么拉人？查下去，有时候发现，拉人的不只是骑楼的外墙，更是骑楼底下那些开了几十年的小店、在门口剥花生的老人。这一层查清了，改造才有了一条站得住的路：外墙可以修，人要留。

真与美起冲突，逼出善。

一场追悼会上，悼词写得极美，把逝者写成了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坐在下面的家人知道，他一辈子脾气很坏，也做过伤人的事。悼词的美和他真实的一生对不上。

能接住的，是第三样：一种让在场的人能接着活下去、接着和逝者连着的说法。也许是一句“他脾气不好，可是那年发大水，他一个人把半条街的老人背上了楼”。这句话不完美，却又真又美，它让在场的人和逝者之间那条线没有断，还能往下走。

三个例子放在一起，看得出一件事：真善美不是三把各自量东西的尺子。它们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一根松了，另两根就被拉紧，逼着那一根重新长出来。

只讲真的人，容易冷；只讲善的人，容易急；只讲美的人，容易飘。日子里那些让人记一辈子的时刻，常常是三样同时在场。一句真话，带着一股往前推的善意，用一种把人拉拢的方式说出来。

这一层，对应着信望爱。只有信而无望，信会凝成石头；只有望而无爱，望会变成一个人的赶路；只有爱而无信，爱拉得住人，却托不住重量。

下面这张表，把这一编的三章并排放。

	第 18 章	第 19 章	第 20 章
能量	内能	动能	势能
价值	真：经得起拆	善：让发生继续	美：网络的吸引
信望爱	信	望	爱
信息的形态	符号（粒子）	逻辑（波）	数学（场）
三样特征	稳定、整体、独立	轨迹、速度、黏性	连接、次序、结构
日子里的样子	一座复查了三十年的桥	一个修理角	没有人走开的四分钟
固化以后	只许信、不许拆的教条	只剩打勾的空转	只进不出的漏斗
缺了它	一阵风就散	一切停在原地	冷，谁也拉不住谁

◆九、南音与贝斯

那个星期二之后，卓家豪想起了外公。

外公生前是中山路附近一个南音社的老社员，弹三弦。卓家豪小时候每个星期天下午被带去，坐在一张竹椅上，听一群老人一曲唱半个钟头。他嫌慢，嫌听不懂，常常睡着。上了中学，他再也没去过。

外公说过一句话，他当时不明白：“南音不看谱，看人。”

他翻出外公留下的一张旧名片，按上面的地址找过去。南音社还在，搬到了一栋骑楼的二楼。

楼梯很窄，扶手被摸得发亮。屋里摆着几排旧藤椅，墙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匾，还有几张黑白合影。他在一张合影里找到了外公，坐在第二排，怀里抱着三弦，表情很严肃。屋角一个电热水壶咕噜咕噜响，桌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芭乐和一壶铁观音。

那个星期天下午，屋里坐了十几个人，大多是老人。正中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手里拿着拍板，她是唱的人。她的一边坐着七十八岁的洪添福，横抱着琵琶。另一边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龚子谦，吹洞箫。还有人拉二弦、弹三弦。

曲子一起，卓家豪就对不上了。

这条缝，他自己说得出来。五年来，他耳朵里的“律动”，是一格一格对齐的网格：一拍就是一拍，快一点慢一点都是错。可是南音的拍子是活的。唱的人一口气拉长，琵琶就等；她一换气，洞箫就从缝里钻出来接上。他试着在心里数拍，数了三遍，三遍都数乱。

他身上那个压了五年的“律动就是对齐”，碰上了眼前这一屋子人的呼吸。两样对不上。

唱到一处长音，阿姨的声音、龚子谦的洞箫、洪添福的琵琶，从三个方向慢慢靠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落下。坐在后排打盹的两位老人，同时抬起了头。

那一下，卓家豪认出来了。和沙坡尾那四分钟，是同一种东西：一屋子人，被同一张网拉了进去。

散场的时候，他问洪添福：“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进？”

洪添福笑了：“听她喘气。”

他又问：“这曲子多少年了？”

洪添福说，这首曲子他的师父教给他，师父的师父教给师父，再往上，他也说不清了。

这张网，比卓家豪那支乐队老得多。它的拉力，是许多代人一口口气压出来的。

接下来三个月，他每个星期天都去。

这是动能。他先只是听，后来带着贝斯去，插上一个小音箱，音量开到最小，坐在角落里跟。头几回，他总是抢拍，洪添福也不说他，只是弹到那里，抬眼看他一下。他慢慢学会了不看谱，看阿姨的肩膀：肩膀一沉，气就要换了。

他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没有人请他，没有人付钱，乐队那边排练也紧。他说不清，只知道每回走下那道窄楼梯，耳朵里都还留着那一屋子的呼吸，回去弹贝斯，手底下会松一点。

有一个下午，他跟上了一整曲，一次都没抢。阿姨唱完，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点了点头。

这时候，他身上那个“律动就是对齐”熔开了。重新结晶的，是另一句：律动是听别人喘气。

这三个月的经历，显出了一个会听别人呼吸的他。

回到乐队，他把那四分钟的律动重新拿出来，和许乐天、温蔓一起改。贝斯线不再锁死在网格上，留出几处缝，让鼓和人声在缝里呼吸。他请龚子谦来吹了一段洞箫。这首歌，他们给它起名叫《换气》。

这是内能的一面。《换气》在排练室里拆了十几遍：许乐天说这里拖了，温蔓说这里没地方唱，龚子谦说洞箫的音不能这样借。每一回拆，它都在一道说得出的缝上让开，改完又压紧一层。

真、善、美在这首歌上，都留下了痕迹。

它要经得起拆。他们把它拿到南音社去，弹给那群老人听。一位老人说，洞箫那一段借得不像南音，像笛子。他们回去又改了一回。

它让发生继续。南音社那年多了四个年轻人，都是听了《换气》以后跟着来的。洪添福开始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专门教年轻人认谱。

它把人拉进一张网。《换气》第一次在沙坡尾演，是一个星期六。台下来了五十多个人，比平常多了一倍，有乐队的老听众，也有几个跟着龚子谦来的南音社年轻人。洞箫一起，屋里先是静了一下，好几个人往台上探头，像是没想到这样的地方会听见这样的声音。

庄永泉坐在老位置，手指在吧台上敲着反拍。南音社的阿姨也来了，坐在前排，听到洞箫那一段，跟着轻轻哼。

就在这时候，另一股拉力也来了。

乐队的朋友简嘉禾帮他们管社交账号。他说：“这一段太好了，我剪成十五秒，配上'老人家都听哭了'，保准爆。”

他没有恶意。他说得也许没错，那样剪确实能拉来很多人。

卓家豪想了一个晚上。

那十五秒能拉人，可它把人拉向哪里？拉向一个点开、看完、划走的动作。南音社那群老人，在那十五秒里成了一个标签。被拉来的人，和那间骑楼二楼、和那一屋子的呼吸，一根线都连不上。

那是一个漏斗的形状。

最后他们发了整首歌，没有剪。下面附了一行字：南音社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在某某骑楼二楼，欢迎去听。

点开的人少了很多。可是那个月，南音社又多了两个人。

简嘉禾后来也去了一回南音社。他坐在藤椅上听完一曲，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剪不了。"

◆十、放回日子里

你日子里也有许多拉着你的东西：一首歌，一部剧，一个地方，一个人，一种打扮，一个刷不停的屏幕。

它们都在拉，美和它的冒牌货，一开始常常分不清。

下次被拉住的时候，可以在事后问自己三件事。

被拉的这一段里，我和别人连得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我还能走出来吗？走出来的时候，是自己愿意走，还是被硬拽出来、心里空了一块？

回来以后，我身上多了什么，还是少了什么？

连得更多、还能回来、回来时多了点东西，那多半是美。

连得更少、回不来、回来时空了一块，那多半是一个漏斗，哪怕它包装得再好看。

这三问不必问得很重。听完一场音乐会，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是不是还想给谁打个电话，说说刚才那一段。刷完一个钟头的手机，放下的时候，看一眼屋里，看一眼窗外，是不是觉得和它们隔远了一点。答案往往已经在身上了，只是平常没有停下来听。

还可以再问一句：这份美，有没有让我想去做点什么？想学一样东西，想去见一个人，想把一件事做得更好。美的势能，常常会在人身上转成动能。一样东西看了只让你想再看，不让你想去做任何事，它的拉力多半只朝着它自己。

美不一定在远处。它可能在一间二十三个人的小 livehouse 里，在一栋骑楼的二楼，在一个老人等着另一个人换气的那半秒里。

那个星期二晚上之后，卓家豪自己也换了一种听法。在地铁上，在菜市场，在琴行里那些小孩一遍遍弹错的地方，他会先听一听。这里有没有一张网，在把人往一起拉。

这一编到这里讲完了。真是经得起拆，善是让发生继续，美是网络的吸引。三样不是三把尺子，是三种力；它们彼此托着，也彼此逼着，一样起了冲突，就逼出另一样来。

带 走 的 话

美不是高处的一个点，是一张网把人拉进去、让人连得更多又还能回来的那股力。

两 行 小 账

· 柏拉图把拉力安在网外的一点，康德把它落在判断者身上，关上了“美把人拉向哪里”这扇门；本书把美读成势能，打开了“网还是漏斗”这扇。

· 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在把四分钟的律动剪成十五秒、配上一个现成标签的那一刻。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被什么东西深深拉住？那一段里，你和别人是连得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2 你日子里有没有一样“好看”的东西，进去容易、出来难？

3 你碰到过真话和善意卡在一起的时候吗？那一回，是什么样的说法让两样都没有丢？

第 七 编

符号伦理与文明方向

编 序

这一编三章，从“是什么”走到“该怎样”。一套讲发生的说法，如果说不出人该怎样对待发生，就只讲了一半。这一编从一个灶台讲起，走到一个文明，最后落回一个人的一生。

第 21 章从一张写着“不可改”的卤汁方子讲起，引出三条符号伦理：不供奉、不白拿、不独占。第 22 章把账放大到文明：三个晚上生成六百多张图，一张也说不出为什么；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珍贵。第 23 章回到一位七十岁的老师面前：几箱教案烧掉还是封存，之外还有第三种活法：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这一编攒下的，是人站的位置：站在那份不能代付的力上。做出一样东西可以越来越便宜，让它长进一个人身上，从来没有便宜过。第八编再把整套书放上秤，看它自己怎样才算错。

第 21 章

三条符号伦理

> 这一章的问题：一张写着“不可改”的老卤汁方子，改不改，用不用别人做好的料包，教不教给徒弟，该凭什么来定？

◆一、收摊后的一张旧纸条

星期四晚上九点，大巴窑一个小贩中心里，灯一排排熄了。

聂秀芬四十九岁，卖卤面。摊子是公公龚德茂在八十年代开的，她嫁进来那年接手，到今天二十三年。她把锅刷干净，把塑料凳叠起来，最后才去撕灶台上方那张纸条。

纸条是公公手写的卤汁方子。字是圆珠笔写的，油烟熏成了褐色，用透明胶带贴了又贴。上面写着几钱五香粉、几勺生粉、几点下蛋花，最后一行是“不可改”。

她没有撕下来。她只是看着它。

这个星期有三件事，凑在同一个晚上。

第一件：五香粉换了。用了三十年的那家小作坊关了门，新买的那一包味道冲，照纸条的分量下，卤汁发苦。老客人吃了一口，没说话，第二天没再来。

第二件：手机上有一条信息。是冯老板发的。他给好几个摊位送货，说他们的中央厨房做好了卤汁包，一包一锅，加热就能用。他还说：“味道跟你家的一样，每天早上省你三个钟头。”

第三件：邝子轩又来了。他二十二岁，理工学院毕业，在她摊子上帮了两个月工。他想学，想将来自己开摊。他问能不能把方子拍下来。她没答应，也没说不行。

这三件事，表面上是三件生意上的小事。

本书要说，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三个面。一张纸条该不该照写不改；一包别人做好的卤汁，接过来算不算你的手艺；一个方子该不该教出去。三问合在一起，就是本章要讲的三条符号伦理。

先把三条摆出来：

不供奉：别把一个结晶当成不许再碰的东西。

不白拿：别把别人压好的包，当成自己的结晶。

不独占：别把托住结晶的那张网，收进自己一个人的口袋。

前面几编讲的是符号怎样发生、怎样固化、怎样熔开，又讲了真、善、美各对应哪一种能量。那些都是“是什么”。本章要问的是“该怎样”。一套关于发生的说法，如果说不出人该怎样对待发生，它就只讲了一半。

◆二、三道老戒，各守一角

这三条不是新话。人类很早就立过类似的戒，各自守住了其中一角。先把它们对在哪里写足。

第一道戒，守的是**“不供奉”**。

十诫里有一条：

>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 20:4）

这一条的力量，在于它防的不是“拜错了神”，而是“把神做成了一件东西”。一件东西有形状、有边界、放得进神龛，人就可以守着它、擦它、给它上供，从此不必再被它改变。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一再回到这一条。他们看见的危险是：人拜的那尊像，是自己手里的木头和金子。可人却把它当成在自己之外、在自己之前的东西。

这一戒很深。它在三千年前就看见了最危险的一种固化：把一件自己参与做出来的东西，当成先在的、不可碰的。

许多个世纪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佛教讲了一个筏子的比喻。《金刚经》说：

> 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

佛的教法像一只筏子，过河要用，过了河就不该再扛在背上走。连佛法都要放下，何况别的。这个比喻从另一头说起：它不只防假的偶像，连真的教法也防。真的东西，一旦被扛着不放，也会变成负担。

再往后，到了 1620 年，英国的培根写《新工具》，列了人心里的四种“偶像”：种族的、洞穴的、市场的、剧场的。这四种，第 6 章已经一条条讲过。

培根对的地方，是他把偶像从神龛上搬进了人的脑子。他看见，人供奉的不只是木像，还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行话、自己信奉的理论体系。

第二道戒，守的是**“不白拿”**。

荀子《劝学》有一段话，分了两种学：

>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小人之学呢？“入乎耳，出乎口”，耳朵进、嘴巴出。荀子说，口与耳之间不过四寸，这么短的一段路，怎么能让一个七尺之躯变得更好。

这段话准得惊人。它说的“著乎心，布乎四体”，就是一样东西要沉进身上，要走过一段长路，要花力气。它说的“口耳之间四寸”，就是一样东西只是经过了你，没有在你身上停下来。

两千年后，康德写《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开头就说：启蒙，是人走出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康德举了几个例子。有一本书替我有理智，有一位牧师替我有良知，有一位医生替我定饮食，那我就用不着自己费力了。他说，只要付得起钱，就不必思考，别人会替我做这份烦人的工作。

康德把这种状态叫作“懒惰与怯懦”。他给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孔子的说法更有分寸：“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接别人的不自己想，会迷糊；只自己想不接别人的，会危险。这一句同时防住了两头：白拿是一头，闭门造车是另一头。

康德对的地方，是他看见了“现成”的诱惑。别人替你想好的东西，最大的好处是省力，最大的代价也在省力。

第三道戒，守的是“不独占”。

1813 年，杰斐逊在给麦克弗森的一封信里，谈发明能不能归一个人所有。他打了一个比方：从我这里接过一个想法的人，得到了教益，我的却一点没少。就像他就着我的蜡烛点亮他的蜡烛，他得了光，我也没有变暗。

这个比方说出了想法与面包的不同。一块面包你吃了我就没了，一个想法你拿去了我还在。所以想法天然地该流通。

一百多年后，社会学家默顿在 1942 年的一篇文章里总结科学的几条规范。其中一条，他叫作“公有”：科学发现属于整个共同体。发现者能得到的，主要是承认与名誉，而不是对发现本身的占有。牛顿的定律不归牛顿家族所有。正因为谁也不独占，后来的人才能站在前面的人肩上。

中国的老话更早：“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这三道戒，加起来已经很完整：别供奉，别白拿，别独占。古人各守一角，守得都不差。

◆三、它们停在同一个地方

可是这三道戒，都停在了同一个地方。

它们都把那样东西，当成了先在的、现成的东西。

先看十诫。十诫禁的是偶像，可它的前提是：有一位真神在那里，偶像是假的替身。所以禁偶像的办法，是把假的拿走，留下真的。这在信仰里有它完整的道理，本书尊重这份道理。

这个传统自己也看见过更深的一层：真神的符号，会不会也被供奉成偶像？摩西照神的吩咐造过一条铜蛇，几百年后，以色列人向它烧香，希西家王就把它打碎了，称它为“铜块”（王下 18:4）。本书在这份警觉上只补一笔账：一段经文、一套教义、一个仪式，本来是信的人与神之间一次次发生沉下来的刻痕；它们为什么同样会被扛在背上、不许再碰，戒律本身没有去算。

佛的筏喻连真的教法也要放下。佛教在别处讲执取，讲得极细，那是从心上讲的。筏喻这个比喻本身，讲的是“什么时候放下”；放到符号这一头，筏子为什么一开始扛得起来、后来又放不下，它没有算这笔账。

培根的四偶像，停得最清楚。第 13 章说过他停在哪里：清除了偶像，人心就该像一面平整的镜子，照出自然本来的样子；可那面“平整的镜子”，本身也成了一种要被供奉的东西。

放到伦理上，这一层还要再往下说一句。最会清点偶像的人，也最容易把自己那张清单供起来。一张清单写成了，就有人守着它，不许添一行、不许改一个字。到那时，用来防供奉的东西，自己成了被供奉的。

再看第二道戒。

荀子说“著乎心”，康德说“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两人都对。荀子还多走了一步：第 5 章讲过他的“真积力久则入”，学要一层层积，要用力，要久，这一层他说出来了。可是落到“白拿”这件事上，两人都停在了同一处。荀子靠的是“性恶”之后的礼与学，康德靠的是每个人都有的理性。积进去的到底是什么，省掉的又是什么，两人都没有把它算成一本能量的账。

于是“不白拿”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品德：勤奋的人自己想，懒惰的人等别人喂。品德可以劝，却算不出为什么。为什么别人想好的东西，到你身上就是不行？省下的那份力，到底省掉了什么？

第三道戒也停在这里。杰斐逊的蜡烛，默顿的公有，都把想法当成一件已经做好的东西：做好了，就该拿出来大家用。他们讲的是成品该归谁。

可是一个想法能不能被别人点亮，不只看它放不放出来，还要看接的人身边有没有那张网。同一盏烛火，递到一个四周全是风的地方，点不着。独占最深的形式，往往不是把成品锁起来，而是把托住结晶的那张网收起来。师父教给徒弟方子，却不让他进厨房；公司公开了论文，却不开放数据和设备；一座城有图书馆，却不让某些人进门。

三道戒合起来看，停下的地方是同一个：它们都在管成品，没有管发生。

供奉，被当成对一件真东西的错误态度。白拿，被当成对一件好东西的错误取法。独占，被当成对一件公东西的错误占有。东西都在那里，问题只出在人的态度上。

这样看，三道戒都有它们答不了的三个问题。

为什么供奉明明那么费力，人还是愿意供？为什么省下来的那份力，恰恰就是不该省的那份？为什么把成品全摊开了，别人还是学不会？这三问，如果只从态度上找答案，只能说“人心软弱”“人性懒惰”“人都自私”。话不算错，可是说完了，事情没有变。

本书要换一个起点。如果符号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一次次压缩出来的粒子，三道戒就不只是态度问题。它们是能量问题。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四、第一条：不供奉

先回到本书对符号的说法。

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压缩要付能量，压得越多、越密，连接度越高，越难拆开。这是好事。一个家传的方子，一条做人的规矩，一套用了几十年的说法，都很结实。那是因为很多人、很多年一次次付了力，把它压进去的。

可是“可返回”三个字是边界。正常的压缩，能被新的对不上解开，再压一次。解不开了，就是固化。

供奉，就是把一个本来可返回的结晶，变成不许返回的东西。

供奉的人并不轻视那样东西，恰恰相反，他太看重它了。他擦它、护它、替它挡住一切对不上。问题就出在“挡住”上：新的对不上来了，它碰不到那块结晶，结晶也就没有机会再被压一次。它从此不再长，只是被保存。

这里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能量账。

供奉也要花力气，而且常常花得很多。可是这份力，花在了保护上，没有花在重连上。一家人为了守住一个规矩，要吵架、要瞒、要假装没看见，力气用得

一点不少。可是没有一分用在“让这个规矩重新对上今天的日子”。动能没有变成新的连接度，只是变成了围墙。

举一个家常的例子。

很多人家的年夜饭有一套固定的菜。外婆在的时候，八道菜一道不少，每道都是她的手艺。后来外婆走不动了，厨房换了人，菜做不出那个味道，有人提议少做两道、换两道孩子爱吃的。马上有人反对：“外婆定下的，不能改。”

那一桌菜，本来是一个活的符号。它是外婆几十年里，一次次在钱少、人多、孩子挑食这些对不上里压出来的。每一道菜都有来历：这道是那年买不起肉想出来的，那道是某个舅舅小时候爱吃才加上的。它稳定，因为外婆每年都在回写它。

“不能改”那一刻，它被供了起来。从此每一年的年夜饭，都是在复制一份照片，不是在做一顿饭。吃的人越来越少，做的人越来越累，可是谁也不敢说。

不供奉，不是说要把八道菜全换掉。外婆的菜内能很高，经得起拆，这正是它的好。不供奉的意思是：让今天的对不上能碰到它。让新掌勺的人去试，试出哪一道能守住、哪一道守不住，守不住的就熔开，按今天的人、今天的手，重新压一次。

这时候被守住的那几道菜，比供起来的八道更真。

本书第六编讲过，真不是和一个先在的东西相符，而是经得起拆。供奉的反讽就在这里：它想守住一样东西的真，却恰恰让它失去了被检验的机会。一个从来不许被拆的东西，你不知道它结不结实，只知道它被护得很严。

偶像的真正问题，不是它太结实，是它不让人试它结不结实。

供奉也会发生在自我那一端。

“我就是这样的人”，是最常见的一尊自我之像。“我脾气急”“我不是读书的料”“我们家的人都不会说软话”，这些话起初多半也是结晶。

某一段日子里，一次次被碰、被逼，压出了这样一个自己。它当时是在回答一个真问题。可是一旦它被说成“就是这样”，新的对不上来了，它就不再让自己被碰。别人说“你那天其实挺耐心的”，回答是“那是例外”。

这就是石心的样子：缝还在，日子还在提醒，那个自我符号却不肯回写。它不是没有力气，它的力气全用在了挡上。

检验：三个问题。

不供奉可以检验。对你身上、家里、单位里任何一件“不能动”的东西，问三问：

1 说得出它的来历吗？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如果你只知道“一直是这样”，说不出它当初在回答什么，它多半已经被供起来了。

2 写得出它的熔开条件吗？拿一张纸，写下“在什么情况下，我愿意让它改”。写得出来，它还是可返回的。一条也写不出来，它就不再是一个符号，是一尊像。

3 最近一次它被碰到时，你在做什么？是去看那条缝，还是去堵那条缝？堵的力气越大，供奉越深。

这三问都能在事前做，不必等到它出事之后再回头去说。

◆五、第二条：不白拿

第二条从另一端说起。

符号要在一个人身上结晶，这个人得自己付动能。别人压好的包，在压它的人那里是结晶；递到你手上，你没有拆，没有重压，它在你身上就只是信息。

白拿，就是把别人压好的包，当成自己的结晶。

要先说清楚：不白拿，不是什么都不接。

人一生用到的符号，绝大多数是别人压好的。语言是祖先压好的，乘法表是数学家压好的，过马路看红绿灯是城市压好的。如果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压，你一辈子也压不出一张乘法表。接过别人的包，是人类得以累积的办法。

问题不在接，在接过来之后。

一个包接到手上，有两种去向。一种是放进口袋，用的时候拿出来照着念。另一种是拆开，看它里面是怎样压的，用自己的日子去碰它，碰出对不上，再自

己压一遍。前一种，包还是别人的。后一种，同一样东西，在你身上又发生了一次。

举一个每天都有的例子：导航。

很多人开车或走路，天天靠手机导航。同一条去公司的路，走了三年，导航一断，还是不认得。路走过上千遍，按理说早该结晶在身上了。

可是每一次，判断都由导航做了：前面左转，下个路口直行。你付的只是转方向盘的力，没有付“认路”的力。认路的动能，是在路口犹豫、走错、折回、记住那家便利店在拐角那一边。这些都被省掉了。

导航是一个压得极好的包。它在做地图的人那里、在算路线的机器那里，都是结晶。在你身上，三年过去，它还是一个包。

这不是说不该用导航。陌生的城市、赶时间的早上，它是很好的场。白拿的问题只在于：你以为自己认得那条路了，其实认路的那一份，你一次也没有付。

今天还有一种更普遍的白拿，是收藏。

很多人的手机里，存着几千条“干货”：读书笔记、理财攻略、育儿要点、职场金句。每一次点收藏，都有一种轻轻的满足，好像那样东西已经归自己了。可是收藏夹里的东西，绝大多数再也没有被打开过。点收藏那一下，是把一个包放进口袋的动作；它给出的满足感，恰好让人不必再去拆。

收藏本身没有错，它像一个仓库。错在把仓库当成了身体。

再看荀子那句话。“入乎耳，出乎口”，耳朵进嘴巴出，中间四寸。本书可以给这四寸一个能量上的说法。从耳到口，信息只是经过，没有一处被拆开重接，也就没有一处建起连接度。“著乎心，布乎四体”，是同一个东西走了一条长路，一路被身体、被日子、被做错的事一次次压，最后才成了你的。

康德讲“勇气”，本书讲“账”。康德说，懒和怯让人不肯自己想。这话对。可是很多白拿的人既不懒也不怯，他们只是太忙，忙到每一个包都来不及拆。所以只劝勇气不够，要看见账：省下的那份力，正是结晶本来要用的那份力。省下了，结晶就没有发生。

白拿还有一面，是对别人的。

一个包里装着压它的人付过的动能。你拿过来，当成自己的，说是自己想出来的，这就把那份动能的来历抹掉了。署别人的名字，是在账本上还原那份力是谁付的。抄袭不只是“不诚实”。它把一段发生的历史改写成了另一段，压包的人在符号的来历里消失了。

所以不白拿有两层：对自己，接过来的包要自己拆开重压；对别人，没有拆开的包，不说是自己的。

检验：三个问题。

不白拿可以用粒子的三判据来检验。拿一个你自以为“会了”“懂了”“有了”的东西，问：

1. 合上它，说得出来吗？ 不看原文，用自己的话把它整个讲一遍。讲得零零碎碎、要看提示才拼得起来，它在你身上还不整体。
2. 换一个地方，用得上吗？ 离开它原来出现的那本书、那个视频、那个人，放到你自己的一件事上，它还立得住吗？立不住，它还不独立。
3. 它在你这里碰过一次对不上吗？ 你有没有哪一次，因为它跟你的日子不合，而停下来想过？一次也没有，它还没有被你压过。

三问都过，那个包才算在你身上又结了一次晶。过不了，也不丢人，只要别把它记在自己的账上。

◆六、第三条：不独占

第三条，讲的是场。

符号结晶，要有势能托着。势能是那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同伴、师父、工具、语言、一间可以犯错的厨房。没有这张网，对不上再大，动能再足，也结不出东西，只会散成一锅粥。

独占，就是把托住别人结晶的那张网，收进自己一个人的口袋。

杰斐逊和默顿说的独占，主要是成品的独占：一个想法、一项发现，不让别人用。这当然是独占。可是还有一种更深、更常见的独占，不锁成品，锁的是网。

举一个家里的例子。

很多人家里，有一个人是“总管”。水电煤怎么交，保险单放在哪里，哪个账户扣什么钱，老人的药在哪家医院开，热水器坏了找谁修，都只有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往往辛苦，也往往不是故意的。事情一开始是图方便：一个人管比几个人管省事。

可是年复一年，这张家务的网，全收在一个人身上。其他人不是不想学，是根本没有机会碰。从来没有人让他们去交一次费、打一次电话、处理一次扣错了的账。没有碰过，就没有对不上；没有对不上，就什么也结晶不了。

有一天总管病了，或者出了远门，一家人才发现，自己在自己家里像客人。

这就是网的独占。成品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家里的账交了”。网是私有的——只有一个人站在那张网里，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被对不上逼过、压过、长出过本事。

不独占，就是让网开着。

这里有一个分寸，必须说清。不独占，不是把包白送出去。

如果总管把一切写成一份清单，发到家庭群里，说“都在这里了”，网就开了吗？没有。那份清单是一个压好的包。其他人收到了，没有人去拆，还是不会。不独占和不白拿在这里相碰：开放的是场，不是包。

开场的意思，是让别人站进网里，有机会自己碰一次、错一次、压一次。下个月的水费，让孩子去交；热水器下次坏了，让另一个人打电话；你在旁边，不替他做，只在他卡住的时候托一下。这比发一份清单慢得多，也累得多。可是只有这样，那张网才真的不止一个人在用。

工作里的独占也一样。一个部门里，某套报表“只有老员工会做”；一个实验室里，某台设备“只有师兄会调”；一家公司里，某个客户“只有销售总监搞得定”。成品都在流通，网却锁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请一次假，事情就停。

社会上有一种很聪明的折中，叫专利。一个发明人公开他的发明，换来一段年限内的独占；年限一到，大家都能用。这个设计对的地方，是它承认了发明人付过的力，也承认了想法终究该流通。

可是从场的角度看，专利公开的主要是说明书。说明书是一个压好的包。读得懂、做得出那项发明的人，靠的不只是说明书，还有工厂、设备、师傅、试错的预算。这些网，专利制度没有管，也管不了。年限到了，包是公的，网常常还是私的。

这种独占常常被说成“经验”或“不可替代”。从那个人自己的处境看，这也是一份安全感。本书不把它说成恶意。可是从场的角度看，它让一个本该很多人在里面结晶的地方，只剩一个人在结晶。

检验：三个问题。

1. 你离开一个月，这件事还会有人在里面长出本事吗？ 不是“还能不能照做”，而是“还有没有人能在里面遇到新问题并自己解决”。
2. 你开放的是成品，还是那张网？ 你给出去的，是一份答案、一份清单、一张照片，还是一个能让别人犯错的位置？
3. 有没有人，因为你关着门，连对不上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问最难，因为被关在门外的人往往不出声。去看看你身边，谁从来没有碰过那件事。

◆七、三条其实是一份账

把三条放在一起看，它们不是三条互不相干的规矩。它们守的，正好是符号发生要用的三种能量。

不供奉守的是内能。一个结晶的连接度，只有在被允许拆的时候，才看得出它有多结实。供起来的东西不是更结实，是不再被量。

不白拿守的是动能。结晶要付的那份力，必须由结晶的人自己付。白拿省掉的，正是这份力。

不独占守的是势能。结晶要有一张网托着。独占收走的，正是别人的那张网。

本书第六编提出过一个候选说法：真对应内能，善对应动能，美对应势能。如果那个说法成立，这三条伦理就各有一个更大的名字。不供奉，是让真留在可检验的地方；不白拿，是让善落在付力的人身上；不独占，是让美的那张网，能把更多的人拉进来。

这三条还会互相牵制。只守一条，往往会出错。

只守不供奉，什么都要拆，什么都不信，动能全耗在拆上，没有一样东西被重新压起来。那不是清醒，是另一种疲惫。

只守不白拿，什么都要自己从头来，连别人递过来的网也不肯站进去。这看起来很独立，其实是在拒绝势能，等于在另一头违背了不独占。

只守不独占，把一切成品都摊开、都送出去，以为这样就是开放，结果是让别人白拿。

三条要一起守。这和符号三角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两条起了冲突，都会逼第三条出来调停。

不供奉与不白拿冲突时，问的是一个老规矩要不要拆、谁来拆。答案常常在不独占那里：让更多的人站进来试，让试过的人来定。不白拿与不独占冲突时，问的是教不教、怎样教。答案常常在不供奉那里：教的不是一个不许改的成品，是一个可以被徒弟重压的结晶。

本书第 19 章说，善是让发生继续的力，恶是固化与切断。三条符号伦理可以看作那句话落到手上的样子。不供奉，是不让发生在一个结晶上卡死；不白拿，是不让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被省掉；不独占，是不让发生在一张网的边上被切断。

下面这张表，把三条摊开。

	不供奉	不白拿	不独占
守的是哪一种能	内能：连接度要能被量	动能：力要由结晶的人付	势能：网要让别人站得进
违背时的样子	偶像、石心，“不能改”	“看过了”“我有”，口耳四寸	“只有我会”，网收在一个人身上
对象端的病	方子、制度、经典被供在神龛	包被当成自己的成果	成品流通，网私有
自我端的病	“我就是这样的人”，拒绝回写	以为会了，一碰就散	别人没有对不上的机会
守过了头	什么都拆，动能全耗在拆上	什么都自己来，拒绝别人的网	把包白送，让人白拿
一个检验问	写得出它的熔开条件吗	合上它，说得出、用得	你离开后，还有人在里面

	不供奉	不白拿	不独占
		上吗	长本事吗
古人的一戒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筏喻	入乎耳，著乎心	蜡烛点蜡烛；天下为公

这张表有一个地方要提醒。第五行“守过了头”，不是为了显得周全才加的。很多伦理只讲“不要做什么”，不讲“做过了头会怎样”，结果守戒的人一路守成了另一种固化。三条符号伦理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过头处，守的时候要同时看着另外两条。

◆八、从一个灶台到一座城

三条伦理不只管一个人。本书第三编讲过，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符号发生走的是同一份账。三条伦理在大的尺度上，样子会变，账不变。

不供奉，在制度上的样子，是给规则写好熔开条件。

有些法律在立的时候，就写明几年后自动失效，除非重新审议通过，人们叫它“日落条款”。有些单位的规章，规定每隔几年必须拿出来逐条重看。这些做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一条规则立下来，是一次结晶；可是从一开始就说清楚，它在什么时候要重新对一次账。

一个从来没有写过熔开条件的制度，并不因此更稳。它只是把拆它的时刻，推迟到了出事的那一天。

不白拿，在共同体里的样子，是署名与学徒。

署名在账本上写明，这份力是谁付的。学徒制在网上留出一段路，让新来的人自己付力。一个行业如果只剩署名，不剩学徒，后来的人只能拿包；如果只剩学徒，不讲署名，压包的人就在来历里消失。两样都要有。

不独占，在文明的尺度上，是公共的场。

公共图书馆、开放的博物馆、能让外行进去试一试的工坊、可以借用的实验设备、公开的数据，都是这样的场。它们的意义，不在于存着多少成品，而在于

让很多原本站不进网的人站了进来。一座城有没有不独占的伦理，不看它产出了多少知识。要看它让多少人，有机会在里面碰到对不上。

这三样在大尺度上同样会过头。规则写了熔开条件，却每年都在拆，人就无所适从。署名做得太细，人人只顾护住自己的名字，网反而关上了。公共的场开得太宽，只摆成品、不留犯错的位置，进来的人还是只能白拿。

一座城和一个灶台，账是同一本。

◆九、回到聂秀芬的灶台

回到那个星期四晚上。

那三件事，后来是怎样走下去的，本书照着发生的次序讲。

先是那张纸条。

那天晚上她没有撕，也没有照着继续下。第二天收摊后，她给婆婆打电话，问这张方子是哪一年写的。婆婆在电话那头想了很久，说："你没看见中间那一行吗？"

她回去把纸条揭下来，对着灯看。中间有一行字被涂掉了，涂得很用力，可还看得出原来是另一个分量的生粉。婆婆说，九十年代初，用惯的那个牌子的生粉没有了。公公换了一种，卤汁老是稀。他折腾了快两个月，天天早上四点起来试，最后改了分量，把旧的涂掉，在底下加了"不可改"三个字。

"他是怕你们乱改，"婆婆说，"他自己是改过的。"

那张纸条，本身就是一次熔开和再结晶留下的刻痕。"不可改"三个字，是公公在结晶那一刻压上去的封口。他那一辈人的意思，也许是"这一次压得很辛苦，别轻易毁了它"。传到后来，它被读成了"永远不许碰"。

一张方子是怎样被供起来的，就在这一行涂改和三个字之间。

这一次的对不上很清楚，事前就能指认：五香粉换了，照旧方下就发苦，老客人尝得出来。缝在那里，不必等事后去找。

接下来的两个多星期，她每天早上提早一个钟头到。新的五香粉，她减到旧分量的三分之二，又加了一点八角，卤汁不苦了，可是香气浮在面上。她再调，

再试，让熟客尝。有一位每天来吃的老伯说，第十一天那一锅，“差不多了，还差一点点”。到第十六天，他没说话，吃完又要了一碗。

她在纸条下面另贴了一张小纸，写上日期、新的五香粉牌子和分量，还写了一句：“换货就要重新试。”旧纸条她没有扔，“不可改”三个字她也没有涂。她只是让它不再是最后一行。

然后是冯老板的卤汁包。

她要了两包来试。说实话，味道不差，比她第一个星期的苦卤汁好得多。省三个钟头，对一个四十九岁、每天站十二个小时的人，不是小事。

她试了两包之后，看出了一件事：那一包卤汁是固定的。今天骨头熬得浓一点，明天天气潮一点，后天猪肉换了一家，它都不会变。而她自己的那一锅，每天早上都要跟当天的骨头、当天的湿度、当天的火对一次账。这每天一次的对账，正是那份手艺还活着的地方。

她没有因此把冯老板拉黑。她说，哪天她病了、手伤了，可以用他的包撑一撑，摊子不至于关门。只是那几天，她会在招牌下面挂一块小牌子，写明“今日卤汁外购”。

那块小牌子，是不白拿最朴素的样子。包可以用，账要写清楚：那几天的卤汁，是冯老板的结晶，不是她的。

最后是邝子轩。

他第三次问能不能拍方子时，她把两张纸条都揭下来给他看。那一行涂改，婆婆讲的故事，她也一起讲了。然后她说：“拍吧。拍了也没用。”

她让他从下个星期起，早上五点来。第一个星期，他只看。第二个星期，他自己下一锅，她在旁边，不说话。那一锅稠得像糨糊，她倒掉了，没有骂他。第三个星期，他问她为什么今天的骨头要多熬二十分钟。她说：“你自己尝尝昨天的汤和今天的汤。”

邝子轩手机里有那两张纸条的照片。可是到他能下出一锅老客人吃得下去的卤汁，是第七个星期的事。那七个星期，是他自己付的。

隔壁摊卖印度煎饼的拉玛妮看见了，有一天跟她说：“你这样教，他将来开摊，就是抢你的客人。”

她想了一下，说：“我公公也是这样学的。”

拉玛妮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独占是有代价的。邝子轩将来要是在两条街外开一档卤面，她的老客人里，总会有几个去试一试。这一份代价，她心里是算过的。

婆婆后来在电话里说，当年公公也是在别人的摊子上帮了好几年工。那位老师傅姓什么，她已经记不得了。她只记得公公说过，人家让他早上四点进厨房，从来没有赶过他。

这是她那段时间说得最长的一句话里，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半：方子不是她的，是一张网上的一个结。网是公公、婆婆、几十年的老客人、换过的生粉和五香粉一起织出来的。她能做的，是让下一个人也站进来。

2020 年十二月，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很多人担心的，是摊主老了没人接。

从三条符号伦理看，接不接得上，不只看方子有没有写下来、有没有拍下来。写下来、拍下来，只是包。接得上的地方，是网有没有开着。要有一个年轻人，能在一个真的灶台边，被真的骨头、真的客人逼着，自己压出一锅来。

那几个星期，没有谁一下子想通了什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转折。是一张旧纸条、一包卤汁、一个来问的年轻人，一起显出了一个新的她。她不再只是守着摊子，摊子在她手里继续发生。

◆十、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也有一张“不可改”的纸条。

它可能是一个家规、一套做事的流程、一句你从小听到大的话。它也可能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说法：“我就是不会理财”“我就是脾气急”。今晚可以试一件小事：给它写一行熔开条件。写不出来，就先去问问它的来历，它当初是在回答什么。

你手上也有很多别人压好的包。挑一个你最常说“我知道”的，合上它，用自己的话讲给一个外行听。讲得卡住的地方，就是你还没有付的那份力。

你身上也收着一张网。想一想，有没有一件事，家里或单位里只有你会。下一次，别替别人做，让他自己做一次，你在旁边托着。

三件事都不大。符号伦理不在大处，在一张纸条、一个包、一个让别人站进来的位置上。

带 走 的 话

结晶可以珍惜，不可供奉；别人的包可以接，要自己拆开再压；网要开着，开的是场，不是包。

两 行 小 账

· 古人的三道戒管的是成品：别拜假像、别偷懒、别私藏；本书把它们换成发生的账，守的是内能、动能、势能三样。

· 一张“不可改”的纸条，本是一次熔开后的结晶；把封口读成“永远不许碰”，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件等着被保存的东西。

想 一 想

1 你家里或单位里，哪一样东西最“不能改”？你写得出它的熔开条件吗？

2 最近一个你说“我会了”的东西，合上它，你能讲给一个外行听吗？

3 有没有一件事只有你会？下个月，谁可以在你旁边做一次？

第 22 章

AI 时代：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珍贵

> 这一章的问题：三个晚上生成了六百一十二张好看的图，导师只问一句“哪一张是你的”，他为什么一张也答不上来？

◆一、六百一十二张图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凌晨一点，合肥一所大学的宿舍楼里，只剩几扇窗还亮着。

蒋一帆二十三岁，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大四。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开着一个文件夹，名字叫“三河·门”。文件夹里有六百一十二张图。

这是他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他自己定的：画肥西三河古镇的门。他外婆家在三河，他小学每个暑假都在那里过。题目报上去，导师季松年说好，让他先出一批草图。

他用了三个晚上。三个晚上，生成了六百一十二张。粉墙，黛瓦，木门，铜环，石阶上的青苔，雨后的反光，晨雾里的灯笼。每一张都很好看，好看得可以直接做海报。

下午的开题讨论上，他把其中四十张投到屏幕上。同组的同学都说好。季松年看了很久，问了一句话：

“这六百张里，哪一张是你的？”

他愣住了。

他想说“都是我的”，提示词是他写的，挑选是他做的。可是话到嘴边，他自己也不信。他又想挑一张最好的说“这张”，可是挑哪一张呢？第三十七张和第二百零五张，他其实分不太清。它们一样好，也一样不像任何一扇他见过的门。

季松年没有批评他。他只是说：“下周你带三张来，每一张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

凌晨一点，蒋一帆坐在那六百一十二张图前面，一张也说不出为什么。

这一晚的对不上，事前就摆在那里，不必事后去找。他带来的想法是：图好看，作品就成了。导师的那一问，是另一样东西：一张图要能被追问，追问之后还立得住。前一样，他用三个晚上就有了六百多份。后一样，他一份也没有。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个晚上的账。只是本章要把它放大，放到整个文明的尺度上去看。

生成一张图、一段文字、一份方案的成本，这几年降到了从前想不到的低。可是有一样东西的成本没有降：一样东西在一个人身上结晶，要付的那份力。前一样越便宜，后一样就越显得贵。

本章的标题，就是这一句：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珍贵。

这句话很容易被听成一句抱怨，好像是在说“机器让人变懒了”。本章不是这个意思。抱怨的话，每一次新技术来的时候都有人说，说完了，日子照样往前走。本章要做的是记账：在一个文明里，哪一本账变了，哪一本账没变，人站在哪本账上。账记清楚了，抱怨就用不着，该做什么也就清楚了。

这也是上一章三条符号伦理在文明尺度上的一次应用。不白拿，在一个人那里是一条伦理；在一个生成几乎免费的文明里，它成了一个文明能不能继续结晶的条件。

◆二、每一次复制变便宜的时候

这不是人类第一次经历“做一样东西突然变便宜”。每一次，都有人担心，也都有人看对了一部分。先把他们对的地方写足。

第一次，是文字。

第 3 章讲过《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说的那个埃及故事。塞乌斯把文字献给国王塔穆斯，国王不收。他说文字会让学的人灵魂里生出遗忘，仗着外面的记号，显得博学，其实没有学到。

这段话常被当作笑话：柏拉图自己就是用文字把它写下来的。可是笑过之后，要承认它看准了一件事。记号写在外面，不等于东西长在里面。读过，不等于学会。

今天的生成，又往前推了一格。文字至少要有一个人先写下来；生成出来的那一段，连先写的那个人都没有。外面的记号多到这个地步，“显得博学”就更便宜了。

第二次，是印刷。

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昇造了泥活字，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里记了这件事。约四百年后，欧洲的古腾堡做出了金属活字印刷，到 1450 年前后，他在美因茨的印刷坊已经开工。一本书的复制成本，从一个抄书人几个月的手工，降到了印刷工坊里的一小部分。

书多了以后，欧洲也有学者抱怨书太多、读不过来、好书被坏书淹没，伊拉斯谟、格斯纳都留下过这样的话。抱怨是真的，可是印刷没有让人变笨。它让更多的人能站进一张从前站不进的网里。后来的科学、宗教改革、现代教育，都和这张变大的网有关。

第三次，是照相。

1839 年，银版照相法在巴黎公布。一张逼真的肖像，从画家几个星期的工作，变成几分钟的曝光。

当时有人认为绘画完了。诗人波德莱尔在 1859 年的一篇沙龙评论里，对摄影侵入艺术很不客气，说它该回去做科学与艺术的仆人。可是后来的事情是：绘画没有死，它变了。既然逼真已经便宜了，画家身上剩下的、不便宜的东西，就显了出来——一个人的眼光，一种看光的方式，一次不可替代的落笔。

第四次，是机械复制的整个时代。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 3 章也讲过：原作有它的“此时此地”，他叫它“灵韵”，复制让它消散。本雅明对的地方，是他看见了：复制改变的不只是数量，还改变了一样东西被经验的方式。

第五次，是信息本身变便宜。

1971 年，经济学家西蒙说过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信息的丰富，造成了注意力的贫乏。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所以信息越多，注意力越稀缺。

西蒙对的地方，是他把稀缺的位置从“供给”挪到了“接收”。信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能接住它的人。

中国古人也讲过复制不了的那一份。

第 5 章讲过《庄子·天道》里的轮扁：他砍了一辈子车轮，“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嘴里说不出，也教不会儿子，于是说桓公在堂上读的，是古人的糟粕。那一章看的是手艺走哪几条线迁移。这里只取它在今天读来格外清楚的一层。一样东西写得下来、传得出去的那一份，和它在一个人手上、心里长成的那一份，不是同一份。后一份，说不出，也递不过去。

还有一位，不谈技术，谈成本。

1966 年，经济学家鲍莫尔与鲍温写过一本关于表演艺术经济困境的书。他们讲了一个后来很有名的观察：两百年前演一首弦乐四重奏，要四个人、差不多的时长；今天演，还是要四个人、差不多的时长。工厂里的生产率翻了不知多少倍，四重奏的生产率一点没变。

结果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工资上涨，四重奏相对地越来越贵。人们后来把这叫作“成本病”。鲍莫尔对的地方，是他看见了：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暴涨，会让另一个不能涨的部门显得昂贵。

这几位放在一起，已经说出了今天局面的大半。外面的记号不等于里面的学会；复制变便宜会让网变大；逼真便宜了，眼光就显出来。复制会让灵韵消散；信息多了，注意力就少了；能提速的部门暴涨，不能提速的部门就变贵。

◆三、他们停在哪里

可是这几位，各自停在了一个地方。

柏拉图停在记忆。 塔穆斯担心的是遗忘，他把“里面的东西”想成记忆。可是记忆只是结晶的一种样子。一个人背得出一首诗，未必那首诗在他身上结过晶；

一个人背不全一首诗，那首诗也可能已经改写了他看月亮的方式。柏拉图看见了外在记号的危险，却没有说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是怎样长出来的。

印刷的历史停在网。 书多了，网变大，这是真的。可是网变大，只是势能变大。站进网里的人，还是要一个一个自己付力，才能在网里结出东西。印刷让站进来的人多了，没有替任何一个人付那份力。

波德莱尔那一代人停在“逼真”。 他们以为摄影威胁的是绘画的手艺。后来证明，摄影拿走的只是绘画里本来就可以被机器做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是什么，他们没有一个名字。

本雅明停在原作。 第 3 章已经说过，他把灵韵记在对象那一端。生成式 AI 给这句话添了一个新证据：只看对象端，一张生成的图和一张手绘的图，挂在墙上，有时根本分不出来。差别不在墙上那张纸的此时此地，在那张纸背后，有没有一个人付过力，有没有一样东西在那个人身上结过晶。灵韵不只在对象端，也在人那一端。

西蒙停在注意力。 他说稀缺的是注意力。这只对了一半。注意力是接收的条件，接收不等于结晶。一个人可以全神贯注地看完一段讲解，看得很投入，合上电脑什么也没留下。接住和长出，是两件事。

轮扁停在“糟粕”。 他看准了手上的那一份递不过去，于是把写下来的那一份说成了糟粕。可是书并不是糟粕。书是一张网，是后来的人能站进去的场。桓公读书读不出车轮来，不是因为书没用，是因为他只读，不砍。轮扁看见了结晶不能被转交，却没有看见：网虽然不能代替结晶，却能托住结晶。

鲍莫尔停在劳动时间。 四重奏贵，是因为它要四个人的时间。他的账算的是工时，没有算工时里压进了什么。四重奏之所以没法提速，不只因为它要四个人在场。听的人也要在场，要付自己的时间，被拉进那张网，在那一个钟头里被改一点。

这些停下的地方，指向同一处：他们都在看外面那样东西的成本，没有看里面那一份。

每一次复制变便宜，便宜的都是外面的那一份：记号、书页、影像、信息、文字。里面的那一份——一样东西在一个人身上被拆开、重接、压成粒子——从来没有变便宜过。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四、生成这本账掉到了零

本书的说法，从第 3 章立过的那个区分接着往下算。第 3 章站在碑林里，把它叫作复制之账与结晶之账，看的是复制成本一路下降，两本账怎样一点点松开。本章看松开以后的那一步：生成把前一本账掉到了近乎零，整个文明的价钱跟着重排。

一样东西的发生，要记两本账：一本记在做出它的地方，一本记在接住它的人身上。

第一本账，是生成的账。一张图、一段文字、一份方案，从无到有，要花电，要花算力，要花写提示词的那几分钟。这本账，这几年降得很快。从前一位插画师画一张古镇的门，要一两天；今天机器出一张，几秒钟，电费不到几分钱。

第二本账，是结晶的账。那张图要在一个人身上变成他的，要他看得懂它为什么是这样。他要能说出它哪里好、哪里不好，能拿它去和下一张比，能带着它去画别的东西。这要他自己付力：要看，要比，要错，要回到现实里去对一次，要把一些连接拆开再接上。这本账，没有降。

两本账不能互抵。机房里省下的电，一度也转不到人的身上。机器替你生成了六百张图，你身上要结晶一张，该付的那份力，一分不少。

本书前面几编讲过，符号结晶要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这三样在两本账上的分布，正好可以摊开来看。

生成那一本账上，势能极大。机器背后，是人类几千年留下的文字与图像织成的一张网。这张网把无数的门、无数的瓦、无数的光影连在一起，排出次序，拉出形状。机器付出的，是电和计算，是在这张网里一步步往下走。

可是结晶那一本账上，动能必须由结晶的人付。势能可以借，网可以是别人的、机器的、整个文明的；动能借不来。内能，也就是连接度，只能建在付了动能的那个人身上。

所以，生成的成本降下去，结晶的成本没有动，两者的比例就变了。

这就是文明尺度上的能量账重排：做出一样东西越来越便宜，让一样东西长进一个人身上，相对地越来越贵。

鲍莫尔的四重奏，在这里换了一个样子。生成那一个部门，生产率涨了千百倍。结晶这一个部门，生产率一点没涨，也涨不了。每一个人要学会一样东西，还是要付差不多那么多的力，就像四重奏还是要四个人、一个钟头。于是结晶相对地变贵了。

变贵的意思，不是它要花更多的钱，是它在整个文明里的位置变了。

第 3 章那张表的最后一列，写到“只剩那个带着缝来的人”就停了。这一章要接着问：一个文明里只剩这些人在付结晶账的时候，学校、单位和行业，该拿什么去认出他们？本章后半，就是在答这一问。

从前，一张好看的图是稀缺的，因为生成它很难；能画出好看的图，就证明了一个人身上有东西。今天，好看的图到处都是，“好看”本身不再证明任何人身上有任何东西。能证明的，只剩下结晶：这张图被追问时，有没有一个人在它后面答得上来。

这里还有一层，在文明的尺度上才看得见。

生成的东西会回到网里去。今天机器生成的文字和图像，明天会被放上网，成为后来的机器学习的材料。

第 3 章提到过那项“模型崩溃”的研究（Shumailov 等，2024 年发表于《自然》），第 10 章又把它放进尺度之间的回写里看过：网在吃自己的产出，少见的、不规则的东西先丢。这里只从文明的账上再看一眼。

网里的每一个结，本来都是某个人在某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背后有一处现实的墙。生成的结，背后没有墙。网里没有墙的结越来越多，网就越来越像蒋

一帆那六百一十二张图。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平均，越来越不像任何一扇真的门。

所以，一个文明需要人身上的结晶，不只是为了那个人自己。那张大网要保持和现实对得上账，也要靠一个个人不断把新的、带着墙的结晶放回去。

下面这张表，把历次复制变便宜的账摆在一起。

那一次	变便宜的是什么	没有变便宜的是什么	当时的担心	后来稀缺转到了哪里
文字	把话留下来	话在一个人身上长出来	人会遗忘，只有智慧的外表	读得进、想得透的人
印刷	一本书的复制	读完一本书并被它改变	书太多，好书被淹没	会挑书、会读书的人
照相	逼真的肖像	一种看光的眼光	绘画会死	画家的眼光与落笔
机械复制	一件作品的副本	在场的经验	灵韵消散	现场、手作、原作的来历
网络与搜索	找到一条信息	接住并用上它	注意力被耗尽	能分辨、能专注的人
生成式 AI	做出一份像样的成品	让它在一个人身上结晶	人会被替代、会变懒	结晶：能被追问而不散的东西

这张表的最后一列，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走向。每一次，稀缺都从“外面那样东西”往“里面那个人”挪了一步。到了生成式 AI 这一次，外面那样东西——像样的成品——几乎不再稀缺了。稀缺挪到了最里面：结晶本身。

◆五、人站在哪三个位置

账重排之后，人在哪里？

本书的回答是：人站在三个位置上——对不上的承担者，动能的支付者，结晶的地方。 这三个位置的一般论证详见书四，本章只看它们在文明尺度上意味着什么，例子另取。

第一个位置：对不上的承担者。

对不上，是两张网拉扯同一处，出现了落差。落差是一切新东西的起点。那么，谁来承担落差？

承担落差，要有两样东西：一个会撞到墙的现实，一个会被撞疼的自我。机器有一张巨大的网，可是它不会在凌晨一点坐在宿舍里，被导师一句话问住。它不会因为一张图不像外婆家的门，而在心里不安。今天的机器，没有一段要自己过下去的日子。

这并不是说机器永远不可能有。本书第三编把机器称为第四种尺度：它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的是对不上与动能。它将来能不能有自己的对不上，要看它能不能有持续的记忆、要付代价的行动、会失败的现实。这个问题开着，本书不替它关上。可是在今天，承担对不上的，仍然是人。

在文明的尺度上，这意味着一件事：问题的来源，比答案的来源更值钱。

答案可以被大量生成。一个真的问题——一处真的落差，一面真的墙——只能从某个人的日子里长出来。一个文明里，有多少人还在撞墙、还愿意把撞墙的地方说出来，关系到这个文明还有多少新东西能发生。

第二个位置：动能的支付者。

落差有了，还要有人付力，把连接拆开、重接。这份力，只能由结晶的那个人付。

在文明的尺度上，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给什么计价，就会得到什么。如果一个社会只给成品计价——交了多少份报告、出了多少张图、写了多少字——它就是在奖励生成，而生成已经几乎免费了。这样的计价，等于在付钱请人不付力。

一个行业里，这种重排已经看得见。拿翻译来说，机器给出一份像样的初稿，已经很便宜了。可是一份译稿要真能用，还是要有一个人去对账。

对的是这几样：这句话在原文的语境里是什么口气，这个术语在这一行里通行的说法是什么，这段话译出来，读的人会不会误会。初稿的价钱降了，对账的那一份没有降，而且越来越显得要紧。译者的位置，从“把话译出来”，挪到了“替一份译稿担保”。

担保，就是站在它后面，被追问时答得上来。

反过来，一个社会也可以给“付过力的痕迹”计价。一个人能不能讲出他为什么这样做，能不能在被追问时不散，能不能把一样东西带到新的地方去用，都是结晶的痕迹。给它们计价的社会，学校、单位、行业都要重新排一遍：考核什么，招聘看什么，署名怎样写。

第三个位置：结晶的地方。

动能付出去，结晶落在哪里？落在付力的人身上。

这一点在文明尺度上，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后果：结晶不能被集中保存。生成的东西可以存进一个服务器，一份拷贝够全人类用。结晶不行。一万个人要学会同一样东西，就要有一万次结晶，发生在一万个身上。一个文明的“会”，不存在任何一个仓库里，只存在活人身上。

这还意味着，结晶每一代都要重来一次。父母会骑车，孩子还是要自己摔几次；老师会解这道题，学生还是要自己卡一次。生成可以跨过代际，一份拷贝传一百年。结晶跨不过去，每一代人都要在自己身上重新付一遍。一个文明的延续，说到底是这一次次重新付力的延续。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家底，不是它存了多少数据、生成了多少内容，而是有多少人身上，还在一次次结晶。数据和内容是网，是势能；人身上的结晶是内能。网再大，没有人在里面结晶，它就只是一张越来越大的、空着的网。

◆六、不贬低，也不神化

讲到这里，有三种误读要先挡住。

第一种误读：既然结晶在人身上，**AI** 就没什么用。

这是贬低。它不对。

AI 是迄今最大的一张势能之网。它把人类留下的连接与次序，摊在每一个人面前，随叫随到。一个人卡住的时候，它可以托住；一个人只看得见一条路的时候，它可以摆出十条；一个人想找一个对手来顶撞自己的想法时，它可以当那个对手。

网越大，能托住的结晶就越多、越远。印刷让更多的人站进了书的网，AI 让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了一张整个文明那么大的网。这是了不起的事。势能本来就是结晶的三个条件之一。只是它是三个条件之一，不是全部。

第二种误读：既然 **AI** 能做出一切成品，人只要会用它就行了。

这是神化。它也不对。

成品不是结晶。一个成品，在做出它的那一端，可以是一次极为复杂的计算；递到人手上，人没有付力，它就只是信息。把能生成的东西都当成“有了”，就是本书第 21 章说的白拿：把别人压好的包，当成自己的结晶。

当一个社会普遍这样做，它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固化。大量的成品被当成知识、手艺、判断，供在那里，没有人能拆开它们看一看。

第三种误读：既然结晶珍贵，那手工的、慢的、不用机器的，就更好。

这一种比前两种更隐蔽。它是把“付力”供成了偶像。

手抄十遍不等于结晶；熬夜不等于结晶；拒绝一切工具也不等于结晶。动能的方向比大小重要。一个人花三天亲手画了一张，画的却是他从网上抄来的样子。他付的力，没有一分用在“让这张图和他的日子对一次账”上。那三天，和三秒钟生成，在结晶的账上差不了多少。

所以，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珍贵，不是说“用机器的低一等，不用机器的高一等”。它说的是：不管用不用机器，账要看在那个人身上。

一个人用 AI 托住自己的卡住，自己付力把一样东西拆开、重接，结晶照样发生，而且可能发生得更远。一个人不用 AI，却只是在重复一个别人的样子，结晶照样没有发生。

很多人对 AI 最深的担心，是“会被替代”。用两本账来看，这份担心可以说得更准一些。

会被替代的，是生成的那一份：做出一份像样成品的那部分工作。这一份，确实正在变得几乎免费。不会被替代的，是三个位置上的那一份：撞上一处真的墙，付力把它拆开，让一样东西在自己身上结成。一个人的工作里，如果只有前

一份，他的担心是真的。如果后一份还在，他的位置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清楚了。

这样说，不是要人放心，是要人看清自己的工作里，两份各占多少。

本书用三判据来看。一样东西在一个人身上结过晶，有三个可以检查的样子。稳定——换个问法、换个场合，它还在。整体——不靠提示，能一口气说成一件事。独立——离开它出生的那个屏幕、那本书、那个老师，它还立得住，还能被带去别处用。

生成的成品，形式上常常也稳定、整体。可是放到人身上检查，第三条最容易露底：离开那个屏幕，那个人还剩下什么？这一问，对用机器的人、不用机器的人，一样公平。

◆七、外婆家门框上的线

回到蒋一帆。那个凌晨之后的一个月，本书照着发生的次序讲。

第一个周末，他回了三河。

从合肥坐大巴，一个多钟头。他没有带电脑，带了一本速写本、两支铅笔。他原本想的是，去拍一些照片当素材，回来再接着生成。

到了古镇，他先去了外婆家。外婆八十一岁，一个人住在老街后面一条巷子里。门还是那扇门，可是和他六百一十二张图里的门，没有一扇像。

那扇门的下半截，十几年前被雨水泡烂了，舅舅钉了一块铁皮。门环早就没了，换成一把挂锁。门边的墙上，拉着一根电动车的充电线，从二楼窗口垂下来。门框内侧，有一排铅笔画的横线，最低的一条旁边写着“一帆，五岁”，最高的一条写着“一帆，十二岁”。

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外婆在屋里喊他进来吃饭，他应了一声，没有动。

他想起自己五岁那年，舅舅让他贴着门框站直，拿铅笔在他头顶划了一道。那时他踮了脚，被外婆拍了一下后脑勺。这件事他十几年没想起过，那六百一十二张图里也没有任何一张让他想起来。

这一处对不上，比导师那一问更具体。他的生成图里，门是“古镇的门”：粉墙黛瓦，铜环青苔，干净、对称、没有人住过的样子。他眼前的门，是一扇有人住着的门：被修过、被凑合过、被一个孩子一年年量过身高。前一种，是网上无数张门压出来的平均样子。后一种，是一段日子刻下的痕。

那天他画了九扇门。画得不好。透视歪了，铁皮的质感画不出来，那根充电线他画了三遍才画顺。

第二、第三个周末，他又去了。

他不再只画外婆家。他沿着老街一扇扇看。他发现，三河的门大致有几种。老字号铺面是整排的排门板，住家是双开木门，有的后来改成了卷帘门，有的完全换成了铝合金玻璃门。很多人家，一扇门上叠着三个年代：木框是老的，铁皮是九十年代钉的，门上的智能锁是去年装的。

他问外婆，排门板为什么一块块编了号。外婆说，以前铺子晚上关门，要一块块按次序插回去，插错了就合不上。他问门槛为什么那么高。外婆说，她小时候听说是挡水，也有人说是挡别的，她也说不清。

这些问题，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要问。不是不知道可以问，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他卡住。

三个周末下来，速写本上有八十多扇门。大部分仍然画得一般。他自己知道，论“好看”，它们比不上他那六百一十二张图里随便哪一张。

第四个周末，他重新打开了 **AI**。

这一次用法变了。

他没有让它“生成三河古镇的门”。他把自己画得最满意的五张速写拍下来，一张张描述给它听，然后问它：古镇插画最常见的套路是哪些？他的速写里，哪些地方掉进了这些套路？

AI 列了一串：对称构图、雨后反光、灯笼点缀、过度干净的墙面、看不到当代物件。他一条条对着自己的速写看，发现自己第三张那扇门，还是不自觉地把挂锁画成了铜环。那是他从六百张图里带出来的习惯。

他又让 AI 依照他的一张速写，生成几种不同的光线和色彩。他不用那些图，只拿来比较：外婆家的门，在下午西晒的时候是什么颜色？他发现生成的几种都不对，都太暖。他又回了一趟三河，下午四点站在巷子口，看那扇门在西晒里的颜色。是一种发灰的黄，铁皮那一块反着冷光。

这一次，AI 在他手里是场。它托住了他的比较，替他摆出了他想不到的选项，也当了一回对手，指出他身上那些从网上带来的套路。可是每一次对账，都是他自己付的：回到巷子口，站在那里，看。

一个月后，他带着三张图去见季松年。

三张都是他自己画的，后期用软件上了色。第一张是外婆家的门，铁皮、挂锁、充电线，门框上那排铅笔线。第二张是一整排编了号的排门板，有两块插错了位置，留着一条缝。第三张是一扇三个年代叠在一起的门：木框、铁皮、智能锁。

季松年问第一张，为什么门框上的线要画得那么淡。他说，因为现在已经很淡了，他去的时候用手摸才找得到最低的那一条。季松年问第二张，那两块为什么插错。他说，因为他去的那天确实是插错的，那家铺子的老板说，儿子帮忙关门，总是插错，他也懒得改了。

这些回答都不高深。可是每一个回答，后面都站着一次他自己付过的力。他被追问，图没有散。

季松年最后说了一句：“这三张，是你的。”

后来蒋一帆才知道，季松年自己做设计，也天天用生成工具。他用它来出草稿、换配色、试版式，一天出几十种。他只是从不把那些草稿拿给客户，拿出去的，都是他自己能讲出每一处为什么的那几张。他对学生说过一句话，蒋一帆后来记了很久：“机器替你画得快，你替它看得准。”

这里要说老实话。这一个月不全是好的。

同组有同学用一个月生成了两百多张，作品集做得厚厚一本，很漂亮。蒋一帆的只有三张成品、八十多张不太好看的速写。他心里一度很慌，怕自己落下了。后来学院的作品集评审上，有一位校外评委翻过他的速写本，说“可惜画工还差一些”。这话也是对的。

可是那年春天，他去杭州一家设计公司面试。面试官看了他的三张图，问了二十多分钟，从排门板问到门槛，从西晒的颜色问到为什么不用生成图。他一个一个答下来。走出那栋楼，他发现自己说了很多以前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

本书不说他“想通了”，也不说他“变好了”。只能说，这一个月里，一扇门框上的几道铅笔线、一位导师的一句问话、一个被换了用法的工具，一起显出了一个新的他。他成了一个能站在自己的图后面答话的人。

◆八、一个文明要学的新算术

把蒋一帆的一个月，放回文明的尺度上，可以得出几条朴素的算术。

第一条：成品的数量，不再是能力的证据。

从前一个人交出一百张图，说明他付过一百张图的力。今天不说明了。一个单位、一所学校、一个行业，如果还按成品的数量来评人，它就是在用一把已经坏掉的尺子。这把尺子会让人越来越会生成，越来越少结晶。

第二条：能被追问，是新的凭据。

结晶的痕迹，最容易在追问里看出来。问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再问“如果换一个条件呢”，再问“这一处你自己去看过吗”。三问之后还立得住的，后面有结晶；一问就散的，后面多半是一个包。追问不是刁难，是在替那份付过的力作证。

这种追问，在很多老行当里本来就有。老木匠收徒，不看徒弟交来的成品有多光滑，要看他说不说得出这块料为什么这样下锯。老中医带学生，不看学生背了多少方子，要问他眼前这个病人为什么用这一味、不用那一味。这些老规矩，在成品稀缺的年代，看起来像是苛刻。到了成品几乎免费的年代，它们反而成了最可靠的尺子。

第三条：署名要写清两本账。

一份东西里，哪些是生成的，哪些是一个人付力结晶出来的，越来越需要写明。这和第 21 章的“不白拿”是同一件事：用了别人的包，账要写清；用了机器的

网，账也要写清。写清楚，不是为了贬低生成的那一部分，是为了让结晶的那一部分被看见。

蒋一帆交毕业设计时，在说明里多写了一页：哪几种配色是软件试出来、拿来比较的，哪一种颜色是他下午四点站在巷子口看来的。季松年说，这一页比三张图还难写。难写，是因为它要他把两本账分开，一处一处认一遍。

第四条：要留出能撞墙的地方。

结晶要有对不上。一个文明如果把每一处落差都提前填平——每个问题刚冒头，答案就已经递到面前——它就慢慢失去了新东西的产地。所以学校要有答不上的问题，单位要有允许试错的项目，城市要有能让人亲手去做、做坏也不要紧的地方。这些地方，在生成变便宜的年代，不是奢侈，是家底。

第五条：省下来的时间，要看放在哪里。

生成变便宜，确实给人省下了大量的时间。从前要一周的稿子，现在一个下午就有了初稿。这省下来的几天，是一个文明在这个年代多出来的一份家当。

这份家当放在哪里，账就完全不同。放在更多的生成上——一个下午出完初稿，再用剩下的几天出十份初稿——结晶还是零，只是包更多了。也可以放在对账上。用省下的几天，去现场看一眼，去问一个真的用它的人，去把初稿里自己说不清的地方一处处拆开。这样，结晶就多了几天的份量。

同一台机器，同一份省下的时间，在两种安排里，一个文明得到的东西可以差得很远。

这五条都不反对 AI。它们只是把账记在了该记的地方。

◆九、放回日子里

你这个星期，大概也生成过一些东西：一份报告、一封邮件、一段讲稿、几张图。

挑其中一样，问自己季松年的那一问：这里面，哪一部分是我的？

如果答得上来，就再往下问一句：我是在哪里付的力？是在一次对账里，还是在一次复制里？如果答不上来，也不必慌。你可以挑一小块，拿到现实里去对

一次。去看一眼那样东西本来的样子，去问一个真的用它的人，去试一次它在你手上会不会出错。

也可以反过来试一次。下一次你卡住的时候，先别急着去要答案。把你卡在哪里写下来，写成一句话；然后再去问机器，让它托住你，而不是替你走过去。你会发现，同一个工具，被放在卡住之后，和被放在卡住之前，给你留下的东西不一样。

生成，你可以交给机器。结晶，只能在你身上发生。

带 走 的 话

做出一样东西越来越便宜，让它长进一个人身上，从来没有便宜过；人站在那份不能代付的力上。

两 行 小 账

· 柏拉图、本雅明、西蒙都看见了复制带来的损失，却把它记在外面那样东西上；本书把账挪进了人身上——两本账不能互抵。

· 六百一十二张"好看"的图被当成作品的那一下：生成被当成了结晶，发生被收回成一件现成的东西。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交出去的一份东西里，哪一部分被追问三次还立得住？

2 你用 AI 时，它更多是在替你付力，还是在托住你付力？

3 你的日子里，还有哪一处能让你撞墙的地方？你是在绕开它，还是在走近它？

第 23 章

一个仍在发生的世界里，人怎样活

> 这一章的问题：教了一辈子书留下的几箱教案，是一把烧掉，还是原样封进箱子，七十岁的人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一、四十年的教案装几只箱子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绍兴下着小雨。

应慕华七十岁，退休前教了三十八年中学语文。她住的老房子要加装电梯，楼里各家都在清东西。她的东西里，最占地方的是教案。从 198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一本本硬面抄、活页夹、后来打印出来的讲义，装了满满一个五斗橱。

外孙女柳芊芊十六岁，读高一，周末过来帮她理。祖孙俩坐在地板上，一本本往纸箱里放。

芊芊翻开一本，是 1989 年的，讲陆游的《钗头凤》。纸已经发黄，字是钢笔写的，蓝黑墨水，一笔不苟。页边上有红笔批的“重点”，还有一行小字：“封建家长制对爱情的摧残——板书。”

芊芊又翻出一本，是 2006 年的，讲的还是《钗头凤》。内容和 1989 年那本差不多，只是多了几张打印的沈园照片。

“外婆，你讲了多少遍啊？”

应慕华想了想：“三十遍总有。”

“那这些还留着吗？”芊芊问，“我们现在上课都用课件，老师也会用 AI 查资料。这些……其实用不上了吧。”

应慕华没有马上回答。

她丈夫邵振声两年前走了。走之前那一年，他们还一起去过一次沈园，就在家附近，走路二十分钟。那天回来，她在一本讲义的页边上写了几个字，后来再也没打开过那一本。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是 1978 年的秋天，在绍兴乡下一所中学。那一年她二十二岁，讲的第一课，教案是前一晚在煤油灯下抄的，抄了三遍。后来那本教案早就找不到了。可是那一晚抄三遍的手感，她到今天还记得。

四十多年过去，那些教案一本本叠起来，好像就是她这个人。

那天晚上，有两个念头轮流在她心里转。

一个念头说：烧了吧。都过去了，都用不上了，留着也是给孩子添负担。三十八年讲的那些东西，现在的孩子不这样读了，也不需要她了。

另一个念头说：留着吧，留全，装进箱子封好，这是她的一辈子。等她不在了，孩子们打开，就知道外婆是怎样一个人。

一个是什么都不留，一个是什么都不动。

本书要说，这两个念头，是一个人在一个仍在发生的世界里，最常遇到的两种活法。一种把一切看成终将散去，于是什么都不值得留；一种把一生看成要交出去的一件成品，于是一切都要封存。前一种靠近虚无，后一种靠近终点。

这一章要讲的，是第三种。

◆二、两种很老的答法

人怎样过这一生，是最老的问题之一。古今的回答很多，大致可以放成两排：一排讲终点，一排讲散去。两排都有极深的东西，先把它们对在哪里写足。

先看讲终点的一排。

希罗多德的《历史》里记了一段对话。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富甲天下，问来访的雅典人梭伦：世上谁最幸福？他满心以为会听到自己的名字。梭伦说了几个早已死去的普通人。国王不悦。

梭伦解释说，人的一生里，变故太多；一个人没有走到最后，就只能说他幸运，不能说他幸福。后来克洛伊索斯兵败被擒，才想起这番话。

这段故事的力量，在于它看见了一生是长的，一时的光景说明不了什么。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讲过一个比喻：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一天的好天气也不行。一个人的幸福，也要放在一个完整的一生里看（卷一第七章）。他讲的幸福，不是一时的快乐，是一个人一辈子把自己的能力好好实现出来。

中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一个人是怎样的人，要等到盖棺之后才能下判断。

再往深处，是黑格尔。第 7 章讲过他的“扬弃”：人类精神的历史是一条一步步上升的路，每一步都把前一步既否定、又保留，提到更高处；路的尽头，是精神完全认识它自己。放到一个人的一生上，黑格尔对的地方，是他看见了每一个阶段都不是白走的，前面的东西会被后面收进来。

还有孔子那一段每个中国读书人都熟的话：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是一张人生的阶梯。一级一级上去，到了七十，心里想的和该守的，终于不再打架。

这一排的共同处，是相信一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可以被说出的整体。它让人认真对待每一步，因为每一步都算数。

再看讲散去的一排。

《庄子·养生主》开头一句：

>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人的生命有尽头，要知道的东西没有尽头。拿有尽头的去追没有尽头的，就危险了。庄子不是在劝人什么都不做。他是在提醒：别把一生耗在追一个永远追不到的终点上。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见庄子蹲坐着敲盆唱歌（《庄子·至乐》）。惠子说他太过分。庄子说，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难过？可是想到她本来没有生命、没有形体，后来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现在又变而去死，

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我却跟在后面哭，是不懂天命，所以就不哭了。

这不是冷漠。庄子先说了“我怎么能不难过”。他是在难过之后，看见了生死本身也是一场变化。

到了近代，尼采诊断了一件事。西方人几千年来依靠的那个最高的终点，一个在一切之上、给一切以意义的东西，塌了。他用了“虚无主义”这个词来说这个处境：最高的价值自己贬黜了自己（见其遗稿，后编入《权力意志》第 2 条）。尼采不是要人停在虚无里，他要人在终点塌掉之后，自己去创造价值。

圣经里也有一卷书，把“散去”说到了极处。《传道书》开头是：

>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 1:2）

日光之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智慧多，愁烦也多；聪明人和愚昧人一样死去。这卷书把人能抓住的一切，一样样拿起来，又一样样放下。

可是这卷书没有停在虚空里。它在同一卷里一再说：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到了第九章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传 9:7）看透了一切都要过去，它给出的不是一套更大的道理，是一顿饭。

这一卷书对的地方，是它既不假装有一个人人看得见的终点，也不因此把眼前的饭、眼前的人、眼前的劳作看成白费。

还有一位，介于两排之间，值得单独说。

法国的蒙田，三十八岁那年（1571 年）从公职上退下来，回到自己的庄园，开始写一本书。他把书叫作“随笔”，原文的意思是“尝试”“试一试”。他在序言里说，他自己就是这本书的材料。

这本书他写了二十年。1580 年出了第一版，1588 年又出了增订版，加了第三卷，前两卷里也添了许多段落。

他去世后，后人根据他在自己那本书页边上的手写增补，又出了一版，那是 1595 年。后来的学者常把他的文字分成三层：最早写的，后来加的，最后手写补进去的。三层叠在一起，他很少删掉前面的话，只是在旁边、在后面，一层层添。

蒙田对的地方，是他让一个人的一生，在一本书里一层层地长，而不是在最后一页上结算。

◆三、它们停在哪里

这两排答法，各自停在了一个地方。

讲终点的一排，停在“结算”。

梭伦说，要到最后才能说一个人幸福；盖棺才能论定。这里面有一个前提：一生是一件东西，要等它做完，才能给它估价。活着的时候，一切都只是半成品。

这个前提的代价是：活着的每一天，都在为一个还没到的结算做准备。路上结出来的东西，比如某一年真正读懂了一首诗，某一次和一个人真的和好了，都不算数。它们要等最后一并结账。

亚里士多德的燕子，比梭伦更细。他看重的不是最后一刻，而是一个完整的一生里，能力怎样一点点实现出来。这已经很接近“一生是一串结晶”。可是在他那里，一个人的能力，像一颗种子里的橡树，方向是先定好的；实现，是把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长出来。长着长着遇到对不上，要不要换一个方向，种子里没有写。

黑格尔走得更远。他的每一步都被收进下一步，这很深。可是收到最后，有一个不再被收的地方：绝对的那一步。第 7 章已经算过这笔账：到了那一步，就不再有对不上，不再有熔开，一切都对上了，也就不再有发生。放到一生上看，这等于说：一个人活到最后，要活成一件再也打不开的成品。

孔子的阶梯，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七十岁是阶梯的顶，到了就定了。另一种读法，本书更愿意采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不是心和矩都不动了。它说的是两者在一次次碰撞之后，压得很深、很熟，可以一起动了。

这一种读法里，七十岁不是终点，是一种很高的连接度——高到心一动、矩就跟着回写，不必再打架。可是孔子没有说七十之后，矩还会不会变、心还会不会遇到新的对不上。这一段，他留了白。这是本书的读法，通行注疏未必这样讲。

讲散去的一排，停在“散”本身。

庄子看见了一切都在变，这一点和本书最近。他停下的地方，第 7 章讲“方生方死”时已经指出过：“齐”的眼光，看不出轻重。放到一生上，这一处更显眼。庄子的变，是气的聚散，像四时，像流水，本身没有账。聚的时候付了什么，散的时候留下了什么，哪些东西聚得深、哪些聚得浅，他没有分。于是“变”在他那里，有时会滑向“齐”：既然都在变，就都一样。

可是并不都一样。一个人读了三十遍《钗头凤》，和读了一遍，聚得不一样深。一段四十年的婚姻，和一次偶遇，聚得也不一样深。散的时候，它们留下的痕也不一样。

《传道书》停得最近。它说“凡事都是虚空”，又说“欢欢喜喜吃你的饭”。两句话并排放着，它把吃喝享福称为“神的恩赐”（传 3:13），却没有用一本账去说两者怎样同时成立。本书愿意替它补一句账：一顿饭吃下去，力气回来，那一天的日子就结出了一点东西；这一点东西也会过去，可是它结过。虚空说的是熔开，吃饭说的是结晶，两者本来就不矛盾。

尼采停在另一个地方。他让人在终点塌掉之后去创造价值。这个“去创造”的主语，是一个有力量的意志：一个人站起来，凭自己的力量，给世界定价值。

本书讲过，主体不是发动者，是发生的结果。尼采看见了旧的终点塌掉，却把新的东西寄托在一个更强的发动者身上。一个累了、病了、老了的人，没有那么强的意志，怎么办？在尼采那里，这个人的位置不太清楚。

蒙田停得最少。他一层层地添，不在最后一页结算，这几乎就是本书要说的。他停在的地方是：他没有给这种活法一份账。为什么有的段落他添了又添，有的段落从此不再碰？为什么有的念头写下就定了，有的念头二十年后被他自己在页边上推翻？他只是这样做了，没有说出这样做的理由。

两排答法停下的地方，合起来看是一处：一排只看见结晶，一排只看见熔开。

讲终点的人，看见了一生里有东西会定下来、会算数，于是想让它全部定下来。讲散去的人，看见了一切都会散，于是不太愿意说哪一样定下来过。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四、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本书的说法，可以先压成一句：

一生不是一个粒子，是一串局部的结晶；每一块都算数，每一块都可以熔开。

本书第二编提出过一条生命周期：对不上，做功，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那一编讲的是符号。一个人的一生，也可以放在这条周期上看。不是说一生走一遍这条周期就完了。一生里有成百上千个符号，各自在周期的不同站上。有的刚碰到对不上，有的正在结，有的结了几十年，有的已经固化了，有的正在熔开。

这样看，前面两排答法的毛病，就都有了一个位置。

求终点，是想把一生压成一个不可返回的粒子。

终点的意思是：最后有一次压缩，压完就不再返回。到那时，一切对上了，一生成了一件做完的作品，可以封存、可以估价。这是一种极大的固化。它在对象那一端，表现为一个“圆满”的偶像——一个完整的家，一份体面的履历，一个不留遗憾的结局。在自我那一端，它表现为一句“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这种想法在日子里常常很具体。有人退休后，急着把一生写成一本回忆录，一字一句改到“定稿”，好像写完了，这一生才算交了卷。有人把家里的每一件旧物都编好号、写好去处，好像一切安排妥当，就再没有什么会出错。这些做法里有很深的认真，本书尊重这份认真。只是它们常常带着一个念头：最后那一版，就不再改了。

这种活法的代价，前面说过：路上的结晶不算数，都要等最后结账。还有一层代价：最后那次压缩永远不会真的来。人活着，对不上就会继续来。一个想要终点的人，每一次新的对不上，都会被感受成对终点的威胁，而不是一次新的发生。

陷虚无，是只看见熔开，不看见结晶。

虚无的话，常是这样说的：“都没意义”“反正都会过去”“做了也白做”。这些话里有一半是对的：一切确实都会熔开，没有哪一块结晶永远不动。可是另一半

被漏掉了：熔开之前，它结过。结过，就留下了痕；那块痕会成为下一次结晶的土。

这里，本书要多说一句，关于能量。

很多时候，虚无并不是想出来的结论，是一种没力气的状态。本书讲过信仰发生的第三个入口：外面的对不上也许还在，可是自我里的那份力耗尽了。人在力气耗尽的时候，看什么都是散的。不是因为世界真的只剩散，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动能去结晶任何东西，于是只看得见熔开那一半。

所以对付这种虚无，讲道理常常没有用。先要被托住：睡一觉，吃一顿热饭，有一个人坐在旁边，不必说话。力气回来一点，结晶才可能重新发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不是软弱，是先补能量，再谈其他。

第三种活法，是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这句话有两半，缺一半都不行。

“局部结晶”，是对讲终点的人说的：不必等到最后。此时此地结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的，就算数。某一年真正读懂了一首诗，那一年它就在你身上结成了，不必等你七十岁再回头确认。一次真的和好，一次真的学会，一次真的告别，在它们发生的那一刻，就是这一生里实实在在的一块。

“愿意熔开”，是对另一种人说的，也是对讲终点的人再说一遍：这一块结了，不等于它永远是这样。下一次对不上来了，让它碰到你。它可能要熔开，按新的日子再压一次。

两半合在一起，才有发生。只结不熔，是终点，是固化；只熔不结，是虚无，是一锅粥。结了又熔、熔了再结，人就一直在正在成形里。

这里有一个最难的地方：那个“我”。

本书第四编提出过一个候选说法：主体是压得最深的那个粒子。“我是谁”这个符号，是几十年里无数次对不上一层层压出来的，连接度高得惊人，所以人常常把它当成先在的。到了七十岁，“我”压得最深，也最难返回。

局部结晶、愿意熔开，最终也要落到“我”上。这不是说“我”要散掉。它是说，“我”也是一串结晶，其中有几块，可以在晚年的某一次对不上里，熔开一点，再压一次。一个七十岁的人，可以在某一个下午发现，自己一直以为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其中有一层，其实可以不是这样。

这里还要和一句流行的话划一条线：“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说对了一半：不必等终点，此时此地就算数。可是它常常被听成另一个意思：过去不必记，将来不必想，只管眼前。局部结晶不是这样。一块结晶有它的来历，来历在过去；它会熔开再压，那一次在将来。一个只有“当下”、不记来历、不留熔开条件的人，其实什么也没有结成，只是一个接一个地经过。

局部结晶，是带着来历的此刻，和留着熔开条件的此刻。

检验：四个问题。

这一种活法，可以检验，不必等到最后。拿你一生里任何一块“定下来”的东西——一个看法、一个习惯、一段关系、一种对自己的说法——问：

1. 说得出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的吗？说得出来历，它就是一块真的结晶，算数。说不出，它可能只是从别处搬来的一个包。
2. 它现在还在被用、被碰吗？还在你的日子里起作用、还在被新的事情碰到，它就是活的。只是被收着、不再被碰，它正在变成一尊像。
3. 写得出它熔开的条件吗？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让它改一改？写得出一条，它就还是可返回的。
4. 最近一次你觉得“都没意义”，那几天你睡够了吗，吃好了吗，有人说话吗？这一问是给虚无准备的。答案如果是“没有”，先去补能量，别急着下结论。

◆五、三种活法摆在一起

把三种活法摊开，看它们各自看见了什么、漏了什么。

	求终点	陷虚无	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看见了什么	一生里有东西会定下来、会算数	一切都会熔开，没有永远不动的	两样都看见
漏掉了什么	定下来的东西还会熔开	熔开之前，它结过，留	结与熔的节奏，容易拿不

	求终点	陷虚无	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下了土	准
对一段过去	封存，等最后结算	丢开，“都过去了”	记住来历，允许重写
对一个新的对不上	当成威胁，挡住	当成又一个证明“都没用”	当成一次新的发生
能量账	力气用在护住成品上	常常是动能耗尽	力气用在一次次重压上
常说的一句话	“这辈子就这样了”	“做了也白做”	“那时候是那样，现在是这样”
过头时的样子	一切成了偶像与石心	一锅粥，什么都结不成	熔得太勤，哪一块都没压实
一个检验问	你写得出它熔开的条件吗	你那几天睡够了吗	这一块说得出来历、还在被碰吗

还要说一句：这三种活法，不是三种人。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日子里，常常三种都有。精神好的那一年，他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交出一个圆满的晚年，这时候他靠近终点。病了一场、累了一阵，他觉得什么都没意思，这时候他靠近虚无。

在某一个下午，他忽然在一件旧事上看出了新的一层，这时候他在第三种里。所以这张表不是给人贴标签的，是给你在某一天看看自己此刻站在哪一列。

最后一列也有它的过头处。熔得太勤，每一块结晶刚压上就拆，人会一直在路上，没有一样东西压实到可以托住下一步。愿意熔开，不是急着熔开。一块结晶要压多久才该去碰它，没有统一的答案，要看那一次对不上有多真。这一点，和第 21 章说的不供奉是同一个分寸。

◆六、身体也在回写

到了七十岁，最频繁的对不上，常常来自身体。

膝盖上下楼会疼了。字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一个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这些都是现实那一端的变化，它们和一个人身上几十年压成的自我符号——“我是能走十里路的人”“我记性最好”——撞在一起。

这也是一种对不上。和年轻时候的对不上相比，它有一个特点：它不会走。年轻时撞到的墙，常常可以绕开、可以推倒。老了以后身体这面墙，只会一年年往前挪一点。

面对这面墙，前面那两种活法，又会各自出现。

一种是供奉旧的身体。“我以前能走十里”，于是坚持还像以前一样走，膝盖疼了也不肯用拐杖，觉得一用就输了。这是把一个旧的结晶供起来，不许今天的身体碰它。

另一种是虚无。“老了，没用了”，于是什么都不再试，连楼下都不愿意下了。这是只看见熔开：旧的那个自己在熔开，就以为什么都不剩了。

第三种，是让身体的对不上，长出新的局部结晶。

膝盖疼，就去学用拐杖。用拐杖要重新学走路：拐杖跟哪只脚，上楼先迈哪一边，下雨天怎样走。这是一次真正的学习，要付动能，要有人托着——儿女陪着走几趟，邻居告诉一句窍门。学会之后，“我是一个拄着拐杖也能去菜场的人”，这是一个新的自我符号，稳定、整体、独立，走到哪里都带着。

旧的东西难破，是因为它压得深。学新东西之前，常常要先让旧的熔开一点，成人的学习也是同一本账，详见应用一。七十岁学用拐杖，和四十岁学一门新手艺，在账上没有什么两样：都要先承认旧的那一块不再对得上，再付力压一块新的。

这里要说清分寸。本书讲身体，只讲怎样理解、怎样相处，不讲怎样治。膝盖疼该看什么科、要不要手术、吃什么药，这是医生的事。本书能说的，只是：身体带来的对不上，不只是损失的记录，也可能是一块新结晶的起点。

记性也一样。名字想不起来，那个“我记性最好”的自己就被碰了一下。供奉它的人，会硬撑着不承认，宁可把人叫错也不去问。陷入虚无的人，会说“脑子不行了”，从此少出门、少说话。

第三种样子，是找一个小本子，把新认识的人、要记的事写下来；或者干脆笑着问一句“你是哪一位来着”，让对方再说一遍。这些都很小，可是每一样，都是在今天的身体上，压一块今天能用的结晶。

失去一个人，也是这样一面墙。

一段几十年的婚姻，是两个人一起压出来的、极深的结晶。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身上，那一大块结晶并没有跟着消失，可是它再也碰不到它的另一半了。这时候的难过，是真的，不必劝它快点过去。庄子在敲盆之前，先说了“我怎么能不难过”。

在难过里，那块结晶会慢慢有一些变化。它不会熔成一锅粥，也不会一成不变地封存着。它会在某一个时刻，被某一件小事碰到——一条一起走过的路，一首他喜欢的诗——然后，一点一点，按没有他的日子，重新压一层。这一层压得很慢，有时候要好几年。它压不压得成，什么时候压成，没有人能替谁定下来。

◆七、沈园的那一页

回到那个下着小雨的晚上。

芊芊翻到了一本薄薄的讲义。那是应慕华退休以后，给社区老年大学讲课时写的，封面上的日期是 2023 年春天。页边上有一行铅笔字，字迹有些抖：

“他来了五十多年。”

芊芊问这是什么意思。应慕华说，明天带你去看。

第二天下午，祖孙俩去了沈园。

雨停了，园子里人不多。她们在那面题着《钗头凤》的墙前站了一会儿。芊芊在课本上学过这首词，背得出来。

应慕华说，她讲了三十遍《钗头凤》，三十遍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陆游和唐琬被母亲拆散，这是封建家长制对爱情的摧残。这个讲法，在她刚教书的年代，是课本上、教参上、她自己心里都对得上的。它是一块结实的结晶，她压了三十年。

邵振声走之前那一年，他们一起来过一次。那天走到这面墙前，邵振声忽然说：“陆游后来又来过好几次吧？”

她当然知道。陆游写《钗头凤》，旧说是二十七岁或三十一岁那年，题在沈园的墙上（这首词的作年和本事，学界还有争论）。后来他六十八岁、七十五岁、八十一岁，都写过沈园。七十五岁那年写的两首最有名，其中一句是：

>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另一首开头是“梦断香消四十年”。

这些诗她都知道，也都讲过，可是从前都是作为《钗头凤》的“补充材料”，讲到“陆游一生未能忘情”就收住了。那一天，邵振声随口一问，她站在墙前，第一次觉得自己三十年的讲法，有什么地方对不上。

对不上的地方，事前就能指认。她的讲法，是把这件事讲成一个结局：一场被拆散的爱情，一个悲剧，盖棺论定。可是陆游自己，并没有把它当成结局。他五十多年里一次次回来，一次次写。每一首诗，都是那一年的他，在那一年的日子里，把这件事重新压了一次。

那天回家，她在那本讲义的页边上写了那一行：“他来了五十多年。”后来邵振声病了，她再也没打开那一本。

这一次，她带着芊芊站在同一面墙前，把这件事讲给她听。

她说：“陆游这一辈子，没有'过去'这件事，也没有被这件事压垮。你看他的诗，三十岁写的是痛，六十多岁写的是旧地重游，七十五岁写的是'曾是惊鸿照影来'，八十多岁还在梦里来。每一回都是真的，每一回又都不一样。”

芊芊问：“那他到底是放下了，还是没放下？”

应慕华想了一会儿，说：“可能这两个词都不对。他没有放下，可是他也没有停在三十岁。每隔一些年，他就把这件事拿出来，按那时候的自己再写一遍。”

这句话，她三十遍课上都没有讲过。不是不知道那些诗，是那块结晶压得太实了，新的东西碰不到它。邵振声随口那一问碰到了，可是那时她也只是在页边写了一行，没有往下想。一直到这个下午，她自己也成了一个要一次次回到一件事上去的人，那块结晶才真正熔开。

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芊芊一直没怎么说话。快到家时，她说：“我们老师讲《钗头凤》，也是讲'封建礼教'。”

应慕华说："那也没错。你先记着那样讲。哪天你自己碰到了一件放不下的事，你再回来读一遍陆游，看看会不会读出别的。"

她没有替芊芊把那块结晶熔开。芊芊才十六岁，她的那一块，要等她自己的日子来碰。

回家之后，那几箱教案，是这样处理的。

她没有全烧，也没有全封。

她把三十八年的教案一本本过了一遍。大部分讲字词、讲语法、讲考试要点的，她装了袋，送去回收。那些东西当年是有用的，用完了，也就可以走了。有几本她当年花过大力气的——第一次讲《祝福》、第一次讲《背影》、1989 年那本《钗头凤》——她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那几本，她没有封进箱子。她找出一支绿色的笔，在旧的蓝黑字、红字旁边，一处处写新的话。1989 年那本《钗头凤》，"封建家长制对爱情的摧残——板书"那一行，她没有涂掉。她在旁边写："那时这样讲，是对的。可是陆游自己没有停在这里。他来了五十多年。"

一页纸上，三种颜色。最早的蓝黑，后来的红，今天的绿。

这和蒙田那本书的样子很像。他不删前面的话，只在旁边、在后面添。添上去的那一层，有时候和前面那一层意见相反，他也让它们并排待着。应慕华没有读过多少蒙田，可是那一晚，她在自己的教案上，做的是同一件事。

芊芊看着那一页，说："外婆，那你以前是教错了吗？"

应慕华说："不是错。那时候我只有那时候的日子，那样结出来的，是真的。现在我有了现在的日子，它又化开了一点。要说错，错的是以为只能有一种颜色。"

过了一个月，老年大学请她再去讲一次课。她讲的还是陆游，题目换了，叫《沈园五十年》。

她没有带讲义，只带了那本三种颜色的旧教案。讲到七十五岁那两首诗时，下面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举手。她说自己的老伴走了六年，每年清明，她都去

同一座桥上站一站。今年她才觉得，站在那里不只是难过了。教室里很安静。应慕华没有接着讲诗，她请老太太多说几句。

那一节课，后半段几乎都是下面的人在说。

一块在她身上刚熔开、又重新压了一层的结晶，到了一屋子人中间，碰到了别人身上的同一种对不上。它没有变成一个标准答案，只是让好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那件事上，也多压了一层。

她把那几本留下来的教案，交给了芊芊一本，就是《钗头凤》那一本。她说："你以后要是也讲给别人听，可以在旁边写你的颜色。"

这个晚上，没有谁想通了什么大道理。是一面墙、几首写了五十年的诗、一个已经不在的人随口的一问、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的一句"教错了吗"，一起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七十岁了，她还在一块旧结晶上，落下新的一层。

◆八、一个仍在发生的世界

把这一章放回全书。

本书从头到尾在说一件事：人们叫作"东西"的，是一次次对不上里压出来的结晶；它们连接度高到被当成先在的，可是它们都有来历，也都还在发生。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

如果世界是这样，人怎样活，就有了一个朴素的回答。

不必等世界停下来，再开始算数。世界不会停下来，你也不会。此时此地结出来的每一块，都是真的刻痕。

也不必因为世界不停，就觉得什么都不算数。刻痕会被新的刻痕盖过，可是它刻过。后来的刻痕，是在它上面刻的。

本编这三章，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三个尺度。第 21 章讲一个人怎样对待一个符号：不供奉，不白拿，不独占。第 22 章讲一个文明怎样对待生成与结晶：两本账不能互抵，人站在不能代付的那份力上。这一章讲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的一生：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三章合起来，是同一个态度：认真对待每一块结晶，同时让它保持可返回。对一个方子是这样，对一张图是这样，对一生也是这样。

这里要对有信仰的读者说一句。很多信仰里，有对终末的盼望：一个最后的审判，一个新天新地，一个彼岸，一次圆满的觉悟。本书并不否认这些盼望，也不替它们作判断。本书讲过，望是动能。一个指向终点的盼望，常常正是让一个人在路上一直走下去的那份力。

本书要区分的，只是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因为盼望着那一天，所以今天的每一块结晶都认真去结，结了也肯让它在新的日子里再压一层。另一种用法，是因为盼望着那一天，所以今天的一切都不必算数，或者今天的一切都必须一次定死。前一种，盼望是动能；后一种，盼望被用成了一个封口。

这个态度不保证幸福，也不保证圆满。它只保证一件事：你还在发生里，没有被提前收成一件成品，也没有提前散成一锅粥。

◆九、放回日子里

你家里，大概也有一个五斗橱，装着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东西：旧信、旧照片、旧笔记、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留下的物件。

不必今晚就定下全留还是全扔。挑一样出来，问它三件事：它是在哪一段日子里结出来的？它现在还碰得到你的日子吗？如果它可以熔开一点，你会在它旁边写什么？

然后，找一支和原来不一样颜色的笔。

写的时候，不必涂掉原来的字。原来的字，是那时候的你结出来的，它是真的。你新写的那一行，是今天的你结出来的，它也是真的。两行并排放着，那一页纸就不再是一件封好的东西，而是一处还在发生的地方。

如果你这些日子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先别急着给自己的一生下结论。先睡一觉，吃一顿热的，找一个人坐一坐。力气回来一些，再拿出那一样东西来看。

这一章的主人公七十岁，可是这件事不只属于老人。一个二十几岁的人，也会急着把自己定下来：定一个专业，定一个城市，定一个“我就是这样的人”，好像定下了就安心了。

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也会在某一个晚上觉得，这些年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思。终点和虚无，在每一个年纪都会来敲门。局部结晶、愿意熔开，在每一个年纪也都用得上。只是到了七十岁，手上的旧结晶最多，这件事看得最清楚。

一生不必在最后一页结算。它可以像那页教案一样，三种颜色叠在一起，每一种都是真的。

带 走 的 话

一生不是一个要封存的成品，是一串局部的结晶；每一块都算数，每一块都可以在新的日子里熔开，再压一层。

两 行 小 账

· 讲终点的人关上了“活着时就算数”的门，讲散去的人关上了“结过就留下”的门；本书把两扇都打开：局部结晶，愿意熔开。

· 三十遍“封建家长制的悲剧”把陆游五十年的一次次回来，收成了一个盖棺论定的结局——发生被收回成了一件已经做完的事。

想 一 想

1 你身上哪一块结晶，压得最实、最久？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的？

2 你最近一次觉得“都没意义”，那几天你的力气怎样？

3 如果在你的一本旧“教案”旁边写一行新颜色的字，你会写什么？

第 八 编

总账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是整套书的总账。一套书讲到这里，最顺手的是做总结；这一编偏要做另一件事：把十本书摆进一张表，看哪里对不齐，再把每一卷押上的东西写成可以去查的条件。所以它放在最后，不是为了收尾，是为了把门打开。

第 24 章是一张表：十本书一本一行，偏有三格填不进去，留着比填满更有用。第 25 章是一份条件：全系列的可推翻条件摆在一起，再加本卷新的三条，哪些现在就能去查，一条条写明。第 26 章是一个纲领：一个地名拆了二十年还活着，它有多结实，能不能量；四条研究线，先做哪一件。

这一编攒下的不是结论，是几把还没造出来的尺。一套说法要算数，就得趁它还没长得太结实，先写下怎样才算错。尺要有人去造，结果要有人去量。

第 24 章

十本书一张表

这一章的问题：把十本书排进一张总表，偏偏有三格怎么也填不进去，这几格该硬塞满，还是留着空格反倒更有用？

◆一、校样堆里的一个晚上

戚海燕四十六岁，在青岛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做了二十一年。

那年秋天，她手上压着一套十本的书稿。九本是现场，一本是总论。社里要她在总论卷后面附一张总表。十本书，一本一行，让读者翻到最后，一眼看清这套书到底讲了什么。

她以为这是半天的活。

晚饭后，她在书房里铺开十份大纲。窗外是浮山湾，起了雾，灯塔一闪一闪。她在电脑上开了一张表，先画五列：现场、判词、生命周期里突出的阶段、尺度、该卷最重要的一条可推翻条件。

前三行的现场和判词填得很顺。书一读经，书二是理论总本，书三是一场诠释学的争论。判词照抄大纲，一个字不改。

填到书二的“阶段”一格，她停住了。

别的卷都能落在周期的某一站：有的落在“第一次结晶”，有的落在“固化与熔开”。书二不落在任何一站。它讲的是整条周期。她只好在格子里写“全周期”三个字，看着它，觉得这一格和别的格子不是一种东西。

再往下，书七的阶段写着“变与不闭合”。这不像一个站名，倒像对整条周期的一句评语。

最难的是最后一行。总论卷自己也要在表里占一行。一张表，要把装着它的那本书也装进去，这一格该怎么填，她想了很久也没填上。

快十一点，她给同事鲁文博发了条消息。鲁文博管校对，是社里出了名的较真的人。

“一张表，格子对不齐，怎么办？”

鲁文博回得很快：“对不齐的格子，先别硬塞。标出来。表上最有用的，往往就是那几格。”

她把书二、书七、书十这三格涂成浅灰，关了电脑。

那一晚没有填完。可是那三格灰色，比填满的格子更让她睡不着。一张本来只想用来“总结”的表，显出了一个她没料到的样子：它在问问题。

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张表做完，再讲清它怎么读。

◆二、前人怎样用一张表

把很多东西压进一张表，不是新办法。先看几位用表的前人。他们各自把表用到了极处。

第一位是司马迁。

《史记》一百三十篇里有“十表”。太史公在自序里交代过作表的缘由。大意是：同一时代的事分散在各国，不同时代的事年份又对不上，所以作表。原句是“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这是一个很深的用意。

纪传体有一个毛病：一个人一篇，一国一篇，读的人只能一篇一篇往下翻。同一年里，齐国在打仗，楚国在立王，鲁国在修城，这三件事分在三篇里，谁也看不见它们是同时的。表把它们放到同一行上。横着一读，同时发生的事就并排站在你面前。

所以司马迁的表对在一个地方：表让不挨着的东西挨在一起，让散开的东西被一眼看见。

第二位是门捷列夫。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化学家已经知道六十三种元素。门捷列夫把它们按原子量排成行列，发现性质会一段一段地重复。他的表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排进去的那些元素，而是他留下的空格。那是 1869 年的事。

他在几处格子里写下“还没有找到”，并且预先写出这些未知元素该有的性质。后来，有几种元素真的被找到了，性质和他写的相差不远：1875 年的镓，1879 年的钪，1886 年的锗。

这张表因此有了一种别的表没有的东西：它可能是错的。 如果那几种元素一直找不到，或者找到了性质完全不对，表就要改。门捷列夫等于把自己的说法押在了几个空格上。

第三位是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里有两张著名的表：判断表和范畴表。量、质、关系、模态，每组三项，一共十二个范畴。康德的用意是：人能想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这十二个形式，表里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见《纯粹理性批判》A80/B106 一带）。

这张表的长处是一个“全”字。它让一门学问第一次有了边框。你知道你在里面，也知道里面就这么多格子。后来的哲学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得先对着这张表说话。

第四位是维特根斯坦。

他不画表，可是他把“一眼看清”这件事想得最透。《哲学研究》第 122 节有一个说法，德文是 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中文常译作“综观”，也有译作“综览式表现”的。大意是：我们之所以糊涂，是因为看不清自己用的词之间的联系。哲学该做的，是把这些联系摆出来，让人一眼看到，必要时还要找出或者造出“中间环节”。

这几句话，等于替所有的表说出了用意。表不是为了存放东西，是为了让联系被看见。

他还给用表的人留了一句警告。他说，看到一群东西，别急着说“它们一定有一个共同点”，先去看（《哲学研究》第 66 节）。很多时候它们只是像一家人，这个像那个，那个像另一个，并没有一条线贯穿全部。

这句警告，本章后面要用上。

四位前人，几种力量，放在一起看。

用表的人	表做的事	表的力量	表默认的东西
司马迁	让同时异地的事并排	散开的被一眼看见	事件已经发生过，表只负责排列
门捷列夫	按性质的重复排出行列，留出空格	能预言，也能被证错	元素早就在那里，等人去找
康德	列出思维的全部形式	给一门学问一个完整的边框	格子是先定的，不会多也不会少
维特根斯坦	把词与词的联系摆出来	让糊涂的地方被一眼看清	只描述，不追问联系从哪里来
一本账簿	把收支逐笔对齐	对不上的地方一眼可见	每一笔都是现成的数
一张课程表	把一周的时间切成格子	让很多人在同一时刻到同一处	时间是均匀的、可切的

◆三、表停在哪里

这几张表都好用。可是它们停在同一个地方。

先说门捷列夫。他的表有一处很耐看的细节：有几对元素，按原子量排，位置不对；他宁可违反原子量，也按性质把它们调换过来，碲和碘就是一对。为什么这么调，他当时说不清。四十多年后，英国物理学家莫塞莱在 1913 年前后用 X 射线量出了“原子序数”，表的排法才有了新的根据。

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这张表本身，也在一次次地被改写。

可是在门捷列夫的图景里，被改写的只是“排法”。元素是早就摆在那里的东西，表只是越排越准。表在变，表里的东西不变。

康德的表更进一步。他要的不是越排越准，是一次排完。后来不少人批评他的十二格是从当时的逻辑教本里搬来的，并没有真正推出来，黑格尔就这样批评过。不管这批评公道与否，康德的表有一个代价：它把门关上了。格子既然先定、不多不少，就不会有一格留给“还没想到的形式”。

司马迁的表最谦虚。他只排已经发生过的事。可是“已经发生过”这四个字，也让表成了一张死者的名单。表里的事不会再动。

维特根斯坦走得最远。他的“综观”不预设格子，也不预设完备，联系怎样就摆成怎样。可是他给自己划了一条线：哲学只描述，不解释，让一切如其所是（《哲学研究》第 109、124 节）。摆出来的联系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两个词挨得近、那两个词隔得远，他不问。

联系被摆在桌上，像摆好的一副牌；牌是怎样被洗成这样的，不在他的事里。

四个人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门捷列夫让表改排法，没有让格子里的东西也动起来。康德让表完备，关上了门。司马迁让表记住过去，没有给将来留格子。维特根斯坦让联系被看见，没有问联系的来历。

本书要做的这张表，有两种诱惑。

一种诱惑是把它做成康德式的表：十本书，五列，五十格，说这就是全部，格子先定，周期就这几站，尺度就这几层。这样做很体面，读者会觉得这套书“完整”。可是这等于宣布：这套书讲的发生，到这张表就停了。一套讲“一切都不闭合”的书，最后用一张闭合的表收尾，这是自己打自己。

另一种诱惑是把它做成一份目录：十本书，排个顺序，每本写一句话，好看就行。这样的表不会错，因为它什么也没押上。

本书的表要走第三条路。

这张表的每一格，都是一次结晶；它要留空格，也要有一列写明它怎样才算错。

说“每一格都是一次结晶”，意思是：格子里写的东西，不是从各卷里“取出”的现成结论，是十份大纲撞在同一张表上时，被逼出来的说法。戚海燕填书二那一格时停住，就是这种撞。九本书各讲各的现场，一放进同一列，就有了对不上：有的卷落在一站上，有的卷跨着整条周期，有的卷根本是在评论周期本身。

说“要留空格”，意思是：周期的哪一站没有哪一卷专门去讲，尺度的哪一层只有一卷在撑，表上要看得出来。门捷列夫的空格是在等元素；这张表的空格，是在等还没写出来的研究。

说“有一列写明它怎样才算错”，意思是：每一卷都押上了一点东西。这一列是这张表与目录的分界。

还有一层，戚海燕卡住的最后一行也在这里。总论卷要在表里占一行，表就把装着它的书也装了进去。这不是毛病，是这张表最该有的样子：做表的人和被做成表的东西，在同一次发生里一起显出来。书十那一行，填的正是这件事。

◆四、十本书，一本一行

下面就是这张表。判词一栏照抄各卷大纲原文，一字不改。其余几栏，依据的也只是各卷大纲：前九卷的正文还在写，表里写的是“该卷提出”的东西，不是该卷已经证成的东西。

卷	现场	判词（照抄各卷大纲）	生命周期里突出的阶段	尺度	该卷最重要的一条可推翻条件
书一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从发现学到发生学》	读经	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在读者身上再结晶	个人与共同体	每一卷经文的“对不上”，都必须先在经文或史料里独立指认出来，再谈发生学读法；指认不出而硬套，那一卷的读法不成立
书二　《SDE 符号学：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与索绪尔的二元》	理论总本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 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全周期	通	不成粒子的符号：找到一个不满足稳定、整体、独立任何一条，却能被反复认出、跨界迁移的东西
书三　《一场没有发生的对话：德里达与加达默尔之争及其解决》（暂名）	诠释	加达默尔看见了结晶，以为它是终点；德里达看见了熔开，以为它没有尽头。两样都是真的，所以谁也没赢。	起（对不上）与止（结晶）	共同体	吻合中的解释：找到一次真正的解释，发生在现实与自我完全吻合、毫无惊讶怀疑的时候

卷	现场	判词（照抄各卷大纲）	生命周期里突出的阶段	尺度	该卷最重要的一条可推翻条件
书四　《大模型是索绪尔的网、皮尔斯的链：符号在对话中才发生》	机器	AI 让说话变得免费，可符号从来不是免费的。	零成本的伪结晶	机器与人机	若只用理念符号训练的系统，在规模增长下幻觉趋于零
书五　《第一个符号：婴儿的符号学》	起源	婴儿不是先有一个“我”再学会说“我”；是在说“我”的过程里，“我”才发生。	第一次结晶	个人	若理念符号（词）普遍先于任何自我符号、现实符号的稳定出现
书六　《刻痕：文明的符号学》	历史	文明不是一堆遗物，是三界符号一次次对不上、结晶、迁移、固化、熔开留下的刻痕。	迁移与复制成本	文明	若复制成本的大降，不伴随符号结构的重排
书七　《易：一部关于发生的符号学——中国的符号学》	中国	西方符号学从“符号是什么”问起，《周易》从“变是怎样发生的”问起。	变与不闭合	文明与个人	若大象传“君子以……”的自我符号要求，在传承中从未起过作用
书八　《熔不开的粒子：心的符号学》	心灵	心里卡住的，往往不是一件事，是一个熔不开的符号。	固化与熔开	个人	若没有支持关系时的熔开，与有支持关系时的结果没有差别
书九　《被刻进世界的公式：科学的符号学》	知识	科学的力量不在于它找到了现成的真理，而在于它把“对不上”变成了一种制度。	对不上的制度化	共同体	若重大科学概念的诞生，找不到任何可以事前指认的反常
书十　《万物皆刻痕：从符号学到发生本体论》	总论	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	全周期，以及周期本身被回写	三个尺度加机器，以及尺度之间	若存在可以独立指认、且不依赖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

先把几栏各说一句。

“现场”一栏，写的是这一卷站在哪里看符号。读经、婴儿、文明、机器、心、科学，是六个具体的地方；诠释和中国，是两种传统；理论总本和总论，不

是现场，是看现场的那张图。表里把它们并排放，不是说它们同类，是要让你看见：十卷里有八卷在地上，两卷在图上。

“判词”一栏，每一卷大纲开头都有一句判词，是该卷压得最紧的一句话。照抄，是因为判词本身就是一个结晶过的粒子，改一个字，它就不是它了。

“阶段”一栏，用的是本书提出的那条生命周期：对不上、做功、结晶、迁移、固化、熔开、再结晶。这一栏只写“突出的”阶段。每一卷其实都会碰到整条周期，可是每一卷都有一站讲得最多、最用力。

“尺度”一栏，用的是本书提出的个人、共同体、文明三个尺度，加上机器这第四种。

“可推翻条件”一栏，每卷只取一条。各卷大纲列出的条件多半不止一条，第 25 章会把它们全部摆出来。这里取的，是最能代表该卷押注的那一条：这一条一旦被确证，该卷的核心说法就站不住。

取哪一条，也是一次判断，不是照抄。取的规矩有两条。一是贴着该卷的阶段：书九突出“对不上的制度化”，就取关于反常的那一条；书六突出“复制成本”，就取关于复制成本的那一条。二是十条尽量不重复：书一、书二的大纲都列了五条总条件，书三列了其中四条。如果三卷都取“零成本的结晶”，这一列就只剩一个声音。

所以书一取方法上的闸，书二取符号之体，书三取解释的起点，各押一处。

这样取，代价是有几条重要的条件没进表，比如“零成本的结晶”和“无入口的信仰”。它们不是不重要，是第 25 章要把它们放在总表里单独讲。

还有一句交代：系列另有十二卷应用卷。它们只用这十卷的口径，不改口径，所以不在这张表里占行。

◆五、这张表怎么读

一张表有三种读法：竖着读，横着读，斜着读。

先竖着读**“阶段”一栏**。

把这一栏从上往下念一遍：再结晶，全周期，起与止，伪结晶，第一次结晶，迁移，变与不闭合，固化与熔开，制度化。

你会发现，周期的每一站都有卷去认领，可是认领得很不均匀。“结晶”这一站最挤：书一、书三、书四、书五都在这里，只是各讲一种结晶。书一是读者身上的再结晶，书三是解释止于结晶，书四是机器的伪结晶，书五是人生第一次结晶。“迁移”这一站只有书六一卷在撑。“熔开”由书八和书七分担，书三在争论里也碰到它。

这种不均匀不是毛病，是信息。

它说明这套书对“结晶”看得最细，对“迁移”看得最粗。三界之间的迁移，本书提出过六条路线：现实到理念、理念到自我、自我到现实，以及反过来的三条。可是在九个现场里，真正把迁移当主角的，只有文明那一卷。一个人身上的迁移，比如一条戒律怎样练成习惯，一个习惯怎样造出一件器物，还没有一卷专门去讲。

这就是表上的空格。门捷列夫的空格写着“还没有找到”，这张表的空格写着“还没有写”。

再竖着读“尺度”一栏。

个人尺度有书五、书八，书一和书七各占一半。共同体尺度有书三、书九，书一占另一半。文明尺度有书六，书七占一半。机器只有书四。

这一栏一读，就看出一个问题：尺度之间的那条缝，没有一卷站在上面。

每一卷都在一个尺度上，或者跨着两个尺度。可是本书提出的第二条升维命题，后半句讲的正是尺度之间：个人的结晶怎样升为共同体的符号，文明的场怎样托住一个人的结晶。这半句在九个现场里都只是顺带碰到。书十那一行写着“以及尺度之间”。这不是因为本书已经把它讲完了，是因为前九卷都没有把它当成正题。

再竖着读“判词”一栏。

这是最有意思的一栏。十句判词，句式几乎都是同一个形状。

书一：“问'神说了什么'”对“问'发生了什么'”。书四：“说话变得免费”对“符号从来不是免费的”。书五：“不是先有一个'我'”对“在说'我'的过程里，'我'才发生”。

书六：“不是一堆遗物”对“是……留下的刻痕”。书八：“不是一件事”对“是一个熔不开的符号”。书九：“不在于找到了现成的真理”对“而在于把'对不上'变成了一种制度”。书十：“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对“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

七句都是“不是甲，是乙”，或者是它的变体。

甲总是一个被当成现成的东西：神已经说完的话，一个先在的“我”，一堆遗物，一件事，一个现成的真理，一堆等着命名的东西。乙总是一段过程：发生，说的过程，刻痕，熔不开，制度，仍在发生。

剩下三句换了说法，形状也没变。书二用网、链、三角三个比方，最后落在“一段来历”上——来历就是过程。书三说两人各看见一半，一个以为结晶是终点，一个以为熔开没有尽头。它把“终点”和“无尽”这两个现成的结局一起拆了。书七说一边问“是什么”，一边问“怎样发生”——这是整张表的句式被一句话说了出来。

这里要用上维特根斯坦那句警告。

说十句都是同一个形状，是不是在“急着找共同点”？

老实地说，前七句是读出来的，字面上就是甲乙两头对举。其中五句直接写着“不是……是……”或“不在于……而在于……”，书一、书四两句是两头并举，谁来数都是这七句。后三句是解释出来的：书二的“来历”、书三的“终点与无尽”、书七的“问起”，要多走一步才能放进同一个形状。这一步走得通，可是它比前七句弱。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十句里有七句明明白白是同一个动作，另外三句跟这个动作像一家人。本书不把这三句硬算进去。七比三，这里照实写。

所以判词一栏竖着读，读出的是同一个动作：把一个被当成先在的东西，改说成一段发生。 七个现场明明白白做了这个动作，另外三个与它相像。这个动作，就是本书第四编讲的“存在者是怎样发生的”在九个现场里的预演。

然后横着读一行。

每一行都可以当成一个小故事来读。在什么现场，撞上了哪一种被当成现成的东西，也就是判词里的甲。这一卷主要看周期的哪一站，在哪个尺度上看，最后押上了什么。

拿书九那一行试一下。现场是知识。被当成现成的东西是“现成的真理”。这一卷主要看的是“对不上”这一站，而且看的是它被做成了制度。实验、仪器、评审、复现，都是有意去制造对不上的办法。尺度是共同体。押上的是：如果重大科学概念的诞生，找不到任何可以事前指认的反常，这一卷就站不住。

一行读下来，你得到的是一个可以被检查的说法，不是一句口号。

最后斜着读。

把书五、书八、书一三行连起来，从“第一次结晶”到“固化与熔开”，再到“在读者身上再结晶”，读出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先在母亲怀里结晶出第一批符号；后来有些符号结得太紧，熔不开；再后来，在读一本书、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又在身上重新结晶一次。

把书六、书七、书四三行连起来，从“迁移与复制成本”到“变与不闭合”，再到“零成本的伪结晶”，读出的是一个文明的处境。符号的复制越来越便宜，从写本到印刷到网络，一路降到机器那里，几乎为零；而一部讲“变”的古书早就提醒过，这样的系统不会闭合。

把书三、书九两行连起来，读出的是一个共同体怎样处理对不上：诠释学争了几十年，解释到底落不落地；科学则把对不上做成了日常的工序。一个在争论它，一个在使用它。

斜读不是本书的发明。司马迁的表本来就是让人斜着看的：同一年里，这一国在打仗，那一国在立王。斜读读出的，是表的作者没有写进任何一格、可是格与格之间自己显出来的东西。

最后，读那一列可推翻条件。

十条放在一起，你会看到它们不是同一种。

有的可以去翻史料：书六的复制成本，书七的大象传，书九的反常。有的要做实验或者长期追踪：书四的幻觉，书五的符号顺序，书八的支持关系。有的是

方法上的闸：书一要求先指认缝，再谈读法。有的是理论上的：书二问有没有不成粒子的符号，书三问有没有吻合中的解释。书十问有没有不靠任何结晶过程的知识。

这一列的不同，正好是第 25 章要接着做的事：哪些条件现在就能去查，怎样查。

◆六、读这张表的三种误会

表做好了，误读也跟着来。常见的有三种，先说在前面。

第一种误会：把阶段栏当成分类。

阶段栏写着书五是“第一次结晶”，书八是“固化与熔开”，很容易读成：书五讲结晶，书八讲固化，各管一摊，互不相干。

不是这样。阶段栏写的是“突出”，不是“只有”。心那一卷的大纲里，有一章专讲家是第一张场，讲早年的场让哪些符号容易结晶。那是在讲结晶，不是固化。

婴儿那一卷的大纲里，有一章讲两岁左右的“不要”，把它看作连接度第一次站稳的标志；连接度一旦站稳，往后就有结得太紧的可能。各卷是同一条周期上的特写，镜头推近了哪一站，那一站就占满画面，别的站还在画面外头。

本书提出的生命周期律，说的就是这个：九个现场是同一周期在不同阶段、不同尺度上的特写。把阶段栏读成分类，等于把一部连续的影片剪成了九张互不相干的照片。

第二种误会：把尺度栏当成等级。

个人、共同体、文明，从上往下排，像是一级比一级大，一级比一级重要。读的人容易觉得，书六讲文明，分量比书五讲婴儿重。

本书提出的第二条升维命题恰恰反过来：三个尺度走的是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文明不比一个婴儿更“真”，一个婴儿也不比文明更“根本”。尺度栏只说镜头离得远近，不说谁大谁小。

还要多说一句机器。机器在尺度栏里是第四种，可它不是第四级。它不在文明之上，也不在个人之下。它是另一种组合：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对不上，也缺动能。

第三种误会：把最后一列当成装饰。

很多书在导读里写一段“本书的局限”，读者翻过去，作者也不再提。可推翻条件这一列最容易被这样对待：表的前五列是正文，最后一列像一句谦辞。

本书要求倒过来读。最后一列是整张表的押金。前五列说的是“这一卷提出了什么”，最后一列说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了，前五列就要改”。没有最后一列，前五列只是十份内容提要。

这三种误会有一个共同点：都把表读成了一张定型的东西。阶段被读成固定的抽屉，尺度被读成固定的台阶，条件被读成固定的客气话。表一定型，就成了它自己要反对的那种发现学的表。

◆七、拿一张菜谱走一遍

表要用起来才知道好不好。拿一样东西，从第一行走到最后一行。

戚海燕的抽屉里有一张发黄的纸，是她母亲写的鲅鱼饺子做法。母亲今年七十九岁，住在即墨乡下。纸是二十多年前写的，那时戚海燕刚到市里上班，过年回不去，母亲就把做法写下来寄给她。

纸上一共十一行。鲅鱼一条，肥肉一块，韭菜一把，姜末少许，盐少许，花椒水“打到馅子发亮为止”。

这张纸她用了二十多年，饺子从来没有包对过。

能吃，也不难吃，就是不对。咬开的那一下，味道差一点，差在哪里说不出来。

先按规矩办事：在材料里先指认那条缝。 缝在哪里，纸上就写着——“少许”和“为止”。这两个词对写的人是清楚的，对读的人不清楚。这不是事后找补的说法：二十多年来，每一次包饺子，戚海燕都卡在同一处，在盐罐前停一下，不知道该放多少。缝是早就在那里的，她一直看得见，只是没有当回事。

缝指认出来了，再沿着表一行行往下走。

书二那一行，问它是不是一个符号。 拿三条判据一筛：这张纸稳定，二十多年没变；整体，十一行少了一行就不是这道菜；独立，它从即墨走到了青岛市区。三条都过。可是筛完你会发现，过了三条的是那张纸，不是那个味道。纸是一个粒子，味道没有跟着纸走过来。

书三那一行，问解释从哪里起。 戚海燕真正开始琢磨“少许”是什么意思，不是在拿到纸的那天，是在第一锅饺子不对的那天。纸上的字和嘴里的味道对不上，解释才被逼出来。对得上的那些行——“鲅鱼一条”“韭菜一把”——她一次也没有琢磨过。

书九那一行，问对不上能不能被做成一道工序。 前年春节，她回即墨，带了一台厨房秤。母亲剁馅的时候，她在旁边，母亲每抓一撮盐，她就偷偷把盐罐放上去称一下前后的重量。

三次包饺子，三个数，差了将近一倍。

她起初以为母亲年纪大了，手上没准了。后来细看，盐放得最少的那一次，鲅鱼是早上刚从码头买来的；放得最多的那一次，鱼是冻过的。“少许”不是一个数，是一个判断：母亲的手先碰过鱼，再去抓盐。

这一下，那张纸上的十一行，在她眼前换了一个样子。它不是一份缺了数字的说明书，是一个人手上的东西，被压成了十一行字。压的时候，最要紧的那一层——手碰鱼、鼻子闻鱼、心里有数——压不进纸里。

书六那一行，问复制成本。 去年她把这张纸拍了照，发给在外地的妹妹，又发进家里的群。复制几乎不要钱，一秒钟就到了十几个人手上。可是十几个人里，没有一个包出了母亲的味道。复制越便宜，越看得清：被复制的只是纸，结晶在别处。

书四那一行，问机器能给什么。 她也试过让一个聊天软件写一份鲅鱼饺子的做法。它写得很全：盐几克，花椒水几毫升，肥瘦几比几。照着做出来的饺子，挑不出毛病，也没有一点像母亲。那份做法把整个网上的鲅鱼饺子都压在了一起，网很大，拉力很强；可是没有一口是从哪一条具体的鱼、哪一只具体的手里来的。

书一那一行，问怎样读。 以前她读那张纸，问的是“妈写了什么”，一个字一个字照办。那次回即墨之后，她问的变成了“妈手上那会儿发生了什么”。同一张纸，两种读法，读出的是两份东西。

书五那一行，问第一次结晶。 她能尝出“不对”，是因为嘴里早就有一个“对”。那个“对”不是读纸读来的，是小时候在灶台边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纸来之前，味道已经在她身上结晶了。纸只是后来的一个理念符号，想去追那个早就结好的自我符号。

剩下几行，老实说：在这张菜谱上，找不到缝。

书七那一行讲“变与不闭合”，你可以说每一季的鲅鱼都不一样，菜谱永远写不完。这话不算错，可是它不是从这张纸自己的缝里长出来的，是拿一句好听的话往上贴。书八那一行讲熔不开的符号。戚海燕对这张纸并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苦，硬说她“执着于童年的味道”，就是在替她编一段心事。这两行，在这一例上空着。

空着，比硬填强。

走完这一遍，再回到表上看，这张菜谱落在哪里？它落在一个空格上。

它讲的是一个人手上的东西，也就是自我符号。这样东西想要搬进一张纸，变成理念符号，再搬到另一个人手上，重新变成自我符号。这是迁移，而且是个人尺度上的迁移。第五节说过，这正是表里没有一卷专门去讲的那一格。

一张寄了二十多年的菜谱，正好掉进了表的空格里。这不是巧合。日子里最常见的发生，往往就是理论里最没讲透的那一处，因为它太常见，没人觉得那里有缝。

那年春节之后，戚海燕在那张纸的背面添了一行字，是她自己的笔迹：“盐：先摸鱼。”

这一行字不是答案。它只是把那条缝记下来了。下一次包饺子，饺子还是没有包对，可是差得少了一点。

◆八、表也会被改写

先回到开头卡住戚海燕的那一行：书十自己。

这一行的现场写“总论”，阶段写“全周期，以及周期本身被回写”，尺度写“三个尺度加机器，以及尺度之间”。每一格都比别的行多出半句。多出来的半句，就是这一卷和前九卷不同的地方。

前九卷各自站在周期的一站上看；总论卷要看的是周期本身会不会动。本书第二编讲熔开与再结晶时提过，生命周期本身也在被回写。这句话落到表上，就是：这张表的阶段栏，有一天也要被重排。书十那一格写“周期本身被回写”，等于在表里预先写下了这张表会被改。

尺度那一格多出的“以及尺度之间”，前面竖读时已经说过，是一个空格的名字，不是一份成绩。

最难的是最后一格：书十怎样才算错。

这里取的是本卷新增三条里的第一条：若存在可以独立指认、且不依赖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

为什么取这一条，不取另外两条？因为这一条押的是本卷最大的那一注。

前九卷说的是符号怎样发生；本卷要往前再走一步。我们叫作“东西”“主体”“客体”的，本卷说，也都是结晶出来的粒子，连接度高到被当成了先在的。假如真有一种关于客体的知识，能被独立地指认出来，又不经过任何对不上、任何做功、任何场。那样，“客体也是粒子”这一步就迈不出去，本卷第四、第五编都要重写。

这一格一填上，那一行就和别的行一样了：押上了东西，可以被检查。戚海燕那晚空着的，正是这一注。

这张表还没有做完，本书也不打算把它做完。

它会被改，至少在三个地方。

一是空格会被填上。 个人尺度的迁移，尺度之间的回写，现在都是空格或半空格。等到有人把这几处做成研究，表就要加行，或者加列。第 26 章写的就是怎样去填。

二是阶段栏会被重排。 现在的阶段栏是按七站排的。可是填表的时候已经看到，书二和书十不落在任何一站，书七那一格更像一句评语。

这说明七站本身也许不是最好的分法。也许“变与不闭合”不是一站，是贯穿各站的一种性质；也许“迁移”该拆成六条路线各占一列。门捷列夫的表从原子量改到原子序数，排法换了，格子里的东西没丢。这张表也会这样。

三是可推翻条件那一列，有一天会有一格被打上记号。 如果某一条被确证了，那一行就要改写，或者整行划掉。这一列是整张表里最重的一列，因为它把十本书的说法交了出去，交给还没出现的反例。

一张会被改写的表，比一张完整的表难做。它要求做表的人承认自己只是周期里的一站。本书提出的那条生命周期，在这里落到了这本书自己身上：这张表是对不上逼出来的，是一次结晶。它会被迁移到读者手里，会有人把它供起来，也会有人把它熔开再排一次。

戚海燕那三格浅灰，到付印的时候还是灰的。鲁文博看校样的时候问她，要不要把灰去掉，显得干净些。

她说留着。

◆九、放回日子里

你手边大概也有一样东西，是一张“表”：一份家里传下来的做法，一本记账的本子，一张孩子的课程表，一份公司的组织图。

挑一样，拿来照着本章的办法读一遍。

先竖着读：这张表的每一栏，是不是都填得一样满？哪一栏总是空着，哪一栏总是挤？空着的那一栏，也许就是这个家、这家公司从来没有谈过的事。

再横着读：拿出一行，问它押上了什么。一份做法押上的是“照做就对”；一张课程表押上的是“这个时间学这门课最合适”。它们怎样才算错？

最后斜着读：把隔得很远的两行连起来，看看能读出什么格子里没写的东西。

做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可是它需要你在一个格子前停一下，像戚海燕在盐罐前那样。那一停，就是那张表开始问你问题的时候。

带 走 的 话

一张表的用处不在填满，在于让对不上的格子显出来，让每一行都押上一点东西。

两 行 小 账

· 康德的表一次排完、不多不少，把门关上；本书的表留出空格，并让每一行写明它怎样才算错。

· 把十句判词当成十个现成的结论去背，发生就被收回为发现；它们是十次结晶，也会被下一次对不上熔开。

想 一 想

1 你家里有没有一张“写了却总是做不对”的纸？它的缝在哪一个词上？

2 你每天用的表格里，哪一栏总是空着？那一栏没人填，是因为不重要，还是因为没人敢填？

3 如果要给你自己这几年的日子做一张表，你会留哪一格为“还没写”？

第 25 章

它怎样才算错：系列的可推翻条件

这一章的问题：石振宇给“怎样才算我错”那一行字加了四个括号，为什么括号越多，这行字反而越不算数？

◆一、越写越长的一行字

石振宇三十七岁，在新加坡一家科研机构做研究员，研究的是热带海水里钢材怎样生锈。

那是一个周四晚上。他在金文泰的组屋里，把一份经费申请书改到第三稿。评审意见退回来，别的都好说，只有一条让他坐了很久：

“请写明，在什么结果下，申请人的假说应被视为不成立。”

他的假说不复杂。实验室在海边码头挂了一批试样，他预测，靠近浪溅区的那一排，半年内会先出现一种特定形状的点蚀坑；远离浪溅区的那一排不会。

照评审的意思，他在申请书里写下一行：

“若六个月内，浪溅区试样未出现上述点蚀，则本假说不成立。”

写完他读了一遍，觉得太冒险。万一那半年碰上少见的干季呢？他在后面加了半句：“（排除月均湿度显著偏低的情况）”。

又读一遍。万一试样表面在安装时被手套蹭了油呢？再加半句：“（排除试样表面污染的情况）”。

万一码头施工，浪溅区的位置变了呢？又加半句。

十点多，这一行字已经变成了四行。他把它发给合作者温若岚。温若岚做统计，说话很直。

她回了一句：“你现在这几行，什么结果都推不翻你。”

石振宇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她说得对。他加的每一个括号都有道理，每一个都真可能发生；可是四个括号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扇永远开着的后门。无论半年后码头上出现什么，他都能找到一个括号钻进去。

这一晚显出了一个他不太愿意看见的自己：一个写着“可推翻条件”、手上却在一块一块砌墙的人。

那天夜里，他把四个括号删掉三个，只留下湿度那一条，并且在后面写上一个数：月均相对湿度低于某个值才算。数是事先写死的，半年后不许再改。

写完这一行，他反而睡得着了。

本章要做的，是石振宇那晚做的事，只是规模大得多。先把整个系列的可推翻条件摆出来，看清哪些是真押上了东西，哪些还开着后门。再加上本卷自己的三条；最后讲清哪些现在就能去查，怎样查。

◆二、前人怎样检验一句话

怎样判断一句话可信，中国和西方都有很早的办法。先看三位。

第一位是墨子。

《墨子·非命上》里的“言必有三表”，第 18 章讲真的时候已经摆出过：本之，往上查古代圣王的事迹；原之，往下查老百姓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用之，用到政事里看有没有利。那一章看的是三把尺怎样拧成一根绳，这里看的是墨子怎样拿第二把尺去检验一句话。

墨子拿这三把尺去量当时流行的“有命”之说：人的贫富寿夭早已注定。他问，古来可有谁亲眼见过“命”、亲耳听过“命”的声音？没有。那么“有命”这句话，在第二把尺上就站不住。这一问，见于《非命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动作。两千多年前，有人把一句流行的大话，交给了普通人的耳目去对账。

第二位是王充。

东汉的王充写《论衡》，一生和当时的种种谶纬、感应之说较劲。他有两句话很有名："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大意是：事情没有比得到验证更清楚的，说法没有比拿出证据更站得住的。

王充比墨子更进了一步。他不只是拿耳目去量，还常常设想反过来的情形。如果天真会因人事而降灾，那么这一类事和那一类事就该一起出现。可是史书里它们并不一起出现。这已经很接近后来所说的"找反例"。

第三位是波普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波普尔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极大的判别法，写在《研究的逻辑》里。这本书 1934 年底出版，版权页署 1935 年；中译本常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不看它能被多少事实支持，看它能不能被事实推翻。

他常举一个对照。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光线经过太阳附近会弯折，而且给出了弯折的大小。如果日食观测量出来不是那个数，理论就倒了。这叫冒险的预言。

反过来，有些学说什么都能解释。你这样做，它能解释；你那样做，它也能解释。波普尔说，这种"什么都能解释"不是长处，是毛病。他拿来对照的，是精神分析等几种学说。这个对照，见他后来收进《猜想与反驳》（1963）第一章的那篇讲演。

这三位前人对在同一个地方：一句话要算数，就得交给它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去检验。 墨子交给百姓的耳目，王充交给史书里的记录，波普尔交给还没做的观测。

本系列每一卷都照这个办法做。每一卷的大纲里都有一章或一节讲"它怎样才算错"。书一、书二的总账各列了五条，书三列了其中四条，书一的样章最后一节也是这个题目。这个做法，和这三位前人走的是同一条路。

◆三、刀为什么会钝

可是这把刀用久了，会钝。钝在三个地方。

第一处钝：耳目会替你作证。

墨子的第二把尺，量“有命”时很锋利。可是同一部《墨子》里，《明鬼下》用的也是这把尺，方向却反了过来。它举出杜伯等好几桩“众人亲见”的鬼神之事，说鬼神是有的。

同一把尺，量出一个“无”，又量出一个“有”。问题不在尺，在于“百姓耳目之实”本身是什么。耳目报上来的，往往已经是一个结晶过的说法：人们看见的，常常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看见的。墨子没有问这些见闻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处钝：理论从来不是单独上场的。

波普尔之前，法国物理学家迪昂已经指出过一件事：在物理学里，你没法单独检验一个假说。

你做实验，用到的是一整套东西——仪器怎样工作、读数怎样换算、别的条件怎样控制。读数对不上，你只知道这一整套里有地方错了，不知道是哪一处。这层意思，集中写在他 1906 年的《物理理论的目的与结构》里。后来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里，把这个意思推得更远。

石振宇那四个括号，就是这件事。湿度、表面污染、码头施工，都是“那一整套”里的部分。假说没有错，可以是湿度错了；湿度没错，可以是表面错了。只要括号够多，刀就砍不进去。

波普尔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承认，判定一次观测“算数”，最后要靠研究者的约定。他把科学的经验基础比作打进沼泽里的桩，桩打到够用的深度就停，并没有打到岩底。这个比喻见《研究的逻辑》第 30 节。

第三处钝：越结实的理论越难砍。

这一处，前人说得最少，可是本系列自己的理论偏偏会预言它。

本系列提出，旧符号难破，是能量问题：要拆一个符号，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一个理论在它的拥护者身上，也是一个结晶过的符号。用得越久，被引用得越多，被一次次对不上逼着回写得越多，它的连接度就越高。到那时候，一个反例来了，拥护者付不出拆它所需的动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加一个括号。

这是本系列对自己的一个预言：这套理论用得越久，就越容易在自己的拥护者手上变成石心。

一套理论预言了自己会变得难以推翻，它就欠下了一笔账：必须趁自己还没长得太结实，先把门开好。门开在哪里，开多大，都要事先写下来，写死，不许事后再改。

这就是书二大纲里那道“附闸”的真正分量：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它不只是一条释经和读史的规矩，也是这套理论对自己的约束。事后找缝，什么都能找到；事前写下缝在哪里，才会有找不到的时候。

三处钝，各自停在接着要走的一步上。墨子的耳目，接下去要问见闻是怎样结晶的。迪昂的整体，接下去要问括号怎样才不会无限地加。波普尔的沼泽，接下去要问打桩的人付了多少力、为什么停在这个深度。本章不替三位前人回答这几问，只把它们用在本系列自己身上。

◆四、全系列的条件摆在一起

先把账摊开。下表收了全系列所有的可推翻条件。来源有两处。一是全系列通用的五条和一道附闸：书二第十编列出，书一、书三沿用（见附录三）。二是书四至书九各卷大纲“它怎样才算错”一章列出的条件。最后三行是本卷新加的，下一节细讲。

表里的“现在能不能查”一栏，是本书的初步判断，第七节再展开。

编号	条件（简写）	出处	若被确证，动摇什么	现在能不能查
总一	纯理念的自生：一个理念符号诞生前后，查不到任何现实与自我的对不上	系列通用（书二）	理念符号＝F（现实，自我）	能，翻概念史
总二	吻合中的解释：解释发生在完全吻合、毫无惊讶怀疑之时	同上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难，要当场记录
总三	不成粒子的符号：三判据一条不满足，却能被反复认出、跨界迁移	同上	符号是粒子态	能，先要定好候选
总四	无入口的信仰：三个入口都不在场	系列通用（书二；书	信仰发生的三入口说	半能，要事前的文字

编号	条件（简写）	出处	若被确证，动摇什么	现在能不能查
		三不涉）		
总五	零成本的结晶：无动能、无势能依托而结晶；或松动与累积连接无关	同上	符号发生的能量律	要新做研究
附闸	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	系列通用（书二）；各卷	整套说法的可检验性	能，现在就执行
四一	只用理念符号训练的系统，规模增长下幻觉趋于零	书四大纲	一界符号的结构性毛病	能，要长期跟踪公开评测
四二	零动能的阅读，留存与付动能者无差别	书四大纲	免费的符号不结晶	能，可做实验
四三	无记忆、无身体、无代价，却有稳定可迁移的自我符号	书四大纲	自我符号的三个条件	要新做研究
五一	词普遍先于任何自我、现实符号的稳定出现	书五大纲	婴儿的符号顺序	能，重新编码已有研究
五二	无回应、无稳定照料者时，符号发展与有者无差别	书五大纲	场托住结晶	只能读已有研究
五三	疲惫与新理解无关	书五大纲	动能是结晶的条件	能，读已有研究并补做
六一	某文明的文字诞生，不伴随任何可指认的社会对不上	书六大纲	文字是对不上逼出来的	能，翻史料
六二	复制成本大降，不伴随符号结构的重排	书六大纲	复制革命即能量账重排	能，翻史料
六三	无能量投入的符号，长期跨代稳定	书六大纲	维持也要付能量	能，翻史料
七一	卦的形成与占问的对不上无关	书七大纲	《周易》诞生于对不上	能，读出土与传世材料
七二	六十四卦的网络与卦义的变化无关	书七大纲	卦网即势能	能，读历代注疏
七三	大象传的自我符号要求，在事先划定的家训、学规里系统地不起作用	书七大纲（本卷收紧）	《周易》三界俱全	能，读家训、学规、日记
八一	创伤反应的强度，与相似处境的牵引无关	书八大纲	势能把人拉回去	只能读已有研究
八二	无支持关系时的熔开，与有支持者	书八大纲	疗愈要托得住的场	只能读已有研究

编号	条件（简写）	出处	若被确证，动摇什么	现在能不能查
	结果无差别			
八三	耗尽状态下，讲道理与先补能量效果无差别	书八大纲	先补能量再谈道理	只能读已有研究
九一	重大科学概念的诞生，找不到可事前指认的反常	书九大纲	反常是结晶的起点	能，翻科学史
九二	仪器与记号的革新，与理论变化无关	书九大纲	仪器与记号是三界相会处	能，翻科学史
九三	无共同体之场的结晶，能长期稳定	书九大纲	思想集体是势能之场	能，翻科学史
十一	存在可独立指认、不依赖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	本卷	客体也是粒子	能，先审候选
十二	三尺度的符号发生，在能量账上不同构	本卷	三尺度同构	要新做研究
十三	真善美与三能的对应，在任一尺度上系统地不成立	本卷	能量律即价值律	要新做研究

二十七行，看上去很多。读的时候，有三件事要先看清。

第一件：条件之间有上下。

各卷的条件，大多是总条件在一个现场里的样子。

六一、七一、九一，说的都是“某一类符号的诞生找不到对不上”，只是现场分别是文字、卦、科学概念。它们是总一在三个现场里的分身。

四二、五三、六三、八三，说的都是“不付能量也照样结晶”，现场分别是阅读、婴儿、文明、心。它们是总五的分身。五二、八二、九三，说的都是“没有场也照样结晶”，这是总五后半句“无势能依托”的分身。

这个上下关系有用处：分身被确证，总条件就跟着受伤。九一要是成立了，受伤的不只是书九，还有“理念符号＝F（现实，自我）”这条总方程。反过来，总条件被确证，分身就全都失去了靠山。

第二件：条件的分量不一样。

可以按“它倒了会塌掉多大一片”分成三等。

头一等塌掉整个系列：总一、总三、总五、附闸。总一倒了，符号三角的一条方程就倒了。总三倒了，“符号是粒子态”这句全系列的第一句话就倒了。总五倒了，能量账就作废。附闸守不住，其余二十六条都成了空话。

第二等塌掉一卷或一大块。总四塌掉信仰发生论，四一塌掉书四的主心骨，七三塌掉书七“三界俱全”的说法，十一塌掉本卷第四、第五编。

第三等塌掉一章或一节：比如七二只动书七讲卦网的那一编，九二只动书九讲仪器与记号的两编。

分量不同，查的先后也该不同。头一等的条件，最该先去查。

第三件：有些条件之间会互相牵制。

总二和附闸就是一对。总二说，要找“毫无惊讶怀疑时的解释”；附闸说，对不上要在事前指认。可是一个人在解释的当下有没有惊讶，事后去问，他多半会说“当时有点意外”。人的记忆会替理论作证，这正是墨子那把尺钝掉的地方。所以总二要能查，就得在解释发生的当下记录，不能事后补问。附闸逼着总二换了一种查法。

◆五、本卷新加的三条

前九卷讲的是符号怎样发生。本卷往前多走了几步：存在者也是这样发生的，三个尺度走同一份账，能量律就是价值律。多走一步，就要多押一注。这三条就是押上的注。

第一条：若存在可以独立指认、且不依赖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

本书的判断是：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本书给出的候选回答是：来源者是发生本身，“客体”是这个过程留下的一类高连接度粒子。第 17 章已经写出这个候选回答自己的条件，这里管的是更宽的一层。

只要有一种关于客体的知识，能被独立指认出来，又不经过任何对不上、任何做功、任何场，这一层就破了。那样，本书第四编“东西是高连接度的符号”“主体与客体是最大的两个粒子”那几步就迈不出去。

这一条不是摆设。有几类候选，真的很难对付，本书得老实列出来。

一类是天生的知识。发展心理学里有一路研究认为，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预期。比如物体不会凭空消失，不会穿墙而过。这一路常被称作“核心知识”研究，代表人物有斯佩尔克、巴亚尔容等；有的实验报告，三四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显出这类预期。

如果这些预期在任何互动之前就已经在那里，它们就是这一条最有力的候选。书五大纲说“基因只提供器具”，这句话在这里要接受检验。

一类是数学。二加二等于四，似乎不必经过任何对不上就是真的，而且对任何人都一样。

一类是知觉里最硬的那一层：手碰到桌面，桌面挡住了手。这一挡，好像不必结晶，它就在那里。

面对这几类候选，本书先堵上一条自己的退路：不许临时把“演化”说成又一次结晶，来消化天生知识这类反例。 如果本书要说“这些预期是物种在漫长的演化里结晶出来的”，就必须事先写出几样东西。演化尺度上的对不上是什么，动能是什么，场是什么；这种说法自己怎样才算错。写不出来，就算本书在这一条上输了一局。

同样，也不许把数学说成“其实也是在某次对不上里结晶的”，除非能在数学史的材料里，事先指认出那条缝。

第二条：若三尺度的符号发生，在能量账上不同构。

本书提出，个人、共同体、文明的符号发生，走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这句话要能被检查，先得说清“同构”是什么意思。

同构不是说数一样大。一个人学会一个习惯，和一个文明形成一套文字，花的力气不可同日而语。同构说的是关系的方向一样，至少有三条：

一是先后：三个尺度上，新符号的出现之前，都能事前指认出一条缝。

二是投入与结实：三个尺度上，付出的动能越多、托着它的场越稳，结出的符号就越难拆开。

三是停下：三个尺度上，动能一断，维持就开始松动；没有一个尺度能让符号不付任何代价地永远留着。

三条里只要有一条，在某个尺度上系统地反过来，同构就不成立。比如文明尺度上，投入越多的符号反而越容易散，并且排除了别的解释。本卷第三编要重写，第二条升维命题要降成“个人尺度的一条规律”。

第三条：若真善美与三能的对应，在任一尺度上系统地不成立。

本书提出：真对应内能，经得起拆；善对应动能，推动重连、让发生继续；美对应势能，是网络的吸引与拉扯。

这一条要说两句实话。

头一句：这一条原先写得太宽了。原来写的是“在任何尺度上都不成立”才算错，等于说只要有一个尺度勉强成立，它就不倒。一条只在所有地方都失败时才算失败的命题，几乎不会失败。所以本书把它收紧为“在任一尺度上系统地不成立”：个人、共同体、文明三个尺度里，只要有一个尺度上这一对应系统地反过来，它就要改。

第二句：这一条最容易被读成“怎么读都行”。真、善、美三个字太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所以它要能查，必须先把三个字落成可以观察的东西，而且落的办法要事先写死。

一种落法是看一个共同体里的三组比较。

被长期判为“真”的说法，是否平均比被判为“假”的说法，经受过更多的反证而仍然站着。被判为“善”的做法，是否平均比被判为“恶”的做法，更常让断了的关系重新接上。被判为“美”的东西，是否平均更能把人拉回来、拉到一起。如果在一个尺度上，三样里有一样系统地反过来，这一对应就在那个尺度上倒了。

这种落法本身也可以被质疑：被判为“真”的说法，可能只是被保护得好，并不是经得起拆。这正是第三处钝刀的样子。所以要同时记下：这个说法是靠反证存活的，还是靠没人去反证存活的。两种存活，不能算成一种。

这三条，分别押在本书提出的第四、第二、第五条升维命题上。第一条升维命题，生命周期律，自带一条押注：没有一个符号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直接

结晶。这一注和总一、总五是同一注，不另列。第三条升维命题，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与第一条新条件共用一注。

◆六、条件写坏的几种样子

把二十七条逐条读下来，会发现有几条写得并不好。不好的样子有三种，说出来，是为了往后改。

第一种：写得太宽。

十三和七三原先都是这样。一条要“在任何尺度上都不成立”“从未起过作用”才算错，它就几乎不会错。这一类条件的毛病，是把门开得太大，大到门框都看不见了。改的办法，是把“任何”“从未”换成可以比较的说法：在哪一批材料里，比例多大，和什么相比。

第二种：写成一个圈。

总五的后半句说，若符号的松动与它累积的连接无关，能量律要改。这句话本身没有毛病。毛病出在查的时候：如果“累积的连接”是拿“它有多难松动”反推出来的，那这一条就成了“难松动的东西难松动”，永远不会错。四二、五三、六三都有同样的风险。改的办法下一节还要细说：投入要在结晶之前、用另一套办法单独记下。

第三种：只说方向，不说大小。

四二、五二、八二、八三，都写成“与……没有差别”。

可是现实里，两组人之间总会有一点差别，也总可能只有一点差别。差别小到什么程度，算“没有差别”？差别大到什么程度，才算支持了本系列？如果事先不说，查出一个很小的差别，拥护者会说“有差别，理论对了”；查出一个稍大的差别，反对者会说“太小了，不算数”。两边都能赢，等于谁也没押上。

改的办法，是在查之前写下一个数：差别至少要多大，才算本系列的预测成立。这个数写在哪里，可以争；可是不能空着。

三种写坏，有一个共同的来处：条件是写在理论最得意的时候。那时候人总想给自己多留一点余地。本章把它们指出来，十三、七三两条已经当场收紧，其

余几条怎样改，留给各卷在自己的条件下改定。指出来，更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二十七条里，哪几条是真押上了，哪几条还押得不够。

◆七、哪些现在就能去查

二十七条，不必等到有一大笔经费才动手。按查的办法，可以分成四堆。

第一堆：翻材料就能查。

总一、六一、六二、六三、七一、七二、七三、九一、九二、九三，还有总三、十一的候选审查，都属于这一堆。要用的东西大多已经在图书馆里：概念史、科学史、文字史、注疏史、家训与学规。

这一堆最容易查，也最容易查歪。查歪的样子只有一种：先认定“那里一定有缝”，再去材料里找。这样找，没有找不到的。

所以这一堆要照五步走。

一是先登记。动手之前，把要查什么、在哪些材料里查、什么算“有缝”、什么算“没有缝”，全部写下来，交给别人保存，日后不许改。

二是定抽样。不能自己挑例子。要找一份现成的、不是为本系列编的清单，把清单上的条目全部拿来查。比如查九一，就用一部通行的科学史年表，把它列为“重大发现”的条目，一条不漏地过一遍。查总一，就用一部现成的概念史词典，按词条顺序查。挑出来的例子，只会证明挑的人想证明的东西。

三是盲判。判“有没有缝”的人，最好不知道本系列的说法。给他一份写死的标准：在新符号出现之前、有日期可查的材料里，有没有记录下来的反常、争执、困惑、对账不平。他只管照标准判。

四是设对照。同样的办法，拿去查一批随手抽出来的普通词、普通做法。如果普通词背后也处处“有缝”，那说明缝的标准太松，什么都能套进去。标准要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看对照组。

五是写门槛。事先写下：清单里有多大比例找不到缝，就算这一条被确证。一个反例不推翻，可是十个里有四个找不到，就不能再说“大致如此”。门槛定多少，是可以争的；可是必须在查之前定。

照这五步，有几处还要多说一句。

查六一，文字的起源。学界一般认为，两河流域、中国、中美洲的文字是各自独立起源的；埃及是否独立起源，还有争论。难处在于“事前”：最早的文字之前，往往只有考古遗存，没有文字记载。缝找得到就记“有”，找不到就记“找不到”，不能因为“那时候一定有记账的纠纷”就记成“有”。

查七三，大象传。这一条原先和十三一样写得宽：“从未起作用”才算错。只要能在某一部家训、某一份学规里，找到“君子以……”被拿来当作立身规矩并留下实行记录的例子，它就过了。这一条太容易过。所以本书把它收紧成“系统地不起作用”、可以比较的形式：在一批事先划定的家训与学规里，引大象传的比例有多大？它们和实行记录有没有对应？引了的和没引的，在实行记录上若系统地看不出分别，这一条就倒。

查十一，先在客体知识。这一条不是去翻史料，是去审候选。把第五节的天生知识、数学、知觉之挡三类候选，各找最强的版本，按“能否独立指认”“是否依赖任何结晶过程”两问逐一过。审的人里，要有站在本系列对面的人。

第二堆：要做实验或长期追踪。

总五、四二、四三、五三、十二、十三属于这一堆。它们要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得新做。第 26 章会把其中几条写成研究设计。

这里只说一条原则：动能和连接度必须分开量。 如果用“结得结实”去反推“付了动能”，再用“付了动能”去解释“结得结实”，就成了一个圈，永远不会错。动能要在结晶之前、用另一套办法记下来：花了多少时间，改了几稿，问了几次，卡了多久。

十二和十三还有一层难处：它们要在三个尺度上用同一把尺。一个人身上的连接度，可以用多少次反证才松动来量。

一个学派、一种制度、一套文字的连接度，就得换成别的读数，比如被反驳之后还存活多久，失去维护之后还能撑几代。尺换了，量出来的东西还是不是同一样东西，这本身要先论证。论证不了，就不能说同构被证实，也不能说被推翻，只能说还没查。

四一也属于这一堆，只是它的数据会自己长出来：公开的模型评测在一轮一轮地出。要查的是长期走势，不是某一次的分数。查之前同样要先登记：看哪一类评测，看多长时间，走势到什么样子算“趋于零”。

第三堆：只能读已有的研究，不能为了验证去造。

五二、八一、八二、八三属于这一堆。

这几条，要查就得有人处在没有照料、没有支持、耗尽了还被逼着讲道理的境地里。任何理论都不能为了证明自己，去把一个婴儿放进没有回应的环境，或者撤走一个人身边托着他的人。

所以这一堆只能读已经有的研究。比如这样三类：早年在照料资源极少的机构里长大的儿童的追踪研究，像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2007 年在《科学》上报告过一批结果；治疗关系与疗效的研究，像霍瓦特与西蒙兹 1991 年对“工作同盟”与疗效的元分析；耗尽状态的研究，像马斯拉赫与杰克逊 1981 年提出的职业倦怠量表。这些研究各有自己的结论和限度，本书不在这里替它们转述结论。要做的是：先写下本系列的预测，再去读原文，看对不对得上。对不上，就照实记下。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第四堆：结构上难查。

总二和总四在这一堆。

总二难在当下。前面说过，事后问“当时惊讶吗”，记忆会替理论作证。能用的办法是当场取样。让参与的人带着一个提醒器，在随机的时刻停下来，记下自己此刻在想什么、有没有卡住、有没有在琢磨什么意思。这样攒下的记录里，如果有大量“正在解释”而“毫无卡住”的条目，总二就要认真对待。

总四难在自述。一个人皈依之后讲自己的皈依，讲法往往已经被新的信仰改写过。能用的材料，是在信仰发生之前写下的文字：日记、书信、当时的笔记。只有在这些“事前”的文字里，才能看出三个入口当时在不在场。这样的材料不多，可是不是没有。

四堆分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哪些条件现在就能去查？

答案是：第一堆的十几条，今天就能动手，只要一个人肯照五步走。附闸不用等，现在就该执行。本书每一章用“对不上”解释一个发生的时候，都得先在材料里把缝指出来。

◆八、一个组里的反例登记

石振宇在申请书里写死了那个湿度值之后，又做了一件事。

那个周末，他把组里十年来的实验记录本搬到桌上。他想拿自己的组，小规模地试一试总一：一个新的说法诞生之前，是不是总能查到对不上。

这只是一个组的十年记录本，说明不了什么大事。他要试的，是那五步走不走得通。

第一步，先登记。他和温若岚在一张纸上写下两条。一条是范围：只查组里自己造的、后来写进了论文或报告的术语。一条是“有缝”的标准：在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的日期之前，记录本或组内邮件里要有一条带日期的记载。记载里写着某个结果出乎意料、和预期对不上，或者两个人为此争过。写完，两人签了名，纸交给组里的行政保管。

第二步，定抽样。不挑。凡是符合条件的术语，全部列入。翻完论文和报告，一共九个。

第三步，盲判。查记录本的是温若岚，她只拿到那张标准，不知道石振宇心里盼着什么结果。

第四步，设对照。他另外从同一批记录本里，随手抽了九个组里常用的普通说法，比如“老位置”“第二批”，用同样的标准去查。

第五步，写门槛。两人事先说好：九个里有三个或更多找不到缝，就要在组里的讨论会上公开讲，并且停止拿这个组的经验去支持总一。

两周后，温若岚交回结果。

九个术语里，八个在第一次出现之前，都能找到一条带日期的“对不上”。比如某批试样的锈斑位置和模型算的不一样，某次读数被两个人各说各话地解释过。对照组的九个普通说法，只有两个能找到类似的记载。

对照组这一步很要紧。如果普通说法背后也是九个里八个有缝，那就说明那张标准太松，组里本来就天天在争、天天在记意外，随便挑一个词都能挂上一条。现在两组差得开，那张标准才算有一点分辨力。这一点分辨力，是那张事先签了名的纸换来的。

剩下一个术语，找不到。

那是组里管一种锈斑花纹的叫法，叫“鱼鳞纹”。最早的出处是一次午饭，同事卜家栋看着一张照片随口说了一句“这不像鱼鳞吗”，大家笑了，后来就一直这么叫。那张照片上的花纹，在当时并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没有人为它争过，记录本里也没有任何一条说它对不上。

石振宇第一个念头，是替理论找补：给一个已经看熟了的东西起个外号，也许算不上“理念符号的诞生”。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先停住了。这一条区分——起外号算不算新符号——那张纸上没有写。事先没写的区分，事后拿来用，就是又加了一个括号。

所以他照规矩办：九个里一个找不到，没有到门槛，总一在这个组里没有被确证；可是“鱼鳞纹”要登记下来。

他在那份总一检查的记录后面，另起一栏，题作“总一名下的反例”。第一条就是“鱼鳞纹”。他写明了出处、日期、为什么判为“找不到缝”，也写下了当时想到的那条找补的理由，旁边标注：“事前未登记，不得采用。”

这一条登在那里，不消化，也不删。等到别的组、别的学科也查出类似的条目，攒得够多，“起外号算不算新符号”这个问题就得正面回答。那时候的回答，要先写下来，再去查下一批。

这一栏，就是本书想请各卷都做的那件事的缩小版：反例登在它所碰到的那条推翻条件下面。

本书在这里提一个建议：每一卷，都在自己的可推翻条件下面，登记所见的反例。 不必另立一本全系列的簿子，也不必另设一套制度；哪一条条件被查出了反例，就登在哪一条下面。读者、研究者、反对者，凡是按五步查出了这样的条目，都可以交给那一卷，登在相应的条件下。“找不到缝”的，“没付能量也结晶

了”的，“没有场也站住了”的，都算。登下的条目，只回应，不删。回应也要写明，用的区分是不是事先登记过的。

一套理论有没有真押上东西，看它各条条件下面登记的反例是不是空的，不能算数，空着可能只是没人去查。要看的是：登下的条目，有没有被认真对待；条目攒到门槛的时候，理论有没有真的改。

◆九、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大概也有几个很结实的说法：对某个人的看法，对某件事的判断，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它们用得越久，越像是“本来就是这样”。

挑一个，试着做石振宇那晚做的事。

在一张纸上写一行：如果发生什么，我就承认这个看法错了。写完读一遍，看看你有没有在后面加括号。加了几个？每一个括号都有道理吗？加在一起，是不是成了一扇永远开着的后门？

删掉几个，只留最站得住的一个，并且把它写死。

然后把纸收起来，不必拿给任何人看。下一次那件事真的发生了，你会知道该把纸拿出来，而不是再去找一个新的括号。

这件事最难的地方，不在写，在写完以后。看法用得越久，你在它身上付过的力气越多，它就越像你自己的一部分。到那时候，那张纸会显得很碍眼。它碍眼，说明它还在起作用。

这样做，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摇摆的人。正相反，一个肯事先写下“怎样才算我错”的看法，才是真正经得起拆的看法。

带 走 的 话

一套说法要算数，就得趁自己还没长得太结实，先写下怎样才算错，并且写死。

两行小账

· 波普尔把检验交给了还没做的观测，却把打桩停在哪里交给了约定；本书把停在哪里也事先写下，交给各条推翻条件下登记的反例。

· 事后对每一个新符号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再给每一个反例加一个括号，发生就被收回为永远正确的发现。

想一想

1. 你最坚持的一个看法，你能写出一条“发生了它我就改”的事吗？写的时候，你加了几个括号？
2.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说法？它是靠经受住反证站着，还是靠没人去反证站着？
3. 如果给你自己最坚持的那个看法登记反例，第一条会是什么？

第 26 章

一个研究纲领

这一章的问题：外婆嘴里那条拆了二十年的“灯笼巷”还活着，一个名字有多结实，能不能造一把尺去量？

◆一、一个哲学博士后的课题

包晨曦三十岁，在重庆一所大学做博士后，读的是科学哲学。

她租的房子在沙坪坝一个老小区的七楼，没有电梯。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她爬上楼，打开电脑，屏幕上还是下午那份没写完的出站课题计划。

下午组会，她报了一个题目：用实验的办法，量一量一个信念有多结实。

导师龚永年教授听完，摘下眼镜擦了擦，说：“哲学不是拿来做实验的。你要做实验，去心理系。”

他不是在泼冷水。他带过的学生里，有人跟风做过“实验哲学”，问卷发了几百份，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两边都不认：哲学系说太浅，心理系说太粗。

包晨曦没有争。她硕士读的是心理学，博士才转到哲学，两边的苦头都吃过：心理系嫌她问题太大，哲学系嫌她手太脏。导师那句话，她听过不止一次。

回到家，她把那套符号学系列的总论卷摊在桌上，翻到列着二十七条可推翻条件的那一章。

那一章说得很清楚：哪些条件翻材料就能查，哪些要新做研究。要新做的那几条里，有一句话她读了好几遍——连接度可以量，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才会松动。

可以量。可是怎样量？

她去查文献，查到半夜。关于信念修正的研究不少，关于记忆的研究更多，可是没有一样东西叫“连接度”。别人量的，是记住了多少、改变了多少、多久之后忘了。没有人量过“拆开它要付多大的力”。

理论说可以量，手边却没有一把尺。这条缝，比导师那句话更让她睡不着。

快一点钟，她想起外婆。外婆八十多岁了，至今把小区门口那条路叫“灯笼巷”。那条巷子二十年前就拆了，改成了一条四车道的马路，有了新名字。外婆打车，跟司机说“去灯笼巷”，年轻司机听不懂，老司机一听就懂。

一个地名，拆了二十年还没死。它有多结实？这能不能量？

这一晚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一个不再问“哲学能不能做实验”，而开始问“这把尺该怎样造”的人。

本章要写的，就是那几把还没造出来的尺。第 25 章把全系列的条件摆了出来；这一章把其中要新做研究的几条，写成可以动手的研究设计。只写设计，不写结果。结果要等真有人去做了才有。

◆二、拉卡托斯说的纲领

“研究纲领”这个词，有一位前人用得最出名。先把他对在哪里写足。

拉卡托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波普尔共事，起初自认是接着波普尔往前走，后来又和他分道。他看到一件波普尔的刀砍不动的事：真实的科学史里，理论碰到反例，几乎从来不是立刻被扔掉的。科学家会修补、会等待、会换一种说法，而且很多时候，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拉卡托斯换了一个看的单位。他说，被检验的不该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是一整个“研究纲领”。这个说法，集中写在他 1970 年的长文《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里。

一个纲领有一个硬核，是它最根本的几条主张，纲领里的人约定不去动它。硬核外面围着一圈保护带，是种种辅助假说；反例来了，先改保护带。纲领还带着一套启发法，告诉人往哪个方向去做下一个研究。

那么怎样判断一个纲领好不好？拉卡托斯给的标准是：看它在前进还是在退化。前进的纲领，修改保护带的同时，还能预言出新的、事先没人想到的现象，

并且其中有一些后来被证实了。退化的纲领，只会在反例出现之后跟在后面补。补一次，说圆一次，从来不预言什么新东西。

这个标准好在哪里？好在它既不苛刻，也不纵容。它允许一个纲领在年轻的时候犯错、补漏，可是它要求纲领拿出新东西来。光会补的纲领，迟早被判为退化。

中国学术史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纲领，长得很像拉卡托斯说的样子。

1923 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封信里，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说法。大意有三层：时代越往后，人们传说的古史就越往前推得长。时代越往后，传说里的中心人物就被放得越大。我们也许不能知道一件古事真实的样子，但能知道它在传说里最早的样子。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纲领。它有一个硬核：古史是一层层累起来的。它有一套启发法：拿到任何一段古史，先问它最早出现在哪里，后来每一代添了什么。

一大批学者照着这个方向去做，从 1926 年到 1941 年，编出了七册《古史辨》。后来出土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学勤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修正了这个纲领的一部分。

这个纲领有生有长，有被修正的时候。它的力量，不在于它说的每一句都对，而在于它让很多人知道下一步该去查什么。

◆三、纲领停在哪里

拉卡托斯的纲领论对在一个要紧处：理论不是一句话，是一群人一起往前推的一件事。

可是它停在两个地方。

第一处：他只看纲领，不看推纲领的人付了多少力。

拉卡托斯评判纲领，用的是“理性重建”：把科学史整理成一串理由，看哪一步合理、哪一步不合理。可是一个纲领活不活得下去，不只看理由。它要有人愿

意花几十年的力气去做，要有一个圈子托着它，要有刊物、学生、经费。一个前进的纲领，如果没有人去推，也会死；一个退化的纲领，如果有一张很大的网托着，也能撑很久。

顾颉刚的纲领能长成七册书，靠的不只是那封信里的三层意思，还有一群通信、争论、互相写序的人。这一群人，就是托住那次结晶的场。

第二处：他让硬核不被检验。

在拉卡托斯那里，硬核是靠约定保护起来的：纲领里的人决定不去动它。这样做有道理，一个纲领刚起步，经不起处处被砍。可是这也意味着，硬核本身永远不会被一个具体的反例推翻，只能等整个纲领慢慢退化、被人放弃。

两处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本书的说法是：一个研究纲领本身，也是一次结晶。它起于对不上，要付动能，要靠场，结出来之后会迁移、会固化，也会熔开再结晶。所以它的账，要按本系列自己的账来记。

按这本账，本系列给自己的纲领定三条规矩。

一是硬核不享受豁免。本系列的硬核，是“对不上、做功、结晶”这一条路，以及它的能量账。它照样挂着第 25 章的条件，总一、总三、总五、附闸都押在它身上。本系列不采用“约定不动硬核”的办法。

二是用拉卡托斯的标准评自己：看本系列能不能预言出新的东西，而不是只会在事后解释。下面四条研究线，每一条都要先写下预测，再去做。

三是记下推这个纲领要付的力，也记下托着它的场。谁在做，花了多少，有没有反对者参与，都要写进账里。一个只有拥护者在推的纲领，连接度会虚高——这是书九大纲讲复现危机时说过的病。

拉卡托斯的标准，落到本系列身上，就是要问：它能预言出什么事先没人想到的东西？

眼下能写出来的，至少有三条。一是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会显著变少，这一条在系列通用的第五条可推翻条件里就写着（见附录三）。二是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稀缺，机器写得越多，人身上真正留下的反而可

能越少。三是一个符号在失去现实身体之后还能活多久，要看托着它的那张人网还在不在，而不只看它本身多有名。

这三条，前两条已经有不少人凭经验说过，算不上全新。第三条在本系列里推得最直接；有没有人系统地查过，要先做一遍文献检索才能说。下面第九节就拿它做一个课题。一个纲领拿得出的新预言越少，越要老实承认它还年轻。

下面是四条研究线，加一条复查线。

研究线	要回答的问题	押在哪几条条件上	材料或现场	主要办法	什么结果对本系列不利
连接度测量	一个符号有多难拆开，能不能量	总五、四二、五三	实验室、日记、引用数据、地名	事先记下投入，再逐级加反证或去维护	松动的难易与先前的投入无关
尺度间回写	个人的结晶怎样升为制度，文明的场怎样托住个人	十二、六三、九三	乡约、家训、口述史、档案	按事先定好的编码表追踪一个符号的上行与下行	上行不经任何个人结晶；场散了符号照样跨代稳定
人机结晶	人和机器一起，结晶在哪里发生	四二、四三、总五	课堂、写作任务、带记忆的系统	分组对照，以三判据作为结果量	直接要答案与先卡住再问，三判据上没有差别
跨文明比较	三角与能量账在不同传统里是否同构	十二、十三、总四	各传统的转变叙事、改革史	由各传统内部的研究者按同一编码表独立编码	某一传统的材料系统地放不进三角
复查与反例登记	第 25 章第一堆条件，查出来是什么样；查到的反例，登在各卷相应的推翻条件下	总一、六一、七一、九一	现成的概念史、科学史清单	五步：登记、抽样、盲判、对照、门槛	找不到缝的比例过了事先定的门槛

◆四、第一条线：连接度怎样量

连接度是本系列最核心的一个量，也是至今没有尺的一个量。它的定义已经有了：断裂的难度，也就是要多大的力才能把一个符号拆开。难处在于把“力”落成可以记录的东西。

先立一条总规矩，下面每一项设计都要守：投入和连接度分开量，投入先量。

第 25 章说过，如果用“它很难拆”去反推“当初付了很多力”，再拿“付了很多力”去解释“它很难拆”，就成了一个圈。所以每一项研究，都要在符号结晶之前或结晶的当时，用一套独立的办法把投入记下来。要记的是：花了多少时间，试了几次，卡了多久，改了几稿，有几个人一起做。等这些都记下了，再去量它有多难拆。

下面按三界各设计一项。

自我与理念符号：一个信念要几次反证才松动。

在实验室里，请参与者解一类推理题，从题里得出一个结论。分两组：一组自己推出结论，中间允许卡住、允许试错；另一组直接被告知结论和推理过程。两组得到的结论一样。

推理过程中的投入，用屏幕记录和计时单独记下：每个人在每一步停了多久，删改了几次。

一段时间之后，给两组人一串逐级加强的反证材料：第一条很弱，第二条稍强，一条一条往上加。每看完一条，请他们写下自己对原结论还有几分把握。记录的结果量，是把握第一次跌破事先定好的那条线时，用到了第几条反证。

本系列的预测是：自己推出来的那一组，平均要用到更多条反证才松动；而且在每一组内部，投入记录越多的人，松动得越晚。

什么结果对本系列不利？两组松动的位置没有差别，或者组内投入与松动位置毫无关系。差别要多大才算有，要在动手之前写下一个数。

认知心理学里有一类研究，和这个预测的方向相近。比如斯拉梅卡与格拉夫 1978 年报告的“生成效应”：自己生成出来的词，比只是读到的词记得更牢。它们量的多半是记得牢不牢，不是拆不拆得开。本项研究要借它们的方法，可是量的东西不同，不能拿它们的结论来充当本项的结果。

还有一条伦理：实验里给人的反证材料，事后要向参与者讲明哪些是为实验编的，不能让人带着一个被故意动摇的信念离开。

自我符号：一个习惯能经得起几次打断。

习惯不在实验室里，在日子里。可以请一批正在经历搬家、换工作、换学校的人写日记。日记里先记下他们几个日常习惯是怎样养成的：练了多久，有没有一起练的人，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搬动之后，每周记一次这些习惯还在不在、走了样没有。

预测是：养成时投入多、有人一起、有固定场所的习惯，在搬动之后撑得更久。

不利的结果是：习惯能撑多久，和它当初怎样养成毫无关系，只和别的东西有关，比如新环境里有没有同样的设施。后一种情形要事先列为对照，单独记录。

理念符号在共同体里：一个说法被反驳后还活多久。

科学共同体留下了一份很好的记录：引用。一个说法在正式发表的反驳出现之后，还被正面引用多少年，可以从引用数据里读出来。

投入的那一面，也可以在反驳出现之前读出来：这个说法提出了多少年，被多少本教科书收录，有多少实验室在它上面做过工作。

预测是：反驳出现之前积累越多的说法，反驳之后被正面引用的年头越长。不利的结果是：两者没有关系。

这里要防一种混淆：反驳之后还被引用，可能是因为反驳本身后来被推翻了。所以要先把这一类单独挑出来，事先写下怎样判断“反驳是否站住”。

现实符号：一个地名拆了还活多久。

这一项留到第九节，用包晨曦的课题来写。

四项读数能不能放在一起。

四项设计，量的是四种东西：反证的条数，习惯撑住的周数，被正面引用的年头，地名存活的年数。它们的单位各不相同。本卷第二条新条件要查三尺度同构，就得把它们放到一起比。

能比的不是数，是形状。每一项都可以画出一条线：横轴是先前的投入，纵轴是拆开它要付的代价。本系列预测的是，四条线的方向一样，都往上走。如果

某一个尺度上的线是平的，或者往下走，同构就在那里出了问题。单位不同不要紧，方向不同才要紧。

这个比法也要事先写下：哪一种走势算“方向一样”，哪一种算“不一样”。不写，到时候怎么画都能说得通。

◆五、第二条线：尺度之间的回写

本系列提出，个人的结晶可以升为共同体与文明的符号，文明的场又托住个人的结晶。这句话要能被检查，最好的材料是历史：历史里有大量符号，留下了从一个人身上走到一个制度里的脚印。

设计这条线，先定一张编码表，查之前写死。表里每一个阶段都要记五样东西：这一阶段之前，有没有可以指认的对不上。谁在付动能，付了什么。托着它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网。结出来的东西是否满足三判据。它是只写在纸上，还是沉进了人的日子。

然后按方向，选两类材料。

上行：从一家人的约，到一个地方的规矩。

北宋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和他的兄弟们为乡里订了一份约，后世称作《吕氏乡约》。约里有四条大纲：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来朱熹把它改订过一遍，成了《增损吕氏乡约》。到了明代，王阳明在南赣颁行《南赣乡约》（1518），各地也多有地方官在辖境里推行乡约。

这是一个很好的上行样本。一份约，从一个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走进一乡，再走进一位大儒的书里，再走进一地的治理。每一步都有文字留下来。

照编码表追下去，要问的是：第一份约之前，蓝田乡里有没有可以指认的对不上？订约之后，谁在每月聚会、谁在记录善恶、谁在出钱出力？朱熹改订的时候，对的是哪一种对不上？推到明代，它在哪些地方沉进了人的日子，在哪些地方只剩一纸空文？

预测是：凡是乡约真正沉下去的地方，都能找到付动能的人和托着它的场；凡是只靠上面一纸推行、没有人付力的地方，它就浮在纸上。

不利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上行的每一步都找不到对不上，一份约凭空就成了制度。一种是一份约没有任何人付力、没有任何场托着，却在一地稳稳地传了几代。

这里要多守一条：乡约的史料多半出自推行者之手，推行者会说自己推行得好。所以要尽量去找另一方的记录：被约束者的家书、地方的讼案、后来人的批评。只读一方的材料，等于只听了墨子说的那种耳目。

下行：一个国家的决定，怎样落进一家人的饭桌。

“三线建设”从 1964 年开始，前后延续十几年。大批工厂和工人从沿海与东北迁到西南、西北的内地，重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去处。一个国家层面的决定，变成了一座座山沟里的厂区，又变成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日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下行样本，而且正好碰到本系列说的断裂处：移民与代际。

研究可以这样做：找几个厂区，访问三代人——迁来的那一代，在厂区长大的那一代，在厂区之外长大的那一代。每一代都问同样几样东西：家里说什么话，吃什么口味，过什么节，怎样称呼厂区里的地方。厂区留下的档案、厂报、照片，作为现实符号一并编码。

预测是：厂区这张网还在的地方，迁来那一代的方言和口味，更多地沉进了第二代身上；厂区散了、网断了的地方，到第二代就明显变薄。

不利的结果是：网在不在，与下一代身上留下了多少，没有关系。

口述史有一个老毛病：人讲自己的过去，会按今天的样子去讲。所以访谈要和当时的厂报、档案对照；对不上的地方，照实记下，不替受访者圆。

还要补一类：没走通的回写。

只查走通了的样本，会把回写看得太顺。历史里还有很多符号，从上往下推过，没有沉下去。一个现成的例子是汉字的第二次简化方案。它在 1977 年十二月见报试用，1978 年中就停了下来，1986 年由国务院正式废止。一批字从一纸方案走上了报刊，又从报刊上退了回来。

这类样本最能检验本系列。可以把两批简化字放在一起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推行、留下来的那一批，和 1977 年推行、退回去的那一批。然后照编码表去查

三样。每一个字推行之前，在人们手写的日常里有没有已经流行的写法？推行时，有没有一张网托着它？它和原来那张字的网，冲突得厉害不厉害？

预测是：留下来的那一组，更多是先在手上流行、后被方案收进去的；退回去的那一组，更多是只在方案里、手上没有根的。不利的结果是：两组在这几样上没有差别。

这一项要请文字学者把关。哪些写法在推行前已经流行，要有当时的手写材料作证，不能凭今天的印象判断。

◆六、第三条线：人机结晶实验

这条线最容易做，也最容易做歪。书四大纲已经提出过四个实验，规模与幻觉、现实反馈与幻觉、先卡住再问、自己重述与只读摘要，详见书四。这里不重复，只补两件事：把三判据变成结果量，以及一项关于机器自己的实验。

第一件：拿三判据当尺子。

以往比较“学得好不好”，多半看一个分数：测验答对了多少。可是本系列说的结晶，有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一个分数分不出这三样。

所以这项实验的结果量要拆成三项。

稳定：隔一周、隔一个月，换一种问法再问同一件事，看答得出来没有。只认原来问法的，不算稳定。

整体：把学到的东西拆成几块分别问，再请参与者把它们重新拼起来讲一遍。拼得回来，才算整体。

独立：拿到一个从没见过的新问题，看他能不能把学到的东西带过去用。这是三项里最要紧的一项，也是最难做假的一项。

分组可以这样设：一组直接向机器要答案。一组先自己卡一段时间，再去问。一组和机器来回追问、反驳、改写，最后自己重说一遍。一组读一份人写的摘要。一组完全自己做。第四组是为了分开“免费”和“机器”：如果读人写的摘要和直接要机器的答案结果一样，那问题出在免费，不出在机器。

投入照例单独记：对话的轮数，停顿的时长，自己改写了几次。

在课堂里做这项实验，还有一条要守：不能为了实验，让一组学生长期用一种可能吃亏的办法学。实验期要短，结束之后，各组都要有机会换用别组的办法，结果也要讲给学生听。

预测是：三判据上，先卡住再问的组、和机器来回较劲的组，好于直接要答案的组；在独立这一项上差得最开。不利的结果是：这几组在三项上都没有差别。

第二件：机器能不能被对不上逼出一次结晶。

书四大纲提出，机器能不能有自我符号，要看它有没有持续的记忆、身体、要付代价的行动。这个说法可以做成一个观察：

给一个带长期记忆的系统一项要反复做的任务。在某一轮，让它从工具返回的结果里，撞上一个和它记忆里的做法对不上的事实。然后看几件事：它有没有改掉原来的做法；改了之后，下一轮、再下一轮还在不在；换一个相近的任务，它会不会把改过的做法带过去。拿一个不带长期记忆的同类系统，走同样的流程作对照。

这项观察只看行为的记录，不问它“有没有感受”。读记录的人也要防一件事：机器说出来的话，常常比它做出来的事更像一个“我”。判的时候只认做出来的事。

预测是：只有带记忆的系统，可能出现可以带走的改变；不带记忆的，下一轮就回到原样。不利的结果是：不带记忆、不撞现实、不付代价的系统，照样出现了稳定、可以带走的改变。那样，书四的第八条命题就要改。

◆七、第四条线：跨文明比较

本系列的材料，多半来自三个传统：圣经，佛经，《周易》与先秦诸子。三条承重的说法——三个入口、三个尺度同构、三能与真善美——都是在这几个传统里先被看见的。

这就有一个风险：一套词是在哪里长出来的，就容易只在哪里合用。跨文明比较这条线，首先是在查这个风险。

先说一个前车之鉴。二十世纪中叶，李约瑟提出过一个问题，后来被人称作“李约瑟问题”。大意是：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代人的研究，是一个很能生产的问题。

可是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它的问法本身就预设了一把尺。比如席文在 1982 年的一篇文章里，专门去翻这个问法背后的预设：拿近代欧洲的科学当标准，去量另一个文明缺了什么。

这个前车之鉴说明：一个好问题也可能带着一把别人的尺。本系列去做跨文明比较，最该防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设计时守四条。

一是不做高下。 比较的是三角和能量账在各个传统里长什么样，不比哪个传统更接近本系列。一个传统的材料放不进三角，记下的是三角的问题，不是那个传统的问题。

二是请内部的人编码。 每一个传统的材料，由在那个传统里浸得最深的研究者来读、来编码。编码表是同一张，事先写死；可是怎样读一段经文、一部史书，要交给懂它的人。外来者读一个传统，最容易读出自己带进去的东西。

三是只用事前的文字。 比较信仰的入口，只用信仰发生之前写下的日记、书信、诗文，不用事后的见证。第 25 章说过，事后的讲法往往已经被新的信仰改写过。

四是先找最难放进去的传统。 如果只挑那些本来就和三角很像的材料，比较做得再多也只是在原地打转。最该先去查的，是本系列现在用得最少的传统：伊斯兰的、印度教的、非洲各地的、美洲原住民的、近代以来各种世俗的思想运动。

在这四条之下，可以设三项比较。

第一项：三个入口在别的传统里在不在。 挑几个传统里留下了事前文字的转变个案，按三个入口编码。转变之前，是现实硬、理念碎，还是理念硬、现实塞不进，还是自我的能量耗尽？

预测是：每个传统里都能看到这三种，而且三种之外的情形很少。不利的结果是：某一个传统里，大量转变个案三个入口都不在场。那样，总四就要认真对待。

第二项：熔开与再结晶在不同文明里是否走同一份账。 挑各文明里公认的改革或复兴运动，逐项编码。要编的是：它之前的对不上、推动它的人付了什么、托着它的是什么样的网、结出来的东西后来是沉下去了还是浮在面上。

预测是：沉下去的运动，都能找到付力的人和托住的网。不利的结果是：一个文明里的符号重组，系统地不经过这几样。

第三项：真善美与三能在别的语言里怎样分。 真、善、美在别的语言里，未必是三个分得清清楚楚的词。古希腊语的 kalos，就既指美，又能指好、高贵。别的语言怎样分，要请语言学者来举例。这项比较要先问：一个传统里被判为“好”的东西，怎样分成几类？每一类，是否分别和这三样有关：经得起拆，让发生继续，把人拉进网里。

不利的结果是：某个传统的分法与三能毫无对应，而且这不是翻译造成的。

这条线做下来，最可能的结果，不是本系列被证实或被推翻，而是本系列的词被别的传统撞出一些缝。那些缝，就是本系列下一次熔开的地方。一套只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合用的词，还不是一套关于“万物”的词。

◆八、先做哪一件

五条线摆在一起，一个人做不完，一代人也未必做得完。先做哪一件，要有个次序。

排次序看三样：它押着的条件有多重，它要花多少，它能不能请到站在对面的人。

押得最重的先做。 第 25 章把条件分了三等。头一等塌掉整个系列：总一、总三、总五、附闸。五条线里，复查线押在总一上，连接度这条线押在总五上。这两条最该先动。尺度间回写和跨文明比较押的多是本卷新加的几条，分量重，可是要做的准备也多，可以晚一步。

花得最少的先做。 复查线几乎不要经费，只要一个人肯照五步，把一部现成的科学史年表一条条过完。连接度这条线里，引用数据和地名那两项，用的都是已经存在的材料；实验室那一项要招募参与者，花得多一些。人机结晶的实验，一所学校的几个班就能做。跨文明比较最贵，要请很多传统里的研究者坐到一张桌子上。

请得到对面的人，才算开工。 每一条线，都要请至少一位不认同本系列的人参与，最好让他来管抽样或者盲判。这不是客气。一个只有拥护者在做的研究，连接度一定虚高；本系列自己的理论预言了这一点，所以不能对自己网开一面。

照这三样排下来，次序大致是：先做复查线和连接度测量里用现成材料的那两项。接着做人机结晶实验。再做尺度间回写的个案。跨文明比较放在最后，可是从第一天起就要开始找人。

这个次序本身也是可以改的。哪一条线先做出了对本系列不利的结果，别的线就要停下来，先回头看那一条。纲领的账，是一边做一边记的。

◆九、一个博士后的第一年

回到包晨曦。

那天夜里之后，她用两周写出了一份新的课题计划。题目很朴素：一个地名被拆掉以后，还能活多久。

下面是那份计划的骨架。它是一个研究设计，不是研究结果；写在这里，是为了让你看清这一章说的那些规矩，落到一个具体的课题上会是什么样子。

问题。 一个老地名，在它所指的那条巷子、那片街区被拆除或改名之后，在人们嘴上和手上还能活多久？它活多久，和它在被拆之前积累了多少，有没有关系？和原来那张人网还在不在，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能量连接度。 一个地名是一个现实符号，也是许多人身上的自我符号。拆掉巷子，等于抽走了它的现实身体；改掉名字，等于抽走了它在制度里的位置。剩下的那部分还能撑多久，就是它的连接度的一种读数。

抽样，不挑。 她不从自己知道的地名里挑，挑来的都是她觉得“有故事”的。她去找一个区在某一个时期里公布的全部更名、拆除地名的清单，清单上有多少条，就全部列入。

先量投入。 在看任何“拆后”的数据之前，先把每一个地名“拆前”的家底记下来。要记的有三样。它最早见于哪一年的地方志或地图？拆前那几年，它在本地报纸上出现过多少次？有没有一个节庆、一座庙、一家老店、一桩传说挂在它上面？这些是动能和内能的读数。

再记一样：拆迁之后，原来的住户有多大比例回迁到附近，原来的街坊还在不在一个圈子里。这是势能的读数。

这一部分写完，封存，交给合作者保管。

再量存活。 结果量取三种来源，互相对照。

一是文字里的存活：本地报纸、本地论坛、公开的生活服务点评里，老地名在拆后每一年出现的次数。

二是口头上的存活：在每一个地名附近，访问一批不同年龄的人，问他们怎样称呼这个地方。访问用同一份问卷，访问员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家底”。

三是交易里的存活：网约车和外卖的地址备注里，老地名出现的比例。这一项要和平台合作，只用脱敏的汇总数字，不碰任何个人的信息，事先过伦理审查。拿不到，就不用，不能为了这一项去打擦边球。

一年的时间怎样排。 前三个月只做两件事：拿到那份清单，记完每个地名的家底并封存。这三个月里，她一条“拆后”的数据都不看。第四到第六个月，做访问，收文字材料。第七到第九个月，由合作者按封存的编码表整理结果，她本人不碰整理。

最后三个月写报告。报告的第一节，先把封存的那几页原样放上去，再写结果，让读的人能对着看，她有没有在中途改过尺子。

预测，事先写下。 拆前积累越多的地名，拆后在三种来源里活得越久；原来的人网还在的地名，比人网散了的地名活得久。两样之中，她猜后一样更强，因

为一个名字最后是靠一群还会互相说起它的人活着的。这个猜测也一并写下，好让日后知道自己猜错了没有。

什么结果对本系列不利，也事先写下。 如果拆后存活的长短，和拆前的积累毫无关系，那么“连接度与累积的投入有关”这一句就受了伤。那样，第 25 章总五的后半句在现实符号这一界要被认真对待。如果人网散了的地名照样活得一样久，那么“维持要靠场”这一句在这一类符号上就不成立。差别要多大才算有，她在计划里写了一个数。

会碰到的难处。 有些地名活得久，不是因为积累，是因为新名字太难记，或者新路正好没有显眼的标志。这一类要事先列成对照条件，单独编码。还有一种情形最难办：老地名被开发商拿去做了新楼盘的名字，它在文字里突然活了，可是活过来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符号。这一类，计划里单列一栏，不算进存活。

计划交上去之前，她拿给龚永年教授看。

龚教授看了很久，指着“什么结果对本系列不利”那一段问：“你做了两年，要是全落在这一段里，你出站报告写什么？”

包晨曦说：“就写这一段。”

龚教授没说话，把眼镜戴回去，在计划的封面上签了字。

那份计划后来有没有做成，做出了什么，本书不知道，也不该编。它在这里只说明一件事：一个纲领能不能活，不在于它的拥护者说了多少，在于有没有人肯拿两年的力气，去造一把可能量出它错了的尺。

◆十、放回日子里

你不必是一个博士后，也可以做一个很小的研究。

挑一个你身上的说法，或者你家附近的一样东西。你认定自己“记不住英语单词”；你家楼下那家开了三十年的面馆；你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街的名字。

先写下它的家底：它是怎样来的，花了多少力气，有谁一起。

再写下你的预测：如果它被拆了，被改了，被一次次地反驳了，它能撑多久。

然后写下：什么样的结果，会让你承认自己猜错了。

写完收好。过一年再拿出来看。

这不是做学问的游戏。它是在你自己的日子里，替一样东西记一本账：它的来历，它的结实，它怎样才会松开。一个人肯替自己的日子记这样一本账，日子就不只是过去了，还在发生。

带 走 的 话

一个纲领能不能活，不看拥护者说了多少，看有没有人肯付力去造一把可能量出它错了的尺。

两 行 小 账

· 拉卡托斯让纲领的硬核靠约定免于检验，只看理由不看付力；本书让硬核照样挂着条件，并把推纲领的力和托纲领的场记进账里。

· 只拿已经对得上的例子去“支持”一个纲领，不先写下什么结果对它不利，发生就被收回为一份永远正确的发现。

想 一 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拆了还活着的名字？它靠什么活着？

2 你最相信的一件事，要是让你设计一个可能证明它错的小实验，你会怎样设计？

3 如果做一件事两年，结果全落在“对你不利”那一栏里，你还愿意把它写出来吗？

结语

我们也是刻痕，也在刻

◆一、揣了一个多月的石头

过了年，正月里，一禾的寒假快完了。回城上学之前，她又要跟着去一趟河滩。

还是早班车，还是那个村口，还是二十来分钟的田埂。江水比腊月里又退下去一点，卵石铺得更宽了，白的、灰的、青黑的、带红锈的，一直铺到水边。

那块青灰色的砂岩卵石，还在钟文澜外套左边的口袋里。

一个多月了，它一直在那里。坐车的时候，排队买菜的时候，晚上坐着看电视的时候，那根拇指就从白脉上摸过去，一遍，又一遍。他自己也说不清摸了多少回。

那道白脉，好像比腊月里亮了一点。凸起的那道细棱，摸上去也顺了一点。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看惯了。

前言里留下的那个问题，本书走到这里，可以回答了：这块石头，是一件“东西”，还是一道刻痕？

◆二、它还在被压

前言用三条判据量过它：稳定，整体，独立。三条都过了，所以它是一个粒子，一个现实符号。

本书二十六章走下来，给符号的那句话，在这块石头上看得最清楚。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压缩是过程，圆石是结果，说的是同一件事。没有一块卵石是先圆了、再被水冲的；也没有哪一次碰撞，撞完了什么也不留下。

这一次次压缩，账目一样清楚。水流推它，那是每压一次要付的力。江的坡度和弯道，决定它往哪里走、在哪里停，那是拉着它的那张网。石头里拆不动的那些结合，一层层存下来，那是它的结实。它的“圆”，就是那张账单。

还有一句要紧的：它的压缩还没有完。

离开了江水，它进了一只口袋，换了一样东西来压它。从前是水和别的石头，现在是一根拇指。力气小得多，一个多月也许只压下去薄薄一层。可它没有停。它还在被改，所以它还是可返回的。

拿回村口那个摊子对照一下。竹匾里那些滚圆的石头，亮得一样，有的还用红漆写了一个“福”字。字一写上去，它就定成了一件礼物：不会再回到水里，也不大会有人揣在口袋里一遍遍地摸。它被做成了一件只能摆着看的东西。

口袋里这一块，却一直在用。

那道白脉，也值得再看一眼。

前言说过，它原是一道裂缝。很久以前，这块岩石在地下裂开过；热水渗进来，在缝里结出石英，把它重新连成一块。用本书的话说，那是一次熔开，又一次再结晶。裂开的地方没有变成弱点，反倒成了全身最难敲开的地方。

一块石头身上，一条生命周期就这样摆着：对不上，做功，结晶，熔开，再结晶。它没有跳过哪一站。它也没有停在最后一站，因为最后一站从来不是终点。

所以本书对前言那个问题的回答，是两个都要：它是“东西”，正因为它是刻痕。

我们叫作“东西”的，正是那些刻得够深、深到看不出刻的过程的刻痕。

再问一句：这块“圆”，是从哪里来的？

发现学会说，石头背后有一块“石头本身”，圆是它发给眼睛的信号。第五编讲过，这条路一直走到康德，走到一块谁也够不着的物自体。

本书的候选回答不往石头背后找。圆，是江水、石头、他的眼睛和拇指，一次次一起压出来的。江水磨了它，眼睛认得它，拇指摸得出它。少了哪一样，这块“圆”都不在这里。

这个回答可能是错的。第 17 章写过它怎样才算错：要是有一天，有人拿出一种关于石头的知识，可以独立指认，又完全不靠任何这样的压缩过程。那时，这个回答就得改。那一天来之前，本书愿意把它揣在口袋里，接着摸。

◆三、拇指也被它压出来了

现在看那根拇指。

一个多月前，它还没有这个动作。如今手一插进口袋，拇指就自己找到那道白脉，从这头摸到那头。他不用想。

这个动作，也过得了三条判据。它稳定，天天都在。它整体，只摸一半，心里就像少了点什么。它能带走：在车上、在菜市场、在家里，都跟着他。

这是一个新的自我符号。一个多月，就压出来了。

前言快结尾时说：他在摸它，它也在磨他的拇指。现在可以把这句话说完整：石头被拇指压着，拇指也被石头压出了一个新动作。两边都是刻痕，两边也都在刻。

再往里一层。“钟文澜”这个名字，“地质工程师”这个身份，嘴里说出的那个“我”，也是一样的来历吗？

看一个小地方。在地质队那些年，人人叫他“钟工”。司机这么叫，年轻技术员这么叫，村里带路的老乡也这么叫。叫一声，他应一声；应一声，这个称呼就在他身上又压实一层。三十年下来，“钟工”两个字和他这个人，已经分不太开了。

退休以后，没有人这么叫了。邻居叫他“老钟”，楼下小卖部叫他“钟叔”。头一阵子，他听着总有点不对劲，好像叫的是另一个人。

这一点不对劲，正好说明那个“我”也是压出来的。它要是本来就在那里、不靠任何人叫，换一个称呼就不会别扭。

第 12 章给过一个候选说法：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它们最难返回，所以人才把它们当成先在的。

放到这片河滩上看，意思很朴素。一个觉得自己“一直就是这样”的人，和一块看着“本来就是圆的”石头，是同一种东西。两边都被压了很久，久到看不出压过。

我们也是刻痕。

◆四、一禾问的第二个问题

到了水边，他把石头从口袋里掏出来，放进一禾手里。

一禾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我送你的那块。”她攥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拇指学着他的样子，从白脉上摸过去。摸了两遍，她皱起眉头。

“它变滑了。”

这里有一条缝，本书可以先把它指出来。一禾记得的那块石头，是腊月里水边捡起来的那一块；手里的这一块，摸上去和她记得的不一样。记得的和摸到的，对不上了。

她抬头问：“是你把它摸滑的吗？”想了想，又问：“那它也把你磨了吗？”

答案就在他嘴边。手上的油，皮肤的摩擦，石英硬、砂岩软，三十年野外的老茧——他张口就能讲一大段。

话到嘴边，没有出来。出来的是另一句：“你自己也揣一块，试试看。”

一禾在水边找了很久。挑了一块小的，灰白色，没有脉，圆得不太匀，一头还有点方。她放进红棉袄的口袋里，手也插了进去。

回城的车上，她一直没说话。快到站的时候，她忽然说：“爷爷，我在磨它，它也在磨我。”

这句话，本书在前言快结尾时替他写过，可是没有人对她说过。如果当时把那一大段讲给她听，她拿到的就是一个别人压好的包。那个包和村口竹匾里那些滚好的石头一样，没经过自己的手。现在这一句，是她在车上，用自己的拇指一点一点压出来的。

这就是“也在刻”。

一个沉下来的符号，被带去别处、被用一次，就会在别处再压出一道痕。他口袋里的那个动作，这一天刻进了一个七岁孩子的口袋里。她那句话过几年会长成什么，谁也说不准。

这一小幕，放大了看，是一门学问的样子。

前言里那四个字，“将今论古”，也是一代代人蹲在河滩上、山坡上，一次次对不上、一次次重看，才压成的。它先在少数人身上结晶，后来成了一个学科的常识，再后来写进课本，成了一个文明读石头的方式。

一禾那一句，和那四个字走的是同一个三角，付的是同一份账，只是尺度小得多。反过来，正因为背后有那样一张大网托着，她这一点点结晶才有地方落：身边那个大人知道该把石头递过去，而不是把话说完。

一个人的、一群人的、一个文明的刻痕，就这样一层托着一层。

◆五、不是想通了

讲到这里，很容易写成一句圆满的话：钟文澜在河滩上想通了。

本书不这样写。

“想通了”这个说法，预设了一个现成的人，带着一个现成的问题，走到某一天，把答案取了出来。那是发现学的写法。

本书能指认的，只是一条看得见的缝。

前言开头就写着它：退休以后不跑了，腿还记得，天一亮，人就想往外走。三十年里，他身上最结实的那个符号，是“一个在野外看石头的人”。野外没有了，腿和手还在找石头，看完了却没有报告可写，没有样品袋可装。身上的习惯和眼前的日子，对不上。

这一个多月发生的，是这条缝里结出了一点新的东西。一块不编号、不进报告的石头，一根天天去摸它的拇指，一句没有讲出口的答案，一只递出去的手。旧的那个符号没有被扔掉，它被熔开了一角，又在一个孩子面前压了一层。

那一句“你自己也揣一块”，也不是谁拿定了主意。退休快两年的日子、一个多月的拇指、正月里的河滩、一个孩子的第二个问题，一起压在那一刻。话就从那一处冒了出来。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这个“新”也不是终点。下一条缝来的时候，它同样会被熔开，再压一层。

也可能不是这样。那条缝也可能一直开着，什么也没结出来。他照样一个星期去三个早晨，照样看、照样估，一禾问话的时候，顺口把那一大段讲完。那也不算错。很多缝就是这样，开着，等着，许多年没有动静。

本书不把这一个多月写成必然。缝在那里，是看得见的；结不结晶、结出什么，要看那一刻的能量和那一刻的场。本书能做的，只是把缝指出来，把账摆清楚。

把石头和人并排放着看，是同一条周期：

周期里的一站	口袋里的石头	河滩上的他
对不上	洪水季把它从山上带下来，撞上别的石头	腿和手还在找石头，日子里却没有野外了
做功	一次次碰，一次次磨；如今是一根拇指一遍遍摸	一个星期三个早晨，坐车、走田埂、蹲下、看、估
结晶	磨成一块带白脉的圆卵石	拇指上的一个新动作，一句没讲出口的答案
迁移	从河滩到口袋，从江水到人手	从他的口袋，到一禾的口袋
固化	若写上红字、摆进柜子，就再也没人摸、改不动	若只肯当“钟工”，就听不见那个问题
熔开与再结晶	换一样东西来压，再薄薄压一层	下一条缝来，再压一层

◆六、世界还在刻

从河滩走回村口，又路过那个摊子。竹匾里还是那些写着“福”字的圆石头，还是五块钱三个。一禾看了一眼，手插在口袋里，没有停下。

这一天，正好是第七编那三条符号伦理的一个小样子。

不供奉：他那块石头没有被摆进玻璃柜，当成一件“本来就该这样”的宝贝。它还在口袋里，还在被摸，还能被改。

不白拿：一禾那句“我在磨它，它也在磨我”，是她自己付了力气换来的，不是从大人嘴里白拿的。

不独占：河滩还是那片河滩，谁来都能蹲下去捡一块。他看了三十年石头的那点眼光，没有锁在他一个人身上；今天，一禾的口袋里也有了一块。

这三条，那天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它们只是在那里发生了。

用本书第六编的话，也可以再说一遍，只是这回不用讲道理。那块石头经得起洪水一年年地冲，经得起拇指一天天地摸，还是它，这是真。那一句“你自己也揣一块”，让孩子身上的发生接着往前走，没有替她把路走完，这是善。一片河滩把一老一小、一江水、一滩石头拉进同一个早晨，这是美。

本书开头问：世界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吗？走完二十六章，本书的回答还是那一句：

> 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

石头是刻痕，河滩是刻痕。那根拇指、那个孩子、“钟文澜”这个名字，都是刻痕。每一道都被刻过，每一道也都在刻。

我们没有站在世界外面看它。我们是它正在刻下的那一部分。

放回你的日子里：你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块被磨圆的石头。也许是一个你以为“本来就这样”的习惯，也许是一个你以为“一直就在那里”的身份。今晚不必急着给它一个答案。先摸一摸，哪边滑，哪边糙，又是什么，正在一遍遍地磨它。

带 走 的 话

我们叫作“东西”和“我”的，都是刻得够深的刻痕；我们被刻着，也正在刻。

参考书目

体例说明：本书目只收确有其书的作品，范围是本卷正文与系列十卷大纲点名的著作。单篇论文、演讲、书信与诗文注明体裁。每条写作者、书名（外文书附原名）、初版年；古籍写朝代。中译本信息由正文各章注明。系列其余九卷见附录一，不重列。

一、经典与古籍

- 《圣经》，和合本，1919。
- 《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约公元五至六世纪编定；本卷所引为其中《约玛篇》（Yoma）。
- 《周易》，经传成书年代学界有多说。
- 《老子》，先秦，成书年代学界有多说。
- 《论语》，先秦。
- 《左传》（《春秋左氏传》），旧题左丘明撰，先秦。
- 《墨子》，战国。
- 《孟子》，战国。
- 《荀子》，战国。
- 《公孙龙子》，战国；今本存六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今本真伪学界有争议。
- 《庄子》，战国。
- 《尊德义》，郭店楚墓竹简，战国；释文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 司马迁：《史记》，西汉。
- 戴圣编：《礼记》，西汉；本卷所引含《大学》《中庸》《礼运》《乐记》诸篇。

- 王充：《论衡》，东汉。
- 许慎：《说文解字》，东汉。
- 王弼：《周易略例》，三国魏。
- 何晏等：《论语集解》，三国魏。
- 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后秦。
- 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南朝宋。
- 范晔：《后汉书》，南朝宋；本卷所引为《儒林列传》《蔡邕传》。
- 刘昫等：《旧唐书》，后晋；本卷所引为《郑覃传》。
- 范仲淹：《岳阳楼记》，文章，北宋，1046。
- 范仲淹：《义庄规矩》，北宋。
- 欧阳修：《卖油翁》，文章，北宋；见《归田录》。
- 张载：《经学理窟》，北宋。
- 吕大钧等：《吕氏乡约》，北宋，1076。
- 沈括：《梦溪笔谈》，北宋。
- 程颐：《周易程氏传》（《程氏易传》），北宋。
-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朱熹编，南宋。
- 朱熹：《增损吕氏乡约》，南宋。
- 朱熹：《周易本义》，南宋。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南宋；本卷所引为其中《大学章句》《论语集注》。
- 陆游：《钗头凤》，词，南宋。
- 陆游：《沈园二首》，诗，南宋。
- 脱脱等：《宋史》，元；本卷所引为《王安石传》。
-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明，1408。
- 王守仁（王阳明）：《南赣乡约》，明，1518。
- 王守仁（王阳明）：《传习录》，明。
- 高濂：《玉簪记》，传奇，明。
- 宦懋庸：《论语稽》，清。

二、哲学

- 柏拉图：《美诺》（Menon），古希腊，约公元前四世纪。
- 柏拉图：《会饮》（Symposion），古希腊，约公元前四世纪。
- 柏拉图：《斐德罗篇》（Phaidros），古希腊，约公元前四世纪。
- 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古希腊，约公元前四世纪。
-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Categoriae），古希腊，公元前四世纪。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a），古希腊，公元前四世纪。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古希腊，公元前四世纪。
- 奥古斯丁：《忏悔录》（Confessiones），约 397—400。
- 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396 年动笔，约 426—427 年完成。
- 奥古斯丁：《教义手册》（Enchiridion），约 421。
- 阿奎那：《论真理》（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veritate），1256—1259。
- 蒙田：《随笔集》（Essais），1580；增订版 1588；身后版 1595。
- 培根：《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
- 笛卡尔：《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
-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
- 笛卡尔：《灵魂的激情》（Les passions de l'âme），1649。
- 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1651。
- 霍布斯：《论物体》（De corpore），1655。
- 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
- 莱布尼茨：《论二进制算术》（Explication de l'arithmétique binaire），论文，1703 年寄交巴黎皇家科学院，刊于 1705 年印行的该院 1703 年卷。
- 休谟：《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
- 边沁：《政府片论》（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
-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第二版 1787。

-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1783。
-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文章，1784。
-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5。
-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
- 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
- 雅各比：《大卫·休谟论信仰，或观念论与实在论》（David Hume über den Glauben, oder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1787；论物自体的那段评论见书后附录《论先验观念论》。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
- 黑格尔：《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6。
- 黑格尔：《哲学全书》（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17。
-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0，扉页署 1821。
-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
- 尼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ßermoralischen Sinne），1873 年写成，1896 年身后刊出。
-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1878。
- 尼采：《快乐的科学》（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1882；第五卷 1887。
- 尼采：《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
-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
- 尼采：《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1889。
- 尼采：《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身后据遗稿编成，非尼采本人定稿，1901；扩充本 1906。
- 胡塞尔：《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1900—1901。

- 胡塞尔：《事物与空间》（Ding und Raum），1907 年讲座稿，1973 年身后出版。
-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Ideen I），1913。
-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Ideen II），身后出版，1952。
-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法文本 1931，德文本 1950。
-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部分刊出 1936，全书 1954（身后出版）。
-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Die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der Geometrie als intentional-historisches Problem），1936 年写成，1939 年身后刊出。
-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
- 布拉德雷：《真理与实在论文集》（Essays on Truth and Reality），1914。
- 杜威：《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1922。
-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1929。
- 杜威：《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
- 杜威：《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1938。
-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德文 1921，德英对照本 1922。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1953。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
-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Vom Wesen der Wahrheit），1930 年演讲，1943 年刊出。
- 怀特海、罗素：《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三卷，1910—1913。
- 怀特海：《自然的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1920。
- 怀特海：《相对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1922。
-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1925。
-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1929。

- 怀特海：《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1933。
- 波普尔：《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34 年底出版，版权页署 1935；英文本《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59。
-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3。
-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1935 年写成，1936 年以法译本初刊。
- 塔斯基：《语义真理观》（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论文，1944。
-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1945。
- 安斯康姆：《意向》（Intention），1957。
- 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1963。
- 波兰尼：《默会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
- 福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
- 梅亚苏：《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2006。

三、符号学与语言学

- 皮尔斯：《四种无能的若干后果》（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论文，1868。
- 皮尔斯：《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论文，1877。
- 皮尔斯：《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论文，1878。
- 皮尔斯：《机会的学说》（The Doctrine of Chances），论文，1878。
- 皮尔斯：《理论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ories），论文，1891。
- 皮尔斯：《皮尔斯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1931—1935，1958。
- 乌克斯库尔：《动物的环境与内在世界》（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e），1909。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

- 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æggelse），1943。
- 弗斯：《语言学理论概要，1930—1955》（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论文，收入《语言分析研究》（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1957。
- 巴特：《神话学》（Mythologies），1957。
- 巴特：《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文章，1967 年英译初刊于美国《阿斯彭》（Aspen）杂志，1968 年法文刊出。
- 洛特曼：《论符号域》（О семиосфере），论文，1984。
- 艾柯：《诠释的限度》（I limiti dell'interpretazione），1990。

四、诠释学

-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
- 德里达：《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967。
-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1967。
-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1967。
- 德里达：《延异》（La différance），演讲，1968；收入《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1972。
- 米歇尔菲尔德、帕尔默编：《对话与解构：加达默尔与德里达的相遇》（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1989。

五、科学哲学、科学史与史学

- 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ai），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
-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Bioi Paralleloi），约公元二世纪初；本卷所引为其中《忒修斯传》。
- 伽利略：《试金者》（Il Saggiatore），1623。
-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第二版 1713，增"总释"。

- 赫顿：《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论文，1788；扩充为两卷本，1795。
- 卡诺：《关于火的动力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1824。
- 迪昂：《物理理论的目的与结构》（La théorie physique : son objet, sa structure），1906。
-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论文，1923。
- 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七册，1926—1941。
- 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十二卷，1934—1961。
- 弗莱克：《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1935。
-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论文，1951。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1954。
- 汉森：《发现的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1958。
-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
- 蒯因：《自然化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Naturalized），论文，收入《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1969。
-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论文，收入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1970。
- 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或者，真的没有吗？》（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论文，1982。
- 施曼特－贝瑟拉：《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1992。
-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修订本 1997）；同名座谈发言 1992 年，刊于《中国文化》第七期。
- 戴蒙德：《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

六、心理学与发展研究

-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1916—1917。
- 巴特利特：《记忆》（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32。
- 皮亚杰：《儿童对现实的建构》（La construction du réel chez l'enfant），1937。
- 拉康：《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我"的功能的形成》（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论文，1949；收入《文集》（Écrits），1966。
- 温尼科特：《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论文，1953。
- 洛夫特斯、帕尔默：《汽车碰撞的重建：语言与记忆相互作用的一个例子》（Reconstruction of Automobile Destruction: An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mory），论文，1974。
- 斯拉梅卡、格拉夫：《生成效应：一种现象的界定》（The Generation Effect: Delineation of a Phenomenon），论文，1978。
- 德卡斯珀、法伊弗：《人类的联结：新生儿偏好母亲的声音》（Of Human Bonding: Newborns Prefer Their Mothers' Voices），论文，1980。
- 马斯拉赫、杰克逊：《职业倦怠体验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Experienced Burnout），论文，刊于《职业行为杂志》（Journal of Occupational Behaviour），1981。
- 霍瓦特、西蒙兹：《心理治疗中工作同盟与疗效的关系：一项元分析》（Relation between Working Alliance and Outcome in Psychotherapy: A Meta-Analysis），论文，刊于《咨询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91。
- 纳尔逊等：《社会剥夺幼儿的认知恢复：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Cognitive Recovery in Socially Deprived Young Children: The 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论文，刊于《科学》（Science），2007。

七、人工智能与心灵哲学

- 维纳：《控制论》（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1948。
- 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论文，刊于《心》（Mind），1950。
- 贝特森：《形式、实质与差别》（Form, Substance, and Difference），演讲，1970；收入《迈向心灵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
- 迪杰斯特拉：《谦卑的程序员》（The Humble Programmer），图灵奖演讲，1972。
- 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论文，1980。
- 哈纳德：《符号接地问题》（The Symbol Grounding Problem），论文，1990。
- 克拉克、查默斯：《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论文，刊于《分析》（Analysis），1998。
- 本德、格布鲁等：《论随机鹦鹉的危险：语言模型会不会太大？》（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Can Language Models Be Too Big?），论文，2021。
- Shumailov 等：《用递归生成的数据训练，AI 模型会崩溃》（AI Models Collapse When Trained on Recursively Generated Data），论文，刊于《自然》（Nature）第 631 卷，2024。

八、社会科学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Das Kapital），1867。
-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1893。
-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1895。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04—1905 年刊出；1920 年修订，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
- 韦伯：《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21—1922，身后出版。
- 默顿：《民主秩序中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Democratic Order），论文，1942；后以《科学的规范结构》（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为题收入文集。
- 费孝通：《乡土中国》，1948。
-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
-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
- 列维-斯特劳斯：《生食和熟食》（Le cru et le cuit），1964。
- 鲍莫尔、鲍温：《表演艺术：经济困境》（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1966。
- 西蒙：《为信息丰富的世界设计组织》（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论文，收入格林伯格编《计算机、通信与公共利益》（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1971。

九、文学、书信与规范文件

- 杰斐逊：致艾萨克·麦克弗森的信（Letter to Isaac McPherson），书信，1813。
- 波德莱尔：《1859 年的沙龙》（Salon de 1859），评论，1859。
- 鲁迅：《祝福》，小说，1924。
- 朱自清：《背影》，散文，1925。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RL01《实验室认可规则》。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RL02《能力验证规则》。

十、王德生相关著作

以下是作者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均由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编号为德麦国际专著序号。

- 王德生：《人生的智慧源头：与妈妈的 SDE》，德麦国际出版社，德麦国际专著第 227 号，2026 年 10 月第 1 版，ISBN 979-8-90690-415-7。
- 王德生：《婴儿：SDE 活体发生学》，德麦国际出版社，德麦国际专著第 349 号。
- 王德生：《躺平的 SDE 解构》，德麦国际出版社，德麦国际专著第 309 号，2026 年 10 月第 1 版，ISBN 979-8-90690-817-9。
- 王德生：《超越波普尔》，德麦国际出版社，德麦国际专著第 226 号，ISBN 979-8-90690-894-0。

附录

附录一　系列十卷导读

体例说明： 以下十段据各卷大纲编写。前九卷与本卷同时在写，书名、规模、章数以各卷出版时为准。文中“该卷”指各卷大纲所定的写法，不表示正文已经定稿。判词一律照录各卷大纲原文；“母题”取自各卷大纲母题的首句或核心句。“周期一站”与“尺度”两项，依本书导读的九卷地图。

书一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从发现学到发生学》

规模：约 50 万字，十编 74 章。

母题：同一节经文，在发现学里是一份记录，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

判词：

> 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该卷以第 3 章《符号是怎样发生的》为全书的符号学底座，随后逐卷走过六十六卷书。每一卷章用“解释比较”七节式：先写足发现学的读法，再指认它停下的那条缝，然后改读。“对不上须事前独立指认”这道闸，是在该卷最早立起来的。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在读者身上再结晶”，尺度是个人与共同体。本卷第 1 章把它与书五、书八合在一起，压成个人尺度的一张图。

书二　《SDE 符号学：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与索绪尔的二元》

规模：约 30 万字，十编 30 章。

母题：符号不是一张差别的网，也不是一条免费往前长的链，而是特征纠缠结晶出来的粒子。

判词：

>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 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该卷是系列的理论总本。该卷有七条承重命题：对象之分、符号之体、符号之界、符号之动、符号之能、符号之固与熔、符号之尽头。它们是其余各卷共用的骨头。该卷第十编列出五条可推翻条件和一道附闸，各卷都沿用。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全周期，尺度是通用。本卷的术语一律以该卷为准。本卷给符号之体一个统一表述：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这是在该卷"粒子态"一条上往前走的一步，见附录二。

书三　《一场没有发生的对话：德里达与加达默尔之争及其解决》（暂名）

规模：约 20 万字，六编 18 章。

母题：解释起于现实与自我的对不上，止于新符号的结晶——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落得下，也化得开。

判词：

> 加达默尔看见了结晶，以为它是终点；德里达看见了熔开，以为它没有尽头。两样都是真的，所以谁也没赢。

该卷从 1981 年巴黎那次会面写起，先把两人各自对在哪里写足，再把争论压成一个问题：解释会不会落地。它把加达默尔放在皮尔斯一侧、德里达放在索绪尔一侧，并说明这是结构上的同形，不是师承。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起"与"止"，尺度是共同体。本卷第 2 章与第 16 章以它为底。

书四　《大模型是索绪尔的网、皮尔斯的链：符号在对话中才发生》

规模：约 26 万字，八编 22 章。

母题：大模型是索绪尔的网做成了硅，是皮尔斯的无限衍义变成了零成本；它只有理念符号，没有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

判词：

> AI 让说话变得免费，可符号从来不是免费的。

该卷不贬低 AI，也不神化 AI。它给出四个可做的实验：规模与幻觉率；接入现实反馈与幻觉率；“先卡住再问”与“直接要答案”的留存；自己重述与只读摘要的留存。该卷只写实验设计，不预写结果。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零成本的伪结晶”，尺度是机器与人机。本卷第 3、10、22、26 章接它；“机器是第四种尺度”这一说法，材料主要来自该卷。

书五　《第一个符号：婴儿的符号学》

规模：约 21 万字，七编 18 章。

母题：人生的第一个符号，不是一个词，是母子之间一次次对上、对不上之后沉下来的东西。

判词：

> 婴儿不是先有一个“我”再学会说“我”；是在说“我”的过程里，“我”才发生。

该卷从子宫里的听觉、触觉写起，写到两岁前后的“不要”。它主张婴儿的符号顺序与成人相反：先自我符号与现实符号，后理念符号。给父母的部分只写三件可做的事：接住对不上，守住场，留出动能。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第一次结晶”，尺度是个人。本卷第 1 章把它与书一、书八合在一起；第 12 章讲主体与客体，最朴素的证据场也在该卷：“我”是被一声声叫、一次次回应压出来的。

书六　《刻痕：文明的符号学》

规模：约 26 万字，八编 22 章。

母题：文明就是三界符号的大规模迁移：人把理念符号刻进现实，又把现实符号练进自我。

判词：

> 文明不是一堆遗物，是三界符号一次次对不上、结晶、迁移、固化、熔开留下的刻痕。

该卷从洞穴岩壁上的手印写到互联网与 AI。主线是符号复制成本的一次次下降：写本、印刷、广播、互联网、AI，每降一次，文明的能量账就重排一次。中国材料在该卷占足分量。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迁移与复制成本”，尺度是文明。本卷书名里的“刻痕”二字取自该卷；该卷判词里那一串“对不上、结晶、迁移、固化、熔开”，是本卷生命周期一说的雏形。

书七　《易：一部关于发生的符号学——中国的符号学》

规模：约 25 万字，八编 22 章。

母题：人类最早、最成体系的一套符号学在中国——《周易》；它不从静止的符号讲起，而从变讲起。

判词：

> 西方符号学从“符号是什么”问起，《周易》从“变是怎样发生的”问起。

该卷把卦读作粒子，把爻变读作动能，把卦与卦的网络读作势能；对象数、义理两派，各写足所得，再写所停。诸子论名、论指、论忘的材料，也在该卷接到三界与能量上。该卷只讲占问在符号发生中的位置，不讲灵验。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变与不闭合”，尺度是文明与个人。本卷第 7 章讲“为什么一切都不闭合”，以该卷的“未济”为最早的中国材料。

书八　《熔不开的粒子：心的符号学》

规模：约 22 万字，七编 19 章。

母题：一个人心里的苦，常常不是缺了什么，而是有些符号结晶错了、固化了、熔不开了。

判词：

> 心里卡住的，往往不是一件事，是一个熔不开的符号。

该卷只讲理解与陪伴，不做诊断，不给治疗方案。它把各派心理治疗放进同一个三角，说明各派各对一角，不替代任何一派。该卷每一编都写明：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固化与熔开”，尺度是个人。本卷第 6 章讲偶像与石心的总理论，个人尺度的材料以该卷为底。

书九　《被刻进世界的公式：科学的符号学》

规模：约 25 万字，八编 22 章。

母题：科学不是去发现一个早已摆好的世界，而是一场让理念符号与现实符号反复对账的发生。

判词：

> 科学的力量不在于它找到了现成的真理，而在于它把“对不上”变成了一种制度。

该卷讲实验、仪器、记号与单位、科学共同体与复现危机。它不贬低科学，也不搞相对主义：“发生”不是“随便怎么说都行”，结晶有三判据，也有可推翻条件。

与本卷的关系：周期一站是“对不上的制度化”，尺度是共同体。科学是发现学最结实的堡垒，也是对不上被制度化得最好的地方。所以本卷第 2 章、第 4 章与第 13 章都要回到该卷。

书十　《万物皆刻痕：从符号学到发生本体论》（本卷，系列总论）

规模：约 30 万字，八编 26 章。

母题：我们叫作“东西”“主体”“客体”“事实”“价值”的，都是三界特征纠缠结晶出来、连接度高到被当成先在的符号粒子。

判词：

> 世界不是一堆等着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层层仍在发生的刻痕。

本卷做两件事。一是综合：把九个现场压成一条生命周期、三个尺度、一份能量账。二是升维：从“符号是怎样发生的”升到“存在者是怎样发生的”，再从能量账升到真善美与符号伦理。本卷不重讲前九卷的例子。

与前九卷的关系：本卷最后写，依据的是前九卷已经结出来的东西。五条升维命题由本书提出，经作者审定，见后记。

另：与理论十卷并行的，还有应用卷十二种。它们把这套说法带进十二个现场：教育、舆论、数字自我、气候、医疗、货币与信用、法律与治理、组织、代际、城乡空间、商业与品牌、跨文化沟通。应用卷以书二为理论底本，只用不改口径，本附录从略。

附录二　系列术语总表

体例说明：“大白话”是十卷正文里优先使用的说法，“硬词”是它对应的学术说法。对不上、做功、结晶、固化、熔开是本套书的工作词，正文就用原词，不换近义说法，所以表里两列同名。“首见卷”按系列编号，记该词最早在哪一卷的大纲里正式讲述。

书一第 3 章是全系列的符号学底座，许多词首见于此；书二是理论总本，详讲处注“详见书二”。注明“升维命题”的五条，由本书提出，经作者审定。前人术语一组，只说明本系列怎样安放它们，不代替原著的定义。

甲　七个大白话词（十卷一套）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形状	显露（S）	一次发生被看得见、认得出的那一面；不是先在的东西露了脸，是在发生里一起显出来	十卷通用
路	差异序列（D）	一次次分开、一步步往前的次序，发生走过的路	十卷通用
土	特征纠缠（E）	各种特征缠在一起、互相牵连的那片底子；符号都从这片土里压出来	十卷通用
回写	回写	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	十卷通用
一锅粥	混沌态	还没有分开、排不出次序的状态	十卷通用
正在成形	介生态	在一锅粥与定型之间，正在长、还没站稳的状态	十卷通用
定型	秩序态	已经站稳、有了次序和结构的状态	十卷通用

乙　符号之体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压出来的一颗	符号（本卷统一表述）	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书十（在书二“粒子态”一条上推进）
压一层	压缩	一次次被用、被对不上逼，松的被拆走，紧的留下；压缩是过程，粒子态是结果	书十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还解得开	可返回	正常的压缩能被新的对不上解开再压；解不开就是固化	书十
一直在压	不断地（回写）	符号每被用一次、被对不上逼一次，就再压一层	书十
站得住的一颗	粒子态	符号作为信息的一种形态：稳定、整体、独立	书一（第 3 章）；详见书二
不散	稳定	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	书一；详见书二
拆开就不是它	整体	拆开就不再是它	书一；详见书二
带得走	独立	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	书一；详见书二
三把尺	三判据	稳定、整体、独立三条合称，判一个东西是否已结晶为符号	书一；详见书二
一条走着的线	波（逻辑）	信息的第二种形态：轨迹、速度、黏性	书一；详见书二
一张拉着的网	场（数学）	信息的第三种形态：连接、次序、结构	书一；详见书二
信息的三个样子	信息三模态	符号＝粒子，逻辑＝波，数学＝场	书一；详见书二
刻痕	符号（本卷通称）	一次发生沉下来、还看得出来历的痕迹；本卷用它统称三界符号，也统称被当成“东西”的高连接度粒子	书一（第 3 章）；书六取作书名

丙　三界与三角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想法里的符号	理念符号	概念、教义、公式、一句话的“意思”	书一
世界里的符号	现实符号	不需要解释者也立得住的世界刻痕，如界碑、器物、城、地层	书一
身上的符号	自我符号	沉在身上的习惯、姿势、名字、“我”、信望爱	书一
三处都有	三界符号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各有符号，彼此可迁移、回写	书一；详见书二
三处	三界	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	书一
两样顶牛逼第三样	123 原理	三元中任一元是另两元的非线性函数；任两元起矛盾，逼第三元变化并回写	书一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一个三角	符号三角（三方程）	理念＝F（现实，自我）；现实＝G（理念，自我）；自我＝H（理念，现实）；没有源头	书一；详见书二
找到的还是长出来的	对象之分	符号指向的可以是被发现的对象，也可以是一次发生	书一；详见书二
把东西当现成的	发现学	默认对象先在、认识去够它	书一
一起显出来	发生学	对象与认识在同一次发生中一起显出	书一
句子里的位置	号位	一、二、三号位；句子是号位的组合，次序不定；语句是对显露的结构性描写	书一（口径）；详见书二第 9 章

丁　一条周期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对不上	两界矛盾（势能落差）	两张已结晶的网在同一处往两边拉；有落差才做功	书一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解释之起	习惯与世界吻合时一切静默运转，解释只在对不上时发生	书一
做功	做功	耗动能、靠势能，把拆开的连接重新接上	书一；详见书二
结晶	结晶	新的连接度建立起来，达到三判据，落地成符号	书一
一回落一处	局部结晶	意义既不是终点，也不是永不落地，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	书一；详见书三
搬家	迁移	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并回写，如从实地到地图、从戒律到习惯	书一；详见书二
固化	固化	符号停止迁移、拒绝回写	书一
供起来的那一端	偶像	固化凝在对象一端：被不加检验地供奉的信仰对象、文本、制度、指标	书一
心成了石头	石心	固化凝在自我一端；连接度极高而动能为零，信望爱这片土拒绝回写	书一
熔开	熔开	新的对不上把旧粒子的连接拆开	书一；详见书二
再结一次	再结晶	熔开之后，新的粒子重新结出	书一；详见书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二
一条周期	生命周期律（升维命题 1）	对不上 → 做功 → 结晶 → 迁移 → 固化 → 熔开 → 再结晶；不是每个符号都走完，可是没有一个能跳过对不上与做功	书十

戊　能量账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压得多密、多难拆开	内能	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	书一；详见书二
每压一次要付的力	动能	特征纠缠沿差异序列推进的速度和方向，即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	书一；详见书二
网的拉扯	势能	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	书一；详见书二
结实程度	连接度	内能的量；可以量，看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	书一；详见书二第 16 章
符号要付账	能量律	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书一
链会停	无限衍义之不可能	每次结晶都要付能量，真实的衍义一定会停；停下不是抵达真理，是能量用尽或落差抹平	书一；详见书二第 18 章
别人压好的包	免费的符号	没经过自己的手：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一键生成的文本，在你身上只是信息	书一；详见书四
说过不等于学会	信息发生≠知识发生	信息可以零成本生成，知识要在接收的人身上结晶	书二；详见书四
信、望、爱	内能、动能、势能	信＝内能（粒子），望＝动能（波），爱＝势能（场）；信望爱是土，经回写而加厚	书一
真、善、美	能量律即价值律（升维命题 5）	真＝内能（经得起拆），善＝动能（让发生继续），美＝势能（网络的吸引与拉扯）	书十

己　尽头与入口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人的尽头	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	改理念、改现实两条出口都堵死，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新的自我符号从无到有	书一
三个入口	信仰发生三入口	入口一：现实硬、理念碎；入口二：理念硬、现实塞不进；入口三：自我的信望爱耗尽	书一
先托住	入口三的顺序	先补能量，落差才能重新做功	书一
信的那一位	信仰对象的符号	撑开在我、你、他与世界之间的巨大自我符号，如上帝、佛、道；不是先在的我去投射	书一；详见书二第 23 章

庚　各卷专用词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自洽而没对账	幻觉（AI）	理念符号在网内自洽结晶，却没有与现实符号对过账	书四
落到地上	符号接地	接地就是三界迁移，单靠理念界接不上	书四
先卡住	卡住的价值	对不上被提前填平，就没有落差，也就没有做功	书四
家这张网	养育之场	母亲、父亲、祖辈都是托住婴儿结晶的势能	书五
三处同时站住	三界同时立住	货币、法律、国家要理念上被信、现实中有身体、自我里被认；任一界松动就开始失效	书六
抄一份要多少力	复制成本	复制成本每降一次，文明的能量账重排一次	书六
还没完	未济	六十四卦以未济收尾，符号系统不闭合	书七
熔不开的粒子	高连接度的自我符号	结晶得过紧、新的对不上拆不动的心里的符号	书八
把对不上变成规矩	对不上的制度化	实验、评审、复现，让对不上被有意制造、被托住	书九

辛　本卷的升维与伦理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	三尺度同构（升维命题 2）	三种尺度的符号发生走同一个三角、同一份能量账	书十
大小之间来回改	尺度间回写	个人的结晶可以升为共同体与文明的符号，文明的场又托住个人的结晶	书十
第四种大小	机器尺度	有巨大的势能之网，缺对不上与动能	书十（材料来自书四）
压得最深的两颗	主体与客体（升维命题 3）	不先于互动而在，是压缩得最深、最难返回的两个粒子	书十
现象从哪里来	来源者是发生本身（升维命题 4）	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作者的判断）；来源者是什么，本书的候选回答是三界特征纠缠一次次压缩、结晶的过程	书十
被当成现成的	“东西”	连接度高到被当成先在的符号粒子	书十
不供奉	符号伦理一	防固化，不让符号被供起来而拒绝回写	书十
不白拿	符号伦理二	结晶要付动能，不把别人压好的包当成自己的	书十
不独占	符号伦理三	让场开放，让别人也能在这张网里结晶	书十
显出一个新的他	主语纪律	主体是发生的结果，不是发动者	十卷通用
先找缝	附闸（事前独立指认）	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否则说法事后永远正确	书一；详见书二第 29 章

壬　前人术语（本系列怎样安放）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差别织成的网	差别成值（索绪尔）	一个词的价值只来自与别的词的差别；本系列看作没有来历的网，一个局部情形	书一；详见书二第 1 章
声音与概念两半	能指／所指（索绪尔）	符号由声音字形与概念两半组成，连接任意；本系列保留为局部情形	书一；详见书二第 1 章
往前长的链	无限衍义（皮尔斯）	符号生解释项，解释项再成符号；本系列认为它暗中假定衍义免费	书一；详见书二第 2 章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释义	首见卷
够不着的那一头	动力对象（皮尔斯）	迫使符号如此的那个对象；本系列看作乐观版的物自体	书一；详见书二第 4 章
石头背后的石头	物自体（康德）	现象的来源者，被宣布不可知；本系列认为亏空被封住，没有补上	书二；本卷第 15 章
两个视域合一	视域融合（加达默尔）	读者与文本的视域在理解中融合；本系列认为它见结晶而以为终点	书一；详见书三
永远在路上	延异（德里达）	差别加延搁，意义无尽滑动；本系列认为它见熔开而不见结晶	书一；详见书三
托底的传统	传统（加达默尔）	本系列放在势能的位置：结晶所依的场，不是理解的终点	书二第 17 章；详见书三
一群人的眼光	思想集体（弗莱克）	科学事实在思想集体中生成；本系列看作势能之场	书九
一整套看法	范式（库恩）	本系列看作高连接度的理念符号群；范式转换是熔开与再结晶	书九
一次次的现实	现实实有（怀特海）	过程哲学的基本单元；本卷第 14 章与本书的“发生”对照	书十

附录三　系列可推翻条件总表

体例说明：一套说法若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本表把十卷大纲里写下的可推翻条件收在一处。“系列通用”五条与附闸出自书二第十编，其余各卷沿用，不再重抄；各卷只列本卷专有的条件。

“可观察的检验”一栏写的是到哪里去找反例、怎样才算找到，不预写结果。书七“大象传”一条与书十“真善美与三能”一条，按第 25 章收紧为“系统地不成立”式的写法。涉及婴儿与心理困扰的检验，只用已有的观察与研究，不为检验而制造任何剥夺或伤害。

卷	条件	可观察的检验
系列通用（书二）	一、纯理念的自生：一个理念符号诞生前后，查不到任何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的对不上	追查一个新概念诞生前后的手稿、笔记、通信、讨论记录；若材料齐全，仍找不到任何撞墙、惊讶、怀疑的痕迹，即为反例
系列通用（书二）	二、吻合中的解释：一次真正的新解释，发生在现实与自我完全吻合、毫无惊讶与怀疑的时候	收集新解释出现时的当事人自述与旁证；若自述与旁证都显示此前一切对得上，新解释却出现了，即为反例
系列通用（书二）	三、不成粒子的符号：一个东西不满足稳定、整体、独立中的任何一条，却能被反复认出、跨界迁移、被引用流传	拿三判据逐条检查流传广的词、手势、图样、口号；若找到三条都不满足却仍能流传迁移者，即为反例
系列通用（书二）	四、无入口的信仰：一次信仰的诞生，三个入口都不在场	查信仰转变的自述、传记与同时代记录；若现实与理念并无大的对不上，自我的信望爱也不曾耗尽，转变却发生了，即为反例
系列通用（书二）	五、零成本的结晶：任一界的符号在毫无动能消耗、没有任何势能依托下结晶为粒子；若符号的松动与它累积的连接无关，能量律也要修改	量连接度：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才松动，看它与累积的连接有无关系；检验预测：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是否显著变少
系列通用（书二）	附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	研究设计里先登记“缝在哪里”，再看结晶出了什么；事后才补认的缝不计入证据
书一	沿用五条；释经专用：每一卷章的缝，须先在经文或史料里指认，改读还要经得起回写检验	抽查各卷章：缝是否在改读之前、出自经文或史料本身；改读回写到别的经文时，是否自相矛盾
书三	沿用第一、二、三、五条（不涉信仰入	追查一个文本的解释史：每一次新解释出

卷	条件	可观察的检验
	口），放在诠释的现场	现前，是否都有可指认的“愣住”；有没有在零成本下无尽延搁、或无尽融合的解释
书四	若纯理念训练的系统，在规模增长下幻觉趋于零	实验一：在同类任务上比较不同规模模型的幻觉率，看是否趋零
书四	若零动能的阅读，留存与付过动能的阅读没有差别	实验三、四：“先卡住再问”对“直接要答案”，“自己重述一遍”对“只读 AI 摘要”，比较一段时间后的留存
书四	若 AI 在无记忆、无身体、无代价的条件下，表现出稳定、可迁移的自我符号	观察系统能否被对不上逼出新的稳定结晶，并带着它去别处；实验二（接入现实反馈与幻觉率）为旁证
书五	若理念符号（词）普遍先于任何自我符号、现实符号的稳定出现	用已有的纵向观察记录，比较第一个词出现之前，转头、微笑、安抚物、共同注意等稳定反应是否已经出现
书五	若在无回应、无稳定照料者的环境里，符号发展与有者没有差别	只用已有的照料环境比较研究与自然发生的差异，不为检验制造剥夺
书五	若疲惫与新理解无关	比较同一婴儿睡足与疲惫时，对新声音、新物件的反应与习得
书六	若某文明的文字诞生，不伴随任何可指认的社会对不上	查早期文字材料与同期考古、经济记录，看文字出现前是否有账目、占问等可指认的缝
书六	若复制成本的大降，不伴随符号结构的重排	对照写本、印刷、广播、互联网各阶段前后，权威、体裁、解释权的分布有无重排
书六	若无能量投入的符号，能长期跨代稳定	查长期稳定的经典、礼俗、制度，看是否都有可指认的维持投入，如仪式、教育、抄写
书七	若卦的形成与占问的对不上无关	对照卦爻辞与早期筮占记录，看卦辞是否由具体占问长成
书七	若六十四卦的网络与卦义的变化无关	对照变卦、互卦、错卦、综卦关系与历代卦义解释的变化
书七	若大象传对自我符号的要求，在传承中系统地不起作用	在一批事先划定的家训、书院规约、日用器物里，查“君子以”的传承痕迹，并对照实行记录；引了的和没引的若系统地看不出分别，即为反例
书八	若创伤反应的强度与相似处境的牵引无关	只转述已有的临床与心理学研究，本书不设计任何干预

卷	条件	可观察的检验
书八	若无支持关系下的熔开，与有支持者结果没有差别	同上；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书八	若耗尽状态下，“讲道理”与“先补能量”效果没有差别	同上
书九	若重大科学概念的诞生，找不到任何可事前指认的反常	查概念诞生前的实验记录与通信，看反常是否早于新理论被记下
书九	若仪器与记号的革新，与理论变化无关	对照仪器、记号革新与理论变化的先后与关联
书九	若无共同体之场的结晶，能长期稳定	查孤立完成、未进入任何共同体的结果，看其能否长期被认出、被复现
书十	若存在可独立指认、且不依赖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	找一项关于客体的知识，追查它的来历；若既无对不上、无做功，也无任何场托着，它照样可用、可传，即为反例
书十	若三尺度的符号发生，在能量账上不同构	拿同一类符号（一个新词、一条规矩），分别在个人、共同体、文明尺度上记账；若某一尺度的结晶不需动能或势能，或账目结构根本不同，即为反例
书十	若真善美与三能的对应，在任一尺度上系统地不成立	在个人、共同体、文明三个尺度上分别找：被公认为真却一拆即散的，被公认为善却让发生卡死的，被公认为美却不把任何人拉进网的；任一尺度上有一样成系统地出现，即需修改
书十	若符号的难拆程度，与它被压的次数（被用、被对不上逼过的次数）无关	比较同类符号的使用与经历反证的次数，与松动它所需的反证次数
书十	若被判为固化的符号（偶像、石心），在新的对不上面前与正常结晶的符号松动得一样	比较两类符号在同等反证下的松动；若毫无差别，“可返回”与“固化”的分界要改
书十	升维命题四“来源者是发生本身”的专门条件（第 17 章列五条）：一、找到不靠任何结晶过程的先在客体知识（即本表上文“先在客体”一条）；二、找到一个对象端没有来历的事例；三、连接度与压缩史无关；四、说不出与“物自体加上过程论”不同的预言；五、对不上不能事前指认（即附闸）	第二条：找两头都有完整记录的认识过程（笔录、病历、原始数据），看对象那一头查不查得出任何一层压缩；第三条：找刚出现、几乎没被压过却同样难拆的东西；第四条：查第 17 章写下的几条不同预言，如“最浅一层记录最值得留”“打交道之网切断后客体变得不稳”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

体例说明：

1. 收录范围：本卷正文与后置里出现的引文、书名、篇名、年份、人名与事件。
2. 引用规矩：圣经用和合本，核心经文整句引出，标书卷章节。哲学原典只转述大意；必要时单句短引，不超过 15 字，并标书名。现代学者的作品在版权期内，只转述。
3. 列项：编号｜作者｜作品（中文名／原名）｜初版年｜涉及章｜引用方式｜核验状态。
4. 初版年以原文初版为准；身后整理出版的，注明“身后出版”。
5. 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页码，由引用该书的章注明。
6. 核验状态分两种：“书目已核”＝书名、作者与初版年已据通行书目核过，本书对该书只转述大意、不标页码；“已核”＝所引字句已对原书或通行译本核过。
7. “涉及章”按各章正文的实际引用填写。大纲点名而正文没有引用的原典，不列入本表，只留在参考书目里。

一、哲学原典

编号	作者	作品（中文名／原名）	初版年	涉及章	引用方式	核验状态
P-01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第二版 1787）	第 12、15—17、24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02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1783	第 15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03	康德	《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	第 20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04	黑格尔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	1812—1816	第 4 章（本质论论矛盾的注释）	转述	书目已核

编号	作者	作品（中文名／原名）	初版年	涉及章	引用方式	核验状态
P-05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	1913	第 15 章（中译本通作《纯粹现象学通论》）；第 12 章引的是该书第二卷，身后出版	转述	书目已核
P-06	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1931（法文本；德文本 1950）	第 12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07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1936（第一、二部分刊于贝尔格莱德《哲学》杂志），1954（全书，身后出版）	正文未引全书；第 12 章引其中《几何学的起源》一篇	转述	书目已核
P-08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1927	第 11、15、16、18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09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1（德文）；1922（德英对照本）	第 16、18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1953（身后出版）	第 1、24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1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	第 14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2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	1929	第 14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3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1641	第 12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编号	作者	作品（中文名／原名）	初版年	涉及章	引用方式	核验状态
		philosophia				
P-14	尼采	《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1886	第 12、16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5	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1887	第 15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6	尼采	遗稿笔记中论“视角”“解释”与虚无主义的段落；常见于身后编成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笔记写于 1880 年代；编本 1901 年初版，1906 年扩充	第 15、23 章	只转述	已核：1901 年编本 483 条、1906 年扩充本 1067 条，均非尼采定稿；第 15 章所引为第 481 条，第 23 章所引为第 2 条
P-17	皮尔斯	《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	1877	第 4 章（未点书名）	转述	书目已核
P-18	皮尔斯	《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1878	第 2、7、15、18 章	转述	书目已核
P-19	皮尔斯	《皮尔斯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31—1935（第 1—6 卷），1958（第 7—8 卷），身后出版	第 15、17、18 章（动力对象）	转述	已核：直接对象与动力对象之分见 CP 4.536（1906）、8.343（1908）
P-2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据学生笔记整理，身后出版）	第 4、24 章（未点书名）	转述	书目已核

二、经文

编号	作者	作品（中文名／原名）	初版年	涉及章	引用方式	核验状态
S-01	—	《圣经》和合本	1919	各章如有引用	整句经文，标书卷章节	已核（各章对和合本逐条核对）

后记

◆一、第十本，最后写

这是 SDE 符号学系列理论卷的第十本，也是最后写的一本。

前九本各守一个现场：读经，理论总本，诠释学的一桩公案，大模型，婴儿，文明，《周易》，心，科学。每一本都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出发：一节经文、一个会转头的新生儿、一只洞穴手印、一根温度计。问的却是同一个问题：符号是怎样发生的。

本书不再守一个现场。前言说过，它做两件事。

第一件是综合。把九个现场压成一张图：一条生命周期，三个尺度，一份能量账。第二件是升维。从“符号是怎样发生的”往上走一步，问“东西是怎样发生的”；再从能量账往上走一步，问真、善、美。

所以本书在系列里的位置，有点像那片河滩之于九块石头。九块石头各有颜色和纹理，本书回头去看磨过它们的那条江。

书名叫《万物皆刻痕》，“刻痕”两个字取自书六。书六用它讲文明：文明不是一堆遗物，是一层层刻痕。本书把这两个字推到了头：不只文明，一块石头、一张桌子、一个国家、“我”和“世界”，都放在刻痕这一边来看。

副题“从符号学到发生本体论”，说的是这一步走得有多远。符号学问一个符号怎样发生；本体论问有什么、什么是真的在。前九卷一直在问前一个问题，问到第十卷，发现绕不开后一个。符号学走到底，就碰到了本体论的门。

这一步走得远，所以本书说话格外小心。

按系列的写作安排，总论最后写。道理很简单：总论要压的，是九个现场已经结出来的东西。

这里要老实交代一件事。本书成稿的时候，前九卷与本卷同时在写，多数还没有定稿。本书回指前卷，依据的是各卷大纲；附录一的十卷导读，也据大纲编成。将来各卷定稿，书名、规模、章节若有出入，以各卷为准，本书随之修订。

◆二、五条命题，从哪里来

第二件要老实交代的，是五条升维命题。

这五条是：生命周期律；三尺度同构与尺度间回写；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现象的来源者是发生本身；能量律即价值律。它们撑起了本书的第四、五、六编。

用大白话说一遍。第一条，每个符号都走同一条路，从对不上开始，不能跳站。第二条，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文明，记的是同一本账，机器缺的是对不上和动能。

第三条，“我”和“世界”不是先摆在那里的，是压得最深的两颗。第四条，现象不是从石头背后某块“石头本身”发出来的，是从发生里来的。第五条，真、善、美，就是那份能量账的另一种说法。

这五条命题，由本系列的写作协作依前九卷提出，经作者审定。

第四条有一半是例外。“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这半句是王德生自己的判断。来源者是什么，他没有说；本书给出的“发生本身”，是候选回答，第 17 章写明了它怎样才算错。第五条与 SDE 原有的三大意义律是什么关系，本书没有去对，这是留给后来的一道功课。

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经作者审定，为什么每一条还要附上推翻的条件？

本书的回答，就在本书自己的道理里。一本讲“可返回的压缩”的书，若是先把自己压死了，说不过去。这五条命题写在这里，每一条都附着可推翻的条件，见附录三。作者的审定，让它们站进了这本书；能不能一直站住，还要靠读者那一侧的对不上。站不住，就熔开，再压一次。

这也合本系列书四的分工：对不上与动能由人来出，一张大网可以由别处来托，结晶要发生在人身上。五条命题先是网上的结，经作者落笔审定，才在这本书里结晶；往后，它们还要在每一位读者身上再结一次。

◆三、一句新话，回写了前九卷

本书写作期间，王德生在口述里补了一句："粒子态，就是不断地进行'特征纠缠的压缩'形成的。"

这句话不长，分量不轻。

前九卷讲符号，一直用"粒子态"三个字，配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判据说清了符号是什么样子，却没有说它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补上这一句，符号之体就有了来历：符号是特征纠缠经一次次可返回的压缩而形成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压缩是过程，粒子态是结果。"不断地"三个字，就是回写：符号每被用一次、被对不上逼一次，就再压一层。"可返回"三个字是边界：压得再密，也还能被新的对不上解开；解不开，就是偶像与石心。

拿两处前卷的说法看一看，就知道它改在哪里。

书八讲"熔不开的粒子"。有了这一句，熔不开就有了一个更准的说法：那是压死了、返回不了的压缩。它不是压得太多，是压到新的对不上再也解不开。

书四讲"免费的符号结晶不了"。有了这一句，免费也有了一个更准的说法：那是别人压好的包，没经过你的手。包本身也许压得很结实，可它在你身上，一层也没有压过。

这句话是在第十本里补上的，可它往回改的是前九本。前九卷要不要据此回写，回写到哪一章，由作者定。一套书在写的过程里被自己最后一本改写，这件事本身，就是本书讲的那种发生。

◆四、一本仍在被书写的书

所以本书是一本仍在被书写的书。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它的五条升维命题经作者审定，可它们仍然可以被推翻。哪一条被推翻了，书也跟着改。

第二层，它和前九卷互相回写。前九卷定稿，会改动本书的回指与导读；本书的新口径，也会回到前九卷里去。与理论十卷并行的还有应用卷十二种，它们

把这套说法带到教室、病房、法庭、城乡与市场里去对账。对账对不上的地方，会一处处回写到理论卷。

第三层最要紧。本书真正被写完的地方，不在印刷厂，在读者身上。

本书反复说过：别人压好的包，没经过自己的手，在你身上只是信息。这句话对本书同样成立。你读完了二十六章，若是哪里都对得上，本书就只在你身上留下了一些信息。你读到某一处，皱起眉头，觉得不对，合不上，那一处就是本书又被书写一次的地方。

举一个可能的样子。你读到第 12 章，说主体与客体是压缩得最深的两个粒子，心里不服：我分明一直都在，怎么会是压出来的？

这一下不服，很宝贵。不必急着把它按下去，也不必急着被本书说服。带着它过几天日子，看一看自己身上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一个口头禅，一种看人的眼光，一个被人叫惯了的称呼。哪一样是天生的，哪一样是一遍遍被叫、被用、被撞出来的？

看完了，你也许还是不服。那也好。你不服的那一处，若是说得出理由、找得到反例，它就该写进附录三，本书就该在那里改。

前言和结语里那位退休的地质工程师，口袋里揣着一块石头，拇指一遍遍地摸。本书也愿意被这样揣着，被这样摸。摸得久了，有的地方会更亮，有的地方会磨掉。那正是它还活着的样子。

◆五、附录怎样用

本书后面的四个附录，各有各的用处，这里交代一下。

附录一是给只读这一本的人的。你不必读过前九卷；想知道某一卷在做什么，翻到那一段就够了。

附录二是一张术语表。大白话在左，硬词在右。本书正文尽量只用左边一列；右边一列，是给想对照学术说法的人准备的。

附录三是本书最看重的一个附录。一套说法若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所以本书把十卷所有能被推翻的地方，都摆在一张表里，并写明到哪里去找

反例。本书最欢迎的读者，是拿着这张表去找反例的人。找到了，请告诉出版社。

附录四是引文核验表。本书引到的年份、书名、出处，付印前都逐条核过；核不到的，或删去细节，或换成不出错的说法，没有替它们编一个看起来像样的答案。一本讲“免费的符号不结晶”的书，若在出处上白拿，就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六、谢谁

本书一路写前人停在哪里。索绪尔、皮尔斯、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怀特海、笛卡尔、尼采，还有加达默尔与德里达。可是每一处“停下的地方”，都是他们先走到了那里。没有他们走过的路，本书连该从哪里接着走都找不到。

本书也感谢德麦国际出版社，感谢参与这套书写作、校核与统稿的每一位同工。还要感谢前九卷里那些有名字的人。他们是合成的人物，可他们的晚上是真的，每一个那样的晚上，都有人这样过。

最后感谢你。你肯为一本书付动能，这本书才有机会在你身上结一点什么。结出来的是什么，本书写不出来，要你自己去摸。

本书写到这里，停下了。

停下，不是因为抵达了什么终点。本书讲过，真实的衍义一定会停：不是因为找到了最后的真理，是因为这一轮的力气用完了，这一轮的落差也暂时抹平了。下一条缝来的时候，它还会被打开，再压一次。